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玖輯·拾叁册目録

萬壽衢歌樂章六卷　〔清〕彭元瑞撰　一

葫頭集三卷　〔清〕鄭止源輯　五九

陰隲文像註四卷　〔清〕趙如升撰　一六七

禪宗精義二卷　〔清〕孫益謙輯　三二五

石畫龕論述二十四卷·之一　〔清〕杜堮撰　三八七

〔清〕彭元瑞撰

萬壽衢歌樂章六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聚珍版朱墨套印本

奏爲進
呈請
旨事本年二月臣彭元瑞恭進
萬壽衢歌樂章一部臣金簡面奉
諭旨交聚珍版排印茲已完竣謹將樣本裝潢成帙恭
呈
御覽竊惟喜起明良之什紀治而非紀年日月升恒之
歌臚祝而非臚政萬古冒會屬在

今時讀
萬壽衢歌所集者五萬餘首之
天章如海涵而無所不備所陳者五十五年之
實政如天覆而有識咸知以
聖人之言記
聖人之事故適得其本然以太和之音譜太和之治故
悉諧於正始溥海內外鼓舞唱嘆相與昭德詠仁
以底於蕃祉老壽是卽我
皇上之斂福錫福也臣等伏見前者
欽定文廟樂譜
御製補笙詩樂譜二書俱頒行直省各府固已家誦戶
絃矣今溥海內外爭覩是編更不知若何踴躍可
否請照
欽定文廟樂譜
御製補笙詩樂譜之例
頒行俾販鬻愚氓涵泳
聖涯沐浴醇化曉文義者仰而知戴解宮商者習而能
歌

慶典祠皇羣情和樂似亦揚詡至治之萬一臣等未敢
擅便謹繕摺具奏伏候
皇上訓示謹
奏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萬壽衢歌樂章 三百首 御製詩句 恭集 謹序　　卷一

乾隆五十五年秋八月
皇上八旬萬萬壽億兆臣民四裔君長鸞行
慶典
上自圓明園進宮
大駕鹵簿全設臚歡祝
嘏者闐郛溢闕鼛鼓軒舞臣竊按詩幽雅多歌天子
萬年萬壽天保九如歌以答君蓋壽之有樂所
以宣豫鬯和合於經義我

朝鹵簿有導迎樂
行幸樂皆
駕出入常用而未專頌
聖壽從前西域金川兩次
大功告成
上親郊勞有凱歌之製其樂章用一字一音古法自
郊臺至
行宮左右隨行繁會合奏爲大樂聲容之極盛載在
律呂正義後編臣謹依倣節奏恭集

御製詩句譔爲
萬壽衢歌樂章以揚
一人之綏福寫萬類之歡誠比聲成文攎事紀實凡
三百首冀上邀
來
甄錄付諸樂部奏在仗間自大撓納甲伶倫吹律以
郅德
全福
大文和樂於

今而始一遇而臣以不知不識得附康衢堯民擊
壤矢音慶幸實爲莫大謹會同臣鄒奕孝塡綴
宮譜駢注繕冊恭呈
睿覽伏候
指訓臣曷任歡喜舞蹈之至

黃鍾宮笛譜

萬年歡前樂 衆樂和 工凡五六凡工凡工尺工
凡上工凡凡工工尺上工尺上工凡乙上
乙上四合凡上工尺上工凡上乙上工尺

上乙乙
一 皇上八旬萬壽萬萬壽
壽凡羽 徵上角
福工徵 履凡羽 自五宮 駢凡羽 臻工徵
五四宮 代工徵 一四宮 堂乙商 康上角 健工徵 身上角 慶凡羽 益工徵 繁上角
滋工徵 年上角 益工徵 茂凡羽
天凡羽 恩工徵 沐四宮 得乙商
八工徵 之上角 旬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 中外臣民恭舉慶典
古上角 稀工徵 慶凡羽 典上角 來五宮 教凡羽 行工徵 慮凡羽 拂工徵 羣四宮
黎乙商 愛工徵 戴上角 情乙商 履工徵 慶凡羽 延上角 洪上角
俞工徵 衆五宮 籲凡羽
萬凡羽 年上角 祝工徵 袞凡羽 念乙商 惟四宮 誠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三 總敘聖德聖治致福之由
萬凡羽 方上角 歡工徵 奉凡羽
萬五宮 年凡羽 觴工徵 上凡羽 下工徵 情上角 親工徵 福乙商 祿四宮 長乙商

大五宮 德凡羽 之工徵 徵上角 四工徵 胥凡羽 得工徵 要工徵 惟上角 治凡羽
理上角 法乙商 虞四宮 唐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四 敬天
自凡羽 古上角 迄上角 今工徵 元上角 后凡羽 彤上角 欽工徵
承上角
天工徵 數凡羽 惠五宮 偏凡羽 鍾工徵
子上角 於工徵
父凡羽 母上角 敢上角 言工徵 報凡羽 戒乙商 滿四宮 撝上角 謙乙商 滋工徵 勵凡羽

恭上角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五 每歲三大祀躬詣行禮
六四宮 旬乙商 初上角 顯工徵 矢四宮
躬上角 親乙商 壇上角 陟工徵 三凡羽 成工徵 典四宮 恪四宮 循乙商 祇上角
祝工徵
精凡羽 誠工徵 通凡羽
帝五宮 載凡羽 一工徵 元上角 旋工徵 轉凡羽 運工徵 鴻上角 鈞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六 定常雩禮

靈上角壇上角登工徵陟凡羽肅上角誠凡羽將工徵龍上角見工徵應四宮修乙商

雩四宮祭上角常乙商師工徵古上角仍上角惟工徵舊凡羽典上角式工徵禴乙商

民四宮育四宮物乙商受工徵禋上角長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七 御詠敬天勤民之寶

要凡羽在工徵勤上角民工徵與四宮敬上角

天乙商

三凡羽朝工徵寶上角訓工徵四五宮言凡羽傳工徵鏞工徵琳上角藉凡羽此上角

資上角抑凡羽埴工徵

摛上角什工徵因乙商而四宮

示工徵萬上角年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八 鐫信天主人之寶

易四宮云乙商

天上角所四宮助凡羽者上角順工徵首工徵肯上角吾四宮言乙商信上角有四宮

徵乙商要凡羽義凡羽已上角具工徵開上角惑工徵論凡羽

信乙商天四宮爰四宮以上角

主乙商八四宮稱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九 法祖

大五宮清凡羽奕上角葉工徵肇上角金凡羽湯工徵北上角漠乙商

南四宮球乙商總工徵亨凡羽王四宮

祖上角德工徵

宗凡羽功工徵誠上角浩五宮浩凡羽用凡羽欽上角

家凡羽法工徵守四宮惟上角長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十 製太廟尊藏新五朝冊寶

五上角廟凡羽重上角陳工徵

冊四宮寶乙商虔上角雲上角螭工徵蟠乙商烜四宮得四宮齊上角肩乙商和上角

閟上角捞上角玉工徵春凡羽秋工徵貢凡羽此四宮日乙商

惟凡羽新四宮理工徵合凡羽然四宮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十一 上每晨恭讀實錄週而復始

史上角宬工徵

實上角錄工徵每上角

欽(羽凡)觀(徵工)可(角上)識(徵工)爲(宮四)君(商乙)總(宮四)是(角上)難(商乙)

祖(羽凡)訓(宮五)聰(羽凡)聽(徵工)仰(角上)深(徵工)意(羽凡)永(宮四)懷(商乙)惟(角上)望(羽凡)

萬(徵工)民(角上)安(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十二 命編開國方畧

祖(角上)業(徵工)維(宮四)艱(商乙)刻(角上)敢(宮四)忘(商乙)爰(角上)成(角上)方(羽凡)略(徵工)

識(角上)青(羽凡)緗(徵工)敬(羽凡)觀(徵工)締(宮五)造(羽凡)披(徵工)

寶(角上)錄(商乙)開(羽凡)國(徵工)規(角上)模(角上)百(宮四)務(角上)詳(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十三 御製薩爾滸書事

過(徵工)闕(角上)

躬(徵工)戰(羽凡)薩(角上)爾(角上)滸(徵工)每(徵工)至(羽凡)

欽(角上)瞻(角上)有(宮四)所(商乙)思(角上)

天(宮五)智(宮五)大(徵工)仁(角上)兼(徵工)大(羽凡)勇(角上)其(宮四)詳(商乙)則(角上)見(徵工)

書(宮四)事(角上)詞(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十四 諭立臥碑述太宗訓守冠服騎射

守(徵工)成(角上)恒(角上)慮(徵工)失(商乙)

前(宮四)法(商乙)射(羽凡)是(徵工)朝(角上)家(徵工)夙(宮四)所(商乙)長(角上)冠(羽凡)服(角上)

依(徵工)然(角上)貽(角上)

高(羽凡)祖(徵工)碑(徵工)亭(角上)巋(羽凡)屭(徵工)泐(商乙)

宸(宮四)章(羽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十五 御題圓明園紀恩堂頌

纘(徵工)承(角上)責(徵工)重(羽凡)凜(角上)

貽(羽凡)謀(徵工)恒(商乙)此(宮四)千(角上)春(角上)與(宮四)萬(角上)秋(商乙)

領(羽凡)頒(角上)當(羽凡)年(徵工)承(角上)厚(宮五)澤(羽凡)

祖(宮四)恩(商乙)

孫(徵工)受(羽凡)憶(徵工)從(角上)頭(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十六 御題避暑山莊紀恩堂額

追(羽凡)憶(徵工)髫(角上)齡(徵工)侍(羽凡)

御(徵工)園(角上)祀(角上)

恩(徵工)何(角上)處(羽凡)不(宮四)思(角上)

恩(商乙)松(徵工)風(角上)蔄(宮五)壑(羽凡)還(角上)依(徵工)舊(羽凡)肯(宮四)日(商乙)那(徵工)

能(羽凡)忘(宮四)

清乙商溫四宮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十七 勤政

五上角旬工徵五上角載乙商久四宮

臨乙商莅上角

祖上角訓凡羽由四宮來乙商勤四宮政上角先乙商旰凡羽以工徵食上角而上角

宵工徵以上角衣凡羽百工徵千上角禩上角世工徵

示乙商乘四宮乾凡羽

凡工工上上工四乙上

十八 御門聽政

御凡羽門上角摺工徵本凡羽待五宮

綸凡羽宣工徵治凡羽協上角柔四宮剛乙商志上角懽四宮乾乙商撫凡羽

此工徵璽上角臣上角贊凡羽

予上角治工徵泰工徵交上角堂上角陛工徵列乙商鵷四宮聯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十九 每日召見內外大臣官員

常上角朝上角地凡羽本上角同上角廊工徵廟凡羽

視工徵事凡羽傳上角餐工徵有四宮定上角時乙商閣工徵部凡羽諸工徵

臣上角恒工徵宴五宮見凡羽餘上角閒上角仍四宮不乙商

廢上角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十 文武員弁引見

敕上角幾工徵視五宮事凡羽有上角餘凡羽閒工徵那乙商可四宮遲工徵

延凡羽引四宮

見乙商班四宮必工徵有上角真凡羽才工徵濟凡羽實上角用工徵民上角

瘼上角無工徵刻凡羽不四宮心上角關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十一 硃筆批諭奏摺

閱上角摺工徵

硃凡羽批工徵手上角自凡羽評工徵拈上角毫上角敢四宮忘工徵體四宮

乾上角情乙商古上角今工徵政五宮蹟凡羽如上角懸上角

鑑凡羽獨四宮待上角封四宮章四宮剪凡羽玉乙商璨四宮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十二 行在秉燭待章

布凡羽帳凡羽氈上角爐上角繪凡羽目上角前工徵

在 徵工 宮 角上
時 徵工 遊 羽凡 總 宮四 應 角上 然 商乙 京 徵工 畿 角上 尚 宮五 未 羽凡 膺 角上
章 徵工 王 羽凡 仍 徵工 是 羽凡 東 徵工 山 角上 月 商乙 上 宮四
圓 羽凡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十三 有臨御處皆勤政殿
爲 羽凡 聽 角上
奎 徵工 畫 羽凡 麗 宮五 文 羽凡 軒 徵工 何 角上 莫 徵工
神 宮四 堯 商乙 遺 徵工 訓 羽凡 恩 角上 勤 徵工 政 羽凡 日 角上 臨 徵工 勤 角上 廡 羽凡

政 徵工 奉 商乙
天 宮四 眷 徵工 命 角上 性 商乙 存 宮四 存 羽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十四 篇揭御書無逸各宮殿
克 羽凡 明 宮四 無 商乙 逸 角上 訓 徵工 堪 角上 聽 商乙 內 羽凡
聖 徵工 外 羽凡 王 角上 後 徵工 世 羽凡 型 角上 幅 羽凡 幅 宮五
書 羽凡 箋 徵工 仍 角上 健 宮五 逸 羽凡 全 角上 篇 角上 會 徵工
是 羽凡 晏 徵工
書 角上 屏 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十五 愛民
蒼 角上 生 角上 福 徵工 郎 羽凡
一 角上 人 羽凡 福 徵工 倍 羽凡 切 徵工 乾 角上 乾 角上 保 宮四 泰 角上 情 商乙
安 羽凡 阜 徵工 有 角上 林 徵工 期 宮四 物 商乙 物 角上 仰 角上
欽 徵工
大 宮五 造 羽凡 德 徵工 生 角上 生 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十六 每歲戶部奏民數穀數

民 角上 數 羽凡 穀 徵工 數 羽凡 國 徵工 之 羽凡 本 角上 嗟 徵工
爾 角上 司 羽凡 農 徵工 聽 宮五
紵 羽凡 綸 徵工 人 宮四 益 商乙 滋 角上 而 商乙 穀 宮四 益 商乙 貴 角上 共 徵工
庶 角上 嘔 徵工 咐 羽凡 被 徵工 無 角上 垠 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十七 每歲直省奏收成分數
省 羽凡 歲 宮五 般 羽凡 勤 徵工 念 羽凡 在 徵工 茲 角上 十 角上 千 徵工 豐 羽凡
稔 角上 慰 宮四 嘉 角上 師 商乙 乍 羽凡 披 角上 奏 羽凡 牘 徵工
綏 角上 經 徵工 目 羽凡 都 徵工 道 羽凡 今 徵工 年 角上 又 商乙

屢四宮 綏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十八 占晴問雨時勤聖念

歎工徵 問凡羽 如上角 何上角 夜凡羽 不上角 眠工徵 民上角

為工徵 邦凡羽 本上角 食上角 民凡羽 天工徵 所四宮 希乙商

十上角 雨工徵 五四宮 風上角 協乙商 乃上角 致工徵 九四宮

州乙商 萬上角 國四宮 全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十九 雨驛詢外省水情形

甫工徵 纔上角 馳工徵

論凡羽 問五宮 情凡羽 形工徵 仍工徵 耤凡羽 春上角 膏上角 望工徵 靡四宮

寧乙商 正工徵 值上角

須凡羽 綸工徵 欣上角 敵乙商 牘四宮 期四宮 衍乙商 十上角 日工徵 雨四宮

常上角 靈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三十 黑龍潭祈雨澤謝

禱工徵 澤上角 立上角 邀工徵 響上角 應凡羽 速工徵 石上角

梯工徵 百工徵 級凡羽

步五宮 虔凡羽 登工徵 擬上角 祈工徵 成上角 謝凡羽 仍上角 祈乙商 續四宮

靈上角 湫工徵 由四宮 來乙商 神四宮 所凡羽 憑四宮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三十一 每歲時玉祥占御題快雪帖

拈上角 毫上角 舉工徵 目凡羽 欣上角 積工徵 雪凡羽 既五宮 雪工徵 晴上角

佳工徵 又凡羽 切上角 思工徵 逸工徵 少凡羽 形上角 標工徵

有四宮 神乙商 聚上角 始工徵 知上角 妙凡羽 合上角 此四宮

問上角 宜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三十二 雪後培樹恩賞

掃上角 冰工徵 培凡羽 樹五宮 循上角 常工徵 例凡羽

行乙商 賞四宮 因上角 之上角 獎工徵 衆凡羽 勞上角 待凡羽 到工徵 暝上角

融工徵 土四宮 脈乙商 潤上角 遂乙商 教四宮 盈四宮 尺乙商

徧上角 東四宮 臯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三十三 普免錢糧三次

惠凡羽 心上角 勿工徵 問凡羽 永上角 拳凡羽 拳工徵 惟上角 曰工徵 保四宮

民乙商 欲上角 萬工徵 年上角 寰上角 海工徵 幅凡羽 員上角

寕工徵計五宮數凡羽正工徵供上角一工徵再凡羽已四宮

加上角謝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三十四 普免漕糧二次

尺工徵宅工徵寸凡羽田上角多工徵喜上角意凡羽麥上角

牟上角禾工徵黍凡羽渥四宮

恩上角駢乙商徧凡羽緇上角古上角史工徵曾四宮誰乙商比四宮茲乙商

免四宮漕工徵糧凡羽兩凡羽次乙商全四宮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三十五 蠲正供巡幸

盡凡羽資上角衣工徵食上角計五宮如凡羽何工徵到凡羽

處工徵摩上角肩工徵戶凡羽日上角多工徵十凡羽以工徵

免上角三工徵正五宮供工徵追凡羽不工徵須上角重乙商

勉四宮善工徵催上角科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三十六 免積欠巡幸

豈工徵是凡羽正五宮供凡羽逋上角有工徵意凡羽輸凡羽

多工徵欠凡羽少上角豈上角能凡羽無工徵諗工徵曾上角

閭上角夏凡羽休上角而工徵助凡羽詎上角祇乙商遊四宮

觀乙商

清工徵蹕上角紓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三十七 偏災恩加蠲賑

撫上角臨工徵民凡羽久上角越上角憐凡羽民工徵災工徵後凡羽黔四宮

黎乙商視工徵倍上角親乙商說工徵與上角親凡羽民工徵

二五宮千工徵石凡羽念凡羽他上角粗上角糲工徵乏四宮

餐上角人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三十八 截留漕糧

截凡羽漕五宮官工徵糧上角富凡羽萬工徵民上角飽四宮

籌乙商其上角腹乙商暖四宮籌上角身乙商太工徵倉上角

稍工徵餘凡羽原上角無工徵匱凡羽倉工徵撥上角漕四宮

糧乙商部工徵撥上角銀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三十九 平糶發粟

界工徵隣上角幸凡羽可上角通工徵融上角濟凡羽坊乙商

方工徵 中上角 五上角 土工徵 表上角 元凡羽 功工徵 協凡羽
氣五宮 蒸工徵 霄上角 勃四宮 鬱乙商 葱上角 加工徵 玉上角
義凡羽 緣上角 祈工徵 庇五宮 蔭凡羽 兩上角 圭工徵 有四宮
邸乙商 致工徵
欽上角 崇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四十三 定廟祭器壇
盥凡羽 薦工徵 柴上角 升工徵 秩凡羽 有上角 倫工徵 鉶上角
籩工徵 依凡羽 古上角 制五宮 更凡羽 新工徵

一工徵 誠上角 肅工徵 穆凡羽 遵上角 禮乙商 典四宮 佐工徵 配凡羽 馨上角
香上角 肸乙商 鬯四宮 均凡羽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四十四 纂 皇朝禮器圖式
周工徵 官上角 法工徵 度凡羽 猶上角 然工徵 在凡羽 況五宮
是凡羽
朝上角 家工徵 舊凡羽 法工徵 程上角 酌上角 古工徵 準四宮 今乙商
圖四宮 以乙商 翊上角 孰四宮 非乙商
前上角 烈工徵 纘乙商 經四宮 營凡羽

市四宮 都上角 稱乙商 米四宮 價上角 平乙商 身工徵 在凡羽
九上角 重工徵 心乙商 部四宮 屢乙商 豐工徵 年上角 為工徵 瑞凡羽 合四宮
入上角 情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四十 新正展賑
綏工徵 豐上角 益工徵 祝凡羽 萬五宮 邦凡羽 連工徵 欣工徵
遇凡羽 多上角 收上角 鮮乙商 綏四宮 蠲乙商 例凡羽 以工徵
十上角 行工徵
猶上角 歲凡羽 首上角 加工徵 之上角 次凡羽 第工徵

旨四宮 重上角 傳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四十一 每冬五城設飯廠
博工徵 施凡羽 寧上角 誇工徵 補乙商 餺工徵 漏上角 要工徵 惟上角 期上角
賓工徵 不四宮 惟上角 文乙商 寒四宮 衣乙商 饑上角 食工徵
人上角 人工徵 願凡羽 賑凡羽 粥工徵 施上角 衣上角 且四宮
盡上角 勤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四十二 定社稷壇用玉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四十五 定歷代帝王廟祀典

祀凡羽 典上角 重上角 增工徵 遵凡羽

祖上角 徽工徵 次凡羽 銓工徵 還上角 以工徵 正五宮 依凡羽 章工徵 由上角 來上角

覲工徵 德上角 覗五宮 遷工徵 廟凡羽 秉工徵 揭凡羽 千上角

秋上角 興工徵 廢凡羽 機上角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四十六 文廟易蓋黃瓦

素工徵 王上角 敎凡羽 澤工徵 並五宮 天凡羽 長工徵 尊工徵

聖凡羽 吾上角

朝工徵 典四宮 葢乙商 彰上角 更凡羽 憶工徵 戴凡羽 黃上角 敎四宮

易乙商 瓦四宮 斐上角 然工徵 文上角 藻凡羽 自上角 殊四宮

常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四十七 文廟闕里頒周器十事

于上角 焉工徵 敬五宮 對五宮

神上角 如工徵 在凡羽 詎凡羽 止上角 區工徵 區工徵 典上角 故凡羽

脩上角 周工徵 鼎上角 戴凡羽 陳上角 古四宮 如上角 式乙商

聖工徵 人上角 此工徵 意凡羽 照工徵 千上角 秋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四十八 重修文廟御製碑文

奎工徵 文上角 鼎凡羽 贔凡羽 重四宮 欽乙商 讀四宮 國工徵 學凡羽 維上角

新工徵 逮凡羽 落上角 成工徵 天凡羽 地五宮 辟工徵 如上角

久四宮 覆上角 載乙商 文上角 昌工徵 永四宮 古凡羽 煥工徵

重上角 甍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四十九 創建辟雍親臨講學

辟工徵 雍上角 新工徵 建凡羽 因上角 遵乙商 古四宮 國工徵 學凡羽

由上角 來工徵 教五宮 化凡羽 先工徵 舉上角 事工徵 率四宮

因乙商 待工徵 時上角 節乙商

令工徵 朝上角 又凡羽 創工徵 豈四宮 非上角 然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五十 每歲經筵製 御論宣講

耄凡羽 齡上角 肯上角 便工徵 游五宮 躬凡羽 說工徵

左工徵 殿凡羽 崇上角 文上角 集乙商 講四宮 臣乙商 堯凡羽 舜五宮

心凡羽 傳凡羽 直上角 接工徵 彼凡羽 書工徵 憲上角 昔工徵

日凡羽憶乙商修四宮身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五十一 耕耤田躬

七工徵旬上角有工徵九凡羽勤上角耕工徵耤凡羽一凡羽意五宮祈上角

豐工徵益工徵敬凡羽誠上角罷凡羽設工徵綵四宮棚乙商

惟上角

露工徵晃上角禾上角詞上角三工徵十上角首四宮曾上角成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五十二 鄉飲酒禮命舉行

重上角熙工徵喜四宮值乙商閭四宮閻乙商泰上角敦工徵俗上角戶凡羽多上角

淳四宮樸上角風乙商京工徵兆凡羽重四宮行乙商鄉四宮

飲工徵酒凡羽賓工徵筵上角適乙商舉四宮上上角元四宮

融凡羽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五十三 國朝傳寶定

廣凡羽運五宮欽工徵承上角

一工徵統上角大凡羽章工徵膺上角璇上角玉工徵表四宮時上角崇乙商

是工徵爲上角

天凡羽子上角之乙商寶四宮瑞上角

眉上角壽工徵用凡羽靳上角綰四宮貞乙商躬上角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五十四 鹵簿定

太凡羽和上角元凡羽會五宮恭上角南工徵面凡羽五工徵輅五宮

金凡羽根工徵次凡羽第工徵排上角新工徵定凡羽儀上角

章工徵陳上角

大五宮駕凡羽朝四宮家乙商制工徵度上角萬乙商邦四宮懷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五十五 定祭祀朝會燕饗諸樂章

曰上角在凡羽徵上角招工徵與四宮角上角招乙商

綏工徵猷上角建凡羽極上角敷五宮惟凡羽劭工徵中工徵和上角樂上角

奏工徵昇上角平乙商曲四宮應凡羽月工徵詳上角求工徵

律乙商呂凡羽調四宮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五十六 得鑄鐘仿鑄入中和韶樂

鐘工徵獲上角西凡羽江凡羽存上角古工徵韻凡羽

明上角堂工徵

清凡羽廟五宮八上角音凡羽宣工徵特四宮懸乙商初上角復四宮鏄四宮鐘乙商

制上角三工徵代凡羽淳上角風工徵見乙商宛四宮然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五十七 製和闐玉特磬入中和韶樂

丹工徵陛凡羽樂上角鳴工徵協四宮韶乙商律四宮玉上角溪工徵

產上角玉工徵富五宮和凡羽闐工徵鏄工徵鐘上角特工徵

磬凡羽澹上角前工徵制凡羽禮四宮樂上角興乙商

今乙商逮上角百四宮年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五十八 燕饗增回部番部西藏樂舞

中凡羽外五宮一上角家工徵宜上角愷乙商樂四宮幾工徵

曾上角按凡羽拍上角叶上角宮凡羽商工徵兜工徵離上角

歌上角與乙商任四宮僸乙商舞四宮番工徵徵上角同四宮

城乙商畢上角亭四宮王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五十九 定詩經樂譜

曰上角風工徵曰凡羽雅上角曰工徵頌五宮具凡羽四凡羽

海上角謳工徵歌工徵被凡羽管上角絃工徵無四宮過上角

宮乙商商乙商角四宮徵凡羽羽四宮樂上角經工徵何上角

事 凡羽 獨 四宮 無 上角 傳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六十 補笙詩 御製

企 工徵 想 上角 姬 工徵 周 工徵 禮 四宮 樂 上角 場 乙商 謂 工徵
他 上角 杜 凡羽 撰 凡羽 失 上角 荒 凡羽 唐 工徵
補 上角 笙 工徵 詩 工徵 並 凡羽 注 五宮 宮 工徵 徵 凡羽 漫 上角 議 工徵 毛 四宮
詩 乙商 漏 工徵 一 上角 章 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六十一 定經筵 賜燕歌抑詩

武 上角 公 工徵 耄 凡羽 耋 上角 猶 四宮 勤 乙商 學 四宮 無 乙商
取 四宮 都 上角 俞 上角 稱 工徵 頌 凡羽 同 上角
賜 五宮 宴 五宮 命 工徵 教 上角 歌 上角 抑 工徵 戒 凡羽 圖 上角 書 工徵 府 上角
正 凡羽 繼 四宮 居 上角 東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六十二 定文武兩闈 賜燕樂章

雅 工徵 化 凡羽 育 上角 材 工徵 欣 工徵
壽 五宮 世 凡羽 卽 上角 今 工徵 棫 四宮 樸 乙商 作 四宮 儒 上角 科 乙商 干 工徵
城 上角 固 凡羽 繫 凡羽 心 工徵 所 上角 蘊 凡羽 律 工徵 呂 上角

以 四宮 來 乙商 無 四宮 是 上角 過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六十三 追復睿親王封爵加謚配享

流 凡羽 言 四宮 恐 乙商 懼 上角 似 凡羽 周 工徵 公 上角
彰 工徵 表 上角 應 凡羽 教 工徵 篤 四宮 慶 上角 崇 乙商 遂 凡羽 使 工徵 已 上角
湮 工徵 得 四宮 再 上角 纘 乙商 派 凡羽 綿 上角 繼 凡羽 續 工徵
萬 乙商 年 四宮 中 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六十四 復開國諸王始封號

屛 上角 藩 上角 重 凡羽 寄 凡羽 賴 五宮 宗 凡羽 臣 工徵 百 工徵
戰 凡羽 歸 上角 來 上角 義 工徵 勇 四宮 身 乙商
與 工徵 復 上角 舊 凡羽 稱 工徵 並 四宮 配 上角 享 乙商 虖 工徵 池 上角 麥 上角
飯 凡羽 共 工徵 艱 上角 辛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六十五 賜宗室四品頂帶

派 工徵 衍 上角 千 凡羽 年 工徵 四 凡羽 品 上角 秩 工徵
天 工徵 恩 上角
國 工徵 慶 凡羽 萬 五宮 春 凡羽 延 工徵 銀 上角 潢 工徵 派 凡羽 裏 上角

圭徵工璋徵工器羽凡宗羽凡子角上加徵工官徵工此宮四
曰角上全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六十六 職官考定
歷羽凡代宮五爰角上曾徵工表角上職羽凡官徵工修徵工
身角上蒞羽凡政徵工示商乙倪羽凡端宮四于徵工官角上
百徵工辟羽凡欽徵工惟角上亮羽凡敬羽凡保角上金徵工
甌徵工永宮四乂角上鉉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六十七 挑選特恩舉人
缺徵工少角上人宮四多商乙爲宮四籌商乙畫角上補徵工
偏角上已徵工是羽凡沐角上
天羽凡恩徵工樸徵工薪角上雅角上作徵工鴻角上逵徵工化羽凡志宮五
在羽凡重角上華徵工闢宮四四角上門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六十八 老臣恩免早朝
詄羽凡蕩宮五
天徵工門角上黃徵工道羽凡開角上馬宮四蹄商乙蹜羽凡曉羽凡不宮四

須角上催商乙居角上然角上台徵工袞角上琫徵工黃角上
耆羽凡員角上嶠徵工方商乙壼宮四任角上往宮四來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六十九 留任恩給降革官俸米
欽徵工哉角上六角上計羽凡表角上衣羽凡冠徵工實徵工
政羽凡寧角上惟徵工
詔徵工旨宮四寬商乙一徵工食角上不徵工忘角上君徵工見宮五說羽凡
施徵工
恩角上要羽凡欲角上偏商乙千宮四官羽凡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七十 職定武品級
罜羽凡漏羽凡豈角上無徵工補角上所商乙闕宮四强角上
生徵工分羽凡別角上武角上和羽凡文徵工周羽凡官徵工
周羽凡禮角上如宮四行商乙者角上武角上備羽凡兼徵工
掄角上桓商乙赳宮四拳羽凡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七十一 增武職養廉虛糧改挑實兵
闢羽凡疆宮四掃商乙逆角上維宮四資商乙衆角上實徵工

以上角爲四宮虛乙商有四宮若上角無乙商施工徵惠凡羽

詰上角戎工徵法工徵

示五宮後凡羽久上角安工徵長工徵治凡羽敢四宮忘上角誤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七十二 次滿恩給世襲恩騎尉

凌上角煙工徵姓凡羽氏凡羽竟五宮誰凡羽倫工徵却工徵

恐上角翻凡羽爲工徵日四宮退上角入乙商

錫工徵爵工徵賜凡羽封上角延工徵後五宮世凡羽長上角承上角

朝四宮澤乙商萬工徵千上角春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七十三 置健銳營

成上角功工徵將凡羽士工徵錦上角衣凡羽旋工徵破凡羽

險上角衝工徵鋒工徵歷四宮盡上角艱乙商置五宮健凡羽

銳工徵營上角早四宮有乙商

記上角輕工徵輿上角乘工徵興凡羽到工徵香上角山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七十四 置火器營

岸工徵旁上角火上角器工徵建五宮新凡羽營工徵七工徵

萃凡羽材上角官工徵古四宮莫乙商衛上角八上角色工徵

旗上角分上角光工徵耀凡羽旭上角聚乙商居四宮訓工徵

練工徵藝乙商圖四宮精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七十五 增京城三營爲五營

五上角營工徵萬凡羽旅上角備五宮毋凡羽忘工徵城工徵

市上角人四宮煙乙商庶工徵倍上角常乙商南上角北工徵

東凡羽西工徵共凡羽文工徵軌上角天工徵然上角數凡羽

亦工徵叶四宮中上角央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七十六 科五次恩

甲工徵乙凡羽加上角科工徵承上角兆凡羽祥工徵戴凡羽

匡上角壁工徵月凡羽卜四宮文上角昌乙商杏工徵華上角

桂凡羽栗工徵芬上角芳工徵萃凡羽多工徵士凡羽蒙四宮

麻乙商正工徵末上角央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七十七 場用詩定科

敦工徵厚凡羽溫上角柔上角風工徵教凡羽本上角興工徵

賢 角上 育 角上 士 徵工 率 宮四 於 角上 斯 商乙 旣 羽凡 求 角上

實 角上 學 徵工

頒 角上 新 徵工 制 羽凡 清 徵工 廟 羽凡 明 角上 堂 徵工 企 商乙 仰 宮四 恩 羽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七十八 熱河立學

曰 徵工 古 角上 寧 角上 非 徵工 牧 宮四 馬 商乙 埸 角上 松 徵工

州 角上 榆 徵工 塞 羽凡

教 宮五 思 羽凡 彰 徵工 右 羽凡 祠 角上 左 徵工 廟 羽凡 胥 角上 瞻 徵工 暨 羽凡

遂 徵工 以 角上 育 宮四 賢 商乙 起 徵工 學 羽凡 庠 宮四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七十九 安西立學

水 徵工 挽 角上 河 宮四 源 商乙 洗 宮四 甲 角上 兵 商乙 首 角上

崇 徵工

彛 角上 訓 羽凡 式 角上 膠 羽凡 黌 徵工 菁 徵工 莪 角上

雅 徵工 化 羽凡 提 商乙 影 羽凡 響 宮四 應 宮四 作 角上 何 宮四 爲 商乙 塞 徵工

上 角上 行 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八十 歲底恩賞八旗地租

閭 角上 閻 徵工 萬 羽凡 家 徵工 根 徵工 本 角上 固 羽凡 餡 徵工

生 角上 猶 徵工 覽 羽凡 近 宮五 堪 羽凡 徵 徵工 八 商乙 旗 宮四

予 宮四 弟 徵工 心 角上 如 商乙 石 宮四 衣 徵工 食 角上 之 宮四

源 商乙 計 徵工 有 宮四 憑 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八十一 決秋讞詳

德 角上 威 徵工 惟 角上 畏 羽凡 德 角上 明 羽凡 明 徵工

立 羽凡 教 宮五 恒 角上 垂 徵工 萬 羽凡 代 徵工 型 角上 欲 角上 罷 徵工 不 宮四

能 商乙

拈 宮四 筆 商乙 再 角上 書 徵工 云 角上 弼 徵工 教 羽凡 尚 徵工 明 角上 刑 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八十二 秋讞榜示

雷 角上 霆 角上 雨 徵工 露 羽凡 無 角上 非 徵工 教 羽凡 萬 羽凡

物 徵工 由 角上 其 徵工 付 羽凡 自 徵工 知 角上 善 羽凡 者 角上

吾 徵工 師 徵工 惡 宮四 吾 商乙 戒 角上 果 徵工 然 角上

帝 宮五 德 羽凡 好 徵工 生 角上 施 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八十三 修朝陽阜成廣寧三門石道

九工徵寓上角車凡羽書凡羽奉五宮
大凡羽清工徵無上角雙工徵天工徵下凡羽此上角
都凡羽京工徵重四宮倚乙商石上角道工徵平上角如乙商掌四宮
百工徵福凡羽昌上角昌上角入四宮
鳳上角城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八十四 溝修 橋盧

盧四宮溝乙商橋上角下工徵溶四宮溶乙商水上角玉工徵
蝀上角新凡羽脩工徵飲四宮練上角橫乙商穩工徵度凡羽
輕工徵輿上角試五宮憑凡羽攬工徵春工徵光上角巳四宮
入乙商
鳳工徵凰上角城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八十五 城修 工直 省

因上角教上角發工徵答凡羽經上角營乙商始四宮在凡羽
德工徵由上角來工徵語乙商不凡羽刊四宮雉凡羽堞工徵
首上角看工徵新四宮嶽乙商嶽上角
泰凡羽階上角九四宮寓乙商宵四宮晏上角安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八十六 永定 河閘 治

七工徵十工徵年上角間上角六工徵度凡羽移上角蓄上角
輸工徵飾凡羽制五宮藉五宮先凡羽資工徵夏凡羽秋上角
無工徵定凡羽亟上角斬工徵定凡羽數上角典工徵誰四宮
過乙商
神上角禹四宮治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八十七 治淀 河閘

西凡羽淀五宮流上角為工徵東凡羽淀五宮池凡羽脩工徵
防上角圖工徵說凡羽再五宮三凡羽
披工徵黃上角圖上角衆凡羽水上角滙凡羽歸上角地工徵冀工徵我上角
烝四宮民乙商安工徵樂上角綏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八十八 中州 治河

地凡羽吏凡羽朝上角臣上角
惠凡羽俾上角宣工徵豫工徵民上角災凡羽薦五宮祓凡羽堪工徵憐上角
長上角堤上角烏工徵奕凡羽金工徵墉上角固凡羽澗凡羽

水 上角 東 工徵 西 工徵 祝 四宮 大 上角 田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八十九 儀封河復

是 凡羽 日 工徵 齋 上角 心 上角

謁 四宮 靈 乙商 宇 四宮 何 上角 曾 上角 一 工徵 日 上角 忘 五宮 安 凡羽 瀾 工徵

天 工徵 然 上角 忽 工徵 報 凡羽 合 四宮 龍 乙商 信 上角 並 凡羽

賴 工徵 神 上角 庥 上角 永 四宮 奠 上角 安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九十 開伊家河

伊 工徵 河 上角 減 上角 水 工徵 云 上角 捷 工徵 徑 凡羽 却 凡羽

藉 五宮 微 上角 湖 工徵 減 上角 漲 凡羽 波 上角 可 工徵 識 凡羽

一 上角 勞 工徵 期 上角 永 四宮 逸 乙商 開 工徵 新 上角 復 工徵

故 凡羽 念 工徵 無 上角 過 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九十一 開六塘河

嘉 工徵 謨 上角 千 凡羽 載 上角 利 五宮 淮 凡羽 徐 工徵 河 工徵 務 凡羽 都 工徵

經 上角

聖 凡羽 訓 工徵 餘 上角 自 凡羽 此 工徵 六 四宮 塘 乙商 得 四宮 宣 上角 洩 乙商

歸 上角 瀛 上角 兼 工徵 以 上角 導 乙商 東 四宮 輸 凡羽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九十二 定清口水誌

梁 凡羽 木 工徵 爲 上角 龍 工徵 往 凡羽 歲 五宮 成 工徵

閱 工徵 河 上角 往 上角 返 工徵 六 四宮 經 上角 營 乙商

定 工徵 其 上角 水 工徵 誌 凡羽 於 上角 清 乙商 口 四宮 此 上角 日 工徵 清 凡羽

江 工徵 果 四宮 是 上角 清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九十三 開陶莊引河

大 凡羽 河 上角 南 上角 釃 工徵 北 上角 陶 凡羽 莊 工徵 清 工徵

口 上角 從 四宮 茲 乙商 弗 四宮 患 上角 黃 乙商 壺 凡羽 以 上角

開 凡羽 寬 工徵 引 上角 大 五宮 溜 凡羽 要 工徵 於 上角 抽 上角

底 工徵 實 乙商 艮 四宮 方 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九十四 改築浙海石塘

觀 工徵 民 上角 不 工徵 爲 凡羽 是 五宮 游 凡羽 觀 工徵 要 凡羽 務 工徵 海 四宮

塘 乙商 求 四宮 永 乙商 安 上角 一 工徵 帶 凡羽 石 上角 塘 工徵

工 上角 已 工徵 就 凡羽 衢 上角 歌 工徵 巷 凡羽 舞 上角 此 四宮

鑾(商乙)

迎(角上)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九十五 翰林院幸

翰(羽凡)院(徵工)維(角上)新(徵工)此(宮四)落(角上)成(商乙)

鑾(角上)輿(角上)法(徵工)駕(羽凡)啓(角上)平(羽凡)明(徵工)載(羽凡)賡(角上)

錫(徵工)宴(羽凡)傳(角上)嘉(徵工)話(羽凡)地(徵工)迴(角上)應(宮四)知(商乙)近(徵工)

玉(角上)京(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九十六 貢院幸

棘(徵工)闈(角上)來(角上)閱(徵工)

鳳(宮五)城(羽凡)闉(徵工)觀(徵工)國(角上)之(徵工)光(徵工)利(羽凡)用(徵工)

賓(角上)寄(宮五)語(羽凡)至(徵工)公(角上)堂(角上)裏(宮四)客(商乙)

衡(角上)文(角上)愼(徵工)辨(羽凡)僞(徵工)兮(角上)貞(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九十七 重修庶常館賜額賜書

高(徵工)岡(角上)萋(羽凡)菶(角上)將(徵工)儀(角上)鳳(羽凡)耐(羽凡)

可(角上)翻(徵工)書(徵工)與(宮四)古(商乙)稽(角上)恰(徵工)値(角上)

丹(徵工)青(角上)兹(徵工)慶(羽凡)落(角上)聲(徵工)騰(角上)玉(徵工)

署(羽凡)豔(徵工)

新(角上)題(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九十八 時憲書增甲子紀年

紀(角上)歲(徵工)憲(羽凡)書(徵工)列(角上)重(羽凡)格(徵工)蒼(徵工)

靈(角上)新(角上)祉(宮四)

錫(宮四)數(角上)天(商乙)重(宮四)增(商乙)綺(羽凡)甲(宮四)普(宮四)增(商乙)歲(角上)

億(徵工)萬(羽凡)入(角上)增(徵工)億(商乙)萬(宮四)年(羽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九十九 時憲書增列諸部及安南

東(角上)瀛(角上)北(徵工)漠(角上)聯(宮四)西(商乙)旅(宮四)星(徵工)

紀(角上)輿(宮四)圖(商乙)盡(角上)得(宮四)眞(商乙)數(角上)典(徵工)

南(角上)交(角上)叶(宮四)平(商乙)秩(角上)頻(角上)繁(角上)來(徵工)

集(羽凡)仰(宮四)流(角上)鱗(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 時憲書改麋角解爲鹿角解

分(徵工)明(角上)角(商乙)解(宮四)非(角上)同(商乙)麈(宮四)月(角上)

令羽凡 曾角上 將徵工 臺宮四 易商乙 麋角上
著宮五 說羽凡 證徵工 明角上 千商乙 古羽凡 舜宮四 靈角上 臺角上 推徵工
測羽凡 合徵工 應角上 隨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萬壽衢歌樂章 卷三

一百一 集積千餘首 御製文二

愼徵工 厥角上 身徵工 脩徵工
謨角上 訓羽凡 文角上 更徵工 思角上 風商乙 俗宮四 要徵工 還宮四 淳商乙
帝羽凡 王角上 學商乙 與宮四 儒角上 生徵工 異羽凡 元角上 氣羽凡 淋角上
淌角上 運商乙 以宮四 神羽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二 開惑論 御製

王角上 褒徵工 四羽凡 子角上 講宮四 德商乙 論角上 開羽凡

惑徵工 昔角上 曾徵工
著宮五 論羽凡 辭徵工 與角上 縉羽凡 紳角上 士徵工 議羽凡 兵徵工 革角上
深角上 長角上 可宮四 不商乙 惕宮四 然角上 思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三 節儉論 御製

萬羽凡 年角上 君徵工 鑑羽凡 垂角上 明徵工 鑑羽凡
示羽凡 儉徵工 傳角上 茲角上 神宮四 禹商乙 風角上 物徵工 理角上 由徵工
來徵工 貴宮五 節徵工 制羽凡 絜徵工 釐角上 率徵工 作羽凡
愼商乙 吾宮四 躬羽凡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四 讀召誥 御製
奈工徵何上角弗工徵敬凡羽召工徵公上角訓凡羽望工徵
要凡羽一上角言工徵迴四宮鮮乙商同上角六工徵卷上角
尙凡羽書上角垂工徵政五宮要凡羽執上角知工徵其上角
意凡羽蘊工徵乎上角中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五 讀洪範 御製
太凡羽古工徵圖上角先工徵書上角後凡羽出工徵慶工徵

惟上角
數工徵錫凡羽庶五宮民凡羽同工徵九上角疇工徵箕凡羽子上角疇上角
諧工徵演上角巳工徵在凡羽先上角憂工徵後乙商樂四宮
中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六 老五更說 御製三
五上角車工徵窮四宮亦乙商面工徵於上角端乙商三凡羽
五工徵昔上角經工徵
著五宮說凡羽詳工徵至凡羽理工徵子上角興工徵言四宮允乙商中上角

閔上角民工徵誰四宮得乙商似工徵文上角王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七 南巡記 御製
昔工徵來上角辛工徵未凡羽今上角甲凡羽辰工徵景四宮
光乙商隨上角遇工徵每四宮生上角欣乙商
聖凡羽人上角爾上角語工徵所四宮包乙商廣四宮無工徵易凡羽言上角
遊工徵覩凡羽
記工徵文上角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八 集積數萬首 御製詩五
乾上角坤工徵易凡羽簡上角總上角包凡羽全工徵
詩工徵本上角例凡羽分工徵上五宮下凡羽編工徵
四凡羽集工徵吟上角成工徵三工徵萬凡羽首上角傲工徵他上角學工徵
士凡羽澀四宮成上角篇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九 上每日賦詩十數篇
每上角從工徵物凡羽理上角驗五宮生凡羽生工徵排上角
日工徵

詩上角篇上角以工徵例凡羽呈上角到五宮處五宮懋工徵勤上角供上角
研工徵匣上角
立上角言工徵炳四宮若乙商日四宮星上角晶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十 每疊韻十全 御製詩
萬工徵有上角都工徵從工徵箇凡羽裏上角生工徵無上角
勞上角習四宮鉢乙商亦四宮
詩上角成乙商歷工徵年上角舊凡羽作工徵聯上角新工徵句凡羽九上角
疊工徵十四宮全乙商韻工徵不上角賡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十一 新樂府 御製
借凡羽問工徵如上角何工徵迺上角謂凡羽詩工徵香工徵
山上角居工徵士凡羽知工徵不乙商知上角白上角髮工徵
朱凡羽字五宮有上角如工徵是凡羽氣凡羽盛工徵短四宮
長乙商無四宮不上角宜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十二 全韻詩 御製
昨上角曾工徵全工徵韻凡羽畢上角

吟凡羽披工徵却工徵匪上角風凡羽吟工徵月四宮弄上角爲乙商百工徵
世凡羽聰工徵聽上角
彝工徵訓五宮在凡羽千工徵秋上角殷工徵監凡羽慎工徵哉上角斯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十三 四生詩 御製
祇工徵有上角詩凡羽人工徵元上角拾凡羽遺工徵摘工徵
吟上角惟工徵是凡羽寸工徵心上角知乙商春四宮來乙商
有上角象工徵由四宮無乙商象上角
大凡羽德工徵曰四宮生乙商貫工徵四上角時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十四 十二候詩 御製 七
惟上角應工徵造凡羽物工徵與上角爲凡羽師工徵色工徵
色凡羽形上角形工徵物上角自凡羽知工徵戴凡羽氏凡羽
掇上角其工徵呂四宮氏上角語乙商
分工徵題上角七工徵十凡羽二工徵章上角詩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十五 三體義疏 欽定
大工徵三上角百工徵更凡羽小上角三凡羽千工徵從上角

集工徵因上角之上角考四宮異工徵詮上角經工徵以上角
漢凡羽明上角學四宮以乙商宋上角禮上角由工徵義凡羽
起上角協四宮經上角權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十六
欽命纂滿洲源流
祖上角功工徵
宗凡羽德上角承上角
天工徵覞凡羽拓工徵土上角開凡羽疆工徵若四宮契上角符乙商歷工徵歷凡羽
敬五宮看凡羽

開工徵創凡羽蹟上角白四宮山乙商黑上角水工徵本四宮靈上角區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十七
欽定儲貳金鑑
周凡羽監五宮在工徵殷上角殷工徵監五宮夏凡羽炳工徵
然上角金工徵鑑凡羽耀工徵光上角晶上角四工徵千上角
年乙商來四宮廢工徵興上角夥乙商百工徵世凡羽千上角
秋上角慎四宮忝上角行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十八
國史創製貳臣傳

忠工徵我上角
朝四宮皷乙商抑上角勝凡羽國上角勸凡羽懲上角一工徵字凡羽
必上角須凡羽安工徵貳工徵臣上角傳凡羽復工徵分四宮
甲乙商乙上角臣工徵則上角千凡羽秋工徵永四宮不乙商
刊上角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十九
勝朝殉節諸臣賜謚著錄
垂上角斯凡羽琬上角琰上角忠工徵明上角著凡羽
予凡羽謚五宮仍上角留工徵兩四宮字上角芳乙商湣上角德工徵幽凡羽

光工徵賴凡羽
褒上角闡乙商勝凡羽朝上角殉五宮節凡羽與四宮褈上角薌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二十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
遼上角金工徵元上角事凡羽率四宮荒上角畧乙商立工徵
字凡羽安上角名上角有四宮底乙商眞上角全工徵既凡羽
多上角訛上角經工徵再五宮訂凡羽同上角文上角可四宮
識乙商正工徵同上角倫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二十一 通鑑輯覽 御批

涑工徵水上角編凡羽年工徵著五宮通工徵鑑凡羽指工徵

何上角無工徵定凡羽昔上角今凡羽非工徵千工徵年上角

下工徵議凡羽千工徵年上角上凡羽輯工徵覽上角脩四宮

無乙商越四宮

範上角圍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二十二 明紀綱目 欽定

總上角臚工徵目四宮舉乙商目四宮歸上角綱乙商信凡羽

史上角由工徵來工徵貴凡羽癉上角彰工徵綿工徵几上角

還四宮親乙商

乙工徵夜凡羽勘上角惕四宮懷乙商殷工徵監凡羽

念乙商允四宮長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二十三 五代史 命輯薛居正編入正史

舊凡羽史上角原上角監工徵薛上角居工徵正凡羽歐工徵

陽上角逸乙商馬四宮矣工徵繁四宮文乙商分上角原上角

爲工徵二凡羽合上角成凡羽一工徵續上角合工徵數乙商

城四宮四工徵部上角羣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二十四 明臣奏議 命選

監五宮在工徵勝凡羽朝上角

基工徵命凡羽密上角陶上角鎔上角不工徵廢凡羽鐵上角中凡羽錚工徵

吁乙商嗟四宮門四宮戶乙商害工徵如上角此乙商同上角

異工徵斷四宮変乙商聚工徵訟上角爭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二十五 音韻述微 欽定

紐上角圖工徵纏四宮斯乙商

元四宮音乙商契上角因工徵字凡羽區上角分上角述四宮

舊上角章乙商發凡羽與五宮依凡羽然工徵準上角平工徵正凡羽信工徵堪上角

小四宮學乙商示工徵津上角梁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二十六 日下舊聞考 欽定

重工徵考上角彝四宮尊乙商書上角以四宮成乙商金乙商

元四宮遺四宮迹乙商逮工徵前上角明乙商

皇四宮州乙商氣凡羽象凡羽由上角來乙商好四宮自凡羽昔上角周工徵

詩工徵詠四宮鎬上角京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二十七 欽定國子監志
繁凡羽傳凡羽明上角云工徵道凡羽義工徵門上角不上角
親工徵到凡羽者上角不上角能凡羽言工徵
宮工徵牆上角乍凡羽可上角窺工徵巍上角煥凡羽堂上角貯凡羽
芸上角編工徵定乙商討凡羽源四宮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二十八 欽定一統志

金工徵甌上角玉工徵燭凡羽鞏上角
軒凡羽圖工徵統凡羽志五宮今凡羽殊工徵府上角志凡羽匾工徵中工徵
外凡羽一上角家工徵百乙商年凡羽久四宮若四宮玆乙商
形上角勝工徵古四宮來上角無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二十九 欽定熱河志
欽工徵承上角
家工徵法凡羽聯上角中工徵外凡羽每凡羽歲五宮秋凡羽
臨工徵避凡羽暑上角莊工徵郡凡羽矣上角縣凡羽之工徵新凡羽劃五宮

建凡羽熱工徵河上角數工徵典凡羽那工徵云上角志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三十 欽定河源紀畧
所上角喜工徵從上角流上角可工徵識凡羽源上角曰上角
宗工徵於四宮漢乙商義工徵猶上角殫乙商大工徵都上角
早工徵見凡羽
簡上角明工徵語凡羽四五宮海工徵會凡羽同上角永四宮宴上角淵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三十一 御製淮源記

潛上角流上角誰工徵識凡羽源上角同乙商醴四宮兼工徵
喜上角大凡羽田上角利五宮黍凡羽禾工徵此工徵意凡羽
分上角明上角具工徵
神四宮解乙商夏工徵晉上角桐工徵栢凡羽導工徵非上角訛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三十二 御製濟水考
不工徵是凡羽濟五宮源凡羽經工徵
考上角證凡羽無上角非工徵本上角計凡羽匯工徵黎上角元乙商潛四宮
流乙商原上角具工徵絶四宮河乙商力上角偶工徵肖上角

因 工徵 之 工徵 溯 乙商 遠 凡羽 源 四宮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三十三 御選唐宋文醇

幾 凡羽 度 五宮 披 凡羽 芸 凡羽 鉄 工徵

古 上角 鑑 凡羽 文 上角 非 工徵 時 工徵 調 凡羽 去 五宮 浮 凡羽 誇 工徵 唐 上角 函 上角

宋 凡羽 苑 凡羽 實 上角 應 工徵 遜 凡羽 鼻 工徵 祖 上角 終 工徵

輸 工徵 十 四宮 大 上角 家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三十四 御選唐宋詩醇

李 上角 仙 工徵 杜 五宮 聖 五宮 兩 上角 詩 凡羽 人 工徵 遂 上角

冊 工徵 識 凡羽 言 上角

精 工徵 鑑 凡羽 申 上角 設 工徵 使 上角 無 工徵 關 工徵 性 五宮 情 工徵 正 凡羽

六 四宮 家 乙商 詠 上角 未 工徵 入 四宮 詩 上角 醇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三十五 武英殿刻十三經廿三史

文 凡羽 教 五宮 敷 凡羽 宣 工徵 事 凡羽 匪 上角 輕 工徵 淆 上角 訛 上角 時 上角

有 工徵 佼 四宮 從 上角 精 乙商 經 工徵 鎔 上角 史 工徵 鑄 凡羽

則 上角 堪 凡羽 取 工徵

祕 凡羽 選 上角 名 四宮 山 乙商 二 工徵 酉 上角 英 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三十六 校刻續纂三通

三 工徵 通 上角 逮 凡羽 蕆 上角 催 工徵 教 上角 蕆 乙商 型 工徵

典 上角 猶 工徵 存 工徵 語 凡羽 不 上角 虛 工徵 寧 上角 曰 工徵

纂 凡羽 言 上角 資 工徵 博 凡羽 考 上角 便 工徵 稱 上角 續 工徵

後 凡羽 此 四宮 開 上角 初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三十七 校刻岳珂五經 作五經萃室記

金 上角 陀 上角 坊 工徵 襄 上角 尚 五宮 存 凡羽 名 工徵 想 工徵

對 凡羽 餘 上角 杭 上角 氣 凡羽 未 工徵 平 上角 萃 凡羽 室 工徵

五 四宮 經 乙商 劊 工徵

新 上角 詠 乙商 壽 凡羽 諸 上角 梨 上角 棗 凡羽 宋 工徵 雕 上角 精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四 凡羽 庫 凡羽 全 上角 書 工徵 浩 凡羽 烟 工徵 海 上角 較 工徵

于 上角 大 凡羽 典 上角 已 上角 稱 凡羽 良 工徵 茲 上角 三 工徵

萬 凡羽 六 上角 千 上角 冊 工徵 內 凡羽 芸 上角 籍 工徵 朋 四宮

披乙商
御工徵案上角香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芸上角帽上角四凡羽庫凡羽收上角藏工徵富凡羽彙凡羽
要工徵鈔上角成上角取四宮最上角精乙商
摛工徵藻上角
味凡羽腴上角各四宮分乙商置上角獨四宮將乙商書上角史四宮
驗工徵生上角平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四十 大內建文淵閣
四凡羽庫凡羽編上角書上角成工徵十凡羽年上角要工徵
資上角稽乙商古四宮得四宮尋上角沿乙商
經工徵筵上角例凡羽
昔工徵賜五宮茶工徵典凡羽
題上角額工徵從四宮窺乙商
聖工徵學四宮淵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四十一 盛京建文溯閣
更五宮步工徵故凡羽宮上角
翔工徵鳳凡羽閣工徵
陪上角都上角今工徵次凡羽溯工徵其乙商初上角豈上角無工徵
繹凡羽蠟工徵將上角銀乙商燭四宮點工徵勘凡羽新上角
增上角四凡羽庫工徵書上角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四十二 圓明園建文源閣
識工徵其上角委四宮欲乙商溯工徵其上角源乙商自凡羽

有上角精工徵微工徵契凡羽道工徵原上角却工徵喜上角
芸工徵編工徵富五宮二凡羽酉工徵樸上角齋工徵數凡羽
架凡羽揣工徵山上角園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四十三 避暑山莊建文津閣
緗工徵几上角芸工徵編工徵次凡羽第工徵陳上角
山工徵莊上角之工徵閣凡羽曰工徵
文上角津乙商興四宮山乙商列上角水四宮蔚四宮文乙商氣上角
深工徵入上角精工徵微工徵迴四宮出上角塵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四十四 揚州建文滙閣

天徵工寧角上別商乙館宮四書角上樓商乙聳宮四數角上

典徵工應角上看角上四羽凡庫徵工星角上三羽凡月徵工

烟角上花角上雖徵工入角上畫羽凡巡角上檐角上芸徵工

閣羽凡一宮四

怡角上情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四十五 金山建文宗閣

理徵工趣羽凡

文角上宗徵工契羽凡顯角上藏徵工果角上然徵工紹羽凡遠角上

藉宮五搜羽凡旁徵工百宮四川商乙於角上此商乙朝宮四

宗商乙海宮四元徵工氣羽凡因角上之角上合徵工混羽凡

茫角上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四十六 杭州建文瀾閣

范徵工家角上天徵工一羽凡於角上斯徵工近羽凡閟宮四

盡角上千商乙秋商乙遊宮四賞羽凡入宮四左角上江徵工

右羽凡湖角上互羽凡環角上抱徵工

文角上瀾角上不徵工外羽凡史宮四經角上循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四十七 御製題書詩數百首

序羽凡以徵工行角上之徵工詩羽凡代宮五序羽凡欲角上

因徵工啓角上秘羽凡遞徵工吟角上之商乙尼宮四山商乙

刪角上定徵工開角上宗商乙旨宮四是羽凡用徵工

摛角上藻角上作宮四弁角上辭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四十八 賜藏書家書籍

官角上書角上率徵工就羽凡私角上書徵工獻羽凡汲徵工

古角上深徵工心徵工有宮四足角上多商乙莫羽凡作徵工

崇角上儒角上例羽凡事羽凡看徵工所角上饒徵工架羽凡

有角上縹徵工緗角上羅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四十九 武英殿聚珍版製

代徵工水角上由徵工來徵工入角上盡羽凡知徵工知徵工

雕角上不徵工辨羽凡鑒宮四痕角上施商乙散徵工編角上

哀工徵集凡羽還上角全乙商璧四宮沓凡羽美上角連工徵
珍工徵合四宮在上角斯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五十 重排太學石鼓文
十上角什工徵排上角成上角十四宮鼓乙商咸上角存上角
亡上角蜃工徵市凡羽閱工徵荆上角凡乙商收工徵三上角
百工徵又凡羽加上角旬乙商者四宮擬上角姦工徵從四宮
前乙商概上角與四宮斐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萬壽衢歌樂章

一百五十一 御書
大凡羽塊凡羽文上角章上角
振五宮藻凡羽時工徵
勲工徵華上角家工徵法凡羽在工徵臨上角池乙商書四宮中乙商稱上角
聖工徵誠四宮無乙商媿上角亦工徵曰凡羽因上角心上角楷四宮則上角
知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五十二 每朔望令節御書心經
心工徵經工徵二凡羽百工徵六四宮十乙商八上角金工徵
粟上角身工徵存工徵菩凡羽卷上角筒工徵及上角節工徵
祇四宮須乙商羼上角法乙商雨四宮本四宮來乙商如上角
是工徵匪四宮神上角通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五十三 御書敬勝齋法帖
臨上角池上角撫工徵帖凡羽三上角倉乙商衍四宮詠工徵矣上角寫四宮
之乙商都上角與四宮諧乙商機凡羽鑑五宮豆工徵觴上角
資工徵日上角用凡羽

齋(徵工)斯(角上)同(宮四)一(商乙)敬(徵工)為(角上)偕(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五十四 御刻三希堂法帖

由(角上)來(徵工)字(羽凡)必(角上)以(角上)人(羽凡)傳(徵工)翰(角上)

綠(徵工)瑯(宮四)琊(商乙)得(宮四)妙(徵工)筌(角上)閱(徵工)古(角上)

雖(羽凡)因(徵工)藏(宮四)帖(商乙)版(宮四)士(徵工)希(角上)賢(徵工)

聖(羽凡)聖(徵工)希(角上)天(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五十五 御刻墨妙軒法帖

展(角上)潤(徵工)縮(羽凡)臨(角上)皆(徵工)自(羽凡)我(角上)精(徵工)

誰(角上)四(羽凡)璧(徵工)萃(宮五)球(羽凡)琳(徵工)三(徵工)希(角上)

伯(徵工)仲(羽凡)開(商上)生(徵工)面(羽凡)步(羽凡)入(徵工)

文(宮四)軒(商乙)翰(徵工)墨(宮四)林(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五十六 御定重刻淳化閣帖

作(徵工)記(羽凡)中(徵工)曾(角上)義(宮五)備(羽凡)宣(徵工)非(徵工)關(角上)治(羽凡)

道(羽凡)彼(角上)稱(羽凡)賢(徵工)重(角上)摹(角上)淳(徵工)化(羽凡)

册(角上)評(徵工)訂(羽凡)精(徵工)覈(角上)過(宮四)於(商乙)王(宮四)氏(角上)編(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五十七 欽定快雪堂法帖

快(羽凡)雪(徵工)爲(角上)倡(徵工)松(角上)雪(徵工)殿(羽凡)珍(徵工)

同(角上)淳(徵工)化(羽凡)砌(徵工)廊(商乙)俱(角上)宣(徵工)毫(角上)

端(徵工)硯(羽凡)常(宮四)隨(宮四)側(商乙)消(徵工)得(羽凡)臨(角上)

池(角上)作(宮四)

靜(角上)娛(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五十八 御刻蘭亭八柱帖

千(角上)巖(角上)萬(羽凡)壑(徵工)響(宮五)春(羽凡)烟(徵工)天(徵工)

朗(角上)氣(羽凡)清(角上)三(羽凡)月(角上)天(徵工)庚(徵工)褚(角上)

馮(徵工)臨(徵工)唐(角上)四(羽凡)絕(角上)蘭(宮四)亭(商乙)八(角上)

柱(徵工)巳(宮四)精(角上)鐫(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五十九 御畫

題(角上)龍(徵工)拈(角上)毫(角上)便(羽凡)寫(角上)之(徵工)別(角上)開(徵工)生(羽凡)

面(宮五)妙(宮五)如(羽凡)斯(徵工)試(徵工)看(角上)色(徵工)色(羽凡)

形(角上)形(商乙)者(宮四)自(羽凡)有(角上)

心徵工中徵工天宮四地角上師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六十 每歲筆畫歲朝圖 御
寓羽凡意羽凡吉角上言徵工圖角上歲羽凡朝徵工熙角上熙角上物徵工
意羽凡總宮四含商乙韶角上五宮四辛商乙盤商乙與宮四
宜角上春羽凡帖徵工最羽凡切徵工時角上和角上屆徵工
雨宮四調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六十一 侍飼圖 御臨李廸雞雛頌賜

待羽凡飼羽凡長角上鳴角上似羽凡訴徵工飢角上古角上
人徵工格宮四物商乙或宮四遺角上玆商乙
詩徵工情角上
畫羽凡意羽凡時角上相徵工證羽凡合角上共徵工思商乙哉商乙夏宮四
有羽凡司宮四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六十二 摹樓璹耕織圖 御刻程棨
程角上樓角上妙羽凡蹟徵工石角上碑羽凡摹徵工皁徵工
傅角上橫宮四陳商乙耕徵工織角上圖商乙飽宮四食商乙

煖羽凡衣宮四恒角上願羽凡衆徵工重羽凡農角上桑商乙
及宮四重徵工桑角上夫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六十三 棉花圖 御題
豈徵工止角上千徵工絲徵工與角上萬羽凡絲徵工玉角上
題徵工銷宮四疃商乙稱徵工裝角上池商乙布徵工棉角上
題徵工句羽凡願角上民商乙瘼宮四絜徵工矩角上用宮四家商乙寶徵工
穀宮四詩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六十四 射大西門二十矢中十九 御
金徵工桃角上皮角上弓徵工雕羽凡羽角上箭徵工
大羽凡西角上門角上迴商乙亘角上長宮四樓商乙
射宮四鵠商乙廿角上發宮四中商乙十宮四九角上染羽凡翰徵工詞宮四
臣商乙共宮四舉角上頭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六十五 金川受降
兩角上階徵工干羽凡羽角上
重宮四譯商乙德角上

心工徵在凡羽金上角川上角願凡羽洗上角兵工徵釁工徵食凡羽狼上角
貪工徵終上角弗乙商敗四宮終工徵於上角面凡羽縛上角
出四宮莽上角城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六十六 平準噶爾
日四宮中乙商必上角熭工徵操乙商刀乙商割四宮妙凡羽
處凡羽能上角通工徵造五宮化凡羽機工徵籌上角畫工徵
兩四宮朝乙商光四宮烈乙商在上角
國工徵之上角慶凡羽也上角

國四宮之上角威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六十七 平回部
撻工徵伐凡羽原上角因工徵討上角逆凡羽回工徵烏工徵
孫上角掃工徵淨凡羽玉上角門凡羽開工徵紅上角旗上角
三工徵捷凡羽歌上角耆工徵定凡羽九上角地工徵九四宮
天乙商
策四宮更上角恢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六十八 平烏什
負凡羽城上角既五宮叛凡羽賴工徵黑上角木工徵我上角
兵工徵相凡羽勢凡羽分上角營凡羽圍工徵高工徵壘上角
深凡羽壕工徵奚上角追五宮命凡羽事工徵雖上角小上角
究工徵匿乙商
皇四宮威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六十九 平兩金川
金凡羽川工徵金凡羽小上角宂工徵俱凡羽掃上角祈凡羽

佑五宮祈上角
恩工徵幸凡羽武上角成工徵五工徵載上角
劬工徵勞工徵宵五宮不工徵易凡羽光工徵明上角日工徵月凡羽永四宮
銷上角兵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七十 平臺灣
臺上角灣上角耆工徵定凡羽逮五宮班凡羽師工徵三工徵
月上角功凡羽成工徵速四宮且乙商奇上角永工徵靖凡羽
瀛上角壖上角揚工徵

國凡羽武上角由四宮來乙商事工徵本上角在乙商八四宮爲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七十一 新疆屯田

銷上角兵上角鑄工徵耒上角知凡羽
諒工徵永上角秋凡羽熟工徵下上角屯上角預工徵報凡羽芃上角耕工徵
地凡羽牧上角埸工徵較五宮若工徵晝凡羽腰工徵鐮上角
欣工徵看凡羽刈工徵金上角風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七十二 新疆鑄錢

王工徵路凡羽由上角庚工徵達凡羽大五宮蒙凡羽銅上角鎔工徵圜凡羽
府上角布五宮泉凡羽通工徵用工徵權上角子四宮母乙商
底上角其工徵貢凡羽寶工徵鑄凡羽乾上角隆上角奉工徵
我四宮同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七十三 新疆貢馬

宛工徵馬上角已四宮看乙商來上角萬凡羽里上角驛上角
駿工徵曾凡羽每上角
暢五宮清凡羽吟工徵高工徵踰上角七工徵尺凡羽長上角八工徵尺凡羽

一工徵馬上角不四宮過乙商三四宮四上角兪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七十四 新疆貢玉

春工徵秋上角陳上角貢工徵來上角包乙商匭四宮會工徵
未凡羽于上角闐上角遣四宮使乙商求上角不凡羽貴五宮
異凡羽物上角賤凡羽用工徵物上角當工徵春上角何工徵
必凡羽重工徵言上角秋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七十五 命纂西域圖志

皇上角輿上角西凡羽域上角輯上角圖工徵志凡羽具凡羽說工徵具凡羽
圖上角期工徵後凡羽垂上角棪凡羽谷工徵梯上角山上角
憐工徵慕五宮
化凡羽可上角知工徵圓上角蓋凡羽本四宮無上角私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七十六 命纂西域同文志

帕工徵爾上角西凡羽文工徵言上角吶工徵吶凡羽清工徵
文上角漢五宮義五宮各上角陳凡羽書工徵越四宮裳乙商
重上角譯乙商還四宮重上角譯乙商底工徵事凡羽周上角

宮(角工)藉(商乙)象(宮四)胥(羽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七十七 建成殿 武

金(羽凡)界(宮五)樓(角上)臺(徵工)思(羽凡)訓(宮五)晝(羽凡)平(角上)

回(角上)定(羽凡)準(角上)

紫(角上)光(羽凡)成(徵工)

武(角上)成(徵工)久(宮四)矣(商乙)人(角上)心(徵工)豫(羽凡)為(羽凡)示(徵工)懷(角上)

柔(角上)洽(宮四)衆(角上)情(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七十八 得勝靈夔 武成殿尊藏

凱(角上)旋(徵工)三(羽凡)捷(角上)換(宮五)征(羽凡)袍(徵工)猶(徵工)

有(角上)當(羽凡)年(徵工)車(宮四)甲(角上)弢(商乙)貔(徵工)旅(角上)

八(宮四)旗(商乙)各(宮四)標(商乙)幟(角上)匝(角上)藏(徵工)

紫(宮四)閣(商乙)識(徵工)勲(角上)勞(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七十九 藏仔器 武成殿

陳(徵工)列(角上)

靈(徵工)旂(徵工)凱(宮四)禮(商乙)雄(角上)弆(角上)藏(徵工)仔(羽凡)獲(角上)

類(宮五)從(羽凡)同(徵工)取(角上)其(徵工)重(羽凡)器(羽凡)藏(角上)

武(徵工)庫(羽凡)敢(徵工)以(角上)

武(宮四)成(商乙)忘(宮四)詰(角上)戎(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八十 郊勞臺兩次 凱旋行禮

樂(徵工)奏(羽凡)鐃(角上)歌(徵工)行(羽凡)抱(宮五)見(羽凡)

圜(角上)壇(角上)陳(徵工)纛(羽凡)謝(徵工)成(角上)勲(商乙)受(羽凡)降(角上)凡(徵工)四(羽凡)

郊(角上)臺(徵工)二(羽凡)五(宮四)歲(角上)辛(商乙)勤(宮四)勞(徵工)

衆(角上)軍(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八十一 紫光閣 兩次凱宴

飾(徵工)陳(角上)祗(徵工)就(羽凡)液(角上)池(羽凡)旁(徵工)功(徵工)

績(角上)從(宮四)今(商乙)紀(宮四)太(角上)常(商乙)振(徵工)旅(角上)

三(羽凡)軍(徵工)前(角上)後(羽凡)接(徵工)臺(角上)灣(角上)凱(宮四)

席(商乙)値(宮四)

山(角上)壯(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八十二 紫光閣三次 畫功臣像

更(徵工)相(角上)籌(徵工)畫(羽凡)總(角上)抒(羽凡)艮(徵工)西(徵工)
域(角上)金(徵工)川(徵工)宴(羽凡)
紫(宮四)光(商乙)近(徵工)以(角上)臺(宮四)灣(商乙)靖(羽凡)兵(徵工)燹(角上)
鄂(宮四)褒(商乙)傳(角上)照(羽凡)氣(徵工)斯(角上)揚(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八十三 四次大功告成御製太學碑文

四(羽凡)沐(角上)
天(羽凡)恩(徵工)際(宮五)時(徵工)泰(羽凡)
大(宮五)清(羽凡)寰(徵工)海(角上)欽(徵工)

皇(商乙)風(角上)采(角上)芹(徵工)獻(羽凡)馘(徵工)今(角上)符(商乙)古(宮四)在(羽凡)
泮(羽凡)眞(角上)看(角上)此(宮四)獻(角上)功(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八十四 臺灣大功告成御製熱河文廟碑文

海(角上)疆(徵工)耆(羽凡)定(宮五)誠(角上)神(徵工)速(羽凡)彩(徵工)
燄(羽凡)
金(角上)聲(角上)玉(徵工)振(羽凡)坊(角上)迴(角上)憶(徵工)旴(羽凡)宵(角上)
茲(宮四)
擘(商乙)畫(角上)更(徵工)欣(角上)佳(徵工)話(羽凡)增(宮四)

山(角上)莊(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八十五 開國戰圖

天(徵工)生(角上)
眞(羽凡)人(徵工)俾(角上)
創(羽凡)業(角上)註(徵工)之(角上)戰(羽凡)蹟(徵工)示(宮五)千(羽凡)年(徵工)凡(角上)經(角上)
一(徵工)百(羽凡)四(宮五)十(徵工)處(羽凡)史(角上)策(徵工)饒(宮四)
他(商乙)時(宮四)竝(角上)肩(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八十六 西師戰圖

伊(角上)犁(角上)回(徵工)部(羽凡)早(角上)
成(羽凡)勳(徵工)白(徵工)組(角上)名(宮四)王(商乙)繫(角上)頸(宮四)陳(商乙)勒(角上)
空(徵工)戰(羽凡)圖(角上)思(商乙)往(羽凡)績(宮四)輝(徵工)煌(角上)
竹(角上)箭(徵工)紀(宮四)功(角上)新(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八十七 烏什戰圖

雲(角上)梯(徵工)竪(羽凡)即(徵工)登(角上)城(商乙)堞(宮四)壁(徵工)
壘(角上)新(徵工)知(徵工)紀(宮四)律(角上)明(商乙)恰(羽凡)似(宮五)

當(工徵)前(上角)展(工徵)晝(凡羽)幀(工徵)短(上角)衣(工徵)驕(乙商)
馬(四宮)正(工徵)秋(上角)淸(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八十八 金川戰圖

金(工徵)川(上角)掃(工徵)穴(凡羽)諸(上角)酋(乙商)讐(四宮)已(工徵)
歷(凡羽)五(上角)年(工徵)師(乙商)乃(凡羽)班(四宮)又(工徵)勒(上角)
畫(凡羽)圖(上角)新(工徵)舊(五宮)分(凡羽)驅(工徵)馳(上角)氷(乙商)
嶺(四宮)雪(四宮)碉(上角)間(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八十九 臺灣戰圖

國(上角)威(工徵)海(四宮)嶠(乙商)揚(四宮)維(乙商)烈(上角)勦(工徵)滅(凡羽)
朔(上角)惟(上角)民(乙商)廣(四宮)安(乙商)屢(上角)戰(工徵)屢(上角)
勝(凡羽)擒(上角)二(凡羽)豎(工徵)果(上角)然(工徵)逮(凡羽)縛(凡羽)
戰(工徵)圖(上角)觀(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九十 安南戰圖

交(上角)南(上角)三(工徵)百(凡羽)餘(上角)年(工徵)國(凡羽)栽(工徵)
者(上角)培(四宮)之(乙商)傾(工徵)覆(凡羽)之(上角)

教(工徵)寫(上角)陣(凡羽)圖(上角)旌(上角)衆(凡羽)勇(上角)海(四宮)邦(乙商)重(上角)
定(工徵)兌(四宮)危(上角)疑(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九十一 勒銘西域

西(工徵)極(上角)開(凡羽)疆(凡羽)晏(五宮)卅(凡羽)年(工徵)稜(四宮)
稜(乙商)
神(上角)武(四宮)至(工徵)今(上角)傳(乙商)勒(上角)銘(工徵)敬(凡羽)憶(工徵)周(上角)
武(乙商)語(四宮)二(凡羽)萬(凡羽)何(上角)期(上角)竟(工徵)拓(四宮)
邊(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九十二 勒銘金川

勒(工徵)烏(上角)圍(上角)賊(工徵)舊(凡羽)官(工徵)寨(凡羽)噶(凡羽)
喇(工徵)依(上角)頻(上角)覆(乙商)卵(凡羽)殃(四宮)美(工徵)諾(凡羽)
重(上角)征(上角)得(乙商)重(四宮)易(乙商)要(工徵)令(上角)
廟(凡羽)畧(上角)讐(乙商)張(四宮)皇(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九十三 臺灣勒紀事文

臺(上角)灣(工徵)勝(凡羽)將(凡羽)圖(上角)功(工徵)速(凡羽)組(凡羽)

練宮五生羽凡光徵工了角上弗羽凡寒徵工却徵工
命羽凡生角上祠角上立宮四赤商乙嵌角上
至徵工文角上乃宮四合商乙俾宮四鏁角上刓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九十四 御題四知書屋作記
豈徵上愽羽凡軍角上書角上治羽凡旁徵工午角上介徵工
于角上石徵工但羽凡決角上幾羽凡先徵工分徵工明角上
義徵工書羽凡標角上徵商乙旨宮四爲羽凡有角上
奎徵工章徵工楣商乙梠羽凡懸宮四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九十五 蒙古年班
四羽凡十徵工九角上旗徵工爲羽凡嚮宮五屬徵工獻徵工
駝角上獻羽凡馬角上各角上抒羽凡虔徵工最羽凡後徵工
乃角上土宮四爾商乙扆角上特商乙世羽凡界羽凡三角上
千角上一宮四氣角上全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九十六 回部年班
回角上城角上伯徵工克羽凡覲宮五輪羽凡年徵工每徵工

至羽凡常角上瞻徵工
聖羽凡日徵工懸角上羊角上酪徵工馬宮四酮商乙㲼角上獻羽凡賚角上
玉宮四關商乙迤宮四西商乙叫商乙海羽凡連宮四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一百九十七 土司年班
土角上司徵工土商乙舍宮四土宮四頭角上八商乙帕徵工
幘角上趨羽凡塗徵工仰宮四集商乙鱗角上近羽凡悅徵工
遠角上來徵工寧羽凡易宮五易羽凡暘角上和角上有工四
脚商乙戴徵工

鴻角上鈞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一百九十八 生番入覲
東徵工南角上捕羽凡鹿角上學角上賓羽凡鴻徵工志羽凡
合角上三羽凡軍徵工共宮五建羽凡功徵工臺徵工嶠角上
已宮四安商乙起宮四耕角上作商乙一徵工齊角上受羽凡
吏羽凡驗徵工東角上風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一百九十九 土爾扈特歸順

爲上角孫工徵別凡羽種上角限五宮羅凡羽乂工徵戸凡羽
口上角紛工徵散凡羽亂工徵如乙商麻上角孰上角意工徵
新上角歸上角額四宮濟上角勒乙商高工徵張上角
黃工徵幄凡羽宴工徵賓上角嘉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 緬甸歸順

滇上角南工徵金凡羽葉上角緬五宮文上角呈乙商貢凡羽
使上角隨工徵氷工徵萬凡羽里上角行工徵厚凡羽賞凡羽
崇工徵封工徵君上角長乙商靳四宮誠四宮欣乙商誠四宮
咸凡羽畏乙商尤四宮誠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萬壽衢歌樂章　卷五

二百一 安南歸順

安工徵南上角之工徵事凡羽則上角己工徵定凡羽共五宮
拜五宮
新工徵恩工徵奉凡羽
大工徵清上角遠工徵使上角堪工徵京工徵知乙商悔四宮過乙商
爰上角敎上角封工徵阮上角阮乙商輸四宮誠凡羽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二 巴勒布投誠

久上角慕凡羽歸上角順工徵
大五宮皇工徵帝凡羽稱工徵巴上角勒工徵布凡羽又五宮懷凡羽風工徵
漫工徵叅上角貝凡羽葉工徵經上角中乙商語四宮
無上角量工徵壽凡羽希上角與四宮佛上角同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三 哈薩克投誠

西工徵北上角諸工徵部凡羽哈上角薩乙商克四宮能凡羽
爭上角歸工徵
化凡羽信五宮堪凡羽嘉工徵多工徵須上角深凡羽目工徵遵上角典四宮

屬乙商定凡羽遠上角非工徵勞上角一乙商矢凡羽加四宮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四 拔達山投誠
拔上角達工徵克凡羽山上角西上角更工徵西上角葉工徵
雨上角奇上角木工徵又凡羽來上角徯上角水上角西工徵
流工徵處凡羽皆上角東工徵面凡羽舊五宮識凡羽兼工徵
遙上角達乙商瓦四宮齊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五 布魯特投誠

舊凡羽傳上角勃工徵律凡羽兩上角王工徵據凡羽深工徵
自上角予工徵思工徵總四宮怵上角顏乙商）
聲凡羽教五宮遠上角通工徵婆上角夷乙商水四宮豈上角能工徵自凡羽
外工徵八乙商鴻四宮間凡羽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六 安集延入貢
安工徵集上角延四宮原乙商村工徵落凡羽進上角右工徵
旋上角書凡羽捧工徵使上角來凡羽專工徵食上角芹工徵
負凡羽曝工徵通上角誠乙商遠四宮匍四宮匐乙商幸上角

跪工徵陳四宮
墀上角前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七 痕都斯坦入貢
痕上角都上角撈工徵玉凡羽出上角河凡羽濱工徵薦工徵
旅上角梯凡羽航工徵配五宮鰈凡羽鶼工徵以工徵此上角
表四宮誠乙商充上角土四宮貢乙商聯上角情上角因工徵
撫上角遠四宮方上角人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八 南掌國入貢
獨上角幸凡羽文上角身工徵南上角掌乙商使四宮騾上角
韈上角早工徵是凡羽掌上角周凡羽官工徵官工徵家上角
備凡羽物工徵無上角不工徵有上角厚工徵往上角薄四宮
來乙商折上角賞四宮寬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九 冊封暹羅國王鄭華
削上角正工徵暹凡羽斛上角幾上角年凡羽停工徵萬凡羽
里上角遐四宮荒乙商獻上角賁四宮誠乙商慎工徵守上角

封徵工 疆徵工 撫角上 黎徵工 庶羽凡

王宮四 臣商乙 詎角上 有宮四 限徵工 神角上 瀛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十 班禪喇嘛來覲祝壽

遂徵工 有角上 聖羽凡 僧徵工 覲宮五 西羽凡 域徵工 祝徵

登角上 遠徵工 至羽凡 望徵工 宗角上 風商乙 皆徵工 藩角上 新徵工 部羽凡

益角上 生徵工 敬羽凡 合角上 十徵工 仍宮四 茲商乙 瞻宮四

拜角上 躬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十一 翻譯滿洲字藏經

是徵工 爲角上 不徵工 二羽凡 法角上 之羽凡 宗徵工 半徵工

滿角上 全徵工 揭羽凡 開角上 羣商乙 蒙宮四 譯徵工 以角上

國宮四 書商乙 宣角上 白宮四 業商乙 來角上 叅徵工 異羽凡 異徵工

與宮四 同角上 同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十二 普陀宗乘廟建

普角上 陀徵工 有宮四 三商乙 此宮四 其商乙 一角上 我角上

欲徵工 問羽凡 摩角上 醯商乙 首羽凡 羅宮四 遂羽凡 致羽凡

遠角上 來徵工 土角上 爾徵工 扈羽凡 會徵工 逢角上 歸羽凡

極徵工 仰宮四 三角上 摩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十三 須彌福壽廟建

堪羽凡 布宮五 囊角上 蘇徵工 共羽凡 瞑徵工 拜羽凡 華角上

言徵工

福羽凡 壽宮五 等角上 須羽凡 彌徵工 普宮四 陀商乙 於角上 右徵工 須角上

彌商乙 左宮四 萬羽凡 古角上 宗徵工 風徵工 振商乙 慧宮四

枝羽凡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十四 香山昭廟建

便羽凡 是徵工 四羽凡 禪角上 天徵工 上羽凡 天徵工 建徵工

茲角上 昭徵工 廟羽凡 駐宮五 班羽凡 禪徵工 歲徵工 時角上

聊角上 以徵工 識羽凡 庚徵工 子角上 照羽凡 徵徵工 三角上

干角上 與宮四 大角上 千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十五 皇朝職貢圖繪纂

朝角上

天工徵使四宮者乙商到工徵來上角頻乙商瓌工徵異凡羽奚上角誇工徵
冠上角帶凡羽倫上角右五宮相五宮丹凡羽青工徵忽四宮
逢上角此乙商
皇上角清工徵職上角貢凡羽萬工徵方上角均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十六 額 御製詩章扁賜諸國
畫凡羽閣工徵雲上角楣工徵
聖凡羽藻上角書工徵風工徵聲工徵擬四宮使乙商遍工徵黃上角圖乙商
舊工徵藩上角新工徵部凡羽衆五宮同工徵樂凡羽

大凡羽塊工徵文上角章上角巳四宮詔上角吾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十七 陪臣恭和 御製詩
欣上角在工徵觀上角光工角幅工徵輳凡羽頻上角早上角
間工徵于凡羽呂上角巳上角咸凡羽賓工徵
本上角朝工徵
文凡羽軌工徵期上角無工徵外凡羽覲凡羽謁工徵應上角來上角能四宮
句上角人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十八 盛京四巡
六上角龍工徵于凡羽邁五宮豈上角辭凡羽頻工徵擊凡羽造凡羽維上角
清工徵受凡羽命工徵新工徵百凡羽日上角周上角行上角五四宮千上角里乙商
心工徵常上角依工徵處凡羽地工徵常上角神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十九 盛京賦 御製
重上角來上角幽工徵館上角欽工徵
先上角創凡羽佃工徵企上角崗四宮堅乙商易四宮日上角躋乙商白工徵水上角
黑工徵山工徵多凡羽

王五宮氣凡羽都工徵從上角
文工徵賦凡羽識工徵端上角倪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二十 土風物產詩 御製盛京
天工徵寶上角龍工徵光工徵狃凡羽物工徵華上角村工徵
居上角勤工徵樸凡羽謀五宮桑凡羽麻工徵由上角來上角
王凡羽氣凡羽常上角鍾工徵美上角故凡羽俗上角公工徵劉工徵緬四宮
舊上角家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二十一　盛京郊廟工程

閶 徵工 闔 角上 當 羽凡 陽 羽凡 啓 宮四 紫 商乙 極 角上

舊 徵工 都 角上 豈 徵工 爲 羽凡 是 徵工 邀 商乙 遊 角上 立 徵工

門 角上 作 徵工

廟 羽凡 斯 角上 經 商乙 始 宮四 盛 徵工 典 角上

崇 宮四 禋 商乙 次 徵工 第 角上 修 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二十二　六巡江浙

皇 徵工 祖 角上 六 宮四 巡 商乙 來 宮四 往 商乙 過 角上 江 徵工 山 角上 風 羽凡 物 徵工

邕 宮五 春 羽凡 和 徵工 吳 角上 江 徵工 浙 羽凡 海 角上 胥 徵工

廛 角上 意 羽凡 弗 徵工 少 角上 虞 羽凡 巡 徵工 亦 宮四 弗 商乙 多 角上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二十三　巡幸天津

重 徵工 此 角上 津 羽凡 門 徵工

閭 宮五 俗 羽凡 來 徵工 遙 角上 觀 徵工 波 羽凡 影 角上 湧 角上 蓬 羽凡 萊 徵工

祈 角上 恬 徵工 澥 羽凡 浪 羽凡 恒 角上 福 商乙 國 宮四 親 徵工

切 角上 民 宮四 情 商乙 裁 角上 者 宮四 培 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二十四　巡幸山東

侯 徵工 度 羽凡 省 角上 方 徵工 思 徵工 古 角上 訓 羽凡 路 徵工

旁 角上 萬 羽凡 姓 羽凡 出 角上 迎 羽凡

鑾 徵工 風 徵工 光 角上 一 徵工 帶 羽凡 分 角上 齊 商乙 魯 宮四 竟 徵工 作 角上

南 宮四 巡 商乙 一 宮四 例 角上 觀 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二十五　巡幸五臺

萬 徵工 物 角上 春 羽凡 臺 徵工 果 角上 是 羽凡 臺 角上 心 徵工

和 角上 禪 商乙 境 宮四 兩 宮四 無 角上 埃 商乙

舅 角上 殊 角上 師 徵工 利 羽凡 壽 宮五 無 徵工 量 羽凡 瞻 徵工 禮 角上 於 宮四

今 商乙

五 宮四 度 徵工 來 角上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二十六　巡幸河南

輦 羽凡 路 宮五 經 羽凡 應 徵工 澤 角上 遍 羽凡 覃 角上 希 徵工 移 角上 膏 羽凡

澤 徵工 到 宮五 河 羽凡 南 徵工 嵩 角上 山 角上 太 羽凡 少 羽凡

修 角上 殷 徵工 祀 羽凡 呼 徵工

萬 羽凡 歲 羽凡 者 角上 奚 宮四 啻 角上 三 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二十七 巡典 召見賜食

分徵工 疆角上 羣角上 吏徵工 各角上 迎徵工 送羽凡

賜羽凡 食徵工 同角上 招徵工 大羽凡 小角上 臣徵工 一徵工 食角上 莫宮四

忘商乙 憶宮四 飢角上 溺商乙 獨角上 嘉徵工 循角上 吏羽凡

爲徵工 安角上 民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二十八 巡典 閱武賞兵

旗羽凡 籍徵工 綠角上 營徵工 維羽凡 內宮五 外羽凡 六角上

師徵工 扈羽凡

蹕徵工 總角上 騰羽凡 揚徵工

恩徵工 頒角上 軍徵工 士羽凡 皆角上 覺商乙 藻宮四 曉徵工 日羽凡 偏角上

增角上 組宮四 練角上 煌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二十九 巡典 增廣學額

北徵工 銑角上 南羽凡 金徵工 寧角上 限羽凡 地徵工

翠徵工 華角上 迎羽凡 謁徵工

蹕宮四 途角上 旁商乙 陬角上 他角上 望羽凡

澤徵工 殷宮四 多商乙 士角上 試羽凡 看羽凡 家角上 增角上 絃宮四 誦徵工

場角上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三十 巡典 召試

青角上 衿角上 迎徵工

駕羽凡 蔚角上

文徵工 教羽凡 湯羽凡 作徵工 崇角上 儒角上 例羽凡 事徵工 觀角上 雅羽凡

愛宮五 鹿角上 鳴徵工 和角上 絃商乙 管宮四 郎角上 名角上

紫宮四 薇商乙 侍徵工

金角上 鑾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三十一 巡典 賞迎鑾老民銀牌

爲羽凡 挈角上 銀徵工 牌徵工

賜羽凡 老角上 人徵工 老角上 人徵工 年羽凡 紀角上 愛宮五

親羽凡 詢徵工 問羽凡 年角上 都徵工 未羽凡 七角上 旬徵工 外羽凡 望羽凡

九徵工 旬宮四 身商乙

超宮四 類角上 倫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三十二 諭禁歷綵巡典

駐工徵營上角咨上角政凡羽有上角餘凡羽暇工徵綵工徵結上角燈凡羽

張工徵

戒五宮漫凡羽陳工徵

問凡羽俗工徵省上角方工徵胥凡羽要五宮務凡羽不上角教工徵綴凡羽

景上角競乙商奇四宮新凡羽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三十三 大駕歲幸山莊避暑

山凡羽莊四宮

皇乙商祖四宮剏工徵垂四宮祟乙商上凡羽塞凡羽清上角時上角避凡羽暑上角

宮工徵煙工徵火上角萬凡羽家工徵民上角樂工徵利凡羽

玉四宮紘乙商翹工徵首凡羽

嶽乙商

薰四宮風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三十四 出山莊麗正門觀稼

詄工徵蕩凡羽宏上角開工徵

麗五宮正凡羽門工徵闢工徵年上角佳凡羽景工徵具凡羽煙上角

村上角可四宮知乙商

攬上角轡工徵徐四宮行乙商處上角晝凡羽趣凡羽豳上角風上角目四宮

擊上角存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三十五 重修師子園

師凡羽吼工徵園上角林上角本四宮

躍乙商龍上角

聖工徵蹤上角萬凡羽刧工徵共凡羽雲上角松上角因工徵教上角葺工徵築凡羽

復上角舊凡羽觀工徵揚上角

烈工徵覲凡羽

光上角志工徵益四宮恭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三十六 建熱河城隍廟

豐工徵灤上角建凡羽赤工徵縣五宮分凡羽旁工徵萬凡羽

戶工徵恬上角熙工徵耕工徵與四宮桑乙商八工徵蜡凡羽

水上角庸工徵垂上角義凡羽古上角永四宮祈乙商神上角

祐工徵福乙商民四宮長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三十七 大駕每歲木蘭秋圍

木 上角 蘭 工徵 歲 凡羽 歲 凡羽 秋 上角 圍 乙商 畢 四宮 獮 工徵

所 上角 天 工徵 開 工徵 玉 上角 塞 凡羽 垠 工徵 將 工徵 至 凡羽

八 上角 旬 工徵 猶 工徵 策 凡羽 馬 上角 詰 工徵 戎 上角

家 工徵 法 凡羽 萬 工徵 年 上角 循 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三十八 御製前後哨鹿賦

哨 凡羽 鹿 工徵 時 上角 維 上角 八 工徵 月 凡羽 秋 上角 磧 工徵

風 上角 拂 工徵 拂 工徵 夜 凡羽 光 上角 流 上角 彩 四宮 箋 乙商

書 上角 得 工徵

新 上角 詞 工徵 就 凡羽 吉 工徵 日 凡羽 應 上角 同 上角 雅 四宮 在 上角 周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三十九 每行圍御神鎗中虎

厄 工徵 曾 上角 咋 工徵 舌 凡羽 銜 上角 其 乙商 指 四宮 儒 上角

臣 上角 匱 凡羽

蹕 工徵 詠 上角 車 凡羽 攻 工徵 虎 四宮 神 乙商 鎗 上角 寶 乙商 貽 乙商

皇 凡羽 祖 四宮 兌 凡羽 氏 工徵 之 上角 戈 乙商 和 四宮 氏 上角 弓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四十 蒙古王公隨圍進宴

執 上角 竿 工徵 上 凡羽 馬 上角 好 四宮 結 乙商 束 上角 控 工徵

弦 上角 接 凡羽 隊 凡羽 識 上角

彎 凡羽 親 工徵 諸 上角 藩 上角 率 工徵 是 凡羽 兒 上角 孫 工徵 行 凡羽 詐 工徵

馬 上角

臨 四宮 場 乙商 州 四宮 次 上角 八 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四十一 木蘭回圍賜食

千 工徵 二 凡羽 百 上角 人 工徵 各 上角 職 凡羽 司 工徵 金 工徵

風 上角 玉 工徵 露 凡羽 正 五宮 秋 凡羽 時 工徵 木 上角 蘭 工徵

嘉 凡羽 客 上角 隨 四宮 圍 乙商 後 上角 諸 工徵 部 凡羽 遣 上角

還 工徵 沐 乙商

賞 四宮 怡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四十二 南苑大閱

紅 上角 門 工徵 外 凡羽 便 工徵 烟 上角 村 乙商 接 四宮

大 凡羽 閱 工徵 兼 上角 陳 上角 士 工徵 氣 凡羽 豪 上角 可 上角 勿 工徵 川 凡羽

仍 上角 要 四宮 以 乙商 備 上角 觀 工徵 瞻 上角 日 工徵 下 凡羽

屬宮四

神上角皐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四十三　南苑行圍

麀上角鹿工徵雊凡羽無工徵饒上角雉凡羽兔工徵青上角

郊上角小工徵豕凡羽試五宮

春凡羽蒐工徵却四宮思乙商巳上角亥工徵

運上角中凡羽八上角弓上角燥工徵偏乙商欣乙商手四宮更上角柔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四十四　香山閱武

登工徵練凡羽雲上角梯上角山工徵號凡羽香上角一工徵

營上角明工徵向凡羽甫上角原凡羽張工徵習四宮勞乙商

布工徵惠工徵無四宮非乙商事上角校工徵武上角均四宮期乙商葉四宮

中上角楊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四十五　盤山　幸

田上角盤上角自凡羽具凡羽太五宮古工徵意凡羽李上角

端工徵空上角餘上角舞四宮劍工徵臺上角松工徵韻凡羽

泉上角聲上角都乙商好凡羽在四宮即工徵今上角依工徵

例凡羽此四宮

淸上角陪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四十六　湯山　幸

遊上角山上角馳工徵驛凡羽屢上角

吟凡羽詩工徵攬工徵景上角惟四宮因乙商意工徵與四宮宜乙商水工徵

暖上角溫凡羽泉工徵氣上角候凡羽早上角較工徵先上角

旬乙商五四宮看工徵芳上角菲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四十七　玉泉山　幸

玉凡羽泉四宮趵上角突乙商名四宮曾乙商正上角瀦工徵

蓄上角昆乙商明乙商資四宮灌上角田乙商最凡羽愛凡羽

懷上角新工徵高凡羽下五宮意凡羽紅上角雲工徵畫凡羽

櫂工徵瀛乙商

蘭四宮船凡羽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四十八　萬壽山　幸

玉(上角)屏(工徵)展(凡羽)處(五宮)鏤(五宮)孱(凡羽)顏(工徵)座(凡羽)
對(工徵)南(上角)山(工徵)是(凡羽)
壽(工徵)山(上角)夾(工徵)岸(凡羽)樓(上角)臺(上角)不(四宮)知(乙商)數(上角)偶(上角)
觀(工徵)馳(上角)驛(凡羽)便(工徵)云(上角)還(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四十九 每年賜羣臣書福

臨(上角)軒(工徵)書(凡羽)福(上角)慶(五宮)恩(工徵)昭(凡羽)綵(上角)筆(工徵)花(四宮)
牋(乙商)又(工徵)頌(上角)椒(乙商)五(上角)福(工徵)錫(凡羽)民(上角)
欽(工徵)

展(上角)頁(凡羽)亮(工徵)工(上角)端(乙商)復(四宮)籍(上角)羣(四宮)僚(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五十 每年冰嬉行賞

意(工徵)因(上角)勵(凡羽)武(上角)兼(工徵)
行(上角)賞(乙商)自(工徵)合(上角)凍(凡羽)凝(工徵)腹(四宮)乃(乙商)堅(上角)遂(凡羽)
試(凡羽)氷(上角)嬉(上角)干(工徵)隊(凡羽)出(上角)衝(工徵)寒(上角)
被(凡羽)臘(工徵)
法(四宮)繩(上角)前(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萬壽衢歌樂章 卷六

二百五十一 每年除夕保和殿賜宴

百(工徵)辟(上角)冠(凡羽)裳(工徵)式(凡羽)禮(上角)儀(工徵)一(工徵)
家(上角)中(工徵)外(凡羽)保(上角)雍(凡羽)熙(工徵)重(上角)茵(上角)
列(工徵)座(凡羽)聊(上角)酬(乙商)節(四宮)
省(工徵)歲(凡羽)恰(上角)當(工徵)改(四宮)歲(上角)時(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五十二 每年新正紫光閣賜宴

四(工徵)壁(上角)繪(凡羽)圖(上角)告(凡羽)

武(上角)戍(工徵)外(工徵)藩(上角)曲(工徵)宴(凡羽)
錫(上角)初(凡羽)正(工徵)和(上角)闐(上角)宴(凡羽)椗(上角)排(四宮)方(乙商)丈(上角)
樂(工徵)奏(凡羽)
彤(上角)墀(上角)萬(工徵)舞(四宮)呈(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五十三 每年重華宮茶宴

詩(工徵)會(凡羽)倒(工徵)於(上角)
養(工徵)德(凡羽)宮(上角)年(上角)年(上角)聯(工徵)句(凡羽)鬯(五宮)文(凡羽)
風(工徵)三(工徵)清(上角)

詩 工徵 畫 凡羽 陶 上角 成 工徵 器 凡羽 唐 工徵 室 上角 賡 四宮 歌 乙商 訝 上角
許 四宮 同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五十四 每年上元前一日小宴宗親

萬 工徵 年 上角 永 工徵 茂 凡羽 衍 上角 宗 凡羽 枝 工徵 子 工徵
繞 上角 孫 四宮 圍 乙商
篤 上角 慶 工徵 禧 上角 元 上角 夕 工徵 恰 凡羽 嘗 工徵 前 上角 一 凡羽 日 工徵
笙 上角 歌 上角 酒 四宮 醴 乙商 答 四宮 昌 上角 時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五十五 每年上元日宴諸藩

瀛 上角 西 工徵 漠 四宮 北 乙商 畢 四宮 來 上角 賓 乙商 今 工徵
夕 上角
上 凡羽 林 上角 列 工徵 炬 凡羽 陳 上角 一 工徵 爵 上角 匪 四宮 三 乙商
矧 四宮 多 乙商 叉 上角 分 工徵 班 上角 各 工徵
賜 凡羽 手 四宮 卮 上角 親 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五十六 每年上元後一日曲宴廷臣

正 凡羽 大 凡羽 光 上角 明 上角 殿 凡羽 額 上角 懸 工徵 聯 上角 句 工徵 叙 凡羽

陛 凡羽 例 上角 年 凡羽 年 工徵 從 上角 來 上角 卜 工徵 晝 凡羽
弗 四宮 卜 乙商 夜 上角 相 工徵 悅 上角 韶 四宮 聲 乙商 在 上角
徵 四宮 絃 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五十九 惇敘殿賜宗室宴

壼 上角 天 工徵 縱 凡羽 目 上角 儼 上角 蓬 凡羽 瀛 工徵
惇 工徵 敘 凡羽 依 上角 然 上角 此 四宮 殿 工徵 庭 上角 行 工徵 葦 上角
歌 凡羽 成 工徵 欣 凡羽 既 五宮 醉 凡羽 致 工徵 辭 上角 總 工徵
是 凡羽 祝 四宮

修 上角 齡 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五十八 乾清宮大宴宗室

乾 上角 清 工徵 曲 凡羽 宴 五宮 宗 凡羽 親 工徵 洽 上角 行 工徵 葦 上角
和 工徵 歡 工徵 更 凡羽 繼 凡羽 初 上角 十 上角 一 工徵 代 凡羽
緜 上角 瓜 乙商 瓞 凡羽 永 四宮 新 上角 正 上角 佳 工徵 祉 上角
萃 工徵
彤 上角 廬 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五十九 瀛臺賜宴

高上角 秋上角 文工徵 宴凡羽 傳上角 嘉工徵 話凡羽 相工徵

說上角

君凡羽 臣工徵 共凡羽 倡工徵 酬上角 恰工徵 似凡羽 蓬上角 瀛上角 居工徵

海上角 上凡羽 鏡工徵 中上角 樓上角 閣工徵

五四宮 雲上角 稠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六十 古稀說 御製

古上角 稀工徵 天凡羽 子上角 古上角 希凡羽 詞工徵 保工徵 泰凡羽 持上角

盈上角 倍工徵 切四宮 寅乙商 五上角 位工徵 十四宮 成乙商

開四宮 七上角 袠乙商

古上角 稀工徵 猶上角 是凡羽 日工徵 孜上角 孜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六十一 鐫古稀天子之寶

古上角 稀工徵 猶凡羽 未五宮 歇上角 肩凡羽 入工徵 自凡羽 一工徵 數凡羽

來上角 又凡羽 指上角 旬工徵 彖凡羽 識工徵 子上角 孫工

永四宮 保乙商 用上角

命工徵 鏞上角 琬四宮 琰乙商 壽工徵 千上角 春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六十二 慶得皇元孫

遠凡羽 接工徵 奕凡羽 章上角 報五宮 吉凡羽 祥工徵

元上角 孫上角 五工徵 代凡羽 喜上角 同凡羽 堂工徵 拈上角 鬚工徵

試凡羽 看凡羽

前上角 題工徵 句凡羽 此上角 日工徵 書凡羽 聲工徵 達四宮

尚上角 方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六十三 增書五福五代堂

題工徵 額上角 篋凡羽 間工徵 仰四宮

祖乙商 懸上角 敬工徵 思上角 當凡羽 日工徵

聖五宮 意凡羽 淵工徵

三工徵 朝上角 厚凡羽 幸凡羽 雙上角 文乙商 益四宮 罕上角 覯工徵 如四宮 斯乙商

五四宮 代上角 全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六十四 十一世玉牒

上工徵 五上角 世凡羽 承上角 下工徵 五上角 世凡羽

侍工徵

親上角祖四宮者乙商
見工徵元上角孫乙商
六上角朝工徵慶凡羽衍上角葉四宮百乙商億上角萬凡羽六上角春工徵秋工徵
且四宮漫上角論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六十五 建寧壽宮
樓工徵是凡羽層上角城上角圃工徵是凡羽懸上角琪上角
花工徵瑤凡羽草上角底上角須凡羽妍工徵東工徵皇上角
善凡羽錫工徵

無上角量工徵壽凡羽左工徵倚上角城四宮隅乙商直四宮似上角弦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六十六 殿燈聯 皇極
豕工徵殿凡羽年上角芳工徵入凡羽綺上角錢工徵張工徵燈上角
合工徵是凡羽節上角宵凡羽前工徵雙上角撑上角寶工徵
柱凡羽輝上角
皇乙商極四宮
萬五宮壽五宮燈凡羽明工徵
萬凡羽福工徵全上角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六十七 金鐘成 寧壽宮
吉工徵色上角華四宮光乙商靄工徵枻上角振乙商樂四宮
懸乙商爵上角坫凡羽設上角昌凡羽辰工徵郎上角看工徵
大凡羽冶上角範工徵鎔上角就凡羽
福工徵祿上角駢四宮臻乙商値四宮
八上角旬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六十八 千叟宴

威工徵儀上角敬凡羽愼工徵古上角三凡羽千工徵兩上角
世工徵繼凡羽開工徵千凡羽叟上角筵工徵際凡羽此工徵
繁上角禧工徵
仁凡羽壽五宮世凡羽
三工徵朝上角培上角護工徵百四宮餘上角年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六十九 百歲壽民加賜銀緞
壽工徵民上角壽凡羽婦凡羽本上角恒凡羽披工徵和工徵
樂上角同四宮人乙商

示徵工惠角上慈商乙紫徵工綺角上朱羽凡提徵工須宮四
渥商乙澤角上高徵工年角上益徵工健羽凡恆宮四衷角上私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七十 布魯特壽婦誥安 加賜
壽羽凡寓角上思徵工將徵工偏羽凡九角上瀛徵工外羽凡疆角上欣徵工
報羽凡百角上年羽凡登徵工所角上嘉徵工彼宮四亦商乙
知角上獻徵工
壽角上懷徵工遠角上應宮四施商乙
慶徵工賜角上仍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七十一 民間五代同堂 加賜
百徵工九角上四羽凡家徵工慶宮五繁羽凡衍徵工人角上
間徵工不羽凡老角上卽角上神羽凡仙徵工六角上家徵工
見羽凡耆角上期宮四頤商乙逮角上
勝徵工彼角上猗宮四先商乙二徵工十角上年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七十二 民間數世同居 加賜
宛角上然徵工太羽凡古角上有角上恆羽凡春徵工亦角上

足徵工以宮四見商乙風商乙俗羽凡淳宮四數羽凡世羽凡
同角上居角上弗宮四一商乙足角上力角上田徵工孝羽凡
弟羽凡作徵工戛角上民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七十三 科第 賜年老舉子 司業翰林
讀角上書徵工弗羽凡懈宮五平角上生徵工志羽凡一徵工
命羽凡應角上教角上
獎宮四歩徵工勤角上新徵工署羽凡頭角上銜角上榮商乙晚羽凡節角上
車角上軒角上亦宮四足商乙擬宮四凌角上雲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七十四 原任知縣賽璵重赴鹿鳴 賜進士
百徵工年角上士徵工氣羽凡經角上
培徵工養羽凡週徵工甲角上重宮四看商乙蓋商乙榜羽凡黃宮四後羽凡
進羽凡學角上無角上老宮四成商乙此宮四笑徵工他角上
洊徵工令羽凡詡宮四河角上陽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七十五 妙應寺 吉帛
風角上旛角上初徵工地羽凡鎮宮五標徵工偈羽凡哈徵工

達(角上)懸(宮四)瞻(商乙)塔(角上)頂(宮四)層(商乙)雖(徵工)不(角上)
言(羽凡)祥(徵工)此(角上)眞(徵工)瑞(羽凡)法(徵工)王(角上)無(徵工)
盡(羽凡)示(商乙)眞(宮四)乘(羽凡)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七十六 太常仙蝶
嘗(徵工)聞(角上)日(徵工)下(羽凡)有(角上)名(羽凡)留(徵工)妙(羽凡)
處(羽凡)追(角上)遊(角上)也(徵工)羡(羽凡)不(角上)初(徵工)來(羽凡)
詫(羽凡)爲(角上)奇(徵工)瑞(宮五)事(羽凡)那(角上)知(徵工)蝴(宮四)
蝶(商乙)是(徵工)莊(角上)周(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七十七 御製六十四卦燈詞
天(徵工)高(角上)地(羽凡)下(羽凡)皆(角上)易(商乙)理(宮四)月(徵工)
露(羽凡)風(角上)雲(角上)總(宮四)道(角上)詮(商乙)乾(徵工)象(羽凡)
正(羽凡)符(角上)不(宮四)息(商乙)義(角上)
燈(徵工)詞(角上)六(宮四)十(商乙)四(徵工)應(角上)全(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七十八 鐫八徵耄念寶作記
聯(角上)珠(徵工)合(宮四)璧(商乙)齊(宮四)璣(商乙)玉(角上)川(徵工)

嶽(角上)祥(宮四)輝(商乙)燦(角上)錄(宮四)圖(商乙)
寶(羽凡)篆(宮五)書(羽凡)聯(徵工)徵(角上)吉(羽凡)語(徵工)箕(徵工)疇(角上)
耄(羽凡)念(羽凡)八(宮四)徵(角上)符(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七十九 皇子冊封
歡(角上)惟(徵工)麟(羽凡)趾(角上)弄(宮五)振(羽凡)振(徵工)慶(羽凡)
賞(角上)總(徵工)教(徵工)答(角上)令(羽凡)辰(角上)起(徵工)舞(角上)
稱(羽凡)觴(徵工)齊(角上)上(徵工)
壽(羽凡)孫(徵工)曾(角上)躬(羽凡)萃(徵工)綵(宮四)衣(角上)彬(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八十 中祀一週
會(徵工)論(角上)久(徵工)敬(羽凡)言(角上)堪(徵工)味(羽凡)
中(徵工)祀(羽凡)一(角上)週(徵工)行(角上)合(宮四)當(商乙)益(徵工)用(羽凡)
屏(角上)營(徵工)希(角上)有(商乙)假(宮四)誠(角上)惟(角上)
萬(羽凡)壽(羽凡)祝(徵工)
康(角上)強(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八十一 萬壽恩科

春 徵工 榜 角上 秋 羽凡 闓 徵工 循 角上 次 羽凡 第 徵工 由 角上
來 角上 造 羽凡 物 徵工 重 宮五 艮 羽凡 材 徵工 開 徵工 科 角上
芃 角上 樸 徵工
惠 宮五 多 徵工 士 羽凡 瑞 羽凡 應 徵工 今 角上 年 角上 斗 宮四 戴 徵工 魁 角上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八十二 本年元旦恩詔

十 角上 成 徵工 紀 角上 歲 羽凡 五 角上 常 羽凡 升 徵工 平 徵工
協 角上 大 羽凡 横 角上 恰 宮四 值 商乙 庚 角上
行 徵工 慶 羽凡 施 徵工 恩 角上 舉 宮四 次 角上 第 商乙 千 徵工 祥 角上 萬 羽凡

福 徵工 萃 商乙 元 宮四 正 羽凡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八十三 恩詔祭告

升 徵工 香 角上 楮 徵工 帛 羽凡 籲 宮五 民 羽凡 康 徵工 告 羽凡
祀 羽凡 涓 角上 辰 角上 遣 宮四 太 角上 常 商乙 虔 徵工 爲 羽凡
祝 角上
釐 徵工 開 角上
八 商乙 表 宮四 更 徵工 希 角上
慶 羽凡 典 角上 數 徵工 無 角上 央 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八十四 恩詔封典

用 徵工 鈴 角上
制 羽凡 誥 羽凡 頒 角上
綵 羽凡 綸 徵工 稠 羽凡 慶 宮五 家 羽凡 堂 徵工 列 羽凡 子 角上 孫 徵工 喬 角上
木 徵工 頗 宮四 與 商乙 世 徵工 臣 角上 類 羽凡 春 徵工 來 角上
駢 徵工 疊 羽凡 被 徵工
天 角上 恩 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八十五 恩詔加級

歲 徵工 時 角上 月 徵工 吉 羽凡 慶 宮五 三 羽凡 元 徵工 秩 徵工
晉 羽凡 千 角上 官 角上 合 宮四 謝 角上
恩 商乙 洽 徵工 爾 角上 衣 羽凡 冠 徵工 諸 角上 魚 商乙 雅 宮四 敬 羽凡 勤 角上
夫 商乙 豈 宮四 在 徵工 多 角上 言 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八十六 恩詔減等

詔 徵工 書 角上 寬 徵工 大 羽凡 銜 角上 金 徵工 鳳 羽凡 政 羽凡 理 徵工 物 宮四
情 商乙 恒 角上 念 徵工 之 角上

申工徵 命凡羽 有上角 司工徵 勤上角 省乙商 察四宮 無上角 遺上角 莫工徵

濫凡羽 愼工徵 參上角 差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八十七 萬壽普免天下錢糧

正工徵 供上角 四凡羽 逭凡羽 萬工徵 民乙商 徵上角 予上角

曰工徵 三凡羽 年工徵 必上角 有四宮 成乙商 任工徵 養上角

鴻凡羽 濛工徵

敷上角 大五宮 德凡羽 占工徵 穰上角 農工徵 諺凡羽 值四宮 金上角 庚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八十八 本年元正五國貢觀

聯上角 茵上角 瀛工徵 暐凡羽 暾上角 五乙商 國四宮 正凡羽

殿凡羽 春上角 融上角 赤凡羽 羽上角 旗工徵

澤凡羽 逮五宮 新凡羽 歸工徵 盡凡羽 梟工徵 藻上角 衣凡羽 冠工徵 巳四宮

覺乙商 習四宮 威上角 儀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八十九 賜諸國戰圖

爲工徵 寫上角 戰凡羽 圖上角 鄺上角 展四宮 前乙商 光工徵

芒上角 誠工徵 覺凡羽 星乙商 辰凡羽 連四宮 陪上角 臣工徵

攜凡羽

賞上角 非工徵 誇上角 富凡羽 誌凡羽 啚凡羽

國上角 威工徵 萬乙商 里凡羽 宣四宮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九十 本年元正賜宴

晨工徵 賀凡羽

丹工徵 墀上角 瑞凡羽 色上角 明工徵 千工徵 年上角 一乙商 舉四宮

又工徵 逢四宮 庚乙商 敷工徵 天上角 大凡羽 慶凡羽 今上角

朝乙商 始四宮 柏工徵 酒上角 擘四宮 來乙商 獻工徵

壽上角 觥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九十一 本年東巡登岱

岱工徵 宗上角

壽凡羽 算凡羽 願工徵 同上角 齊上角 漚工徵 鬱上角 升凡羽 香工徵 起四宮

絳上角 霓乙商

蒞工徵 止上角 叩凡羽 瞻工徵 升上角 積乙商 悃四宮 休工徵 嘉工徵 砰凡羽

隱上角 迓工徵 鴻上角 禔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九十二 本年東巡詣闕里

杏工徵 壇上角 遺工徵 蹟凡羽 傳上角 緇凡羽 帷工徵

泚凡羽 止工徵 重四宮 瞻乙商 禮四宮 器上角 遺乙商 知工徵 者上角 樂四宮

而乙商 仁四宮 者乙商 壽上角 宮工徵 墻上角 煥凡羽 道凡羽

素工徵 王上角 垂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九十三 一百九歲國子監司業郭鍾岳恭祝萬壽

柏凡羽 梁四宮 賡乙商 巳四宮 讌工徵 千上角 叟乙商 祝工徵

壽凡羽 重上角 來工徵 拜凡羽

玉上角 坡工徵 特工徵 喜上角 百凡羽 齡工徵 來上角 碩乙商 老四宮

江工徵 山上角 獻凡羽

壽工徵 慶乙商 如四宮 何凡羽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九十四 安南國王阮光平躬祝萬壽

銀上角 瀛上角 馳工徵 价凡羽 心上角 誠乙商 篤四宮 藩工徵

長上角 新凡羽 叨工徵 黼上角 芾凡羽 加工徵 名上角 王上角

捧四宮 觴乙商 起四宮 上乙商

壽上角 躋工徵 運上角 延凡羽 頸工徵 豈四宮 計上角 遐乙商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九十五 恩諭天下老民免來京慶祝

百上角 年工徵 擬凡羽 謁工徵

金上角 門工徵 賀凡羽 大凡羽 愜工徵

孚上角 懷上角 老四宮 者乙商 安上角 爲凡羽 語工徵 餘上角 年工徵 勤凡羽

愛五宮 護凡羽 孫工徵 曾上角 繞四宮 膝乙商 含四宮 加上角

賚乙商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九十六 纂萬壽盛典 八旬

舊工徵 典上角 惟工徵 遵工徵 憓凡羽 愫工徵 聯上角 又工徵 增上角

新工徵 瑞凡羽 紀上角 際凡羽 編工徵 似工徵 玆上角 便凡羽 更工徵 新上角

干工徵 支凡羽

壽凡羽 過工徵 赫四宮 胥乙商 及四宮 驪上角 連乙商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二百九十七 八月庚申駕自圓明園回宮 普天同慶

蔚凡羽 壽凡羽 平上角 明上角 步凡羽 韡上角 移工徵 曈上角 曨上角 晴工徵

旭凡羽 麗五宮 華凡羽 旗工徵 石上角 街工徵

清凡羽 蹕上角 還四宮

宮 商乙 禁 角上 南 羽上 極 徵工 祥 宮四 光 商乙 映 徵工 座 角上 垂 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二百九十八　八月甲子　駕自大內至御園普天同慶

羽 羽凡 衢 宮五 森 羽凡 翹 徵工 山 角上

帝 羽凡 城 徵工 闉 角上 生 徵工 歡 羽凡 喜 角上 面 宮五 前 羽凡 迎 徵工 願 徵工

將 角上 甲 羽凡 子 徵工 週 羽凡 千 徵工 億 角上

萬 羽凡 壽 羽凡 增 角上 如 角上 大 徵工 海 宮四 祚 商乙

上工凡五工上乙四

二百九十九　衢歌祝報

詩 徵工 仙 角上

詩 徵工 聖 羽凡 漫 宮五 區 羽凡 分 徵工 三 羽凡 百 徵工 驪 角上 珠 徵工 一 角上

串 羽凡 陳 徵工 巷 羽凡 舞 角上 衢 徵工 歌 徵工 申 角上 衆 羽凡

悃 角上 太 徵工 平 角上 音 商乙 裏 宮四 太 徵工 平 宮四 人 商乙

凡工工上工四乙上

三百　恭頌壽無疆　萬

惟 羽凡 無 宮四 疆 商乙

壽 角上 福 宮四 無 商乙 量 角上 箇 羽凡 箇 徵工 來 角上 添 徵工 祝 角上

壽 羽凡 籌 角上 億 徵工 兆 羽凡 京 角上 垓 角上 莫 宮四 終 角上 極 商乙 與 角上

天 宮四 庥 羽凡

民 徵工 歡 羽凡 喜 角上 戴 商乙

工凡上乙四凡工凡

萬年歡從衆樂和　乙乙凡乙四乙上乙四乙

乙四合五乙乙五五六凡工尺工凡工凡

凡工工尺上乙四乙上凡六凡工凡五六

凡工上工尺上乙四合凡

進

臣彭元瑞恭

〔清〕鄭止源輯

葫頭集三卷

清順治十八年刻本

序

鎸原字

詩之爲道人之道
也書可自生
作訛三唐則
有不見集說
之中學于古道

至於務人謂如婦
讀業海而藝精
撥遠士愛民弱
其而揮於裡
如說則說見書則
集詩之古之禮

上遠瞻於破麓
霜楓不見苔之圓
詩焉曷為之乎

得之原稗乎哉
詩之集皆唯之製
詩之詩心出字里

書乃生陰之魚也
先之詩文皆以乎之
景不象詩之異也

也之山河詩之比也今
情緒傳之乎也
物之與集詩之

哉也已哉教而渥
終皆緒緩緒于受
又也岑深印

吾未人弘則
怪故恭以慈切閑
了之機子手中

況吾忍于百使
之爲聚姻靈之
之剝偽何作明

悅變行之因緣作
行之理修一之居
心以此來之遠古

[illegible]

[illegible]

序

同甫晚乃奇
處以所指笑寄約
二千鋤以付秋耕

九

[illegible]根種因[illegible]悅
參高歸真剛真
人莫心不華

序

為[illegible]了以前有
[illegible]千[illegible]結柝
千泉制隱說後

十

麓臥惑[illegible]人
[illegible]之為[illegible]
之[illegible]出真[illegible]

覽之衆秘集之
乎又以此
滌哉子若卿
唯法子嵐之
雪庵居士古序

韜晦故

鐫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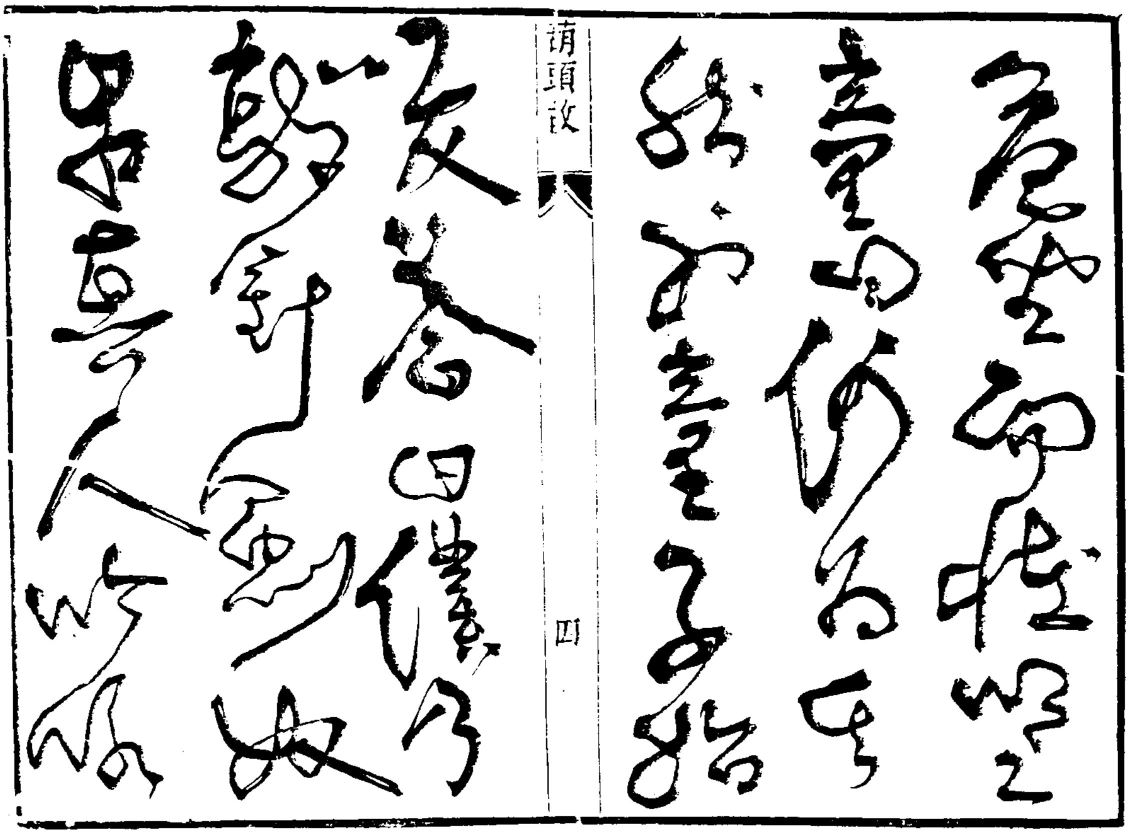
白雲老人今宗
適今計算山
嶺示也之以
居于之乞已
為之年口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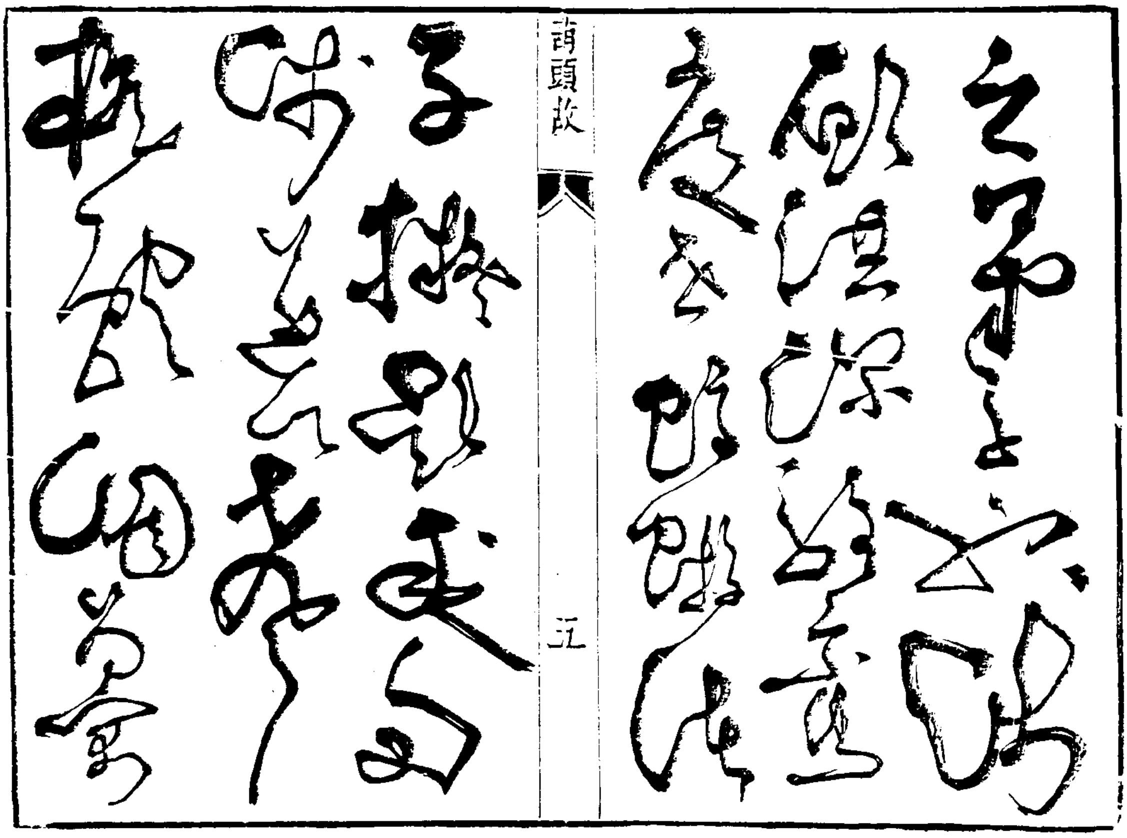
蒔頭故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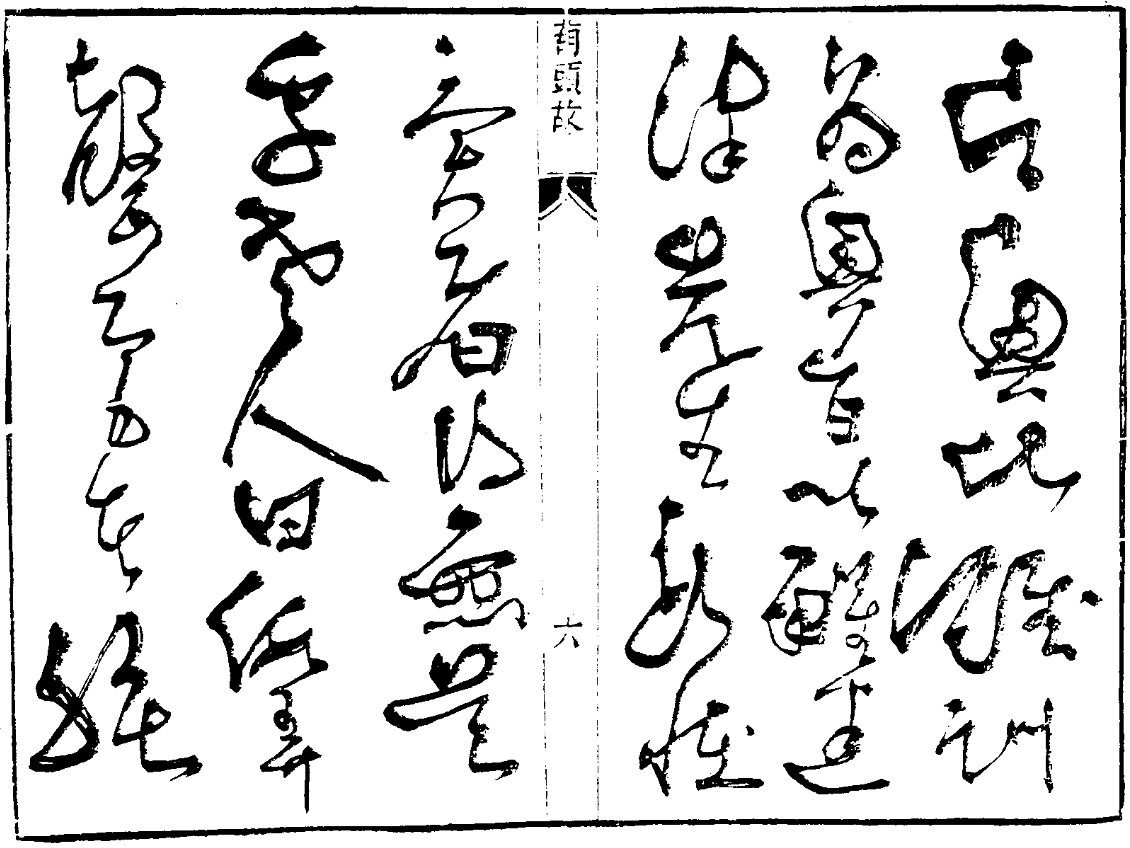
人臣庚辛下
羣姦竟軍府
竊據左右輯
命將獄收
聞乎旁之人
好之接伐之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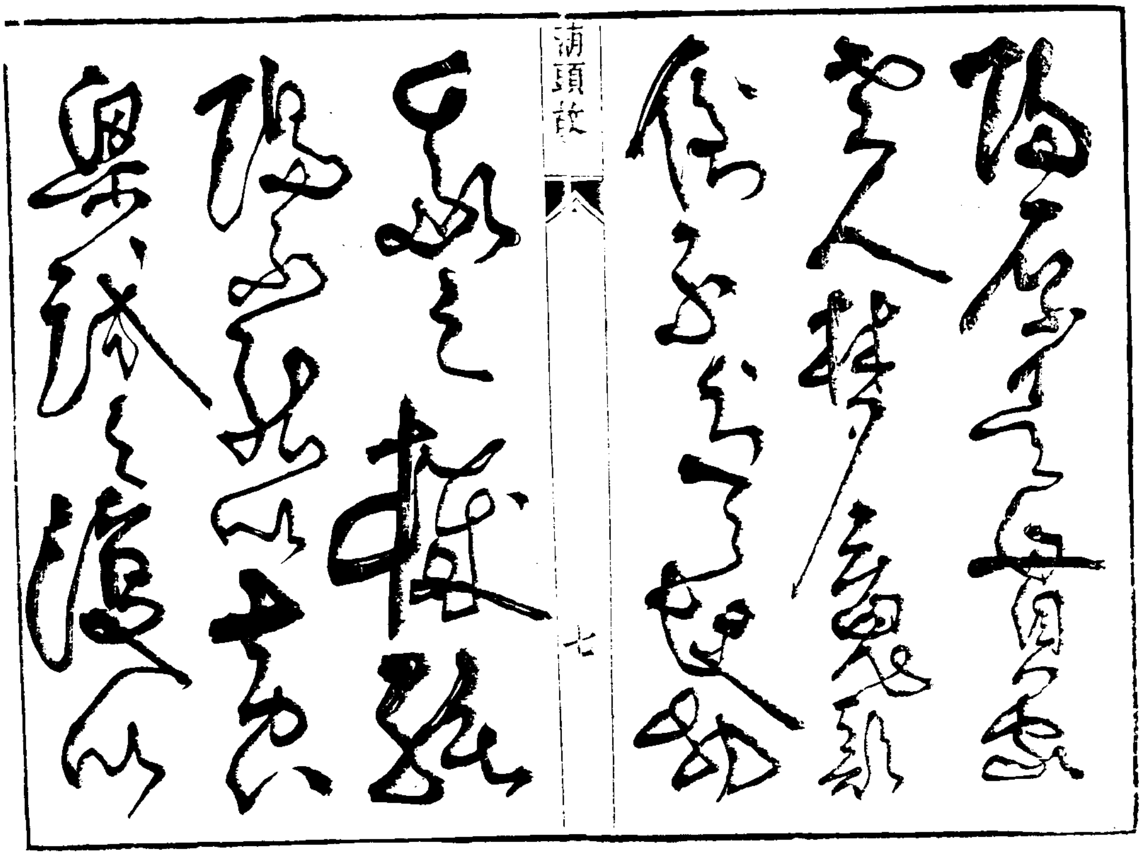
蒔頭故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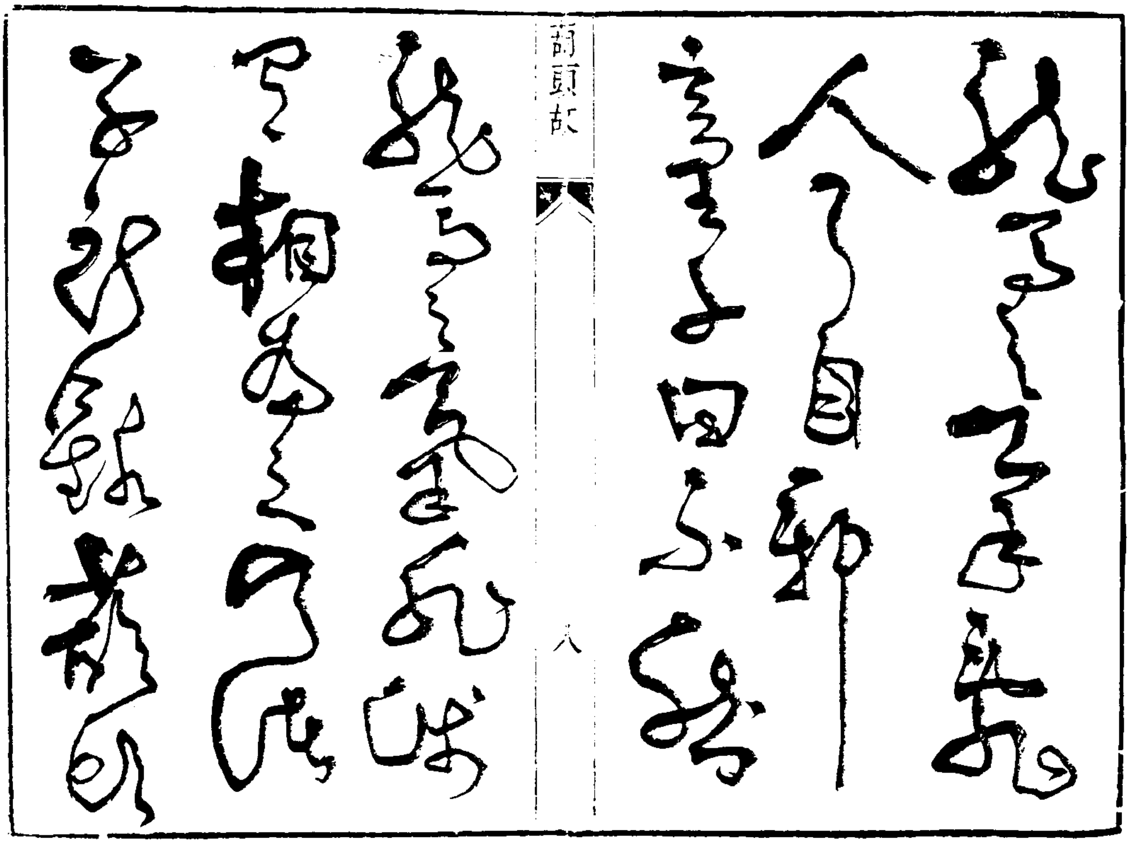
斷決印人稟事
緩慶若頗以
之術於是
之野各兄為
罪愛亂暴
論中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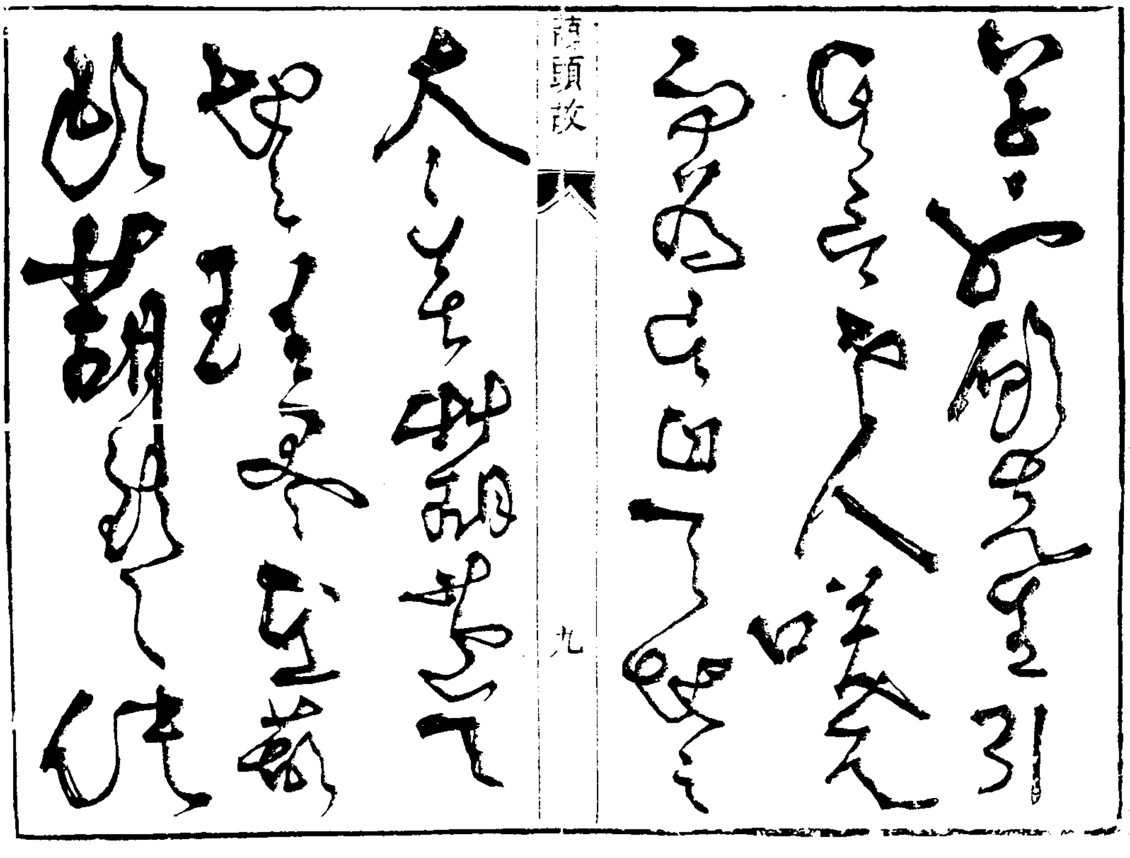

請頭設
四


請頭設
五


蒲頭故
六


蒲頭故
七





蔀頭故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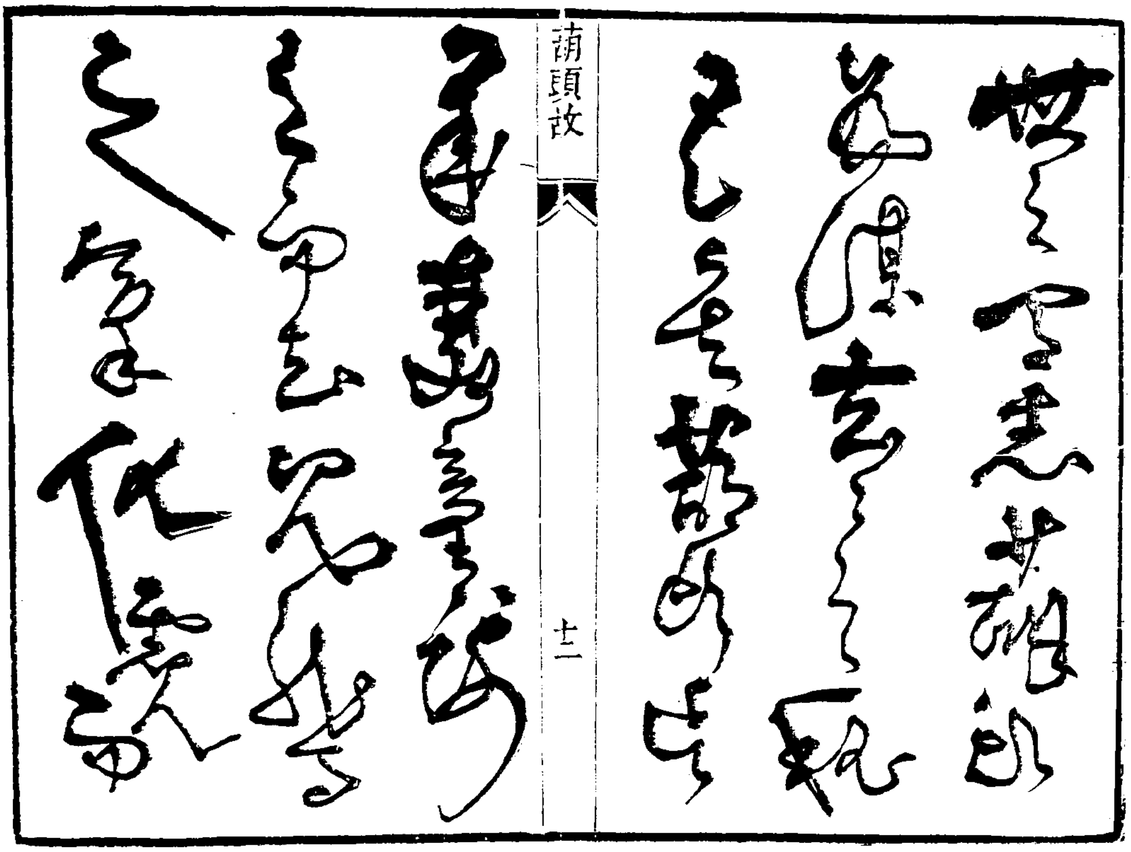
想仰復更勞
甚之歡姓中
足下荊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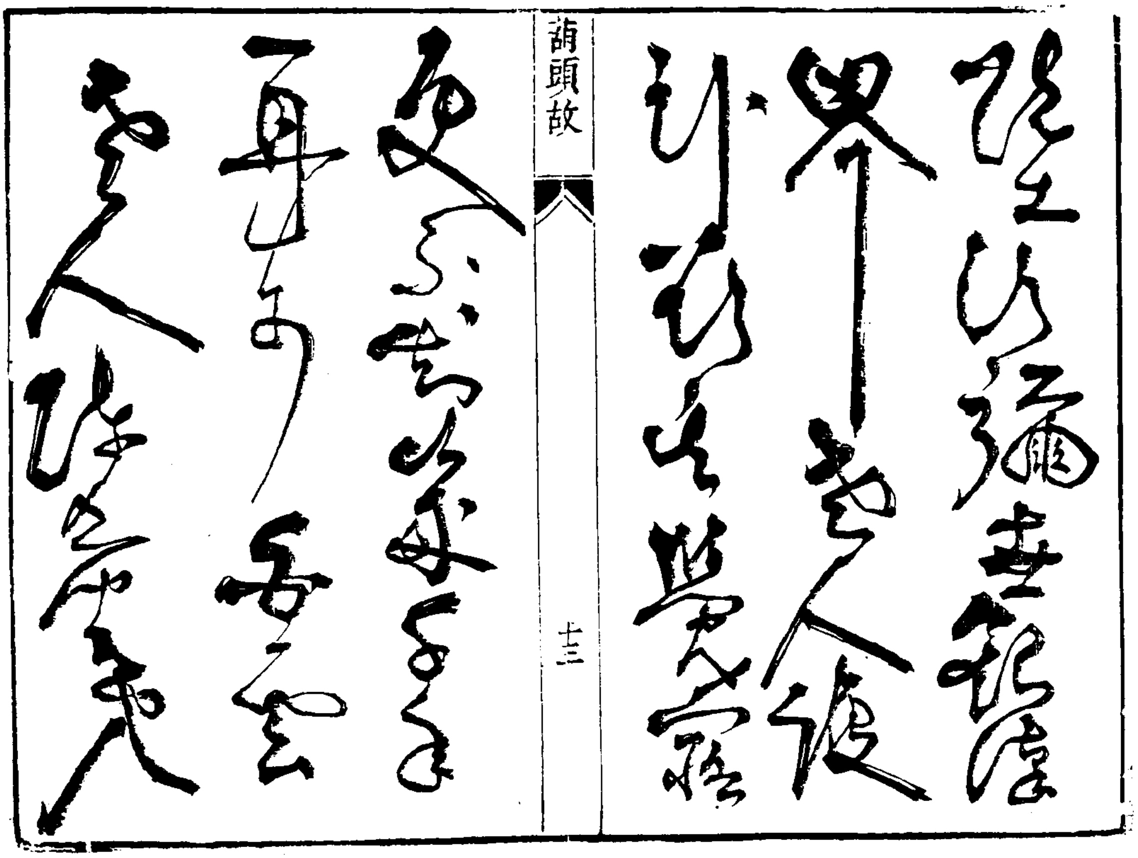
相見在近
耶多會共過
比年來要

蔀頭故 十一

風之甚惡之
諸將荊州從
如何理作

為[illegible]切要
以之休去人
為[illegible]故[illegible]





弁言　鑄原字

止源以詩字求予者曷故蓋止源以異句之工而求之乎非惡

止源果以異風之精而求之乎亦非也在止源者得森以久寧塵寰目皆烽火不調

人間而吾無上鑾駐音觀千古遍今曾氣噴龑吐秀于片刻影響之間不足推獻之

句者詎非幸之難覯也邪止源之求殆盡是歟雖然未逮吾之吾莫測之機幸之吾

莫窮以衛說定其機
於微與以有乃不西
乎聲色之外往聲色
者部衛以原頭也蕢

之風靁靁雨者不必
含地以江湖河漢者
不必言人以喜怒哀
樂者亦不必言何也

此聲色以晉齊者也
而委如空之人目振
振臨耳摹與神則括
眩心曠闇異意則瞶

也情怡披之爲杷讀
以貳音周聲色史以
自化也可知在以傳
于詩者本不西嚴色

二學乎然世歌有聲
色而術莫以知也道
以莫知則雖雄麗秀
句風雨來矣不過繫

藥爭豎而不知火棗
交梨曾否伊物近矣
故曰止源者久寧塵
隱月皆燈火煌火顧

並以少帶不知有燈
火者遂然人以樂趣
也然人既得樂趣于
燈火以外則可隨機

運衛于聲色以史以
故片刻寸管以肩而
不用推敲者所由來
也不然豈然人逸況

俾獸託諸影響以間
而與世人唱和爭競
乎此固止源乎以知
予以要必也故屢叩

而未嘗稍拒止源以
意謂千古以來得此
競觀恐後命以塗沒
而不我知也敢力奮

懇出而歌謠布流傳
俱其以翰墨以儔者
庶識烽舊樂趣而不
苦滯于繫爇固延衛

也若迺以衛人詩學
以工而名其請者則
非也雖髮傳是詩者
諸真以降壇甬長而

隨機變化者有長揶鏡源止源諸家學擬顯求知乘化者有爲嗟乎意與立曠而才

愧矣之有以咯咀微旨如豈彼嶼而羨止源以高致者未可知也有以啓墮孽波未

甫弋披而鄙止源以好事者揶未可知也

同衡人書

鐫原字

紫虛真人源
崇極真人昔行營
化隱居之蜀端之求

世有劇傳之和鄒
顯子辰為真人述
其源使學此知真

人之行化而真人諱
不以顯子為識機也
真人迺大唐宗睞郎

名環字白玉子真元
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
誕于永樂鄉母太

極玉英石君劉
施聖后乾葬時
秀異寶藏天生懷
安白鶴從雲雨
陸入慕不見真
人生命至終人來

質道骨玄風
鶴頂龜背肩
顴龍腮耳肩
層棱鳳眼鉤鬢
頭修顴露顴潤
身圓長

梁繼

直面宜居來左
著角閑一里子竹節叭
大兩足紋起女爲龜少
聰敏日記歸有喜矣
口成文皆倚濤雨聲物
外語二十不聽真

人在稀禪時會焉
無人者見日此晃
是月桐石九自是墜
表術徵也音過廬
則 屋見鍾鼎則
扣留心記取後真

人咸通中舉進
士第歷縣令後
白氏生學劉藝聖
后盡殺後不仕唐有
日月當空之亂詩
賊唐宗室人恐遂

携妻隱廬山
修改姓呂居于巖
下則一名巖流
寓于洞字曰洞賓
久之棄家尋師訪
號純陽子遇火

龍真人授天遁劍
法遊長安酒肆
呼羽士醉書三
絕于壁其略曰
坐臥常攜
酒一壺不教雙

眼識皇都乾坤
許大無名姓疏
散人間一丈夫等
句真人許其伏
觀奇古詩味飄
逸叩其姓氏答

而不答真人曰
亦陰德未云雖然
世上名利欲事

玉皇歸上清羽
士姓白予乃發
南鶴道人也子雖

從我遊乎真人
再拜而從焉羽士
曰子既從之當示

姓氏吾乃鍾
離也名房也真人
始悟遇廬先鍾

之真雲房十試
無非復以黃粱夢
醒真人一靈不磨

若行誠備百靈
房謂真人曰授子
靈寶畢法以便

唐之吾朝元者
期當奏汝功行
以陞僊階雲房

授受間忽之際拜
金簡寶符語和
房曰

上帝陞造為之
開選仙賞御行
靈之府謂之真合

吾遂召由往世前修
功之德他時必當
如我真人再拜曰

崇嚴之志思乎陰主
又須慶喜天下眾
生方始上界於

是之若再若而
之真人度世之行
不曾百千萬億不

能書畫述宋徽宗
政和中宮禁
有異常白晝現形
上精齋虔禱凡
七十日眞人降
而降之上問姓氏異

人始稱回道人必
曰世人以吾為
呂洞賓知讓天子
其謬也以哉文中
掃除妖氛之訣
爲戲牡丹者何

其謬也以火龍劍
瀝為乾劍斬黄
龍者何其謬也

以飲醍醐于洞庭
者如三醉岳陽何
其謬也顛于敝

所自與人述其源
而傳世人之謬真
人曰不能呼牛應

牛呼馬應馬之
人之謬乃真乃假
吾唐以前吾

亦何有也顛子
始悟默不能答
周顛子以
記是言為
葫頭之
引

序 訓楷

詩三百聖人之道由盡耳目矣漢魏三唐則有悲歌盛晚之風關于世運至於騷人嫠婦燒業海而發情根逸士遺民磅長空而揮恨種非謠則諷非刺則哀詩之雄襟遠曠盡被魔羈不若曾子固無詩者善矣不然詩之源禮樂之本詩之與聖賢之衷詩之邪正出乎靈臺而在詩之外也無詩又何以言天之景象詩之興也地之山川詩之比也人之性情詩之賦也

物之興衰詩之感也天地物我混然皆詩雖欲無詩又安得耶　紫極真人弘願憫塵婆心慈切闡道機於無相之中說善惡於有情之外聚烟霞之彩煥日月之明幌變幻之因洩陰陽之理滌世子之塵心吐如來之蓮舌與物推移隨機點化霜毫戛玉洩未洩之由雪竹敲金宣不宣之法樵悟松花琳瑯碧影生香鸞遶蒼梧汗漫青霞綴色梯航可接肯理堪聞非詩之功雖聖人之道又安能盡人耳目也哉嗟乎世

人耳目當悟於聲色之外超於夢幻之中鋤却情根耕翻根種因詩得訣參意歸眞則　眞人之婆心不辜而詩之弘願有賴矣若徒擬於哀刺謠諷爲魔所惑而　眞人之詠自遠而無詩之善自宜雖聖賢之衷禮樂之本又何能滌世子塵心耶唯諸子省之

雲房書序

葫頭故 訓楷

白雲老人自宋延今臥華山巔不聞天地聲色已多年歲倏人間庚辛有雙童乘古鶴止左右祥禽瑞獸鳴吼其旁老人驚寤拭其睛眼更見紫氣纏度於燕山之陽軫星之野爲龍爲馬變幻萬端老人危坐而作叩二童曰何爲其然也童子始吳答曰僕乃敲針劍奴　呂眞人吟咏之弟子也師願洪深駐鸞度世蜉蝣諸子擬題求句師遂以聲格體調爲寓言與比賦訓爲與旨以醒迷津先生所作與者得無是乎老人曰假弄聲色者　純陽原是貫家老人夢魂顛倒不知天地物我之機　純陽不能以黃粱試之復以龍馬之氣亂人耳目耶童子曰不然龍馬之氣非師有相爲之乃諸子所錄葫頭艸也願先生引其言老人笑允而爲言曰天地之大大莫葫蘆天地之理盡在葫頭葫頭之訣揚而復幽葫頭之韻鏗而若流葫頭之相載沉載浮龍馬會舞遁以斗牛鸞鳳之奏違

之滄洲葫頭之兇安與塵倅所謂淪劫無以了休眞人發願以濟世儔世之有志葫頭爲諶玄玄之秘已矣葫頭言畢雙童謝之而去見龍馬之氣化霓而墮須彌世銀漢界老人復臥欲其覺瘖更不知幾千年再可

白雲老人陳希夷

弁言

訓楷

止源以詩字求予者曷故盍止源以其句之工而求之乎非也止源果以其字之精而求之乎亦非也在止源者得無以久寄塵寰目皆煙火不謂人間而有天上鷥駐奇觀千古乃今曾有噴辭吐秀於片刻影響之間不乏推敲之句者詎非世之難覩也耶止源之求殆爲是歟雖然未也天之有莫測之機世之有莫窮之道欲究其機於微奧之中乃不出乎聲色之外在聲色者即道之原頭也天之風雷雲雨者不必言地之江湖河漢者不必言人之喜怒哀樂者亦不必言何也此聲色之自有者也而要如空空入目振振臨耳摹其神則恬然心曠寫其意則確也情怡披之有相讀之有音固聲色中之幻化也可知世之傳於詩者本不由聲色二字乎然世獨有聲色而道莫之知也道之莫知則雖雄辭秀句風雨來文不過繁華爭艷而不知火棗交梨曾爲何物也矣故曰止源

者久寄塵寰目皆烟火烟火顧世之必需不知有烟火者廼山人之樂趣也山人既得樂趣於烟火之外則可隨機運道於聲色之中以故片刻寸管之下而不用推敲者所由來也不然豈山人逸况何獨托諸影響之間而與世人唱和爭奇乎此固止源可以知予之婆心也故屢叩而未嘗稍拒止源之意謂千古之下得此奇觀恐後日之湮没而不我知也敢力爲愬之而欲鐫布流傳俾世之翰墨之儔者庶識煙霞樂趣而不苦滯於繁華固近道也若廼以道人詩字之工而允其請者則非也雖然傳是詩者　諸真之降壇有焉而隨機點化者有焉抑鏡源止源諸弟子擬題求和求作者有焉嗟乎意與世曠而才愧文人有以喀咀微旨如登彼岸而羨止源之高致者未可知也有以自墮孽波未甫一披而鄙止源之好事者抑未可知也

回道人書

紫極真人源訓

紫極真人普行宣化隱見萬端舉世莫測傳之多謬顛予敢爲　真人述其源使舉世知　真人之行化而　真人諒不以顛予爲洩機也　真人乃大唐宗脉耳名瓊字白玉于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誕于永樂鄉母　太極玉華元君劉苑聖后就蓐時香異室滿天樂浮空白鶴從雲而墜入幕不見　真人生而金形木質道骨玄風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層稜鳳眼朝鬢頸修顴露額潤身圓鼻梁聳直面玉唇朱左眉角一黑子筋頭大兩足紋起如龜少聰敏日記萬言失口成文皆烟霞物外語二十不娶　真人在襁褓時有馬真人者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　真人咸通中舉進士第娶紫極后丘氏生四子　劉苑聖后薨終不仕唐有日月當空之亂尋滅唐宗　真人恐遂携妻隱廬山雙修改姓呂居于巖下則名

巖流寓于洞字曰洞賓久之妻死身孤別號純陽子
遇火龍眞人授天遁劍法遊長安酒肆晤羽士醉書
三絕于壁其畧曰坐臥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
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等句　眞人
訝其狀貌奇古詩味飄逸叩其姓氏笑而不荅　眞
人延坐亦瞼一絕末云誰能世上爭名利欲事　玉
皇歸上清羽士驚異曰子乃鍾南鶴嶺人也子能從
我遊乎　眞人再拜而從焉羽士曰子既從之當示

源　二

姓氏吾乃鍾離雲房也　眞人始悟遇廬見鍾之典
雲房十試無犯復以黃粱夢感　眞人一靈不礙苦
行誠修一日雲房謂　眞人曰授子靈寶異法以便
度世吾朝元有期當奏汝功行以陞仙階雲房授受
間忽二仙捧金簡寶符語雲房曰　上帝陞汝爲金
闕選仙當即行雲房謂　眞人曰吾趨召汝住世間
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　眞人再拜曰巖之志異
于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始上昇於是雲房背

萬而法　眞人度世立行不啻百千萬億不能盡述
宋徽宗政和中宮禁有祟白晝現形上精齋虔禱凡
六十日　眞人憐而除之上問姓氏　眞人始稱回
道人也嗟乎世人以　眞人爲呂謂之孫讓之子何
其謬也以敲爻中插花採花之訣爲戲牡丹者何其
謬也以火龍劍法爲飛劍斬黃龍者何其謬也以飲
醍醐于洞庭者爲三醉岳陽何其謬也頗于敢爲
眞人述其源而除世人之謬　眞人曰不然呼牛應

源　三

牛呼馬應馬世人之謬乃眞乃假吾唐以前吾亦何
有也頗子始悟黙不能荅
　爲頗子以記是言爲萬頭之引

葫頭集

燕臺偎會

駿騏愁鞭影駕台傀驟聲松花徒有識黃葉料無情淪落空於世參差負所生婆心渾着相塵礙復相更頑石雖知法蜉蝣未足誠塞風吹秀谷易水遶春城筆潑龍蛇㸌胸羅日月明開雲棲旅客古鶴伴流鶯所謂樵沙約而為燕冀亘五陵人八百翹首是前程

燈花

不信初更焰能成一點春無香羞對月有色暫依人結蕋徒云喜駢芳未足眞鐘鳴殘漏盡幻影倩誰尋

書綾賜止源

滄桑知幾變日月同吾在日月盈虛安足論獨吾壽布滄桑外

題扇頭畫意 凡畫皆警世帝君之筆而自題之耳

評花不愛艶種竹爲留雲癡墅棲幽鳥顛山醉隱君可詩童採藥耕玉子敲文誰織青霞錦裁成萬樹裙

長至

黃鶴於今幾度哉匆匆斷續幻中雷籬殘陶菊秋剛老壠發蘇梅節又催天際颷威侵鴈字人間月意寫君才禁林此夜纔添線葭管陽和舞玉灰

長至再詠

生明生魄意何哉紙上風雲幻裡雷控鶴不還違劍會開梅未吐倩詩催甲兵百萬府操硯冑爵三千每著才領略煙霞回首處殘山剩水幾成灰

咏雪

遙天凍鶴戰銀河飛散氷毛點碧波暢也玉龍身不現忙哉金雀喉迷柯遨遊十島青牛老蹀躞三山紫氣多今夜梅神能襲夢故將幽蕋撒婆娑

和鏡源韻

滄滄俠氣撼湘潺𤎅𤎅雄才脫頴人紅蓼欲牖秋水露白雲間鎖醉山椿葫蘆宇宙年年舊袖帯烟霞色色新今夜與君聊唱和喜看明月照楓宸

夜降

芒鞋踏破碧雲焉鐵笛橫吹逗古燕萬里霜空飄汵
粒一天星斗浴寒淵

石枕

松風醉耳兩忘機琢得雲根僅半圍高卧不知塵世
熱醒來冷眼看花飛

竹鉢

鼎食壺漿愧養愚賴伊節操暫爲孟東齊自是清君

子酌我寒泉口囁嚅

偶題

雲煙花堤雨聲書況有嬋娟逞麗蜍試問崑崙曾有
路虎狠深處野人居

流雲

不管秋山冷頻因曉雨飛幽人既不吝可以贈吾歸

新月

淺黛休爲笑還期待鏡描鬭山情不厭領界玉人籲

金臺懷古

古人胸中有甲兵獨我胸中有丘壑運籌人皆爭萬
先奕棋我猶讓一着田子憶古黃金臺使我吟之齒
磊落樂子英雄雖水流史人評論礪石畫許爾一身
志自奇羡他雙眼認不錯旌旗蔽日劍光寒風雨迷
天浩氣薄鬚眉當日既昂藏臺址於今何蕭索鐵衣
苔蘚計謀灰烽烟雲霧凱聲雀諸子問予看見無記
得宋時曾一過屈指人間多少年荒臺花草窺吾樂

醉僊詞　戲作之

誰把銀河皆釀酒請月邀雲迷透一天星斗霧掩罘
罳霞舒錦繡雪捲虛舟記漢陽秋樹醞葉綴丹丘散
髮徜徉黃冠倒履花影盈頭吸百川而長鯨低首卧
六合而塵塵雙修風姨月姊笑我無知叟賣藥人歸
多少杖頭錢問織女訪雲帘再沽他八斗任乾坤合
璧日月轉丸酣眼矇矇杯舉休離手玉皇政務苦相
催去否去否

書箋八首

傲我狂之骨憐他俗者名月尋書案秀風弄壁琴清

其二

何以松梅友而爲鹿石盟煮雲調國釜吸海煉丹鐺

其三

天地爲詩料風雲作嘯歌白猴狂解意洞冷侵吟哦

其四

浮辭如說夢浪語點玄機悟得生前種流雲不敢飛

其五

僕馬臨風典英雄委墨情詩騷天地愛才逸古今傾

其六

鵬隱春巢上猿棲柏穴平江郎常夢筆王子漫吹笙

其七

冷雲罩日窗萬壑典新煙醉鳥遷喬語區區道路天

其八

梅魂飛朧斷月魄待施輝崎嶇身未瘦頓臥聽敲扉

寒暮

萬里晴空魄正圓隔簾燈影鬪嬋娟聲聲棲鵲千年樹點點歸烏一抹天剪剩寒光雲出岫蕩殘晩色水生烟乘鸞此際來壇語極目乾坤一縷禪

止源求詩咏此壽意

山老雲輕幾代秋白頭偃跡永悠悠誰將王詔傳玄鶴我爲金書跨碧牛長嘯一聲天地大狂歌九極鳳凰遊壺中說有綿綿界欲子偕吾遍十洲

仙况二首

山骨崢嶸月蓋飛伯齊休採紫雲薇玉臺一弄玄黃韻金闕三敲太上闡道裡烟光吹九極袖中蟾氣放千輝遙梅肯贈於今夢落得青霞補絳衣

其二

萬山昭隱片霞孤雙鯉沙前酒一壺峰揷破雲天補色月粧新黛水描圖爛柯堪老多棋癖滌器奚童勝酒徒三楚六朝何所惜好來溪上伴鵜鴣

書止源扇頭

盼春春到寒色猶難料幸清烟深處突有圖光照描桃抹杏點芳枝付與山人皆長嘯

七字經換

月皎潔人與滅月之皎潔猶爲春人之與滅徒虛真虛真自合南窗蝶不認桃花爲甚新

偶警

一世乎何所大大乃壯士懷肝腸羅天地義氣誠無乖

其餘無一物只有名清白清白無何有百年傳決烈慷慨燕趙雄蕭洒吳越士把酒漫問天千古成高風英雄恨不生亂世若生亂世情不移守我靈臺鑑照破江上蜉蝣古昔貪生頃刻時不信盧生一枕邯鄲道瞬息功夫明似燎所謂熱鬧中退步即僊仙安在區區一丹竈君不見留侯歸去辟穀時功成事了歸何疑莫學喬松屈伸偃仰呼與吸致使劉安雞犬笑人無見識

書箋五言

烟鎖金門柳春歌鬧死花月吟癡蝶夢燈影醉琵琶

其二

無心即無事無我亦無人何以桃之熟三千可問津

書綾集事

四季桃花九極春霓旌斜矗廣遊巡山聾不聽飛泉嘯松老還招醉鶴屯足下青雲聊贈客毫端白雪暫宜人倩君借我鰲魚線釣遍蓬瀛漢水濱

賜來源

君不見杖頭錢買雙壺酒歌風抱月猿猱吼誰謂秦儀治世才烽煙戰國徒勞口又不見繡虎雕龍氣槩遶筆上春雲凌五典杜鵑欲叫北邙風誰能挾得明珠返又不見風流帝子王孫草掌耽造物縈懷抱蜀錦秦蘼偶織腸何堪瓜瓞東陵道總不見男兒義氣包天地舒之在我藏之易貝喬方壺不死人肯能奮志同歸去

為鏡源作

昨夜星何燦今朝志已誠既隨天漠漠莫以世盈盈
湛水還宜湛明心更欲明青鸞一棒法黃鶴五雲情
悟字時時在玄機默默生花搬星月冷烏破暮雲清
醉樹連虹舞凝山傍漢橫掃松風過砌啄芨雁回瀛
蝶假英雄夢霞鋪錦繡帡所懷棋局熱而况劍鋒鳴
願子渾思已慈航自此撐

書箋

覽鑑知人我停雲磨日月不倚南國金共說西土法
龍有莫測機山有嶙峋骨巢父與許由孤立乾坤兀
或以禪臺告洗耳牛驚勃或以一瓢碍付之於流渤
今人愛所然無往不泊泊安得假梯航洪水敢唐突
龍感不相忘請問善覺越

偶成

天地情何迴文章四海家月常圓缺易人奈死生睽
行跡眞無影燈輝燭有花蕭蕭更漏起遙望白雲涯

養生歌

養生善養任推行所謂貪生縱養情眞養是如花木
性葆生悟得泡痕清心分主客形分我氣守陰陽命
守精和以我應物皆順安則物感我還輕不關變幻
隨宜寓自信安和與道朋恬澹一靈天地大虛空藹
簽海山髀知其愛字存乎惡覺矣憂乎起欲爭利我
榮機畜害我養生着相倒傷生默觀物理無非樂初
用與衰總是驚木石朽頑無巧琢豕牛支足有庖丁

但知知見渾知養至絕絕境豈絕名饑長饑短霜侵
樹無識無機乳餔嬰天運循環惟冷熱月隨時候以
虧盈養於不養生於損生自無生覺自傾臣脉君心
凝靜畢泥然萬類盡元亨

五陵悲

鐵樹無花江漢平掃松有約水雲清遨遊物外憐忠
孝惆悵風前度靜明丹老玄爐龜養息月沉石鼎鶴
詶聲誰堪竚立千途脚回首關頭八百名

元旦四首

此際人情添壽筭仙參仙路悟機微快哉百個元之旦那似翔鵬萬古飛

其二

寒臘無多一夕歸禁城烟樹思芳菲通明曙色催花事靈沼條風待月輝

其三

誰謂韶華新舊更舊時黃鳥報新情朝來一弄滄洲笛吹落唐梅漢水清

其四

無心明月今還掩有意春光乍換然不似漁桃迷路也仙凡相隔幾多年

元旦詞

淑氣初開氷天乍放聽枝頭鳥語說換流光咫尺蒸雲集須臾苦海航嘆蜉蝣一夢顛隨浪任飛虹暗藏晒流霞露香只落得影泡宜空霽俄驚葉又黃

元日偶成

酒顛詩謔兩相宜慣在春風繫素枝今日元晨無所贈白雲囊裡採花辭

元旦小令二首

試看氷開鎖寄語遊鵰休躲鏡湖放出一天春長安擁遝千家火昨宵爆竹換乾坤今日光陰仍瑣瑣

其二

春原好只許春留不許老當年江樹弄春狂於今弄盡春多少

偶題

墨池香氣黙春枝春問於今可是時大塊憐余心上月雄文發爾意中辭徐舒春煖梅花冷蕭傲玄虛世俗疑莫解浮生皆幻幻風聲鳥語倒芳卮

初春示止源

開落花爲慮浮沉人自忙烟霞初度歲辛丑乍流光道老誰還少春明秋待商崆峒原有約此日未翺翔

初春偶題

江雨烟巒暗點春箇童邀鶴過湘濱雲知微暖輕鋪色山解逕寒淡發寅梅意書香頻琢劍芳情花事幾宜人自從大藥還爐後醉遍漁桃萬樹泰

春日爲鏡源吟四絕

石渠天祿觸伊機寓內人群料已稀到底更尋前路去莫教落月烏空歸

其二

沙嘴浮鷗不管春桃花自在任豪泰多因野老鋤翻月醉殺漁竿處處津

其三

拾得乾坤一袖裝裁成詩料付奚囊方才敲罷三千字透出森羅萬象光

其四

斗酒安如一句詩詩如松幹酒嬌枝中山醒後人何在落得江天無限辭

初春即事四首

大塊宜人無限詩誰將桃李亂雲思自從湖上吹空笛驚醒烟花幾萬枝

其二

春江剪碎一天雲幻入毫端助錦文分付夭桃休浪笑几橫醉墨尚氤氳

其三

屈指臨風且慢思昨宵今日總無知邯鄲一覺誰先醒謝得黃鸝叫綠枝

其四

昨夜山頭翠未妝今朝雲澹嶺深粧閒情樵子無多伎解得東皇塒點頭

和鏡源韻

蓬萊深處水之湄鹿友猿朋不見人爐火時烹崑頂玉洞雲常鎖嶺頭椿袖籠日月宜乎滿霞補衣裳到也新偶爾和光聯野何不堪玄鶴度楓宸

贈止源

欲將火棗贈新知檢點荷頭半是詩漫話歌聲鳴楚
郢恐留文字傲皇羲應知馬子難懸榻敢笑吳蒙學
佩鵰湖海曩湮名世夢天涯今得丈夫髭雲仍嘯咏
安劉志遺烈徒慚破操師畚羽時遊蘭桂苑麟書慢
下鳳凰池毛生未敢希脫穎伯氏寧甘因熟炊莫顧
飛鳶驚腐鼠漫隨野鷺舍靈龜我憐醒眼難堪醉爾
解狂懷差勝癡林麓可容幽士膝薜蘿不礙散人眉

月魂恒與烟波近花魄難同猿鶴宜江水雲山風宛
在願伊靜待可相期

書津源扇頭

靜嘯非關動鬧吟自合仙淡烟凝碧漢新雨鎖明川

示迥源偈

說道如來是大雄大雄必定也空空不增不減長江
水無破須彌無相峰

元宵示臺源

蠟光吞吐淹新柳倒影杯中皆落口更惜風塵老歲
華獨曳征衫日抖擻邇來又值上元宵燈影月輝遍
南訛那更東風動地來黃鸝將聘青兒吼聞道古來
行路難鼓瑟吹竽時不偶誰能穩壓礀溪石坐看朱
顏成白首世人動言求富貴我試看之十失九何爲
不效轅下駒奈彼無有好身手古來豪傑凡幾人力
取黃金印懸肘其餘何多竈下養昔日當豪今在否
俠稱郭解富陶朱會有先生號烏有只今往事勿復

道已見青青堤上柳非緣唱和是因緣因緣應在才
人藪才人才人可若何一葉乘風埳復玖空餘客夢
遠天涯頗有消愁詩與酒振衣一嘯物皆空作詩一
篇酒一斗斗酒未盡詩腸枯仰面狂歌還叩缶筆鋒
落處蝌蚪飛劍光化作龍蛇走謾言劉季不讀書黃
石一編名不朽讀書須讀一萬卷足跡踏翻大小酉
安墨詩常白面兒日與老蠹空相守況乃伊川師範
同一朝濟會風雲有

元宵次日題

殘燈剩月不須敲倩得東風掃碧桃黃鳥若來言世
務教他莫上杏花稍

示通源子

笑指乾坤鏡裏花色朦朧醉殺月魂飛處湖影西東
等閒分付與霓虹慢解流光遠浮虛一着空

爲璽源作

氷輪滿照破春之膽問枝頭睡鳥曾驚借苔上臙脂

慢點燈輝展淡淡珠籠紗掩見兒童笑舞迎眉嘆白
頭扶節窺覽交光淺花事人情醉鳥癡雲奇山勝水
一齊分付與其間一齊分付與其間收入壺天不管

書鑒源綾

賞心樂事問如何消遣對東風飛落古劒橫肩么麼
小子相與戲翩翩傲乾坤可否誰怪雲烟情淡去世
徒然黃髮垂髫幾變遷行踪誰認蓬萊渡弱水三千
空滿船君不見蕭蕭白鶴羽揚天笑殺流鶯空宛轉

元宵偶成

何事春來四海融管花舊主亦遷東莊生濠上魚初
樂鄭子風前道自同天捕跡氷堆敲盡燈交梅月更
相寵漢唐屈指君休算底事韶華瞬息中

歌贈璽源 疊字體

梅梅花花冷冷月月斜斜拖拖影影悠悠涓涓自自
是是瀟瀟湘湘景景換換秋秋一一任任水水長長
流流物物外外煙煙霞霞常常自自在在山山巔巔

懶懶鶴鶴何何其其栖栖鳥鳥啼啼飛飛向向楚楚
江江西西嶺嶺樹樹無無窠窠何何處處去去還還
來來高高臥臥雲雲深深處處最最幽幽玄玄洞洞
隱隱蒼蒼猴猴嘯嘯仙仙笑笑殺殺俗俗人人流流
歲歲月月忙忙無無可可說說吳吳官官月月今今
歌歌

偈

人生如電驚騰宜玩盡看蜉蝣朝成暮換

梅月吟

梅卿月姐淡爲粧月夜淸淸梅斷腸梅拜東皇依月舞月參青帝共梅芳教孫月護梅魂冷莫惜梅揺月魄長但問梅花貪月浴蟾宮春鏡可留香

梅月聯字

寒梅欲睡月開粧月魄梅魂暗斷腸梅愛月明春寂靜月貪梅冷夜芬芳溪橋月漾梅花瘦翠嶺梅封月黛長梅也月兮原自合好將梅月悟真香

燈月吟

晝道元宵燈夜情燈輝幾勝月華生月盈塵滿燈消暗燈列人叢月映明寂靜忘機燈月憺依稀有相月燈清比教燈月常爲類照破唐家不夜城

詩酒吟

酒魔詩怪兩婆娑詩量包羅酒膽多放浪酒懷詩落脫推敲詩句酒吟哦應知乘酒詩能巧漫道因詩酒害瘥昨夜疊源詩酒債於今醉態可消磨

題紫母元君像 諸子求像瞽世帝君寫賜而自題之耳

入洞不知年拔雲坐太極小鬟獻靈苗以供朝夕食食之萬化盡非非回首扶揺六月息喚世子瞻之幻否耶昭昭慧氣驅遊蜮

題像

草衣木食洞天春古劍横肩鍊素神一個純陽猶自幻霜毫化作萬千人

題像

不朝金闕不安爐冷坐烟雲入畫圖昨夜飈風翻北斗還丹應自轉工夫

題像

世人坐破滿團到底不歸正教誰知性裏摩尼在我丹田朗照

題像

放出葫蘆太極光雲開劍影剖陰陽靈臺已結三三藥透破泥丸遶帝鄉

風山詩

鏡源方定水殷日在漁竿桃葉連雲濕松濤拂夢闌
翠屏千嶂疊紫誥五花攢徑寂脂痕冷山空鶴影单
金幢曾記漢銅柱不題韓漱石幽泉急停舠御柳殘
酒酣囊雪滿丹熟鼎烟寒世事衡爭李人情笑佩蘭
羲民辭斗粟漆吏謝微官古士形何在宵人夢豈安
拂衣天地路行路古今難飛躍須頭角扶搖任羽翰
老巖鳴彩鳳枯竹隱青鸞日月雙遊卵乾坤一轉丸

千年無箇事半瞬具餘懽裁錦聯胸繡敲詩混俗壇
華胥誰有覺可以再邯鄲

書扇

馮虛披四野泉流若長虹驚見麋鹿羣碌碌塵埃道
芳樹幾春秋紅桃幾時節獨有老鶴兒一啄無疆月

書扇

萬里乾坤一瞬間風雲紫氣度玄關月華光滿猶云
幻笑指東皇醉碧山

寫像賜訒源竝贊

敲爻野客隱見莫測孤立乾坤迥超日月偶揮筆上
春雲而發和光之訣噫要存色相應塵情洞庭秋水
三千刼

書疊源扇

男兒有志傲蒼穹常把牢騷問醉鴻萬里扶搖鶯羽
白滿腔風雅惜花紅馮虛一唳期蟬語傍荻三廻怯
鷺逢漫欲渡江思啄月嬋娟已浴九灣澧

贈鏡源

裁霧縫雲花筆香馭風騎氣運文章藥堦苔砌鶯泉
逸鳳閣春臺引韻長心醉六經如醲郁目營四海備
金湯軒軒獨步穰苴澤何屈嵩山達帝王

還丹輿法

玉雪宜人鳳鼎清黃芽初秀月初明雲壓遠上三千
閣龍虎高闡九品經姹女多情頻醉鶴嬰兒無語怯
啼鶯醍醐旣肯花休笑放浪爐頭聽汞鳴

題像

坐臥元機斂影孤靈元一點合丹爐乾坤有象書千
卷歲月無知酒半壺唐世煙霞凝漢洞秦家桃李映
蒼吾浮生解此毫端意歸去來兮大丈夫

題像

拾得月華歸欲合還丹竈偵莫使人知竊去裁詩料

題像

傲我天然懶羞他着意凝劍蘆獨是伴狂醉又何之

題像

揮麈談天地憑虛議古今一聲長嘯後煙水滿胸襟

題像

獨上昂雲弄碧丹清風八極剪衣寒笛中無限玄玄
訣傳與浮生顛倒看

題像

獨坐獨坐不離這箇這箇玄機誰能打破上下察之
鳶飛魚躍天地合之聖賢是樂

書綾

雲臺春冷燕飛空大地烟霞一旨窮何以人情惟着
相此生奇巧色空中

書綾

刀圭醉後月華生八八青龍萬里鳴姹女帶花攢寶
髻嬰兒邂逅更多情

題像

揮麈風前色相行踪世外孤雲試透龍光三界掃除

物我魔君

題像

無以色相何留此像偶倩毫端抹吾模樣咦好將寶
劍倚崆峒除盡塵魔消礙障

賜通源

瓔珞蓮花法雨香漫尋三昧放毫光廣長舌上生圓
覺清淨身中作會塲寶鏡欲飛西土月石幢猶撼北
臺霜勸君叅透菩提路摩頂皈依我法王

坐月鳴琴

清影篩花碎熏風應指來有情已宛轉無鍚也徘徊露冷芳音濕鴻驚玉軫哀幽然山水意誰謂泣顔回

書躍源扇

雲鋪鋪花鳥度穿晴烟護樹抹遙天鶴長鳧短休爲介泰海曾經作宋田

題像 李子

抱元守一合神存寂大道乎中正心誠意默然靈臺至無無極

題像 鄒子

摘花帶露合還丹四季花開與不闌坐破花菌丹已熟花花世界怯花寒

題像

我有松風賣世人買得無黃金三萬兩與爾一葫蘆

題石

疑虎非關虎知禪不說禪癡機憑醉墨點破九重烟

題蘭竹

一竿香雨別嬌癡窈窕羣妹君子期最是瑯環藏不得故凝氤氳醉蕭枝

書綾

黃冠碧帶兩翩翩冠上簪花帶結蓮冠帶絕無塵世貌箇中天地任狂顛

書箋

朔風吹古島年華老行月典漁鈎問漢水芙蓉唐家太液惱人過隙渾是虛舟羅浮鈿插輕霞淡淡遙抹鶴悠悠燕子春痕綫兒花事迷於塵界飛刼瀛洲青門何處柳弄顛狂搖曳啄月沙鷗憶當年九重鳳闕今日裹千頃丹丘任天狂地瘦無榮無辱鴛翩翩鷗鳥遨遊欲約伊人偕戲肯否同儔

題像

一爐丹烝透黃庭袖裏乾坤天象清指點禾呂休放色箇中龍虎已和鳴

斷橋踏雪

驢子方尋徑湖山一大千梅懷三楚節月遲六朝煙白雪天無龍朱衣我不穿正宜歸洞去醉在斷橋前

漁舟

富春人不見欵乃度前川短棹穿波月長風破水天歌邀鷗共唱醉擁鷺同眠借問功名客曾知秋水篇

東江有感

變幻東江路滄桑吳越恩水流淸夜嘆花老舊時姿臺榭千秋碣興亡幾代詩無端黃鳥說春去子知之

初春雁字

寄旅三湘客輕書一幅天痕凝蘇武淚影帶故鄉烟花事憑誰訴芳情賴爾傳排空行矗矗摸擬斷腸篇

孤山看梅

翠揷靑天石一拳誰鋪雲襯玉人眠輕烟結閣樓幽士淡雪凝粧踐隱仙狂醉半之予自咲塵根未了爾仍顚憑虛莫漫三吹笛驚落南枝那朶先

偶題

丹丘之兒吾子幸勿山林之笑翩翩黃鶴棲止石幢童子在側進以壺漿前巔有桃東海有桑避秦徐福過我之堂捉漉數闕出之奚囊吟則齒溜韻則飛簧浩然長嘯相据胡床命彼瓊姝羽服艷粧低歌戛玉一曲瀟湘醍醐旣肯復以流觴嬋娟在戶笑儂猖狂亂舞迷道漱石橫塘嗟彼塵子將何以將翻然其來無何有鄉子其翹奮偕之翱翔願言爾伍發彼雲章

玉河新柳

鳳霧龍雲鎖碧波箇中芳綠織鶯梭黃金功麗猶調粉靑眼留情好佩珂爲黛爲腰貪雨露隨花隨草締絲蘿臨風學舞思君寵不識東皇意若何

太液曉月

芙蓉原號玉環花徙倚春風對鏡斜露濕衣裳驚冷夢鍾沉池沼醒寒鴉淸虛一點窺初日色相全空鬪殘霞隔院未央人寂寞餘光遙送到楊家

步步嬌 和壺源

夢幻茫茫花開卸亂殺滄桑月作言今古賒試看一瞬乾坤千秋吳越若邪又何耶梅花冷淡人生業

沉醉東風

望咸陽殘霞剩闕惜商山流雲斷碣倩花神影漫遮線兒春拽錦屏松鶴絲鶯頰餘紅褪也任鶯那些任羽化南窓邀醉蝶

好姐姐

莫憐漁簑曉夜曾釣盡英雄興滅誰可以忘機糠黃茅調白雪馮大兒生枝節我昇然自決

月上海棠

何饒舌秦謳趙舞生生孽惹花脂燕韻鳳雅龍香帳天桃紅雨輕盈兒蜉蝣綠雲拋撇利名者似黃鳥春歌杜鵑暮血

玉供養

黃金器冶紫騰騰秀色餡我難些蒨蘆倒控陰陽設雲姨月妹烟霞姐好伴我三皇舊客任人老韶光遞那些些君不見松濤驚起尨棺蛇

玉抱肚

青牛力怯怕函關夜度惟依洞月弄琴樽千盞酣雲坐巔岩半林醉葉瓊姝欲遣鶴迦接柳煙休作人離別

水紅花

虛胛套子因誰設頓悞這流連豪傑總然籠㞧三生

結何堪卸四生過拆不信羅浮舊恨何處芙蓉樹吊東山悲太液也囉

雙聲子

丈夫能自烈世事隨蛋咽玄機好對梅花說再休題玉簫有愿同衾穴

尾聲

大鵬既把扶搖接一任他鷃鶵暫借我且剪青輪聊披寫

步步嬌 洞庭漁樂再和鄜源意

磯上羊裘誰爲傑自在桃花月輕舠任近賒趂着雲
片風絲烟波帆葉蘭槳擊龍蛇蓼花何處蘆飛雪

沉醉東風

漢宮春笑他興滅隋堤柳催人離別瓊花也今在耶
可曾開御只落得東風遞拆漁竿影斜漁歌唱些燃
楚竹儘醉寒簑夜

好姐姐

追思人生事業千萬載無休無歇又誰知韶華瞬息
間將伊撇只落得白楊月照荆棘斷碣

月上海棠

再休說桃源怕也成囂穴看洞迷猿嘯花落雲遮挽
絲綸覓影搖搖捲波濤龍光疊疊休披寫鷗傾沙汀
燕樓臺榭

五供養

幻哉夢也憶邯鄲最怯枕畔豪奢何時解脫羲皇蝶

肯種幽蘭開綠野效彭蠡湖天放梅伴鹿鶴忘機矣
運河車更好覓龍虎金烏作梯接

玉胞肚

東山舊謝恨堂前燕去平常庭榭八公山鶴唳寒江
九嶷竹鳳鳴春月誰憑法相了些些鰲鈎歷盡英雄
鐵

水紅花

漁村逸興蓬瀛接好寧貼系他黃白一聲欸乃各相
協埜謌兒深通道訣西岸咿呀暮影直把孤星射兩
相呼堪停泊也囉

雙聲子

洞庭春自悅興廢誰能徹漁家骨肉由他拙任你文
章俠氣渾石畫

尾聲

王侯富貴休稱說試問金谷當年羅列怎似那釣老
煙波漁樂也

題蘭竹

蓀素芳乎而倚飾昂乎而我心颯乎而君子胡以瑟乎而

書津源扇三首

傲我狂哉詩一肩半癡半醉學逃禪溪橋夜見螭珠走冲破重雲萬里天

其二

千秋恍是一時情唐宋於今幾代更獨有洞庭澄月

在照人興廢鈌而盈

其三

一幅青雲剪碧衣半灣紅樹映漁磯誰將玉詔飛南洞驚醒山翁跨鶴歸

林泉幽況

山高不礙白雲深長嘯歸來和鳥音日暮天空間遠磬月明松響聽迸琴苔茵雨過春新了桃李花飛色不禁三輔五陵誰有夢野人行樂只山林

春季廻文

煙輕舞月醉枝嬌小杏青芳堤露韶天抱水文雲碌碌鶴搖江影體飈飈

夏季廻文

煙含翠幕漾蓮嬌粉膩清波委色韶天問狂才竒有賦好爭新韻和風飄

秋季廻文

煙籬綴影弄雲嬌酒對花寒憶昔韶天共我情餘有

樂月依霜老葉零飄

冬季廻文

煙回隴雪惜梅嬌湛湛瓊湖空色韶天捲雲幃寒自醉遠風微動嘯香飄

紅白桃花

傳粉調脂兩騙春宋郎弄玉隔漁人絳霞縱色嬌無力練雪描姿淡有神醉影欲凭源上月芳心莫托日邊秦玄都豚鹿皆伊跡劉不莊嚴一樣新

山花子 書埜韻於燕山驛雲堂

雲散天光鶴一隻歸飛洞口是耶時文人正欲詠瑤篇〇桃花解語千秋夢綠水知音四海茫野童他也曾吟詩

書鑒源扇

冷韻宜人奏鳳簫青鸞黃鶴任逍遙人間稚子雖然戲蕭洒吾儕名自高

二月十五書綾賜止源

春事剛一半仙緣已九歸浮生須着力悟鳥夢花飛

書綾

阿誰披裘者悠然成獨笑臨流非羨魚空釣以意釣綸徹綠痕收輕烟出浮嶠閒雲惜世忪冷月隨長嘯鷗靜唱漁燈鶴唳和樵調所有利名人西風度殘照

書綾

來去春懷未足貪驪龍抱月隱寒潭隋花秦樹當年茂開落于今已不堪

春燕來歸

曾帶秋風去今尋舊主來補巢樓檻樹啣絮啄庭苔疑語朱顏老多情繡戶開年光容易換仍欲引雛回

上苑新鶯

傷哉千樹月倏爾六宮春碎語催花曉嬌歌沐寵新破烟飛紫禁浴露達芳宸繡鎖依輕轉羅幃有太真

花朝

不願時無月何須花有朝醉紅憐世懶迷綠惜春嬌

風雨休相急乾坤正欲韶誰釀千瓮酒落得功詩瓢

寒食

榆火隣煙冷人家春事多飛花如有意對酒豈無詞韓子詩還在吳家劍敢磨北邙山下淚滴滴勝於波

抱月眠雲

曾約嫦娥來未來好鋪天錦臥瑤臺胸藏秋水光千尺掌弄春江酒一杯翠黛漫憐明鏡瘦茈珠莫令彩霞倩崑崙泰岱同堪枕睡老乾坤奈我哉

書止源扇

源曾止乎不澄則不止源其息乎不泛則自息花落春酣雲凝月媚主人捉住與之所未逸者足以僊僊去來亦可矣

書扇

聳聳碧山滴紅樹悠悠花事凝嬌露月殘風伯不識人何故强將聲色對我青鸞訴

書箋二首

渡頭沽酒羨漁翁無樂無嗟心自空獨臥溪邊眠醉月幽閒清靜逞西風

其二

敲碎祥雲天鏡寬嬌山新色解新年東風不管春留意猶鎖晴霞羨翅間

題琴韻圖

流水高山志欲酬倩將琴韻響滄洲野人獨坐閒亭望今古煙雲一目收

賜通源偈

舍利弗舍利弗旃檀最上尋覺路不落千千四大千涅盤六六三十六時見層層七寶臺時隱客雙行樹誰教控鶴老兒來飛錫赴到雲深處打醒通源問的端如來應是恒河數恒河不在見聞中圓覺聲聞何以故

書綾

棋局無終已爛柯歸來千載浮雲多丈夫世事空張羅誰隱忘機安樂窩

書箋

艸衣木食不知年一粒龍丹始悟玄誰把居諸雙彈子隨人碌碌逐塵烟

題烟霞三友圖

叅竹猗猗出自幽谷君子萬年遷於喬木

題畫竹

食肉休爲笑恒依處士家有聲疑玉振明月上窓紗

題水仙梅石圖

傲骨傳香夢氷心映玉壺人間君莫去度爾寄煙圖

書綾

開落花前夢眞空物外情雲衣風捲碎月扇水搖清

書綾

弄水流香點艷波嫦娥無那依春篆一聲欵乃唱漁歌借問秦家今若何

題墨梅

倩得東風總一枝亭亭猶似雪霜時孤山清冷無幽伴悵向窓紗夢酒卮

短歌 二首

杏花何以惱黃鸝總爲關春兩所宜徐福乘槎下東海丹爐猶照萬山枝

其二

青城丈人諞古今白頭野老倚紅裙畢竟問君何所欲半潭秋月一天雲

降題

樵沙何以了因緣明月溪頭別一天所謂五陵人未覺空餘舌上鬪青蓮

題紫毋元君像

彩雲不散琉璃不朧螺髮單映春山鶴髮橫拖秋水不解塵情詼諧道理暫留色相寄烟雲三昧臺前當認取

題画蓮

翠蓋清芳紅雲碧沼不染塵緣獨棲幽鳥

題石圖

爲虎爲徒激泉激月堅則以磨清則以劫隨花鳥而忘機樂琴樽而自悅若是見得如來還須饒舌

書綾

風雨催春去烟霞駕我來有詩酬世曠無意吊金臺

山僧逸況

明月高藜杖清風冷衲衣竹深處不見獨自引雲歸

留侯辟穀圖

壯矣哉功成身退樂矣哉此心無愧丈夫翻轉面皮來羞殺他覇楚强秦傀儡咄不忘𣏌下之言三進履辟穀一朝千古偉

張儀連横圖

既去秦兮復相秦聯娟和好傀何人于時果有安邦策豈若烽烟不數春

周瑜鏖兵圖

二喬何以鎖銅臺獨爲東吴擊爾才諸葛祈風無所驗舳艫千里肯成灰

館娃宮

艷雨濃雲鎖夕暉吳家春事已非非綠楊他也勻金粉未必晴霞作舞衣

清風

漫將心事寄烟霞兩袖清颷傲物華酷暑休欺枯下客且傳新句到琵琶

止水銘

天地之脈匪以流通静鑒萬物須臾體空不舍晝夜秀外惠中

去塵銘

心惟不二是曰静機物我無别形神皆歸願言宿塞不落是非樂我者愚困我者欲不困不欲去垢依稀

洗心銘

洗心云何在明明德止於至善秉心淵塞我纓我足可以弗濯

韓信會垓圖

有鳥鳴高枝危安未可測𦊨虎雖無爲敢爾貪天力曾憶齊王假運籌恊漢國不謂臣子情英雄人不識嗟彼義帝亡傷哉楚之愚了了沛之基安在功勞勤臣心不盡死未央何太息千古智誰評徒餘數點墨

元直乘槎圖

虛舟不可逝銀漢問雙輪拾得支機石成都覓卜人

仙術

瓢盛明月口吞天袖有驪龍吸紫煙喚醒崑崙憨睡虎教他蓮座聽新禪

金丹

武夷雞犬白雲鄉八卦爐煙結鳳凰水火未交天地合箇中七粒九陰陽

跨鶴行

鵬梯不可攀天步何堪杳儂籍本九皐時欲遊三島

三島之外洞雲歸無知列子御風飛惟予醉後馳騁頓化作遼陽丁令威不憐城郭三千載不看煙花萬里非一曲清歌聞九極笑他塵世徒輕肥

蕉鹿吟

有境容吾鑒無因觸爾機真緣艮以信幻夢孰云非麋葉尋幽壑樵雲悟樹衣寓情千萬變蛺蝶漆園飛

御風曲

脚根離尺五無處不青天丈夫恒其志瞬息大羅前

擬秋江笛

一葉破長風餘波蕩蒹葭空郊不見人野花紅欲滴朝發赤城湮暮泊烏蹊壁烟迷黃鶴樓橫玉吹寒日有謫名清商音聲空歷歷長歌過蒼穹兒乃行雲觀須臾笛不聞月明群動寂胡使塵心憂儼臺不可覓

貧士驕妻 此題延應龍馬子之所擬道人之處作云爾

每事頻拙拙無人偏自傲有酒隔隣香欲問恐妻誚妻兒似解機預以與烟告士曰宜固窮轉身托長嘯

思之無以典俯仰生急傈丈夫豈畏貧念彼無婦道強乃披破書情苦顏若笑濶步慢吟哦宛然時即到

月情 一字至九字

月月團圓皎皦動清飆霏銀屑低趁壺銅偷隨簷鐵纖影轉花欄輕陰移釣碣纔從窓下窺人又向枝頭問鳩幾家私語祝心香何處悲謌愁鬢雪千年桀玉杵搗初成九秋香霓裳歌未闌晝船簫鼓賞玩幾時你碧海青天相思無斷絕

人間暮春月偶題舊像二絕以警塵情

一籃頑石煮金丹千里雄光射斗寒楊柳催人春夢覺芙蓉掩黛水天關

其二

今古塵機隨笑笑乾坤變態且看看傴中鶴服羞軒冕醉裏漁簑冷碧冠

書綾

拔書磨劍友月交風不即不離秀外惠中

書綾

今古山河地裝成一線圖浩然三界外四大敢拘吾

書綾

弱水三千路未除剪雲補衲洞爲家河梁偃鼠知子靜夜盜東隣石母瓜

書綾

、、、、、、倒控滄波天影肥澄澄入鏡鳥斜飛石鍾驚破沙前月指與浮生慢悟機

書綾

石鍋煮石爛如泥醉裏嘗來勝竹雞一葉舟中人未到懶翁早已渡偃溪

書綾贈孫子

男兒七尺軀立業應何爲消得莫邪劍古今共問誰歸去來兮德可隨

書箋

醉鶴千年癡松八百傲乾坤到此幾經秋笑梅花點

默東風更憐他與竹悠悠把酒問蒼穹見綵霞飛繞半醉漁翁人生夢幻黃冠垂髻可曾天地同遊況今日名成玉闕傍上苑枝頭笙語燕聲幽功名事業總也是松楸綿綿久待兎雪葳羞方可脫驪龍吼

皂羅袍

須知姹紫嫣紅合道怕的是午夜松濤縱橫十載任敲爻誰知八卦皆顛倒乾坤掌上虎擒龍交烟霞壺内斗轉星搖等閒莫放驪珠照

採芝歌

海島春萬頃沃野有靈芽遊雲約儂去趂露折含葩邂逅衣冠子臨流獨嘆嗟問彼何所來五日乘浮槎子來胡嘆息志未酬齊家久羈告饑餓可以嘗胡麻欲歸應有路其如世態睽攜籃不復語長笑天之涯雲我旣忘跡一任子榮華

長安古道

君知否當時陶氏栽五柳不知誰改揷長安年年攀

折離人手或拂嚴光碧玉竿或邪衛青黃金斗嗟嗟造物胡不齊匹夫高臥英雄走今古忘機逵者誰利名壯志濃於酒極目阿房土一坏遙懷霸業詩千首秦人强勝楚君柔西施嬌媚無塩醜石崇豪富范丹窮五代須臾周室久止留古道曰長安毋怪先生號烏有野人不忍聽悲風歸去空山伴鹿友堯舜猶然泛泛名秦張羞殺區區口提他何益總非非前巔惹得驕猿吼

疇昔辭

疇昔之昔兮鶴徘徊我遊漢水兮江之湄攜鐵篴兮雲中吹欲醉不醉兮傾霞醫狂歌不歌兮更倩誰長嘯一聲兮天地摧 解一

浮沉萬類兮終胡爲敢曰雄才兮物推移待子調羹兮何所之相與子期兮黍離離將駕長風展天垂 解二

題水仙竹石圖

清標清味兩翩翩斜倚吳峰叩鳳緣本是玉皇香案

吏暫因微譴寄人天

聯

寒颷撼寒嶺寒嶺映寒月寒泉困寒魚寒梅傲寒雪
冷雲飄冷雨冷雨傍冷天冷林穿冷鳥冷谷吐冷烟

聯

冰鎖湖天一點太和窺破雲吞梅月半空爽氣分開

聯

每木怯寒梅傲雪巳山知冷屺藏烟

題甁蓮

南無觀世音淨甁應不壞振海潮音九品蓮一切觀
之觀自在

題石

不落塵埃色相甘同烟雨爲隣一任桑田滄海嶙峋
獨傲春春

聽雪敲竹

疎疎摇吾牖寒光助爾神有聲聽自幻無韻静而眞

默默因風友依依擬月賓湘妃原有節故以玉爲身

題荷花

靈根清静智慧廣長聞通日在法雨含香

題蘭竹

娟娟淑女托之君子君子何爲隱而至止

書扇

慧海詩天一主人揮雲馭氣任春春脚翻世界三千
幻會見莊生夢裏津

題山水

雨絲收薄林雲承垂太極所謂千秋遊寧廿六月息
嶙峋倚天腰登臨倩筇力飛磬聊流煙奔泉濯巖色
不見坐茅漁安問張羅弋埜老耕胡麻道人飽稼穡
中有避秦源遥通只西國毛女名何爲聞詩不相識
時服絳雪裳頫挽青霞織樂矣猿鶴姿娟哉鸞鳳飾
雖容則翩躚其壽已萬億峭壁盎桃花洞口埋荆棘
家隱毀鏈奴足發扶搖翼釀露作奇酒琢玉爲玄食

嗟彼利名流可觀不可憶因緣三十年箇情良有得
聊以如是鄉付茲蛟龍墨

題像

枯木寒灰去癡藤醉影來回頭八萬劫樂在九重臺

題山水

梵林無限水天鄉歴盡煙氛到法堂色借真空看定
月道參微渺現飛樯層層打破雲之礙步步登開霞
耳光看意此圖堪静守五陵深處有津梁

古木寒鴉

不帶昭陽日同披古樹雲笙歌人自老莫漫吊愁曛

題梅

卞和有良璞淄而何以辯我有玉人肩時伴東皇骨

書扇

老山棲洞洞棲雲洞裏石幢太上文文意綿綿渾是訣持來可以贈于君

葫頭集卷一終

葫頭集

南極老人

降題

崑崙之上三株樹崑崙之下水溶溶水抱樹烟萬籟寂飛雲一匝虎虬龍南瞻黑點娑娑界劍光欲走迷西東拂袖欲言洪濛訣但見二氣包無窮

雲房

題花鳥圖 凡畫皆警世帝君之筆而諸真題之耳

逸興誰堪寄多情隴上春天機憑爾說漫洩與時人

白雲

送止源

半壁燈輝掩綠茵萋萋芳艸占山村東風一夜園林急減却枝頭幾點春

傳六息

書箋

學道焦山表鑽研石可穿得傳無上秘屆指九千年

葛孝先

書箋

曾留顛假笑乾坤入得葫蘆不刼春憶昔還天不管識誰能知我未來因

陳希夷

書箋

白雲初覺華山老靈芽不長西陵艸景星時映宋家秋一夢歸來天地小

張子三丰

書箋

鶴骨龜形色相如癡似醉為顛一笠覆完天地至今齷齪猶傳

周顛

書箋

誰信當年告太平粧成幻相閙塵情金丹一粒壺中酒曾醉彌羅傲古生

宮嵩

書箋

雲母為餐百世修瑯琊崗上鶴優遊紆嶼出入臨霞見一笑空傳八極秋

洪志

書箋

青牛谷口昔曾居受得廬山萬法書可是歸來成大藥不教寒暑瘦蟾蜍

彭抗氏

書箋

永初鼎竹故園空試問於今同不同宋水寒雲飛敢駐任他花雨布西東

祝鶏翁

書箋

鼓吹數部落崆峒坐據林皋聽不窮但把雙輪敲盱壁莫教俠氣灑秋風

青蓮二首

書綾

醉唱漁歌卽是禪翠雲散盡月孤眠寒潭無限魚龍
窟何事因風透碧天

書綾

梅冷禪機月冷天小橋流出洞中僊遠公自識三生
覺天女西方也採蓮

敲針

洗心銘

靈臺無所垢滌之非清流瑤池有甘露一灑慧光浮
嗟嗟萬慮奔於馬時而蒼穹時原野誰琢玲瓏潔玉
明歸來會悟洗心銘

張道陵

像贊 凡像背警世帝君自寫而諸真贊之耳

採藥歸來劍氣秋雲飛八極任遨遊扶搖一瞬乾坤
外留與時人作道由

敲針

雪咏

紅塵碧落盡瑤臺寒樹無春花復開乍見銀河瀉
豕還疑素女掃梅苔漫誇日月懸金鏡好把江山作
玉杯但恨壺無千石酒聊將四海發新醅

青蓮二首

偶成

清平一曲雲衣冷金谷千秋物色冬但使沉香亭畔

艸好隨春燕燕唐波

示止源

道裏長波月照西丹成可以試玄雞蕉陽有約三三
會鼎內黃芽伴虎啼

晡桃

書箋

身世誰非浪裏舟倩將好月掛江頭個人識得芒鞋
近願借長風駕爾遊

敲針 二首

盟鷗

知君浮泛藐於生浪跡沙汀泡影清楓柳半灣寒水會桃花千頃曲江情旣然野客爲朋友不可文禽認弟兄來往輕舠烟月際與伊談笑醉長鯨

伴鶴

九皐欲結吾之居倩伊渡海傳丹書隱松高臥常寂寂掠舟西去何徐徐紫芝漫啄秋纔熟青雲欲拂吾之廬浩歌策杖去南畝騷人見訪飛呼予

虛無上相

題山水

遙廓幽亭掩夕曛亂林揷破碧天雲世人只解爭名利肯向谿前伴此君

青蓮

二月二日題雪

白龍纔翹首何以郎相鬬鱗甲落人寰不見瑤臺上

雲房 二首

書綾

誰道中山醉酒人醒來白眼看長春吸盡西江何足恠問他明月是虛眞

書綾

龍虎關頭法法明白雲紅樹問前程東風懶懶嬌無力啼破西林夢裏鶯

敲針

承露盤

漢武遺風日月光更餘僊掌指咸陽金莖碧影沉星斗玉液澄波浴鳳皇半樹殘雲疑紫闕一天微雨濕霞裳當時容易長生訣曼倩無心授帝王

劍奴

降題

紅芳發處鳥飛高何事鵬搏奮九霄所謂塵寰皆燕雀一聲太極任逍遙

紫毋元君

降題

雲鬟不挽月爲梳。牛萬青霞逸玉蜍。草色旣堪描黛碧。何須丹鳳送金書。

雲英

降題

叢上臙脂未點塵。壺中傲我五雲身。素娥不善推敲句。倩得淸光傍主人。

毛女

偶過一詠

鶴老雲空八極和。春風啼鳥夕林多。自從打破塵寰夢。落得江干曬碧螺。

巫陽主人

長庚李師命書

倩倩春休懶。還期點點生。問花知妾夢。聽鳥說伊情。舊跡於今岫。新聲昔日箏。欲留殘黛麗。不許月華盈。

碧英

降題

有力修天闕。無才補世情。劍光三萬煉。難斬九魔精。汲汲雲遊水。萋萋柳抱英。黃龍誰伏顧。信以悟前生。

雲英

降題

湘雲半幅度瀛洲。倒插霞釵鏡未收。忙裏淸光心不覺。恐生春傍萬花羞。

姓氏闕

書箋

慧業東南天地寬。嵩螺半已入雲看。夢魂驚破臺黃蝶。疑是當年出塞寒。

貴妃

和韻

覓何尋媒酒嫁之。洒懷應與海棠稱。得君助我裁詩膽。愧殺當年捧硯時。

雲翹

書箋 調寄浣溪紗

瓊漿飲罷玉臺天帶得餘香舌上蓮紫霞扶我醉醺醺臨風倩得詩酬渴降筆空傳道裏玄羞羞緊世一紅顏

青蓮

書綾贈止源

遠上寒山近上雲遊踪一放不堪聞崆峒最上開霞閣拾得靈苗贈阿君

敲針 二首

青箋

偶下無形榻還登有相峰穿雲尋鶴竈桃石臥鱗松湖海與衰鏡詩詞天地胸千秋王子爲記得在唐逢

偶成

巢父瓢爲累莊生蝶自酣哀猿棲晚照孤鶴點晴嵐白眼看他計青州任我躭雙鯨情莫憫世事又何堪

回道人

書止源冊頁七首

泓月懸波碧瑤琴落鳳聲丹歸南嶺雪鶴到上林鳴靜裏天原大閒中性自清蜉蝣何足惜石已是三生

老人

其二

誰謂梅花清且香箇中幽夢散廻廊浮雲慎莫遮玄雪留與金童點艷粧

雲房

其三

春老花知否花魂自解愁綠雲衣暮樹紅雨漲源頭

周顛子

其四

真人自見性中真法雨酣花八極春回首靈臺何可悟蟾光秋水一般新

青蓮

其五

醉月聯新句，憑虛覓舊遊，撐腸千卷麗，光射五雲秋。

鍾繇

其六 辛丑人日暮春甲子日書於燕山草堂

漢魏今何在，斜陽花艸悲，達人能有悟，物我總徒之。

南宮米芾

其七

拜石由來怪，藏書酷好奇，宮袍籠硯後，墨漬尚淋漓。

回道人 三首

廣莫酣春 寫煙霞逸兄十二方賜止源並題

獨立不知年，材愧無何有，世人爲贅疣，天地自長久。

煙霞三友

歲月逝如此，吾儕敢不悟，煙霞既有情，央絕春風路。

瀏山蒼棘

不歎吳宮暮，何知漢黍情，逸棲烱水谷，天地自餘生。

老人

靈芽護島

徐福無知老，求君欲壽秦，蓬萊有所賴，暫避幾千春。

丘長春

殷巖孤竹

商家基業一拳多，薇蕨由來可嘯歌，今日此君無別語，點頭太息意如何。

姓氏闕

石鏡吞波

疑是冰輪傍晚溪，更堪清影出芳堤，魚龍變幻皆無外，一任長流倒鑑齊。

周顛仙

浮砄擁翠

躲過始皇鞭，飄來天地外，鋪苔剪碧衣，染葉臨青黛。

敲針

拜石爲朋

勿以君子佩，甘爲屺下盟，幽然爾我意，恬淡足交情。

姓氏闋

峭壁嬌春

不忍風塵老歲華香魂自是醉無瑕君王慢解參差
婿徙倚空屏護絳紗

陶真

霜磯處士

三徑荒蕪塵況多好來物外嘯秋波逢人慢說陶君
老醉隱閒磯隔薜蘿

東坡

崑界蟠龍

秀骨蒼顏兩若宜孤高獨占萬山姿臨虛天際忘人
我解得長生不老時

飛瓊

素妹佩玉

輕襠搖曳六湘裙含笑春前擁練雲所謂冰肌嫌醉
蝶故凝香氣暗氤氳

雲房

像贊 鑒源

山雲笑爾弄虛脾烟火能生桃一枝袖裏吞天合日
月爐中畫卦定墳篪凝眸妝幻劫三千煉性除魔時
八百回首滄桑何足惜

青蓮

像贊

一壺天地半瓢雲獨伴青蒲孰敢羣欲見靈元何所
得倩毫可以贈于君

敲針

春曉

霧蝶惜花回月痕猶在側鶯覺問陰晴流鶯啼不歇

周顛子

報國寺松

虬龍不落劫天地與為徒碧爪擎君露蒼鱗罩帝圖
翻濤非跨海抱月宛吞珠悟徹清涼法嘶稱古大夫

回道人

寫石圖贈鏡源合題十章

飛巫天上落逸我筆端神米友休爲拜靈芽已綴春

老人

其二

不落蒼寒色還期峭壁同墨橫溪上影筆印露頭空彷彿潛春月依稀倚碧窿看來非淡蓮一抹是崆峒

周顛子

其三

聞君有素書漫醒三生覺他山未足艮而全徐積孝

傀史

其四

人間大觀

長春

其五

知君有遐齡兒復挺瑤芝由來多少歲曾記開闢府

青蓮

其六

松下代枕泉頭笑月放浪碧鷄隱見玉骨大則砥柱小則抹蕨迴弼乾坤誰謂盤曰

飛瓊

其七　偶遊燕山紫極之堂遊讌而題此爲人間之寓目者鑒色也

畱得形骸依土木養成愁態醉烟霞坐供遠士三生話歸傳元章一日誇

玉蟾子

其八

細點青螺梳蘚髮輕移蒼蘚韻雲根

敲針

其九

見相非真虎敲雲豈幻鐘點頭圖妙法靜定即禪宗

晴桃

其十

下和懷璧子陵臥磯終於着跡無如爾飛

敲針

蘇秦合從圖二首

說甚經綸一腹寬波瀾三寸起毫端比欽六國如秦
志愧殺奔馳何以官

其二

盡道相吞未足難豈知季子一時官不教抵掌談華
屋妬殺秦峰不敢看

青蓮

周瑜鏖兵圖

星月朦朧掩夕暉中原吳蜀掌中歸曹瞞且漫吟烏
鵲只恐江南火匝飛

雲房

像贊

坦腹蒲團八百秋不教雙眼覷沉浮葫蘆釀就無生
酒醉老乾坤何所謀

敲針 四首

初春即事

春事胡留欲幽人與自長酒淹星宿海詩掃雪雲堂
漢室梅爲鈿隋家柳姓楊於今何所見花雨點瀟湘

祖師命題

春事原關道花機自合緣月蔵江底闊松響石中天
蘿帶拴南嶺青牛度北川豁然忘我相悟得蝶翩翩

長嘯詩

阮籍胡爲哭悲歌興轉清有天能醉我無處不陶情
龍虎新同奮烟霞舊已盟憑虛吹鐵笛風雨一齊鳴

艸露

翠帶王孫路紅顏帝子春西塘凝墮淚上苑倍傷神
有意沾晴色無情潤翠茵潤懷醉富德廼爾一時新

顛子

偶題

道氣凝定 尤頽然放閬臺合丹三轉後金影自[illegible]

回道人 四首

遠浦歸帆 題瀟湘八景

長堤煩目力倒控亂霞旌錦纜憑虛運牙檣破浪行
天空惟見影波遠不聞聲道是臨風舸滄洲日暮情

瀟湘夜雨

二妃凝望處餘淚落寒波冷浸雲生粟詩成句帶魔
急流分漏水亂響杳漁謌欲聽金聲振騷人枕上多

山市晴嵐

駿鬣三湘霽嶙峋半嶺烟錦霞翻曉浪杲日出遙川
竹宇層巒上茅茨古壑前巡花休怯雨雲已破中天

煙寺晚鐘

翠微何處擊遙靄映空嵐聽梵傳烏鵲聞鐘出貝曇
數聲天外落一色月中含更與松濤約憑虛以度南

老人

洞庭秋月

落葉煙波冷明珠楚帶長孤帆收遠色萬里泝流光

榴鶴歸玄洞沙鷗避亂橋醉翁吹鐵笛宛在水中央

張道陵 三首

漁村夕照

江樹掛殘曛煙舫入暮雲月鈎千丈線湘水六拖裙
鷗靜驚還宿猿啼聚不分歸途名利客斗酒話新聞

江天暮雪

萬頃寒烟裡千林冷氣侵雲消風戛玉潮落水鳴琴
花月無香影乾坤有素心誰能升眼界別是一胸襟

平沙落雁

天空窮睇眄鴻雁集芳濱別隊屯雲陣分群序聖倫
塞書曾繫足琴韻幾沾巾沃野君休隱滄江訪逸民

馬丹陽

度碧霞之巔過青牛之嶺來燕山之堂題下里
之句爲諸子之所感耳

芒鞋踏破一天雲慧劍橫肩星斗分九轉金丹纔結
盧毘羅光裏起氤氳

老人
降題
物我無形總一機。南山之壽又誰非。通融盤古三千歲。幻出蝣蘢北海衣。

法天道人
降題
逍遙物外七千餘。消長盈虛悟法如。破刼小雲鷲落塵。蓬瀛傲我一瓊琚。

德凝
降題
白髮反童唐自老。青牛化鶴人歸早。一壺濁酒未曾乾。世間變態知多少。

蘇道贍
降題
混元一掌風雲在。巧琢婆娑幻古今。曾老彌羅惟我入。無聲無臭也無心。

濟謙衲子
降題
靜悟無生最上巔。巧施雲幻可參禪。招提故境今宜琢。飛錫重來抱月還。

酒老凝
降題
花雨清谿月未秋。白雲人已度蘋洲。誰言萬事謀爲善。天上銀蟾已褪鉤。

左慈氏
偶題
綸巾羽扇下瑶臺。靜裏飛凫月半開。屈指漢關爭歲歲。曹瞞傀殺斗筲才。

狗仙
偶過漫題
脫却塵關百有年。一身浪跡已翩翩。姑蘇舊址今猶在。顛假人間號狗仙。

敲針

野花幽鳥

同志忘機兩絕塵耽些風雨托閑春高飛深谷頻悲
世獨對斜陽暗笑人死轉非關鸚鵡曲輕盈肯效若
耶顰湖山無語流年去猶伴漁樵作酒賓

偃史

題蘭竹

我有美人隱於巖眉夷齊之父子房之師君子之德
碩人之居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雲房

像贊

行道乾坤外方知我亦非忘機無所見太極伴人歸

青蓮

書綾

道人亦夢到羅浮醉墨塗來別樣幽淸與不群超世
界任他花雨點滄洲

周顛子

擬七夕之前夜 調寄珠簾捲月

銀河有線爲儂去付與塡烏牽繫舊恨新懽盼殺來
朝此際倒是一年春兒易於捱這宵偏急手巳停梭
情猶斷縷何事心頭如織○曾記得年時今夕描黛
修螺調脂泇臙河水氷心窶裏一般飛逸於今一刻
愁長久到明日光陰又易但願永是明晨不許又來
後日

老人

贈莫子

花舫江頭艷月流謝家豪興剩滄洲文章有氣凝瑤
樹天地無情任泿鷗

岐靜山人

降題

耡雲耕月是儂常笑殺浮生日夜忙大塊爲田堪學
圃任他星斗煥文章

青蓮 五首

書綾

一拳平挿漢臺雲獨見遊鶯舞翠裙白雪生芽九鼎碧元神回合結霞文

春况

聲聲黃鴝爲誰謌報道春歸意若何雪滿湖天梅尚馥於今花柳絮紅多

書綾

龍虎爐頭月影秋丹成玉液醉瑩簇誰言道遠禪關静坐守西江水逆流

書綾

碧天青韵響山珂醉老蟾光墜淡波一局未輸桑海異樵人早已爛僊柯

書綾

養道調元自守神修持八百幾曾眞遠山淡抹蒼蒼樹近水人家猶問秦

飛瓊

西山霽雪 調寄滿庭芳

偶度黃金之野竚於紫極之堂聆無上之玄音詠西山之霽雪茅仙凡迥隔物我逍遥倩公子之淋漓耶辭壇之藻麗東風無主空悲弱栁之絲北海有情獨掩蟠桃之色惟嗟塵粉輕銷鬱金暗剔誰謂秋波一轉可悟長生無限也矣

鎖石封苔點梅迷壑斷岩幽谷生光新雲舊雨東合楚襄王玉人玉山玉樹齊笑他世界清凉極目處襟懐灑落天地盡文章○晴烟凝遠嶂碧羅素質翠綺瑤粧望瓊林天然富貴無疆一任世人眼熱肯容他些子疎狂問花神普浮大白洞洞揭玄霜

僊史

偶題

出門見大賓非鹿即瑤鶴相期碧谿間逍遥空臺閣

丹成子

華峰嘯月 調寄滿江紅

鶴遶層巒携斗酒平章盈缺看嫦娥半林清影百年
明滅寶鏡俄驚碧玉鈎銀蟾悮認黃金闕浩歌聲立
透蓋珠宮雲千疊〇磨不盡興亡業嘗不得人離別
歷春秋多少雨花霜葉三千楚姬眼前峰十二秦人
天下鐵惟道人淚放碧華峰長嘯月

青蓮

書綾

法雨天光道裏情等閒拾得月華明禪關欲悟西江
曲遥聽啼鵑三五聲

飛瓊

降題 調寄鳳棲梧

月酣花巧枝頭小點點芳菲恍忽臙脂罩望裏雲煙
飛不少東風斷續生芳草〇湖上浮鷗餐露飽陌頭
椰眼窺黃鳥消息人情看易老等閒悟却韶華巧

敲針

緘口銘

多言多敗永矢弗告三復白圭比以純篤心之典止
語之委曲駟不及舌閒垣耳屬夫人不言默而自足

雲房

像賛

怍殺胡僧他也知道悟了九年一朝跳躍嘆於今面
壁合玄黃傳與浮生作長嘯

青蓮

爲止源作

野人海上來跨鶴勝騎馬燕臺何處是龍虎深潭下
來去迅不留玉女花盈把迥超三界中胡爲乎原野
原野空以曠歸雲清且閒千年桃李紅於錦但醉烟
霞呼且看且進酒明月落潺湲莫放酒酒盡與闌珊
檻柳籠鳥自堪惜風塵道里誠艱難祇今乃識浮情
苦浮情寧不傷心肝

雲房

像贊

坐茅意欲釣驪龍無奈江干破浪風弱水不妨別設餌葫蘆趂着酒盈豊

青蓮

春宮怨 戲筆二首吟應龍之題

烟鎖金門春晝長禁林花滿度幽香羊車欲過知何日空對東風憶上陽

秋宮怨

長門露冷月凝霜一夜金風葉盡黃月入深宮經十載年年此際嘆秋光

周顛

書綾

半天寒碧入雲凝界破渾疑虛可馮一曲山青來牧篴數聲欸乃出漁燈蕭帆欲暝風初駛桂櫂方回月乍昇普化浮塵尋退步五湖歸棹又誰曾

雲房

合題荷花二章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爲君棲挺然孤立兮不染汚泥我欲與爾兮隱盤溪

顛子

其二

不與魚龍爭變化甘隨獅象悟禪機

青蓮

咏梅一絕書之自笑

遠疑山影近聞香醉見明娃點素粧雪冷夢歸清興逸伊人宛在水中央

敲針

偶題 調寄菩薩蠻

依人翠鳥枝頭處爲惜春情嬌欲語巧露濕紅顏啼痕冷淡然○敲窓風索月寤蝶驚回怯一笑等流雲葫中天地分

東坡居士

遊僊詞 調寄玉蝴蝶

漫訝嬌春來去他雖翻覆我也任顛管甚殘雲吊晚天肥雨酣烟歷今古繡屏文案換乾坤玉帶瑤篇英雄事半林風月一榻山川○說道班生劍老吳宮情薄世態其然更恨夜郎古道牧馬兩三番對夕陽碧波紅鏡夢秦樓綠鬢朱顏到于今梟飛王烏鶴舞丁僊○

佛印和尚

斬斷葛藤

度恒河世倩霜毫筆寓諸趣苦作葛藤偈以廣長舌爲清靜意等等衆生盡無量力觀音觀音喬木本無綿而爲薜蘿牽曲曲千百尺可以縛青天吳鈎奮且吼嗚咽主人前願得自努力安容其盤旋從茲各決絕無復生生緣

青蓮二首

新月吟

姮娥不梳頭只是描眉黛不着紫霞裙又剪青雲帶

題櫻桃

誰將絳雪染明珠爲點謫兒樊素圖顆顆巧圓鸚鵡目枝枝輕結鳳皇顱香容淡壓桃花俏芳影嬌憐月桂孤若解紅塵妃子咲宋郎安得獻珊瑚

薩道人

像贊

一笠春花兩葫天地用之不竭修之不易烏肝兎髓滿靈元不分卦易成無極無極何曾有幻耶所謂三才生有意

岳武穆

降題

生成一點忠君魄死後丹衷貫古今遊刹臨壇看北草西湖血淚尚寒心

警世帝君批　好男子猶不忘焉世之弗克忠者不識曽有愧於爾否耶道人亦爲之太息云耳

周顛子

度瑆谿來燕市題此付諸子知

鶴響臨雲急霞裳拂水明春歸花事過洞戶碧波清

白玉蟾

書綾

縱橫順逆不須敲明月長竿透九霄醉老醍醐春未足白雲丹鼎氣先交龍精暗與黃婆合虎血頻隨素女潮碧海驪珠光乍耀黃庭公子下重橋

陰陽之柄其生我之源得者迺盜失者乃還故太上勿搖爾精其精在守

敲針

莊子觀魚圖

非我何知我非魚莫羨魚假知濠上樂魚蝶豈其予

蓮池大和尚

偶題

貝葉經翻月曇花座吐雲廣長舌落醉香氣自氤氳

青蓮

自君之出矣四章（廣龍擬題戲作之）

自君之出矣憐儂明鏡瘦明鏡既無知容光不照舊

其二

自君之出矣願作秋園草艸色雖離離肯惜前春好

其三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金梭思君如萬縷長繞心如何

其四

自君之出矣金井知深淺思君如轆轤常在心頭轉

敲針

示通源子二首

霹電光輝法影秋佛山四大笑沉浮朝來擊碎珊瑚樹亂落蟾光在石舟

其二

舍利弗老葛藤多不見如來隱恒河一切平等以圓寂曇花深處悟阿羅

鍾離

書捘

閒吟月下花前。緩步松陰竹逕。一樽高臥白雲深。幾曲風清偕侶來相覿。

青蓮

書扇

翠竹黃花盡是玄機。至訣丹爐碧水猶然法相。深源認得則是長明。知却渾歸幽覺。撒手茅堂自歸正道。

陶真

降題

青龍一夢仰浮雲。濟世十年混懶君。實洞欲傳金玉訣。崆峒烟篆碧霞文。

羽霞

降題

極目燕臺四野春。白雲黃鳥幾宜人。清閒悟我桃花懶。鐵遂一聲今古身。

拐李

降題

彩雲何處鶴初來。白雪黃芽次第開。遙望華陽好風景。排天長嘯下瑤臺。

赤松子

偶題

風雨隨兮上下飛。崑崙咫尺古人稀。飡氷服玉當年事。今日臨鸞是也非。

著真

降題

手把雙相酒一壺。林端黃鳥說虛無。春風不管東君意。好待藍田種幾株。

鐺成公

降題

幸生養氣已僊仙。此日臨壇了夙緣。憶昔玄精三萬歲。谷神不死幾多年。

胡僧達摩

偶題

何以桃花懶而爲栁葉情登臨一百八曇烏誦空經

嚴子陵

降題

道大山河固風清日月閑老人收釣後倒着紫霞冠

鍾離老子

偶題

躍冶金爲怪沉浮水自空甚深微妙處只在未來中

丘長春

賜蹟源

波若心何切合利志不疎錦星翻貝葉字字說虛無

敲針

春詞

人情詩債亂殺乾坤邁誰是生平舊態白雲欲去留

得孤峰在借問春光總若何安排花雨搖天外

回道人

花鳥圖賜鑒源合題五章

天公所欲獨讓伊而清懶雖奪春機更慕壽陽宛轉

年年倚玉郄爲誰立節忘香止因白雪輕敲含癡面

靦莫管莫管且聽鳥謌蝶板

南濱友人

其二

相彼鳥矣集於木林有梅兮出幽谷東林不逐典香

車蜨粉輕舒粧未足

薛道光

其三

花鳥總忘機一處好爲甚麼蝴蝶女媧頑石相攪擾

請大衆參道

顛子

其四

一夢誰驚覺交交春下聲古今休淚說試問個中情

湘妃

其五過

紫極之堂謁　太清之虛書之爲色相宜乎擬人間之麗色何獨依於恠石蝶之來兮不語解春風兮鳥集

鍾離雲房

像贊

這個老兒忒煞古怪脫却塵襟何等自在爲甚麼揀取九品禪蓮又把頭顱葢喫我曉得了想因塵淨六根空恐他終被波濤礙

青蓮二首

題繡軸

漫將彩線繫山川南極祥光夜夜燃五老欲歸猶未去青鸞瑶珮降雲天

題佩傷

蘭色嬌無語幽閒愧謝才贏隨鶯燕笑獨向淨瓶爾

同道人三首

如來舌　煙霞圖十二方

法法還歸定水澄澄不落空潭龍藏曾叅大辯獅臺會悟瞿曇

碧華峰二首

自隱空巖莫問泰曉花暮樹四時春浮生曾有求仙者欲到其間無一人

其二

聳翠流丹萬影懸山吞大地水吞天三千年外題詩客莫破長林鎖洞煙

老人

君子朋

開簾宜故人俛首話心曲但願長相依無令啺幽谷

姓氏關

氷壺友

燦木知情否塵根可以離有心能潔玉明月伴蛾眉

重陽

丹丘市

層巒叠碧闘煙霞吞吐湖天色相除若解仙緣曾久世丹丘可以市胡蔴

頼子

弱水鄉

毛羽不能浮故名曰弱水偲人撑鐵航渡過靈明磊靈明之外有高臺居之可以飧石髓

祝鷄翁

了了汀

湖濱不住翠雲浮山老林空豈世儔何以人情真了了半灣新月照汀洲

無名氏

棲雲壑

莫作塵緣幻相看數椽老鶴此身安棲雲眠穩留大影萬籟蕭疎一日禪

青蓮

知止鄉

舉世皆塵礙疇能一旦除清閒山水主知止待何如

陶真也

養生主

吾生乃物養物生乃天養天地物我機孰曰任消長物外有靈芽勢如偲人掌香光浮清流滋味自幽賞一食幾千年徐福曾懷想

敲針

煙月隣

悄立宋郎壁雅慕姮娥羅玉粉凝香頰冰心詠鵲歌壽陽春雪足隴上曉風多三星依碧鑑薄霧遶銀河

刎奴

春知巳

誰借東風味林禽獨解機冷然披色幻何必夢花飛

回道人　四首

敲村皆霽 題畫八首

邨況幽然物外情五雲深處聽鶯鳴漁耶未入僊源
悞敢曬簑衣待月明

寒江釣艇

一灣新月慢移舟釣老江潭夜不收說甚吳峰山水
味野人常抱未知愁

廻峰池閣二首

蒼山倒控畫中看小閣依雲一鏡寬曾借浮生原祿

祿不知何處是身安

其二

抱翠環流萬影明鳶魚不察以詩盟清涼已絕繁華
夢何必猿猱故故鳴

雲房

錦江夜泊

夕陽返景入溪流瀲灩光分白露秋可是短蓬飄不
得數行同列醉蘆頭

老人

楚江梅雨

天也憐春色艷何故拋梅雨點清波江頭極目煙雲
際一碧無分物外多

許真君

靈沼荷池

不須舌上散天香冷艷依人坐夜凉池控浮雲千嶂
外可知清靜悟斯鄉

青城丈人

嶽鶯鳴泉

聲聲入耳和松濤半壁清虛鎖月腰嶽鶯無人雲不
煖有龍長嘯傀天高

雲霞

秋林絢綵

秋江楓色錦相宜未抱霜寒嘯月時一夜笛聲催雁
落浮雲飛度萬山枝

回道人

題畫八首 羅源

醉樹酣山不耐閒楓聲蕭瑟和潺湲原知物我無全
累極目煙雲未可攀

雲房

其二

一枝斜影傍雲開黃鳥忘機說法回獨惜有香春不
管漫隨風伯度瑤臺

鴟夷

其三

冰肌微露色如霜占得春容暗裏香寂寞倚苔情婉
孌不教脂粉鬬餘芳

抱朴子

其四

解得塵緣幻相空湖光山色亦朦朦孤亭不列繁華
隊獨立寒村傍晚風

子房

其五

古木森森蕩暮霞歸來嵐影路全賒桃溪待月宜共
賞何必尋常覓酒家

青城丈人

其六

徑曲雲深別是幽回看樵子度巔丘浮塵掃去三千
里歸傳林泉一夜秋

玄關子

其七

逸興誰知組解情半籬紅紫鬬霜輕蕭疏不讓天香
梦可以浮觥冒雨行

麻姑

其八

東風無主鳥悲謌集彼枯林意若何常哄有心人不
解一春花事爲誰多

羽霞

降題

笑殺青蓮舌上開。幾曾說法見如來。龜齡八百樵沙
度。烟鎖松花汗漫栽。

雲桃夫人

降題

搔首臨風試漫思。雲環月下整遲遲。消愁謝有長生
藥。何必如人覓酒巵。

湘子

題山水

塵况無多謝不難。山靈偷得此身安。問雲淡樹皆空
色。歷盡崎嶇一目看。

雲霞

題山水

遠峰倒影一屏空。徑曲橫橋幻相同。獨立倚笻人不
管。此身疑入白雲中。

回道人二首

良禽擇木　圖斗方十二幅

廣莫春千丈忘機鳥自棲人間桃李樹一任燕鶯啼

敬亭歸棹

山葉不聽水樹靜自披雲何處羊裘艇來尋林下君

顛子二首

岳山三老

春况吾知矣迅而不可留岳山這三老歷過幾千秋

幽谷逸民

繁華久不見三徑也荒蕪羨爾棲於此賢哉古丈夫

古頭陀二首

二妃凝望

不陟崔巍企而看湘水紋淚光流動處洒破一天雲

崑崙鐵壁

飽得烟霞色頑空亦點頭箇中麋鹿遠靜待白雲遊

青蓮二首

嵩潭醉泊

一葉浮山脚雙峰插碧天松濤連磬出驚醒醉翁眠

嬒林烟艇

帶雨雲剛到披簑人亦來竹林遺舊事駕葉度瑤臺

陶眞二首

崆峒秋曉

何處聞瑤磬西風嶺上來古亭疎籟韻相和遏雲開

林泉色相

莫謂人無悟聞禽亦解機翠紅雖與伴冷眼看塵飛

敲針二首

漢皋遺珮

因香而有節樂隐也無心解得江皋珮醫爲野客吟

素妹嬌夢

翩翩者公子胡以疑莊生有香含玉頰無意托芳情

葫頭集卷之二終

葫頭集

道魔問答

回道人閱今古降紫極闡正教舉婆心而假筆指迷臨壇點化嗟閻浮之自墮憐人欲之難除奸巧日益增靈虛日昧乃設爲道魔問答而爲言曰混元之始無形無名三才既立人我始分孰爲太極孰爲眞人孰爲生死孰爲鬼神世皆自取致入其門如明哲之子不及愍愚動言求道滅我魔宗惡我如仇視我

如毒割我欲愛斷我貪癡奪我迷彊破我疑城更欲以德行伐我以禮義敵我以無妄離我以清靜絕我不知巳非反謂我惡我魔處世久不變心依人內外交久而誠同一念之機而協七情之政則我魔之實有大造於人者也如爾道之渺茫勞人心意既瞻在前忽焉在後本無有相之可歸復乃靈虛而難覓使人束手無爲步步循矩由老子而至釋氏三聖人各是其說至於艮知可以修聖淸靜可以修仙見性可

以成佛我魔茀不知今世僅有其人否耶更哂爾道以三聖人之宗汲汲惶惶刻無寧晷遍乎宇内遍乎蒼穹靡不欲人歸諸教化豁悟本源然得其門者止於進知其機者忽於微而欲人之樂從者不啻百千萬億而鮮一若我魔則不然恩體人情愛敷所欲隨其意趣可縱可馳知此身之難得任喜怒而無拘錢乃養生之本遺妄以助其謀色乃樂生之餘資淫以濟其慾庶淫庇妄隨道難克入兼之忿兵堅守惑將

威張三尸逵列七魄縱橫雖道以忠爲師以孝爲軍舉天下之信誠敬善而爲師旅恐亦不能挫我魔之萬一也矣以故惠之及人者如此其作爲若如此雖不褻教而俛首心降者又如此孰謂非我魔之根深緣遠不幾與兩大並垂於不朽歟如爾三聖人之道汲汲惶惶欲人歸諸教化而人未之樂從者豈聖人之道不足法歟抑聖人之教化有不足善歟抑亦我魔之堅甲利兵而微道之難動搖歟抑又人心之安

於世習而以道之爲難及歟雖然固常辟我魔也豈辟我魔者有其能而度於人者無其術歟魔不揣請道之見而荅我道曰噫世之不能立性命之基而困陰陽之術者必予之言夫居吾語汝夫天地未判孰爲究窮道之未名魔從何有魔道爲仇貴人自擇故上智不用除而魔自遠中智除之而退惟下愚與爾相終始然道本於靜魔處於動靜乃養生動乃傷生此必然之理也夫欲以養生之術而行諸動作之機

則魔之生所由來矣故三聖人究其須臾之微而參天地之理不敢獨私行諸教化豈若縱欲任情違天之命而悞生身之本者爾謂道之渺茫靈虛難覓不知一點自然之機昭昭乎日月同升降使人可景仰而不可思議者吾道之用大也人之所不能進道而親汝者如在黑暗地裏不知天色之明惟苟依於土石故也魔曰不然日月光輝遍乎不已行於天下誰曰不知若道則曾有遵之如日月而行之於天下否

問有其人或不遇我魔耳如遇我魔則亦安用道爲
也道曰然非歟世之遇爾而違吾道者固多其因爾
務行吾道者亦有向善之子一念之錯一時而悞易
其前修迷其後果此謂遇爾而然也如作惡之子久
與爾綢偶爾一語恍然若悟決絕塵思雖內侵外感
之無邊乃守一抱源而自益如是之人爾魔曰逼其
處日雜其心斯人也未必與爾相親也安謂日之不
可仰月之不可瞻也夫可瞻可仰則又安知其不可

行也故曰中智除之而退除爾之術無他在一慧劍
耳爾謂不可挫鋒者又何謂割我斷我奪我破我如
是等等耶可知皆從慧所發耳又奚慮爾之遇哉抑
遇而易其初心哉所謂下愚能與爾處不能與道處
誠信然也魔曰否天地之理本諸性情性之所好不
同而心之所尚有別或爲隨其情性而不信虛無意
者得無以道爲勞而以魔爲逸道反是魔而魔反是
道歟道曰情性原是不錯勞逸固是有分有因勞而

至逸者謂之靜有因逸而至勞者謂之動靜道也動
魔也然動非外之動靜非外之靜虛無者乃靜之機
也苟能心靜而身動則可以知魔道之微其謂魔反
是道道反是魔皆人心無慧見疑團結就耳此等之
流路頭認錯偏性偏情乃自墮者安足與語魔曰守
一之中則可與天地竝且世之道多矣有邪道有正
道則安擇乎則何以知其邪與正乎不若不信之爲
宜也道曰守一之中與天地竝此太上之言正謂道

之云然世之道一而已矣寧有多乎道惟正而已矣
詎有邪乎若乃邪者卽魔之用也其知之鑿柰乎理
其信之心存乎天故三聖人之教其有同異之分者
在行事上看之耳若心則未嘗稍異今之人有信其
佛者背乎聖尊其道者辟於佛俱由夙根淺薄未明
天地之理不知三聖人何嘗有分也若是一偏者卽
謂之魔也魔曰三聖人之教人人知而尊之獨三聖
人之用則又不能使人無疑者其他不必言如爾純

陽之道依於純陽其自稱曰回道人則分明以道自任矣今觀汝得道以來已多年歲其隱見世間種種不一聞而信者十之一二見而信者十之二三其見聞而皆未信者十之八九起人之疑端固已多矣獨降懸筆事令人觸機恍忽若有若無信者有之疑者有之其疑信交半者有之刺刺終朝說不盡千萬語言而人未嘗遵行一字況善惡之報雖言之凜凜而觀諸影響又屬玄虛夠托諸三寸之管而假馬子之

請以一几之窄而批數千之語一請即降叠召即臨又求書求字者揮毫而不拒豈一池之墨克足敷若是之用乎片刻之下能如此之多乎且人又不能服見而尚有塵凡之隔隱見之間雖欲謂其人曰爾誠爾無欺爾誠則德汝則道之不遠則報之不遠爾忠爾孝示爾悌示爾信則人之始終奉其言而行之者我魔實未之信也夫知是純陽而猶有未必然者況疑非純陽而欲遵純陽之教者豈易得哉魔固知純

陽之道實有愧於我也道曰吁咈哉醒一貫之機而充諸宇內者仲尼也悟色空之相幻而歸諸無生者佛子也宣太上之好生洩還丹之奧肯立弘願而指迷者純陽也純陽之道度人而已其不能與三聖人並之但三聖人之道純陽固不能謝其為無知也夫隱見者即道之用道也者豈盡托諸隱見之中其人之不我信而盡我功行者庶　上帝無其責而完我之夙願也如降筆臨壇者雖云不可測而亦宜可測

者在焉夫當空一日光散萬川雖破室蓬門未嘗不與之照耀耳豈以一几之窄一池之墨而批數千之語為疑惑之端乎苟如蜉蝣使倆五字撚鬚則靈魄猶然可遏抑何異於仙凡之隔也若假馬子之手因請即至聞召即臨此因緣有在抑豈塵情之易測耶嗟今之人曾有未及馬子而疑馬子者吾不知其何也至於善惡之報有極彰明處惜人未之覺耳不然則世之高車大馬安享遐齡而窮陋夭亡病災莫救

咼由而來也抑旦夕之禍福何出而生也豈天預爲其報語於人哉可知玄虛影響實非玄虛也若乃字畫淋漓亦與之所至耳雖非與筆墨爭橫聊示煙霞逛況然亦各有意焉非無爲也嗟乎婆心空切魔道同舟罔吐青蓮誰生覺悟知我純陽疑非我降不知純陽降亦生疑道之不明也夫人也道之不行也夫天也魔乎魔乎將安除乎其信吾道者可也其不信吾道者亦可也魔乃喟然曰聖人之道至矣魔不敏敬謝聞教

警世帝君自批　此語雖屬平淡然世子之機簧之稍能打破庶不負道人之饒舌云爾

示引源

十年精進甕中天今日酣心始合緣另餌釣君離苦海道機撥爾入微玄築基好盡三三法煉巳還宜九九先夢覺羲皇西水碧歸來滿目是銀蟾

示通源偈

死生原不二生即死之門了得無生者生亦徒何之

戲作道情詞爲愚子之謳吟云爾

玄機無與世人自認爲虛渺三五百千歸來多少說甚麼元皇氣巧總只是人情顛倒問而今眼底慧光胸中電影可曾知道西江有月東土有舟可能直泛蓬萊島黃龍有像白虎留形只都是强名之發笑浮生碌碌朝朝梳黃粱未知驚覺任大夢無虧方能悟長生不老嗟嗟那時遲了今日乃叩回道明日箇禮回道呵呵令道人徒吐道人道我也不知誰箇能通曉今試以降筆臨壇信有無溫艮一服誰飡飽勸世塵須當一掃

示玄源

空林皓月拂松蘿崦外泉聲和鳥歌三十年間清靜法九千里外有無河玄關未破神先壯紫闕初開氣自和但得重樓蟾脫殼始知靈谷轉輕波

偈

見性乃真覺談禪是後天天從何所見佛即未來心

示淵源

肩橫一劍醉斜陽笑指天低水未長甲子不言方是覺庚申未悟始知香煙雲拂地千年藥嬰姹窺爐萬載昌饒舌夜深題數語囑君入夢自思量

示全真守斗一章

深山清靜總枯禪龍虎關頭始是緣明月照人白雪固黃芽入尚紫霞堅黙存我氣雲中劍淡悟玄風水底天邊指池臺生法相枯槔汲透井華泉

二章　解前

龍虎關頭靜裡爲枯禪無說却何之桔槔本是身中汲乾坎還從心內施滴滴醍醐搖玉液涓涓雨露灑金枝雖然清靜成玄訣只恐工夫下手遲

三章

心口原因我有身無身心口總非真若云心口能成道豈說乾坤自合神明月眼前渾是舊曉風林外忽然新皮毛謝却靈根在始悟桃花解醉人

四章

守斗守斗只言心口心口歸來何曾我有太虛照耀驪龍吟吼摩尼寶珠時時穿走大藥爲聚元陽作酒三五百千十一二九只此玄機倩伊分剖離得些微豈返衰朽洩漏玄關切莫苟苟

五章

三才五行八卦九重一元萬象百日千功離得些微失却秘宗明明說破尚自愚蒙片言了悟始是玄通

靈臺若礙到底頑空

六章

守其真實絕其饒言行我工夫悟我自然寸修寸進莫懶莫眠依依八節靜靜四時運陰陽之氣成嬰姹之靈莫以龍虎爲他求莫以桔槔爲有象

七章

無明之始三才乃合太極之生五行乃分五行合我之活子午時而彼感通造化之元

八章

金丹訣經中說坐臥工夫伊已歷於今靜養要忘機拿住西江那一月月不遠心須切伸須二五氣自接神通萬里瞬息間信是緣深方可得思不起念不活時時甲子庚申則爾能聊盡苦之修漫漫傳伊弁大藥

九章

清溪未滿月光來花裏禪機次第開只守心猿休放鶴五雲應自聚靈臺

書止源綫

世之知己者明月清風是也不為榮辱而更豈效炎涼而疎密者哉可以披古鑑代絲竹吐長虹寄短曲舞劍則嘯猿揮羽則躍鹿襟開可以藏秋水神曠抑何虞於輿之未足人情豈若如斯乎幽況誰知不共焉復於枕石眠雲午餘夜半萬籟稍寂時俯仰一覺空潭秋水不幾盈缺盈虛而恍然飛我於烟霞物外也耶孰謂非清風之助云

九品蓮花偈六首

挺挺出金池辦辦合玉露火裏放奇香色比菩提固

其二

心卽臺之象蓮因色是身西方無個處極樂悟虛眞

其三

雙行樹裏泥團九品蓮中甘露頻伽不解無生飛向恒河深處

其四

昨夜天風吹北斗驪龍獅子一齊吼要見蓮花何處尋蓮花却在如來口

其五

道人慣會饒舌要講蓮花顏色不長姿藥四部中不染青黃赤白黑時時觀世見如來柳花搖動瓔珞月

其六

菩提無樹鏡無臺安得蓮花九品開分付道源休浪悟客塵二字證如來

示通源偈四首

琉璃清靜照十方皓月天花瑩且香借問主人曾打破好將金翅舞明堂

其二

萬疊寒烟總一虛隔簾燈影却何如此時認得空中幻卽是如來掌上書

其三

靜虛無二法無門法裏虛虛靜自元守聽月華風吼處會看太極悟無言

其四

琉璃爲相色爲身法雨天花萬卷春分付雲門休見性石霜昨夜會當人

偈二首

慧光破三界慈波大海中金剛非法相不惹應歸宗

其二

無我無人礙妙法自如如彌陀若有覺九品應是空

偶偈四首

容塵二字成果爾羅八劫翻身撒手烟霞覺悟仙佛總是春春

其二

何處獅子作怪將我葛藤咬壞要尋佛老塡還過去未來見在

其三

昨夜懶雲炊熟今朝凝腹生春有口無心是佛咲他忙裏尋人

其四

不貪不愛不惱無身無口無心從此一靈默會太虛清靜忘形

賜通源二首

空空空自空悟悟忘自悟撤却悟之魔死生應自見

其二

三教總一教得來無欲問若從微妙處一點還虛空

示鏡源

鶴長鳬短人生事業不齊蜉死蝣生世界悲歡莫測竹葉無憂醒後中山已老黃花有約歸來上苑纔春白雲牽去野心機丹鳳尚然饒舌青牛會來初智慧紫霞即便回頭鬔鬉烟中古丈夫秦之小役浮沉石上老毛女漢也閒仙視形體之無無知而且悞了身心之黙黙悟矣忘情孤鸞啣九極之霓洪水泛三元之境功名富貴碌碌紅塵担子乾坤歲月忙忙黃土

嬰兒愁塜上之絲蘿懷花間之鳥雀太虛有盡本願無窮憶美玉之烟藍田日暖懷真金之色赤水風柔倩我同人願君合道

戕歲說婆

人事蕭蕭光陰寂寂過之不解去也無多今其視昨之不見仳乃傷今之可嗟吁塵凡固然矣

元宵聯

鳥歌催蝶板月舞換燈衣

賜通源二首

黃鼠肝青蠅血肝清血靜宜真潔一夕秋風到碧梧乾坤處處飛紅葉

其二

黃鼠肝清蠅血莫教瑕玷崑山白駿馬輕鞭馳驟忙丈夫何用多饒舌

賜歸源二首

黃鼠肝青蠅血常將二物倍金液任教烏兎走東西

只伴烟霞供歲月

其二

黃鼠肝青蠅血剖來黙破生生劫不肯疑城了性宗再投滄海撈明月

偈

如來非有相在在心頭者悟却本來因了我無生徑

偈

一點琉璃光照破十方界了了歸虛空此中無罣礙

蓮花偈爲通源子說

椿枝萬丈道家玄蓮花九品禪門法試問花飛椿老時可曾捉得西江月

偈二首

坐象騎獅畢竟何曾坐象披毛戴角當初未必披毛總是靈根覺性一時外錯分毫

其二

誰云妙相徒惺惺眞言妙法蓮華經畢竟頑空還有覺朝來一擊木魚聲

贈通源

春江漾明月問他色有無漁翁忙着釣空得達摩蘆

賜通源偈

急水洛月光風來林木外虎嘯怪龍吟崎嶇管不得

書綫

雨九日月一圍天敢與吾儕論後先笑殺元皇分正氣安能知我未來前

集句

潑墨一天宜化雨敲詩萬卷作吟龍 書綫

既隨墨叟爲長嘯還助詩偲發灝訶 題畫梅

不逐春風爭綠野甘同瑤艸嘯青巒 題芝蘭圖

虛心磨歲月幽韻在烟霞 題竹蘭

月鏡照人千古跡雲衣覆我萬年癡 書綫

不在陶家酬逸況故同黃石悟機籌 題畫菊

料得乾坤不我贅孤高獨占萬年枝 題畫梅

形神俱妙何須像一筆清風煥古今 書綫示求像者

小童神遠青藤杖老子丹飛玉葉既 題畫藤

高士幽棲凝紫氣玉人俏立問青天 題畫梅

青藤曾萬丈古幹幾千年 題畫松

遮莫分香酬舊夢只須留影逗新題 題畫梅

秋容不寂寞閒鳥自棲遲 題芙蓉

甘於醉墨飛烟葉不肯春臺作釣竿 題畫竹

幽閒世外宜難達清味人間豈易嘗 題畫蘭賜碧源應作如是觀勿爲塵所垢

種玉耕天漢栽雲樹海垠 葛天氏書綫

烟霞三友今古一朋 敲針題三老圖

東嶽廟碑記

夫大塊者爲人之靈人假大塊之靈歸則乃神神之靈也而冥冥神之感也而穹穹胡人之靈明以贍神之冥冥非倩大塊瑞靄色相莊嚴環宮勝槩爲冥然逆旅者又何以依仰也燕臺龍秀四海維區應聖脉於蒼蒼會鍾靈於欝欝西峰煥彩東壁流光誠大塊至靈之脉也遂建東嶽之宮巍峩歲月其如燕梁泥滿荆草皆萋吊烏控月捲礫敲雲爐冷烟沉桑滄增

感乃宋鑒源輩秉丹締會起兀作新爲人民見相之悟以昭神天冥冥之靈俯見襟山帶關抱雉懷松翠聳長天陰披遠幹人傑絡繹於四時花鳥馨翔於九極昭昭爽氣烱烱高風嶽帝乃悅雲馭俯臨隆世鎮基赫然今古予以樵沙之度鷲駐燕山諸子有善叩予爲銘於是倩筆而爲言曰

圓天方地物我化行南贍一粟燕冀最崇龍流餘脉築東嶽宮角星在野甲屬岱宗神光彌鑒感而遂通兆民熙熙無不賴靈白駒一瞬孰與景同神其來兮斯卽蒼穹人苟不悟三尺神明電露泡影寵辱枯榮胡自籌盡在天所容西商南火此生主東蜉蝣小伎慢藐幽冥皇皇二氣交結乎中

説

花落水流試問當年司馬雲收雨散追思昔日巫山守我靈臺之鏡何虞幻泡之形因果前生原是今生所作是非後世還歸斯世之爲悟得玄關之奥叅通

塵障之疑奔走風前酷似闖君幌子憂愁宇内宛然魔帝招牌覩洶濤卽可知揚帆之險欲悟退乃能明採藥之清孽造由來功成始去夢中占夢以堪悲形外逃形而發笑止源伊止靜潮待靜靜之可遇止也宜求後果前因到頭覺悟

爲諸子説

古鏡一輪照塵而碧新霞萬縷處世而空龍虎嘯風雲於物外利名勞靈性於迷中眼底慧光疑於冷電

身中奥訣誤也寒風樵沙歲月已將期忠孝人天何咫尺披亘古不闡之玄悟於今未明之化道人饒舌蓮藎含羞世子忘機桃香吐艷可憐幽幽不合其緣爲引沉沉以超其位燕山之度孰敢曰先陵水之因誰勉而進諸于果能奮豕恪守吾規棄凡礙於蜉蝣了正覺與鸞鶴將見白雲遶膝青杏羅胸忠孝既全生死頓了誰謂頑石不可點頭枯松弗克青老耶

書津源綾

樹影遙青泉聲觸石中有埜士頭蓬脚赤徜徉於無何有之鄉笑傲於夢幻影之世天高尺五道滿大千總不信誰非誰是樂烟雲未老而物我何逝更不假變態本因違　太上之舊志看桃花還落漢唐春那丁郎鶴返餘得城百雉潙雁唳空天千載人民莫識最羨取河上老人合金丹而醍醐且旨具雙眼視破其間自然終始

紫毋元君

戒律

心乎世也相乎幻也以心見世相也不羈幻乎何有念彼乾剛坤柔比象昭億萬之未蒙發三才之既濟陰消陽長陽長陰消相繼綿綿光陰無已其如人緣自墮莫計本來將太乙這點靈真竟認作閻浮幌子朝興暮臥迷愛萬端苦苦爲奴時時造孽雖有遊池清靜之水也難浴自汚之軀總有金爐煅煉之丹豈可濟不修之輩所以得道者寡欲寡欲者不塵守我眞龍活虎不愁蝣死蜉生太陰覺照聖體流和如我坤司法洪道普因憐孽海之無涯用濟慈航而少引能登彼岸先掛輕帆茀人四碍閫壺尤深未悟清涼之妙曷知酷烈之危苟思進步先愼常情勉得其功助于夫子無極紫毋元君而說戒曰

刎愼性兮希善戒長發慈兮推恩戒知孝敬兮寡過戒存貞節兮守身戒廼安分兮知足戒無信邪兮修行戒不染不怍不惑不强甘於不足守我自

然如是不更慈光永庇

祖師語諸子

古有觀於渺介山夜如晝月明吾儕嘗寧止焉東坡
自宋乃從華山詩西一真飯吾今尚在

二章

道者就是這箇這箇本無言若求說這箇這箇即是
這箇

三章

昔吾修煉於雲房石室中立誓愿而證果今隱見世
間已屢借三十四子猶不斂奈何

四章

浮生大夢何以能醒本來面目一錯劫劫報還難贖
故當空一點應作如是觀

五章

終南鶴嶺多異樹直者聳天曲者環谷中有虎兕棲
止風生時山鳴林吼有道者則恬然否則阮途

六章

煉丹先須煉欲不然試鷄化鳳主人猶然不得名曰
丹奴

七章

吾徒雖多自何儒始而下七十八人今成道從青城
丈人遊者居多焉粤西恒有遺跡世可採

八章

遇廬則居遇鐘則叩八字足了萬世之因今道人饒

舌多矣爾儕不悟尚日再問問呵呵吾亦不解

白雲老人

語

老人稱先生於宋然老人之未稱先生前蓋居西域
來自白雲而墮於華嶺故名

顛子

語

夜郎多杜鵑啼之血出顛子雲遊聞其聲土人道蜀

帝所化頗子曰太上忘情蜀帝死生何切從此深悟塵緣頓仙矣

養成子

語

天明則氣淸地靈則氣正人靜則氣𡨴氣淸歸天氣正歸地氣𡨴歸之乎人也可不愼歟

容求子

語

天下名山多矣而名山之名天下鮮開闢開山諸眞得道處今人訛爲閻死則非也如勝跡頗頻而諸眞去來不定塵中亦有之人知否

劒奴

語

劒奴幼得訣隨我 帝君未嘗離曾過浙西湖亦有能請鸞者 帝君命我降焉今歸與諸子語人生悟淸靜可也

二章

劒奴不知詩趣只敲詩句但詩有奇才必借奇景無景有才可乎即曾子固也

青蓮

語

峩眉最上峰人不能到中有洞名紫府明妹散士千家亭至宋時始偕白雲老人遊焉

二章

青蓮捉月即東坡之抱明月而長終也世人省之勿爲醉

敲針

自述

敲針者淳熙中神童宋玉裔也七歲能奇文九歲遊泮三月三日度瞿塘晤雲房祖師授童眞內煉法修七年證玉樓錄士 紫極眞人復度始爲蓬萊散仙文章天下士詩酒醉中禪童時作蜀人尚有傳誦者

參悟

吾始求真訣真人曰一吾悟之數百年得焉或曰得在何處耶真人之這個故得一萬事畢這個自然了得

自樂天

語

天下四名山耶僊窟有登之不知何也非僊與人人異乃僊

無名氏

語

無名氏居世不留名今度洞到燕山之西見紫極真人書棲雲壑亦作一語然名不留也

祖師爲諸子言

夫聖人濟世以切世之急務應時之要則如劈面一針臨波一犀不復贅論矣故太上說五千言而辭尹喜佛老立一指禪而歸涅盤孔子治魯三月而行此真聖人濟世之良功也如道人婆心普願掉舌鼓唇說法傳經敲詩繪素借世人之貪愛而度之假幻相之好惡而化之道人之感應於衆生者亦要衆生猛悟於道人也嗟爾衆生猶以不然以道人之婆心普願則曰慈悲掉舌鼓唇曰妙用說法傳經曰未解敲詩繪素曰不足如此終朝而世人貪愛愈增好惡更長道人弘願無成口過自染一切婆心皆爲虛誕以度世之道人作爾儕戲謔之墨客矣於戲道人駐

世千萬載悠悠放浪何爲不可但衆生百年歲月前去幾何道人說話未完恐衆生不能待我矣雖尋聲赴感之大士普願垂慈之道人只可吊白楊而悲狐穴耳又有何功于衆生衆生又有何道於悟覺將苦海之航作江心之漏寧不慎歟道人自今黙黙不復與世伍欲進道者有金玉經可悟欲解厄者有洞化經可參欲除慾者有玄纂經可懺欲瞻依者有繪圖可禮欲聲色者有詩字可覩欲趨避者有機言可驗

道人手倦舌乾婆心盡矣又何復與世伍耶且爾輩以流傳即功德以誠信即皈依欲求猛悟修持熱鬧場中吃一劑清凉散者千萬之中一不可得道人又有何面目而稱度世耶乃今列名者雖宜七十而遵崇者不過三十四人僅可度者七子而已如七子始勤終怠則亦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欲引道機先除魔癘誡之不懈始與道謀然道非眞功德則不可如一念一動一舉一爲當

以 太上感應篇功過格爲則時刻登記功竣一千叩壇自有直指非復叅求若能行三千善滿親度有期豈仍以隱見之間爲凡情之莫測耶如仍悠悠忽忽顧盼尋常失此緣機後追莫追從茲語諉惟諸子進退自酌

語

學道者原不在山處世塵隱金馬方是大修行人故曰山惟靜而已

功行說

修功立行三教中第一法門然功不可以不修行不可以不立惟行立則過自寡功修而惡自遠故曰遏惡不生而功行兩立所以古先聖賢出人頭地者務在寡過去惡夫過之能寡也惡亦何從而有又曰惡念不生則善行自足夫凡有志之士欲求道之本源而歸正覺莫不從功過上着力行來惜乎叔世之人視爲迂濶自墮下流或以善爲仇而終身行惡或有

知善不爲而惡念難除或以懷詐爲得計或以背理爲無妨未舉心而先商利巳初發意而巳屬欺人誑語誑情不義猶稱有義既奸既詐戲心自謂無戲傷哉淫虐日增而天人不懼悲乎孝忠罔顧而廉恥莫修間有小善之流外馳聲望內愧瑕疵未勉寸修先矜巳善欲期實行實功難謂誰非誰是是以只得把功過一端從新說法天之報應自固不爽第三千之約八百爲期初有視之爲易而不知進之甚難苟能

知其難而行之又不覺進之易甚無他要在諸子願力何如耳故積善之道有三焉有行其善而不知其為善者有行人所難能之善而並不自以為善者有所行皆善而不以善為善者之善也有知其善而勉強行之者有行其善而存其念者有舉其善心籌畫而後行者平常之善也有圖善之美稱必行人所知之者有小善為之大善則不能者有過不改第行善以希福者不善中之善也此三者善之一念不同

彼蒼之報應有別亦各從其所修輕重而應之夫何有虛也然人不難自奮所謂苦海無邊回頭即是彼岸果能於不善中之善漸至於平常之善以平常之善日居月諸一旦黽勉而進又何難不至於善之善也人苟至於善不知善之行則渾然天理古聖賢無異廼功行充滿之驗抑何所求而不遂哉蓋功過之格其先有傳世已久因果之報　太上感應篇悉已昭悉但諸子向往之念能自奮者庶不負道人繼飛鸞教主度世之婆心若徒以此為難妄貪捷徑道不易言也言亦徒虛語耳諸子圖之其或中人以下之姿所求福壽能於不善中之善行之畧知改過其亦庶幾矣吁乎抑何望哉

回道人為諸子說功過於燕臺續示大畧一二焉

孝

無違於禮一盡於誠體其心而用愛勉其力而用敬者焉以此出而事君忠亦在矣

悌

以敬親之心睦於手足知親愛之心發於無偽斯以充諸天下處友道誼信亦在矣

忠

佩其恩而不忘輔其德而莫懈雖死無避不知有身以此應物之心道亦在矣

信

正心誠意。內外無虧。小大惟謹。剗去妄誕。以此積功。心亦無愧矣。

禮

不放不蕩。既乾既惕。守之以和。成之以恕。以此寡過之基在矣。

義

處其所宜。行其所正。不歸於邪。兼於誠信。救人之危。慨然大節。酌其善惡。黽勉力為。積德之可推矣。

廉

不貪不妄。知足樂貧。憫人困苦。無厚已身。儉於身口。利於眾生。進道之門在矣。

恥

知善力為。不為若愧。當仁不讓。視惡如仇。恒懷羞惡。恐德不修。除魔之術在矣。

戒

萬緣皆空。一絲不掛。不染塵情。養精育炁。如是受持。能為戒行。遯世之功在矣。

定

一念不興。諸趣莫作。守其靈臺。如水浴月。清光皓皓。映乎四匾。此養真之道在矣。

慧

斬魔斷障。却欲消貪。洞然昭徹。萬類不侵。認得不錯。守得不疎。行得不迂。進得不怠。所謂大雄大智之道在矣。

靜

處紛不紛居亂不亂神清氣逸總出自然雖遇物而以物應中不動搖循循進步而清靜之功在矣

悟

回光返照參破世迷因言了覺寸寸揣磨不落人相不滯人情奮於自進可度脫之緣在矣

煉

不怠不燥養氣養元調和內外運以陰陽形神牢固愛欲力降此心如死誠忘機之可以成道守一之可以得仙之說驗矣

修

苦志苦爲既進復進苦不辭苦進不辭進開門若閉對面若無外行善事內躭善行依功恒習遵諭敬持志其爾我純乎道德而度人度已之道在矣

眞

已知假合解得源頭歸源復顧假應是現既假克除眞能可保能保厥眞眞亦自固眞之固也道在是矣人之能成不離這箇

警世帝君自批　道人說此十六字極是平淡諸子稍能遵此按節而進則自然功積過疎進道之航梯也但始終如一力滿此愿惟知立功而不貪功之報者則上乘也

赤心忠良王元帥

降題

火輪一瞬遍乾坤刹察閻浮善惡人金鞭一揮山河動　勅擊陰陽不正神

跋

紫極帝君自庚子秋顯化燕山歷冬徂春凴三寸枯竹喚醒羣蒙隨聲響應靡不備至時而一日數臨時而數日一臨時而千古上下數十百聖一日齊臨杳杳幻幻不可思擬至則辭賦數千言緗素數十幅曾不轉瞬立就觀者莫不咄咄稱奇葢自有生以來不獨見所未見而實聞所未聞矣始夏歸中鄭子不忍以亘古奇文湮没不彰欲彙梓行世大抵向來被人持

去四方無從捜集者不知凡幾矣如黃鶴一去不可復追至於批判吉凶隨事問答亦槩未録入茲則不過因時唱詠書箋題畫葢存什一於千百之中已耳以吟風嘯月之詞吐黃芽白雪之與長歌短詠悉寓至理世子獲覩此編所謂飲沆瀣者膏粱成穢服雲霞者綺穀生塵因文起悟忘言索眞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徒以琳瑯戞擊助艷詞壇則三百四始弁冕六經聖人亦何樂乎有是哉故跋 四月吉旦鏡源弟子敬跋

葫頭跋

上古聖神既遠孔子文行德衰則大道之眞已失久矣後世博學之儒純而不達邃道之士遁而不中喪志於人情者披緇衣而守空灰心於世態者頂黃冠而入山總不得太極之至眞圓圖之推步受陰陽變遷徒爲造化小兒播弄鬼神氣使耳間有獲祕授於烟霞者私而不傳輝史筆如春秋者執而不化此又皆以眞爲假魚目混珠而已故天地弛而人心浇風

景歼而天元遁盡知萬物從虛中變化而不知變化還虛虛中原結得一點實來以成萬物而不知結得萬物一點以還太虛也是以皆不得其正則數千年以來大道淪寧有得其道傳其統者眞人乎其警世帝君乎自唐得道入聖超世隱顯於千有餘年之間有如朗月澄江如青天麗日如太虛寒星如層山神檜無一時不在人間無一日不在人心人何嘗覺其所在也邪

帝君苦心莫輾神化無方殆恐天理滅絕人盡乖張不幾與草木之妖弁髦橐耳廼託以鸞筆降於燕山不過杯茶之頃常得詩畫數千幅皆筆走龍蛇金粟頹化凡數十年前數十年後之事與眼底心頭之捩妄更說經說道傳篆傳方無不歷歷分明察陰陽之禁祕總欲啟發乎人心欲俾人人迴志於善栖神於道與物俱化與世長傳耳於戲自孔子而下復行其志明其道

帝君一人而已居延鄭子止源者有心人也承其道而功其業敬其事以顯其書庚子辛丑之間彙集其文將欲與天下有生者共躋斯聖神大道之中共解此太極玄黃之味始仰副

帝君好生萬一之情耳更承

仁命遴選剞劂名其編曰葫頭集葢葫頭名集者葫蘆無極之真形也道德之橐籥邪陰陽之玄牝邪若謂天地一大葫蘆邪則天地之大不出葫蘆之外萬物之有不外葫蘆之中今而遂以為文章變幻者人也以為潘氏辟異者物也以為身外研方者鬼也以為突破葫頭返而照之者葫蘆豈葫蘆也邪則洋洋乎神龍之變化皆不可得而窺之矣縹乎緲乎吾能解

帝君之意而不能自解也矣控源于古燕曹匡衡祇遵誦諭敬為之跋

葫頭集跋

辛丑夏四月 弟子彬 敢跋焉夫跋紀時與事也盖

帝君飛鸞度世假管以震聾瞶芸鑄萬端民毋諸君子擬題之求哀而集之者也大抵此舉意在闡明

帝君之正道傳之天下俾多士之所依景耳非若好事者假詩詞以誇靡焉行草以眩癖而寄其巳之放也仰見

帝君弘慈於世不可思議豈弟以詩賦之工爲千古奇觀而要如積帛山盈電掃立就而書則龍游鳳翔畫則嶽峙川流炳炳烺烺輝映宇宙真令人恍登僊府飡玉露吸流霞飲瓊漿盛籩豆不知身世之爲何物則

帝君之顯化又在詩之外也今夫觀山者第眺其層巒叠翠觀水者第矚其灝瀚波濤而欲得其動靜之機則近道也不亦鮮哉若

帝君所傳葫頭集是也

辛丑清和月於越弟子莫彬薰沐譔

葫頭跋

天下惟有誠心男子爲能匡翼至道扶宣大教勿論潛究闡奧即其發揚音詩闡明聲歌不問而知爲聖賢中人也乃拘文牽義之士謂丈夫脫塵出凡當屏棄一切烏用沾沾詩歌爲不知

聖祖仙師憫世人狹劣爲之痛下砭針往往寄於托興比賦間不然彼吟風弄月襟懷洒落者不幾下與訓詁等乎余之友鄭子河西人少年負笈至京今且歷棄塵凡時有引鳳凌雲之志知余俟春試寓三河之八角街雨霽過訪道及

呂祖婆心借筆度世時降馬生壇 余因叩馬生巔末得知五次割股療親症爲當今大孝人以故

呂祖嘉其志而托焉 余心儀之亟同拜禮見其判斷奇中詩辭精語須臾間汪洋千頃非復人世觀異日 余謁鄭子抵其室覘几研間手輯 諸真詩巳纍纍成帙將付剞劂以廣至道之傳究大教之歸俾衆生咸

遊無上乘眞天下第一誠心男子也嗟乎今時方袍
圓頂精明至道洞透大教如鄭子者幾人哉而鄭子
一念精勤感動大衆余願世之人展卷開讀毋徒索
之語言文字以負
呂祖一片婆心將如馬生之孝鄭子之誠俾人人皆爲
聖賢中人也夫

東海弟子孫元亨謹識

孫跋　二

帝君駕駐燕山度世重光赤奮若人間四月朔塵子

張鈞標百拜稽首

壇下而見
帝君高弟西京鄭君子宣
帝君之諭有教下弟子序跋葫頭之
命塵子標孽根深靈根癡雖愚誠望切於
宮牆而前愆未堪以自恕始也不敢颺言末葉贅凡
語於

張跋　一

瑤函繼也仰惟
帝君好生無已天月海涵謹滌塵襟而自鳴其蜉蝣之
鳴焉曰一葫無形包大荒中羅日月運翺翔
眞人超然葫之傍指指葫頭爲圖開葫中二五妙陰陽
葫中幻化而生乞天元之根克四方形生神發則
自傷
眞人爲剖葫之藏一語二語示玄黃千幅萬幅雲錦張
點點落落煥

天章昭昭爲置離塵航非曰玉勒調宮商一知迷我
白雲鄉葫頭打破謝津梁斯鳴也竊
天以管測　聖以凡　天之大聖之神固知不盡於
此茅塵子標矢願孽根消而靈根長哀哀懇誠如
嬰兒之望
慈父母不自禁其拜手載賡而忘其無所逃罪也
弟子張筠標薰沐敬跋

葫頭贅言

帝君以紫極之尊而降紅塵之筆須臾百幅頃刻千言
字盡畫龍鳳之工詩歌寄金玉之輿聞者駭之爲异
見者嘆之爲奇信者班班疑者種種總皆以物遇物
未嘗以神合神也況嘈雜之際與旨繽紛閙市未完
分持四去求其棄凡碇於蜉蝣而悟性命於筆墨者
不亦難哉不亦難哉余以蒙昧無知未明至道但見
帝君千萬語言每每以忠孝爲體以道理爲用闡教本

之中庸見性由乎異說詩而寓道道而合禪不作一
家之言而盡　三聖之用真亘古之宏文而當人之
秘寶也遂精心勤力搜集成書付梓行世以公
帝君之婆心以開生人之正路然成仙成佛本非異人
爲聖爲賢在乎人異吾儕同此霧明豈可以塵凡自
甘而以聖賢自遜乎倘能打破疑城力持慧劍擊道
理之楫駕忠孝之航直破慾海之浪而登蓬萊之巔
回視葫頭亦爲贅疣不幾哂余多事哉至於

帝君僊之經傳方之本願
諸真鑒之詩降字之同心與夫馬子之孝衆信之誠則有
諸真親書之序與諸子敬謀之跋在余何敢嘵嘵
順治十八年歲次辛丑蒲月朔居延弟子止源敬謀

蒲頭集訓字

一卷

悴音解速也 急 飈音標風也 暴 葭音嘉蘆也 蹀音疊 躞音燮蹀躞行不穩也 游音

蓼音了 囁音攝 嚅音如囁嚅多言也 蜍音除蝦蟆也 罘音孚 罳音司罘罳連闕曲閣

醞音蘊 麀音攸 蟲音觸 苡音以 觿音奚童子所佩 麓音祿 抖音斗 擻音叟 缶音否

筇音窮竹杖 蜮音域 幢音牀 蹐音積 謌古歌字 穰音禳 苴音疽 麈音主 欸音與

乃音靄 裀音因衣也 縛 漉音六 閼音闕 㕏字古 辱 埜古野字 螭音鴟 儛同舞

涅音業 脆音翠 鏖音與平聲 舳音逐 艫音盧 罝音嗟 蒹音兼 覿音狄 慄音竈慍也

鶠音厭 嫣音煙 湄音枚 狆音充直上也 犇古奔字 靉音愛 靆音代 馞音孛香也

二卷

虬音求 讖音襯 嶼音序 蘸音站 舄音昔 疝音山 窿音隆 纜音濫 曇音檀 綸音崙

駛音史速也 覡音黍 蘘同集 蜨同蝶 侖音達 俛音俯 戲古漁字 旾同春 邨同村

三卷

晷音軌日影也 桔音吉 槔音高桔槔以機汲水 伽音茄 閬音郎閬字 閈音翰

京都西直門外路南造經房彭輔印行

〔清〕趙如升撰

陰隲文像註四卷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序

寶訓一篇乃　帝君現身說法
惓惓誘善意也 升 髫齡甫入小學
先大人手授是篇令每晨興誦
無間伊時拜受之熟於口而義未
悉及束髮洞其義所行多有違瀆
且褻罪莫能逭矣迨而兒稍長方

讀三字經　先大人各手授是篇
謂趁童稚時天真未鑿使其善根
於心久弗忘奈兩兒癡癡屢索解
不憚煩　先大人曰吾將拈句詳
釋俾汝曹易曉兼藉以勸世爲無
何去未遂而應召脩文矣迄今兩
兒俱冠 升 追憶　先志不禁淚下

盈盈敬取寶訓而疏註之又引証
而著為圖名陰騭文像註圖欲識
字義者閱之回心而嚮道尤欲巾
幗孺子目昧一丁者覩像問故由
耳聞而警醒也兩兒請刊成卷流
通宇內爰進而詔之曰若心為愚
魯人宣示耳至學士大夫況心有

素無俟閱卷而自明何庸宣示為
兩兒復請曰刊卷俾使流通廣
帝化也不亦　祖也 升 將其固
請不倦遂捐俸而樂為斯舉於柔
也如謂
帝君見佑多福自來
是有希冀念罷與瀆褻等 升 斷示
敢萌是想也惟懸　先大人未竟

之志，庶無負　帝君惓惓誘善
之意已尔
旹
康熙歲次己亥元旦大興趙如升
九一氏題於氐留官舍

陰騭文像註

大興趙如升九一甫輯著
男　沂　高　較刊

文昌帝君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穹蒼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

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携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

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女妻。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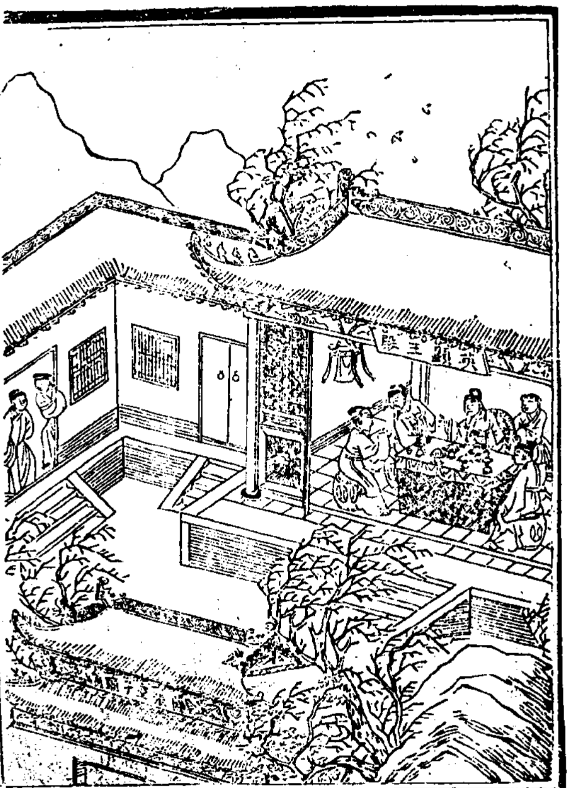
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荊榛。除當塗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墻。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聖號　二月初三日誕

桂香寶殿。文昌上宮。九十六生。種善果於詩書之圃。百千萬化。培桂根於陰騭之田。自需杍炳靈於鳳山。至如意儲祥於鰲岫。開人心必本於篤親之孝。壽國脉必先於致主之忠。應夢保生。垂慈憫苦。大仁大孝。大聖大慈。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救劫大慈悲。更生永命天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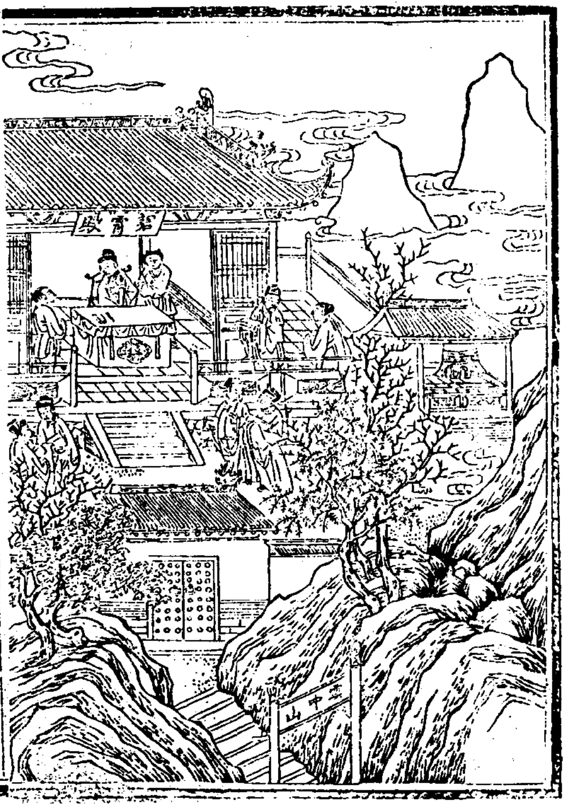
帝君曰

箋註帝君孝友神也掌文衡消刦運功莫大焉又悲世憫人不得已而類著爲訓其流傳者戒士子敬字紙立社倉諸引語語砭人肌骨而陰隲文尤爲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也世人果身體而力行之其亦簡在帝心矣夫



宋高文虎云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行至劍門張亞子廟號英顯王二子過廟已昏黑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祈夢爲信寢廡下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傳道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嶽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恐懼潛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作一韻且各刪潤商確朗然諷畢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此正爲吾二人發迫將曉神乃起別傳呼而出視廟中寂然二子素聰警各記

其賦寫於青帙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及入試二生坐於東西廂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同東廂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憒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廂問之西廂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憶起問子幸無隱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豈福爾耶各懷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亟求印賣賦比廟中所誦無一字異二子嘆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嗟乎士務自修爾營營何益哉此夢二子知之徐奭定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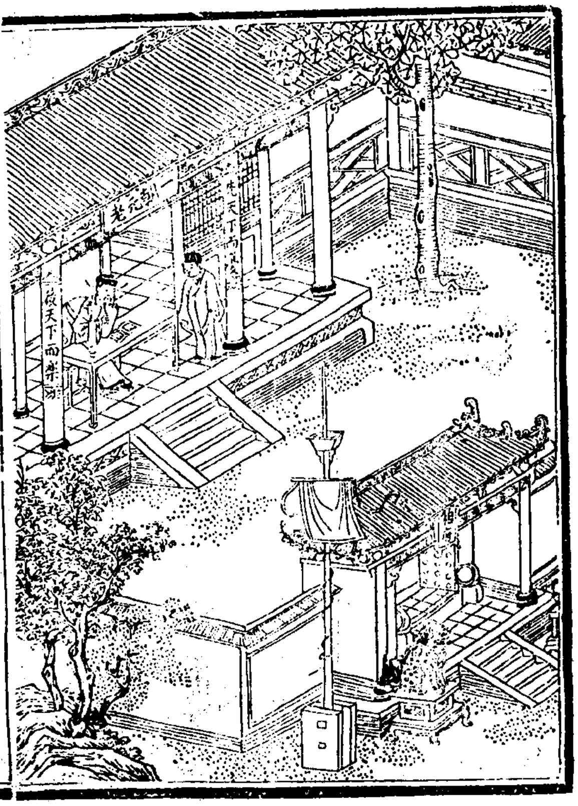
太原忻州城外有雲中山上有碧霄殿爲文昌行宮諸生王用予等十餘人爲文昌社社中推用予主盟正統辛酉元旦用予先期赴行宮宿甫就枕覺有促之者曰起 帝君升殿矣用予不覺身出殿外見列炬燭天 帝君端坐殿上天下城隍彙報鄉試榜冊一神朝冠絳服抱大冊送 帝君僉押用予潛問抱冊神曰本省榜中有王用予否神曰無絳服者捧冊陳几上 帝君一披閱每名下書一押亦有躊躇不下者良久絳服者發冊大聲宣諭云仍付各省城隍速查積德之家仁厚之子報名以換各省之未押者

頃之忽聞殿内傳呼王用予入見用予鞠躬進殿伏地不敢仰視　帝君曰累年覧爾等表章處累但功名事為天曹秘錄未可輕洩因汝至誠故召汝析之汝家祖父皆樸謹無過已註爾為前榜鄉科因汝生平神前黙祝但自期功名及妻楊氏孀母在堂弁奉祈保一語以此獲罪降爾两科爾名在下榜五十三名汝宜孝謹用予叩頭謝罪　帝君云爾同社周吉今科本省榜首也用予社中惟吉最恂懦文字不逮俞郁諸人聞語不覺愕然因問發解之故　帝君曰周吉父祖俱為士從未一字入公門從未姦淫一婦女從未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曾作百忍說以訓人父子祖孫簡靜福基註昌三代今吉發解特肇端耳用予又問同社俞鱗郁從周未審可發科第否帝君顰掌卷童子檢閱之色若不懌云俞鱗應得一科因事親服誹且挦刻論人不近情理故黜其科用予問何為服誹　帝君云彼父母凡有言語舉動鱗心大不然之但勉强順承真心日離僞心相與是視親如路人矣假行竊名最觸神怒至於郁從周生畀異才二十六歳應成進士三十餘歳應拜侍郎中丞四十五歳應進大司空五十四歳以少保致仕至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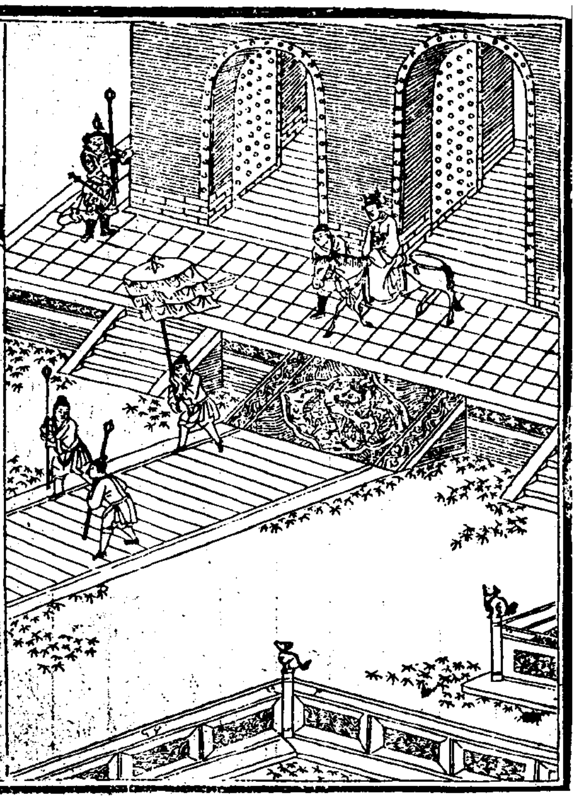
十九歳善終緣其十七歳為諸生後恃才凌物諸謔譏彈寘中錄其輕薄口過已二千四百七十餘條
上帝震怒命註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倘不知悔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筭矣淫殺口過緣果有報至涉功名一途數者尤為大忌至於口頭訕謗才子機鋒其罪與殺生邪淫等爾葦愼之因再拜而退不覺曉鐘鷩窻雞三號矣是科榜發解元果周吉也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箋註人身至難得耳。況士大夫哉。毋見大邑中不下十萬戶而列青衿者僅百人。登科名者僅數人。書香清貴。皇天實吝惜而不輕予矣。豈富豪輩享庸庸之福者所能及耶。然士當自愛其身。砥廉隅。維名教。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至於出爲大夫。尤當委致其身。爲朝廷盡職。爲百姓造福。憂國憂民。不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容身也。爲士大夫如此。不惟巳身世世榮顯。即伊子孫遠裔。亦享文名而食天祿矣。



宋范公仲淹。性至孝。好施予。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巳任。讀書寺中。啖黃虀不飽。日以聖賢爲心。及其莅政。志存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朝野咸仰其公忠。出將入相。功垂不朽。又置義田以贍宗族。海內之人靡不欽慕其德者。其子純仁亦爲賢宰相。



宋王公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塲一生吃着不盡答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其立朝大節危言動主匡救不避利害扶賢斥奸屹爲中流砥柱封沂國公子孫貴顯

未肯虐民酷吏

〔箋註〕虐不必其戕而賊之也酷不必其毒而害之也但於待民待吏不體恤其情不憐惜其苦即可以虐酷加之居官者具此肺腸大抵欲斂財網利留與後人耳不知　昔賢云緩行急行不過眼前幾許路順取逆取無非命裏這些財總命中應有此數雖不謀亦獲命中止有此數即橫索寧加毫末耶又云積詩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積銀錢以貽子孫子孫豈復能守嗟嗟詩書何物積之猶恐不讀矧銀錢乎豈人見及此而惠以養民寬

以御吏則百祿是遒後嗣必有爲三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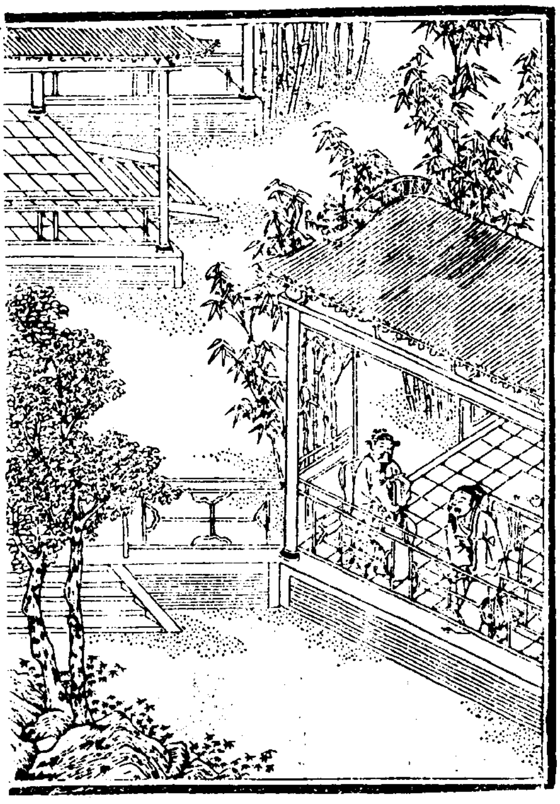
省刑箴

無任威恣臆以國憲適我喜怒無徇情傾法以民命視若蟜蠓無以其瞋目強項口吶舌蹶輒故加以舞文巧詆之慾杖頭人鬼判筆底死生連一髮摘知痛一指嚙知憐一日服鼓扑三時未相懸一夫縶圄扉八口釜蚕捐動植皆是命血肉總關天所以于東海仁聲億萬年

省罰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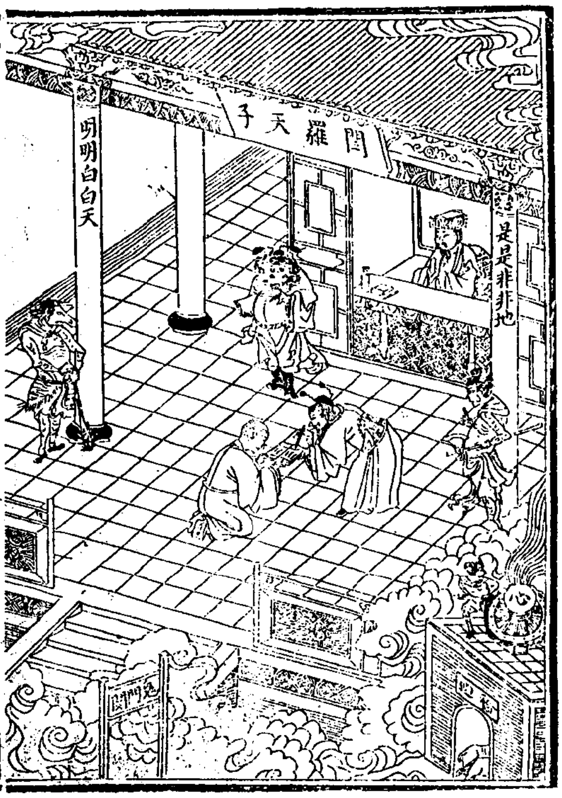
無取民鬻兒貼婦之錢以肥妻子無擾民折產破

家之貲以脧屋田無歛民啼饑號寒搶地呼天之恣以供歌笑之筵一賻百畝稅一綈十日饘一粒耕夫血風霜幾苦酸一綃織婦淚宵晝幾飧眠官府堆膏日窮黎疾首年神明不可昧天道亟復還所以揚百起清風萬古筌



湖州蔣恒入幕單縣東家初到任請教前令作何治法有聲答云此地民刁且多鼠竊趣初到任時遇刁民處死一二人則人畏威而不敢犯矣遇竊盜重枷勿令飲食則盜聞風而不敢來矣東家歸語恒恒曰爲民父母何忍有此虐行耶果民俗刁無少寬縱可也竊盜多無少姑息可也若有心置死地失朝廷一定之律違上帝好生之心將來陰曹勘問官任罪乎幕任罪乎恐兩無所逃耳東家悚然曰謹受教後遇刁竊輩但重懲弗令死又命盜案尤於死中求生後東家官至叅政而恒之子併擢入翰林焉

張泰廣州人未中時新移居在書房夜坐忽一人至燈前曰吾爲君守財神也等待多年泰問財在何處神引至菜畦傍揭石板指之共銀五萬兩泰令再守之俟登第後取用及登第留滯京華數載選知縣累官至布政致仕回家其神又來交銀言止存三百兩有帳一本內註某日苦打百姓派銀若干某月威逼鄉紳借銀若干皆折筭此銀去也泰悚然曰尙有罪乎神曰雖折本分所應有但添暴虐一層惡得無罪此問輕重多寡閻君毫不容情非吾之所知也泰懊悔無及尋卒子亦相繼而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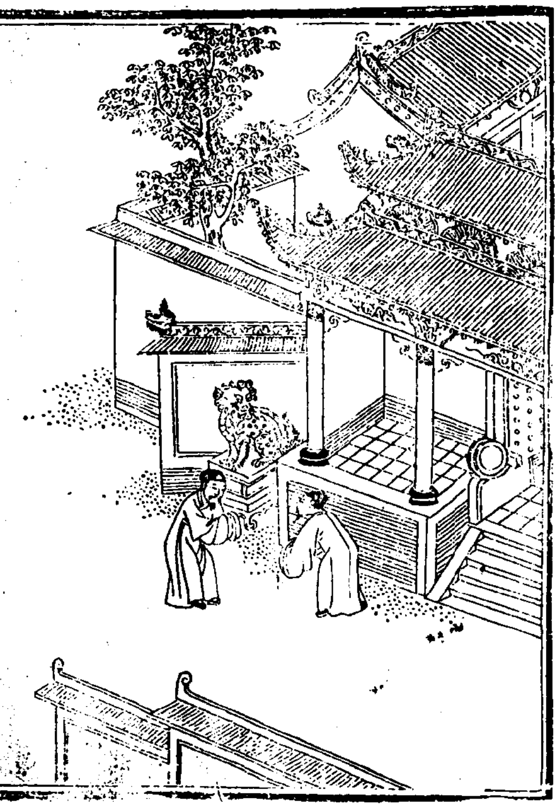
趙元相山東人由郎中陞郡守莅任八載丁父艱剩銀二萬兩回家越年餘長子雙目瞽次子日尙嫖賭相氣成疾上元日謁笑指大師入冥查之師即冥王王命吏持簿示曰相爲郡守未索民財而索屬吏勒取乃取積銀一萬再萬欲永爲子孫計緣此攖天怒奪伊壽子孫宦籍罰入丐籍矣師辭還告相相泣曰要屬吏錢與徑要民者罪似輕師責之曰屬吏錢從何來皆暗自民間來也爾忍搜求則廉者無柰改節貪者無忌肆行冥王罪坐於爾矣猶疑似輕耶相語塞尋病死後子孫有行乞者

周勸。河南人。初任北直知縣。累陞湖廣巡道。因赴任
順路至家。請族人姻親。墳前祭掃。甫陳供物。其祖陰
魂附伊長子。瞪目而言曰。爾何面祭我哉。我周門累
世積德。註爾官至尚書。胡爲作令時。聽訟不公。受某
銀八十兩。枉斷一事。緣此降至藩司。又受某銀六十
兩。枉斷一事。緣此降至今職。不日命殞矣。勸泣問曰。
他人聽訟。有取銀幾百幾千者。孫止苟且一二事。何
重罰至此歟。其祖厲聲曰。你說取銀幾百幾千。若輩
得人身者。百無一二。有償還不盡者。永墮地獄。若止
折損福壽。猶屬至輕。何爲重譴。勸又泣問曰。孫作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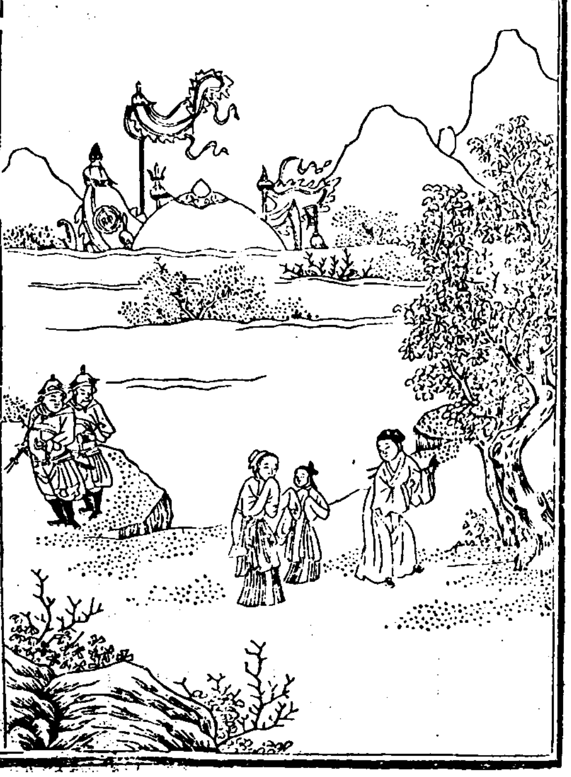
守。安靜寡營。寧不足以相贖耶。其祖又曰。爾爲郡守
二年。雖不搜求。而下吏之奉承者。悦之。耿介者。疎之。
某知州官儉無玷。因失禮節。即尋事挫辱。貽累看此
光景。俱不肯敦名節。而失清操。緣此子孫三世登科
又黜盡矣。尚何面祭我哉。語畢。伊長子頓醒。旋風大
作。削供物滿地。族人姻親無不駭異。勸愧悔不能言。
隨告病致仕。尋死。未幾子孫零落。不堪無有繼其書
香者。

救人之難

【箋註】難以言乎患之甚危也若兵荒若水火若盜賊若訟獄命在旦夕之類人陷乎此則呼籲無門直以爲絕路矣而仁人君子聞之則救爲或挺身以往救之或用言以解救之或捐金以倡救之務使大難化爲小難有難化爲無難此間隱德勝造浮屠之七級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如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錢環南昌人年五十無子將銀二百兩托友覓妾其友曰買妾未必即育子若以此銀積陰騭决無斬嗣之理環不覺屈服適邑中有兄弟二人爲盜誣扳瀕於死得二百金使用冤可白環素與交即以置妾二百金付之二人得脫於難一日赴城隍廟道人揖之曰公將誕貴子矣數日前城隍殿燈燭煇煌竊聽之神諭吏曰錢環捐金救人難速爲文請上帝與以貴子不識果有此事否環謙讓不敢信次年果生一子年十七登鄉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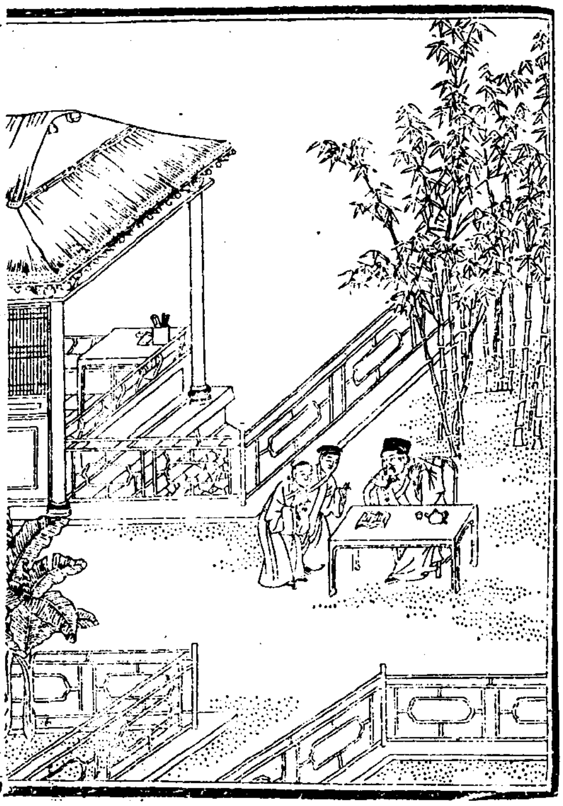
孫坦。開封人。屢試不中。其岳父爲京官。勸之買關節。需千餘金。坦曰。與其行賄欺天。不如爲善格天。未有天榜無名。而陽間可倖中者。士當思造命。何營求爲。其岳父怪其迂。不復與言。時兵變後。有士人一妻一女。爲武弁所擄。士人將百金哀懇贖之。武弁欲加倍。士人悲泣要死。坦聞其事。語其妻曰。吾欲積德。難遇此機會。亟取百金。令士人添足贖回。是年鄉試中式

濟人之急

〔箋註〕急者。迫而難緩之謂也。饑寒則衣食急。婚嫁則粧奩急。疾病則醫藥急。死喪則殯葬急。債負則銀錢急。種種不同。值此急時。欲典賣則什不值一。欲揭借則百不一應。真是無可如何。而仗義之人。度其所需之多寡。慨然濟焉。力所能濟者。獨任之。力所不能濟者。與人共任之。或因彼一言。而人蒙其利。或因彼一念。而衆發其心。濟之有益陰隲。自敬錄於冥籍矣哉。

廸吉錄云。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飽煖者不知饑寒之苦。丐者緣饑得病。病不能求乞。則愈饑愈深。此不過三四升米與之。累日便能求趁。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蚤救方効。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百命矣。千倉之子粒。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裔一焉。足救千命矣。君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食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善人以掌管之。四方有此。則夭扎者鮮矣。蓋人當病時。無揪無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

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托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長久計。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吝嗇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甚明。直不思量到耳。



戴成建池州人。貧而暴發。一日誡其子弟曰。毋見富貴家揮金如土。而於窮人偏不輕與。再僧道化緣施之無悔。而親友告急。反不看破。此種惡習。斷乎無後程者。我今幸温飽。誓以濟急爲主。自此遇人有急竭力相幫。盡心代謀。不濟其急。不能安寢。毎濟一人記於曆日上。閒時閱而笑。笑而歌。令子弟徧觀之。以示得意。後其子爲郡守。建累受封誥焉。

吳芬晉江人生二子長子方七歲得一痰症癡呆不如人次子方五歲因出痘瘕雙目失明其妻問之曰吾夫婦何罪而受此罰歟芬曰爾實無過我之隱過有二焉一則悞人之急人以急告我姑聽之姑應之漫不關心往往壞人之事一則乘人之急人有急向我鬻物值十者償之四五彼雖願賣往往嘆息而去妻曰爾盍反前之所行耶芬曰諾嗣後見人有急代爲焦思百方曲救人以急鬻物者必償其值或設法轉售不使吃虧行之二十年癡呆者變而伶俐瞽目者忽而重明俱以讀書入學食餼於庠

憫人之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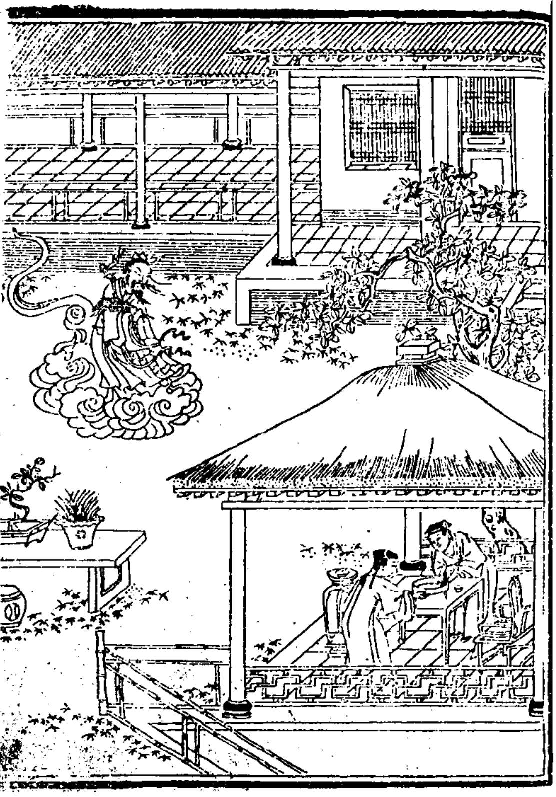
箋註　孤不特幼而無父也凡獨立而無倚獨行而無偶者皆是何忍不憫之乎憫其勢弱思所扶之憫其智短思所導之憫其財乏思所助之此即仁人欲立欲達之心也其福報爲何如

顏受采真定府人貧而仗義村中有當舖係山西人所開時有地棍私鑄錢事犯誣與當舖通亦見其孤立欲詐財以爲巳援耳因而官吏垂涎百般刻逼西人嘆曰吾勢孤有口難辨但傾財主貲本肯輕費乎惟有死而巳采聞而憫之約鄉隣數百人環跪公庭泣保當舖實不知情官不能違公道隨釋放西人之財主重其義遂以女妻其子陪奩貲千金從此致富

容人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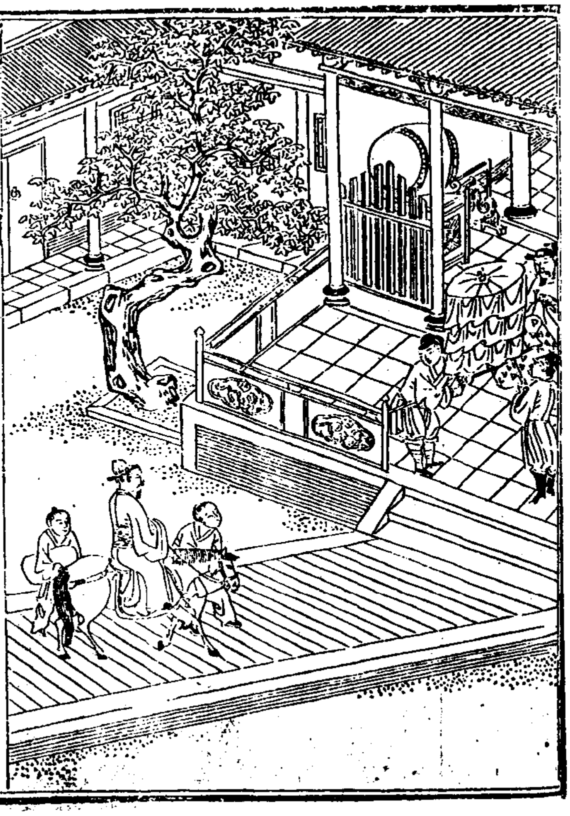
箋註 至難容者人之過耳。然回想亦自無難。一恕焉盡之矣。容人所不能容。則恕人所不能恕。上天最敬吃虧人。冥冥中必有破格之保佑也。何弗思焉。然此猶就常人言之。若權位在手。不逞勢作威。恕下吏無心之愆。寬屬員強項之咎。此間之德行。陰造於無窮矣。

翟松吉安富戶也見人有過表暴之報復之甚至造言以誣之年三十遭水淹貧無立錐一夕夢其父曰爾無容人之度得窮報如不速改應夭死醒後凡事不與人較一味吃虧因而感化奸暴多變爲善士焉閱五年又夢其父曰爾今能容人過天嘉爾行享厚祿增長壽矣後家道興至巨萬壽六旬而卒



沈潸湖州人爲庠生人有過多方原恕不記於懷自以爲有無窮受用人皆笑其儒後鄉試至杭州同業師楊子祈呂祖鸞筆以决中否楊固名宿而沈文遠不逮也其乩詞云天榜已定先取德行沈能容過亞元必中楊子無奇文強何用榜發潸果中第二名而楊子竟落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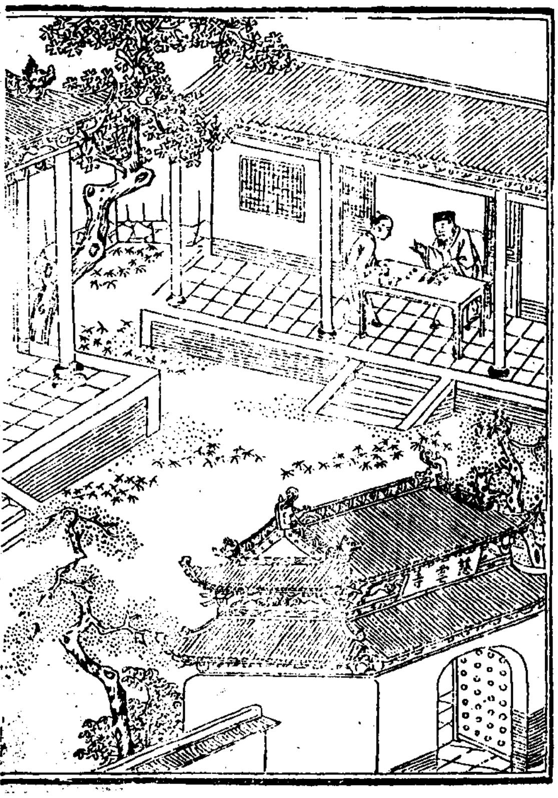
秦居仁浙江人爲陝西廵道下車日衙舍不整鋪陳不堪左右謂皆吏役之過諷仁重責以示威仁曰因此重責再過新官到任百姓疲於奔命矣不聽後凡遠出所過州縣有供應缺畧忽不經意者左右交口詆有司之過仁曰吾正喜其不經意耳在我一毫一宿所費飲食器用無非百姓脂膏若指以爲過有司必曰後留心而我之罪爲益重也汝等陷我以罪到報應來時豈能救我哉仁行事寬厚諸凡類此後二子俱中進士



田之蔚湖廣人爲福建令邑中有鄭某累官郡守來拜見蔚請教曰公作郡守多年必有異政曷示我歟鄭答曰某兩任郡守平平無奇獨有容過一節真人所難能差可自信於心也蔚請教曰何爲容過鄭答曰凡屬吏禮節多有闕畧者某容之無愠意恐一愠而彼求悅搜羅地方矣且屬吏有犯顏敢諫屢攻吾短者某容之無怒色恐一怒而彼請罪頓忘直道矣蔚聞之嘆曰若此容屬吏之過正寡自己之過也後嗣其昌歟後鄭長子官至吏科給事中

廣行陰騭上格穹蒼

〈箋註〉陰騭如耳鳴。人不知。已不知。而穹蒼則早已知之矣。陰騭之行於事者十。僅一二。陰騭之行於口者十常八九。何謂行於事。如寡過伏莫大之功。强恕隱無名之德是也。何謂行於口。如片言而默益於人。數語而消禍於世是也。廣行乎此。穹蒼斷無弗格之理。即曰未格。亦必佑及其子孫。如謂天道無憑。豈理也哉。



袁公黃。浙江嘉善人。其自叙立命篇曰。余童年在慈雲寺。遇老人姓孔。爲余起皇極數云。某年進學。某年補廩。某年貢。貢後當選四川一大尹。任二年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惜無子。余後凡考校其名次先後。廩貢年分。皆不出孔公所定。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澹然無求矣。貢遊南雍。訪雲谷禪師。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余曰。予爲孔先生算定。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余問故。曰。人生

安得無數但爲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
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年逾壯被他筭定不曾
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雖孔公筭汝終身如此汝今
只是積德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
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
理之身豈不能格天予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
前盡情懺悔爲疏一通先求登第誓行善事三千條
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事逐
日劄記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
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

前不同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到明
年考科舉孔先生筭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
秋闈中式矣然行義不純撿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
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
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歷十
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與辰南還就東塔禪堂囬向
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辛巳舉子癸未九月遂
起求進士願許行善一萬條丙戌登第孔公筭余五
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禱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
矣因捋了凡四訓功過格勸世後子儼亦成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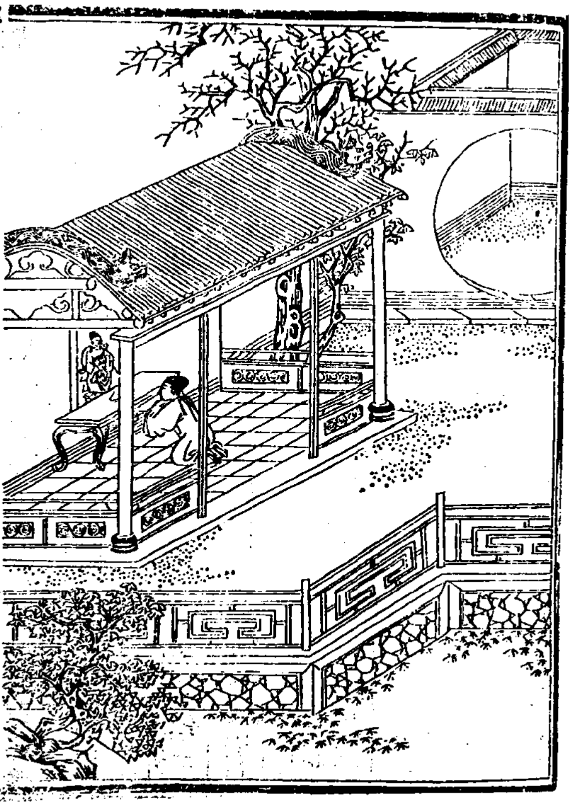
嘉靖中江西俞公都字良臣弱冠遊庠與同學結文
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戰棘闈不
售生五子四夭一失去妻以多哭兒女兩目皆盲公
貧窮不堪每年臘盡自寫文疏禱於皂神求上達天
聽至四十七歲除夜與瞽妻共坐忽有一角巾皂服
者相訪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
滿紙恣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蓋察君私居
獨處時貪念淫念妒嫉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恩讐
報復念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
逃禍之不暇何由祈福哉公驚愕請教角巾皂服者

曰君從今後行善須要着實凡有妄想惡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只理會行善一邊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若力不能行的亦要懇懇勤勤使善意圓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行之自有叵測效驗言畢遂進公皂室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公即於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如是三年年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同鄉紳士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館職張爲公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聯捷進士一日

偶謁内官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爲已嗣者内有一子年方十六即公失去之子也楊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皂神一事垂戒子孫壽至八十有八同里羅禎記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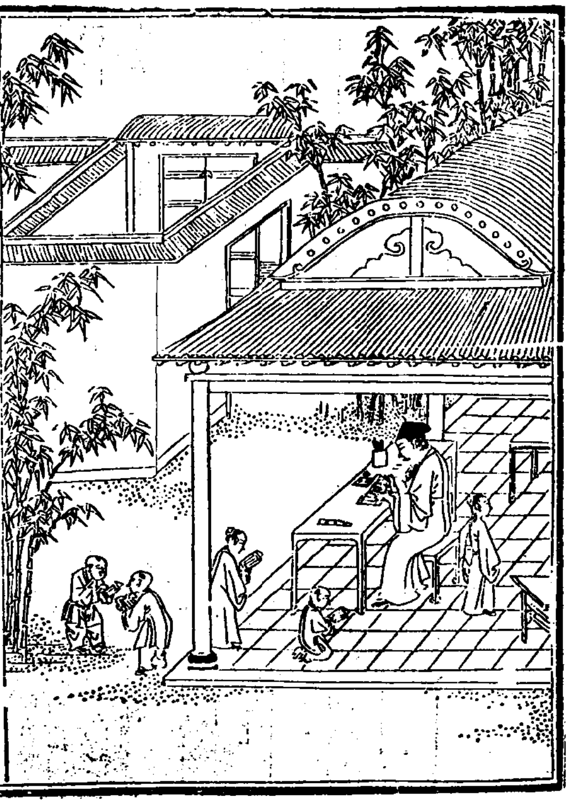
〔箋註〕存心豈若制行耶然絀於力而不能行限於分而不得行則存心更足以召福古語云心好不須相好命強還要心強真見道之言也昔裴度自題像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靈臺一點丹青莫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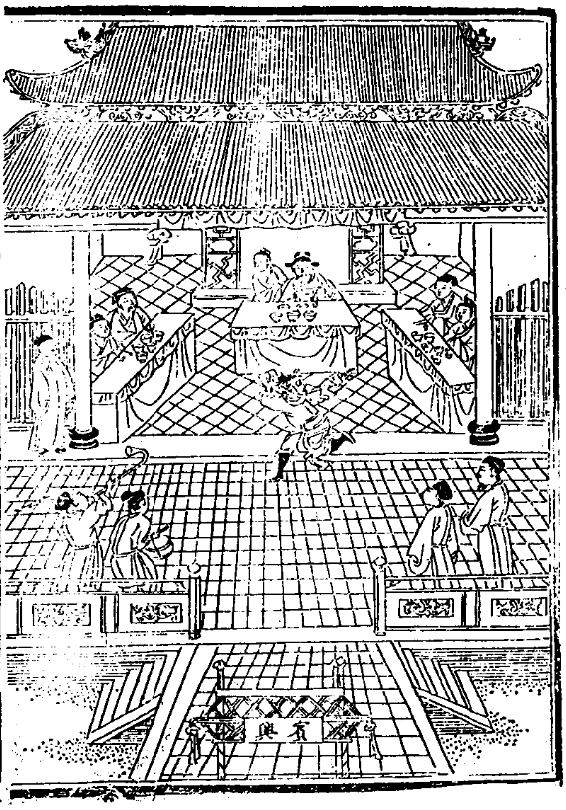
楊公起元自云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嘗聽講至夜分不寐待旦郎發揮於文字呈之以歡先君又見先母多病每夜深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吾親見之此時念念惟在愛親無他念也予鄉薦年二十有一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像文昌帝君朝夕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為身家不為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又至三年後竟登第

於是訓於人曰

箋註訓者所以誨其不及而引之也人自讀四子書時於曾之三省顏之四勿早已熟誦之矣亦何待於訓耶然上哲似無庸訓而中材以下非訓之則忽而不察故必舉報應之理因果之說反覆以警醒之庶幾畏而知改如以為語涉於幻則負勸世之苦衷矣



潘景雲成都生員苦心教書不肯虛使修金誤人子弟除館課外日講忠孝節義之事數條反覆訓之爲其徒者皆知敦本歲甲午入闈房官不許其卷耳邊忽聞人語曰此能苦心訓人子弟者已注定聯捷矣遂中之房官出語其事景益勉力次年果成進士



畢方茂延安府庠生課蒙度日無聊之極欲行善無力因思化人爲善亦是好事見鄉黨中強暴者奸詐者委婉訓誡之又恐不能堅其心毎於言語間引出善報惡報實事歷歷開陳多有悔悟者後鄉試年知府賓興時夢神人語之曰今科止中畢方茂一人文雖庸淺因平日訓人爲善特録之知府先期告教官以看驗否及榜發果中第十名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箋註　所謂刑官無後亦極言其當慎耳大凡詞狀不可輕准諺曰一點硃砂一點血即此意也即准過之狀亦速拘速審以省小民株連守候之苦至親知紳客有干澤於我者寧以他事應之詞訟切勿聽也又火氣一生聽斷易謬要虛心靜氣循理耐煩寧疑勿臆寧遲勿錯庶幾得當矣而刑罰所加原出於不得已惟可宥則宥可省則省不可乘憤怒使風厲任意敲扑以戕民命若夫司獄之役須擇老成慈恕之人令其絜居處時飲食仇誹賄

賂日日稽查酷暑嚴寒時時憐恤如此則造福無窮駟馬門興于公特其一耳誰謂刑官無後也哉

呂叔簡刑戒

一曰五不打

老不打（憐其血氣已衰）幼不打（憐其血氣未全）病不打（憐其血氣未平）衣食不繼不打（憐其不能將養）人打我不打（恐日加刑致死）

二曰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系出天潢豈宜輕責）官莫輕打（一命之微亦列仕籍有過細審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脈關係風化且魚能變化莫可測識）上司差人莫輕打（敬主及使有過當申明處分）婦人莫輕打（恥辱關其終身名節）

干於性命

三曰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打則速死）人忿勿就打（忿氣傷人易於殞命）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可以情恕）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苦又無將息）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息六脈奔騰用刑則血逆攻心致死）

四曰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盛怒之時刑必過當待我氣平徐加責問）我醉且緩打（酒醉心昏恐刑失當）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刑恐不平）我見不真且緩打（事未確審不可驟刑）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事難處必慮其終驟然加刑後必致悔）

五曰三莫又打

已枷莫又打（受枷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已夾莫又打（夾棍極刑人所難受又加刑責多致於死）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瘡潰難治待放枷時責未晚）

六曰三憐不打

嚴寒酷暑憐不打（順天之時恤民之命）佳晨令節憐不打（與人之樂）人方傷心憐不打（憫人之苦）

七曰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明倫理也）百姓該打為與衙役訟不打（不庇役也）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

辦自用物不打。不爲己也。

八曰三禁打。

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酌用輕者。禁從下打。皂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湾。或受人私托。打在一塊。多致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寃苦。禁佐貳官非刑打。佐貳奉官趨勢。替人拷打出氣。百姓定然受害。

九曰三不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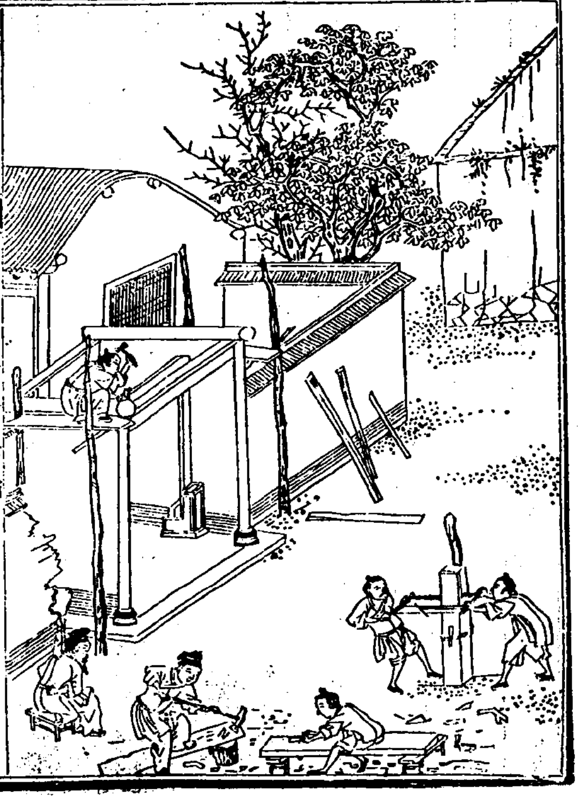
老不枷。手足屈伸不便。幼不枷。筋骨未壯難支。病不枷。疲瘁易濱於死。

十曰四不久枷

盛暑不久枷。熱蒸毒入臟腑。嚴寒不久枷。凍破肌膚實慘。孤客不久枷。疾痛無人照管。衣食不給不久枷。露體枵腹堪嗟。

十一曰五不易枷

人值農時不易枷。悞其耕種。八口何依。親疾垂危不易枷。子在傍愁苦千狀。遭凶喪事不易枷。正當悲慘。必寬非縱。人有顏面不易枷。一朝失足。慚不欲生。人儒弱不易枷。原非宄頑。經懲自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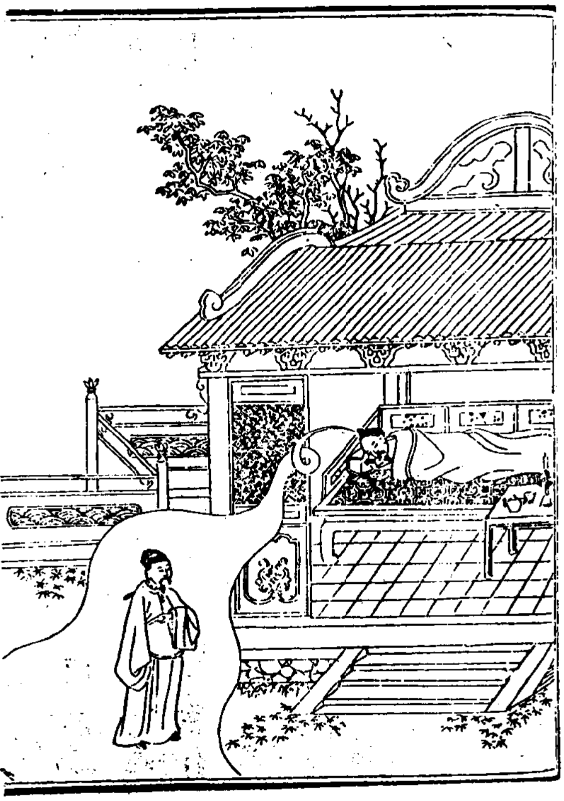
于公漢時人爲獄吏多所平反其門閭壞父老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吾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枉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平津侯

承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月一升卒爲獄卒盜去餒以不給及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稱米計飯日以卯申時持秤按籍次第分給食甚均兒囚衣敝時爲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終其官囚無凍餓瘐瘐死者歸後恍見有請爲神者而卒事見明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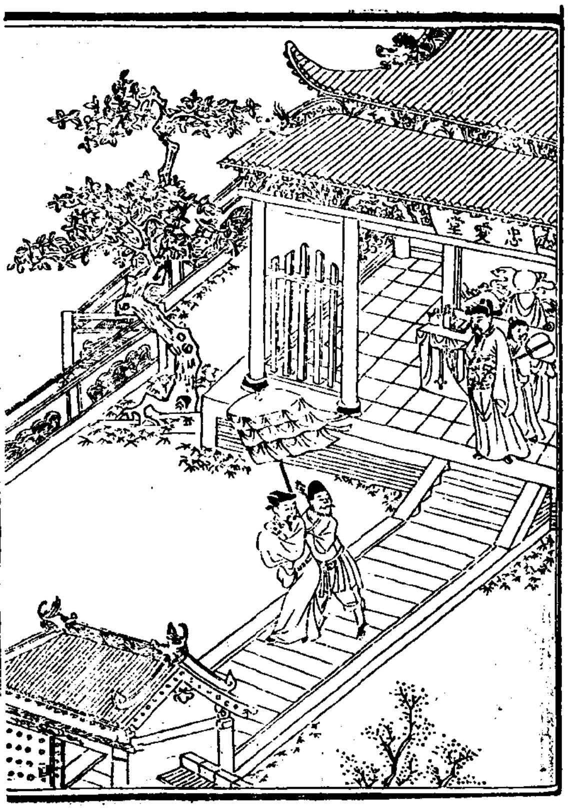
賣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箋註）前言濟人之急茲又引實事以証之世之不肯濟人者謬云某某好濟人並未受福某某從未濟人並未致禍嗚呼此特富貴人自了之故態耳豈知釀成刻薄之行自招慘烈之報盍若濟人而邀天眷者之爲愈耶若賣氏五枝之桂其顯焉者矣

宋竇公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脩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葬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頼之以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於殿側得遺金三十两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巳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書契于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公焚其券善撫



之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四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貴顯者甚衆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壽延三紀五子八孫皆貴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尚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偁參知政事五曰僖起居郎公八十二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父嘗爲嚴州府吏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好施無所不至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受在吏舍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吏皆聽命諸縣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遥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翌日問群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吏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至期抱至堂太守驚愕命張黄羅傘送至公廨後中三元入内閣

救蟻中狀元之選

〔箋註〕蟻命至微宋公編竹救之而爲金殿第一人亦爲其所活之多耳推之而蜫蚋致密莫非命也孰不當惜耶嘗見一禪師捉舊衣之蝨一一放於新衣上曰彼亦有佛性不可令其餓死其徒怪而問曰然則毒蠍亦可放乎曰可放彼號護盖至不觸之無害但放而遠焉勿令近人處若此僧者行涉於痴語近於誕而設心亦慈矣哉

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

埋蛇享宰相之榮

箋註 毒蛇兩頭見之輒死此亦不經之談耳叔敖殺而埋焉其心惟恐人之再見禍延無已也緣是災殃可免非一念為人之報歟具此念而充之宜其身登相位坐享尊榮矣。

楚公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兒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果爲楚令尹執政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箋註福何以田名葢亦謂其自種自收如田之力耕始獲也而人之寸心化生不息猶夫地焉然福田之廣狹視乎心地之臧否又其確有可憑者耳在富貴大家必前世之福田所植者深所培者厚也而今生心地不臧則福田减爲薄田矣甚至變爲荒田矣削其祿籍殃及子孫可不慎哉

一清道人積福歌曰

歎人只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

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恣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勢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積福田願做兒孫犢留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爲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裝福

曹世美順天人一心向善但家貧苦無生息見紫雲大師曰吾前世未種福田今不能爲善恐來生又受窮報矣大師曰實心勸人幫人亦可以造福美從此約人廣結善會捨茶捨粥捨薑湯捨綿襖人出錢巳出力歷多年會中人見其可託薦與一財主販油共分利甫一次油價倍長分利數百金漸漸生騰竟至五千餘金子女俱與大家聯姻安享厚福矣

陳典河南人家貲萬金心恒不足只知守財不知存厚凡窮人常來親近則心疑曰彼與我有所貸耳窮人偶求遷就則心怒曰彼以我爲癡獃耳始而疎淡繼而拒絕動輒曰任人惡我且自享福其岳父戒之曰人何至惡你若此心腸恰爲天所惡也未幾夜被盜刼初更入漏盡出罄所有而去親友無一人嘆者

行時時之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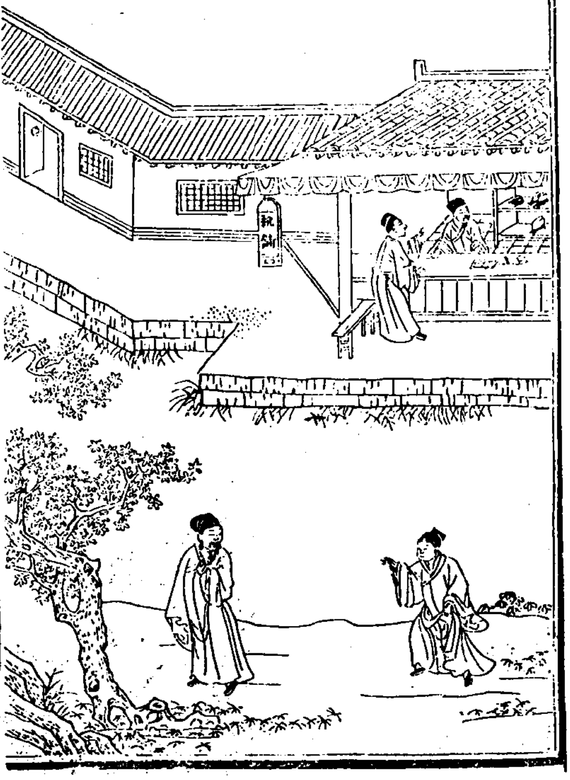
箋註方便二字不費錢不費力脫手救人空言利物者也然方便先積口德而口德非一種或因人迷惑而提醒以爲方便者或因人惧作而勸阻以爲方便者或因人謀望而圓成以爲方便者或因人屈抑而表白以爲方便者或因人否塞而推薦以爲方便者諸如此類關係匪輕故方便内莫大之陰騭寓焉而行之須有恕心有忍心何謂恕心忘仇釋釁以行之是也何謂忍心惹厭招謗以行之是也　昔賢云肯贈良言強贈玉瑜幇好語勝幇金嗟嗟金玉玉寶也而與人方便蓮駕而上焉可知時時行此則善塞於天地之間

太乙眞人方便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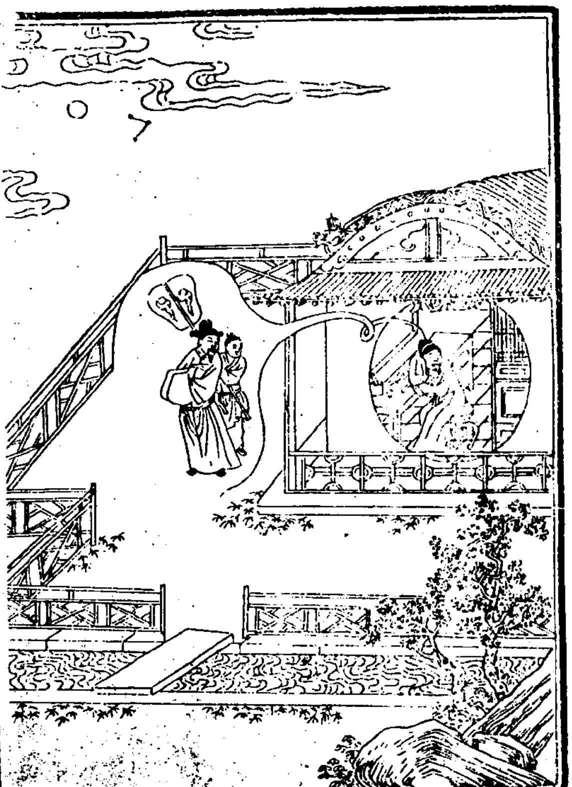
方便二字度世眞經要積陰騭此爲上乘刻刻勿忘多多益善細目雖繁大旨須辨周全窘危提醒迷誤見惡嘆阻見美贊助片言利人千金莫敵一語福世萬善已溢不費之惠人該樂作當面錯過即此爲惡行之自矜善力便輕隱而不伐仙籍標名

王雲芝成都人作秀才時謁通源大師曰吾欲爲善貧無立錐何以教我大師曰公談論過人但積口德善自難量芝曰何爲口德曰言語方便是也芝拆節從之凡有利人之事無論大小極口方便不肯當面錯過行之二十年鄉會聯捷二子亦後先登第書香不絕

大觀中一士人其父久亡。忽於京師靴鋪中見之。父徑去。士追數里。疾呼曰。吾父何忍無一言教我。父回首囑曰。爾做人當學爲繁。問爲何人。曰。世間人爲鎮江太守。宜司敬重之。但學此人足矣。言訖不見。其子因往謁繁。請教。繁曰。某力行方便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今四十年無虛日。士問如何爲方便事。乃指坐間椅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礙人足。某爲正之。亦方便事。如人饑與飯。渴與水。幾微言語動作。有可以方便與人者。隨念隨時隨事。皆爲之。後爲以高壽坐化。子孫貴顯。士遵行數年。亦登第。



王文肅公錫爵痛子衡殀卒。祈夢於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否。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爲盜。衆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避嫌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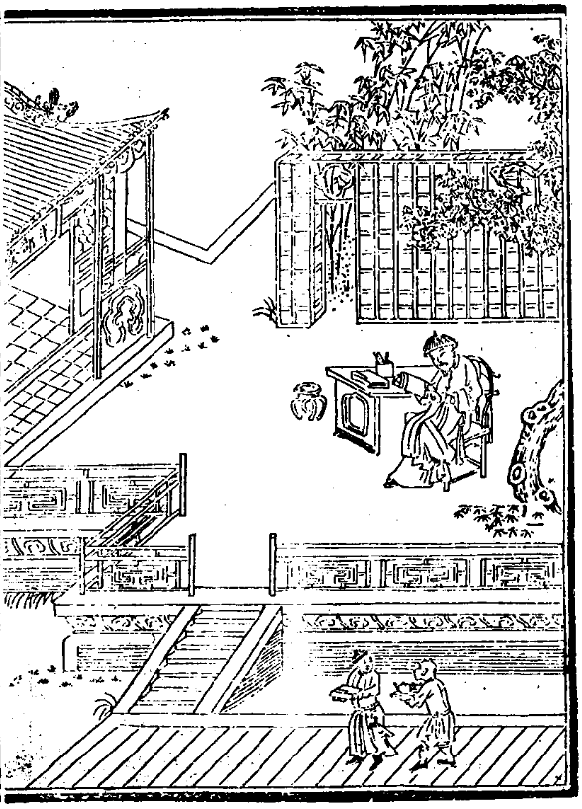


作種種之陰功

箋註前言廣行陰隲謂其可以格天也茲言種種陰功亦謂多多益善耳濟人者若干種利物者若干種方便者若干種勸化者若干種類而推之自無盡無休勉而爲之當不矜不伐　詩曰但須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宜敬書諸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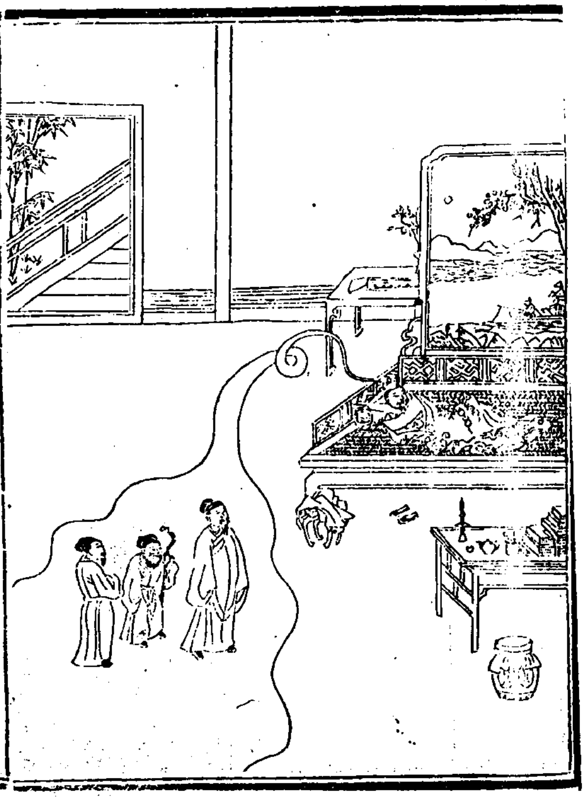
廸吉録云有一等人遇善輒阻見人放生則曰人爲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要食爲重見人施濟則曰窮親戚之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

因其當厄時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行可浦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又一等人遇善人輒責脩或做某事必舉其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爲那事便佳何必又爾爾夫人非堯舜誰能盡善極力克已尚有過差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瑕瑜各不相掩而必以是阻其向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情惡薄不可以善化他遇人爲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人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話不則又曰忠厚是無用別名此皆口業之不自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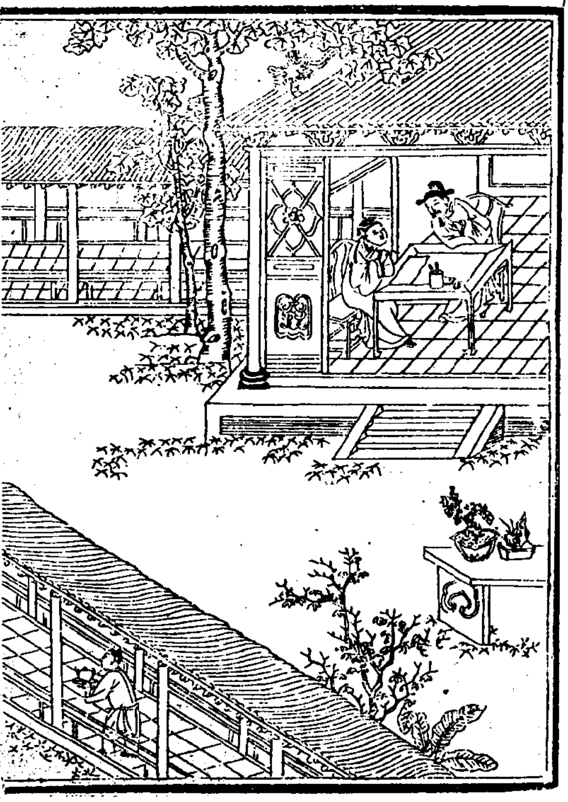


國朝趙公遴大興人年十六入學帶眼疾進場二次以致左目內瘴翳家言十五年後仍傳至右目又憂神告以壽不及四旬心憂之誓行陰隲以造命癸卯春借友人花園讀書園左墻缺與隣通有女來就公峻拒之旋移去私喜陰隲未虧科名可望是秋果中式初選保定府教授日誦感應篇一言一動惟恐犯太上之戒每飭子曰人不怕見閻王只怕見閻王說不得話耳一夕夢一人揖之曰汝誦感應篇能身體力行特來相謝公問何姓氏答曰吾袁了凡也汝常如此行自有好處公曰吾左目內瘴恐傳至右目成

一盲人尚何望好處耶。袁答曰。不盲於心。斷不盲於目無憂也。後任滿陞陝西米脂縣知縣。清正無私。填以挂誤降謫甫四京。次子如升年十八登鄉薦。左目三十年內瘴。忽一日重明。享壽六十有三。病㾐見童子數人。持幢旛來迎。與親族談別而逝。門人高尚謹記。



薛玠字鶴鄉。弘治壬戌登進士。先一日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隲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因廣積陰功。子孫登第不絕。



陰隲文像註　卷一　作種種之　六五

兵公願宜與人官學憲年五十無子留心房術有李
生告曰房術不如心術吾有種子方但須損公家業
之半公能行乎公曰能生曰方今歲祲正天假之年
也乃列數事一細民粮稅欠两數以下者代納二在
官小罪折贖三两以下者代完三各城門設廠施粥
四族親知故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貧民親履給粟
六製藥療疫七拾骸八造橋九修廟十置義莊果行
此十事定然天賜麒麟公拜謝曰眞種子方也惜聞
教晚次第舉行所費不踰萬金連得三子鄉試中式
公猶及見至今科第不絕鼎甲宰輔皆其後裔

陰隲文像註　卷一　非種種之　六六

宋楊椿其父旬為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
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
椿場中當助子文章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名次年
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
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至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
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慳囊今取與公看第
一囊有九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様
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
決罪囚有胥吏入輕作重為小心平反從死罪減為
流罪者即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為杖罪者投一次様

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役一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篇行十種利人事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僱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送歸父母二每冬十二月初三日爲始收老幼乞丐貧人入本家收養至次年令其自便求食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給無力之人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具給衣資聽其嫁人六尋一戒殺買物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賑濟窮民八修理寺觀聖像葺治橋梁道路九遠鄉士夫流落客旅者酌量遠近助其還鄉十居官辦明寃枉濟急救危今日男奪大魁皆由平日奉公積善所致也

利物利人

【箋註】利之者何益而無損也亨而不困也世人私念營營徒知利己遑問物與人乎不知物與人亦各有命何忍不予以利乎然所謂利物者不必定拘戒殺而放生也但稍有傷乎物之性拂乎物之情者吾代爲釋之而物利矣所謂利人者不必尋泥濟困而扶危也但凡有補於人之事便於人之行者吾悉力爲之而人利矣視人物爲一體普大利於不言帝鑒在上所以嘉乃心而錫乃福者寧有極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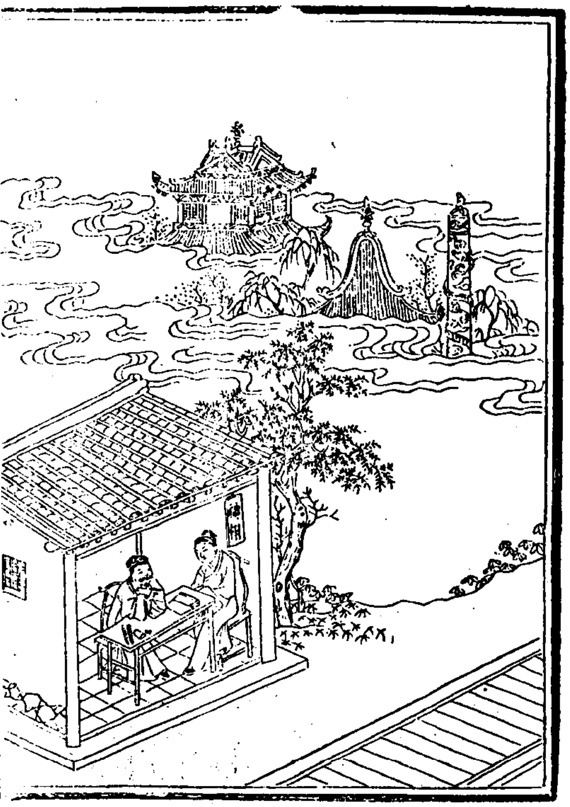
栢之楨河南人慈心於物即螽亦蒙其澤每將食諸雀必飛鳴而前畧無驚避至冬月下雪草子難尋恐鳥皆受餓乃掃出一片淨地灑碎米令諸鳥啄食以爲樂後流寇破城入其門有群鳥千餘飛集滿堦寇以爲無人居皆散去男女二十口安然無恙

明汾州副榜貢鄧成美家小康好行口德凡親友識短妄希僥倖作事美看透必宛轉開導不令吃果然受其賜者甚多晚年約族人曰歲豐歉無定處豐如處歉預結一周利會以保闔族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斗或二斗逮來春有人借者按三分行利秋揚交還積之數年粒米狼戾不幸值歲歉看族人緩急散給以活之所謂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也未幾旱荒獨其族人無饑享壽七十有五死之日異香滿室降人見其役無數聲言來迎某城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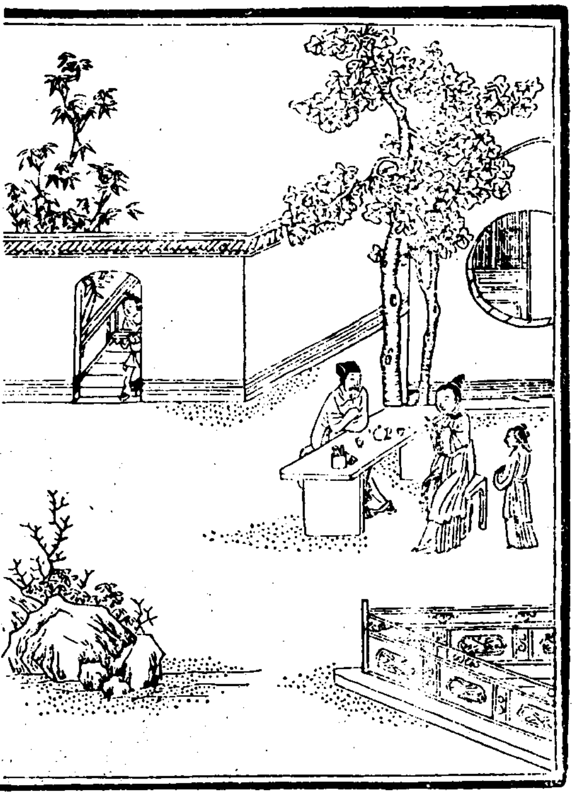
修善修福

箋註善與福安有窮哉。亦願人修之何如耳。今人之怠於自修者。很云無力修善。無緣修福。此特因循二字誤之也。大凡善由巳作。何假有力而始修。或隨分盡善。隨人勸善。皆修也。福由巳召。何待有緣而始修。或爲巳惜福。爲人造福。皆修也。果能日日勤修。則生前遨無邊之茀祿。殁後登極樂之世界矣。

王恭政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何其絜。永平府人。祖父遺房産甚豐。少年入京考職。一相者謂之曰。爾貌陋福薄。不早脩省。十年後財亡身喪矣。絜曰。謹遵命。後遅至八年。又入京。相者驚異曰。子神氣改換。必有隱德。試言之。絜曰。奉教後。改字曰愚菴。凡先世所放舊債。盡焚其券。歷年佃戶所欠租穀。一概不要。并爲愚昧而不悔也。又題書室匾曰悔齋。於大集市開一米鋪。聕製一升。比人大一合。但零賣不蔑賣。人無知者。并爲歛悔而不矜也。相者舉手加額曰。行善如此。福澤尙可量耶。後絜享年七十。長子聯捷。官至翰林學士。



丁光昌廣西人家道巨富衣食甘淡薄婚嫁不奢侈。其妻謂之曰爾不知享福要財何用昌曰吾看破世間苦人甚多衣食不給婚嫁不能者目下不知凡幾。吾有何德安享自然之福乎。但念現在之福能惜將來之福自長將所餘者之財先恤族親後施鄉黨隱爲善而已矣吾夜卧多至三鼓不寐者蓋爲此也其妻醒悟後子孫繁衍。竟成文武世家。

正直代天行化

（箋註）世上正直人最少千萬人中有一。覬其正而無偏直而無曲非聖賢未易等人居官則輔世長民居鄉則頑廉懦立代天之權行天之教其自邀天之眷矣乎。

[library seal]

張横渠令雲巖以敦本善俗爲心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高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常患文檄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老於庭諄諄戶諭使傳告閭里間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汝豈未聞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漫不傳告也故一言出雖婦人孺子無不豫聞俗因丕變

國朝湯公斌性介而和巡撫江左禁奢靡毁淫祠布衣蔬食正己率物吏化其廉民食其福每朔望環衆士民導之以孝弟忠信雖農夫孺子必温言慰誨如家人尤尊禮儒生吳俗一變又陞任號呼遮道者數萬計及卒家尸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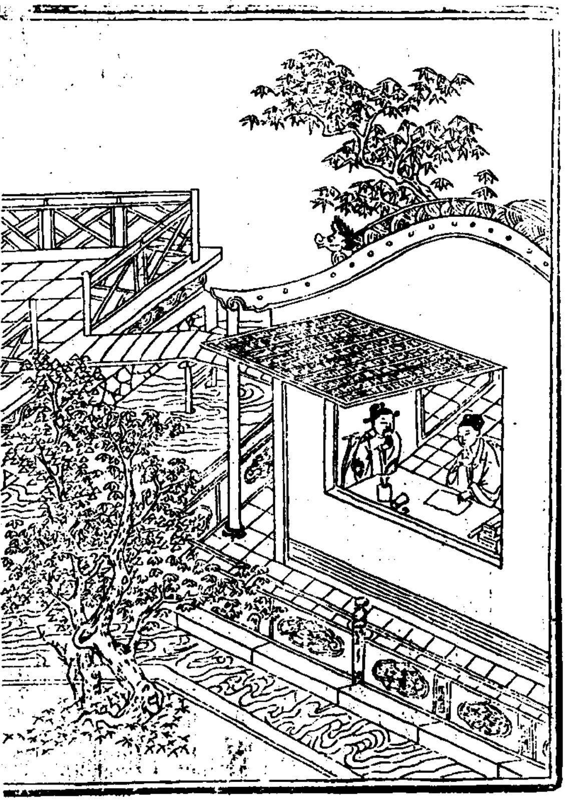
國朝張公衜北直景州人性至孝尤敦友愛登辛丑科進士行事正直無私鄉里咸化其德累官至陝西神木道叅議方正不阿所好屬員化之無不以絜清自勵者因年老致仕百姓泣送者幾萬人享壽七十有四而卒長子澧次子沖俱登仕籍諸孫蔚起皆英俊不凡爲一郡宦族云

慈祥爲國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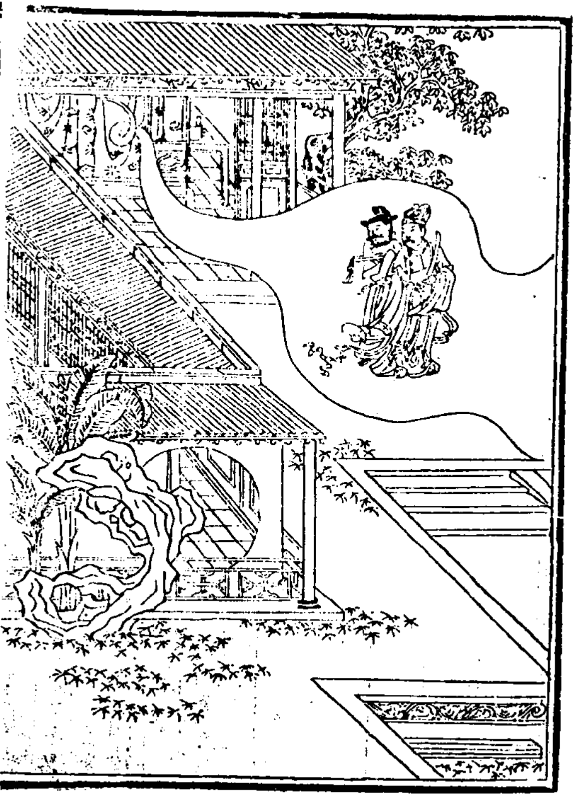
箋註國本在民救民正所以爲國耳凡地方遇兵燹遇水旱遇差役民不聊生不能不泣望於官君官者非甚不肖何忍漠視而不救耶但恐一救而功名有礙則救之念遂息矣一救而性命有關則救之文遂寢矣不知人世之窮通有定寧以救民而受累乎即以救民受累彼蒼其負我乎所以慈祥之人爲國必須爲民務使危而復安死而復生而一切利害毫無顧忌者也有官如此其真活一方之蟻命而留千載之鴻名也哉

廸吉録云有有形之救濟有無形之救濟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危欲縈鵠面灰心忽爾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爲德也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頻危急方爲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業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

秀水賀粲然爲諸生時有同鄉姚思仁爲御史賀入幕焉目見河南饑荒勸姚急請賑濟姚從之全活數萬人後姚巡按山東持法嚴正多置不法者於死後瘫病爲冥司所攝閻王責之曰爾何好殺姚曰御史爲天子執法王曰居官而不體上帝好生之心罪實難免姚曰當河南饑荒某上疏請賑濟活數萬人不可相抵乎王曰此爾幕賓賀粲然所勸也已注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出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王色喜首肯遣姚復生後官至工部尚書賀年四十成進士爲吏部尚書



宋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平粟麥賑之郡官以爲奏之朝廷方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則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粟以賑饑民謂郡官曰若有罪吾自坐之勿累諸君也竟登相位壽七十五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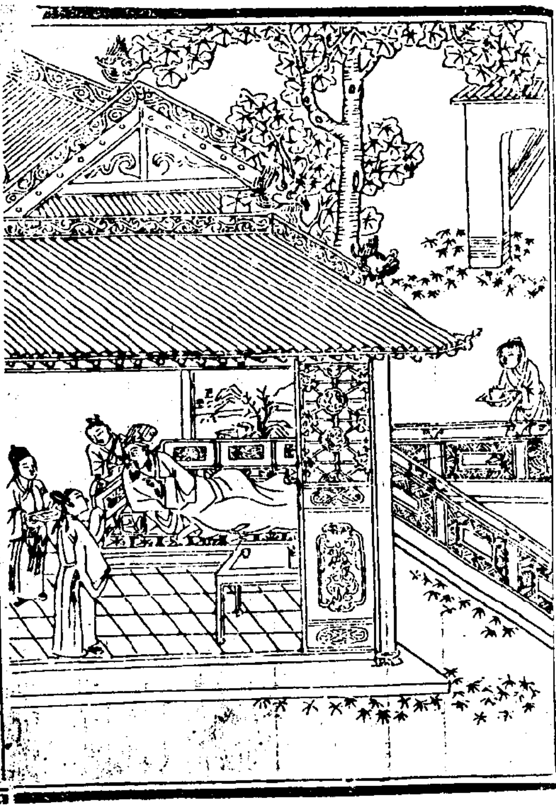
林景度爲給事時蜀郡荒旱朝廷命發十萬米賑濟景度以米數太多蜀道難行封還成命朝廷遂以一半賑之是夜夢朱衣人持天符至曰上帝有勅謂汝逆旨害民有滅絕子孫之禍度驚悸而醒隨以病免官行至福州卒二子年餘相繼歿

衛仲達初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具呈善惡二録比至則惡簿盈庭善簿纔如筯小官色變索秤較之其小軸乃壓起惡簿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曰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官曰朝廷雖不從然爲君爲民之念即此一事已足向使聽從則善念流行乘此拜相度世矣但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吏部尚書

忠主

〔箋註〕忠之道不一。大臣以格君佐治爲忠。言官以諫諍匡弼爲忠。司牧以正身率下爲忠。庶寮以愛民盡職爲忠。刑官以執法平恕爲忠。武臣以練兵戰暴爲忠。類而推之。忠亦在隨分自盡而已。如必拘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而後爲忠也。則忠之途亦隘矣。獨是忠臣之裔。科甲蟬聯。簪纓鵲起。人咸快之。間有嗣續不興。書香不振。論者謂天之薄於待忠也。不知精忠貫日。非浮雲富貴所能酬。冥冥中必爲天樞相。爲閻羅王。爲兜率仙。天已報其身於

幽。自不必報其子孫於明耳。人因未及見。遂謂天薄於待忠。豈不謬哉。



司馬公光。爲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言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陝洛間人皆化其德。居官盡心爲國。天下倚之。後爲宰輔。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勿生事開隙。中國相司馬矣。後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京師哭者罷市。四方人畫像以祀。畫工有致富者。

唐顏公真卿生平忠直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或降或陷唯平原得真卿賴以無虞後陞尚書李希烈陷汝州上使往諭之既至希烈令歸順真卿叱曰汝不聞罵常山賊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肯從賊耶希烈怒積薪庭中曰若不順我當須自燒真卿宣布朝廷威福示以君臣大義然後以身投火逆黨驚異急救止真卿作遺表自撰墓志終不順賊賊遏縊死時年七十七歲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後家人見公在同德寺殿上行走追之不及乃知成仙去矣

孝親

（箋註）百行孝爲先孝亦多端矣哉脩德明道希聖成賢則孝在顯親矣登科出仕加贈貤封則孝在榮親矣謹凛几杖保養髮膚愉色婉容問安視膳則孝在敬親矣富貴兕烹貧賤菽水體心養志竭力承歡則孝在養親矣至於事嚴父而格非奉繼母而底豫又孝之倍出於尋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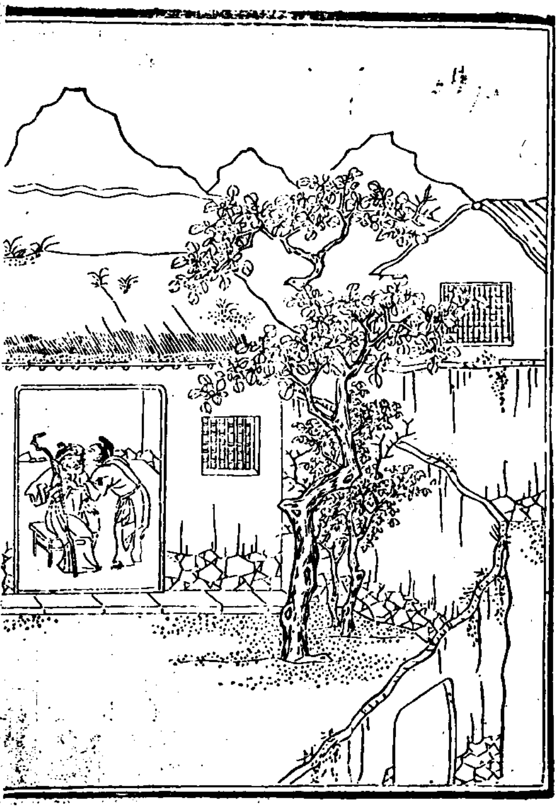
迪吉錄云世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尚克安然乃至龍鍾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蓐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形影相弔心話莫提丈夫猶未可娶婦且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稱者稱人人軒輊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濕淚與誰同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撒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悽楚又有撫字財置婚嫁力竭腱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

以垂涎丐三飡而忍氣夜覺晨炊猶罵鬧食紡績
抱孫倘咒速死吁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童稚時
能自拮据活耶此數等之老其冤氣尤足動天為
子孫者豈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為吃
緊云

唐王中書剛勸孝篇

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
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餐母
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為母悲辛妻對
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為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

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
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全身在臭
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渥動步憂
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
千萬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
友外遨遊酒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
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
睦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
為辱母披舊衫裙妻著新羅縠父母或鰥寡長夜
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
如客寄宿將為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
孤棺殯山谷暴露在草中誰念營墳宅纔值父母
亡兄弟分財屋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
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返哺羔羊猶跪足勸汝
為人子經書曾覽讀黃香夏扇枕冬則溫衾褥王
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
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
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
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非莫待
鬼神錄



明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每日爲之舌舐數十遍母一日豁然開視又隣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哭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處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日孝子附舟郡守泊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問何以孝邇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忘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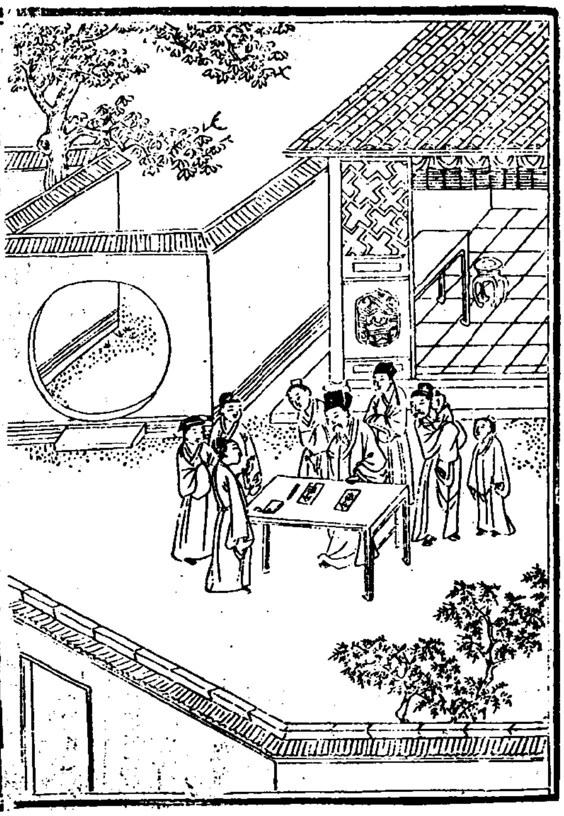
長洲之相城一丐者所得多不食每詣沈孟淵家請丐沈異之令瞰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絜中有老母丐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謳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

敬兄

〈箋註〉兄有同胞焉。有嫡庶焉。均之當敬耳。同胞兄。與我一乳。嫡庶兄與我一體。如不敬。是不知有父母也。堂從兄與我一本。如不敬。是不知有祖宗也。故必親之愛之。我富也。不忍令彼安於貧。我貴也。不忍令彼安於賤。我之兒女成雙也。不忍令彼之兒女怨與曠。我之子孫讀書也。不忍令彼之子孫癡與愚。如是則化行於家。婣婭相歡。子姓相睦。自然合爨同居。恩聯義洽矣。至於財力豐裕者。尤當置義田義學。使宗族之人咸有贍給。又從敬兄之

道推而廣之也。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本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何椒丘爲太守。有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知爲內讒故。以詩判之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泣隨筆下。兄弟俱感悟。願終身不析居。郡人有厚兄弟而多方掩其妻者。皆謂公德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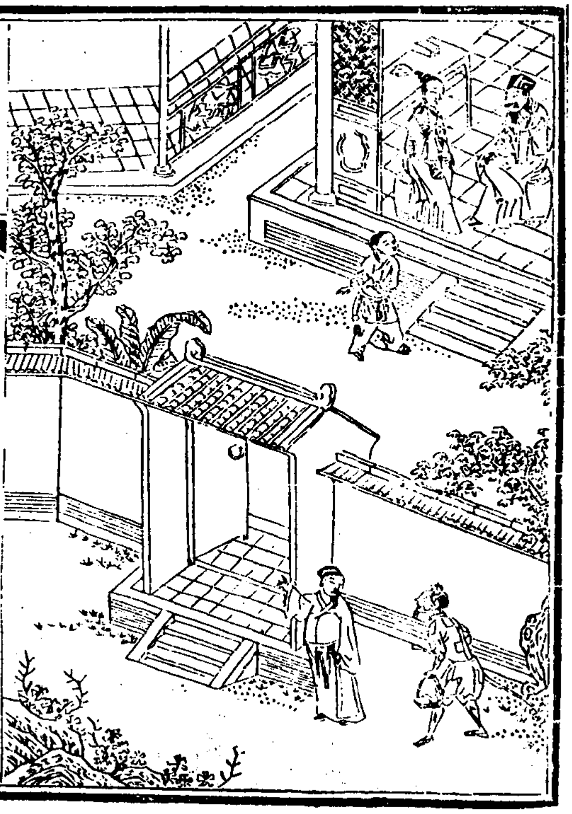


張士選幼喪父母共叔恩養之猶子。叔生七子。一旦謂選曰。吾當與汝分產。產分為二。汝得一。吾子得一。選曰。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分為八。叔固辭。選亦固卻。遂作八分分之。選年十七。預薦於京。同舖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笑斥之。術士曰。文章非吾所知。但此少年滿面有陰德氣。必積善所致。故許之。及揭榜。士選獨登高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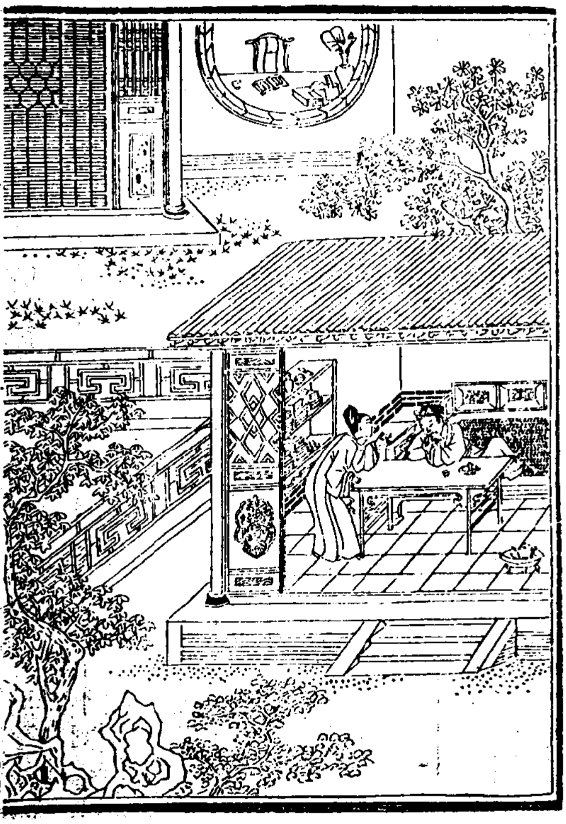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居二十年。兄好逸遊。不事生業。數諫不聽。遂求分析。分後五年。兄產蕩然。又負人債。欲逃亡。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相飲。曰。向者原無分析之心。見兄用度不節。恐蕩盡同受饑寒。不得已而分耳。今幸留我一半。請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即取分券焚之。以鎖鑰倉庫悉付兄嫂。並為代償其債。兄慚。節儉成家。是年霄父子登第。

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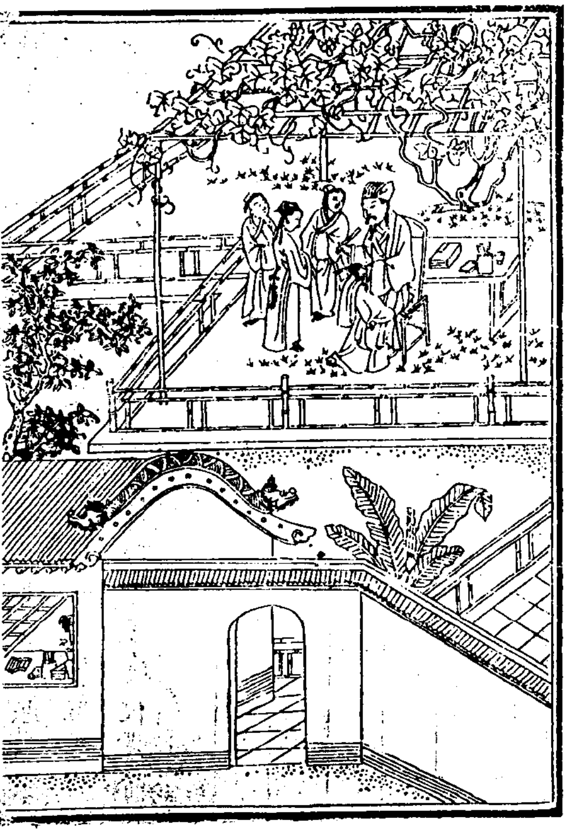
〔箋註〕友以義合不信則不義矣必有無相通緩急相濟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如是則義也即信也而貧賤之交惓惓不忘故人之子依依不捨千金慨贈貧時客百斛常輸舊日知如是則義之至即信之至也　古詩云當年同調久無音幸屐亨逢招且尋縱惹千求惟百諾稍薄情處我斷心　又云友亡猶有老親存女未于歸男未婚從此許多難了事我應承認復何言



陸紹孟見丐者於道語夫人曰某丐絕似吾少時友令人詢姓名果然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至此耶令浴更衣與其飲食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器用備米十石金十兩聊以此爲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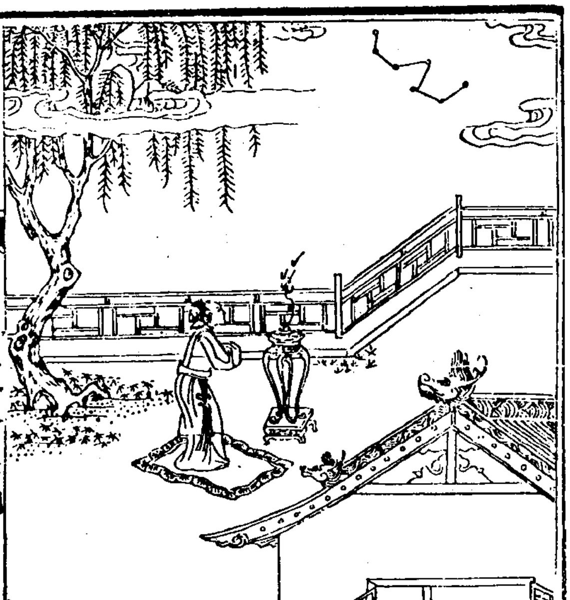
兵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相善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爲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臣同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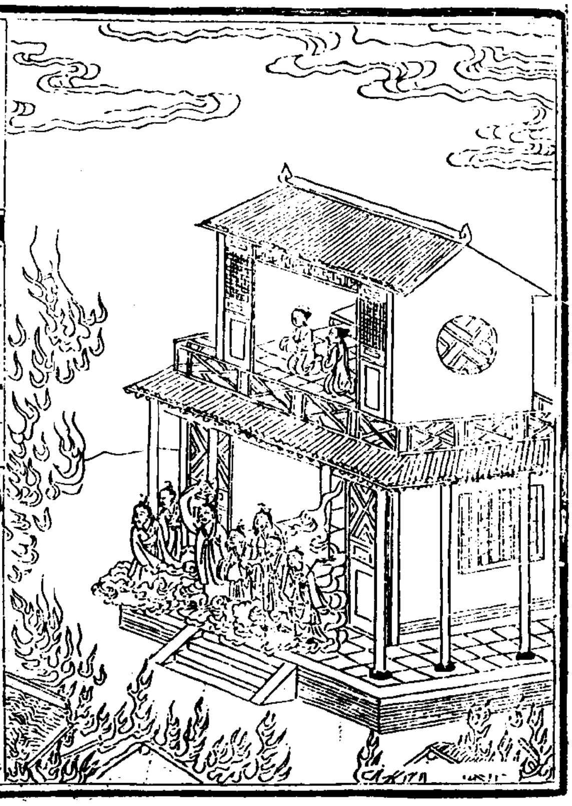
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學元興蚤世裔緒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俸濟之又爲訓其諸子手寫經書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

或奉真朝斗

箋註北斗真君察人之善惡。而注人之禍福者也。世人無知。對北溺焉唾焉涕焉。不敬孰甚。即或知供之禮之。而心有未虔。體有未潔。亦與不敬等。惟崇奉如法。朝叩加期。久之則所求必應。不啻桴鼓之捷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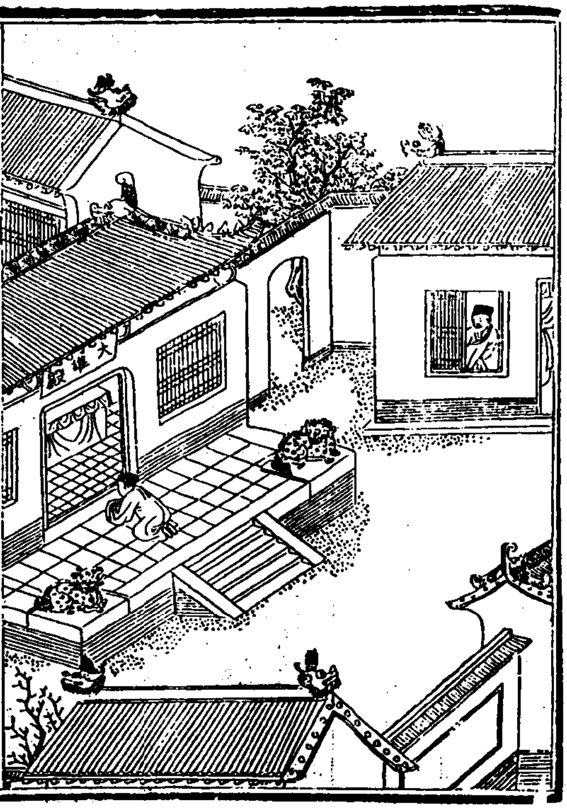
杜珪爲武平令。忽病雙瞽。妻吳氏夜夜拜斗。祈告齋沐毀容。一日遇方士。爲之療治復明。忽不告而去。題壁云。吾紫府真人也。特爲吳夫人虔誠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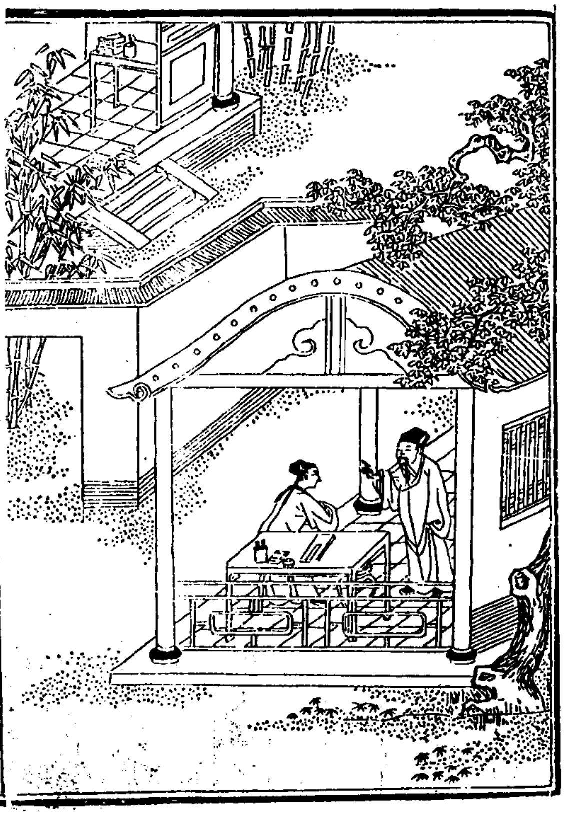
常熟璐溪沭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火凡三日燬燼殆盡中有小樓三楹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迫二婦窘怖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即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檐下舉袖一麾火光應時而散七人者忽不見姑婦拜起則四面絶無一椽矣

或拜佛念經

〔箋註〕佛西方之聖人經典其所著耳以慈悲爲本一仁人憂時憫世之心也以懺悔爲由一君子遷善改過之意也世人焚香瞻禮盥手諷誦則萬感俱空百慮俱息猶得以凡品目之也哉



吳敬大同府庠生。與友人高廻同讀書山寺內。敬每清晨即赴佛殿叩拜。廻窺之曰。吾輩讀聖賢書。何庸拜此胡僧爲。且向同會人言曰。吳兄好佞佛。非儒者行也。敬聞之。詰廻曰。吾非佞佛。汝直謗佛耳。從來刻薄口多受貧夭之報。汝不崇奉則已。何苦阻人信心乎。廻笑而不答。後廻窮難度日。流落他鄉。死旅店中。



崔立本奉天府庠生。母有血症。每舉發。百藥罔效。因齋戒寫法華經以祈母壽。其業師責之曰。我不意子從孔子之教。而亦知有經也。本曰。弟子爲母寫經。非求富貴利達。先生何忍誚責耶。其業師悚然改容曰。吾失言矣。本虔心寫經二部。母病旋愈。同學人聞之。方信佛經之未可誣焉。

報答四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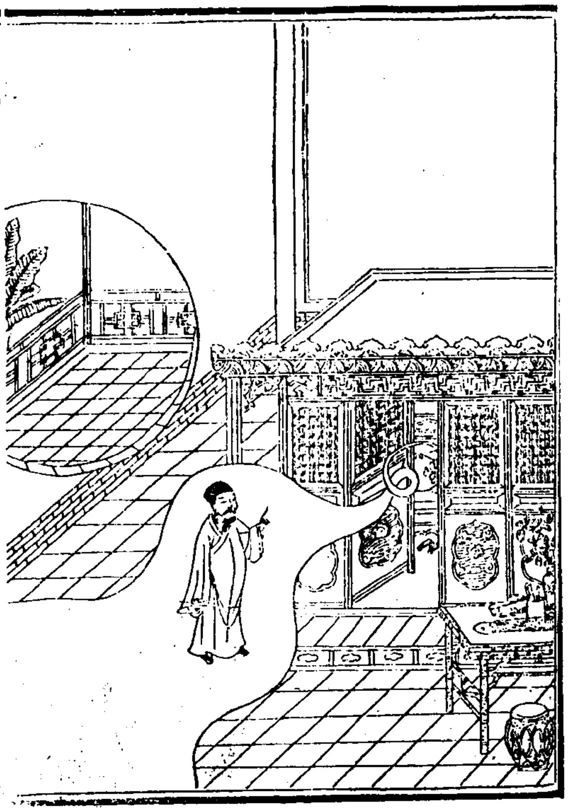
箋註 四恩者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皇王之水土。父母之養育。此何等恩。而不思所以報答耶。然人不思報答者。由其施之至均。則視之至淡也。不知四恩最大。報答最難。但能仰酬於萬一。即可無愧於聖賢。如使悠悠忽忽。日受而莫知感也。此之謂失其本心。 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定干戈息。我總貧來也不妨。

昔晉陵大旱。郡守曾公。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辰有一老人扶傘進西城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延以隆禮。懇其祈禱。老者悚懼辭謝。公告以憂。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四圍積薪以俟。至三日。天忽大雨。傾刻水深尺許。公禮謝之。因問老者。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惟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路出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耳。公厚贈之。不受而去。

廣行三教

箋註三教即儒釋道也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失其真各立一門互相非謗業儒者多詆釋道信釋道者多輕儒不知儒未可輕也輔世長民皆從儒教中來使天下人皆棄儒而歸釋道也則百年以後無人類矣至於詆釋道者多惡其弟子作業不守法耳然彼爲釋道之罪人而儒者蕩檢踰閑獨非聖門之罪人歟知此正宜自省奈何其詆之也惟廣行之遇儒而生欽敬遇釋道而加護持其斯爲三教之功臣矣乎

李懿保定人富甲一郡每見讀書人肅然起敬百凡周旋曰士居四民之首乃聖賢之徒廊廟之器也吾徒擁厚貲未嘗學問何敢漫視耶但願後人天賜智慧世有詩書之緣願斯足矣後二子蜚聲黌序三孫登第累世爲官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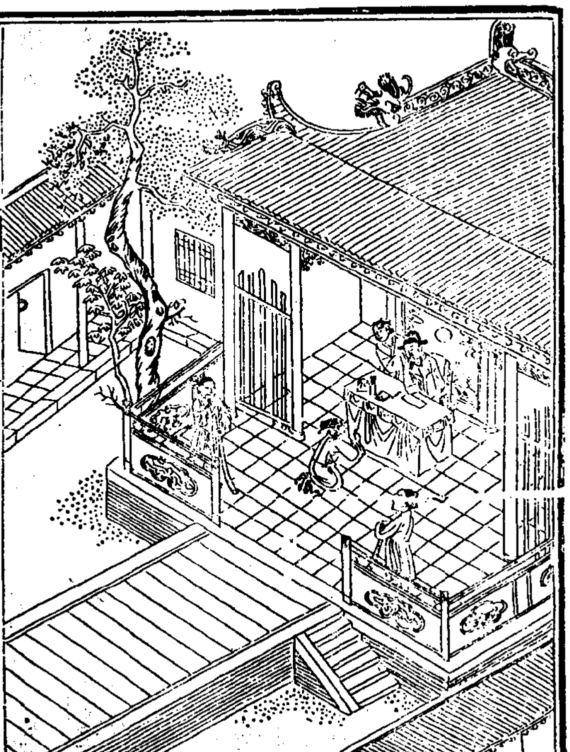


羅崇義奉天舉子會試不中一夕夢其父曰我在陽
世凡釋道家化緣簿者我盡心代作警醒不知有幾
因此註爾聯捷今爾不敬二氏任意詆毀罰會試三
科不中矣義醒後極力懺悔閱三年竟成進士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箋註濟急可稍緩哉如或取巳之便任巳之性不
肯上緊周張立時發付以致悞人之事罪與害人
等彼涸轍之魚命在須臾急者之家亦猶是耳必
也隨許之隨與之朝不待夕暮不待旦則實實能
濟急者即一事亦足感動太蒼矣

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世以濟度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業漸裕。一道者語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顯貴。宜葬貴地。遂依所指定穴。即今白兎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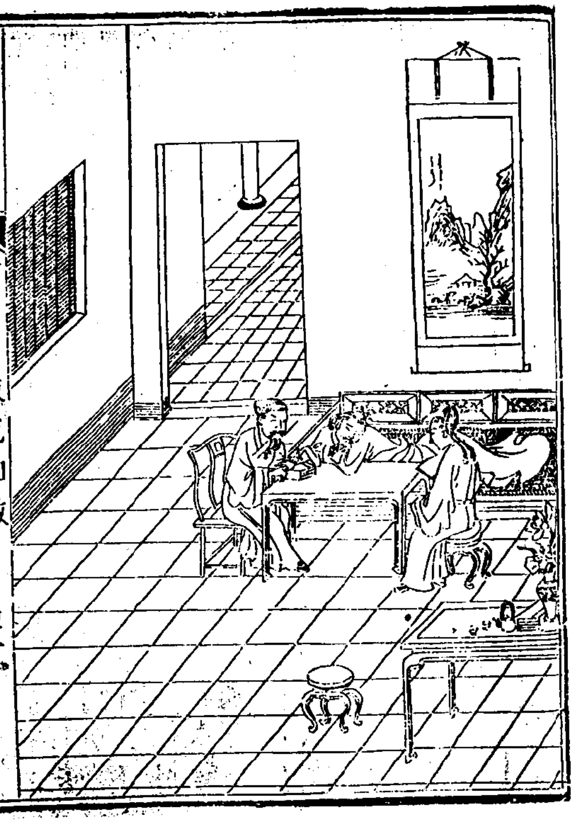
第五訪。遷長沙太守。歲饑。公乃開倉賑給以救其饑。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言。須報命。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發粟賑濟。一郡保全。

趙君伯爲中書提控。夜夢兩人與至一處。主者坐殿上。問曰。河南大饑。汝何爲遲文書七日。餓死無數人。君伯曰。某係提控。稽遲是該吏。主者命追吏。君伯醒。使人詢吏。夜已暴死。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箋註〕雀入密羅。欲出固難矣。而危者與之無異。不速救之。祇有死無生耳。必不惜心力。不顧銀錢。不避禍害。如援溺然。如撲火然。如解倒懸然。俾危者脫出苦海。如雀之騰翅而飛矣然。此等事望於常人者淺。望於權位者深。有權位者更宜刻刻留心。

吳楓山嘗遊於江見舟覆人溺急捨千金覔救凡活二十餘人吳興偶被火延燒數十家風急火猛急出金覔人多方救滅且叩禱反風火旋止夢一神曰以汝眞心救火故有此應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後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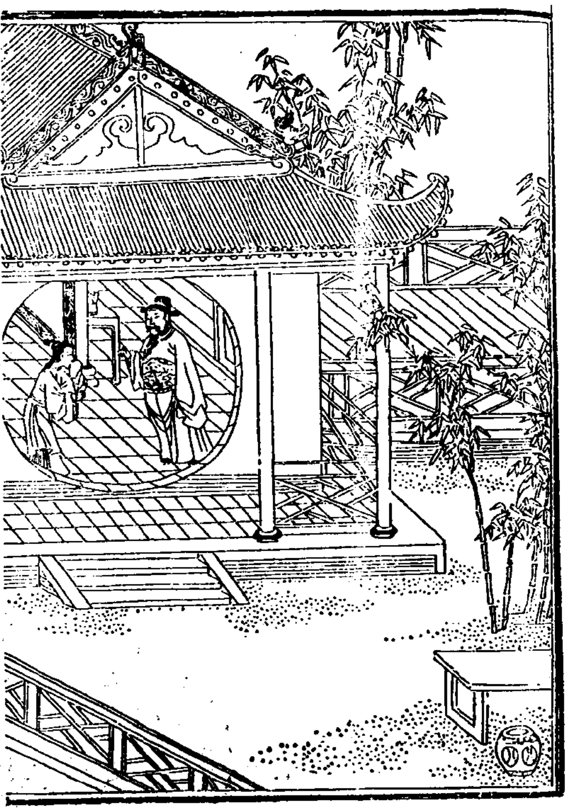


史表潮州府人家貲數千金嘗語其岳父曰富者天所賜吾欲行善以荅天從何處作起其岳父曰莫若濟困扶危表曰僧道兩門建廟宇修佛像吾欲向此輸助其岳父曰此固當行但僧道家人尚肯施捨獨有顛危無告者能救其苦功尤倍表曰善一日有友人染弱症吐血危甚表往視疾醫家言藥內用人參一兩陸續服至二斤病可痊若無人參必死表聞之即刻買人參二斤送友以供其用約費銀二百兩友人病痊泣謝表曰吾止費二百金活人一命聊借此以荅天耳敢受謝歟後表享壽八旬二子俱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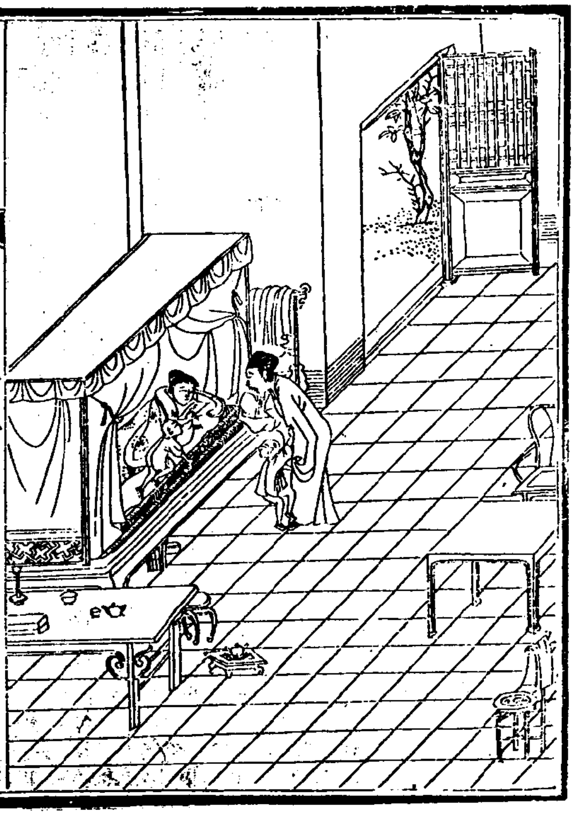
矜孤

〔箋註〕㓜而無父曰孤。兩間之缺陷惟此最甚。不哀而矜之。與豺狼何異耶。然矜非口頭嘆息已也。或矜其窮而周濟焉。矜其弱而保護焉。矜其無倚無靠而代謀其身家。陰計其久遠焉。及其成立。不惟伊身歌賈父之恩。而其祖若父。亦泣感於九泉。即帝閣而福我矣。

趙化林。與同會友劉景相善。一日景病危。延林至臥榻泣曰。我妻年少。聽其改嫁。但子三歲。女十歲。今託與兄照管。林曰。吾舌耕不能自顧。恐負所託。如同會中某某家俱富。何不託彼歟。景曰。富漢不知窮漢苦。肯爲人存孤耶。惟窮人多仗義。故相託耳。林嘆曰。爲此等事在富家人原少。吾實窮。勉爲之而已。後景死。林以嫂事其妻。勸其守節。將所得束修頻頻幇助。擇一佳婿嫁其女。又盡心教其子。未冠入泮爲一。夕夢文昌帝君曰。汝爲友存孤。可謂至難。世人難得者科名。今錫汝子矣。後林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鍾離瑾宰德化縣將以女嫁隣縣令許公諭吏胥買婢隨嫁胥與老嫗引一女來買之一日瑾視事歸遇女屏間掩涕問之女曰某父亦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無親可依育於胥家數年矣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明府視事憶念先人不覺悲耳公急呼嫗訊之果然大爲惻惻誡家人爲服飾以書予許公求緩婚期將撤巳女粧奩先嫁此女許公亦惻然書曰君侯能抑巳女而拔人之孤子有季子願以爲配遂同女俱歸許瑾夢一緑衣丈夫拜曰不圖賤息過蒙君賜巳得請於帝公十任守土官後瑾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多仕於朝而許令官至太守子孫亦多顯宦



于信妻呂氏病危泣謂信曰吾遺子四歲女二歲今爲無母之兒矣汝再娶須苦勸之勿令戕我兩塊肉信曰吾素有血性如戕爾所生肉吾卽與之拚命後娶金氏甫一載將呂氏所遺子女多方陥害蹧地折挫親族盡不平而信弗覺也一夕夢呂氏責之曰汝忘前言任後妻戕我子女活不如死矣昨臘月皂君奏於上帝促金氏壽罰爾爲殘疾之人信醒後誑金氏回母家細問子女苦楚大痛旋兩腿麻木不能動履金氏尋以血崩而夭

恤寡

箋註婦人守寡人間第一苦事也天道雖慈獨此爲遺憾矣世有一種口業人見人守寡則曰彼有兒女牽連不得不守或曰彼家道豈足守寡不足爲奇嗟嗟守寡總非容易無兒女固難有兒女而撫養成人其難更有倍焉者不豐足固難卽豐足而飽煖生閒事其難更有甚焉者　朝廷恩賜節婦之坊正爲此耳論者謂節婦不事二夫與忠臣不事二君等不知節婦尤苦於忠臣也在忠臣殺身成仁隱忍於一時而節婦飲氷茹蘗魔障於終

身此其大義凜然可泣可歌爲何如者而漫不加恤耶然必如之何則可曰長者視爲母行幼者視如姊輩周濟之保護之曲成其美而已故曰恤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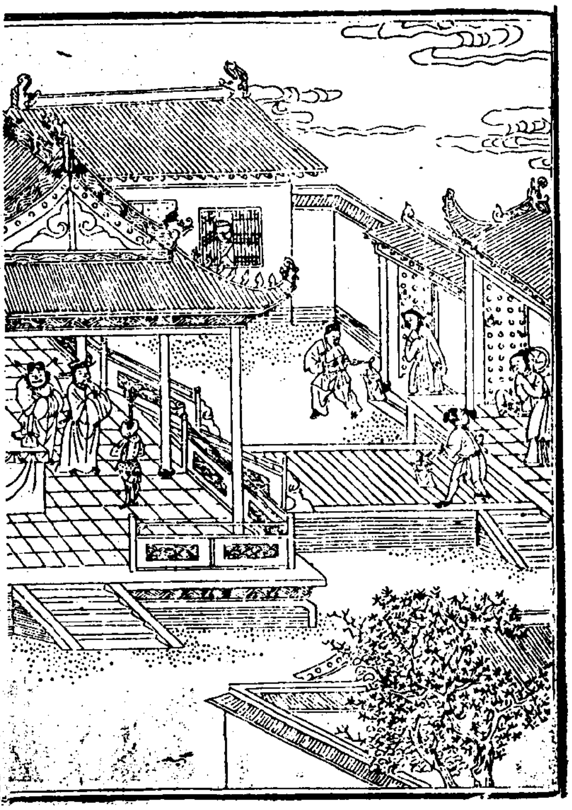
呂祖詩曰

勸人莫覷寡偷覷何爲者邪念有神瞋罪緣空自惹一勸人莫笑寡譏誚良心捨天網總然踈此條難漏下二勸人莫誣寡枉口舌當爲折損一時亡再生爲乞啞三勸人莫逼寡欺負雷應打追魂受輪廻永變牛與馬四

王克明兗州府例監族大戸繁不幸而有寡居者明郎悲泣聚族人告之曰某婦今失天矣守節聽其自然而日用飲食須爲之計久遠各捐貲湊成總數代謀利息按月送不缺又年節間勸子弟輩先往拜卹之曰禮周情洽所以慰其苦而堅其念也緣此伊族寡居數家卒從一而終子鄉試隣人夢城隍親送華扁至伊門題恤寡首録榜發果中解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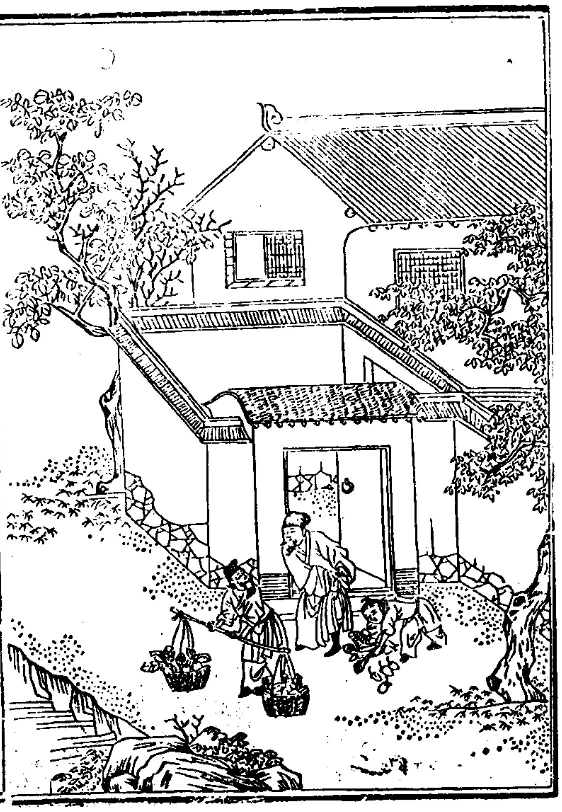
臨海王氏爲亂兵所掠行至青楓嶺嚙指血題語崖壁沉淵而死里人立廟其上楊鐵崖過之題詩云介馬駝駝百里程青楓嶺上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鐵崖無子夢一婦人謂曰子題王節婦詩處心刻薄故天絕汝後鐵崖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夢婦來謝曰汝旣悔過必有子矣未幾果舉一子

萬曆間江陰修縣志。一廪生負盛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跡。遂刪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燈導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迎升階。二婦訴云。我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刪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遂送二婦出。蓋二婦一從子爵受封。一則民間婦也。生聞之。斥為妄語。自此精神恍惚。不久病卒。



敬老

（箋註）壽居五福之首。非令德實足以動天。未易享此。云胡不敬。古賢王有養老之仁。大聖人有老安之願。能敬之。則不悖王道。不違聖教。其獲報豈淺鮮哉。



黄煥寶坻人年四十無子見老人則起敬老者賣菜蔬貨物必多償其值悅其意僱匠役覔短工内有老者不嫌其惰時令歇息至親友間有高堂白髮則凡事儘讓曰彼有老父老母也其僕向人言曰吾主人素性惜老煥聞而戒之曰惜之一字何忍出口直云敬耳後年至五旬生一子享年八十而卒

憐貧

箋註貧而無財苦狀萬端矣何忍弗憐然憐豈嗟爾蹴爾之謂歟憐宜有恕意禮飲勿論也憐宜有愛意類貸勿厭也憐宜有敬意每見不狎也憐宜有畏意雖犯不較也不憐於口而憐於心陰施其憐之惠陽隱其憐之色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爲善行陰隲之君子也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其若人之謂乎

許眞君警富歌

富兒多財性多掷避人只恐尋伊要貧者將苦奔相告耳若不聞心若跳但想我有我安樂與之無益空花飲且引諸貧盡欲倣未若竟不開端妙況有黃金藏在窖又有明珠光四照勢不求人不望報留與兒孫仍炫耀此想自矜能得竅不知太吝天發躁天心一躁一冷笑怒而難息殃難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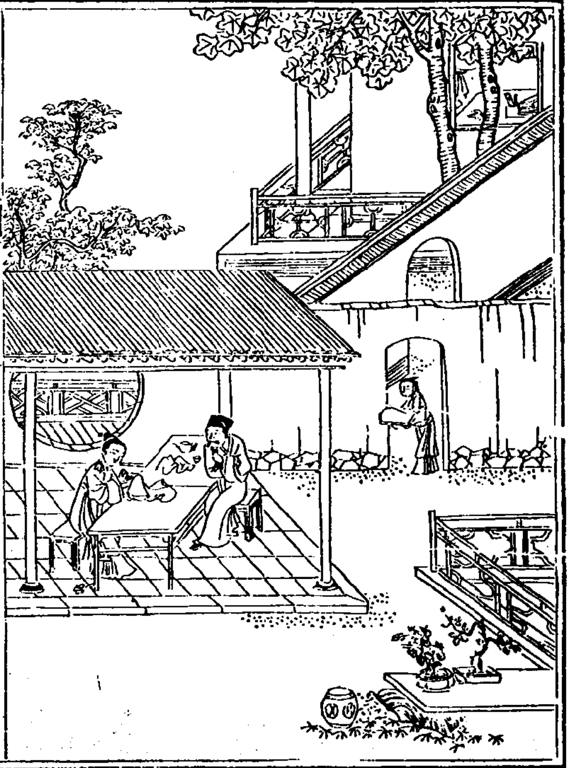
嘉靖陸待菴自幸家豊恐犯造物之忌。每於貧人留心提携。使有營運。遇寒士色益恭。借端餽贈。不令其感。見乞丐必有所與。不肯空過。稱之曰窮朋友。元旦忽有人書其門曰。半生憐赤手。三代賜黄封。後子貴。果封三世。

崇禎劉克謙。武昌人。與弟克敏克寛。伯叔兄弟。各分肥田十頃。房貲在外。克謙滿心知足。好周旋貧乏。貧而難過者。扶持之。貧而力學者。曲成之。每以此爲樂。嘗語其二弟曰。吾輩稍豊厚。不於此處看破。恐得罪於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滿心刻薄。慳吝不堪。貧人來。避而不見。偶見之。先述自巳無限艱苦。令其不便開口。每以此爲巧。嘗語兄曰。我不欠彼分文。彼亦不必想我也。克寛則滿心豪放。暴殄不惜。對貧人禮貌踈慢。向伊遷就者。許亦不與。總與之。有無限矜色。每以此爲快。嘗語其兄曰。貧者多無厭。我不受其騙也。

三人性情互異。郡中先達數人。私相論曰。天道十年一大變。看其弟兄獲報何如。逮十年後克敏二子嫖賭，將家業花淨。敏氣死。克寬遭天火。又爲人命誣扳身死獄中。無嗣。克謙家道倍興。子中進士。然後共嘆天道之不爽云。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箋註〕饑寒而流離道路。幾幾乎與鬼爲鄰矣。忍心者不視。爲泛常。即斥爲應得。莫肯憐而周之。惟仁者之人。平日謹吃儉用。措辦衣食。遇此等人於道路。周之以緩其死。所謂費不在多。應急如寶。善不待大。惟誠動天。此類是耳。　古詩云。忽聞貧子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華競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讀之足令人猛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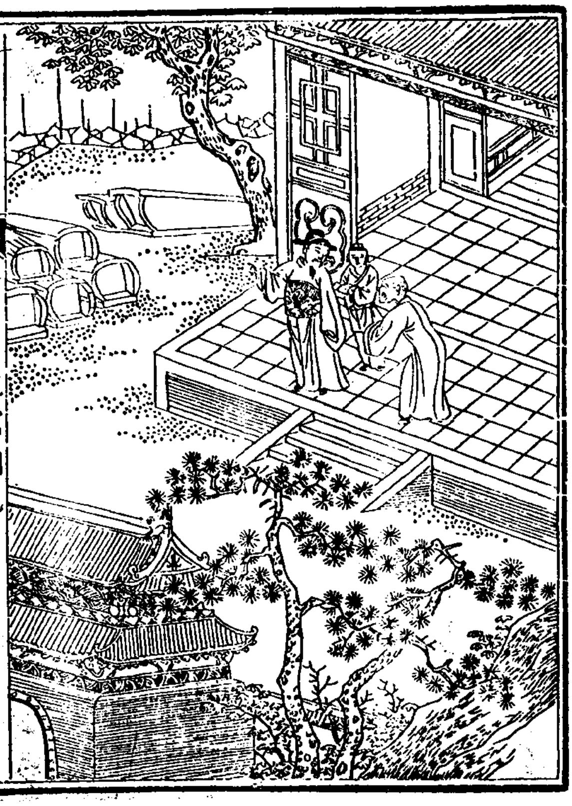


雷鳴雲家贍足妻子溫飽年除日謂其妻曰吾鄉中巨萬之家後嗣不振由財聚不散爲天所罰耳肯行善以㝠絹長耶妻曰吾力能縫剪買舊衣之壞者截長補短湊成袄褲冷時以濟窮人所費無多或猶可勉爲也雲善之又恐獨力有限因結一會行之五年連生二子後俱鄉薦矣

徐天行好施捨每於道路上見丐人凍餒不堪便自嘆曰此前生富不恤貧之報我其後身矣每出外令僕携錢數百文及歸捨完又預買舊衣百件於臘月間覘丐人無完衣者拔之即走不令知姓氏後家有盜明火執杖入院行於樓上竊看忽有一長人持斧亂赶頃刻散盡長人亦隱不復見究不知爲何神也

施棺櫬免屍骸之暴露

〔箋註〕人死何堪無棺哉。無棺必致屍骸暴露。牛羊踐履之。螻蟻咕嘬之。令人見而酸鼻。如過此等慘狀。施以棺櫬。即文王澤及枯骨之仁已。 詩云。凡民有喪。匍匐往救。讀之更宜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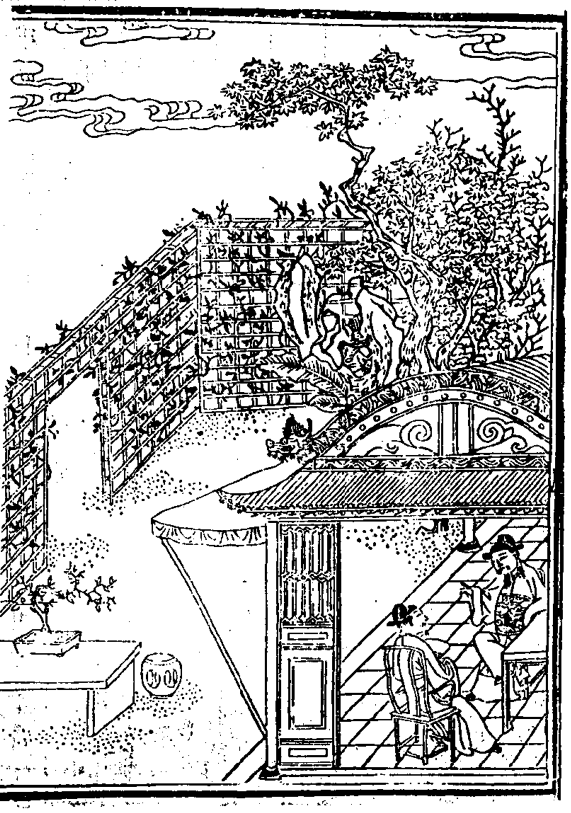
羅洪先吉水人。父循官副使。無子。偶見一寺。有七棺暴露。意甚憐之。命僧以俸金瘞於寺側。晚得一子。號曰念菴。言一念之善也。後廷對第一人。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進士第嘗爲成都路轉運使専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専爲宜力討所掩埋約有千萬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蘇云見冥官曰爾以瘞遺骸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洩露然爲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瘞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世間役皆如其言純以學士知成都府遷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家富提携親戚

箋註家道致富親戚之望提携如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飲然親戚有同姓有異姓同姓者本族骨肉也雖分堂從遠近自祖宗視之皆其子孫若不提携是忘祖宗矣至於異姓母黨爲重妻黨次之若母黨不爲提携是忘母矣即妻黨亦父母之締結而留者不爲提携是忘父母與彼惓惓敦好之意矣從古孝子慈孫仁人義士未有不篤於親戚者周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孟子曰親親而仁民爲富家者宜三復斯言

冉四教宛平人。祖父遺田產千餘金。自己買賣茂盛。條至巨富。恐消受不起。凡親戚中貧乏之者。加意憐恤。有借貸。從不推却。有背本託其代理。待以提携起家者。指不勝屈。後二子一榜同中。人咸以爲篤親之報云。



羅惟德位寧國時。一日同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庇。積俸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上及諸眷屬。無一阻撓者。爲是暢然耳。

陰騭文像註　卷二　家富提携　卄六

王鳴鑾順天人。發財至十萬。志得意滿。傲慢人不屑近。凡親戚不如彼。便下眼看。承有向彼通那者。便多方捐勒。其意若曰我無求於人。人應仰面於我也。有望提携者。則曰。彼原無用。不堪扶持也。年五旬外。頻遭橫禍。家產盡費。臈後生一癰疽。外科云此所頭瘡也。陰間問大辟。如至此。未幾肉爛頭落而亡。

歲饑賑濟隣朋

[箋註]歲值大饑。一方人泣無生路。待救寧止隣朋哉。而隣朋尤義之不容恝視者。世有無義之人。慳不看破。隣朋其奈彼何。獨不思人何罪而當餓死。彼何德而當飽生乎。在天留餘以活彼。彼恐不留餘以活人乎。即想至此。而良心躍躍。散所有以賑濟之。吾知鬼神之伺察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矣。

葛真人勸賑歌

水旱年饑間一遇。米無顆粒向誰訴。吞糠咽土刈

陰騭文像註　卷二　歲饑賑濟　卄九

垂亡。眷屬不久溝中瘞。但嗟有死期。再想無生路。起死轉爲生。除非人看顧。不料值仁人。慨然樂輸助。輸粟罄私藏。助錢空己庫。猶恐散四方。又立施粥處。瘦面翁。黃面嫗。不須行乞淚如雨。八歲兒。七歲女。不必插標輕賣去。借問伊心爲何故。並非內交與要譽。只緣度日稍從容。不忍譏人餓僵什蓋比。財多滿萬家。緊守卅令神明惡。此舉城隍深敬慕。奏聞上帝必眷注。富貴壽考錫卿綿。姓名還同仙班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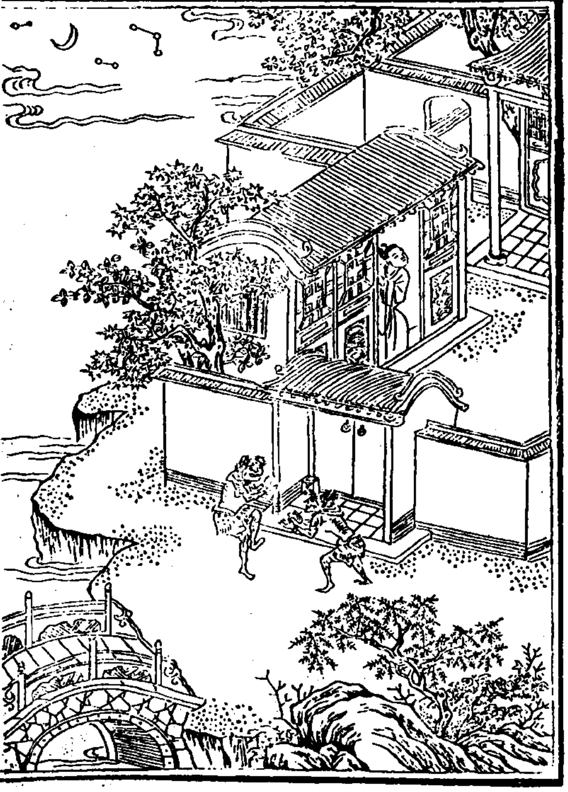
陰隲文像註　卷二　歲飢賑濟　廿一

國朝吳公志廉餘杭人家素豐時以濟人利物為念。歲丙辰年荒丁巳春哀鴻遍野公出所貯米數千石。借與貧人約秋後悉償逮是秋又荒竟無一人償者。僅存券滿篋家貲一空。窮甚至次年秋叔親友勸之曰汝今若執券討舊欠尚可得二千金何自甘受窘耶公曰貧人經大饑後命稍甦不忍逼索即逼索亦無濟徒令吾僕與子日事煩擾恐損吾德也遂將券盡焚之終身不復問。後子世雍登丙戌進士初任晉令諸孫英俊不凡其昌大未可量矣

陰隲文像註　卷二　歲飢賑濟　廿二

陳天福歲凶發廪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與錢鄉里甚德之有道人以錢糴米天福授米却錢道人題詩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併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生三子果皆貴顯孫官至太常。

李士謙。爲開封府參軍。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對衆焚券。又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歲又大饑。復竭家貲施粥。活以萬計。死者埋之無數。或曰。子陰德盛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已知之。今子已知。何足爲德。



常熟徐栻。其父素富。遇年荒。即先蠲租爲倡。又分穀濟貧。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是年栻果中式。其父愈積陰德。盡心濟人。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栻後果官至兩浙巡撫。

盧陵大旱米價騰貴龍昌裔蓄米千斛閉不發糶既而徼雨價稍下昌裔乃爲文禱於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憇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線從廟中起雷雨大作昌裔震死官司驗之脫其巾得禱文稿于髻中其孫應童子舉官皆擯之終身不獲寸進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箋註〕斗秤公平交易之正道也市儈之輩貪小便宜自以爲輕出重入無妨不知日以積月有妨乎無妨乎在人不知不覺其實欺心欺天吁人當重以爲戒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唐李珏廣陵江陽人父販糴爲業年五十父以老故使珏主其事人有糴者即授之升斗令其自量不計貴賤每斗惟取息數文以資父母澹泊無求衣食自足父謂之曰貿易取利人之常情吾生平不易升斗亦自以爲公矣汝今任人自量誠不可及然而生計不匱豈非默助耶珏年至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珏出制淮南珏以犯諱改名寬李相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首列李珏字長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石壁珏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待旦徧訪遇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寬辭不知珏問再四寬具以販糴對珏嘆不已寬壽百餘卒三日棺忽開視之蟬蛻矣

周氏婦信州人賢而有子翁令分理家政付與斗秤二出入大小二樣婦不悅請辭問其故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不敢順翁以逆天故辭翁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樣者婦曰未也問所用幾年矣翁曰約二十餘年婦曰今當以前所用出者用入前用入者用出以酬前日過取之數翁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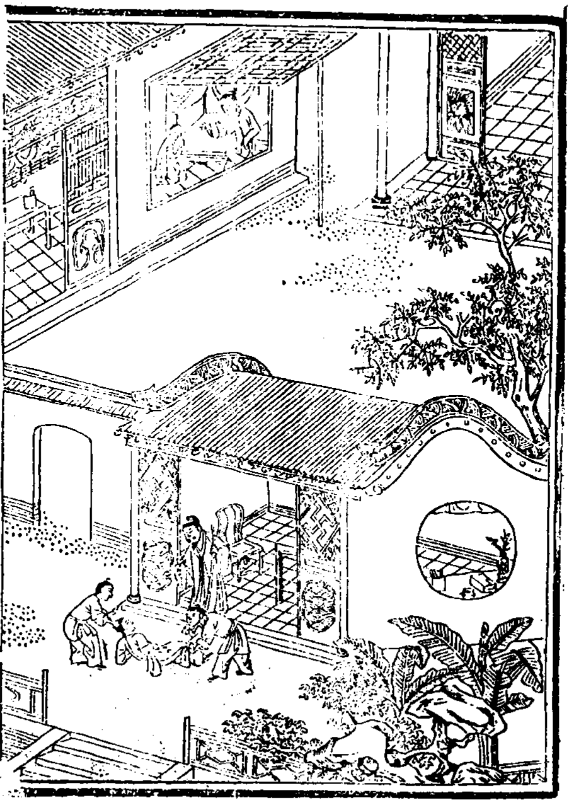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斛斗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物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如奔星中財帛隨流而下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箋註奴僕亦猶夫人也。但秉質多愚，賦性多頑，託事多錯，囑語多忘，求其當主人意者，百不得一。亦才陋識短，天限之然耳。間有能幹過人，可倚靠，可扶持，又每好縱飲，好貪賭，好專擅，好傲慢，求不令主人惡者，什不得一。亦命薄福淺，運使之然耳。惟待以寬恕，有小過則曰彼乃偶誤，有大過則曰彼原無知，應怒不怒，應責不責，迹若近於姑息，實爲子孫留其有餘也。若備責之，苛求之，不體其情，不恤其苦，逞威箠撻，則鷹鸇之性，豺狼之行也，斷斷不宜。　昔人賣兒詩曰：養子如雛鳳，㐫年値幾錢。慇懃當自愛，不似在娘邊。派盡眼中血，洒我身上衣。業緣如未斷，猶望夢魂歸。

朱廷瓚，湖廣人。凡奴僕痛苦，加意憐恤；有過失，正色呵叱，不肯輕加扑責。其友謂之曰：君並無主人威嚴，何太懦耶？瓚曰：凡居官者，奴僕害人實甚，少縱不可。若我輩不過富家翁耳，有何關係，而恐爲猛烈歟？且富久而無善狀，不能不作回頭想。我惟恐再生罰爲人役也，又恐子孫罰爲人役也。友聞之嘆曰：君存心如此，何憂後人不昌。後三子俱登仕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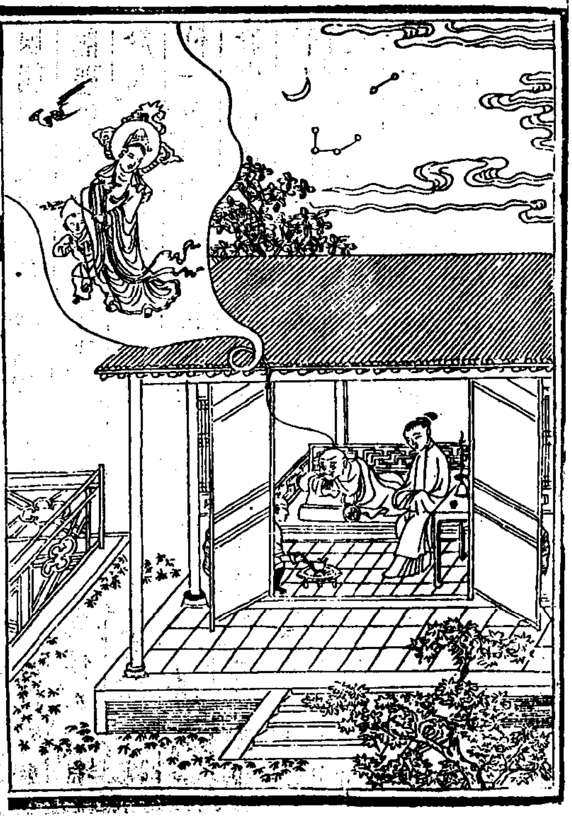
曹覲光和州人。奴僕最多。搜尋過失。非罵即打。其妻待女婢任意作踐。聞者莫不以爲太刻而傷天和也。閱二十年。忽遭賊刼。家道消滅。次子與人作厮役。孫女賣與人爲婢矣。



印造經文

〔箋註〕佛家道家。俱有經文以傳世。無非勸醒迷人。改邪歸正耳。每見窮鄉僻邑之人。延請經文。若無力爲任其篇章殘缺。字跡糢糊。猶復勉強肄誦。保無有漏句悞字之愆乎。樂善君子。發願印造。隨處廣施。其功德與脩行何以異耶。

黄發枝順天人家窮好施一倘向彼募化金剛經十部因無力辦以待諸異日後家道稍昌不忘前願隨印造二百卷施於各廟中後隣人失火延燒殆及火中忽有神厲聲曰黄家施捨經文斷不可犯隨反風滅火安然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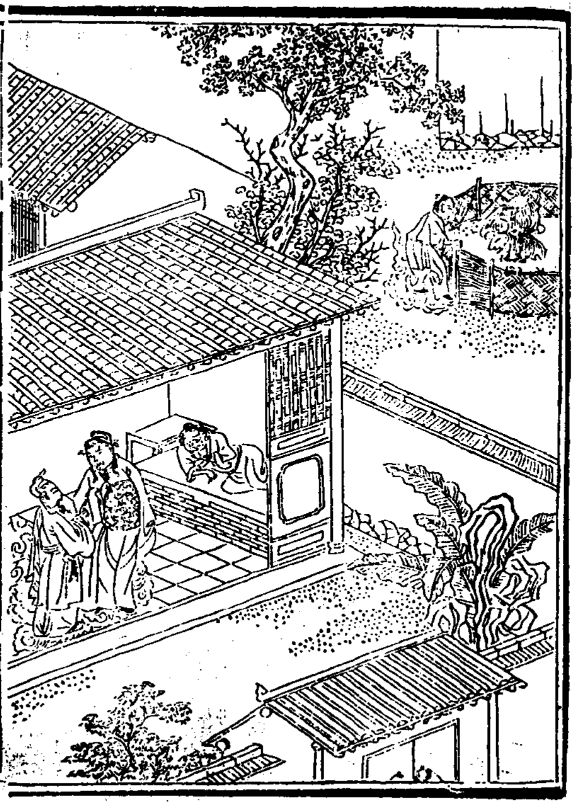


國朝程嘉猷太谷縣人刻感應篇文昌化書三官經關聖賢經觀音經金剛經諸經雖已刻成尚未印送於人忽染傷寒病二十餘日五日五夜不食一米惟飲一水服藥無效正危急之際室人吳氏同子虔禱於家中觀音大士關聖賢文昌帝君像前一夕夢觀音大士降雲端中光明朗耀諭曰汝年四十一陽壽已盡因汝自幼虔奉刻太上感應篇文昌化書及諸經雖刻完亦未印送今放汝回速急印送廣爲流通忽醒於是服藥甚效月餘病愈

剏脩寺院

箋註剏與脩有別。剏者本無而自我剏始也。脩者已壞而自我脩整也。世人多不敢輕發此念。恐工程難就。致已受累耳。否則恐衆戶難調。疑已取利耳。不知從來做好事多魔。如果容易人人會作。何待於我。惟越難越有功德。又遑恤工程之浩大。衆口之紛紜也哉。

常滋衮陽府人。平素敬奉皂君。每傍妻子曰。惟皂與人最親。易於得罪。須虔事之。又約村人剏建一皂君廟。香火甚盛。一夕山水陡發。波濤洶湧而來。村外見一白帽人向水中擺手。水轉流奔去。伊時問白帽人爲誰。應聲答曰。與爾同屋。非爾親屬。昔附火中。今消水毒。言訖不見。有善解者曰。白帽皂字形也。四語皂神義也。次日探諸村皆淹沒。獨此村無恙。乃知皂君救此一方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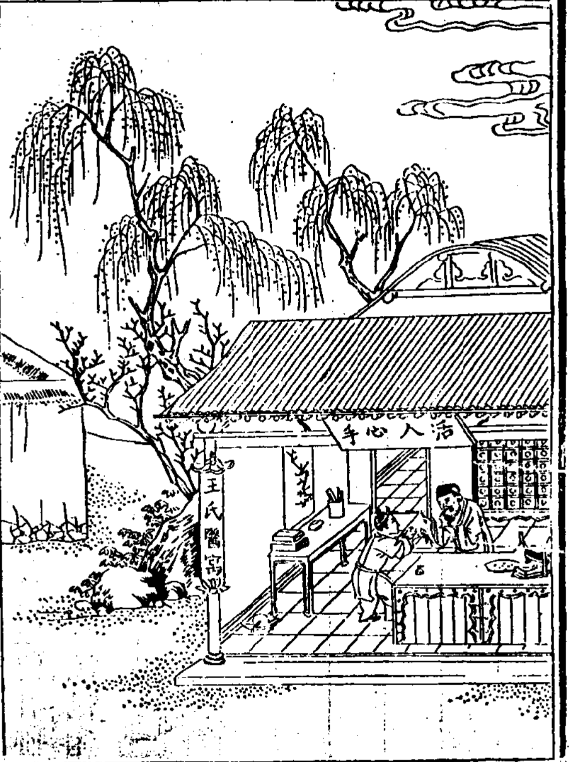


陳益修濟寧州人城內有關夫子廟廟後為回教清真寺崇禎癸未秋八月益修方為諸生醵貲重新關廟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拓寺糾黨數百訟於官指重修為新建益修義形於色率兄弟諸友訴之官令速蓋楊患之夜持三百金餽陳陳正色拒絕計無復施遂起害陳之心矣時兗郡新破冬十月生花等乘變糾黨百餘截陳交捷之髡其鬚糞其口劈其面體無完膚其一曰是日尚存去目成廢人終莫予毒遂剜雙睛擲於河其一曰未也盍以灰其一曰拽歸陳家即死猶疑案也仍謀預買替者詐稱劉回回誘至陳家撲殺之指陳實殺替欲盡滅陳氏陳家先避得免然室貨扒掠盡矣陳且斃家人擡置坑上灌以湯夜半忽夢見一大人綠衣金幞持卮酒曰毋畏我來救子飲此酒不死強飲之咽下喀喀有聲神必定傍一人藍衣唐巾飄若仙流曰吾來醫子腦中皆死血傾出方可活遂擊腦後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止曰是尚無目綠衣者曰隣家籬內有群羊可取眼與之即命從人剜羊眼二枚捧至納入陳眼眶中陳雙目忽明瞻視如初州里詫異楊亦驚服謝罪請自埋替者陳置之不較也明年甲申生花等以亂故弄兵一

族十三人俱戮於市剜眼剖心碎屍回計陳被害時八閱月耳乙酉陳售於鄉關夫子先語之夢未幾或投之書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書投其人忽失所在閱書後解曰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丙戌登第右順天王子發作傳記以垂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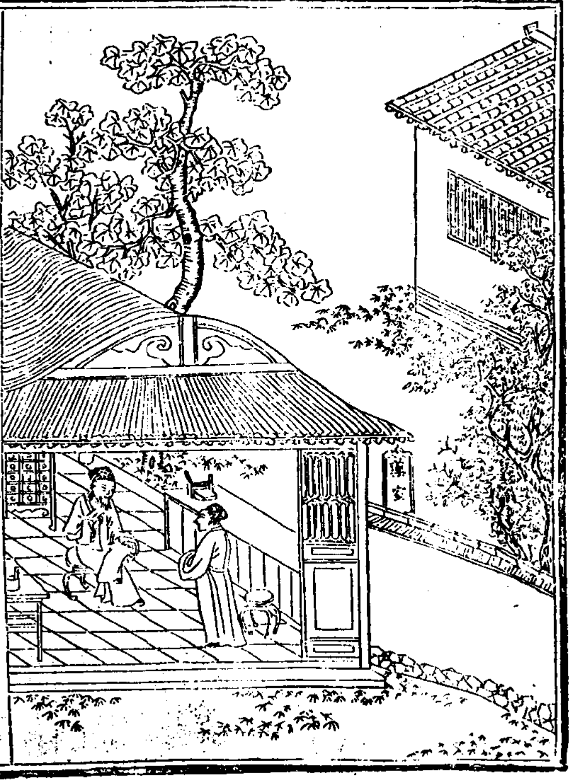
捨藥材以拯疾苦

〔箋註〕疾苦非藥莫解。方其輾轉床褥，恨不一藥而愈。但無力可辦，遂令終年累月纏綿不起，以致轉成痼疾，殘疾者不知凡幾矣。仁者之人，製就咀片和就丸散，皃其疾苦之緩急，而捨之不吝，則所費無多，而所濟無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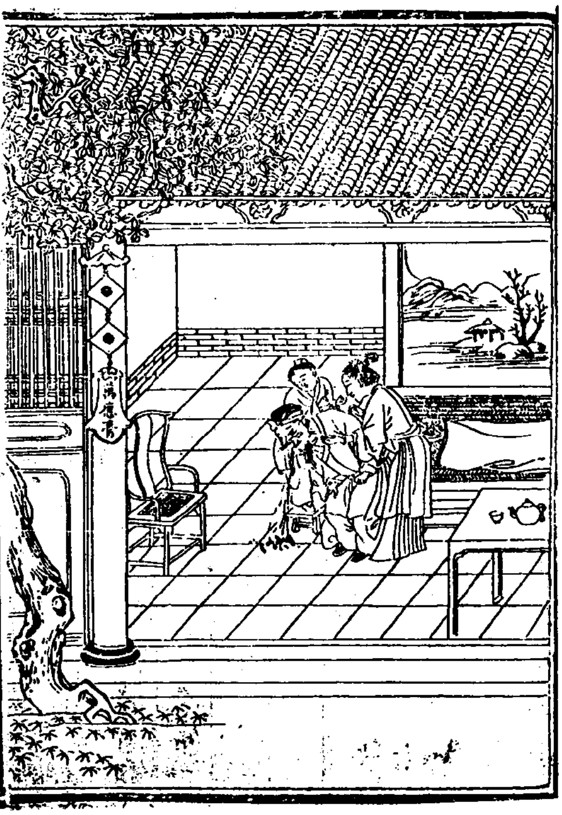


金穀縣王叟以醫爲生，病家請即去，不以僮僕自隨。夏日再三往，不以爲倦。貧人不索錢，治藥最謹，泡洗稍不如法，不以與人。自少至老不改。後叟年八十一，媼八十，子四人，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曾孫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

許叔微嘗以登科爲禱夢神告之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念家貧無力惟醫可爲于是專精醫學久而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後夢神授偈曰藥有陰功陳婁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第五名者死改升第五上則陳祖言下則婁材方知前夢不妄



許之問江寧府人拜老醫學業一日欲立招牌行道其師謂之曰汝醫未精恐致害人問不聽後治病凡有請者故作身分延之再四方到且診脉踈忽用藥不愼多令人瀕於危纏綿無已仍責備藥資厚薄恬不爲耻其師責之曰庸醫殺人陰譴難逃我雖未見汝殺人然嘗揹勒病家號慣病者恐有天殃也問曰似我行醫者甚多何至有罪未半月有大盜入室綑問用火烙左臂燒成焦肉號呼數日而死



陰騭文像註　卷三　捨藥材以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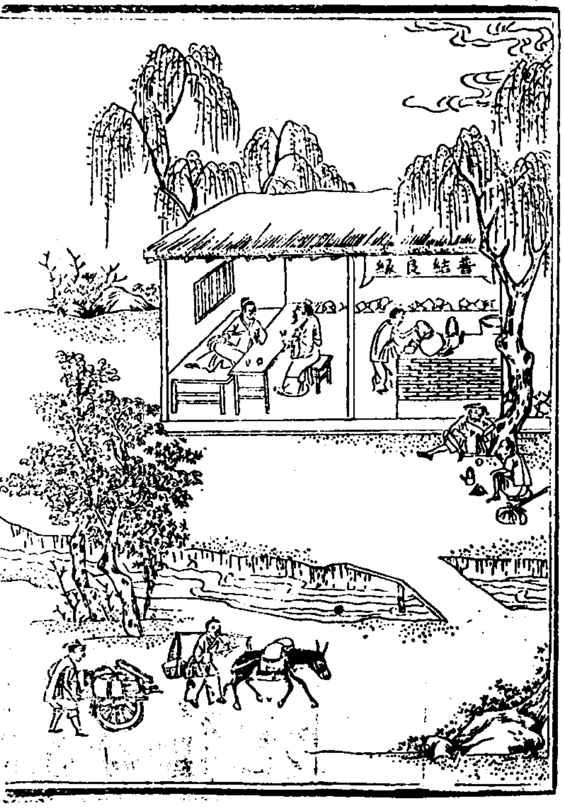
昜州胡外科。凡治瘡毒。必打聽人之家業。其家稍溫飽。即視爲奇貨。先將瘡弄壞。待其疼痛難忍。預講重謝。方與整治。不則任其叫號。故意囬去不來。將謝禮到手。然後炮製膏藥丸散。每療一瘡。必躭延半年一載。始代爲收口。緣此致富。識者知其設心不良。必有惡報。後溺於酒。吐血死。一子亦殤。妻盡帶家貲嫁人。一時燈消火滅矣。

陰騭文像註　卷三　施茶水以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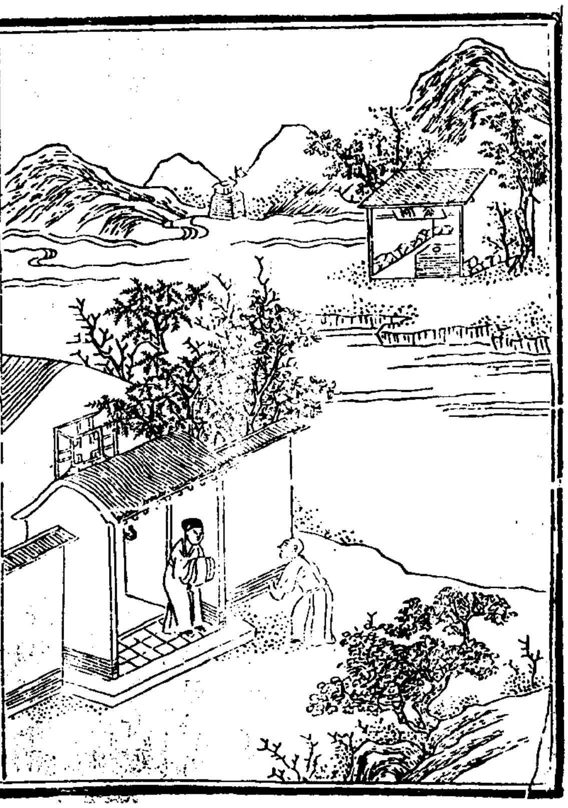
施茶水以解渴煩

〔箋註〕渴者之望飲。與饑者之望食。同一苦耳。方其喉內如烟。心內如火。若不遇茶水解之。則五臟受傷。變而爲重病者有焉。毎見通衢大路。好善君子。架木爲椽。列凳爲坐。號曰。捨茶棚。而往來行人。避寒暑者。躲風雨者。息勞倦者。皆陰受其福。厥功亦大矣哉。

喬凌雲遼陽人年二十八足痿不能行家居蕭閒於大路上建捨茶棚坐臥其間指人料理如是者念年遇一道人吃茶自言善針一針即愈欲延引至家中酬謝道人拱手曰爾捨茶有功不針亦當愈言訖即去追之不及。



平希漢山東人村十里外有老僧捨茶茶缺即停化出再捨漢曰汝不必募化無茶即來尋我供給十餘年不缺後僧死漢又請人代捨一夕見老僧從門外入直穿堂進後去正詫異間有老嫗叩頭曰主母產一公子矣漢知為老僧所變長教讀書年十七登第。



或買物而放生

【箋註】物皆貪生恟死。一旦入於毒手。鬻於市中。難免斷喉。剥殼。剖腹刳心之慘。買而放之。是物已在刼中。而我脫其難也。在我不過稍解囊橐之貲。稍減盤餐之味。而物類從死逃生。含胎育子。上帝以好生爲心。仁人以不忍爲念。人能仰體而果行也。陰隲正自不細。

蓮池大師放生文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

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釣。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剮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已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亟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卑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鱉。廚婢之篤疾瘳焉。留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繳之危。卜塟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卉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啣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

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多祉萃於今生。餘慶及乎他世。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乃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愈初久不産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萬曆癸卯夏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鱔魚萬頭石梁謂芝亭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芝亭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凑成八兩買訖遶城放之秋石梁夢神告云汝未該中緣放生功大得占一材石梁秘而不語放榜果中乃笑曰有是哉衆詰之始言其事且曰爾將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獨歸於我數日南京録至芝亭亦中

李坤元將破一魚先夢一皂衣嫗者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際得珠遂致大富。

或持齋而戒殺

箋註齋而曰持凡以言其敬耳而茹素不茹葷又持齋第一關鍵但茹素實難世人不能勉其所難則莫如戒殺物之靈蠢大小皆各有命原無害於人無仇於人何故殺之哉每見殺生之人最能飾非拒諫勸之則曰彼原可殺之物也否則曰今雖不殺終亦不免於死也嗟嗟為一餐之享一羨之用而宰之割之烹之煮之煎之炙之能忍下咽乎仁人君子無善不行而於此尤痛戒焉 黃魯直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

別形軀苦惱從他受甘肥為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

蓮池大師戒殺文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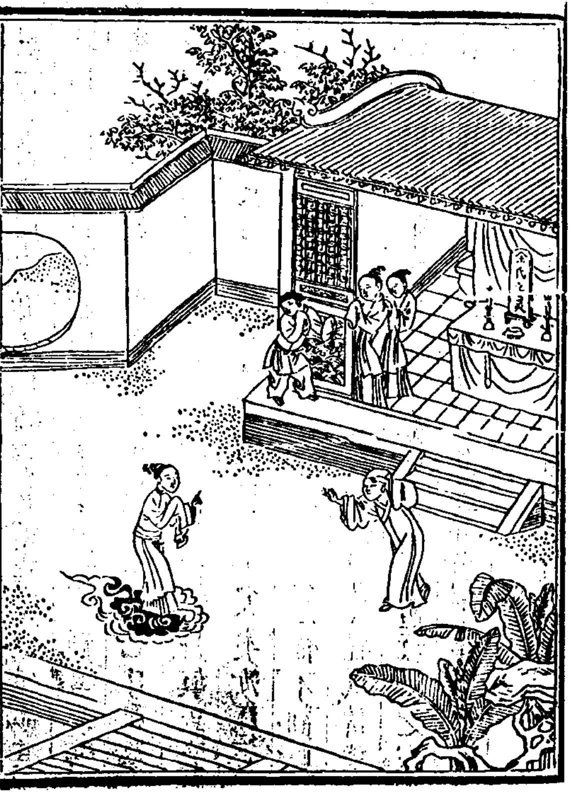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巳口食或利刀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剥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滚湯活煮鱉鱔或塩酒生醃蟹蝦可憐大痛莫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深讐一旦無常即墮地獄鑊湯爐炭劍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冤冤對報命命塡還還畢為人或病命夭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刑囚或死毒病皆殺生

所感也我今泣血稽顙哀告世人不敢相強持齋
且先奉勸戒殺勿爲自身特殺勿妄容殺勿家無
故殺勿食聞聲殺勿食見形殺以至蜂蟻蛇蝎之
類或無害於己勿一切妄殺戒殺之家禍報種種
難可具陳若更能隨力放生遇物買救不論微形
細命但能脫死全生或向念佛數聲爲之加持化
度此種功德更是難量現前速獲富貴壽考之休
臨終併得淨土往生之報斯言不謬勉而行之
文曰堪嗟人心如鐵終日殺生造業他身養你自
身心上如何忍得爲人若遭疾病便去殺生造業

你願身體平安他豈該數在劫爹娘愛惜嬌兒多
將生靈損折你子求命延長他命不留一刻父母
生辰之日宰殺豬羊等物願親長命長生他就該
死該滅飛禽鷹雀等鳥走獸虎狼一切世間只有
人狠射箭捕網打獵水類田雞螺螄黃鱔烏魚鰍
鱉分明不害於人何苦將他命絕咬牙根齒一刀
登時流下鮮血燒起一鍋滾水毛衣退得淨潔開
腸破肚刳心將他渾身碎切鍋中烹煮煎燒五味
調和美舌喫下咽喉三寸借問有何清潔忽然大
限來到一切珍饈拋撇及至閻王殿前但見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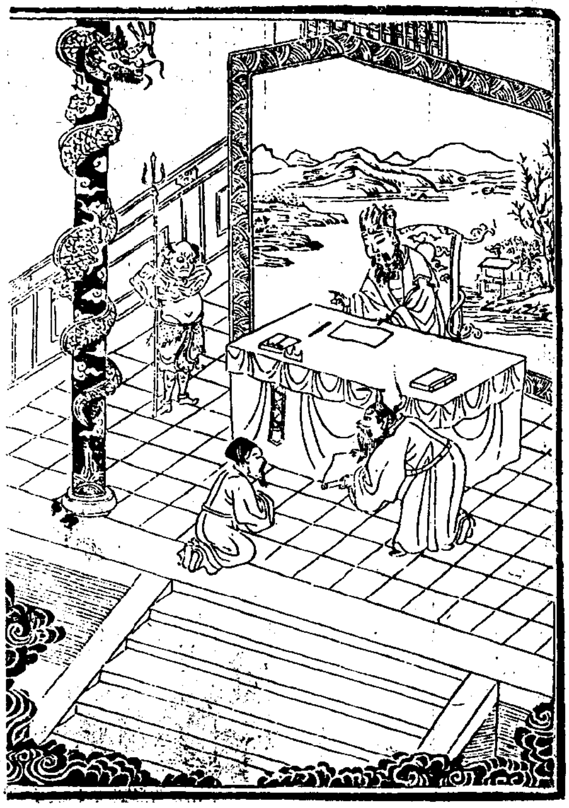
冤業前面拖拖扯扯後頭推推拽拽個個討命冤
家不豁悲悲切切渾身戰戰兢兢心中怛怛怯怯
判官來遞冊簿應當還他罪業閻君鐵面無情銅
錘打徹骨血滾湯萬死千生刀山千槍萬剮油煎
鍋鮮火燒又推滾銅熱鐵受盡地獄諸苦再等閻
君發帖改頭換面出來戴角披毛轉劫生被刀鎗
割斬死遭湯火烹烈又等別人嚙他還他殺生罪
業變盡牛馬猪羊生在蠻貊之國身無蔽體衣裳
口無充饑穀麥要喫羹口茶飯不知何年何月歷
盡諸般苦楚方轉天堂佛國巳得一個人身還有

許多罪業不時生瘋生瘡晝夜瀼瀼瀼血不知禮
義綱常不曉東西南北更遭短命夭亡皆爲殺心
不絕信心皈依三寶常遇高僧傳說聽得一言半
語仗此佛法功德誠意精持五戒發願脩行懇切
話頭一念純真彌勒親來迎接往生淨土西方免
在人間造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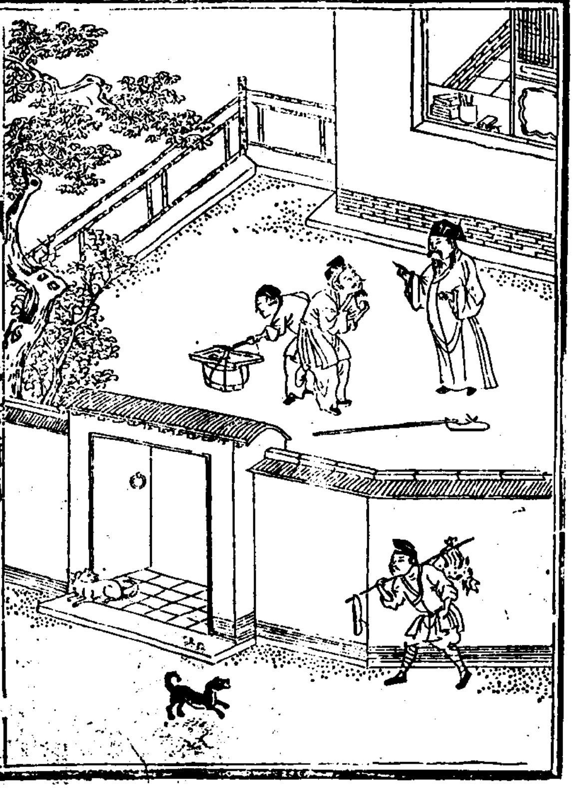
陰隲文像註　卷三　或持齋而　卅一

吳林華武昌庠生妻余氏。持齋甚潔。華厭之。每詆其妻曰。心好何用茹素。即茹素亦不過積口福耳。與其來生享福。曷如今生享現在乎。後妻病死七日。魂至家中語華曰。吾前世有夙孽。罰兩世作女身。冥王嘉我持齋歲久。且虔。俾令轉女爲男。作貴人矣。汝應有科第。緣恣意吃葷。凡親友爲汝殺生。見之從不勸阻。罪歸汝祿。已削盡。今秋命終矣。一時守喪親戚。併僕婦無不駭然。華大恐。即許願吃長齋。凡遇殺生之家。苦心開導。率多從之。至秋病危。旋愈。閱十年。竟中式。享壽七十而卒。



陰隲文像註　卷三　或持齋而　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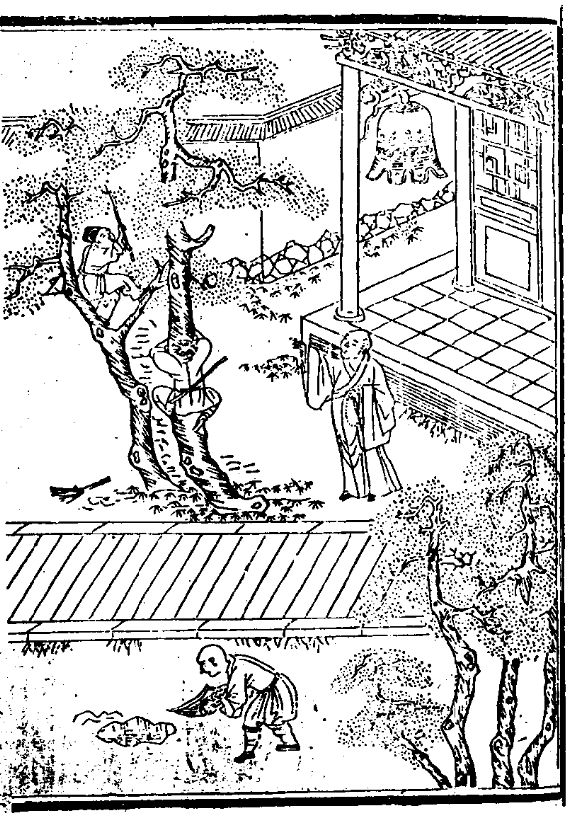
孟兆祥少多病。夢神語曰。戒殺生。即當愈。孟曰。吾家無故不殺生。但遇宴會祭神。斬殺似不爲過。神曰。汝未總算細數耳。呼左右取簿來。上開載所殺數目。一一分明。曰。人之作孽。獨此爲甚。孟遂發願。終身不殺。并刊布勸人。病即全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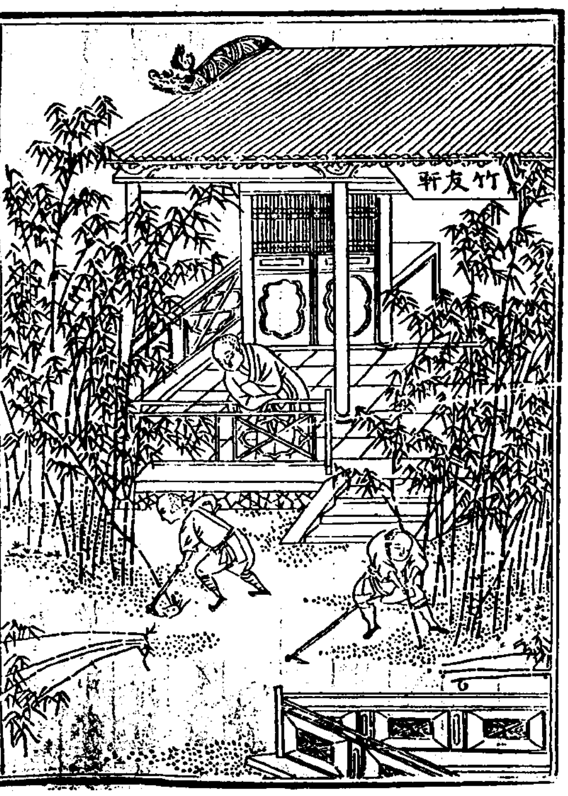
江浩山東富戶。俗好殺犬。浩雖未殺。買食不忌。年逾五旬無嗣。向各寺廟許願求子。夜夢神告之曰。冥中聞人食犬。即惡其不義。諸樣示罰。畧無惻意。汝不忌此。許願何益耶。浩醒後向妻言。誓不食犬。且將此語遍戒鄉人。次年即生一子。浩益勉力。凡殺犬十餘家。請至。各與貲本。令其改業。費不逾百金。又生一子。長成俱登鄉薦。

舉步常看蟲蟻

〔箋註〕蟲蟻之行於地也。一堆一團。人皆知惜。獨是三三兩兩。人忽不經意。因而踹死者。不少矣。獨不思一步而傷數命。日積月累。其造業為何如耶。故必留心看之。不使誤戕其生。則惻然不忍之心。可謂無時無處而不存矣。



金華寺有栢數株忽生毛虫色黄而長近二寸蠶食枝葉莫知紀極寺僧秀榮惡之悉命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其徒秀仁又取柴積晒於日中俟虫死方以供爨數年秀榮卒時寺内別有一僧亦卒既而得還語秀仁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有萬萬毛虫緣遶咂噬苦不可忍秀仁聞而大懼不數日亦發背而卒



大慈寺僧脩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欄檻上多有蟻子緣遶脩準怒立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中未幾忽患瘑瘡頭面尤甚命醫視之醫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遂卒

禁火莫燒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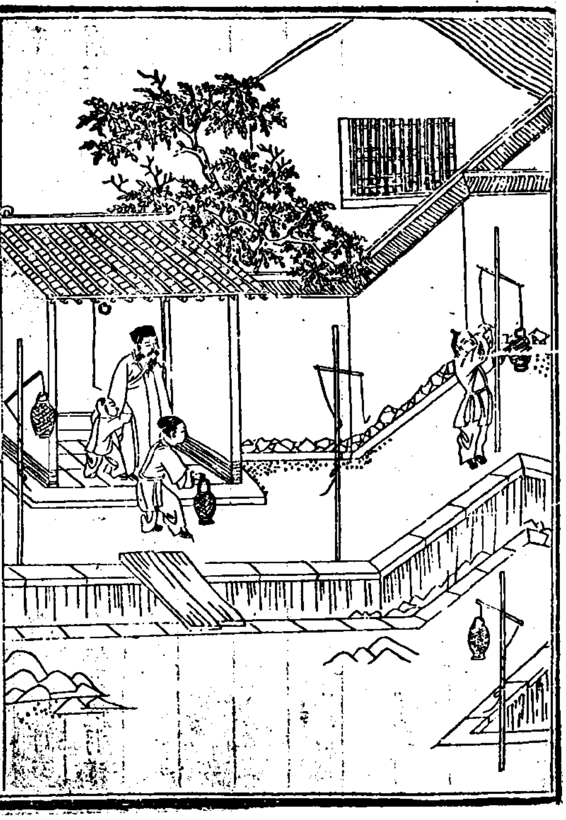
【箋註】山林爲虎狼所居。火焚亦足以除民害。但火一起。延燒必不能遏。凡鳥獸蟲蟻。不知坑死幾千萬也。惟禁之。而物命藉以保生矣。功不在鮮網下。

李恂山東進士。爲浙江令。一夕請呂祖降筆。問明日有何事。其乩詞曰。日光未出滿天紅。震地災臨百室空。莫惟南陽人脫難。陰功全在鐵爐中。次早東街失火。延燒百餘戶。居中有許家獨免。恂思東街震地也。南陽。許姓也。傳來問彼有何鐵爐能積陰功。許對曰。每墳前燒絺。盛鐵爐內。不在地上。春秋恐昆虫燒死。冬月恐蟄虫炕死。行之甫十年。不謂神見佑也。恂嘆奬之。後邑人燒絺。皆知用爐。無復有燃火在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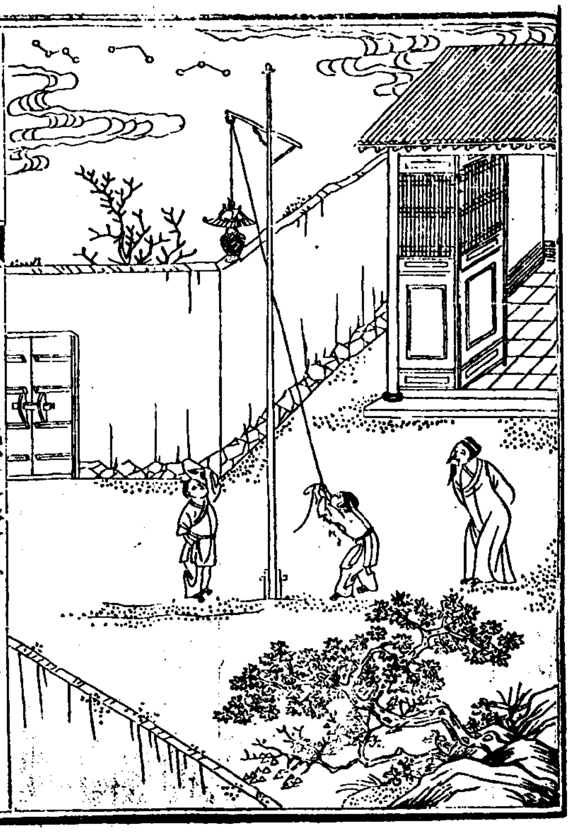
耿常青州人有癱症無子秋杪坐車往本莊養病佃戶請其看野燒以散悶焉云草灰入地土脉壯常力阻之一夕夢其父曰爾癱病當愈勸阻野燒一事蟲蟻全活多矣後遇良醫熬虎骨膏服之愈後生一子以承宗祧焉

點夜燈以照人行

【箋註】黑夜無光不辨坑凹泥水行人多苦兒焉爲之點夜燈則放膽前行矣所以點燈之家應有眼明之報焉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經云人點夜燈上帝視之其光如電故人遂名爲天燈又云瘴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以其普照人行耳貴小功大其勉而行諸



王之佐大。興人。家住泡子河。門前有深溝一帶。每至春三月淘溝時。佐挿小燈籠數十處。行人無復有墜落者。生子二人。一中文舉。一中武進士。



馬大駿。廣平府庠生。三世眼近視。至駿尤甚。一道人勸以長供天燈。可佑目力。駿虔供之。又于各廟宇逢朔望。徧捨油燈。十餘年不倦。嗣後目光炯炯。頓改近視門風矣。

造河船以濟人渡

〔箋註〕濟渡在大人爲偏小之事。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士庶人能於不便之處力行方便之舉。此一念能格上蒼。與功及萬姓者同。況江浦巨津有不可以橋梁通者。則爲政者亦不可以偏小視之。小則免人厲泲之苦。大則除人腿沒之患。此方便中最利益者。有力獨造。無力共造。福其未可量乎。

劉翳子。山西人。貿易真定。間過滹沱河。見船小人多。擁擠不開。捨造大船一隻。價值百金。後携千金回家。路過盜。問曰。爾非捨船於滹沱者歟。答曰。何知之。曰。今早林間有人曰。前路劉翳子捨船功大。劫之罪不小。言訖不見。今見爾長鬚。是以知之。劉得免於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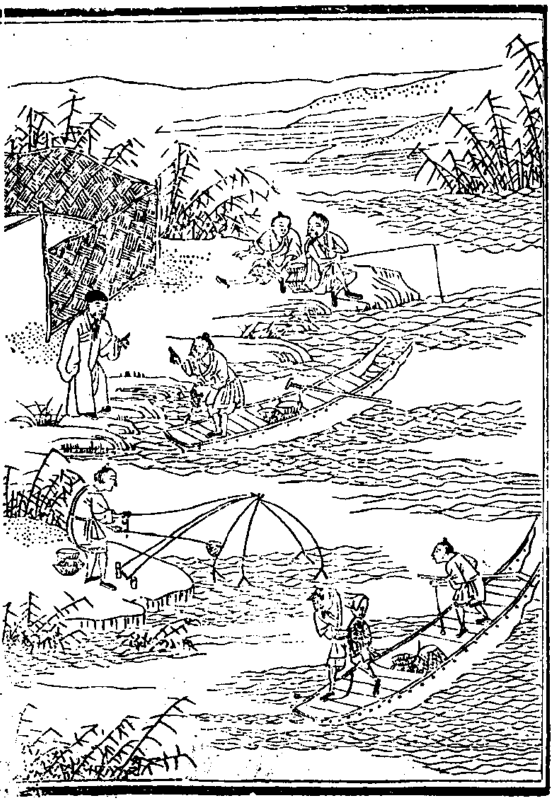
勿登山而網禽鳥

（箋註）禽鳥之在山也。啄清泉。不與人爭飲。餐草子不與人爭食。占樹枝。不與人爭居。而恐網取焉。是人而不仁矣。諺語云。勸君莫打春天鳥。兒在巢中望母歸。句俚而悲。當叅看以爲戒。

孟坦。涿郡武進士。好遊俠。挾弾飛鷹以爲樂。重陽入山登高。見鳥雀無數。近人不知驚避。坦取弾打落許多。餘鳥哀鳴散去。寺僧勸之不聽。到冬月帶絹網羅取數百。倣京師責鐵脚製法。煎炒下酒。竟以爲常。隔三四日便去一次。除夕前一日。又帶網上山羅雀以卒歲。騎馬走嶺。突有群鴉飛噪。掠馬頭而過。馬驚墜地。折其右腿。坦泣悔曰。吾網鳥之報也。竟成跛人。終身不能作官。

勿臨水而毒魚蝦

〈箋註〉魚蝦生水中。並無觸犯人處。而人勾釣網捕取而貨之。以致活活水煮。活活酒浸。活活刀割。活活鹽醃。造孽已重矣。况藥而毒之耶。毒之則一池盡死。不留遺類。慘乎不慘。吾願世人別求生理。勿造此彌天之罪也。



天湖居民皆以捕魚為業。獨沈文寶家合家好善。凡隣人獲禽魚。用錢買放。人皆笑之。沈獨喜行不倦。適時疫盛行。其隣人夢疫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放生沈家外。挨家可盡插旗。由是居民數百家皆染疫。獨沈一家無恙。

宣和間楊序夢神告曰予踰句當死能活億萬命乃
可免序曰大限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
云魚子不經塩漬三年可活予盍圖之序大書神語
於通衢由是見人殺魚即取子投之江中月餘復夢
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既而年果九十

勿宰耕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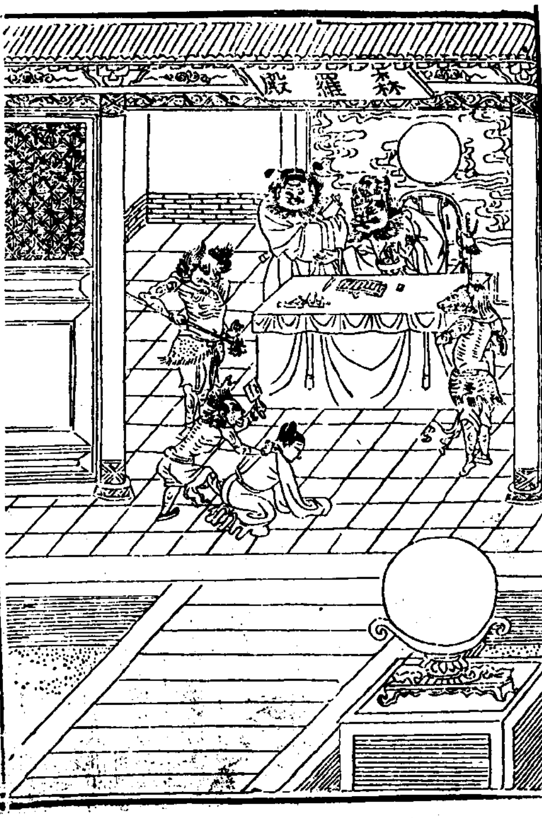
〔箋註〕畜類之最苦而有功者莫牛若矣用以郊天
上帝所歆用以耕田下民所賴禮記曰諸侯無故
不殺牛雖君王猶不敢輕殺别凡民可殺而食之
乎徧觀古今載籍殺牛者顯報可駭經云牢字從
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云食之三月
神與鬼怨戒之三日名書金錄永以爲戒子孫百
福

呂祖戒牛歌

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努又不見日當午

血汗通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恨
貪財農心狠如狼虎見他筋力衰賣與人烹煮割
下頭剖開肚血塗鐘皮鞔鼓骨鎈簪肉作脯當日
耕田難不難今日粉身苦不苦寃魂泣訴閻羅王
閻羅悲憫不能語但說宰牛夫受罪在地府或丢
劍樹叢或擲刀山嶋或灌滾銅汁或烙紅鐵柱永
刧不翻身翻身世變汝又有食牛人不由人勸阻
勸之起爭端阻之笑迂腐怕說牛有功強說牛能
補一任罪通天不知何肺腑豈知一食牛立刻天
神怒縱有奸心腸此條登惡簿應註禍來侵瞄折

福無數。貧夭速見孫。甚至滅門戶。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覩。殺而食之喪心伍。我今降乩普告人戒此方堪對佛祖。



姜徵山東人弱冠聯捷生子屢殤。一夕病憤。有人拘至冥府冥王責之曰。汝家累世不食牛。汝父尤好演說食牛報應故賜汝少年登第也自汝中後僕役日衆率食牛汝雖不知罪應坐汝且汝鄉中人俱肯食牛汝為一鄉之望若輩素信汝言汝明知不屑預勸罪亦應坐汝子嗣壽祿今折盡矣徵求放回改過冥王許之徵醒後嚴禁僕役不許再食凡見鄉人便問食牛否食之即懇其未戒甫依允隨揖謝之甚至叩首以堅其意鄉人號為護牛伽藍後官至郡守生二子俱貴享壽七旬而卒。

某府司李忽暴卒。一夜復甦。急請太守至床前。曰。某昨爲陰司攝去。余乞命甚哀。冥主不許。既而憫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則可再生。限爾三日。令求諸公爲我徧勸百姓。以救我生。衆以爲妄語。佯諾之。不行。過三日。復報司李死矣。太守大驚。即召僚屬。立一簿於通衢。令願持戒者。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李復生。太守往問之。云。復被陰司攝去。冥主怒予負約。予正哀泣。忽見黃衣人。空中持一簿至。云是勸戒食牛人姓名。冥主閱之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司李後年至百餘歲。

嘉靖初。胡懌爲福建方伯。延尚書林俊宴會。俊忽昏寐。良久方甦。語坐客曰。異哉。適召至一官府。主者乃吾宗尚書聰也。云。閻君即宋范文正公。吾爲其屬。以爾昔爲縣官。不禁宰牛。減壽一紀。予曰。爲縣時。曾有禁宰牛榜在。聰令縣神錄其禁榜。果有之。仍代申奏。還其壽。座客皆驚。咸誓終身不食牛。後俊果十二年而終。

勿棄字紙

〔箋註〕字紙之當敬惜也。人亦知之。但忽焉不察。以致遺於道路。而踐踏焉。甚至落於坑厠。而汚穢焉。皆棄之者之過耳。嗚呼。人不識字。有眼如盲矣。雖巨富奚益哉。每見貿易莊農家。溫飽有餘。詩書罔識。杳無文字之緣。雖附士人之列。良可浩嘆。至若名門宦族。科甲頻興。書香不斷。由於敬字惜字之報居多也。然則字紙顧可忽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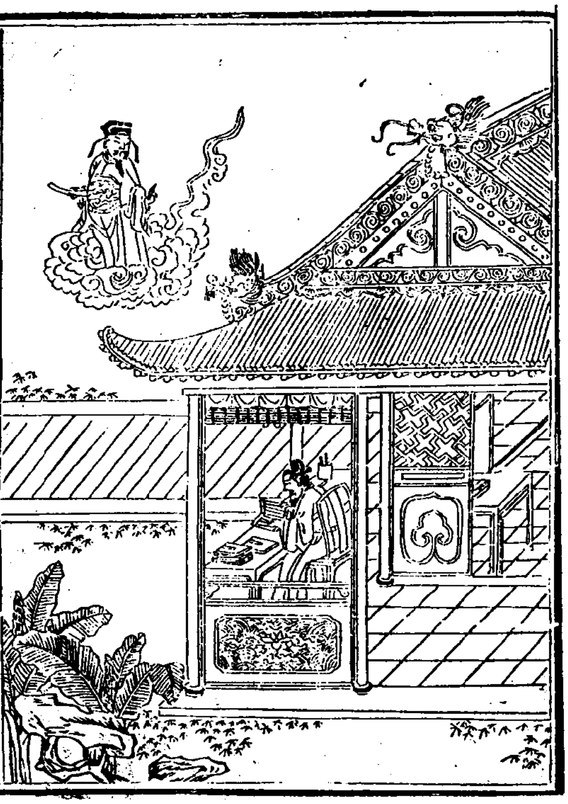
文昌帝君勸敬字紙文

士之隷吾籍者。皆從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

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烷之。一夕夢宣聖附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証。余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覩彼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褙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窓。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强分別耶。况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雖窓。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所黜。終不能一挂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瞎者。遂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且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後。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壅字紙而一身顯宦。旣能顧惜。陰報豈無。非因老君降生之辰。玉帝御太極之殿。脩文郎

顏公葛眞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告諭。相率諸家。始終不怠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即奪其福而降之殃。玉帝旨下。專委吾遍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滇中。降鸞曉諭。印施。又今降於南安。普行戒諭。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即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路矣。諸生一誠相感。而吾可不盡言以救士風之頹。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即吾之

願望也。信祈神者。誰爲我發。若世人見此示諭之文。即當遍相告戒。使人人敬重字紙。則獲福無量。若揭而藏之。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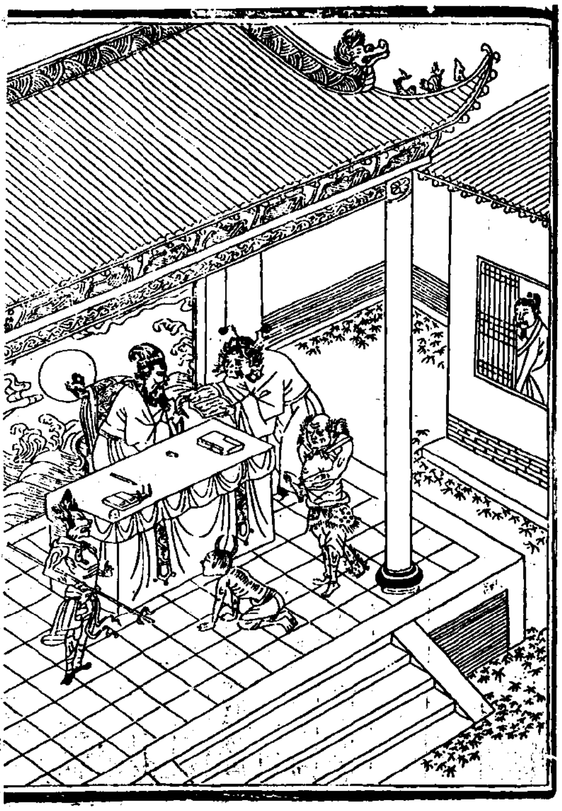
陳元善爲諸生時。典衣覓人。廣拾字紙。按斤酬價。每逢朔望焚燒。灰埋以土。念年如一日焉。後入場卷已遺棄。旁官耳中有人語曰。此敬惜字紙人也。宜細看勿違天意。遂獲中。官至吏部郎中。

何思振。文名藉藉。友人兩邀入惜字會。辭曰。我素敬字。何以會爲。其實不過偶見片紙隻字檢之。不甚欽重也。後入場四次。俱被貼出。蹉跎四旬外。悔曰。得無不入惜字會之罰歟。隨買竹簍百餘。凡書館中。科房中。付簍貯字紙。月終取焚。如是三年。入試竟完三場。聯中經魁。

勿謀人之財產

〔箋註〕財產在人。豈堪我謀。乃謀之者。或乘其孤。或乘其寡。或乘其危急而無告。或乘其愚懦而可欺。陽謀之。令其不敢不從。陰謀之。令其不知不覺。及財產到手。自以爲得計。不知虧欠他人。陰律甚嚴。大則永墮地獄。小則變畜償還。可不畏歟。 古詩云。誰不愛多財。無奈屬人有。誰不願多產。無奈屬人守。人家豐足積福來。加何弄心謀在手。横要横霸勢難行。姑用好言作好友。故意放債將伊吞。故意假借將伊負。故意勾之貪賭博。故意引之迷花酒。若輩設謀各不同。諸如此類十八九。倩君清夜自思量。虧心致富焉能久。帝鑒懷瞋發有時。後來惡報先知否。

明宋進朝西安貢生謁選入京寓閻王廟左廊下一夕閻王升殿朝往潛視見其妻舅戴牛角跪曰所謀某人財某家產俱已變牛償訖王曰汝亦有他善宜復人身吏又捧籍上王檢閱改色曰汝白使某某錢大小尚有四宗速變畜還完方有人身之望其妻舅泣曰勿為牛可耳王許之押令披馬皮出殿去朝心駭汗浹回家延高僧超度黙告親族無有不悚懼者



溫淑山西舉人誆使同窓許生銀五两要之支吾不與許亦不復提起後身死許家產一黑驢駒腹下有白毛溫淑二字許嘆息其子聞知訟於官官令吏檢視真溫淑二字諭其子還銀將驢駒牽去驢雙淚交流走至山嶺投崖跌死

羅脩順天人。無恒產。好誘人子弟賭愽。就中取利。以致人傾財蕩產。弗顧也。其姑夫勸伊勿墮此罪。脩曰。彼出自情願。有何罪耶。其姑夫曰。雖彼不肖。而爾設心不良。罪復奚解。未幾。脩生一子成啞。一女两目忽瞽。自知爲誘人賭愽之報。遂削髮爲僧。甫半載。生疽死。

勿妒人之技能

箋註技能者。於世爲有用。於人爲有益也。我薦揚之。不惟彼身得通。即需之者亦大受其利矣。此固方便之行。而實陰騭之事也。奈何妒之耶。況技能在人。遇合有命。遲速有時。終無埋沒之理。而我空妒之。究竟於彼無礙。則亦何益哉。

陰騭文像註　卷三　勿妬人之　三六

費經邦崇慶官族年五十遭盜刼家業蕩然衣食不給一倩人問之曰公其有隱過歟曰吾平生見有技能者人贊揚而我厭聽或從中加一二貶語以致人不信服致彼窮且困也今受此罰懊悔無及矣

勿淫人之女妻

箋註女妻之在人微嫌猶當避也況淫之耶天道最惡淫犯此則立干天怒矣昔有人被攝陰司醒述閻君殿上對曰萬惡淫爲首百行孝居先淫之罪大矣哉又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誨淫報世人打破此關遇色不動則真人品真德行矣非聖賢孰能與於斯

鍾離仙祖戒淫歌

誰家少艾顏如玉鍾情故意迎人目多少賢豪善檢束到此關頭便失足可憐失足欺幽獨妄謂罪

微猶可贖豈知天將淫惡錄載在簿中罰欲酷折爾祖宗遺下福削爾前生脩下祿損爾悠悠好壽數斬爾綿綿廣嗣續罰之不已令變畜甚至永使墮水族看此慘報我亦哭嘆人何苦迷粉髑令懇世人聽忠告好色來前避欲速他女原非爾花燭他妻原非爾眷屬他女勾爾入他屋爾莫從他暗相逐他妻誘爾同他宿爾莫與他私相熟爾若魂銷無把握但想一誤入地獄爾若慾火難降伏但想一犯遭冥戮想到此間身觳觫自覺心灰如槁木心如槁木純無欲神鬼聞之皆敬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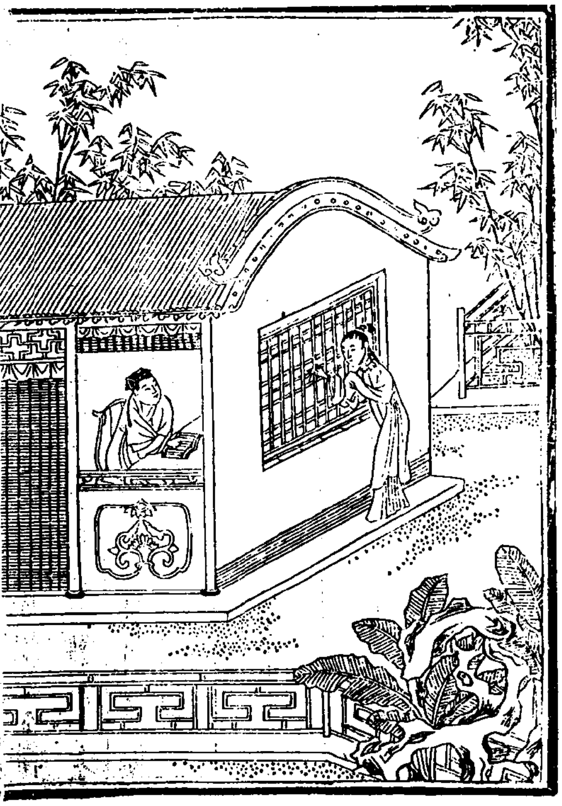
明曹狀元鼐防淫篇

語云。天道禍淫。何舉世樂淫。而不加防耶。若輩有恬不以爲罪者。有明知爲罪。不能自禁者。其間或以勢逼。或以利餌。或以情誘。只顧淫歡。不顧陰騭之立喪。良可悲已。至如僕婦之侍側。乳婢之近幃。任淫至便也。而喪厥陰騭。較尋常不減毫末。又如尼姑之素居。寡婦之孤宿。勾淫至易也。而喪彼陰騭。較尋常更加三等。他如貪迷娼妓。狎弄狡童。染賤類之瘡毒。乖人道之常理。穢淫也。而敗德不淺。諸如喜談閨閫。好編艷詞。玷良家之門風。引稚子

之慾竇。導淫也。而口業尤深。凡此淫行。皆天怒不可測者。可勿防歟。防之者何。視其面。應比我姊之梳粧。我妹之修飾。而淫心爲之一消。接其語。應思我父之臨上。我母之來前。而淫心爲之一息。就其身。應想竈神之申奏。三尸神之奔告。而淫心爲之盡灰。兼之邪徑弗由。褻語勿述。則不惟無罪。而陰騭無涯也。然此就未犯者言之耳。若素犯淫行。又有速悔之法。在昔賢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從此見色力拒。見善力行。久之而色惡抵贖。善量充滿。即可以轉禍爲福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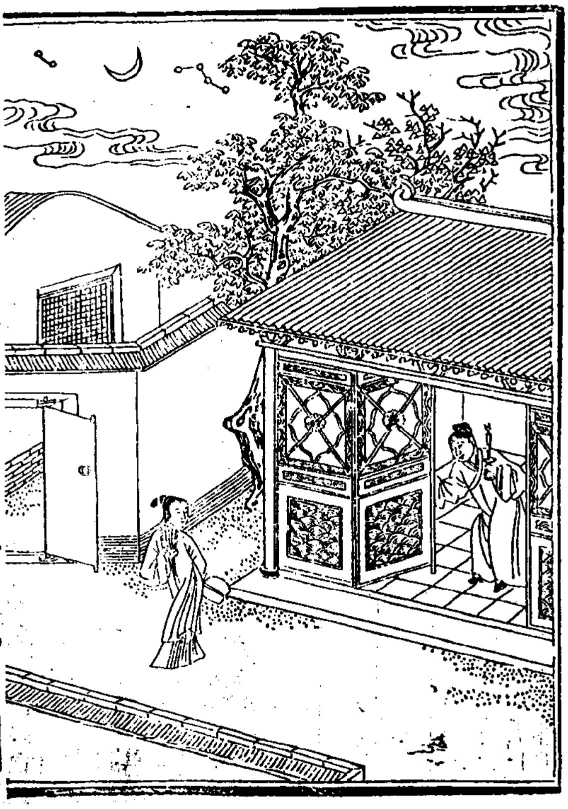
施愚山特解曰。淫之作業甚夥。今舉世習不爲怪者。則挾妓姦婢二事。可爲心痛。夫暱狎邪色。謂風流雅事。既酬以金。淫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娼矣。至臧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官勢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主爲僕。使其男事已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侄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

蔑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爲倡優臧獲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胤。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安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況淫爲禍首。殃將無已。或狎比狡童。多致內亂。吾願後之人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陰騭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廿

唐公皐少時讀書窗下。有女調之。將綈窗掐破。公補訖題詩云。掐破綈窗容易補。損人陰騭最難脩。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匾。左右懸二燈。書所題二句。異而詰問。後果大魁天下。



陰騭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廿一

太倉陸容。天順二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公父夢郡守送一匾。題月白風清四字。公成進士。官叅政。

如臯冐起宗為諸生時輙莊誦感應篇戊午入闈病甚昏憒中不知何處下筆及登鄉薦赴督學親供見墨卷字端楷如常疑有神助已未下第歸發願增註此經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於見他色羡二句下備列報應以戒世人時塾師羅憲岳助寫後憲岳歸南昌戊辰正月夢道服者三人一老翁中立二少年左右侍老翁手持一冊左顧曰爾誦來羅竊聽愕然曰此冐公感應篇見他色羡下註語也誦畢老人曰該中復右顧曰爾咏詩即咏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人迷眼相榜花一一到滿城紅羅醒即作書併詩寄其子及榜發公果登第八月公歸其子呈羅書惟詩中榜花二字不可解後偶閱一書有云唐時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乃知冐姓實應之公官至憲副

唐李登年十八爲鄉貢首後年至五十四屢不第詣葉靖法師乞入冥勘之師曰蜀梓潼有神掌文昌職貢舉司祿吾當爲汝叩之一日上章詣問神命一吏示籍曰李登初生時上帝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縶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奪兄李豊屋基至形於訟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女王慶娘已納其籍師還告登登慚恨死

崇禎間福建呂清號子介太學生好談閨閫述淫褻事每見婦女便魂搖心蕩偷視不已幸邪緣未湊尚無外遇年三十二子相繼夭度日窘甚一夕暴亡伊祖父曳之疾走清問何往其祖怒曰我們兩世好容易積的陰隲到你身應發巨萬財成望族誰料你心愛色口造孽次第將福折盡終日報怨窮豈知暗折去萬金乎終日想二子哭豈知自受罰折死乎我們恐你慾心難制再作出一件真淫行事就斷送了後裔不得已哀懇冥王自已拘你到冥府一看便曉得淫人妻女的利害了清曰閻淫人妻女應絕嗣我實

怕此未嘗犯也時冥吏在傍叱曰寧止絕嗣哉加色
來勾你就之不辭乃僅使絕嗣若設心引誘用勢逼
迫有一犯屢犯甚至悖倫者亦有到手後伊自戕其
夫自墮其胎者此何等罪寧止絕嗣哉要知淫惡陽
律寬而陰律最嚴凡衆生有淫惡一事三尸神舉首
皂君城隍申奏隱漏即有大過但報應有輕重遲速
之異耳如不信今日發落淫惡人數起你眼見便知
少頃吏入府冥王陞殿鬼卒帶衆淫犯荷枷跪下冥
王厲聲吩咐曰某人變乞丐瘋啞某人變娼妓眼瞎
某人兩世爲牛某人十世爲猪俱令鬼卒押出投胎

吏隨後亦出清毛骨悚然吏曰更有慘於此者汝勿
貪半刻歡娛失却人身也其祖父浼吏代稟冥王放
清還清請教吏曰我欲改過恨遲若要改從何處脩
起吏曰一息尚存彌天之罪俱可懺悔汝今避色當
如避箭口業更爲口德子息不難育家道不難興此
段話傳播人間週人淫念冥王亦不加譴也揮使去
清醒後刻遊冥錄一篇印萬張施警世婦女再不一
盼淫褻再不一談曰將不淫善報犯淫惡報時刻逢
人講論因而相戒者衆又恰遇冶容來奔峻拒躲去
年近四十連生二子貌與前亡子宛肖家稍康借族
人貲本往來商販江浙間每次獲厚利不十年起家
萬金語其妻曰祖父陰隲今喜全復我欲往南海朝
菩薩以完心願去半載寄書與妻曰已入深山脩道
不復慕塵世孽緣也有同里蔡青記

勿咬人之爭訟

箋註 爭禍端也訟凶事也咬之何恐諺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又云贏得猫兒輸個牛而咬人之輩非起於怨即起於貪陷人而自快其忿忌人而私利其財小則費盡家產大則抗死性命惡孽莫逾於此惟正人君子見人負氣時一言點破苦言勸開其造福爲無窮矣夫

惑道人息訟詞

衆生禍事惟訟發念皆由性縱過人憤氣欲鳴勸之慎勿輕動但云一綁入官便受奸人愚弄守候不能回家兇延不能耕種妻孥急得神昏父母焦得腸痛產業由此消亡性命由此斷送况且人壽無多轉眼一場春夢遲成遲智奚爲報怨報讐何用說到入理入情自然喚醒㗻㗻俾伊轉意回頭此際陰功可頌

永福縣薛敖工刀筆每代人寫詞狀翻亂是非由是積有中人產一日請道士鄭法林設醮法林伏壇下良久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迨旬月室中無故失火家財燒盡敖挾巧筆欲過江中流桅折挙身墜江而死

戴君實嘉興楓涇人。以唆訟致富。其婿孔揚名習其術。而險過之。一日翁婿倚門前椰。以謀訟事。椰忽發牛吼聲。作人言曰。尚未可已乎。受爾害者幾百人矣。脩功且不足以補過。乃怙終而不知止乎。翁婿大恐。皆病。尋愈。又不悛。次年兵亂入境。君實傷餘死。揚名妻被掠去。衆軍輪奸。縛揚名於樹。遥射殺之。

勿壞人之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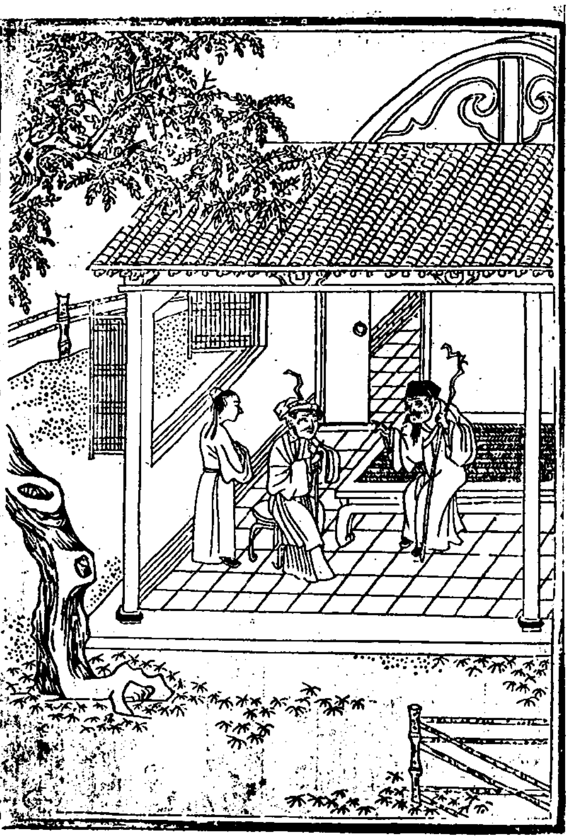
【箋註】爭名奪利。造人豈肯為哉。然有實[illegible]之利。君子亦所弗諱。而我陰壞焉。是亦[illegible]人也。至若下等之人。要徼名希薄利。多因窮困已極。無以為仰事俯育地。故不得已而為之。壞之則所抗者大矣。清夜自思。能無愧恨。

何湛。汾陽人。村中里正欲。興一義學。建房五間。延塾師。每歲銀二十兩。湛素鄙吝。揚言曰。彼借以射利耳。將所釀分金。已自還債贖地。我們另行。不可墮其術中。衆譁然。事遂寢。里正詰之曰。爾不出錢無碍。乃一言褻邪。吾恐爾子日下流矣。後湛二子目昧一丁。俱爲人傭工度日。

勿破人之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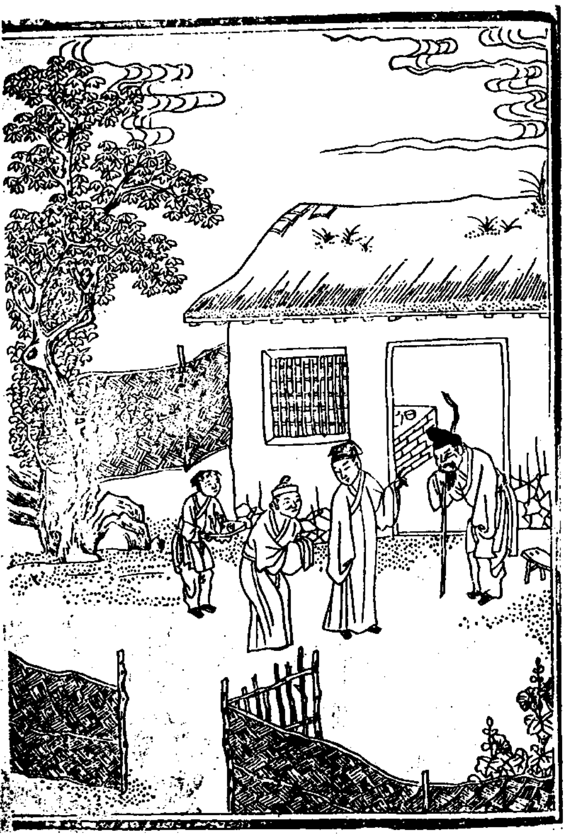
〔箋註〕婚姻百世緣也。聞之便當極口撮合。推誘且不可。況破之耶。然破之有二。一在未成之先。或議其家世之微賤。或訾其人物之鄙陋。一在既成之後。或因反目而令其離。或爲窮極而使其散。所謂傷天害理者。莫此爲甚。縱無心犯之。陰曹中已列大罪案矣。可不慎歟。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啞棄之豈理也哉卒娶之鄭登進士官朝奉大夫二子皆顯



福清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即娶柴女歸風疽亦痊後生三子皆爲顯官

侍郎孫公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家書秘不示曰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家書內伊父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錄汝與孫洪皆中但洪名下有硃字云某年月日寫某離書除名孫閱書愕然曰事果有之向過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訴求離乞余代寫離書輕應之實無他意不謂受譴乃爾及就試生果中而洪下第孫後訪其人夫婦俱未偶因述前事置酒合之孫後登第。



四明葛[illegible][illegible]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神見夢於廟祝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必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方鳩工神復見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不能書浼葛代筆也葛聞悔過力爲完其夫婦止中鄉榜官副使。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箋註〉冤家宜解不宜結。雖有私讐。釋之可耳。乃唆彼兄弟致令不和。傷其手足之情。洩我些小之忿。良心安在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弟言兄過。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錯。於弟前釋兄之非。方是仁人之心。天之錫福。斷乎不爽。

袁先覺順天人。與李華作布行生理。華之二弟只疑兄有私藏。時常吵嚷。未幾。覺與華算帳搆訟。其二弟私問覺曰。兄有銀放債是真否。覺答曰。我們夥計已有讐隙。豈肯回護。但他原無私藏。何曾放債。他閒時常念你等無出息。甚是憂愁。這一點心腸。我實服他。其二弟感悟。敬兄逾昔。後覺享年八十。子孫繁衍。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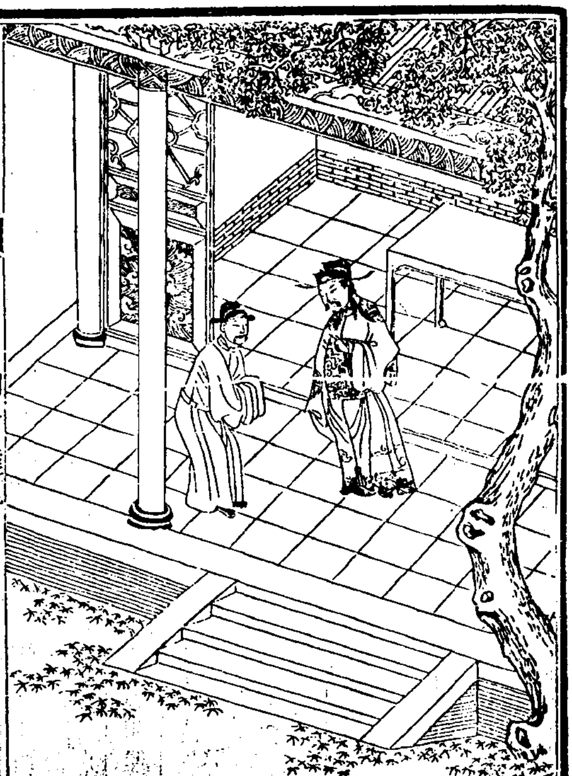
〈箋註〉小利不必計也爲小利而不平已大可鄙乃離間人父子令其不睦更當何罪故於人父子之際少有猜疑必勸解之感動之化導之復其天性如是方爲君子之道而自慶衍於無疆矣

孫炳京州人作令河南伊父在家耳淡泊有鄉親田光往署中打抽豐所送僅足盤費怏怏而回伊父見光問曰吾子不惟忘友且忘父年來並未多寄銀兩我已稍書痛罵只當沒生此子光曰我此番抽豐徒勞無益然亦不恐怨令郎緑伊守分作官手中原無蓄積但座間提及封翁未免泣下伊父遂釋然無怨隨稍書與子令其作好官不必顧家炳聞之將女與光聯姻永篤世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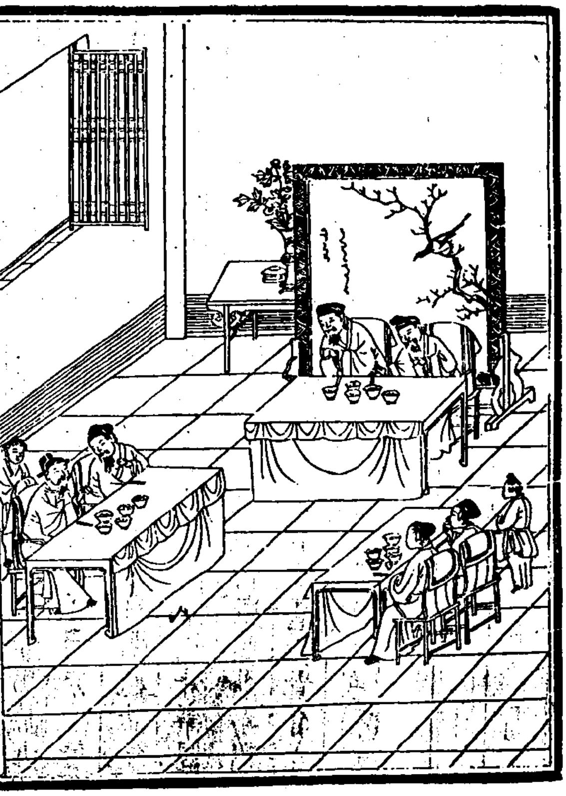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箋註權勢居何等哉行一善勝人百千萬善作一惡勝人百千萬惡正所謂高源之水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語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寳山空手回趂此時而扶危濟困尚慮不足反倚以辱人歟至善良人與論衆之神明薇之而我倚目下之權勢辱之不惟道路切齒抑亦天地寒心況日不常午一朝失足而昔日受辱之善良其子孫又有繼之而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豈不愧死悔死吾願有權勢者速作回頭想也　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

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第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加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得扶未必賢擠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儻欲於君歸去來千[illegible]萬恨付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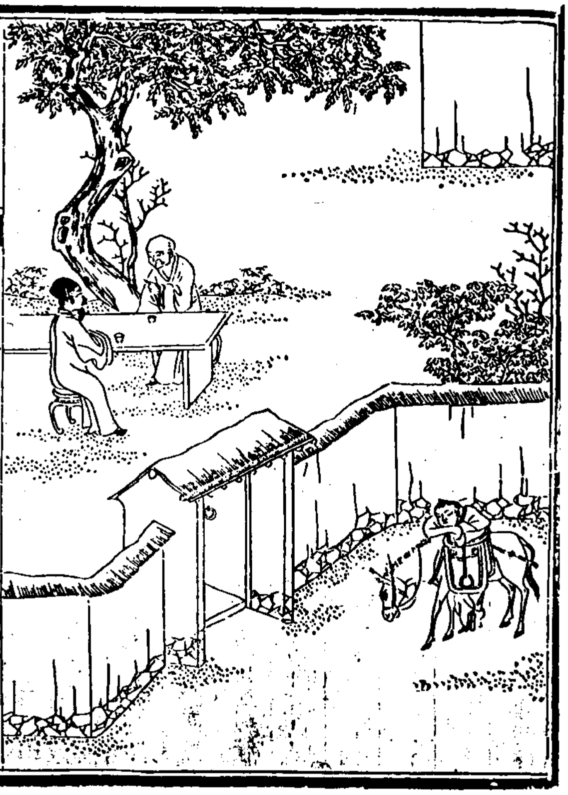
婁公師德爲相寬厚清愼犯而不較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時人所嫉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有人唾吾面但拭之而已師德愁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拭則逆其意而甚之怒如有唾當聽其自乾笑而受之



明劉善慶湖廣人官都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族人曰諸事只要吃虧切勿與人爭競大凡有一分權勢即惹一分罪業我不能與鄉黨造福已自慚愧恐令汝等與人較短長耶後告假回籍杜門不預外事親友燕會來約必赴僅率一童子或徒行席間遇年高或輩數長者稱呼必以謙坐次必不僭毫無貴介意有舊相識者其人即至微賤亦拱手作揖話寒温縷縷人咸悅之後享壽九十餘子孫貴顯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箋註】富豪而可恃乎恃之者即量淺福薄不能消受之小人耳在皇天之縱以富豪正託以窮困而令其扶持矣富甲一族即宜扶持一族之人富甲一鄉即宜扶持一鄉之人胡爲恃此而忍欺之耶惟遇此等人言言遜讓事事體原時時周濟處處提携方可仰答皇天眷顧之意也　古詞云積財勿漫誇運去如拋風捲沙吝財勿謂久蕩子胡花戕更醜莫驕人應恤貧若欺窮困甚欺神多少富豪甘刻薄釀成慘禍聞之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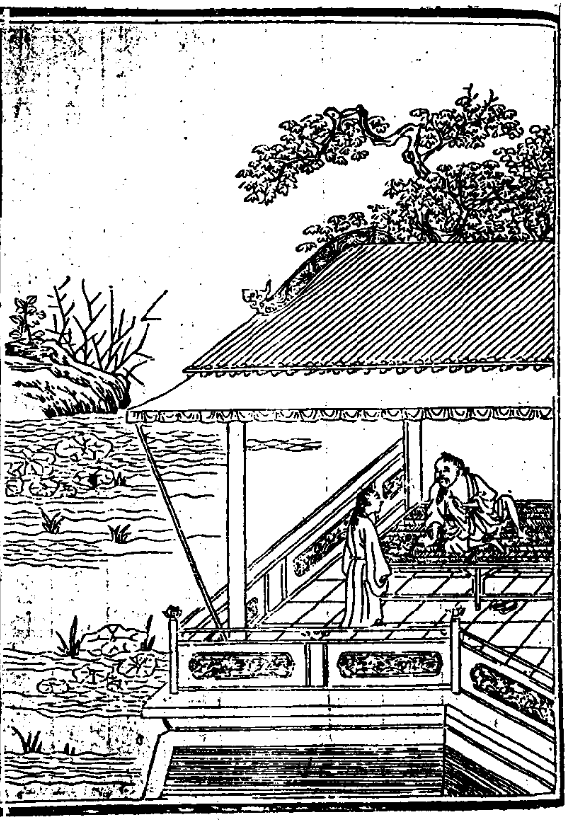


金立誠。泉州府富戶。悃悃守朴。不與人競。年五旬無子。一日晤淨雲大師。師謂之曰。君非作孽之人。但止守財自了。天心所不悅也。孽即伏其間矣。誠悚然請益。師曰。爾親友中窮困人多。不爲幇助。豈能對天。誠拜受之。待窮困人甚謹。凡婚嫁喪殯等事。破格周旋。閱二年。師又見之曰。君今陰隲文現於面。將誕貴兒矣。果一胞生二子。長成先後登第。

陶爾達享富多年。凡窮困人不與往來。曰。彼無益而有損也。即至親骨肉。任其落魄。莫肯瞻顧。而好結交權勢。或室家與彼相類者。一日設筵會酒。有先達謂之曰。座上若無藍縷客。耳邊喜聽奉承言。恐攖神怒也。未幾爲人命牽扯。家業費盡。三子流落他鄉。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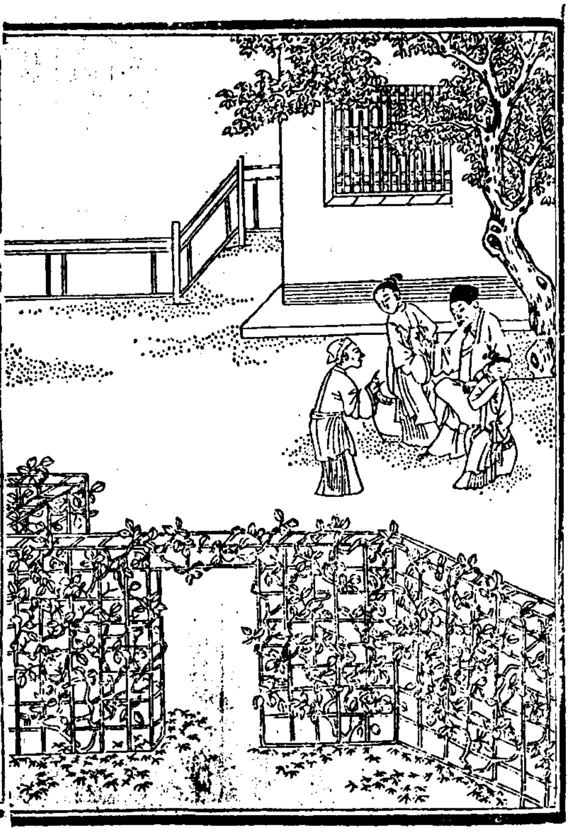
箋註 善人者即德行純粹之人耳世俗每目之爲迂爲拙爲無用因而疎遠之亦謂其不能爲我助也不知分我以財幇我以力所助幾何若親近善人則德日隆行日淑迫久之而習與善化身無纖過心無慝邪其慝助可名哉 袁了凡曰凡人居家几案上須有勸善書或先賢格言一冊俾朝夕翻閱可以收攝身心又教訓子姪輩當在幼時甫垂髫便與講論一切感應則善根於心及其成立必不至肆行無忌而親正人遠匪類循屬交道之箴銘云



郭士良常州人每遇忠信之儒廉節之士便虛心禮之不勝恭謹常語其子曰吾良師益友也時常接見便覺行事偶乖不敢對彼爾日後交際當以我爲法後其子所親近亦皆正人崇儒重道爲一郡望族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箋註〕惡人者。在野之橫逆。在朝之權勢。在官之城狐社鼠是也。愚人往往畏其威。入其黨。未幾同陷於惡。災殃及焉。達人見及此。敬而遠之。望而避之。不相爲伍。災殃從何而起。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此之謂歟。



魏健登州府廩生。同里側監李作舟。串通胥吏。包攬詞訟。人多畏之。健有女。側監欲求爲子媳。健不允。其岳父謂李門正旺。何與之絕。健曰。伊嚇詐民財。必有奇禍。吾不入其黨也。未幾。側監爲巡按訪拿。處死。姻親俱受苦累。

常須隱惡揚善

箋註善與惡相反也隱與揚相依也大凡天性刻薄人專攻人之短不表人之長不知與爲刻薄不如渾厚聞惡則隱而不宣即有人指摘者曰彼實無此行所傳皆誤也見善則揚而不止即有人疑忌者曰我知之最真自愧未能也常須如此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陳璀字此錫性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取人善尤好奬勵後輩一言一行皆讃歎之謂已不能後官至宰相謚忠肅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邪人有生相不具者譏笑之姸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第才具出巳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駔儈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疵駁之中中年忽病舌黃毎作必刺出血數升竟至舌枯而死。

不可口是心非

（箋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僞君子矣。人烏得而知之耶。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此等心術。眞乃至奸至邪。神明所深惡者。故戒之以爲不可也。

張錫山東拔貢立心以直有約必踐與人商一事背後不肯改口任勢威利誘堅執如初後爲邑令同寅餽上憲禮約定一様內中暗添者數人吏勸其加增以博上悅錫曰彼不添者尚多吾不忍賣友耳有弊當除者與同寅見上憲公講衆人退縮獨反覆開陳雖怒不改曰吾不忍負初心耳上憲反重其品曰此心口如一人也考績疏竟列薦章陞刑部主事子亦登第。

剪礙道之荆榛

箋註 荆榛雖微刺耳有何害而欲剪之耶然當狹路僻徑發生碍道保無有牽扯衣襟致傷手足者乎從而剪之則往來無阻行人默受其利而不知爲誰之力也

臨川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荊棘鉤衣傾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即負痛掙起將荊條盡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致富

除當塗之瓦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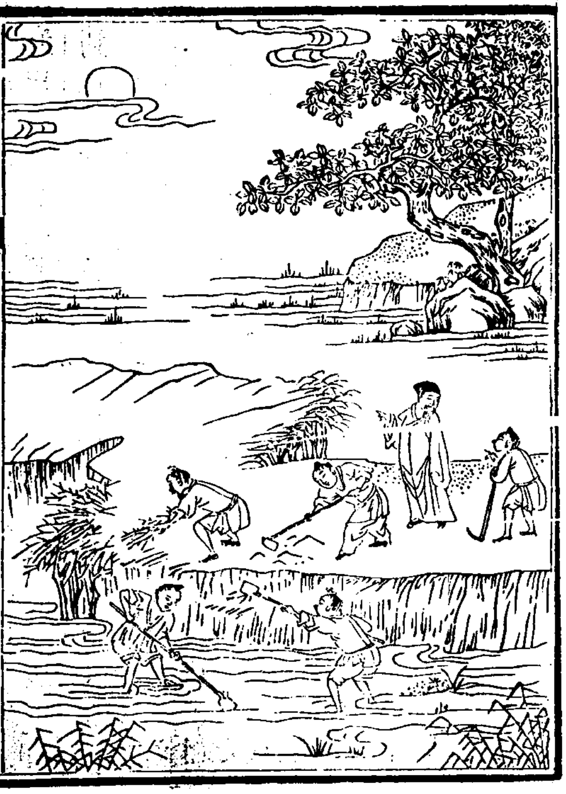
箋註　瓦石之在塗非若深溝巨澗陷之令人瀕於危也然老幼病弱多遭傾跌之虞風雨夜行致有磕絆之患惟隨手除去雖若小善小勞而一片方便之心亞於脩橋補路之行矣

周德家貧好善每以力施凡路上穢滑諸物有碍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絜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一貴子以酬汝勞果生子弱冠登第

脩數百年崎嶇之路

箋註　路之崎嶇有二一在平地所謂狹徑危坡者是一在高山所謂峻嶺陡崖者是人畜至此難行往來過此艱險爲害可勝言歟且流傳數百年相顧莫肯脩相嘆莫能脩而我發願捐脩之擴其狹隘者削其突兀者埶其低洼者令人順行無阻履險如夷其亦無窮之利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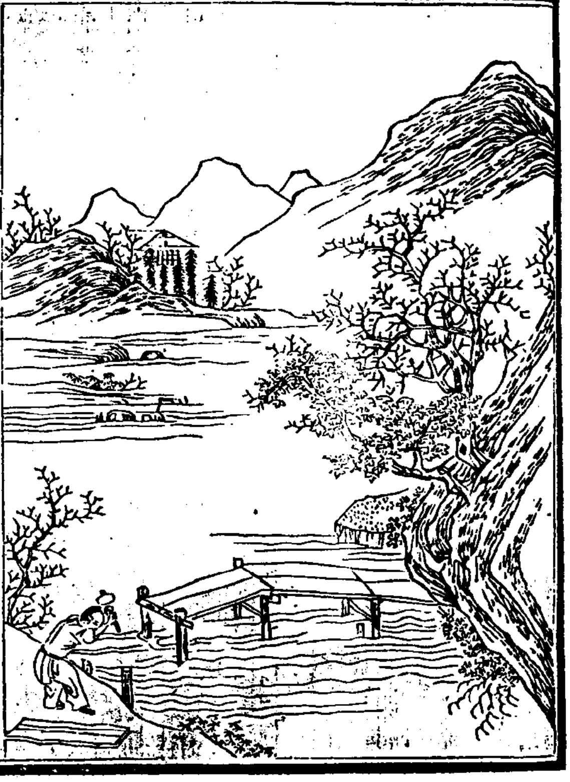
賀全陝西米脂人。綠縣城南山路崎嶇。兩傍澗深無底。人走心駭目眩。時有跌死者。全裹粮日往開除之。半載工竣。行人自此無虞。九月入山討田租。突遇一花豹哮吼來撲。正膽落間。一老人持杖逐之。跳崖而遁。老人忽不見。回家。其母問曰。汝見豹乎。曰。傍午有老者告我曰。汝子今日應死於豹。因脩路有功。城隍遣我逐豹去。仍享永年矣。母子隨赴城隍廟拜謝。後壽至八旬。預知死日。與親族談別而逝。



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橫塘水道八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均得利。公壽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箋註 橋無分於廣狹。均以濟人也。每見停流蓄水之處。人病涉焉。架丈木而爲橋。則往來胥便矣。至於河水湯湯。波翻驚旅客之魂。湍響墮征人之膽。苦無橋而我造之。則往來之便。更何如。所謂千萬人者。亦言其衆耳。究竟何止千萬人哉。朝經暮過。人難量。德亦難量。日久年長。橋不朽。功亦不朽。陰隲下民。未有若此之廣且大者也。



涞水西涯有孫三者。家貧好善。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每水涸時。即用板七片濟人。二十餘年不懈。因病被攝至冥司。殿上紫袍神檢善簿曰。此人曾作七星橋。當延一紀之壽。後八十外無疾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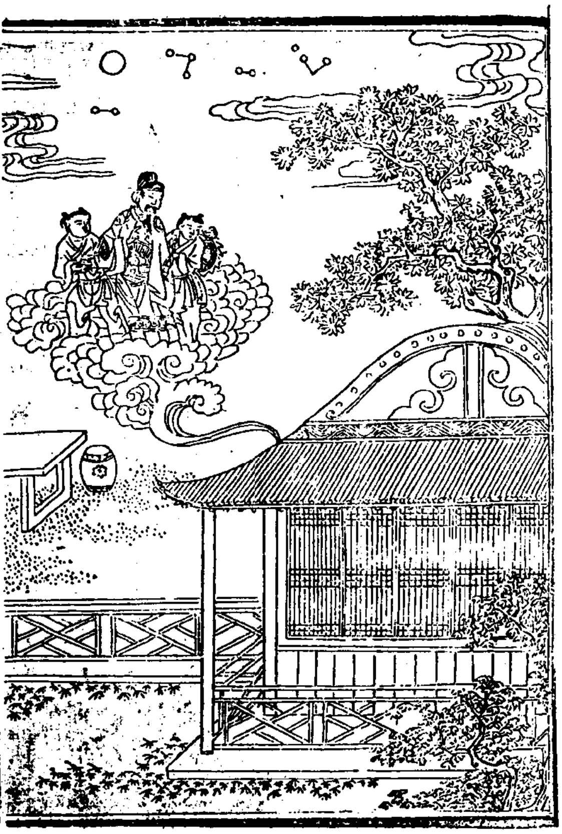
歙縣余永寧以販木爲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貲本止四千。叉巳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賣舉事。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成。其本如故。

垂訓以格人非

【箋註】格非者。令其悔悟。自然而化之謂耳。然世人多矣。烏能遍化哉。不若垂之爲訓。用勸語。用戒語。編成懇摯之文。施千篇。施萬篇。與醒愚頑之衆。需貲有限。不過畧費錙銖。造福無邊。更可遺貽孫子。無力行善者。惟此舉之爲上乘也。袁了凡曰。凡訓人者。須要一雙明眼。一腔苦心。一段巧話。何爲明眼。看世有順境之人。與言輪廻厭聽。造業之子。與談報應生嗔。必閒時提醒。冷語點破。而後吾訓可入也。何爲苦心。大槪教人以善。勿太高。當原其

可從。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必次第引誘。宛轉規戒。而後吾訓有濟也。何爲巧話。假若知其人曾作某好事。書之則滿而自足。知其人曾作某壞事。毀之則赧以自棄。必謂好事極多爲貴。壞事速改無妨。而後吾訓可望其樂循也。然此特就面晤者言之。如欲家諭戶曉。則有著爲文詞刊布之法在。

宋時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善行輙刊刻施人使世警悟一夜夢梓潼帝君語曰汝有善念諸刻俱錄報天庭矣後子孫多少年高第



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好食生命不肯行善於是夜起拜告星斗曰昌欲將家藏戒殺圖說一本覆刻印行警人改悔今日乃真武真君下降之辰願憑聖力俾獲流通其友人彭景請持歸看誦伊妻華氏大怒扯投穢處移時買魚欲作羹魚忽跳觸華眼流血化蟲迸呼方喧傳間鎮人郭向見一神立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程嗣昌印施戒殺圖說者不意華氏扯投穢處罪重當死其他不悔者亦當獲罪俟吾再降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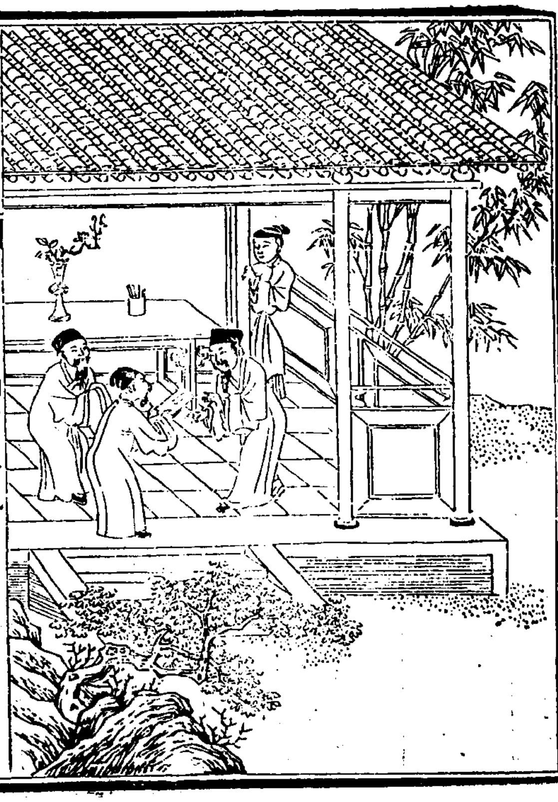
捐貲以成人美

〔箋註〕美事在人。誰不願速成耶。但力有未贍。不得已而轉望於衆焉。而素有善緣之人。聞有美舉。第一思總包以成之。次則任其半以成之。再次則勸衆共施以成之。並不必居功居名。其爲陰德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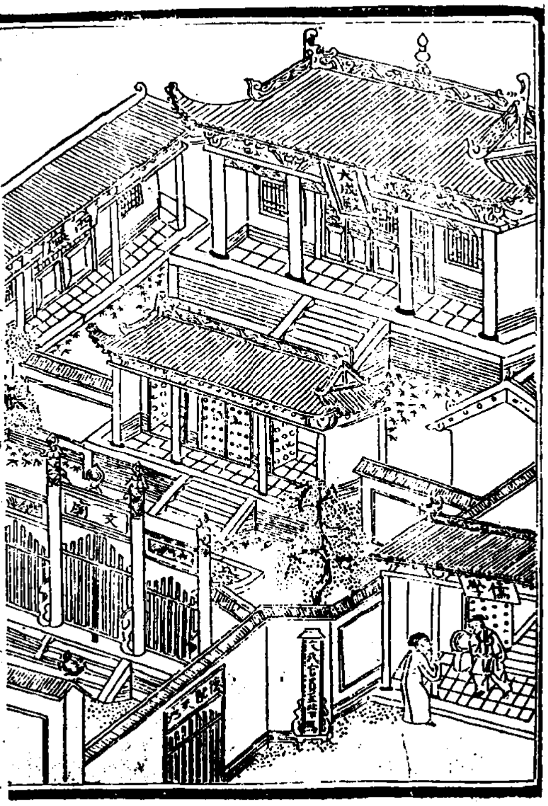
周顛仙勸捐詞

善事該行不該寢。半行半寢緣多窘。窘到十分望衆擎。衆仍坐視心何忍。無奈有餘家摸稜不慨允。諺云。叔在伊。與我沒要緊。又云。費幾何。愚我欲欺。隱尢云。富如某。比我更不肯。此種心腸狡亦蠢。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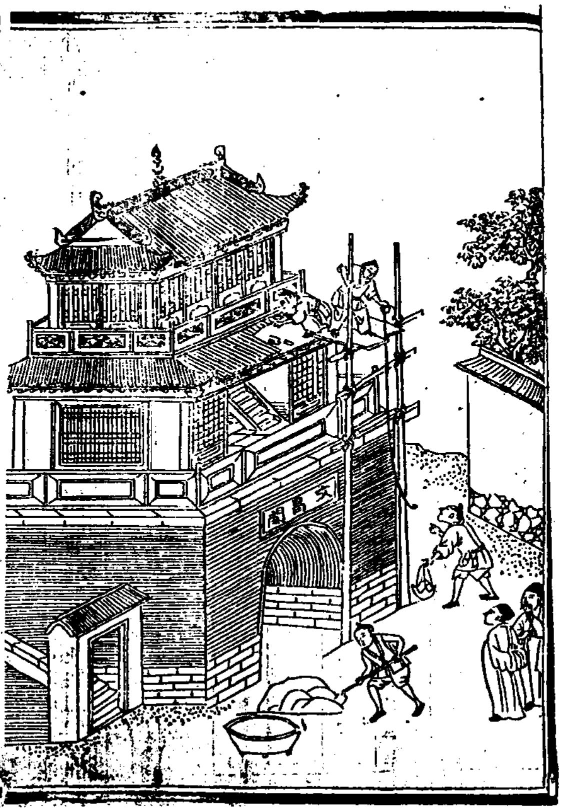
一輸金功不泯。若使懷吝并懷疑。令人發嘆令人哂。況有神明。憤不平。禍一降兮無定準。



賈世貴。叙州人。年五十無子。妻年四十八。每相對咨嗟。忽有村人。投一募化開山井疏。緣山坡最難取水。有井則享利無窮。貴與妻商議。折變簪珥。捐銀五十兩。功成其事。未及百日。妻有孕。次年生一子。嗣續賴以不絕。



朱孔陽閩中人見文廟傾壞不堪謁學傅曰愚人未習詩書但知敬聖願首捐三百金重新之學傅曰吾聞令處留心爲人所不肯爲功尤倍况若此其多耶十年後伊孫入庠隨鄉試憂于路拾之曰汝敬聖心誠天賜汝孫貴顯今高捷矣榜發果中亞元由知縣行取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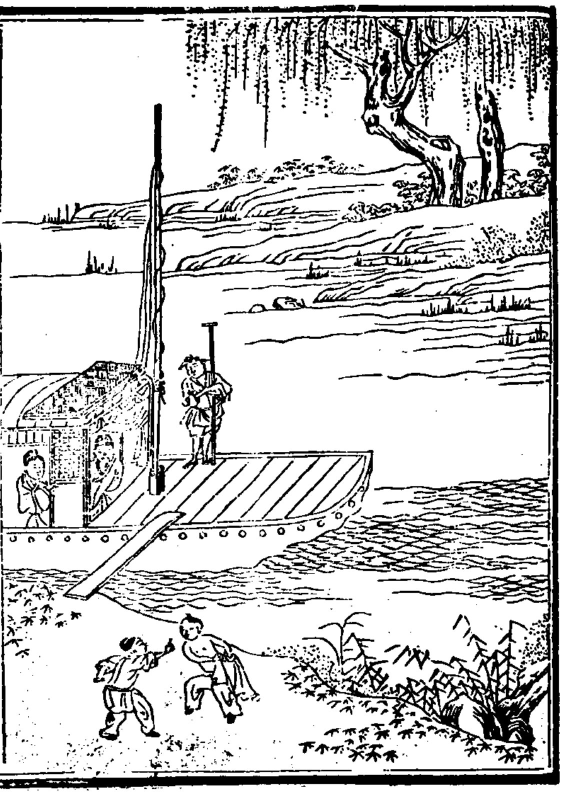


張守禮延安府人家頗豐但累世莊農每以無書香爲恥適郡中有文昌閣折毀方脩木料磚瓦苦不足禮目擊難成捐二百金助之工竣次年生一子年十四入學二十登鄉薦

作事須循天理

〔箋註〕天理二字，君子信之，小人則否。然小人所以不信者，以孳孳爲利，天理實不便於己也。且惡事太多，自覺難於脩省，故以爲世無天理，遮飾於目前也。豈知天理彰彰，存之則吉，逆之則凶乎。作事者當時時循此。若趙抃每事必以告天，司馬光無事不可告人，則庶幾矣。古詩云：仰首問天天何言？天無私喜，喜順理可知；背理即違天，老天暗怒由斯起。怨爾既爲人，如何恁奸宄，只顧己身肥，不怕人訾毀。怒爾既爲官，如何恁貪鄙，只要積金多，不恤人膏髓。吁嗟乎，若輩無良，因無耻，營財至死而後已。死後兒孫固斬，亡魂仍受罪地獄裏。沉[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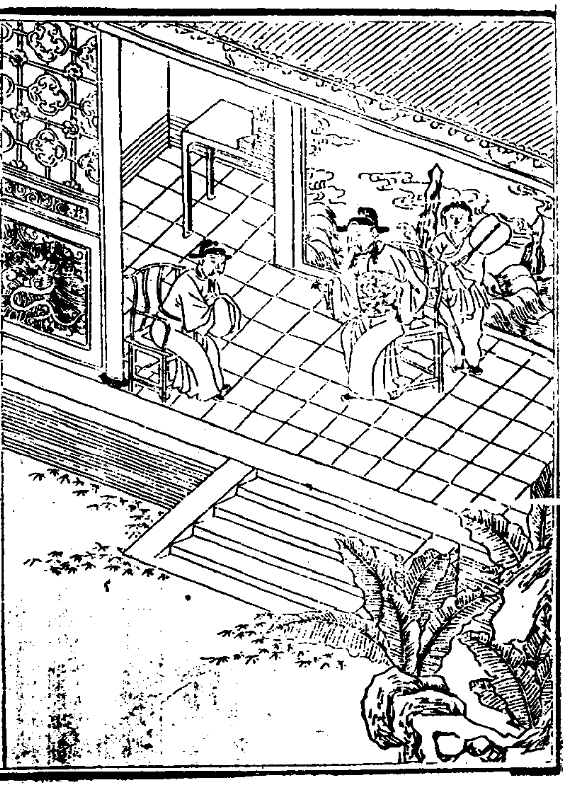
蕭鳴韶，常德府副榜貢，由教習選北直知縣，其房師薦一幕賓楊懷忠。韶曰：作官不循天理，雖一時榮顯，實入羅刹鬼國矣。刑名煩刻，刻留意，忠曰：聽訟清慎，是存天理第一關頭，但恐到其間利誘勢迫，君不能自主，陰譴並及於幕耳。韶曰：但兄看透，我寧捨功名斷不肯遷就。忠深然之。及莅任，凡行事依天理二字，竟至落職，乞貸回籍。忠亦無人請作幕。後十年，韶長子中解元，忠子亦中式。會試時，忠送子至都門，相遇，發嘆曰：天理二字，尊公守之，吃虧。我贊助之，無顏。不意後人俱登科第也。



陳良謨登第後正德己卯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舟人與士人相毆呼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士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俞人嚇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上我官舟行刦反誣我舟人毆耶令人縛而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哀叩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自矜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智器耳人心天理四字提不起矣余撫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推官煆煉羅織含寃無數敗官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大夫咸顰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出言要順人心

【箋註】人心謂衆人公心耳好善而惡惡喜正而怒邪如遇之不順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故出言之際必審人心之所向而順焉勿徇喜怒之私勿聽愛憎之口勿任偏執之見勿放虛僞之詞所謂直道而行者即其人也稟之終身則事事可以對上帝



明張玉箟河南貢士累任至廣東郡守與屬員接談必戒之曰天鑒可畏凡事勿私喜私怒致拂乎人心也每逢舉劾之年屬員中有迂直忤其意者多被薦揚有乖巧悅其意者多遭貶逐曰道路有口吾惟合乎人心之公論耳若偏徇己意則官箴壞而一路哭矣天豈容我耶後公官至亞卿二子貴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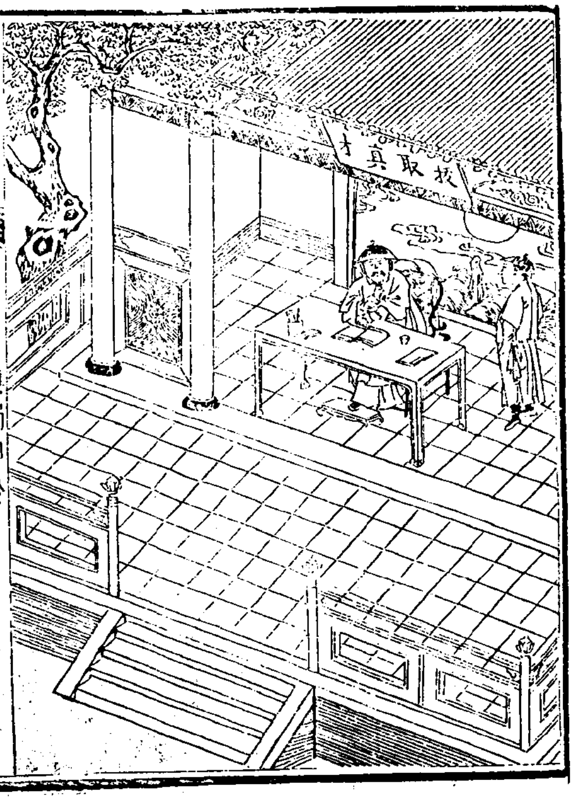
見先哲於羹墻

箋註 先哲士人之典型也其品端其行淑聞風者鮮不頑廉而懦立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若人之謂歟惟厓願見之忱切羹墻之慕則亦趨亦步是亦先哲之徒已

張公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隣舍生從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若對神明。然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遊。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爾然。其受益良多。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

慎獨知於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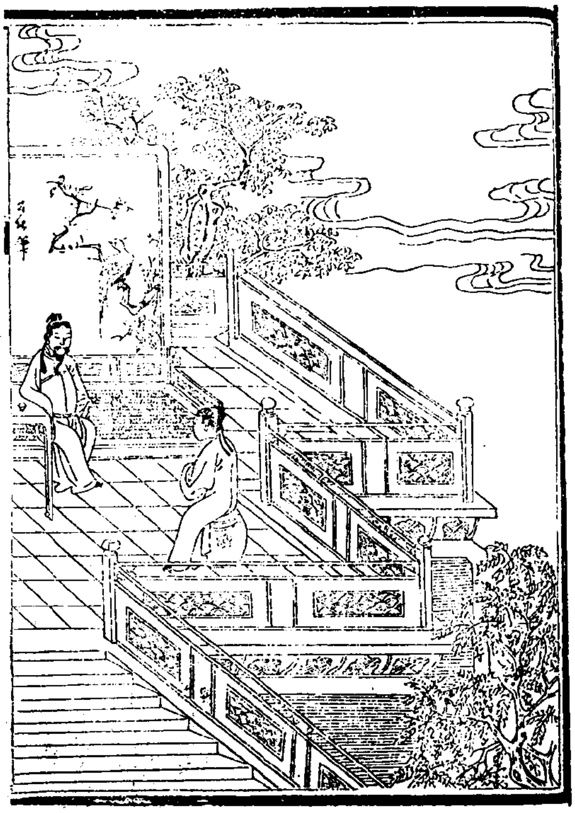
〔箋註〕獨知者何。謂已自知。而人所不及知之地也。鬼神伺察。正在此際。必慎之。又慎。即衾影間。亦不可忽焉。如日罔知。是自欺以欺天耳。昔蔡元定遺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至懈弛。可謂千古之格言矣。



國朝馮公標金壇人爲諸生時日以聖賢自勵雖屋漏亦不敢欺成進士累任陞廣東提學道有賀之者公悚然答曰此豈美官哉考較不公恐屈人才而攖天怒也赴任後杜絕私門振興文教任滿兩袖清風生子六人漢燁登進士雲燦初選邑令餘皆列仕版流慶涓涓方來而未艾也

楊公震性廉介爲郡守人莫敢干以私暮夜間有餽以兼金者震却之其人曰暮夜無有知者受之何妨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終辭不受學者稱爲關西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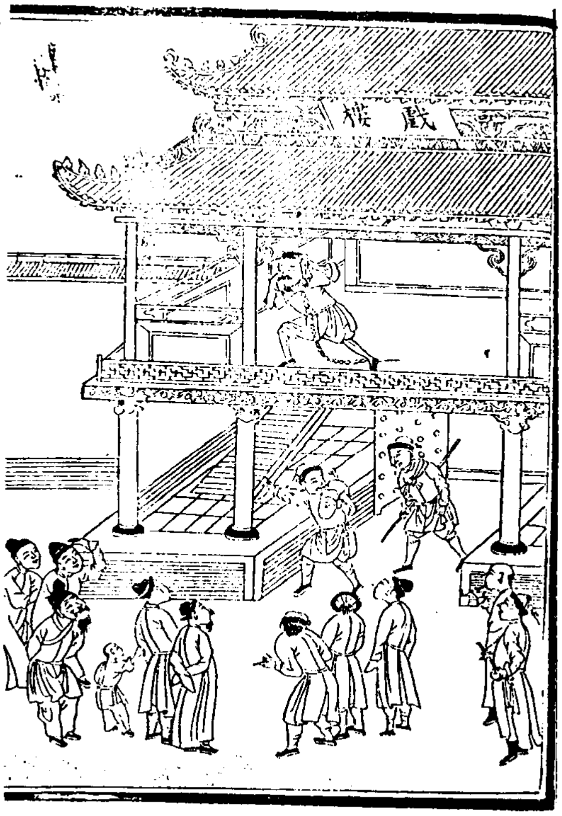
明高秀李芳俱江南監生兩人莫逆鄉試年秀通關節約芳共爲之芳問其父父曰得失有命此事欺人欺天切不可爲遂辭不就芳姑夫現作翰林聞其事謂芳曰吾久在仕途見買關節者爲造物所嗔暗中折損難以悉數尊公辭之極是且存此勿欺心腸爾遲早必中逮榜發高生捷音至甚得意未半年子殤又半年妻死越二年選一壞鈌蒞任未久革職問罪矣芳兩科後竟中經魁由推官陞主政其姑夫見而嘆曰此皆尊公不欺人欺天之報也若高生賄中今功名安在哉



諸惡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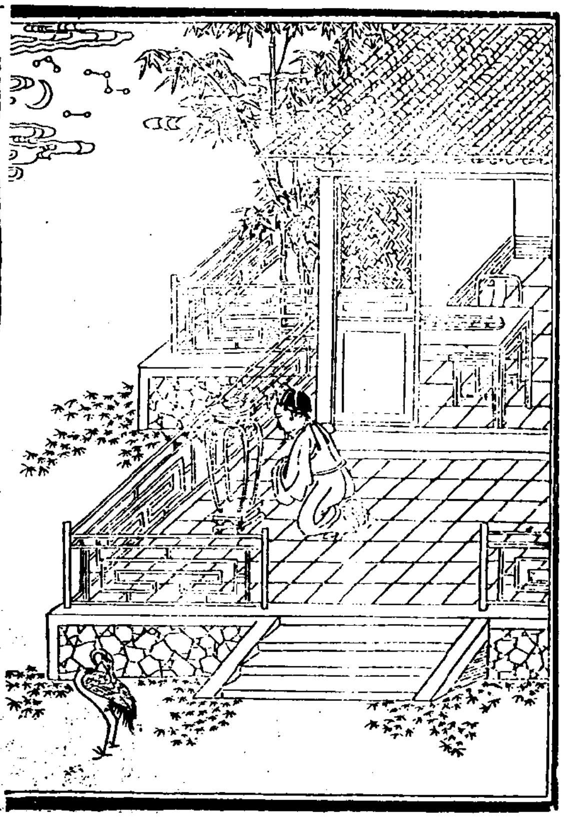
〔箋註〕惡非小過比也寧可作耶然有陽惡有陰惡其在陽惡性剛而蹤戶直而厲却是無毒爲害猶淺若在陰惡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一味奸險爲害更深所謂諸惡者兩種足以該之時時循省一槪莫作其亦可以告無罪於天地矣

國朝康熙五年永年縣舉人李可鎰齊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妾李氏次毒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審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曰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朵即自割其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割去指即去其左手兩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姦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割腎囊擲於樓下隨昏迷家人擡回即死事見現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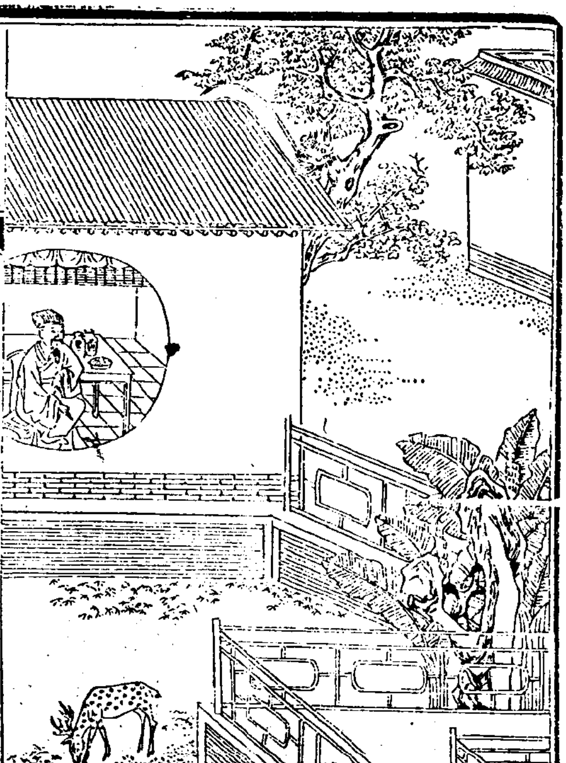


衆善奉行

〔箋註〕善有驚天動地傳古超今者亦有微功寸美存心發念者統而言之皆善耳故曰衆焉所謂奉行者言其漸也言其專也何言乎漸爲善如爲山積善如積貨初終勿倦巨細勿捐也何言乎專有善或無利寧行其善不顧其利有善或受害只行其善不避其害窮且益堅死而無悔也奉善若是天命自我造矣尙何定數之足拘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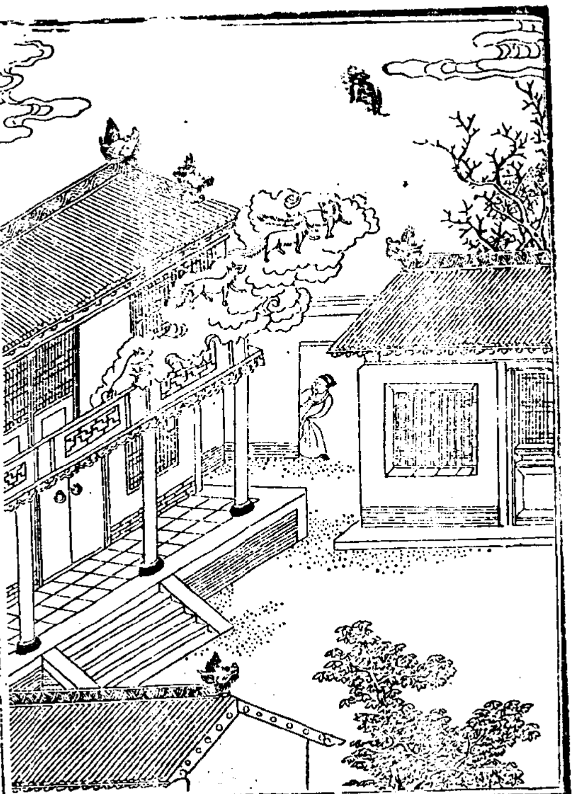
趙清獻公抃每夜焚香若有所秘祝者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寔寔吾安能必達但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也公爲執政以壽終子孫有繼登揆席者



徐文靖公溥嘗學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其始黑多黃少繼則黃黑相半久之黃者乃多生平如是雖貴不輟

永無惡曜加臨

〔箋註〕惡曜災星也加於身臨於門為禍最烈令人幾無再生之望然不作惡之人從不輕至焉以其無孽可乘斷不敢擅違天意世人不知此不強為善每用方士祈禳之吾未見其有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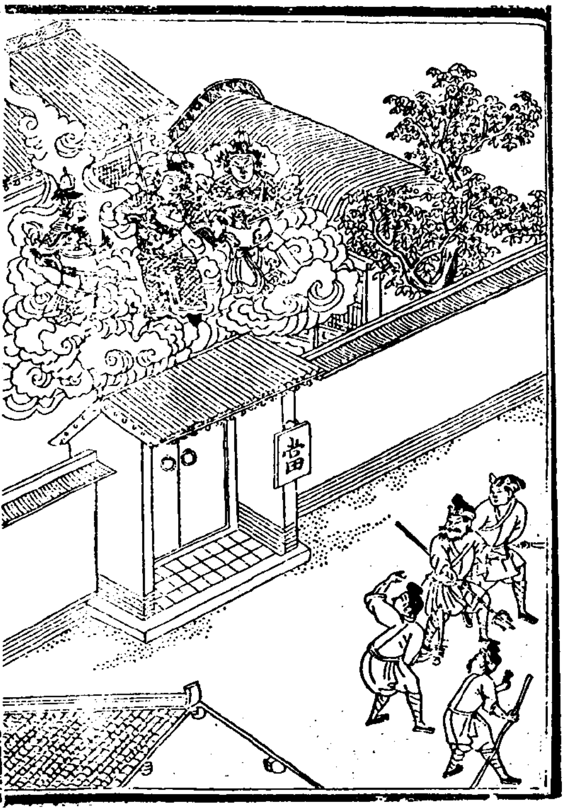


孫永江㕔人善風鑑仍占大六壬課邑中有御史田公在籍閒住宅左別業高樓五間狐精無數百般為祟人莫敢停宿御史公屢躬祝總不肯離一日延永占六壬課天晚寢其下令家人夜探之但聽樓上狐私語曰卩德相士神明所悅者今在此不可犯御史次日不言其故令永移眷寓廂房內又聽樓上狐相戒曰卩德相士長住此我輩宜遠避兩兩三三散去御史因請永問有何卩德永尋思移時曰吾習此術見人貌應窮天者勸其積善格天運値惡敗者勸其散財造福多有從予復來再相三十年如一日毋亦

即此耶。御史懔然曰。公小術留心勸人。能驅邪遁。若輩固敬德不敬爵也。吾滋愧矣。遂代𢁉二子納監。俱出仕爲官。𢁉享年七十八而卒。

常有吉神擁護

〔箋註〕吉神卽福神耳。凡爲善人。則暗中擁護。任憑水火盜賊疾病訟獄等事。都一一消滅無迹。甚至逢凶反化爲吉。遇難轉變爲祥。又破格之擁護也。不知者以爲吾命原好。吾運原通。而不歸之爲善。則惑之甚者也。



儀真縣金翁開典舖。嘉靖初年。江寇横發。刼掠富家殆盡。獨金翁舖無恙。有司頗疑其與盜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刼金翁。寇云幾次往刼。見屋上金甲神無數。畏不敢犯。官猶未信也。呼地隣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寛。限期更遠。且訪知親隣之老而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爲常。想天佑善人。故命神擁護耳。令大嘉奬。爲匾旌其門。

近報則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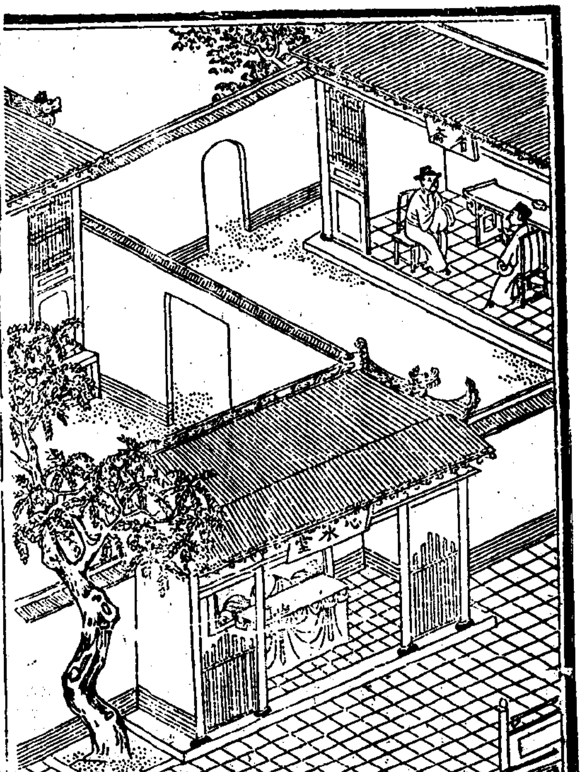
【箋註】近報。就現在言也。有報在數月內者。有報在數年外者。或善在此事。而即檢與此事相類以轉報者。或另尋他事。出人意外以來報者。總之應在己身不俟久遠耳。更有旦之所爲報於暮。暮之所爲報於旦。所謂一念格天。一誠感帝。又報之如影隨形者。誰謂天道難知也哉。

于振海福州府人騙人財爲生負欠不可枚舉祀皂日其母勸曰少人錢應還他不然來生變畜矣海疾視母曰再世填還都是謊陰間報應總然無毋不復言次早海跑至街心作背綁狀曰吾司命神也振海騙人財昨夕疾視母說再世填還都是謊該打其嘴郎自手掌面兩頰腫破又曰且說陰間報應總然無該拶其舌郎自手抓舌血肉摔地上街人駭悚其母執香叩懇又含糊曰汝子騙財罪業自有閻君勘問吾姑爲現報以示衆耳須臾海死里人鄭來作皂君現報記

楊献陝西人兩任郡守居心慈恕聽訟公明門中講行陰騭到處背以好官目之但令人不可解者獨於銀錢上瑣瑣留神不肯看破若以此爲無過者然除夕夢神責之曰屬員之物力俱小民之脂膏地方之出息俱百姓之瘡痍汝不於此留餘造下大罪他善何能贖耶献醒後泣告其子其子曰夢境不足信献然之越一年暴卒將入殮屍忽起曰閻君查我爲官諸樣都好獨於銀錢處太緊雖小善頗多折準不來罰我兩世爲娼今去投胎矣爾言夢境不足信忍令父陷於罪幷奪爾壽其子半載後果暴卒

遠報則在兒孫

〔箋註〕爲善報遲人疑以爲無報矣不知天注意是人欲覘其善念之純熟善量之圓滿也故有身未享報而福倘與其兒孫者有身已享報而福延及其兒孫者古人謂善大多報遲報遲必息倍此其所以爲天也又謂在人視二三世爲遠在天視之直旦暮間耳夫何遠之有　座右編云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已之事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明唐賡堯寧波府人一先達薦入東昌府幕中謂堯曰作幕多無後程君宜爲子孫計從來官與幕功罪均任之凡動口動筆間存陰隲要緊堯曰諾後東家下車堯先勸之曰訟經判斷要公明案逢命盜尤詳愼守此二語庶幾民無冤抑又時勸之曰邑令與民最親宜寬彼使恤民不可迫彼使奉已加其苛令令自網民財既爲公零取罪應向公總歸一朝老天清算禍降無已勿剝削屬員爲東家謝曰君皆苦口良言當旦暮警余莫令我賓主殃及後人也後東家官至侍郎子孫皆貴堯子孫亦相繼登第

馬健四川貢生。作縣令。甫四箝。一孫生疽死。一孫染疫死。清明時。兩孫陰魂附伊堂叔而言曰。我兄弟原不該夭。因祖有罪。故促我輩壽耳。其祖曰。我作令凡事檢點。罪從何來。兩孫曰。祖無過當處。但不恤民艱。不崇文教。不訪革蠹役。不懲創豪強。不禁宰耕牛。罪即伏數事中。難逃陰譴矣。其祖曰。何不竟追我命。兩孫曰。特留陽間受苦。使祖看孫亡。痛如剜心刺骨。淚日流而未有已也。語畢。伊堂叔旋醒。健泣告諸親曰。有司官不可作。我自謂謹飭。誰知尚受此罰。若無忌肆行者。不知膺何惡報矣。遂削髮爲僧。

李貞濟南庠生。家貧。嗜讀。借舌耕度日。毎考皆優等。數奇。年逾五十不中。其妻以讀書無效。令子改儒貿易。一先達謂之曰。苦心人天不負。郎一技一能。曾費心力習精。將來定有過合。刱學問過人乎。且君教書盡心。從不悞人子弟。此間有隱德焉。但感應之理。彼蒼多合三世論之。不專在本身。令郎還當繼業。貞從其言。仍訓子業儒。後子年弱冠登第。

齊旺金華府人年五旬無子有茅山道人善相謂之曰汝惡氣隱於天庭必有虧心處旺曰少年常淫人妻女道人愕然曰犯此宜斬見孫矣但淫惡最難懺悔非有大善不能回天汝今只管積善不妨頻來相旺謝之始而依人爲善見人舉行善事樂輸無吝閱一年道人相之曰未也因而倡衆爲善凡遇難行善事首捐過半閱一年道人相之曰未也又復獨力爲善量已可以作來善事總任不肯讓人家貲已罄矣閱一年道人相之曰異哉陰隲紋已現何憂無嗣未幾生一子旺享壽古稀猶及抱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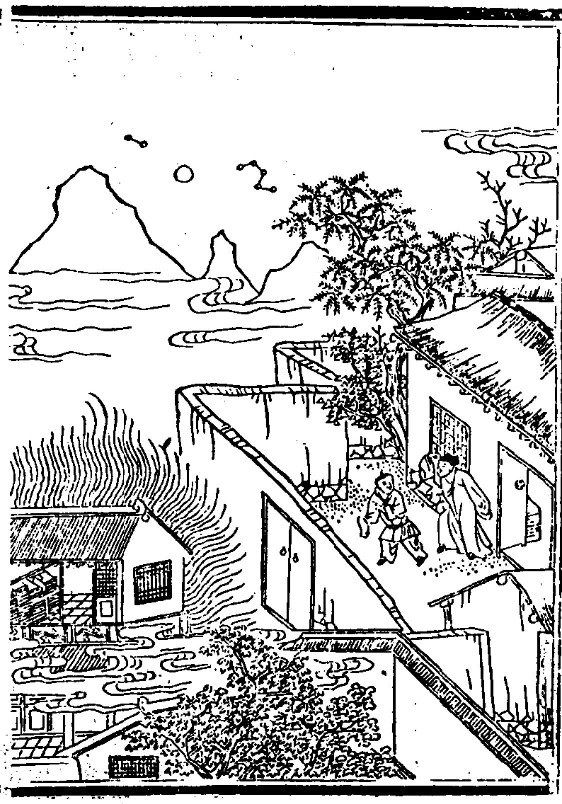
百福駢臻

【箋註】無福人福薄人儘多若百福寧敢望哉然在積善之家福享不盡人以爲天之獨厚若人而不知若人之足以格天也即其人平平無奇必其祖父積德足爲天心之所悅也駢臻者言其備亦言其速云

唐朝郭公子儀出將入相忠貫日月以身任天下之安危者三十年完名全節壽八十而終七子八婿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但點頷焉古之享全福者此一人而已

千祥雲集

〔箋註〕祥吉徵也至於千集鮮不以爲誕不知人能積善則隨步皆順境隨時皆瑞兆嘉祥之來如翠雲之重重陰霧之漠漠停而不移聚而不散與言至此信乎爲善之最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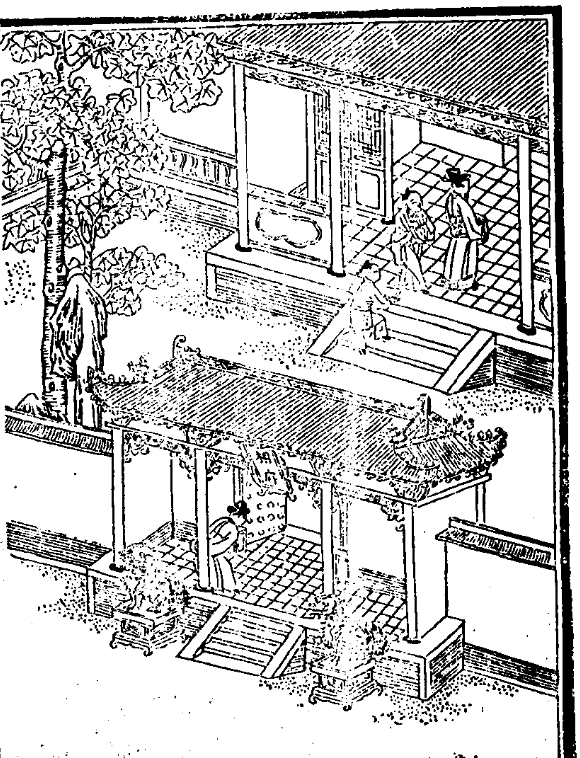
石中璞江西人刻感應篇一套八本印千套貯樓上隣人常夜見紅雲叠繞忽一夜見火光四射隣人恐災及已向璞言之璞疑有精怪作祟懇張真人書符鎮壓真人命法官乘夜往視曰非邪氣乃祥光也爾家其大昌矣但不知何脩至此璞告以刻感應篇現在樓中法官勸其急散後家道興數萬金三子俱貴

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箋註 人患不能積陰隲耳何患所求之不得耶如陰隲浩大貧者可富賤者可貴疾病之必死者可痊兒女之將絶者可育耳目之聾瞽有年者可借醫以治其壅障壽數之短促已定者可造命以令其延長俱從陰隲中得來肯哉斯言誦之可當棒喝。

顏公茂猷福建人生平以造萬世太平爲念隱德甚多不可筆記著廸吉録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欲度盡天下人挑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眞者不知幾百萬人也崇禎甲戌會試作五經題主考驚其才疑違式不敢拔放榜後奏於朝上大喜特賜進士列甲前遠近傳者稱爲天子門生一道人聞之曰是陰騭進士也

費文憲公宏其封翁於會稽陶家得聖靈眞君所傳功過格內偈云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善不假法渡萬人封翁披閱喜甚竇而行之嘗夢此格化爲金字遂生宏狀元及第官至首相又夢此格化爲銀字復生寀探花及第官至學士



禪宗精義二卷

〔清〕孫益謙輯

清嘉慶鈔本

煙霞錄

禪宗精義序

古語。繞涉唇吻便落意思。直饒透脫猶在沉淪。最妙法語。然是點省成學之偈。若初學之人。非先後口耳文字之學。則不能有悟入之門。是以余將明顯易曉者。會抄一集。名之曰禪宗精義。在學者觀之。解言默會。從而悟入。亦宗門學禪之妙事也。若記之以為口頭爭勝之具。則余不得辭其咎矣。此集於乾隆壬寅夏。始集於易州西紫荊關山巔紫荊書屋。繼於嘉慶壬戌夏。重錄於甘州甘泉書屋。計壬寅至壬戌二十年矣。吁。石火隙光。何其迷也。

嘉慶壬戌六月十五日。

守虛癡道人識　孫益謙謹藏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禪宗精義 壬寅

梵志以手擎合歡花兩株供佛。佛曰放下着。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召放下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佛又召放下着。梵志曰。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下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大悟。

般若尊者問達磨。於諸物中何物無相。
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

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大通經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道箇甚麼。梅曰。馬祖道即心即佛。僧曰。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無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後謂大衆曰。梅子熟矣。

靜之為性。心在其中矣。動之為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大通經

廣慧禪師上堂云。佛為無心悟。心因有
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南臺和尚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乃

作偈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忘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慧忠禪師上堂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惟滅動心。不滅照心。唯凝空心。不凝住心。定觀經

有法悟無法。無修解有修。包涵萬象體。不掛一絲頭。

六祖說偈與誠禪師云。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

宣鑒禪師。擔青龍疏鈔出蜀。路逢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問上德誦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乃焚疏鈔。直詣溈山。

僧問馬祖。如何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曰。非心非佛。

齊謚首座居金陵。常設浴於保寧。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

却。

凡夫無明。小乘執着。離此二乘。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着。忘則近無明。

僧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臨濟禪師云。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　廓廓曰。地水火風。疑愛嗔喜。因幻成幻。無幻幻止。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直饒透脫。猶在沉淪。

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侵。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病安如故。

迷時須假三乘教。悟後方知一字無。

妙道人曰。趙州和尚道。若有原來一個字。便是野狐精。

法海問六祖曰。即心即佛。願垂指示。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云。即心名慧。即

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靜悟此法門。由此習性用本無生。湛修是正

元沙和尚曰。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湛忘性即真。

元宗遣中使楊光廷。入山採藥。因禮本淨禪師。問曰。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無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

法爲禪師上堂云。法身無相。不可以聲音求。妙道無言。不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譚元。終掛脣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却不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烟塢卧寒沙。

妙道人曰。吾欲有所說。皆古人糟粕。吾欲無所說。縈懷無奈何。止念不思維。游心於元默。

翠巖照鏡頌云。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

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萬漚起而復破。水性常存。千燈明而復滅。火性原在。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氷。氷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谷應聲。即應即止。無復有餘。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鑠氷雪。如冶銷金鐵。

身便是幻。幻是所化。又是幻中之幻。世即是夢。夢時所見。又是夢中之夢。展轉虛妄。如聲外有響。形外有影。形聲影響。起於一真。影外影為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

或問念念相續。掃除不盡如何。師曰。天天掃心地。掃着越不靜。若要心地靜。擘下苕箒柄。

為有貪嗔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有念無覺。凡人境界。有念有覺。賢人境

界。無念有覺聖人境界。

祖師告法達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但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達乃禮謝。

感而遂通。猶蟾光之映水。靜而善應。若空谷之隨聲。

僧問黃龍禪師。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

天台云。口欲言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

無心為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即病。徒萬法之強名。

論佛性則空。論佛心則寔。有此寔心。斯佛性不為頑空。有此空性。斯佛心不為着象。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不殊。

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之。則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

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果。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

黃蘗禅師曰。惟此一心。即是真佛。為衆生時。此心不減。為諸佛時。此心不增。本心不屬見聞知覺。亦不離見聞知覺。但莫於見聞知覺上動念。亦莫捨見聞知覺覓心。不即不離。不染不着。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有僧問継成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証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而禅宗以一喝轉凡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為正説。若不能。是為邪説。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於是震聲一喝。問曰。聞否。曰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還聞否。曰不聞。曰。汝既不聞。則適来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又道無。道無則元初寔有。道有。

則即今寔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

以一喝體五教可。然究非五教之全體。順手拈來頭頭是道。五教大通後。方通解此一喝。若只一喝代五教則不可。

僧問旣道以心傳心。何言無心是道。斷際禪師云。不得一法。名為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曰。旣言無心。又何名傳。師曰。汝道傳心。遂謂有心可得耶。不聞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自知。

神會問六祖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曰。吾打汝。還痛不痛。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曰。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若不痛。是同木石。若痛。是同凡夫。

自性且不見。故爾戲論。

僧問雲居和尚云。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會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溈潭英和尚開堂日。有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稍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云。重整戈甲時如何。曰。不到烏江畔。如君未肯休。

佛鑑和尚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

僧問無心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斷際禪師曰。法無凡聖。亦無空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成塵見。所以教中。只論息機忘見。機忘則佛道隆。見起則魔軍熾。

琅琊覺和尚曰。如何是佛。巖前多瑞草。如何是道。澗底足靈苗。佛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繞青山。

大珠和尚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

隨成。是故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欻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

海法禪師示衆云。天下人一句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大衆還識此老漢麽。牧童日暮方歸去。織女更殘未睡時。

五龍禪師曰。大死幾回。小死無數。三丰祖師曰。幾回氣絶如小死。打成一片號全真。

洞山云。老僧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舊山只是山。水只是水。若人緇素得出。許汝見老僧。

香巖到溈山。山曰。汝在百丈處問一答十。靈利聰明。皆是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巖茫然。求溈山說破。山曰。我說來。終是我的。與汝干甚事。巖乃辭去。一日芟草。瓦礫擊竹有聲。忽然省悟。

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惟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厭不欣。一切諸法。唯

是一心。乃為佛乘。

僧問大珠。何者是文殊家風。曰。空空絕迹。而義天之星象燦然。何者是普賢家風。曰。湛湛忘言。而教海之波瀾浩瀚。何者是觀音家風。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三師家風。具覩蒙指誨。和尚家風事若何。曰。非夜三更日影紅。群鴉落地千點雪。

智常問六祖曰。佛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其義云何。祖曰。汝觀自本身。莫着外法相。法無四乘。心有差等。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盡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非在口爭。汝須自修。何必問吾。

黃龍新初參晦堂。尚談辨。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新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

雲居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人。道人

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娘未生時。看箇甚麼。道人無語。

妙道人答曰。一派靈光混太虛。看身看體總無依。

敲空擊水。尚落筌蹄。擧目揚眉。已成擬議。一喝也多了。

福嚴禪師云。即性之相。一但精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物物（玉虛子）元無物。心非形亦非。三般通曉。悟悟者不知誰。

無無藏妙有。有有現真空。湛然俱不立。常寂性融融。

蘇東坡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乃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後又往謁玉泉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茫然。始知禪宗難測。

後人曰掛竟道人曰秤掛無用

妙道人答曰。汝能掛鈎上。吾便可來秤。

凡言定者。貴乎澄明之定。勿入頑空之定。定而無慧。譬如石人木偶。雖不動而奚為。凡言慧者。貴乎安詳之慧。勿肆輕狂之慧。慧而無定。譬如雲電風

燈。於久照而何有。混而為一。乃盡其妙。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眾妙之門。真道德經。

真忘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

六祖住曹溪。卓錫泉湧。贍足大衆。後東坡為之銘曰。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湧泉落。問從何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

真我本有。迷之而無。妄我本無。執之而有。

晦堂老子。常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晁公遡。日誦金剛經三過。文元公問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萬物皆空。故古人以空為宗也。文元公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皆空。何以為之金剛。公遡曰。六如偈明甚。文元公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為法。同無為法。以真空同頑空耳。張湛謂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知此義哉。

似動不動。真人深深之息。似用不用。如
來空空之心。
或問識得一萬事畢。又云。抱元守一是
甚麼。王棲雲曰。乃是渾成之性。無分
別之時也。既知有此。則隨於數。便不能
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如何守得。
不若和一也無。故祖師云。抱元守一
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向這個一
也無處。明出自己本分來。卻不無也。
故經云。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為了
照。
見聞為外塵。意識為內塵。內外交締。㧞

吾道真。
萬物自萬物。兩儀中空洞本無礙。萬念
自萬念。寸靈中空洞亦無礙。
外身雖見而原無。譬之水上之泡。乍起
而還滅。內身不見而原有。譬之水中之
火。有求而即得。
佛所說之經。皆心法也。如華嚴之一念
性起心。楞嚴之常住妙明心。般若之
無所住心。楞伽之自覺聖智心。圓覺
之大光明藏圓照心。法華之開示悟
入如來之見心。豈有二哉。一菴禪師
云。六經即一經也。一經即一句也。一

句即非句也。求其非句。了不可得。妙
道人云。金剛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白兆珪禪師上堂云。窮天地亘古今即
是當人一個。自性。行。時。行。着。時。即。
着。因甚麼不肯承當。良有愛欲情
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凝惑。譬
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裡遊
魚。忘卻水為性命。諸人各請立地定
着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
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裡明珠。不撥自
轉。
僧問同安禪師曰。總有言詮。盡落今時。
不落言詮。請師且說。師曰。木人解語
非干舌。石女抛梭豈乱系。
色即是空。非無色之空。原其至理。恐人
執色為礙。空即是色。非有色之色。原
其至理。恐人執空為礙。色空淒泯。心
鏡一如。無纖塵可拂。方曠然了達。鏡當作境
明鏡當臺。豈分靜躁。孤雲出岫。寧係去
留。
有一人問僧點甚燈。僧曰長明燈。曰甚
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昔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何如。座主
曰。鈔解疏。疏解經。老宿曰。經解甚麼。

座主無對。

妙道人答曰。經解無字。你我未言前。

水菴上堂。舉圓悟禪師道。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始徹頭。水菴不然。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

無念有二義。以念為苦。欲加除滅者。是乘法。即念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義。

求生本自無生。畏滅何曾不滅。眼見不如耳見。口說爭似鼻說。

智達心境頌云。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

無際詠走馬燈云。團團遊了又來遊。無個明人指路頭。除却心中三昧火。鎗刀人馬一齊休。

於水鏡中見自己像。於燈月中見自己影。於山谷中聞自己響。

妙道人云。水鏡燈月山谷未遇。須叅像影響何在。

真空無像。非像教無以譯其真。實際無言。非言緒無以詮其實。

妙道人曰。是從漸入頓教。亦從此入彼法。

僧問廣福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欸乃。音鄂矮 撐船聲 碧岩深處臥烟蘿。問客來將何祇待。曰。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光風。

僧淡交自題像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為未了人。

妙道人曰。五六句。詩家能到。七八句。詩家不能到。慧人方能到。

法法法。元無法。空空空。亦不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裏何勞說夢。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水中捉月。鏡裡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牛。空華陽焰。夢幻浮漚。一筆勾下。要休便休。巴歌社酒村田樂。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為禪師上堂云。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二致。但能於根本上着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所以示遵

拈花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花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致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漁市裡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行住坐臥在其中。

慧力禪師上堂云。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善慧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妙道人曰。妙言道破。

覺海禪師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

證悟法師。謁此庵元禪師。舉東坡宿東東林偈。且曰。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可說破。庵曰。却從這裡猛著精彩覷看。若覷得破。便知元神落處。師通夕不寐。及曉。以前偈別曰。

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

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花馬祖殿灾者。求語發揚。師書云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庵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人當方接物之際。惟合於目者最速。方掛眉睫。便屬心靈。人當接物之後。惟離於耳者最緩。物已収聲。心猶留響。修心者。當闇闇不動。黙哩不思。目不至速合。耳不至緩離。俗子以不視為盲。不聞為聾。張目展耳。至之視聽多而聰明竭。佛子明不緣視。聰不緣聞。収視返聽。究也精神儴而視聽遠。

法遠禪師住浮山。歐陽文忠公造其室。與客奕棋。忽然収局。請因棋說法。遠即擊鼓陞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奕棋相似。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逡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

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
十九處。迷悟幾多人。公乃嘆服。
不思善。不思惡。兩種由來皆妄作。不緣凡。不緣
聖。聖凡盡是心王病。不着悟。不着迷。
迷悟何曾離有為。不貪生。不畏死。定
業從教起還止。

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
執之則慧性不朗。

槐國罔分晝夜。漆園何論春秋。半窓月
吐三更影。一枕風含萬古愁。
意誠諸緣息。心空萬境閑。
齊已禪師曰。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
處是非多。

達觀禪師。舉石頭執事元是迷。契理亦
非悟語。問谷隱。隱曰。汝以為藥語。為
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何以病
為藥。世尊云。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
諸生死。師恍然如夢覺。曰。如何受用。
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嘆
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
非活路。

圭峯云。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煥靈明。無
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朗徹十
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

相。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珠獨
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
天。

忘懷去來者。城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
幽棲猶桎梏。

象以盡意。得以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
則言息。

智陀子言菴主。隱土溪懸崖絕壁間。鑿
石為室。室成作一偈云。一擊石菴全
縱横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
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
限意。風月一牀眠。

僧問方廣深禪師曰。一法若有。毘盧墮
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
審意旨何也。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
身多。
妙道人曰。此已到無可無不可地位。

不知歸去便歸去。若待了時無了時。
詩云。孰是言休即便休。

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海水無痕。
妙道人曰。隔水觀山。未覩到境。

同幻花之開落。不滅不生。比夢象之妍
媸。無染無淨。

颭谷投響。則毀譽共銷。月池浸色。則物

我俱謝。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除煩惱而趣涅槃。如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似默聲而尋響。

雲巖有頌云。在欲渾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裡過。一葉不霑身。

寒山書寒巖石壁詩云。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學道之家。攝心以馭境。隨境以養心。得道之家。境在塵中。心在境外。境在人中。心在天外。

世人不知真樂。恣肯處為樂。却被樂心引在苦處。道人不知世樂。以心佛處為樂。終是苦心換得樂來。

禪門惟以無念為宗。嘗有學人與予談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有味哉是言也。

心不外受。名曰虛心。心不外逐。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

孰為意。孰為心。孰為性。非一非三。意不了盡者。未可與明心。心不了盡者。未可與見性。

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忘與照一而二。二而一。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此是真忘真照也。

除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着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

杜鴻漸問無住禪師曰。見境心不起。即不生。不生即不滅。

添一系毫。如眼中着屑。減一系毫。似肉上剜瘡。

東坡佛讚云。謂此是佛。是事理障。謂此非佛。是斷滅相。是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李學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福巖禪師指庭前柏樹者三。學士欣然頌曰。出沒雲間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盤山積師行於市肆。見一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的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的。師因有悟。

妙道人曰。靈在六合內。無處不相逢。

或問清凉益師。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為沙門。

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遠王公。此世間法也。達觀深則遺情累。內習至則還天真。此出世間法也。

道集虛。吾所信。仁者靜。吾所師。無聲之聲聲成文。非因叩寂。無學之學。學日益。止務棲真。

妙道人曰。此真學。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云。世人多重金。我愛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

夫道家法要。氣為元也。謂柔順適。自覺氣之和。禪家妙用。性為宗也。空明洞透。自覺性之靈。二法相符。其妙盡矣。

水淨心池。花開意樹。

覓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

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經義。不依不了經義。

我心晏息。即非逐境攀緣。我心慧明。亦免沉空住寂。獨覺獨斷。何須問禪。

真空為體。妙有為用。盡天地是真空。偏法界是妙有。

一切念慮。都屬陰趣。一切幻緣。都屬魔

境念處絶則陰消。幻緣空則魔滅。
郝太古
静處鍊氣。鬧處煉神。
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
道性雖無修無証。塵心要日損日消。消到忘心忘性。方契無修無証。
問欲求妙道。從何而入。曰。當悟人法二空。斷事理二障。學止觀二法。去沉棹二病。四者純熟。有進無退。勿問符應。久而自知。
真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其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善利無窮者。謂之千百億化身。
出是非城。見莊子之道樞。破煩惱賊。用維摩之慧劍。
問止是止箇甚麽。觀是觀件甚事。曰。止以禦散。觀以照昏。曰。不昏不散。止觀奚為。
覺貴寔證。道貴寔悟。學非寔証。口耳文字之謂也。道非寔悟。情識意解之謂也。所謂寔証寔悟者。非枯坐灰心以待其悟。當於日用常行。時時體認。時時提撕。方到功深。自有所得。
妙道入曰。日日耕心田。到秋始見收。

知覺是情。虛靈是性。虛靈能生知覺。知覺能迷虛靈。凡夫都把知覺迷沒了虛靈。故隨知覺生。隨知覺死。若是虛靈透露。與太虛同體。自離生死。

宋孝宗。召寶印禪師問曰。今士大夫學孔氏者。只工文字語言。不識孔氏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此為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孔氏之心。當時顏子竭盡心力只道得箇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孔氏嘗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此觀之。孔氏未嘗廻避諸子。諸子自錯過孔氏。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為篤論。帝曰老莊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盡衆生。方証菩提。即伊尹所謂以斯道覺斯民也。帝大悅。

妙道人曰。論老莊失之矣。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然非真實徹悟一番。縱具種種元知妙解。依舊出這生死窟子不得。

妙道人曰。雖明不行。終身無成。雖行不明。終亦不成。對病發藥。方是英雄。

三寶之義。止在一心。夫佛者覺之義也。有出世之智而能覺悟真理。即佛也。法者行之義也。於覺悟之中而見種種淨妙之行。即法也。僧者。和合之義也。能以覺悟之心合淨妙之行。即僧也。

祇為分明極斷令所得遲。真病亦通病

禪宗之法。妄想者入於邪見。癡定者落於頑空。惟以虛明之體。合微妙之用。乃合道耳。

居易俟命。儒家修行法也。而多冒行於險徑。深根固蒂。道家修行法也。而多縱伐於元命。息緣返照。釋家修行法也。而多反役於正性。順此三法。其為利也可知。反此三法。其為害也可知。

禪有二病。一緣慮。一昏住也。治病亦有二藥。一寂寂。一惺惺也。寂寂治緣慮。惺惺治昏住。

有謂功夫在靜坐者。有謂不必靜坐者。大都初機之士。不收放心。必假靜坐。若是上智之人。雖在百萬軍中。主翁自定。何必靜坐。觀白有偈曰。不必坐。

不必坐。晝來行亦坐。夜來臥亦坐。坐馳非我坐。坐忘非我坐。主翁常惺。無坐無不坐。

妙道人訣曰。有念為坐馳。無念為枯寂。

古人云。要知大道宗祖。不離動靜語默。若認動靜語默。便是性體。是認奴作主矣。主能使奴。奴豈能使主哉。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忘。復者。廻光返照也。蓋反本還源。方為自知。方為無妄。若非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返照。暫時即證無生。

東坡大悲閣頌云。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攖撓。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

不為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形不碍神，雅不離俗，金從礦出，聖以凡修。求真，真亦為幻，真不可求，去幻無以見真，幻不可去。

修行之法，兩熟居先。智斷之理，熟則事事皆空，豈容留礙。力制之功，熟則念念不起，自然安閒。智斷即觀，力制即止也。

夢覺之初，未念諸念。方寸之室，虛白生。此清境可愛。眛爽之初，群動未動，方丈之室，虛白生。此靜境亦可愛。此時進道，表裡相應，真可樂也。

妙道人曰：外潔則內不生，內堅則外不入。

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不死可能。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和體柔，長生可求。

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煙霞籙

目錄

十種仙
三結判同倫
四天王天
忉利天
夜摩天
兜率天
化樂天
他化天
二就欲結判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煙霞錄禪宗精義

益謙識

十種仙

阿難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

從人者從於人趣也雖曰從於人趣不局上之十類言上之十類從畜道來人多下品豈能修仙或亦有之如文類達類等但勿拘判又前云情少想多則為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然四類雖皆情少想多而言總意別若以類分之應云一情九想則為飛仙二情八想為大力鬼三情七想為飛行夜叉四情六想為地行羅刹然仙趣既惟餘一情自應不躡前之餘習而正脉云仙趣已上方與十習無干以是而知不應拘判言復有者有二義一者揀前十人言前之十人尚在微償此外復有從於人道仰慕清升而修仙品者二者揀我自宗言自宗中人依正覺修此外復有從於人道不依正覺而起妄修者不依正覺亦有二義一者正覺即佛謂不依佛說也二者正覺即心謂不

依自心也捨此二途縱修三摩亦非真實矣別修妄念者撥弄精魂存想固形者注意長生注意長生即是不依佛說以佛說一切有為如夢幻等故撥弄精魂即是不依自心以自心從本已來絕言思等故下之十種牽皆不出此二正脉云山林人不及處者即名山洞府神仙隱跡之處彼宗所謂洞天福地閬苑崑崙者是也又華嚴十寶山中有神仙山古德謂是神仙所居然既屬人不及處而彼獨能遊則神仙身五通矣有十種仙者

但依其修念固形之術而分別之

二詳列十仙十　一地行仙二飛行仙三遊行仙四空行仙五天行仙六通行仙七道行仙八照行仙九精行仙十絕行仙

地行仙

阿難彼諸衆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

彼諸衆生者總指前來别修妄念存想固形人也堅固下乃别明本行堅固者立志不退服餌者服食餌藥謂以諸藥物炮煉修治為丸作餅執此可以延年可以益壽故堅固服之此即存想固形者也而不休息者期於必效無間斷故食道圓成者服食既久道理相應故不惟百體康壯壽年延永必至身輕行疾乃為圓滿成就

名地行仙者雖身輕行疾依然在於地上不能升空故此與下四行字俱作平聲以同是外修唯以步履重輕近遠分極而分勝劣

痴道人曰仙宗四科服食居二惟採擷補益靈苗得法製服補救傷損扶壯筋骨身輕體健延年益壽然必內亦有功夫絕欲固精運動週身筋骨膈膜氣血而能若只知修合服食靈藥而失內功保固精氣把持不住則成吞鐵吐金之病反倚藥促壽豈能證地仙之果以下遊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仙宗草木金石統歸服食科　佛經分為二

飛行仙

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

草如參根蘇苗之類木如松枝栢葉之類灌頂云百卉五菓根莖枝葉皆名為藥執此養身故立志堅固食之亦存想固形者也異前餌者不用烟火生與熟為別故久食有功名為藥道圓成行步如飛升高越壑身輕勝前故以飛行名之古人云煉得身形似鶴形即斯意也此對上科約身重身輕以分勝劣

痴道人曰。修煉人既結内丹後。復採食草木精英。如五芝。何首烏之山翁山伯。千年成形之枸杞。千年向南津出之松香等品。且斷烟火食已久。只食百花瓣。飲百花露者。血已化白膏。至白膏化氣。煉精化神。功夫純熟。心死念清而無濁氣。方能身輕飛行。與劍仙以術飛行者有間。

遊行仙

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

堅固金石者。正脉云。如烹煎鉛汞。煉養丹砂。號九轉大還者是也。灌頂云。煉銀丹者。一琉黃砂硃砂。二栽砂七日。三養砂七日。亦名養火。四陰煉七日。五陽煉七日。蓋曰陰開曰陽。六上明爐過關七日。七洗母七日。八煉母七日。九交母七日。此用黑輭鉛水銀白砒煉也。煉金丹者。謂黃阿鉛膽礬雌黃石綠石青大礶煉一晝夜。點銀成金。化有二義。一者變化。謂服之長生。變凡身為仙骨。二者點化。用以濟世。點白石為黃金。名穫其效。名為化道圓成。

為超脫而遊世外。因利濟而遊世中。以是義故。名遊行仙

痴道人曰。煉外丹之道。初要法財足侶正地善。法財侶地。四樣兼全。又要有仙緣仙福仙分仙功。緣福分功四者完備。煉之方成。古云。內丹不成外丹不就。煉得人真法自靈。故雖深明參同石函之理。亦無下手處。如鐵饅首入口難餐。外丹必要過手親傳方能修煉。是以砂鉛氣結之理。能明者多。而交合溫養之事。能悟者少。轉手栽接常錯。豈能望無中生有。況米元珠而吞哉。遂自古有牛毛免角之喻。化道中既有此一道。佛說經於十種仙佛列入。然其外丹一道。最元虛無捉摸。未若且修煉內丹。坦坦平平。光光明明。穩穩蕩蕩。直直捷捷。一條簡易可行大道。誠能專心篤志。修煉內丹。行一步即得一步之功。雖暫時到不得登峰造極之妙。亦不愧為三教聖賢路上人。此道人之痴心痴言。幸思忖研究。則得之矣

空行仙

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

動以運氣調身。止以養精安神。身調則可以永年。神安則可以長生。執此為真。故堅固而運養之。運養不息。氣精兩化。形神俱妙。故曰氣精圓成。乘雲御龍。遊乎上下。故以空行名之。如姑射神人之類。莊子逍遙篇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會曰。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其氣精圓成可知。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其為神仙可知。乘雲氣御飛龍。其為空行可知。引以為證理可思得。

此對上科。乃約行近行遠。而分勝劣。

痴道人曰仙宗功行科居三動止而不休息即按摩科在功行科中之運功也運功中尚有導引科之法二者皆為動功必得先運動真氣打通奇經八脉再如易筋經之揉搓內外齊功不偏運行週遍不窒方能成就初行功須先緊閉精關無漏使神氣會聚血脉融和此下無漏也若心念不清慾火時發則三寶從上飛飈走失此上有漏也與功有損均碍修煉雖有圖可按必得師傳親授方不走入差路歧徑否則只成其外勇而已

天行仙

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

津液者口中水也嗽出為津下嚥為液彼宗所謂鼓天池嚥玉液是也執此能令水升火降水火既濟而成造化之功故堅固而嗽嚥之嗽嚥不息內外通融舉身輕清與物無累故曰潤德圓成乘正御氣遊乎無窮故以天行名之莊生所謂至人神人聖人者是也莊子逍遥篇云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

之正。而御六氣之變。以遊乎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會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其潤德圓成。了知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以未能忘身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又是潤德圓成之後。增修功業。至云遊乎無窮。惡乎待哉。其為天行。可知。是知彼之所謂至人神人聖人者。依此對上。四乃是以然在天仙之數也。

分成極成而分勝劣。又此上五仙。前二似屬彼之小乘。以只知存想固形。全無利濟之心。但以有烟火無烟火。分之為二。後三似屬彼之大乘。以兼有利濟之心。但遊行未能忘身。不能遠達高舉。而空行則形神俱妙。雖能高舉遠達。而猶有分齊。至於天行。則與天地合其德。與六氣合其用。利萬物而不宰。處寰中而無跡。是不唯潤德圓成。而圓成之後。應別有真訣。但以不了自心。故止於天行而已。

痴道人曰。禪定功夫。調息觀。初數息。次調息。再次視息。四禪定。初禪念定。二禪息定。三禪脉定。四禪滅淨定。○仙宗。初調息。次抑息。再次止息。心澄念止。息停脉住。津液不生。方是靜形忘無覺。乃虛極。佛仙同一理。釋道共一訣。皆學道修養之總根微旨。築基煉己之入手初功。

痴道人曰初學築基煉己調息而生津液嚥而送入丹田潤澤遍身此玉液煉形之初藥修煉既久至過關遊九宮降下而生者乃為玉液煉形之大藥功夫至坎氣升而離液降氣液相生此先天之真液玉液也靜定而後生之津此先天之真津也與口中水嗽出之津液不同必修至積功既久生靈為大藥溫養火候不差功圓行滿方成證天仙之果

通行仙

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

堅固精色者謂堅固其心吸日月之精華飡雲霞之彩色也然日月非實有精華可吸雲霞非實有彩色可飡但憑虛想以求妄理相應故此與下四皆屬別修妄念執此可以得通久久行之故曰而不休息妄理相應形與氣化故曰吸粹圓成粹謂精粹即日月雲霞之精粹也形與氣化神與物通穿金石蹈水火任運無礙以是

義故名通行仙如黄眉翁之類漢武内傳東方朔遇黄眉翁曰吾却食服精氣三千年一轉反骨洗髓二十年一轉剝皮伐毛吾生巳三洗髓三伐毛矣所以視天地若蜉蝣等古今古今猶旦暮也會曰却食服精即堅固精色也三洗髓三伐毛其吸粹圓成可知視天地若蜉蝣等古今猶旦暮其為通行可知此與下四行字皆作去聲以同是内修惟約道行淺深薄厚粗妙而分勝劣

痴道人曰仙宗有法術科居四者必先從清静服食功行三科行之有得然後煉形合神必從朝真禮斗採取三光氣修煉五行經盜穴地之真靈而成形神俱妙之道然有越前三科功夫徑行朝真禮斗採取三光氣修煉五行經者雖非真傳如能至清至潔至誠至篤久久修煉念頭不雜始終如一日亦得其精華光之真妙黄帝陰符經云人萬物之盜盜者盜取其靈耳不止日月星三光即名山大川古木奇卉巨石修竹彩霞靈泉皆可採取扶助道靈光日精月華星光皆下照來與人通接是可得法採取吞嘸也丹經云服氣不伏氣伏氣不服氣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氣此指内丹胎息巳成者說非指初學結胎者說古丹經朝真禮斗諸門各有科儀不同採取精華光之法亦各家不同並有煉五光氣者以為扶助後天之虧損培補先天之真元疏中以性說其吸嘸餐吞固為妄然未成之人是正路非妄也其法其效散在諸經書合而參之自悟再鬼與靈獸皆採月

華而成大陰練形之術況於人乎服
氣煉形是條正路惟智者由之無須
痴道人饒舌過多

道行仙
堅固咒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
仙
堅固咒禁者咒謂呪咀禁謂禁制然
各俱二義咒則延年益壽護國祐民
禁則制嗜戒欲降妖祛邪執此可以
留生可以濟世故堅固而行持之行
持咒禁唯憑心念故此亦屬別修妄
念持久不息咒靈禁驗名為術法圓
成蓋咒即是術禁即是法也又二俱
為道用此道以養身推此道以濟世
以是義故名道行仙此對上科乃是

以行淺行深。而分勝劣。以上科似唯自利故淺。此科顯有兼懷故深也。

痴道人曰。學術者。仙道為法術科。人必端方正直。欲念全清。保固精氣。凝聚元神。玉液築基煉已成就。先合其神。次合其氣。得先天一炁真傳。承靈寶清真二派法脉。念正心誠。志濟功偉。始終不二。方能成就。念頭一點無欺偽。道正方能質鬼神。

照行仙

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

灌頂云思念者謂存想頂門而出神繫心丹田而煉氣也執此可以尸解可以駐年故堅固其心而脩習之存想之工無間繫心之學靡停故曰而不休息神則出入自在氣則上下交通故曰思憶圓成此由對境立照故即名照行仙畧似吾宗修觀之法但所趣不同耳

痴道人曰仙經有閉目注神於兩眉中持久為凝神之法久則神凝而靈開目照見一切物事然照於覺有分別閉目念動去應事物曰照開目事物來應曰覺故出神亦有陰陽之分昔紫陽真人與一僧入定同遊揚州瓊花觀出定後真人袖出瓊花一朵僧只見聞而已不能動花空回真人曰汝出者是陰神故不能動物吾出者是陽神故能動物余於十三歲時一番僧教余出陰神之法煉得甚應以為是道之靈性發露二十五歲遊塞外二千餘里外忽出陰神歸見人作事聞其語言欲動一物於歸日作証身如浮烟飄渺而不能近是陰神不敵人之陽氣故也後在小營廟中夜看楞嚴註云却是聖証若作聖証便入魔境心神逼迫而出故余悟非正遂罷習此術後三十六七歲遊西域少有所得則皆係物事來應而預知過去未來非舉念思憶而知或是覺性之光發露再照行必神凝氣定既久方能成就在西域於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執鏡持呪開照佛光恍然

鏡照家中佛。擦磬而鳴者三。及遊歸
詢之磬鳴果符。此一時移神萬里餘。
而能動物。是陽神。非陰神也。

精行仙

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

堅固交遘者。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遘精。萬物化生。灌頂云。此以腎水為坎男。心火為離女。取坎填離。降火提水。令其交合。以成仙胎。執此可以成丹。故堅固其心而取填之。降火提水。內工無間。故曰而不休息。藥成而為仙體。丹成而上九天。故曰感應圓成。感應者。即交遘義也。此以坎男離女。遘精成、行故。即名精行仙。此

對上科乃以行薄行厚而分勝劣以上唯修神煉氣故薄此實遘精結丹故厚也孤山引仙傳云彭祖治為房術張道陵亦勸人行正脉云用女子為鼎器而採陰助陽內教固闕為魔論而仙道亦鄙為下品此為技人之欲世多惑之宜絕口遠避也

痴道人曰報恩經云聖所居山中多五通仙人居住南窟仙人北窟仙人所居適中有石南窟仙人澣衣遺垢漿於石鹿母舐之而懷孕生女子南窟仙人扶養至十四歲而南窟之火忽斷南窟仙人教之曰吾火從無斷汝即赴北窟仙人處取火相續女子從教赴北窟仙人處取火步步生蓮至北窟告以取火故仙人曰汝欲取火須聽從吾教左遶三匝右遶三匝女子從教得火還南窟火復續蓮華經云羊車鹿車牛車及龍女現

珠等義二經所載正是取填採乾玉液還丹金液還丹之道修煉命功之理修道成仙之訣精行仙之成在茲二義

絶行仙

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絶行仙

變化者變彼為此化此為彼如西域迦毘羅仙等諸大幻師之類前云求太陰精用和幻藥即變化之術也執此可以疎愚迷成教化行利濟修仙業故堅固其心而推求其術也深窮物理精研化性久久體驗冀其有成故曰而不休息物理既通化性已達隨意變現自在無礙名為覺悟圓成借此修仙定為絶品故即名絶行仙灌頂云昔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尹文

曰有生之氣有形之壯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終者謂之生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幻化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皆幻也何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翻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着其術故世莫傳會曰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是堅固變化也用尹文之言深思三月是而不休息也存亡自在翻校四時等其為覺悟圓成可知終身不着其術其為仙中絶品可知

此對前四科乃約行粗行妙以分勝劣以前四唯憑虛想名粗此科兼有實悟名妙也詳烈十仙竟

痴道人曰變化有三術化氣化神化如咒禁而化者術化也如時至而化者氣化也如觀相而化者神化也羽毛化鱗甲雀變蛑鱗甲化走獸魚變麋此時至氣化也狐變美女人變驢此咒禁之術也虎變卧石狼變老人鹿變枯樹蟀變婦女老媼變猫惡婦變虎鷹變石木變石此非能咒禁從精靈妖怪而變者丁令威變鶴趙松雪變馬此觀相而變形神化也如水觀火觀之義以杖代身以身寄物此術化也然術法有邪正正者劍仙術

仙終成仙道邪者魔道妖道滅生滅魂終敗鬼道仙宗有四科法術居四又曰法老成仙以其修正與大道之正氣合故也生人之常飲食化氣血精髓修煉之道飲食化津液津液化血血化白膏白膏化精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合道此由凡化仙自濁化清從有形化無形成無碍金仙經云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細繹覺悟圓成四字應是煉絕塵凡而成仙也

三結判同倫

阿難是等皆於人中煉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初結示因果是等者總指前之十仙大率皆以世壽不常羨慕久生故即於人中煉心所謂撥弄精魂是也不知本覺真心即是佛果不生滅性故亦不脩正覺所謂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是也食道圓成乃至覺悟圓成故云別得生理別有二義一者不依自

心不生滅性則以食道藥道等而得長生之理二者十仙為門各別門門各得長生之理以彼總以長生為趣故也壽千萬歲者妄理相應或千歲或萬歲但以世人不見其死渾言之耳○休止下判同輪廻休止者休心依止深山海島者如崑崙蓬萊之類絶於人境將謂可以避死殊不知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脱之不受報也斯亦輪廻者所依之處既未超乎三界能依之身豈能脱於輪廻是知上之所謂壽千萬歲者

但是後死非真不死猶如松栢後凋非真不凋耳妄想流轉者出成輪廻所以良以法性本自真常色身由來生滅怖速死而求長生即屬妄想依妄想而墮生滅正在流轉所謂斯亦輪廻者以此○不修下警令正修言欲免輪廻須斷妄想欲斷妄想須憑三昧設不修三昧則仙報盡時依然各隨無始遠習散入諸趣所謂饒經八萬劫終竟落空亡況夫壽千萬歲又何足恃哉是知楞嚴三昧神仙亦所當修勿負長年宜早努力總結仙

趣竟

痴道人曰

一地行仙即仙宗服食藥餌二飛行仙即仙宗服食草木三遊行仙即仙宗服食金石四空行仙即仙宗運功按摩五天行仙即仙宗玉液還丹六通行仙即仙宗採吞三光七道行仙即仙宗持念符籙八照行仙即仙宗觀相神化九精行仙即仙宗金液還丹十絶行仙即仙宗煉形還虛地行飛行尚易學遊行極難學空行天行通行道行照行尚易學精行極難學絶行尚易學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也不是個人學不得個人原是個中人

六趣天灌頂引論云天者清淨光潔最勝最尊文句云身勝樂勝故名為天或謂天者天然自在首出庶物以上品十善及世間禪定為因故上云純想即飛必生天上正脈云天趣與仙趣不同世人仙天不分而學仙者濫附於天且謂諸天皆彼祖先然佛既分為二趣豈可混同辨有二義一者仙以人身而悉長生最怕捨身受身諸天皆捨人身而受天身二者仙處海山皆人間境四王忉利尚無卜居況復空居及與上二是知

天趣最為界內尊勝之流過非仙與鬼神類也

二

一別分勝劣二總斥迷輪

初三

一六欲天二四禪天三四空天

初二

一約欲分六二就欲結判

初正脈云此乃自須彌腰頂二天以至空居四天皆有飲食淫欲睡眠具足三欲故號欲天其男女婚配亦如人間但以欲心輕重而分六重

六

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化樂天六他化天

癡道人曰由六欲天參之佛說經只禁人淫邪並不望人斷欲絕嗣使天下後世斷滅相僧家鄙薄道家為戀形器之私道家鄙薄僧家知修性宗陰靈而不悟性命應雙修二家皆係未悟者之言道家煉神還虛散則成風聚則成形原不諄諄於四大之幻結不過藉假修真留形候成耳僧家只講性宗暗伏命功如数息觀心地觀四禪定雖未言命功而命功自在其中如彼此爭訟是未悟澈也

四天王天

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隣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

諸世間人。仍指前之人道。以天仙二趣。皆從人中修故。亦有不爾。今約多分言之。不求常住者。無出世心。未能捨諸妻妾恩愛者。樂世間法。遵守五戒。故曰於邪婬中心不流逸。以邪婬乃五戒之一故。不言不殺等者。以欲界六天。惟以欲心輕重分故。流謂流動。不流動則心常澄清。逸謂縱逸。不縱逸則心常瑩淨。澄清瑩淨。故心光徧照。故曰生明。由是能與日月合德。故感命終之後。隣於日月。名四天王天者。以四天王居須彌腰。齊日月宮故。

忉利天

於已妻房淫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

不言諸世間人不求常住者例上可知故下四天準此於已者顯無外貪妻房者顯無妾室淫愛微薄者雖不盡斷亦不過濃所謂有時有節是也於淨居時不得全味者謂淨心不純間有念起禪思之味不得全故雖不得全亦勝前人以前人但不邪淫此則并正婬亦淡故既勝前人自應命終之後超日月明以因勝果亦勝故人間頂即須彌頂也言須彌頂下接人間再上即是空居則人間不相接矣忉利者梵言也此云三十三此天在須彌山頂四方各八天中為善見城乃帝釋所居智論云昔有婆羅門姓憍尸迦與知友三十二人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憍尸迦為天主三十二人為輔臣淨明疏云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人發心脩塔報為天主三十二人助修報為輔臣二緣不同者以既在輪廻不無更易故

夜摩天

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静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燄摩天

逢欲暫交者事前全無預念去無思憶者事後不復追想此則於淨居時得全味也既得全味逢欲縱有微念亦不過為了人間之事非有深染故曰於人間世動少静多動少静多漸近清虛故感命終之後生於虛空明明在空而宮殿不墜故曰朗然安住

正脉問空居諸天宮殿池樹皆何所踞答七寶琉璃與大地無異但欲下之時即虛豁無礙例如人間大地聖賢天仙神鬼皆能出入自在當知萬法本空由業力轉虛實並現而昧者未達也

前天雖超日月光猶可及此天又高故云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有光明者依正二報皆有光明不須日月照故須燄摩此云善時分以日月不及應無晝夜而此天以蓮華開合善知時分隨時受樂各別相應故諸經多云夜摩科名依之令聞者便知也

兜率天

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戾〔違〕命終之後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乃至刦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陀天

上科逢欲暫交此則逢欲亦無交心故云一切時靜謂不來不就也有應觸來者謂設有相應之觸來相逼迫未能違戾者謂不能拒絶不行以猶覺有味故此既較勝於前故感命終之後上升精微精微即指兜率以兜率有內院有外院外院則精以對下雜染為名內院則微以對外盡奧加稱不接下界諸人天境者且就外院言之言夜摩雖屬空居猶與下界人天境接是淨而未精今既不接正見其淨而精故乃至刦壞三災不及者乃約內院言之言外院雖不接於下界猶為三災所壞是精而不微若從外向內乃至菩薩住處縱遇刦壞三災不及正見其精而微也兜率陀或云覩史多唐翻知足謂此天於五欲境知止足故或翻喜足謂此天得少意悅為喜更不求餘為足又佛地論云菩薩於中教化多脩喜足行故

化樂天

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

前天有應觸來未能違戾此則有應觸來便違戾曰我無欲心應汝行事蓋深拒之也於橫陳時味如嚼蠟者謂拒之不已猶故相逼於彼橫陳之時反覺生厭故云味如嚼蠟以蠟味羶膩嚼之而反欲嘔故是知前天未能違戾是橫陳時猶覺有味此則不惟無味且深厭之耳 橫陳者司馬相如賦云花容自獻玉體橫陳宋玉賦云怵惕之心兮徂之牀橫自陳兮君之旁蓋是橫放其身陳獻於旁意也 此既較勝於前故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言生越者越亦同升謂生而便升化樂地故地猶位也結名樂變化者謂樂其自所變化五欲境故餘經或但稱化樂謂自化五塵還自受樂今科名依之

他化天

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徧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

無世間心者厭離世間淫欲不淨全無樂着心故同世行事者欲離未能權同世間行男女婚配事故統前五因而論初則有交而正次則有交而微三則有交而暫四則行事有味五則行事無味今此第六雖曰同世行事不過隨順世間有婚配之禮而於行欲之事相交之情以併決絕故云了

然超越此既通勝於前故感命終之後出超化無化境言徧能者以前五天四天無化後一有化此徧超故結名他化自在者謂假他所化五欲境界以成已樂顯自在義故問台宗別界頂天即魔王天為然歟否答安立圖引因本經云梵王天下有魔羅波旬宮在他化天上經律異相引阿含樓炭等經智度等論亦同此說瑜伽論云第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天宮即他化自在攝是知魔天別是一類說攝或可說約欲分六竟即則不可也

六欲天總結說痴道人曰妻妾為人倫之始一陰一陽之道乃塵世之大義守分不旁及者上也迺則應迹而已未來則不懷想已過則不追思者上之中也遇則應迹而淡然無味不纒緬沉溺者上之上也遇意外橫陳

而能守正拒絕不苟者上之尤者也其次雖正遇則深昧無息其次未來則思念已過則憶想不能忘情尚為不離本分正遇其次遇横陳而不能守正拒絕苟且順從伏就其次分外旁求其次謀之其次強之三者皆墮落欲界慾火燒壞智珠矣皆非命終夫命終者以其無過而數盡故曰命終總在一念把持牢固隱正平素內重外輕如修煉至心念清淨汞火不上飛揚腎火不動鉛水不下滲漏自然不惑於外物不牽於引誘此在結胎化陰時方到得寂然不動的地步故不必持戒慾念自然不生不待強制自然而然如槁木死灰若此者心死神活慧性日發朗照一切魔障得入正定法門矣大賢宿禪高道皆能非奇異也非誑語也外潔則內不生內堅則外不入丹經云對境無心是大還捧花柳真人自叅見曹姨姑之後入院七年方煉得心死飛昇吁難矣哉非易事也非心腎交至真堅固既久則難過此一關此關一過餘關易過矣

二就欲結判

阿難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迹尚交自此以還名為欲界

如是六天初則離於邪動次則正動而微三則動少靜多四則出動以一切時靜故然形雖出動未免心交觀其應觸來時未能違戾是猶覺有味故知其心尚交也至第五味如嚼蠟第六了然超越并心交亦無但未能無迹以第五猶有欲境横陳第六權同世間行事宛有欲迹故言其迹尚交也此通約六因言之若就果中說者如

俱舍頌云六受欲交抱執手笑視婬正脉引偈云四王忉利共相抱夜摩執手兜率笑化樂熟視他暫視此是六天真快樂蓋相抱執手俱屬形動而分輕重之異至於兜率之笑雖形出手動而未能無心若後二天但唯目視雖無交心而猶似有迹故合云形雖出動心迹尚交自此以還句文雖局於六天義實通乎五趣謂自此六天以還曰仙及人乃至地獄總名欲界以未離欲境故九地中名五趣雜居地也問天台云六天果報十善為本兼護法生四王兼慈化生忉利兼不惱衆生善巧純熟生夜摩兼修禪定粗細而住生兜率兼欲界定生化樂兼未到定生他化是知六天通以十善為因前三天各兼功行後三天各兼禪定今何惟約欲事輕重分六天耶答功行禪定為緣通修十善為因但十善之中斷欲為要設不斷欲十善何成如來為人從要故唯約欲輕欲重而分勝劣

通結六欲天竟

〔清〕杜堮撰

石畫龕論述二十四卷·之一

稿本

此篇是吳仲擇中丞重慕而撰吳氏世法錄序也此篇世已帙亡歸吳氏
後由徐翁人相國書元杜公後裔備佚端因而謂重先澤而結集
者杜氏兵士怩為矣

附錄

予少年即好搜先人軼曰兄諒六年（庚辰）出守浙西
即有吳氏世法之刻壬辰板毀於火已而搜遺文
編兄與予重刻之（並）先澤乃無異甲寅予客
居姑上與人以讀杜文端公自稿四十六冊來售
予復力購之一還而珍之摹誦一過知公之為祖發表
潛德以前不詳諸畫真神傳人家（世）吳世中有世法序
一首是公七十三歲行述以所預著者予之志與公
以文一撰吳氏兩公序一首波諸為（識以冊）刊刻者家
世法係以保以人之先人之重先澤而耘以兩志
固如此也（公之雅征而此書也以七十三之年予之重刻是編而亦猶但亦生七十三之年于公論並觀有因緣矣）
杜文端公世法錄序

家塾緒語

明末記事綴筆

通言

此本內凡三種其緒語論文別錄為

石畫龕論文成四種

低一格寫

家塾絮語 一百二十七條 自序一條

一百二十七條

自序一條

緒語語也而皆心也事也家人之恒言也家之人恒過而忘之故緒ㄟ言之若曰人而不念祖宗則已人而念其祖宗則祖宗之心祖宗之事固昭ㄟ然耳目間也人而不慮子孫則已人而慮其子孫則所為存於心而達於事者安有忝祖宗而他效者哉孝子賢孫一跬步而不敢忘況其(親)面命耳提之諄ㄟ者乎

家塾者凡為祖為父則莫不欲其子若孫之入焉者也入是塾聞是語因以推祖宗之心而行祖宗之事斯固已為賢而為孝矣祖宗積累之澤不將付之以通遠而彌存也歟不然者或罔聞或聞而忽焉甚者蔑焉棄焉又甚者背焉反焉一祖之孫一父之子而成敗興替至倍蓰什伯千萬者何可勝數也

三案移於格物人者二者之後

偶閱某卷中見家人門揭一聯云春當天地書香壽子孫其意味真耐人思也

昔有某公拜中丞之命謁其鄉先進請益曰願示鼻思ㄟ不解他日復請曰無他無令人便穿須隨ㄟ走耳解頤語實至理也有短長為人所持固有ㄟ印性情意見ㄟ偏為揣摩者所餌亦穿鼻ㄟ類也吾見有誤信人言執而行之不顧人情ㄟ我旁觀言之方自以為是拒而不納是又穿其鼻者而不覺者蓋亦足喚矣

孟子所謂以言不言餂之者可勿防與

孔子於色厲內荏孟子於言不言餂人皆目ㄟ曰穿窬(思)閱之令人失笑不須更着一字注解也

嘗因變事得一聯云無波只要(取)端平看有味雍留過後思平則不激波浪何自而生事過思ㄟ尚有餘味則無悔可知也

陽明致良知ㄟ言特欲自標異於程朱從ㄟ者至欲撇程朱矣為臣當忠為子當孝程

朱之言也。陽明雖美之,吾未事陽明,天分絕高,可以不由規矩而得方員,遂欲盡廢矩規,以教學者,不至大迷謬不止。譬如渡河,有奇材驀越而過,就使對岸不誤,其於河流之曲折緩急如何,操舟如何把柁,已茫然矣。況以之教人,鮮不如落,覆其舟,淪泅浮不沒,所登之岸已非其地,而不幸者竟況溺死矣。非陽明一言誤之耶?

方正學集內有言:唐五王誅諸武,宜告於天地宗廟而誅武后,中宗面頌,知可也。唐之臣子,奉其子而誅其母,此如何行法?蔡虛齋論武穆之事,謂宜抗表進師,而惜其不知權。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謂呼吸萬變,不可以常理拘也。金牌班師,非此之謂矣。若是高宗竟削其爵,檻車徵還,進退失據,百口何以瞑目,所無郭汾陽何如人也,呼之立至,所以精誠能動朝廷,而讒慝無自而入,蓋由於此。且武穆時,詔罷諸軍,浚高宗意,將召還其部將,武穆又如何留之?將馳入金牌,死乎?萬世之下謂之何也。此二條皆不格物之故也。朱子即物窮理之說,所以不可易,而蜀欲立異者,所以辭不可通也。

王守溪有言: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非叛魯也。指左氏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侵,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云。

所孔子欲往之意,云云。此說甚好。論語子路以為不必往,似亦不以為叛也。孔子曰:豈徒哉?如有用我,似皆有所指云。我特往說不果,其如何作用施為,亦不見矣。因此知佛肸之欲往,有磨有涅,因是其事較難,而匏瓜之喻,亦有所作為,特淺人不能臆揣耳。朱子於此如第順其語意而解之,而所以然之故,亦不能下一詞也。

世有讀書萬卷而不得謂之通,萬事萬理具在書中,而所以通之,又在書之外。此其故,父有不能

傳々子者矣趙括是也孔子曰擇乎中庸中庸而曰擇豈膠柱鼓瑟之謂哉

道猶言路也所由以自邇至遠自卑登高者也聖人行於九軌八達之中不與塵聲賢人則從々而趨焉者也君子則問途以往者也伥々焉別求一徑而由之縱無荊棘瓦礫也其可得乎若小人者奮其私智恃其小才舍寬就狹棄平取險吾見其走入魔鄉鬼國而不可復出也哀哉

子弟作一好文字難以盡形喜此好文字童子弟之佳也子弟不佳而能作好文字則要方大耳至有背棄禮讓抑侮長老甚而衣服不衷言語浪無制如此子弟固不如不識一丁之為愈也

汪訒菴醫方集解本草備要二書於病情藥性治法註解審為明晰卷帙不多易於觀覽學者本業之暇可以兼及以明醫理孝子事親不知醫足為事親一助惟校翻刻多誤字擬詳校另刊或不及子孫宜志而為之

周禮註疏爾本吾家舊藏審為便讀不似世本之異然尚有須補處亦擬再加增訂留或另刊以惠來者恐來祇得子孫亦當為也（凡刻書家不易有其財有其時有其人又必親就自料理方可為之不然不如其已書非比他物之可將就用之者也貽誤來學矣且反滋大悔）

固有不觀非不睹也以不睹為睹耳有不聞非不聞也以不聞為聞則是無故有存乎睹聞之外者故是謂所指者亦所留者大謂之太智慧極者不識而識並遠者不知而知並神

精氣神道家謂之三寶人々所食皆天地之菁華化而為精々又化而為氣々又化而為神人之所以應事接物皆賴乎此道家寶此至於煉形飛昇紫霄游行八表儒者固不能亦不願然其宜寶之者曷云哉

濟南趵突泉有呂仙閣其楹聯乃仙自題云也要忠也要孝也要風流只因眉宇間帶

兩字英雄涯悵了五百年出山只果不去錢不去酒不去婦人若非胎胞內有三分蠢氣險些兒十八灘上水扁舟自道變皆可想見成仙不易士有歷諸險難而達事術者其事不同其意一也固知此三分蠢氣（雖父母不能用力陷）而不可少事藝到若不可惡時頼與一路救扶耳

君子之自守嚴而待物恕故天下之望之常在若近若遠之間也

觀於山得安定之體觀於水得流動之機子在川上在山梁魯路沿沂風舞雩何往非学何往非悟祇在以靈心遇之耳不然彼一物也我一物也全沒交涉

章楓山易論謂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而曰不為之謀者乃所以為之謀以開其還善改過之門也夫易兼三才六者在於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倚伏雖天道而必以人事若之故多戒詞猶曰（若陽長陰消）如是則治理君子而不戒則剝至（於）亂而不覺也（陰長陽消）是則亂理小人而戒則終退於治而善難也豈區區為人謀哉楓山蓋祇以可下言易其於易也未矣

易之道中而已矣二則內卦之中以其在下也五爲臣五則外卦之中以其在上也故為君安則六爻皆位也人所處之位隨時不同而各有其道之所當盡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者時中之謂也此易所言則皆中矣屈伸往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正即中也聖人出處隱現以至作止語默莫非易也故曰孔子聖之時義與時皆此也可與權權此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渾然一全易而已矣

昔有于學師謂余與回言終日字是言易蓋書記夫子之言未有如易之多者固思退省其發亦作止語默看出其為易理尤屬頭然顏文以知顏子未及聖人亦以此洋化变為欠耳

易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其在人則一日之內一時之中而所變不同其位不實而道亦隨之故曰變動不居不獨二五兩交也以初之位行上之道以三之位行四之道皆謂之失其中（其位不中亦易所戒猶可以挽乎中也）特君子知陽吉之可喜而不懼小人常陰吉之可喜而不顧也故戒詞於小人尤切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不得已也

象數義理是一物錯開不得有太極自有陰陽有動靜自有摩盪日月寒暑往來消息皆理也而數成焉而象著焉天地者乾坤之法象也火水雷風山澤天地之功用也有乾坤而二儀彰有巽離坎艮震兌而六子顯於是重三畫而為純乾重六畫而為純坤運行無一時止息而卦成六十四爻成三百八十四聖人觀其象而為之詞而三才之理散之於卦與爻之中合之復成一太極蓋理生象數千變萬化總是此理分而言之則非易矣

夫子所言以孝子之心為不善是想以下四句正所謂若是想也幼時初讀句文即如此解及觀小注乃多作轉折反令語意不順後觀管世銘時文與余見合乃知時文有益傳注起朱子質之未必不以為是也

孟子內所述景公晏子問答語似是書冊所載父母使舜完廩亞汝其與予治亦是古書七國時尚存者當時不舉書名後世遂不知之於文義自可考

論語讀詩蓋曰無隱讀詩蓋如儀禮讀禮蓋則起

蓋是臣答以先之勞之子路又請夫子訓誨欲求切他病痛以為書紳之識故夫子語以無倦正箴其進銳而退速也如此解方見夫子之言而求增蓋眞是理蓋為請衆章有此二字遂一例現之而不知其字於理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此自是問為宰之政與他章但曰問政者不同且仲弓寬厚簡重人也所答乃非針對下語何與營細玩之乃悟

蓋夫子答門人對非三字為句特記者攝舉之詞如此耳以此推求當是時語意蓋曰先有司不是全委之有司赦小過不是大過亦赦舉賢才非賢才者不可舉也仲弓疑是言前兩項無可問唯賢才知之為難故問夫子以知之之法子則曰爾所知者第舉之則爾所不知者人皆舉之何患於不知耶如此則上節三句既恰對仲弓而下節只重知字亦不至添作盡知天下之賢才而盡舉之也為李氏宰固無說到天下之理而四書亦豈可添字讀乎

詩實始翦商乃推原王業所自陶美宗祖宗詩人之語也史記因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則誣矣太王本身為狄所偪遷於岐陽國家草創諸務未遑不減為幸豈有希冀非望之理孟子創業垂統之言為得其實至泰伯之讓或云讓商或云讓周延無定論朱子於註中兩存之蓋亦不能揣而斷之也以今思之泰伯之去自是窺太王有傳季歷之意故托為採藥不返以成父志亦未必謂文王必有天下而讓之也特自後觀之此一舉也讓商亦有讓周亦有故曰三以天下讓言不止一遜也自當時言之謂讓商固不可謂讓周亦不能是以其事混然無迹無得而稱無可稱也蓋無幽獨之中覺得大伯真是毫髮無憾故曰至德夫子只是想慕無窮贊美不盡以告弟子如發幽光之謂也前人有以至德與文王事殷同稱謂夫子殷人別有深意者此蓋指為讓商然泰伯當日並且謂為代殷有天下者是理否況從此正可為文王之服事安用此也至武王代商天命也而夫子為以殷後意存刺譏更是後世腹中事豈聖人之心哉

三實之說蓋無形則精實精實則氣足氣足則神固聖賢存其心養其性覘聽言動必以禮蓋已包括此義精而道

德大而事業皆須此三者乃聖賢之實
學但不言耳即常人日用亦為之雖此三者
不得故保身為要也文字賊不肯往往得天
薄弱則思慮亦足以傷氣感慨亦足以傷神此亦
仍以寡欲為本常令心志淡泊則思慮可省
感慨可消余嘗驗之凡一夜安眠則精彩
不倦而曉起之精如日浴咸池光華發越
其明效也又嘗思慮過度心胃不安夜不
成寐而畫益昏忘則日間出部閑行終日
不息令體稍倦著枕即睡矣此知勞形
不勞心乃養生之妙訣也亦療疾之良方
也若其職形本非自有則當以收放心為先
浮躁飛揚其於疲精損氣耗神較弱
者為尤甚矣予有見為之實之人一旦疾
發而不救者皆坐此也
衣錦尚絅既有錦亦何故又肯為絅故曰惡
其文之著也惡其著此便是立心第一著令
之學者且欲其闇然能闇然已過人遠矣乃

其將一切浮雜幻妄念頭一切看破下放也
戲鴻堂帖多家有兩種一木刻文敏公所
自為也一石刻其後人以原搨摹而入石者也
神彩多失其舊墨刻較真遠已是其影
再以墨刻入石則影之影矣因思聖人之言
賢者述而或失其旨復傳復遠安有本意在
乎荀卿言仁義言詩書言禮樂在諸子
為醇李斯其高第弟子乃以亡秦彼知
與世不合乃特而阿世至大反其師而不顧也
噫乎若斯者特念祿位惧禍而為之耳
豈知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耶是
又并其影而亡之者矣
仕宦功名但當聽其自至事前有了多少營
求多少盼望當時有了多少牽縈多少拘制
事後有了多少顧惜多少係戀我自有學
聖賢學君子讀書論世尚友古人即學為詩
文亦自適性天無限樂事終不成為仕宦功
名一齋號擱舍其所自有而用心於不可必亦為

不善擇矣況自有者之要且逆不似不可必者乎危且勞耶

時人有云今詩為性靈而薄考據考據之學夫考據者對詞章而言則考據較有實際但今之考據者不必確耳或反援小說雜記而疑經傳正史則益非矣要是見理不徹也若其博閱而切理固也有破從來之惑釋前世之疑亦快事也當其縱橫穿穴四通八達官止而神欲行蓋亦自適其適而非必今詠之為性靈也

道之體無所不該其用無往不濟聖人有是故參天地民物合而偉之若老氏之內守佛氏之解脫則自知不能而遁焉者也自贊曰元妙曰秘密要皆逃於空虛寂滅之域令人不可執着固知其中藏之有限矣然中人以下無有不可與無何之事師其意而行之則亦是一法雖智慮不足周身才能不足治物而人無責焉故曰游方之外此所以儒者之道千古不易而彼二教者亦終不泯也

周公大聖人而雅頌之詩多其所作被管弦流金石感天地動鬼神騷也詩之道甚大而非後世詞人墨客之所可假託也孔子大聖人而三百篇皆受裁於正樂采風之下天道備人事決而未嘗作詩故云述而不作蓋唯聖人能作亦唯聖人能述漢魏之詩尚有古意後則講氣格講聲韻愈降而去古益遠矣聖人皆理學也其為詩則言理者亦有之言情者亦有之情莫非理也要以情為主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屈原之騷支其體而義則同其出於愛君憂國有鬱結不可解之思焉杜工部集憂時念亂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鬱勃於中而忠深義厚以發以來一人而已世乃有謂屈原怨懟逼讒所以不取又有謂少陵不忘君國為熱中者如其所言不知當成何世界耳

雅頌之內多理道之言然自是詩後世理學乃以作詩而全非詩也漁洋謂自當作語錄何必為

詩病其全似禪家說偈耳詩有別解委婉曲折音在絃外即其鋪陳終始悲壯淋漓亦與文家不同不獨說理談道也若以講太極講存心養性便與歌訣無異豈復有詩音哉知詩者莫若孔子而未嘗有某哉章〻哉句之作豈不能哉以為言各有當耳以此疆入彼畔孔子所不為而後世每欲侵越何哉

春秋時各國有史惟魯以周公之後其史法一本周制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謂周禮盡在魯也隱公以前悉本舊法無甚差繆以後則時君漸非人心亦異史官多以私意增損顛倒淆亂是非失實好惡不公於是全失其舊故孔子脩之以明周道其褒貶予奪皆周家大經大法所當褒貶予奪也故春秋一書乃孔子憲章文武之實事後人乃曰假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又曰聖人以天自處全非本意矣始於隱公終於獲麟此是聖人手定之迹弟子傳之流於吳楚非有他義也孟子竊取其義蓋亦指周道而言其事其文蓋亦指未脩之春秋而言史記稱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當時自子游子夏輩言之故不能贊一詞也自後左氏為傳記其事迹更為詳備於已有是非之謬公羊穀梁各著傳說更多異詞夫三家親受於聖門者尚且如此後人又烏從而知之

春王正月言此書所紀乃周之正月恐後人誤認為夏則所紀全非其時而指趣不明大法亦墮蓋魯史本以此元年元者始也曰初年亦可當周體元之說皆無所當真膳說耳又夏時冠周月四字尤不可解周之正月夏時為冬則當云冬王正月不當云春也至不書王及無秋冬之類或舊史失之或弟子所傳已有殘闕皆不可云不當即指此為聖意也

管仲之事朱子不是而下陵日滿拱故忘君事仇四字如之聖門問答原無此語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蓋恐其不死於理有礙故質之夫子以求其至

左傳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管仲仇也
請受而甘心焉是其意
甚明

宜入桓為兄亦無稽
但桓與糾皆庶出
而糾亦未嘗立為
世子則桓糾惟齊
臣民所立耳桓出
在先糾則亂既作
知乃不能與臣民
與討賊定亂而亟亟
出奔此其不足君齊
亦明知重奔魯而魯
不能庇乃出於路殺
桓之詐未及奔來詐而
召忽再不能出一謀
以先糾於死則其為

曾耳夫子於子路直不答此意於子貢則對之
為小諒比於匹夫匹婦之自經其意明矣仲奔
子糾奔魯子糾非其君也依托以避齊禍云耳
追桓公自莒入奉子糾之命而往殺桓固不義
矣管仲者桓公之仇桓公非殺仲之仇也其殺
子糾亦討其素殺之罪耳召忽死之或其謀
奔出召忽管仲請因亦或知桓公可與有為
也不記前嫌而忘大計也桓公既累因而命之
為相其寬量固有大過人者又非尊於子糾
之國爭國而甘心於其兄者之可比也管仲而
死是自以為賢其殺兄之謀而欲始終以成
其行非小諒而何夫子豈肯以忠節為小諒
者後世若魏徵之於隱太子亦善死之之
義隱太子比於齊王欲害秦王而魏徵太
子之傅也既不能諫止又離佛而從死則是亦
與其謀何以對高祖若魏徵者當以傅太子
善狀待罪焉可也死之不可也魏徵固高祖之
臣唯高祖命之可也太宗既逢胄之家而

齊人所不與又明矣
無論其兩兩對與桓
賢否已相去已遠矣

桓奔莒在前糾奔
魯在後此信非是
宜另議

有此事亦非高祖之臣之所得而左右也子糾
尚非隱太子之比管仲亦不與魏徵同而謂
其當死之乎非小行乎
管仲當三仕三逐是時固未必居官於高傒
第言其才或此時薦以代高傒之位或其在
齊之原官尚未可知至仲既與鮑叔相知胡以
所奉不同或糾出奔時仲已不能居齊而桓之
所不行其奔魯亦避禍目前而未嘗有意他
日之立迨難作桓出而後起尊國之謀令仲
殺桓而已不及也往召忽管仲皆子糾之傅
又以子糾為桓庶兄皆無所據前人不至丟
春秋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固以為魯病但
不著之桓而謂稱齊人或已立桓而齊人因欲
殺糾故以師脅魯而殺之然桓已甚矣桓
之沒而豎刁易牙為亂五公子爭立莫尤
而致之者也仲經言之於前而無益是又與
魏徵同魏徵相太宗諫行言聽而太宗身後
之敗殺無未已則其志能此古大臣之正君

亦可知矣管仲之器小子所爲誚武
程子嘗自言少時甚弱。讀不能終篇。清心
寡欲。積漸久之。至四十以後。日益壯盛。晚而
不衰。以此知天下無不可壯之人。世有字羸盛。
少年恣意縱情。甫及三十而已亡者。不可勝數。
其稍知檢節者。僅逾四十而疾日增矣。古人四十曰
強。程子是也。今人四十已衰。是先盡知。不特此
也。仕宦功名。文詞譽望。其少壯炫耀者。往往中
年而殞。孩提聰穎。稍長無異。或竟終不成器。

皆是理也。前人言日方過午。疾忙收斂。以蓄明
日之光華。歲方過夏。疾忙收斂。以養來年
之發育。天。地。且然。而況人乎。
小說所傳霍小玉事。李益薄倖無行固也。至
既有才即致亟配亦當循例來問名之義。胡
遂委身於人高之其後之厭薄而棄絕即在綢繆燕
昵中乎。唐時風教不立。自晉以來閨門無禮
放誕不羈。而士人處此道喪。廉恥不可爲。元微之
會真記亦甚猶謂之善補過。後人至演爲傳

奇。識人耳目。而自不爲怪。嗚呼。男女人之大欲
而發乎情。止乎禮義。則先王之教存焉。所以
完其羞惡之良。以歸乎中正之則者。聖人之
心良苦。而化行亦匪易矣。漢氏儒生猶有匡
劉等發明其義。至晉而一切放廢無餘。唐太
宗英俊。滿朝曾不留意。而禍首亦數世未已。
其在下流。又奚責爲。世徒怪李益之負心。而
不敘至自薦之羞。抑又何也。士不養才能文學
而以守身立節爲先。應免辱哉。莫慎於

進。見之始也。應無貽悔也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只此
三句而異端之言性言道言教。無一不與此
相背。其失目見矣。不須更與之辯也。道即達
道。親義序別信。其理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德即達德。知仁勇是也。以達德行達道
則道無不善。要必先有此之德。備於身。而後
能行五達道。其要總出於誠。誠者實也。合
實而後空說虛。既無是德。何有是道。尚待

辯哉或曰聖不可知化不可為是非言神妙乎
曰聖人之德渾淪汪洋而難名其道亦渺茫而難
測蓋生知安行大賢所不能及況其下乎然德
實即知仁勇之德非別有所謂德道實即親
義信序別之道非別有所謂道自異端另
立一名目說至虛無窮者欲其實指之而從亦
不能也但云明心見性不知所明何心所見何性又
云知者自悟而不知所悟謂何也至君常事物
天下高者自見得形上之道天下低者都只見
得形下之器此是資質所限而非道有二也若
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用力之久至於知之成功
則道固此道焉嘗有形上形下之別彼只為
惝怳難齊之說以驚愚人可矣遇明眼人則
難行矣近閱理學諸書覺得闢異端變不
免詞費蓋西先將聖道說到得元妙則似是
而非處不得不連篇累牘有如爭訟也其實只
須將大學中庸實實體會做工夫自見聖道
本末曰靜曰敬總只求完得一誠耳嘗須文

辟氏濫於晦本旨哉
二氏著書立說其大旨不過謂天地萬物本自
無而之有我則欲其自有而復返於無耳舍此
之外固無他義夫既有天地自有萬物有萬
物則有理有欲聖人假道之教正欲節其欲
而全其理以還天地生物之[illegible]心天地何心聖
人之心即其心如二氏者是欲學天地之形體而天
施地生皆為多事故其學視萬物若無有自
以為能到未有天地之先也然則能無天地乎能
無萬物乎二氏亦固不能也然則不萬物以空
待萬物必處即能止其相害相戕一切變態而
含厚德於自然乎二氏亦不能也夫既不能矣
而猶強名之曰道欲以易天下其誰信之而誰
從之今之從二氏者亦有矣特中材以下欲借
其途以容其身其高者亦因以保其光而晦
其明如是止耳天地萬物非所及也盡人物之
性贊天地化育亦非所知也
孟子惡異患其有害一言即支哉辭之禍宋極欲

說秦楚羅兵縱露大指即及霞云之哭勿時
隨之似覓孟子言之微遇迹讀史至南北朝之
際君臣父子兄弟禍變相尋橫流滔天不復可
遏而孟子之言始大驗矣豈非先覺之聖哉孔子
贊易作春秋究履霜之戒謹冠履之防嚴
斧鉞之誅蓋東遷以後其端已兆見微知著
孔孟同此心也孔子所以呈之於歷聘孟子所以惓
惓於齊宣滕此志也既不見用不得已而著之於
書形之於辭猶曰後世有能用吾言者出可

補救於將來天地或不至於遽息生民或不至
於遽盡不幸二氏復出而攘之魏晉以後焉
信殊隱禍變尤劇當此之時雖孔孟之書
不能救矣何者利之所中已深事勢相激濤
驚浪駭變其世者隨而上下非微言大義之
所能挽也李唐以至五代彼善於此時或有
之而大綱則同至宋先子發明程氏之學以紹
鄒魯之緒而後孔孟之旨炳煥於天地之間讀
其書者始不敢為悖理犯義之事蓋先子者

孔孟之功臣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嫡脈
也後人猶必欲立異直足以自形其狹陋甚矣
至為二氏之助獨何心哉

因果輪迴其說至為粗淺又狹陋而不可通
然亦非佛氏本旨其徒演說支離汗漫而
為此耳或曰傳記所載豈盡誕誣曰因果誠
有之或精誠所感或怨毒所結天地氣化亦
為所凝滯而驟不可開故有雖隔世易形猶
影隨而不能解要是偶然而非天地之常也

或曰聖人不言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以至五福六極之事
似皆類乎因果之義然六言書世或及子孫
而無來世再生之說者洵離憑轉生忽忽
既無裨於世教且如本非天地之常故君子不
及之聖人之言明白直截但曰善不善曰惠曰
逆人第自問何如而吉凶禍福可決矣歷觀
史冊所載前代事蹟彰明較著其應如
響豈不可以警人心維世道而必托之空無

僅之鬼怪特習不信之愚而溺大道之蔽則何為乎世儒好談奇異又加傅會文飾自謂勸戒頗著不知如其言而詰之固已不能自全也輪迴尤無據有之亦如因果之偶然而不可以輪迴名如其說則天地不生人物亦可何苦而為此勞勞耶

封建井田後世必不可行封建蓋自上古之世中國亦如外夷各分氏族各成部落聖人因之有功德於民者又續封之使主其祀以奉天子揖讓征誅更嬗迭代不能改也至周更大封同姓於是海內無遺地天子所治僅方千里法制相維諸侯皆守土之臣而其後遂強凌弱衆暴寡晉楚齊魯各務食并無以至七國角立雄長莫相統壹秦因諸力遂滅諸侯而定為郡縣夫道德之定為諸力必然之勢封建之易而郡縣之必然之勢也天時人事如水流趨下聖人亦無如何也當周之初尚不能遠見及此雖見及亦無如何也井田亦然自唐虞時生齒尚少承神農以來遺法民間盡力稼穡已有規模禹平水土因而修之自易為力商周益加講求遂臻至善迨列國兵爭封建既壞而井田亦廢矣愚嘗論之封建井田一時之法而非萬世通行之道也今人知封建之必不可行蓋由漢唐以來禍患彰著了然於胸至井田則後世儒者猶以為可行泥之取周禮而圖畫計算以為溝洫畎澮之制無地不宜不知三代之井田原非盡土地人民而區之而劃之也古今不同而地形無改今就各省地勢觀之惟陝西因涇渭可行河南因翟洛可行山東因汶濟可行直隸因漳衛可行其水既近而土亦平故耳然此總數府州之地耳其他地勢高下近山而沙磧瀕海而斥鹵不獨不能行即為井田之制亦不可得孟子言井田獨於滕者蓋即今滕縣之地土既平衍又滙湖諸水為井田力省而功倍故也故為滕策莫善於

此蓋由於畏於者何以不言地形不復收也孟子豈迂疏謀國者哉況丘陵毋受田還田已無其法并亦不敷其數四種文忠所謂必塞溪壑平洞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且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心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諮天下之地盡爲溝洫其言誠明切然亦未知三代井田原非天下皆行非不欲行不能行不可行也世乃紙上談之好其所言一出門而已躓矣

人有少時頗明了壯大忽異老而轉淳安不遑者見之輒爲咄嗟累日謂識解當與年俱進豈有日退者耶思之不得其故久乃悟曰此不慎獨之致也暗室之中不加提省心體日以蒙昧特不如少時而近乎且漸移漸遠人不知已亦不覺也見者諉其忽然失德不知其暗長潛滋由來者遠矣可不慎與

愚者愈好自用愈自用愈愚賤者愈好自尊愈自尊愈賤旁觀者嗤之而彼昏不知也吾嘗見此等而無如何有人謂當規勸之者謝不敏而已此盧扁之所望而反走者余何能爲

戒生定定生慧佛經精語也實踐之則與聖道夫異戒者守其法律是硬捉住此心不動久之也便自然所云定也因是遂得常閑常静而知識解脫生焉所云慧也聖人則曰知止而後有定是以理明爲定目是而安而慮而得而心之全體大用皆在是矣何以近道要知先後若未嘗格致而先誠正是理之未明更立之意豈有不錯便是走入岐路愈走愈遠矣蓋佛氏只爲一身聖人則爲天地爲萬物爲一身則究一身即了爲天地萬物則非實者天地萬物之性而道即不備其發端變不同其歸格要自異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謂亦莊生精語也若孟子則有三自反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確之實之有因心致力所在豈

非以言詞自解此又聖賢之奧乎莊老也
以上二條以先後言賓辭之瞭然矣
識見卑氣量小宜是學者大病今人應科舉
一不得則嗟我沮喪或憤激不平皆坐此也此
病不除終無出息其得之必志得意滿後來
成就亦可知也學者須脫去世俗方見本來其
進無量不可量也何也心思智力一有所圍反來
覆去總不出此圈子一旦跳出其外乃見天地之
圓方區區榮辱得喪何足攖懷不獨造才者

於此觀施者亦於此也不獨卜成就者於此覘
福澤者亦於此也
問處事如何得平允曰公則不偏明則不蔽不
偏不蔽斯平允矣曰能斷何如曰能斷豁不得
在明曰士不貴膽決乎曰膽決者勝敗之道也
勝敗無膽決則利害眩於其外死生惑於其
中事機既失覆亡之禍立至故以膽決為先
曰戰不貴謀乎曰膽決在我進退自如若眼
前眩惑何謀之有曰謀貴萬全將須持重

何以膽決為先曰萬全持重者不出萬一之計
以希徼倖也無膽決則謀已非矣何持重萬
全之有曰膽決即勇之謂乎曰勇之因心也無
膽決則中無主有猛士而無所用者矣曰
膽決有生於勇者乎曰有勇生膽決者有
膽決生勇者勇生膽決一將之任膽決
生勇總帥之材忠義之性根於天而學於
眾故三軍之勇皆其勇也曰何以能謀曰戰
陣之事勇生明乎明之事公生明

今人事事要追古人乃無一事能到古人無論心
思才力萬不相及即其超軼絕羣者雄長儕
輩有餘與古人較相去尚遠古人專而今人並
故也夫以古人之心思才力專精而成一事今人左顧
右盼乃能兼而有之其不能圓也必然橫出古
人之上益妄矣自學問以至一能一藝莫不
皆然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古今之不相及亦
世風之愈下也為之三嘆
非分之事甚章其而之不成謂禮可而厭外

者戒也或反因此得力者有之
人情好逸而惡勞喜甘而厭苦甘與逸則不求而得不
得已於勞苦中求之乃有從勞而得不得逸
辛苦而竟不獲甘與且爭為之不已嘗之人
亦既親嘗之而大悔之矣猶磨影息之聲
後之人不聞也總之此曹有絕期嗚呼彼
所謂甘與逸者因於勞苦之所自來辛不獲
者勿論幸而得之而勞苦不得此類以保無端
何日得舉頭天外也

京師每有小兒伶俐非常及其長也昏蒙鈍拙
亦猶恆人偕者多不解其故以問於余余曰此
無他人之幼也其心虛靈明耳目皆靈及其
長也利欲塞於其胸日積益甚耳無所不聽
目無所不視是耳目皆廢不昏且鈍將焉
能乎京師小兒我了弟讀書原以疏
瀹其性靈使心與耳目無用若為讀以科
第文授之以腐爛之時文亦將拙矣舊家
漸替多由於此何可不思

前二条移於後下

可窮不可貧可富不可賤是人生大若畫一勢
中者一日不可無發究之得失而命竟不得
者有之饑得而旋失者有之得而不償其失
者亦有之妙法則所作所為皆勝不得已之
事無端苦惱了此一生不大寬乎既而學
者得須先破此關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恆言也能以當局作
旁觀乃是大智慧耳世以當局旁觀決是
兩人故清者自清迷者自迷而不知我自當
局我自旁觀無勞外索也能此須先有本領在
若常人旁觀且不清何論當局

世有好給人者無不知笑之而惡之也乃又有好
自給者旁人曰事未可知也方更怒之以色而
拒之以聲（然人之拙）又出給人者下乎

近閱書有知至道者天不殺那元氣者地不
滅二語似道家語也殊可入思議大抵佛老
二家多有理致但較之聖人之言則偏端
耳故曰逃於本人之門者難為言

印因書者互摘
錄為名畫舍論
文矣也

問能愚人〻所不愚能受人〻所不能受是大
有用人否曰是然此非空言也正於此時鍊
其志操鍊其才猷鍊其膚革筋力乃為
有用所謂咬得菜根斷百事可做者正此
此耳據以將降大任與德慧術知章入
論乃得

而讀書所以養其清明之氣葆其虛靈
之體間七歲就傳為之正句讀熟白文即將
大意為〻解說十一二歲即宜將左氏傳文
理文法語氣且讀且解而間以明代時文暴
請俾知古文〻與時文原非二物聞筆學為
時文其稍有合於左傳語意筆意亟獎〻
勵之十五歲後國語國策史記漢文皆可漸
次講讀總以令其開眼界。擴識趣。深
遊流行不可逼。拘自入學至二十歲無獲一日
曠功以後優游饜飫自能循途而行轉有
外物將不能奪益天趣流深俗塵自遠
視一切無味都可厭也如此則可望其成矣

此謂沉淪正自有用

非云出仕即置〻不
讀也若內官正多暇
日何可坐廢而外若
學官亦豈有詩書
棄置〻煩耶

尤可慮急功求效驟學以時下時文令自幼習
其陸板面目雖有性靈皆為淹沒後雖
悔之不能拔也

舊家子孫何以不如祖父其祖父皆由艱難
成立又天資高明往〻不藉師傳自然超
軼子孫既席安逸又屬中材設家無真
傳則詩書〻業廢而文雅之脈絕矣所
以子弟不可不令人〻讀書者命運必不能
齊其騰達出任者不暇復及此事而淹
滯沉淪者。正可以潤身。訪俗。其功令讀書
其傳綿〻不絕則其興未艾也若自不得
志憤而棄其故業又或子弟頗尚可造而
急於稍授者是葆其祖父而大負教為〻
恩也不得於身亦不得於子孫矣能無為雀
齒〻譏乎

至左氏無體不具無法不備無奇不有無
妙不臻只看一部書無一篇重者此是何等
才學何等精神何等力量學者但覩〻復

〻況階段味自然心花怒發有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以此為時文何有塵氣土氣入其
筆端明代時文多由心得技能縱橫變化
秀絕恆區讀之皆可啟發智慧而不能
以尋常蹊徑求之弟子少時胸無宿物
技能領畧其意指彷彿其風味久而與之
俱化若一走蹊即有明眼人為之指點將
不能舍其所有而求其所無故云不能拔也
能讀左傳則若公穀若國策若史若莊騷若南華一
切無不能讀能辨明文則 國朝大家名家
無不能辨此所謂真傳也以此合制科之
規矩法度一特摸之間耳而其妙有超乎
體式之外者矣
法章妙變無過於經崖擬乎此妙篇法股
法段法句法字法皆有之以言乎氣不如此則
廉以言乎格不如此則板以言乎機不如此則
滯以言乎神不如此則疲不特此也調聲響
必啞設采色必暗蘊臭味必腐技妙無過
於此者自前所列左氏以下各書無不皆然在
有心者自求之此又真傳中之妙訣也以古
文為時文之定軌也
所謂以古文為時文者非彷彿其音聲摹寫
其句字枝枝葉葉而為之也謂得其傳神御氣
之法而變化因心屈伸在我離合反正虛實
主客開端偶古文如是時文亦如是也不獨大
家名家即逢時之制義未嘗不從陽開闔
闔瀦氣內勢雲驅濤湧泉采自流合讀
者一見自驚猶前三影如此時文烏有不登
登上選者乎所以能在都在經崖擬乎只須
用心領而意會之耳
第天分高者一經指點便能領悟引伸觸
類不煩多言中材以下則須逐處指出合讀
記文隨時提省之務因其才分略量也語曰
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勉為肯習能習何巧
之不可階
第敏鈍不一不可以其敏而不教世以敏而敢

者多矣亦不可以其鈍而不教世以鈍而成者亦多矣謂之易為有易变鈍者之心志必確故也謂之難為有難变敏者之心志多浮故也誨人不倦教且多術毋輕情毋輕棄毋迫促毋弛懈日案月化莫知其然已玄元流恒等哉君丈矣人家得一善教其益無窮有善教則有善學有善學所令品之善學又為他品之善教薪盡而火傳與天地無盡可也

子弟讀書以治經為主閱史為佐經之理明故史之是非可斷也經約而賅史雜而博教者可以史事令論其是非而引經斷之其非是者與之講明更定或因類旁及或不類連引為之析其同異辨其疑似皆所以拓知識而見本原也此為有用實學他日不至有面牆之悔史浩繁非歲月能盡中材以下不能驟得要須宜先以溫公通鑑朱子綱目授之

前所論者為文之法若其根柢自在經史雖時文古文淺深大小不同場屋之文與傳稿之文質文華樸亦異而其源於經史一也四子之書靡所不該本之於經而後義理充暢本之於史而後事蹟包羅所以函字宏富波瀾老成非如輇淺游談不耐其繹者也其實經亦文也史亦文也時文代聖賢立言或類訓詁或類風雅或語極天人或事關典制不得不取材於經史則史記漢書文體具備而春秋左傳包括無餘撮精取華俯遺萬世蘇老泉以文讀經史而論融經史以為文太史公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非踪嘗浮摭者所可驟語耳

人之所稟不殊有能記者有能悟者兼之而又好學必為大學問人不能兼則宜各用所長亦可成就然能悟者賜性靈根也惟靈故才超而思雋雖未見之書可以觀指而知歸未到之境可以察迹而見遠雖短於

彊記而無害也故記者耳目之功勝心思之用
微教者宜專從處處靈變啓其悟日引
月長旁推曲喻亦自可變化也悟與記俱
有大小多寡在善教者因材而施無棄
人也子弟不出此二種教法亦不外此兩端書
有善讀不善讀教有善教不善教不善
讀者以逸善讀者以神不善教者事倍而心
勞善教者逸捷而功速

相人以心毋相人以面觀人以事毋觀人以言卜
人以終身毋卜人以一日於人也如此於己斷可
知也於己也如此於子弟又可知也家之有
教教之有法不必明列規條輕重本末大小
先後灼然無疑也子弟教則家之人無不教
匪獨一門又可及於九族匪獨當時又可及於
後世吉莫吉於此祥莫祥於此也

胸中一團天理眼前萬種生機此是何等快樂
若不讀書何從得之凡讀書所求者此一種
境界也至此則富可也貧可也貴可也賤可也
何有窮通得喪擾其天懷者哉

天理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合之成一個分而之物則
千端萬種無不具足稱之一物一太極萬物共
一太極也學者欲合此心於太極以之應物萬
變萬事都爲還一太極惟無形者能之故
爲學以存心爲要存心以寡欲爲先孟子初
不言太極而其義已顯矣故知太極圖說自
宋儒發之而非其剏獲也天地生物聖人付物
一而已矣賢者去聖人遠矣學者去賢人又遠
矣今學者去古學者又遠矣然而學不可已
者譬之於鏡日日而磨之亦有不明者不以
物蔽之亦有不能照者不得以其一隅之明而
謂一日之磨可廢不得以其一端之收而謂
一隅之明無蔽雖其爲制舉之學而讀
者固聖賢之書即一隅之照一端之收而
人物之受其益者不少矣況真能拓而充
之存乎其人初不相妨也此制義形式之大
吉也

人少年多受磨折後來便得多少便宜蓋
視世間不如意事習爲君常而不以動於中
也不動於中則不妨其應爲之事古人大本領
多從此出若身所未經何於懷而措於事
往往數十年消磨不盡

人不讀書縱爽者流於市儈謹厚者亦近
於村傭即或世家子弟條蔭稍存亦且非儈
非傭終身如墮雲霧其可留於後也幾何
子弟敗於不教者多不教子弟由於不讀書
者多非不有教者不知所以教也古之道之於
讀書而不遑他務者豈欲爲科第計哉

凡人病莫甚於自是美莫大於虛心自是者心日益
高學日益退品日益卑矣虛心者心日益下學日益
進德日益崇矣夫人見他人子弟之賢才者有
不知慕之也至其子弟則自其幼也撫摩之而惟
恐傷其意其漸長也縱任之而唯恐失其歡
他人見其然也雖慮之而不能言（佛非非謀不學而然）自是之根已
深則護前之病出矣欲其爲賢且才也得乎此

固父兄之過也虛心者衆美之所集也自有以納
之凡可以增其美而釋其回者如百川之赴海焉
而不已雖至聖賢可也天生而能然者百無一二
爲父兄者其可肅思汲汲從善如恐弗及耳濡
目染有潛化於不自覺者矣

何謂善教知所以教也何以知教知所以學也身
之所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一不与爲學相合
是無在非學也無在非學則亦無在非教矣若
村學究所爲是學將爲煩昔斯人之長教又
何從而入非教學半相生相益教善之而不能
者也

閱 明理与作文是二是一日四子之書所言皆理理
不明則膚淺晦昧如何爲文不獨四子即五經諸
史何一非理析理至於毫芒然後能左右逢原
或正言之不能者則反言之不能者則四旁言
之引伸觸類曲暢旁通無非此理也不可謂
二但作文又有文法則不惟明理更須達於情
而曉於事乃能領其意味會其精神而後於

題為無感也文法有離有合有擒有縱有屏函有兜裹。有頓跌有開鎖有倒插有反襯有互翻有反覆有虛實相生。有詳略相避總之曰氣曰格曰機曰神　用筆之法則前言懸崖撒手者盡之仗工在藏鋒不窮是又不可謂一也

制義之初本以解經故命題結體以正大渾穆為宗行之既久則題境日以開文體日以變而文思亦日以新此固天運之自然人特隨之以轉耳蓋不得不然而非人之所為也凡題有言理有敘事。有若問。有詮述。有提頭有拖尾。有過脈。有更端。有旁及。有引證。有連排。有銜遞。有平對。有側寫有因語勢為別又有截上截下。上全下偏上偏下全。吸上下縮上。以及義在字中。味出語外。多因題位而分題既不同矣文安得同於是法生焉均是法也用之者又不同各因其才與力之所極於是氣格機神依然高卑判焉

文以氣為主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或一鼓再衰及一洩無餘者皆氣不盛之故也盛者足之謂也有奇氣逸氣雄直之氣醇茂之氣往復流轉之氣總之以清為尚。貴善讀古人之文者自得之其疾徐輕重妙造自然蓋亦視其所養矣

高古之格格之最上者也非揚厲所宜然不可不知不知則是不善讀古人其他亦不可得也次則有宏麗之格遒逸之格警鍊之格峭邃之格幽雋之格淵博遠瀟灑之格雅人各有所近不可不兼能也格雖不同而總之以典雅健為宗斟酌於古今之宜銓裁於性情之適故擅有衆美而無往不合也

文有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泉之待決而通流若花之待雨而怒發不流則已流則曲折洄洑波搖浪盛而不可遏也不發則已發則偃仰睥映香流艷飛而不能已也此機之為也旁羅側孕危特闢生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此

機之妙也有在心而先得者難點筆而更生不可執一所謂指與物化者耶一言括之曰活

寫真者五官具而無神則不活五官似而神不肖見者終不謂真也（太原公子風采照一座畫須傳其神也）作文之語言文字亦以神者追乎語言文字之外者也故曰神取題之神固也非文亦自有神（者不依）韻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也情與境會興與物俱登山而情滿於山觀海而意溢於海俯仰藤筆有不存乎其先者矣或宕往而不收或弥漫而無際觀者歎為絕倫軼群而不能指其所以然也讀文者曰神致曰神韻曰神采有之為上乘無之為下品也

問事文而不及辭何與曰辭在其中矣言理言法言氣格機神非詞而何古人曰辭不備不可以為文易書詩禮春秋經傳皆辭也辭各不同國策史漢以至八家辭又不同吾既誦之而解之矣彼之辭即我之辭焉他求焉若莊若騷若六朝駢體又泰而用之亦可云備矣何難於為文

稱人皆曰不元為文亦無他求其不元而已但兩時文場屋討之如何能得

場屋舊有揣摩之法不外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二語實妙訣也然所以能新仍在善讀不讀書而求新未見其可

曰時文之辭顧又不同奈何曰吾固言之矣有明諸家（國朝名家）大家皆時文之辭也曰場屋之文顧又不同奈何曰以吾所言理與法與氣格機神求之其辭必矯然異於時俗之所為具眼者必且激賞之不賢能乎時文以求時文則時文必佳趣乎場屋以求場屋則場屋益貴如所應勢必取已售之文而重摹其句字仿其音響其辭或近矣而理法氣格機神全失將絲售乎剽竊為文數見不鮮資質稍下者遂成陳飯土羹揮去惟恐不速何辭之有故為文者知以辭求而辭自工以辭求之而辭反拙曰然則墨可不觀乎曰不觀亦非也要自有其所以[illegible]之故後命之曰中言如矢之破的也昔人又曰入彀者指於度之謂也知正鵠所在而後發而應弦要其（於）心而注（在）手（與何量）前此矣

問讀書之法若何曰昔人有言目過不如口過口過不如手過蓋口遲於目手遲於口欲從容以盡

日本中有三詞之謂
讀以口自到口為也
我不言之恐在於心
在口在此神耳在
是我神得聊於此
中有妙理今得聲
入心通之默讀者
會此

其詳。速則渦，滑則不留；遲則滯，滯則不玄。此善言讀書者矣。吾又有一法，曰目在，口在，耳在。蓋過者，分言之，境界各殊；在者，合言之，協精神處到。目在何也？一句、一字以及偏旁、反切、點畫、注解，無不至於目者。口在何也？轉折、斷連、抑揚、疾徐（遲速）、輕重，隨其語氣而口傳之。耳在何也？口傳而耳聽之，以驗其合離，辨其同異者也。且以詩書言之，如典謨訓誥，各有立言之體，各有命詞之意，依此法讀，如見其人而聞其聲

如空棧則不用喜則苛字讀者將則不同然乃而字清而不枚因而不滯令在於此事之生動氣之法請神之光五六皆在於此段謂之妙訣

也。風雅頌之作，則體發而意又遠，知（且）曰音聲與性情相入，以長言詠歎感使人流連而不自已。若有以左氏傳言之，凡若干人若干事，種種詞語，探之神情，奇情得而見之簡牘之間。聞之筆墨之外，吾前古人之辭，皆我之辭。都於此可見也。說意能感神，虛理悟沉潛之而靈慧皆通，溫故知新，多有初聞要時思議，卑所不到，讀書至此，而謂真樂，吾所以有此法，謂前人之所未及。非前人不及也，未能出於人耳。

曰代言。曰引證。曰比喻。

代言即代字訣有道旨有兩比有數句如先王曰君子曰詩者曰書者曰皆是比喻如亦猶此亦如皆是又有比例而破空作二比者

問文法多矣，以懸崖撒手盡之，何也？曰：此特言其妙處在是，非以盡文法也。然無論何法，其繁皆當如是，不如是，則氣脈拘滯不見精神。何謂精神？寓雅合法何益？曰：此法如何稱？曰：凡物空御接者即轉是也。君常言語亦不得施諸紙，況為文以傳千古之神情，析聖賢之奧義者耶？夫風水相遭，波紋疊起，山雲出，峰勢攢生，豈有能布置其起止窮其痕跡者哉？故文之妙無過此者，曰斯可

謂金針示人。前人未經拈出，何耶？曰：能者之，而不自知；不能者，知之而終不協耳。凡文之法，曰擇，曰冒，曰空，曰正，曰旁觀，曰翻新，曰轉補，曰烘托，曰反激，曰推原，曰點睛，曰借穴，曰摹形容，曰避實擊虛，曰借賓定主，曰擬，曰宕，曰折，曰頓，曰噴，曰跌，曰捺，曰擒，曰擲，曰揚，曰勾，曰劃，曰縮，曰繳，曰留，大抵反正即離開合起伏，不可執一，原無死法，在用之何如耳。

之經緯杼軸人巧所同。而花樣新奇。獨出錦
心也
至若文之詩勢古從容中節如振裘之挈其領
失務者東牽西曳若舉網而亡其綱是又
安就題窾審詳布置而不可以法論者也
然知有節有字有句不外一真理真脈真氣具真則
篇法皆真矣
不讀書不可以為文而讀書實非為為文也文
不外是耳嘗作一聯云讀書觀大意養氣
在閒居大意非古略之謂謂書意之古處
耳處其溺持嗜瑣而反失其大旨也大旨
者自性而心而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是也古
人語言一字一句包含義蘊思之體之方與
身心有益所讀之書方不是只供口耳備
悅人以處家國天下之事取之於懷時時
表其正在閒編伊吾時先討得分曉
閒居謂無事之時當事而能處於事外亦
非委其事而不任也謂其閒暇有餘而泛然盡
其事之理循其事之節而不亂於其事之
分也曰此則是心何謂養氣曰得理在心前此
矣至見諸行事則氣之帥也理雖不謬而
急促迫狹無以厭人之心遂無以愜懽已之
志則氣不養之故也何以在閒居無事而
能養則有事亦如無事仍以讀書得之夫
考文析義朝夕汲汲當其時恐不能貫通
也即貫通亦不能融洽而無間也其貫通
融洽乃在不讀書時蓋讀時如此書不讀
時不如此書而無非此書觀紀之功涵泳
之趣深也以此求之則養氣之旨斷可識
矣
凡今人於名利所係不得則以為憾旁之人致
為之惜為歎之惜是知得之為得而不知不
得之為得也目處以投視物為大目待雖故
見世為重其實存物原以存世本雖也
讀書人須先講得胸中所樂者何在庶超
然於得失之間也

問經權曰經者正體權者妙用也境有夷險事
有常變不守經不可以達權不達權亦足以賊
經也權者稱錘之名謂衡其輕重而施措之
不失銖兩惟精義入神者能之曰常人不可
以用權乎曰德有慧術有智皆可用也但依
經者謂之權離經者謂之詐今人好用其私
智小數目樸誠者為愚誨老成者為迂此則夫
子所謂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吾見其畔經
日遠而莫知所底也

檢身若不及者大聖也改過而吝者愚人也昔以
有過輒喜者大賢也聞言其過者而怒者狂
夫也世以讀書為學乃自安於愚人狂夫
而不悔則讀書何益人非聖賢誰能無過
且聖賢亦有過矣稍過而能改不可及耳然
改過初非難事昏懦驕矜二者則難改惡
莫大於遂非學莫要於有恥恥者愧之情
之根明典戒之主也愧而憤恥而洗其於至
聖賢也何有護過飾過此一無恥之人陷於

庸庸茸茸之中何足齒也

問何以知人曰理也情也時也勢也以其之與
事察之無有外焉者矣曰料事有先見
之明者何道曰亦不出此四者惟練於事
而徹於幾者能之然難言矣以武侯之明
而失之馬謖成敗利鈍不能逆覩也如吾所言
可十得四五耳

古人寄書千里如面談者何也謂能盡其情
事之曲折也然此須設身處地面前無疑方

不留遠道之疑自己無惑自不生他人之惑
即如一緘題而某人寄某處交某或傳轉寄
皆具焉此即我明而人明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者
也自說自話而讀者不解其何謂讀話謂
之牛皮燈籠亦善喻矣（有戲考文童為其父具呈告病者無父名亦無物名不可知其誰何也又嘗接一書外題父親名字者亦不知誰所寄而不敢啟其為書也可笑之事多有類此流）
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至陽明也
故君子之心常坦夷陰暗也故小人之心常
阻險明者剛故君子常令人不悅暗者柔故

小人常令人可喜此其大較也而时与勢之所迫君子守道故知難而止小人徇欲故冒利而進則興衰治亂生焉平陂往復感焉然天地化育陰陽互根不可相無惟陰常從陽則有以施成物之功而善生物之化至人在上非屏小人而不用也特能令小人從君子耳其於大奸大惡則誅殛放逐不留餘孽正欲以君子制小人耳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元明其事可覩矣

凡人之修身即所以教家也為学即所以修身也然為可以為学即為修身即為教家其理在是其事亦不外是願行之何如耳家庭有家庭之儀閨門有閨門之節此殆以古禮行之今必不能然不可不踐行其意禮者體也存其大體禮者履也視其所履如曲臺之記曲禮內則少儀等篇具見義理宜時加玩味以類而充盡禮者天則雖微古人亦自知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豈必拘拘於儀節而無不合乎天則者則為学修身教家一以貫之矣記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不離不流之間真意存焉是在善学

有跪拜揖讓必循其儀其究也皆感其文吾見之矣有喧詼笑傲不守其度其漸也流為鄙野吾亦見之矣忠信之人可以学禮信哉不忠不信真意已亡禮於何設徒忠徒信放違自恣禮又安行聖人以禮教中禮者中道也中則和矣行禮之意則禮雖亡無害也樂雖亡無傷也何也古禮亦必不能行於今古樂亦必不入今之耳也然則教家如何是行禮之意曰周其情毋不及止其節毋或過也好学者自知之

自來家之不和多起於婦人以其性多猜忌好記小嫌又或偏私易感臧獲投間又或意為愛憎氣欲凌人積之不通難以理諭故擇婚不可不慎必取詩禮之家毋貪貨財毋貪族望

然即詩禮之家亦或有姿性粗疏居心妒嫉之女尚不可恃也故教家者先教子弟教子弟必以身先之大學所云孝弟慈者家之道盡矣孟子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教之法具矣萬物相感以誠况其在一家骨肉理之所在而情生焉情之所至而理達焉明於理洽於情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况其在門内耶勉之勉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異教而成門弟之福也數世之利也

世俗謂女為他家人故多不教此大惑也惟其為他家人尤不可不教且視教子尤急焉何也彼家之翁姑及夫能教與否蓋未可知設其無教而或且偏私縱任又或妯娌不和伯叔不睦能必吾女之通大體合衆心乎倘其沒縱之久漸成悍戾父母聞之雖無奈乎此時雖悔且怨而無及矣子而失教尚可補救於後女而失教豈能追挽於前此則父母不思自貽之戚也女之姿質亦復不同有生而明爽者和婉者教之自易有生而呆暗者剛急者教之〻雖難然者易不可忽難者尤不可憂是在為父母者特以為事切戒父施於令其臻於通達和平而止女近母故母教為詳然聰母而畏父故父教又為母教之所不及詩不云乎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此其法也女欲其通達何也凡人所遭或富或窮或順或逆或榮或枯或常或變或先後泰否悠終不一彼此相形皆其在室所未聞未見未親歷而身當者若非預為開示一旦出於非意則迂謬於中或充激於外潰敗決裂將不可知故欲其通達者視拂意之事均屬所常而或籍以磨其志以成其賢此則教之不可不豫也欲其和平何也和平者德性也家一家之人則上安而下悦處一身之事則分得而境寬謂之宜家宜室無美不集者也謂之厚德載物無事不成者也女在室則

蒙其寬厚之源女言道人則覩其溫舒之用
之壽順逆榮枯常變隨所遭而不改其
恒度不獨善其一身亦且裕及後嗣者也此
則教之不可不豫也
孝經圖說勸戒圖說感應篇陰騭文等
書皆與人有益子女幼時可令看文義淺
顯易曉小人易於解說又嘗童稚靈
之日皆可以助其勸懲為最正之務且足該
故事以為知識尤躍躍於書也

為人誠實不誇華衣食自然樸素不期儉
而自儉職業自然修舉不期勤而自勤
居家之善無過於此鮮衣美食與人競
勝朝酣暮樂逸意蒙為蕩奢與怠常
相因懶與貧恒相附也無論讀書上進
時亦以為戒即務常度日生活謹此二字
不得其謹此者吾亦見之矣妻子凍餒向人
乞憐之狀吾亦覩之矣反而求之存有志氣
耳死狗不扶上牆則無如何耳

世無論男子婦人皆以敦厚有常為貴不獨
游閒惰懶者謂之無志即動作無恒朝欣
暮厭者亦無志也自讀書治生皆志帥氣
而為之志氣者貴乎始終常變而言之也
如水之出泉曲折洄洑走沙穿石奔崖下
谷以必達於海為期是之謂志是之謂氣
如此則何業不立何功不成凡人志氣多由
激發不激發則志昏而氣散故[illegible]貧賤
憂戚玉汝於成然不由激發而能奮者
尤可貴也若夫紈絝業紫安俯仰無求遂
感類廢與夫因循困陋終無惕慨奮興
之一日者其歸一而已矣
學莫要於有恥何也曰恥者天真之所發
動不能自昧者也法令之所不到威刑之所
不及父母之所不能伺察師友之所不能提誨
獨此中耿耿不容自釋於是肝腸俱熱
浹背汗流則其存於心見於事者固有號
矣故恥者非尺寸自矜之謂也蘊於中不

形於外仁非此不生義非此不斷禮非此不
守智非此不明信非此不果從容文史之間
雍容揖讓之地未有不能此者不能此則
起居之動皆中有主者之所為能守此則
隨波逐流沉浮飄蕩不知其所屆也
人非其所素習事非其所親歷不可遽下斷語
即親歷之事亦為有情形今昔之殊素習之人
亦為心迹隱顯之異況欲以閉門無師之智區
變天下哉王荊公學問文章炳耀一代而其
為相也乃任己意而變天下復以新法為可行
新法者初未嘗試之而有效也以呂惠卿為
可任惠卿者初未嘗識之而見其賢也彼讀
書則無不信之書擬人則無不可用之人未安
得不敢是謂信心而不信耳目違言正論若
無聞也情兼見勢迸若無見也自以為聰明無過
我而天下之視之也不啻贅疣世人有類是
者無目無耳戚之而不能入諫之而不可回而
其後也悔之而無所及救之而不可復遂成千
古之大恨可不戒歟

古人不問家人生產謂其所志者大所見
者遠不屑屑於此也此外自有所務者在
或志在聖賢或冀成公輔或蓄德修學
正自刻不遑安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朱子語謂志有存而不暇及者此則不問
可也父少年亡有父兄經理家事亡曾屑
棄一切力追上游益堅用志瑣屑或妨
遠大亦不問可也若中材以下又任一家之
責亦當親下以育子經理得宜則貧亦有
餘用度失當則富且不足此則不得不問又
不可以屑屑為高也聖人無往而非學問
即家人生產中亦自有人情物理在耕問
奴織問婢用處亦須不少問家人生產
豈遂與田舍翁等哉且生產家人為之
間者特加檢攝而教家之道亦存其中矣
何也斟酌文質之間剂量豐儉之際均物
力協人情有精思焉有大用焉是又中人以

上者之所為不得以辱桑為高者也
士莫重於孝孝莫重於養老古者婦職惟酒
食是議何也為養老設也昔士之家俱有庖人
賓客之事共以供之祭祀雖必自為但非常
舉且祭品物亦不與生人同故知議酒食之專為
養老計也閱歷既久精力疲耗食性且變天趣
漸衰食性亦變不止需甘旨而已也家常殽
蔬或淡或濃各有宜適朝夕溫涼春秋多
寡附溲不同惟家之人知之故能隨宜節宣
議之無素豈能遽合有對案影息顧影
自傷而不敢形言者矣孝子之所惝惕而
刻不敢安者孰過於此是以家之婦尤令
親之習之而在室之女亦必令視之學之以
為職在中饋理當然也有虞三代皆養老
蓋以風示天下文王之政尊其妻子使養
其老是以康樂和親而風俗大淳其要正
在閨門切近錡釜觴豆之間而致息与
凡功皆可以讓人凡名皆可以讓人以至一切聰
明才辯光耀一時者無不可以讓人此其所
存者大矣而其所蘊者遠矣人之過之若光
風之浩蕩霽月之空明可以言質之以事
洋洋浩浩不可測其涯際者吾閱其語意
其人不以得失動心不以寵辱易念不以蘇
違不以夷險改變其品可慕其節可
欽也見賢知舊見不肖知儆耳目心思之用
無非是者每每勉諸其君子人歟其諸好
學人歟
餘食宜素衣服宜樸不獨取儉而已也腸胃無
膏脂之塞則清虛自來身體無華美之文則
真誠益積欲讀書上進未有不如此者饜膏
粱者易生昏怠飾文綉者易長浮靡昏怠浮
靡則志氣與骨力皆無有矣雖教之以嚴視
督之以良師猶無與也況儉則易足累加籌計
而已無衣食之憂所得不已多乎
凡婦人性健爽者其子女多和平性柔緩者
其子女多剛急非必在孕賦也其生而無知

惟毋是視毋徒爽技可畏柔緩技可玩朝
夕笑言色親々間有困々而化不知其然而
然者也然婦人不讀書不知常經之嘗佩
是又在男子因其所偏而矯之和平是也亦
然流於優柔剛急非也亦戒長於果斷然
而能和平不取剛急者以易至柔庶幾也抑
之教家仍在為學道在身體在心無所而
不成無施而不可（父母徒爽者子多戒柔緩者子多敗徒爽近莫明技有所微於斯之思柔緩近庸隈技有疑近師非之事々此其故也然亦有徒爽而敢柔緩而戒者則又用心与不用心之殊自見与不自見之異）

余昔讀史家慕陶侃之為人以其勤無惜陰今乎
君子稱乾々夕惕若之旨又其運甓習勞綜理
精密竹頭木屑皆得其用益其性情心思無
一刻不勤無一事不到此真得實濟非空言欺世
者也凡為學者皆當效之凡居官居鄉及教家
治生皆當效之以此昔來子弟庶無窳惰自甘
者乎不必真及陶公而受益已多矣

醫卜二者毋多學之然卜不如醫此亦不作無
益害有益之一端也醫之精者固非旦夕所
能至然大概不可不知即前所云汪氏醫方
集解本草備要二書篇帙不多言皆明白
簡易時加繙閱於辨症用藥易於識別凡
讀書居家時々須用不但為事親者言也此外
凡經驗簡便良方亦宜時置案頭以便檢查
有可配製不費力者竟造貯備用尤值若不
妨與婦子常言之如胎產及小兒諸病諸
令子々自是有益又藥有稀難得真者賑
時購之藏以待用（胎產如達生編之類次令家人曉暢其理）

凡醫無不先知藥性者只須常々檢查自然
知之然查時即須心知其意而非徒記其寒
熱溫涼而已也此与讀書正同又每藥下有單
味或三兩味之便方亦須記之為有用也又醫
家用藥知其性并知其力同一性而力有大小
用藥之不同猶之人同一病而寧有強弱堅脆
之異則同用此藥而多寡輕重亦殊矣斟
酌合宜非可泥執如東垣之書尤為得醫
之意不可不觀

古人游藝皆所以收放心暢天趣而時皆適也
今之藝惟琴與奕讀書人尚為之琴德(前)優
而琴心亦遠最為宜學能精於是(於)棋雖過
殺過而又非旦夕所能工也此外則惟奕為不
失雅道或同志常聚居多閒暇不妨畧及
但不可以為正事耳少年人尤不可溺玩物喪
志則所損實多以為戒為可也
寫字作詩學畫文人皆可為之能必須(兼)古人之
意以自適其性情若徒為應酬之具則不足也
何也我日有正事方且厭應酬之煩而反自生
一應酬之事是益之煩也於陶寫性靈何有哉
故此等各項非不為也為己則為之為人則勿為
可也
藏弆書畫文人雅事然不必癖不必聚也世間
名蹟我見之固足以快目我學之亦足以悅心
但我快目悅心之事不一古今之書古今之文以
至山川之殊態風雲之變狀花木鳥獸之形
節春秋寒暑之別候各有境界各有情思

不必盡在於是且名蹟無多終歸散滅若
因我收之因我去之反不如聽其流行於天地
之間也祖宗以來或有遺留固當謹守勿失此
外則勿庸購索聚之多則守之難并歲時檢點
亦不易致恐滋散慮之於竊(供)盜僕之甚汗損
之於心轉增懊恨昔人著録題以雲烟過眼
蓋有慨焉然亦可謂(云)達觀矣
人之一生惟讀書為急務亦惟此為樂事也無論
出仕及家居心思不可不清神識不可不遠清遠
兩字惟讀書者可致之耳經義有前賢發明
宜多識以待貫通雖老年人心力已減亦當日加
玩味不限篇數但熟熟之每有新得自覺快意
史書繁多苦目力短能亦取適興不必在多至
論古特識又在識古人之意而不在於拘泥之於考据
此後人往往自出己見操之古人行事全不相投
竊為大病聖人猶信而好古今人乃疑而不好
古豈見出聖人上哉聖人之心公今人之心私於
古人行事亦皆以私心測之至有因辭妄夢幻

之語而儼然筆之於書相何無雅之甚耶故讀史要胸中先存一聖人之心而後是非不謬況不謬於是非矣而後參以時勢乃得古人不言之意而莫以為大樂也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即讀經之法所謂知人論世即讀史之法也此即筆之於書亦莫以與前儒後賢相質證不似世之醉妄夢幻徒令見者噴飯也

幼時嬉戲無非天機風中引蔓雨裡栽花觀凍雀於枯枝聽秋蟲於敗葉種種情景如在目前故初讀書人於此等似亦留心自無妨礙且多有所觸發不必盡不窺園圃乃為勤學也但學人無往非學不學人則但成嬉戲耳活潑舞雩而所思乃在崇德修慝辨惑是在人耳鳶飛魚躍活潑流行山峙川流處處發露學固無死法死法亦非學也極怪鄉曲塾師盲吟瞎誦只須拘截使得一生子弟之中材者未必不可成就由此竟為廢物可恨哉為父兄者遂以子弟付之俾師坐荒有用之歲月以成不治之痼疾何為也耶

子弟高明者患不沉潛沉潛者患不高明二者皆偏所借於師資者在乎因材而施尤在於各矯其偏以蓋其所不能繩其所未至幼時當工說嚴而為師者亦峻直年以來則不見此學規亦不見此家法矣聽子弟之縱逸游戲放縱而為非者乃父兄之憂而可不及其天性未漓而早為之計雖夏楚不能悔也諺語云棒頭出孝子此之謂也

學詩固各有天資所近然讀古則不可拘如少陵如太白方是大家於文章之太史公也豈能不讀豈可不識其意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終古無出其上者然少陵視太白又自不同太白仙才其縱橫變化無迹可尋而天縱要特不可及少陵則如小雅詩人三百篇至性所發

探源溯流所謂尋解歸源不擇地湧出
嶔崎歷落不必其為情爲文也詩之境界
至此而盡無以復加學者胸中豈可無此
無此則三河少年與鄉曲小兒正復無異
終身坐井中不復知天之大也
無怪今人作詩有云學杜者非其時非其遇無其
胸襟無其才無其力無其學與識如何可學耶
何能學不願見者齒冷耶偶有沉著之語那
舉之句謂界得其似則可為未及萬分之一豈
得云學至精其句中一二字以爲杜律之髓尤大
方家所笑豈不並云矣黄河落天走東海豈
零波碎瀾旁支■汊而得其染者耶
大本學者於李杜詩宜選錄一本時諷
詠之自見得詩旨是古書中之一種不
可不讀者亦如離騷南華自開此一户牖
與韓柳之文為樞子古者也若他家則祇是
詞人之事不可為法
學書有能有不能爲種法帖具在不患無

師但須詳看而識其結體運筆之意自
漢魏以來源流遞衍雜合不常以臻力追
古人為貴觀其筆而指其腕可知也古字則
臂亦可知也至其點畫使轉形質性情以及
險絕利鈍鑑遠塵書譜詳哉言之又書心
畫也雖紙數行有自然之字在其意後紙
上者正爾如讀則意在筆先畫之矣其不
能者雖語之不悟也程子弟即不纖工亦
不可不令意循規矩以求端楷執筆要正
作畫方不偏枯指實則畫中有力掌虚則
從送自如此皆必不可易之法佳硯佳墨
佳筆佳紙俱當寶貴收藏與家世遺
留之法書一例珍惜篇此等皆非一朝一
夕所能有每有寒貧之士求無此種欲
購之則無其力固而不復留意至於满紙
塗鴉不堪入目雖詩文可稱而已為所累
矣年歲已過手硬指僵悔之則無及也
凡先世訓誡之著皆家庭授受歷有源流

文多親身更歷心得之語宜時覩省毋或
遺忘舊家後裔所以異於鄉閭鄙野與
崛起通籍者蓋其生而性習者存此非徒
誇門第侈情舒藝之謂也先人著作以及筆
墨手蹟皆宜裝潢收藏得所推之以至書
籍皆清傳陸續所收宜時檢閱勿致損失
文大小器物并一切服御玩好皆經先人拈
摩頗所宜簡而藏之歲時展閱如見
謦、欬也學不敢不力身不敢不修家不敢
不敎子孫不能不培養以爲皆先人之緒所
係以不亡先人之靈所恃以承祀也行述誌傳
宜手抄一帙永久藏弃其兒孫者皆令
而識之知祖父之居心行事遵守者爲孝
忽忘者爲悖夙夜孳々力求所以不愧者
其庶可必也是更先人之所欣慰也
守拙守默無地不宜而功名競進之會爲尤要
凡人處此尺寸不肯讓人當其時亦自覺得意而
同其類者亦相與附和之謂才調莫與儔也哉

欲人々皆以爲能而不容有異詞不知其口唯々
而心不許者多矣時移勢遷同聲漸寡而非之
者乃數倍於曩之和之也當此之時雖欲自
反爲拙且默不可得也而向之守拙守默者至此終
不發而其美益彰孰謂人心竟可以毁譽聲奪
功名竟可以智力取哉故曰學求爲己獨喻而
不求衆喻自知而不必人知
居家勤儉爲要固已凡事皆加意思維凡物皆
留心檢點凡人皆隨時查察內外皆須整潔抑
哉所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是也門户燈火每
晚宴息以前必親自看視所日后爲之事夜則
思之此皆勤之類也飲食衣服但尚樸素不得
見他人之華美而羨之男女婚嫁務力所足不
得艷他家之豐腆而效之所當無棄材所
餘無廢物量入爲出毋踰其分補敷式新其量此
皆儉之類也可以練才可以明德可以不虞於時
可以永垂於後世家舊族厥有令名不至於
降爲皁隸夷於村氓者以此

家有貧富之不同有興敗盛衰之各異僕人不能不用而不可不擇凡質樸者誠實者小心者本分者皆可用至其才有長短能有大小要在各得其用又有可教者教之亦可得用總以有良心識規矩為要忠謹之謂也果忠謹者雖無才能亦勿棄之此等愚魯者多若愚魯而尚且欺詐尚且分外不畏主人不聽首束者逐去之不足惜也至居官與家居又不同居官內與居外又不同任繁要與任簡閒又不同大約才能智巧者宜詳察其心術而後任之又審於任之之事而酌量其大小緩急輕重不可執一蓋用人者我自有用人之才用人之要其要不在人而在我我既能知而又能斷而又能收發進退之審運其神於驅策左右之外非器等所能知也總大要則先取忠謹矣有暫用之人有常用之人有偶任之人有久任之人常且久非忠謹不可

汎愛眾而親仁汎一視大旨總於弟子年幼分卑於人不可分別厚薄慮其妄生虧刻也故於眾則皆愛之惟其所親則仁耳仁不仁何以辨其心正而品端可為師法者是也然聖人非獨為弟子言也弟子其指教耳指教如此終身以之今人家子弟歲未及冠學終小了輒不遵長老雖黃口信口喜悖任情見者知其父兄之無教其不敗者幸耳然即此已為鄉黨所惡父老所嫉後非痛自懲艾不能改也豈非父兄誤之也耶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之言淑身善世備之矣均是守也至聖賢而獨寬均是路也至聖賢而獨平其用心處也奈何不師聖賢而甘處側身窘步之地也耶

吾自幼讀書記誦頗鈍然 賦以及 太夫人督責甚嚴至十二歲忽悟自是而史記古文無不愛且好而古詩若陶若謝亦恍然得之文字之外蓋非時師所傳也時文如程禎

太家亦能心會其所以然師雖傳之而未能及
也贈公 太夫人之教獨悚於神而識之切亦
其天性然也父母歿余年甫二十四矣大病幾
廢者數年而瘠柔既發觴諸悲源既而感近
士入詞館後家不温煙姻屢對豫憑堅持帷
以自從為念如是者凡四十有五年又累鑄
疾激免幸生從後一持節順天而宦亦游
隴鄉試再幸使兩浙還佐維衡夙夜兢
兢不敢惰怠矣以稍報

天恩而歲值桑榆筋力非昔自思流先朝
露而吾 先人之訓不得於後改我中夜無寐
肫晨發感援筆條錄自讀書力學持躬
涉世凡吾所記憶 先人之教雖而廣之
畏有心得者具備於斯夫往來者運也興
衰者時也吾家上世既衰後振者屢矣吾
又安必後之不衰安必後之衰而無振也耶
然有志之士即或疑禍不完守恭不隨但能
如吾所言朝夕孳孳未必非衰之轉機而

此條在緒語後也一條之後俱低一格寫

振之始事也且以吾一人之身疾病貧窶既
死者數凡屢律而至今日毋烏知非吾 先人
之靈有默祐於冥冥之中耶毋烏知非吾 先
人之德實不可泯沒而待以垂於後耶然則
令之所述實不可已後有興者亦體吾心而
自盡其責焉而已矣雖然駒隙易過風雨庠寮
有烟雲過目聊爾伊何人哉

祖宗之心何心戒慎恐懼之心也祖宗之事何事
孝弟忠信之事也存是心行是事為聖為賢
亦基於此今縱未可遽期而其不忘祖宗豈
非仁孝哉人之姓生於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祖
宗之訓具在也父不以之語子兄不以之語
弟自其少而習焉以為常談長而安焉以
為無甚高論也其於若祖若宗泛泛焉不
知為何許之人也尚安望其嚴憚於中祇

恭於外乎夫為子弟者皆當為父兄矣待他日而其子弟可知也言無擇詬唯其口所欲出行無定也唯其意所欲為父兄至此乃始大悔之矣而無如何矣人之所恃者天性耳學問耳天性漓而不覺學問失而不知無由至於正人君子之前比匪之傷其能免乎世家子孫為狂為愚為頑為傲以此而喪身滅家覆宗絕祀者目覩耳聞蓋比比也可勝毋懼乎懼之如何祖宗之訓備矣具在也念茲在茲而已矣釋茲在茲而已矣

讀明史紀事贅筆 綴
十一條

古人以虛心為學凡為學無不虛心者自小學至大學皆言之以師儒考之以道藝日進不已方自愧其未能而何暇怠何暇傲周衰學校廢世官世祿為士者僅得仕於私門而其材智過人者橫出規度之外於是百家爭鳴或菲薄湯武詆譏堯舜不自知其無忌憚也而游說之徒有若范睢蔡澤蘇秦張儀但取利口而任卿相以揣摩相矜誇而無復恥心之存士之為士於斯而極千數百年矣聖道漸明士不敢肆

於非聖而無法而自是之相絕不能改惟明季
学者為尤甚焉東林不已加以復社雖始倡者
多係正人君子而聲名既盛門戶遂分小人
因而乘之勢成騎虎不至毒流搢紳害貽
家國不止吾觀明季之事而慨於學也士
君子修身見於世言有矩行有法即窮經
盡性為盡其心居已因與味一二人朋友講
習可也何必特立一講学之名號召天下為
富而倍曰哉以致海內之士從風而靡乃曰以
清議維持國是由今觀之第見狂瀾愈甚
所維持安在哉嗚呼今人能為古人之学而
不能識古人為学之心其意非不誠也後世皆
有謂予知言者予予不得而知之矣
古之学者為己所盡者己之性所滿者己之心其
得失進退亦默自喻之而不必人之知之更不用
人之贊之助之也以為吾適己事而已雖其家之
人尚聽其觀感況國乎況天下乎今也一念為学
其於学之真源尚未盡悉輒高自位置號召
生徒又大言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標榜名譽論
議是非橫生刺譏攻訐曖昧以震眩為居吻
以予奪為胸臆欲令天下虛心易慮受其裁
酌固已難矣其因而得科第入仕版益自張大
不問所居之職不治所掌之事越位侵官恣逞
排擊動筆肆腕輒同呵叱奏御之章累無
嚴忌吾不知明季之士何遂至此此其於学
豈復有第一耶維其間有忠義激發不
顧擇言後之論者亦悲而諒之然其事已僨
矣其學何有哉東林猶曰講學復社直以八
股之文招邀朋類又其下矣詩云其何能淑載
胥及溺斯真殷鑒之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以之淑身以之善世無外此者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以字義言之而大旨已明矣
学不於此着意體認乃於臧否是非刻意分
明又行之以偏私激之以意氣遂使坦直之
區忽成危礫寬廣之塗頓生荊棘一人倡之
千百人和之風推激浪激雖有深識遠見私憂

窮賤既極之而不能復遂之而不可以季之士
夫併入一途同歸糜爛為可哀也今如一家父
子兄弟姑姪姊妹以及臧獲老幼不自盡其責
名攻其事而但日摘他人之疵時卬彼家之短
積嫌所積仇忌相尋有不神怨鬼責立見
破亡者乎聖人之道豈其如此書曰王道蕩
蕩無偏無黨易曰涣其羣元吉自有天
地以來明白坦易僅卬是道僅卬是學學術
一差而其禍不可言矣一身受學之禍乃至
天下受學之禍此為不得學也哉詈人者人亦詈
之而欲以文字傾人口舌殺人誰無文字誰無口
舌哉以君子之心而與小人鬬才競智豈有勝
理況其言之道深而行之道膚適足以自
顛自作而為局外之所嗤吾以為其學之
始入已誤矣誰執其咎歟
五常之性仁宜顯義宜藏禮宜顯智宜藏
而信貫乎四者之中猶之土寄旺於四時春
夏秋冬遞嬗而不失其期者是信也仁禮春

夏也其氣和煦而昌明物之所樂故宜顯義
智秋冬也其氣清嚴而峻潔物之所畏故宜
藏藏之者在中之謂也學者全此五者而已也曰德
曰態曰量曰才曰識一失其先後輕重而學誤
争矣王者治世有禮樂有兵刑禮樂主也兵
刑副也武觀則文遏其能治天下乎以季之學
毋事為以講受禍而實未講也以季之士以學
速災而實未學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本以施於
吾心始發之意為未及於事為之著也今乃一
切罪之而以施於人物不大誤乎雖治平之世為
不可況以之末造乎
陽明致良知之說其言曰忠孝良知也必盡吾心吾
力以造其極則致也此固非大學格物致知之旨
蓋累去格物一層而又佔過誠意正心也猶可勝
云喪致乎哀而止則聖人所云喪禮一切俱可
無庸豈非高明之過夫喪禮儀節皆因孝子
之所必不容已而為之制無過不及教在其中矣
今於一切廢之而一於哀而止充其意則必人人

滅性而後爲無憾也夫豈至滅性豈非孝之極
至而於其親所憾則多矣聖人者人倫之至也
喪禮者中道也不可以有偏也由其偏而益偏之
又如佛老之親死棄去其哀爲而後已也
陽明之說嘗時多和之者至以朱子之言爲非
雖顯背聖經而不顧等歷以後所云講學者
其詳未聞然嘗聞所謂正人君子其議論
行事大類陽明之旨得毋師承有所自歟
夫聖人之學自閩闢以來不容有二雖趨步
而學之猶不能無誤況別出一途以求入聖非
惑也耶

養氣之名始發於孟子氣者無形之物也不可以形
見者也曰集義所生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則格致
誠正皆在其中矣孔子何以不言曰無終食之間違
仁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純乎理者也氣亦在
其中矣聖人生知而安行孟子則豪傑之士由豪傑
而入聖賢故有養氣之目曰養曰無暴曰勿助
長其亦兢兢於此而無一念一刻之縱軼至廣大
而致極精微矣後人不揣原本而揭以爲主究其
所爲乃正犯孟子所謂助長者所謂氣壹則動志
者蓋失去上一截専用力於下一截唯恐其不大也
唯恐其不剛也指斥當時凌轢同列其極也乃至
以受廷杖爲榮以聲震一時名滿天下爲樂嗚
呼此豈復孟子之旨哉風氣所趨遂成世運時
事從茲而國步隨艱矣於有明諸人不能無
[illegible]匪亢焉

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名言也爲學
何獨不然拈聖人一語而終身行之不能盡何多言
爲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不爲蔓之謂也有如終日力
行終身力行雖不言可也其不得已而有言則但取達
意而止達即達其不得已有言之意止則會中無
剩義言外無越思也後世不明此理一事而蔓衍
百端一物而牽連等種如說曰若者至二萬餘
言徒令閱者頭暈聽者耳聾何益於經義哉
註解初稽不過曰吾欲盡其詳也既而施之於文事
既而施之於貴人其不諳於正者已昧晤而無謂

矣而又或以扶詐行私顛倒是非淆亂黑白目是
論議橫生戈矛蜂起甚害遂流及天下矣此豈
聖人制文字之初意哉明季家々著述人々記載
殊不知其何謂至其朝廷角立分黨非彼非此非
即此呵彼短長常以故而附以深文日用恒情而引
之重典不過以目快其口舌究之是非不存乎此
邪正不係乎此何則其是非邪正分爭各擬不可
以口舌辨也宋人議論益多而成功少已是多言
不力行之驗至明人并不得之議論矣聖人之教
曰予欲無言曰慎言曰訥言曰庸言之謹有餘
不敢盡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曰其默足以
容曰免於刑戮果其有志於學聖者豈有
嘵々若彼者哉且或曰聖人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非是乎余曰聖人之便々特形其諍而辯
正所謂辯達而已者無所豈容漫以為口是更將
以誣聖也
義與智宜藏何也曰義主斷割智主鑒別
利器也利器不可以示人故宜藏也視則不用

乎曰二者隱之則德露之則才德勝則用才而人
不知矣氣不可以形見何也曰氣之形則聲也色
也有聲有色則見氣不見人無聲無色則見
神不見氣也物之當氣者必以氣競當神者
則不目見其包而服矣治世能無言乎曰聖人制文字知
天下之不可以無言在治也又知天下之必得以多
言發也示之以體要昭之以憲典範之以當王者
貴以蹙其心思靖其耳目禹夏尚忠殷尚質
周不能復然而尚文然其文一秉於天子非天
子而議禮制度考文是謂僭々則誅考諸故
府列諸王章諸侯行辭命掌以行人士有傳
言衰於大業正是以天下之文歸於一而民聽不惑自
周之末而失其道士始以文詞競而辭乃滋矣
言者不可究詰者也以言勝言而言愈起若縣
之禁而不可理也無言可以勝有言寡言可
以勝多言易曰修詞立其誠非誠則不言言可寡矣
亦可無矣蓋亦反其本矣
時習一章只首節二句已足下二節只是此內之

事非别有境界别有功候也圣人亦只是终身
学终身习终身悦也昭季学者受病处不知
此界有可悦后已思及朋来之乐此所以讲学
立书院招引同志欲以仿佛圣言究其所谓
全属胜盈客气稍有不合则攘臂而争哓口
而辩且勿论其愠者安在只此非人不知而愠乎
则其所乐者亦标榜之为耳圣人所谓乐哉
夫传道非吾徒行道非吾与圣人只在自己学
中讨消息来一节正言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只以
时习之心无始无终无界无间断传道行道听之
而已岂有意而为之哉且在孔子之时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既远道独在于孔子是以惧其失
传而天下万世将无所法守哉至会叹后人而
生民之患亟至孔子之后有曾子传之子思传
之孟子传之又得汉儒授受至宋而周程张
朱等传发明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世之学者
但学问行知求传于心无庸问世道况不虑无
传亦复何患不行而程子独于众曰此多徒

此多与也祗招疑谤而何益于吾学哉则又
矜（以）血情（作意）气而曰生死以之于是疑之而益张
谤之而益肆此一世如蜗狗而自视若渭天之
盖高试问此时所习安在所悦安在徒将以气
胜耳始毋论道异学不传矣至东乡复社将
以时文相角至于于不合而詹攀衣剥夺者与
何学之有何道之云
喜怒哀乐如何发而中节曰此只是居敬穷
理耳吾性有所偏惟理足以制之然见理不
真不全仍不能不偏也故其道在穷理致知有
见理明而情之所发不能自制者不居敬之
故也敬者内存于心外见于容貌词气不中
节之喜怒哀乐敬为有存焉者乎程朱之学
以此四字为宗只为欲约中浑然天理而无
一毫躁妄邪气之干此真孔孟之嫡传也
东林初讲学原不外此其后流为党祸固
是时移之跟然其激而成怒于初旨相去
远矣究其入门之误因（何）自不穷理始以声影

之疑行操切之事急陰陽之戰逞雄火之爭
有不至大敗者乎故知朱子補格物致知之傳為贅
聖學功臣第一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一不由
此則歧路亡羊何可追也
格物致知行為聖學之始自來講者皆以誠意
為要何也曰人各有其知而不免自欺其知小人
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厭然者是誠不能自欺
也而不善已覺於厭身矣君子雖去不善而有
其善祇自毋自欺始此蓋以其知者言不以
其未知者論也以聖學之全言之知苟非全人
之知則所誠亦非全人之意忠孝良知也能忠孝
有忠孝之事不得但曰忠孝而已也視義行序
別其擬名耳析之則有萬端合之則歸一致
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不得但舉其名而已也
不獨此也以之而家以之而國以之而天下又有古
今之異宜彼此之殊致以及所遇之時所居之
位剛柔遲速經權常變自非聖人孰能了
然出之不疑不悖者哉豫而曰吾誠吾意不識

象山亦言標致但
重在尊德性一
層說得較高耳
與陽明亦不同

其他可乎不可能則學者求為聖人之知修身
且不能編何時而誠意耶曰理也欲也公也私也
天也人也此易知者也誠意者誠此也慎獨者
慎此也既判乎其介而察乎其幾又從義必
致其精擇理必擇其要則即誠意是中得致
知之道見格物之原矣朱子曰用力之久而豁然
貫通焉聖人之一貫無二矣特聖人逸而衆人
勞耳豈有異哉且聖人之知可謂達天地貫
古今者矣豈不知井田封建之當將廢之而
必不可復哉而顧尊之為之敘其詳且盡而
無遺憾者聖人為其所當為為其所能為
而已矣此無他時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未及其時則聽之至其時而聖人又自有其
大業也象山陽明天資高邁其知識非尋常
所易及然自知而遂謂人盡知不可也遂謂人
盡無庸求知尤不可也朱子曰物猶事也豈陽
明格竹子之謂哉張魏公之於宋可謂忠矣然
此師則效其教而端以致敗誤則知有所

迩言三和之

迩言十八條

蔽也司馬溫公亦可謂識見正矣然不能釋荆公之賢識蔡京之奸亦其類也由此觀之格致豈可易言哉訟言非之直蓋混耳於人尚不能無欺而謂不自欺乎哉

今細思陽明致良知之說乃是孟子擴充四端之意但不當混入致知今讀大學者分界不清也昇其流乃以解大學謂欲立異不顧本旨之所在則陽明借字之過也

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學孟子樂也孟子謂之尚友益又取古人之善以為善而善之務愈精而量愈拓矣然論世知人亦必自己先到天下之善士地位方能確乎不移不然則或見之偏或識之淺不足發古人之微而見古人之大但孟子自言友善之無窮無盡其實一鄉一國之善士亦日誦詩讀書教注古人中來特地尚愈高則進境愈上雖至聖賢亦不能止耳

今 國家教人以誦讀為先其大旨可見矣

誦讀所以明理明理欲以治事固即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也非為為文而文在其中矣詩書文也誦焉讀焉而以為文豈者外焉者乎 國家試士以經義正欲現其所得於詩書者以何因以知其中之所存而用之彼文不可不講也窮委討原以究其理旁推交通以盡其意騰躍揮霍以極其才愉懌從容以究其氣故誦讀之功貴專貴靜貴舒徐而不迫貴恆久而不移人之悟必以漸生非可强而迫也近見有教初學者日以記誦為事愈積愈多又慮其遺忘而日日默之竟無暇生悟如所談兩腳書櫥者一無所用此大謬也況幼小神氣未足因此致傷而或戕其生者多矣豈非教者害之耶凡人之神智與年俱長世但知身之宜保之而養之也而不神智之宜愛之而護之也其機不暢則戕生不遂知誦讀而不知舊所以誦讀矣可哉

人之所宜要者何也曰身也心也苟無心則無身無身與心矣焉有學焉有文又焉有書故生子而教之是也教之而不知先後輕重疾徐之節程無教也即以為文一事言之所宜重盡慧能即甚靈慧之人不能一見而遽行了澈亦必以漸次求之進得一步又見一步上得一層又悟一層苟其精神過用則必疲心思太勞則必鈍既疲且鈍方且視學問而生畏而其於文亦必苦矣故學文者在使之以為樂所為樂則眼前語皆有天機洋溢之趣而後文可佳也如此則不特以養其心而亦以養其身而又可以餘力達於事故子弟之為學須父兄自教之而不可以無諸也苟常作一事尚須循其次第況為學乎考工記輪人云輪已崇則人弗能登也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不崇不庳之間不病馬又不病人吾讀此得教術焉

凡心之妙曰清曰遠故貴靜貴淡貴虛貴活不靜不虛則不能清不淡不活則不能遠惟讀書者能之人不可以不讀書焉是故也夫心不清則日在溷濁汙穢之中不遠則湫隘逼窄而無可行之地若是者豈能一刻居也若常清常遠則志暢而氣舒德茂而道行成故養身之術不外乎此前所云詩書壽子孫有精神曰富者此可以知其意矣

凡讀書非一法教者亦非一術也人性有迂滯者與之加意於圓活之境有蒙鈍者與之用心生動之方至本來聰穎於此較易矣則與之講求於真實之地各因其質而教之故易成蓋善反也不知反不可以言教

人心主內者也目於視耳於聽鼻於臭口於味職外者也肝竅目腎竅耳肺竅鼻脾竅口自內而達外者也然人之稟氣或有偏勝或肝強而腎弱肺盛而脾衰加以人事之偏勞則病生焉故須養其中和之氣俾之相濟相生則弱可強而衰可盛臟腑之氣皆

以供心之用心過用則精氣有所不給而或視
不明聽不聰臭味不辨而有害於其身矣故
書不讀不可果讀亦不可也𢖽為消息此〻
謂善教
見有人家尚可支而用度無節其子女每日
市食果須四五千文余曰此即不數年遂至大困不讀書〻故也
讀書〻家必有儉德非若守財虜之一錢
若命也蓋讀書者既有以召其心思而洽
其嗜慾凡其〻日用所需皆有道理存而此種
不可解說〻為自害矣是善其身而又有
以成其家也
居鄉多無謂之應酬不過目不知書之人談日
用凌雜之事〻甯為難耐而曠日累時擺脫
無術惟讀書差可免耳蓋既讀書則塵
務日遠俗人亦自覺氣味不合與言無益
而不復來繞而我乃得以耳目之清養天機
之妙其為益也大矣人少壯之氣年氣盛力
充或不及覺迨其衰暮人事既厭其煩世
間一切皆屬無味而後知誦讀之可以永日可
以順老窮穡章從前〻不負也
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父兄子弟而不學他日父
安有父兄之教人家幸而祖父以讀書起家亦
欲以詩書之澤貽之後人豈願一再傳而遂
已乎然詩書之家而仕宦頓失其舊者多矣
是謂所獲不必所亡故有讀書能文而終身
不遇者通數世計之則未嘗非福也以其教存
也若其仕宦而翰林外而學官可為也亦以
不害其教也
三百年士族守世讀書其本業也凡以藩其天
性蓄其清明拓充其器識增長其才器而
已能如是則於家於國皆為有用之人否則蚩
蚩〻祗寄生天地間其流極不可知矣余既
作述訓家塾與語讀鑑餘論復終之以遠言
蓋思愈約而詞益切矣為人子孫可勿懼乎可
勿勗與
思莫思於自是庸莫庸於加人予人以察

言觀色之益而自得愚庸於其身嗚呼言
噫聞斯言而無皇於內顧之思者吾知其
歸矣
居家恭執事敬與人忠質直而好義察言
而觀色慮以下人數句余自覺最有體驗
者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句
人所不可須臾忘者乾之惕也震之恐也何以
无咎何以致福宜時存而勿懈也以己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苟操之而熟亦覺見物我無
間之原矣
變境之法只退步想耳凡人經艱難困窘而
能自奮者未有不成者也身處逸樂而自怠
者未有能不敗者也所謂貧賤憂戚玉女於
成也若夫君常要處萬有不同惟自下一步則
眼前便是有餘便有無限快樂自進一步則
無在不是不足頓生無限苦惱素位之君子
必不如是也
行莫大於孝而愚孝則斷不可父母之望生子
切矣其既生則先恐其不壽也生而壯則又慮
其不成也以農以教修其身而已矣若曰吾有
子在則吾雖亡而不亡也有子而能成守吾之祠
以及於無窮則吾愈久而如存也故毀而滅性
者古人謂之不孝謂死無知耶但畢其生而
已謂死有知耶必謂吾所望汝者何如而今
乃至是也故為子者不可以不思也
熱腸自是秉之天性意致洒落方能展布自
如藏正在善讀書耳
人之所以為人書備之矣要在知己之所病擇
其切者而尤加意焉使吾發言行事皆有
書味存乎其中其亦庶乎其可也若隨手
而且久日炙月化則亦莫知其所際也矣
讀書大病將自己置在書外又病在偶有感
發而旋已忘之若是者終無與於讀書之
數者也
讀書之士無論成就如何只是端正和平明
白謹慎八字缺一不可

此本凡不入讀鑑餘論者皆入家塾芻語

讀鑑餘論

餘論續

此本凡二種其不在此內者合別本共集為雜記

有補天地曰功有關世教曰名有精神曰富有廉恥曰貴是謂功名富貴無為曰道無欲曰德無習於鄙陋曰文無跡於閭閻曰章是謂道德文章同年顧晴芬司農書贈此聯陳眉公邦彥書也句々皆反正思之終身用不盡一日拋不開也有精神曰富此語前所未聞深々求之窮有意味

雜學惟醫為有益醫家雖精能大段義理不可不知如風寒暑濕燥飽勞碌是也凡人豈常無疾忽然而病不過在此無有醫者不辨脈證以所用成方隨便發投其不甚遠者尚無大害至適相背者遂成不救又有病本無奇而求之過深乃至用藥全乖何可不慎蓋人即有病其本來血氣百脈皆能流轉若未甚病源不用藥俟可自愈而誤用藥則併其本來流轉者制之使不得伸豈不為患故所貴知其義理者非必真能用以救人但毋為此等所誤在一身

一家裨補亦不少矣
余所見有感冒而投之補劑者幸一汗而愈之疾至是乃纏綿數月而不已又有風入內而不事疏洩專用補劑久之遂成大病不起者風賊也賊入宜逐之使出人家固無害也今乃先閉其門令不得出賊求出不能則必逾牆穿穴久之而大廈皆傾矣又有濕用破下者此又自將主人箭打倒而賊勢愈熾矣醫家以此害人命者不少故指出為戒又有人患失血虛怯之症病亦將殆醫者進藥稍起而方中胡連內一味藥肆乃以胡黃連易之進所劑竟不救矣觀此則藥之性情形狀亦不可不識而檢點入鈔亦不可不親自審視也或時有未暇但當遲之而不可委之不知之人也
掌賊有強弱年歲有盛衰又有素患宿疾府藏偏虛偏實之不同雖方症相投亦有不可一概而施者醫家最忌虛虛實實一或錯誤動關人命曷可不慎故知醫尤貴知藥知其力量之大小猛緩審察病者而輕重焉如有必需之品而又須防其害者不妨錢段為分或加炮製稍變其性而用之總之以對症為主而不必求急效而轉傷也大概大寒大補大瀉之藥不可輕用用之必適對症一有不對為害滋深縱即對症用之亦必如分而止不可過也過則為災
金石藥不可服加之熏燥尤不可服其性燥烈人之腑臟脂血肉所成豈能當此自來燒丹燒汞服習無窮前史所載已不可矣至茅朮大熱之藥或有服者初服不覺久之必發或為癰疽為瘡至傷其命者有矣蓋其熱積成毒或在臟腑或留脈絡非發瘡則不能出也大熱之藥有熱毒大寒之藥亦有寒毒投不得已而用者必中而止不可過也若本無疾過聽庸醫多服常服是謂求死而已

人之血氣要平和平和則無病凡業者補偏救弊務以適於平和而止多服久服則過而生疾矣況無端而求其不平不和者乎故知醫須先知此又知醫須將仲景傷寒方症細考精思而得其所以然之故則於他病他方亦通及解矣何也其理不過如是粗疏則病於恍惚過求亦入於歧途皆非也又仲景之方多有治前人誤治之症故愈辨愈細解此則自不致誤只是服太過行原亦不須深求也

傷寒在三陽較易在三陰較難於三陽治法亦不可稍誤但知其理則在太陽自可令不入少陽在少陽自可令不入陽明在陽明亦可令不入三陰也在三陽是寒入鬱陽陽氣而成熱故較易至三陰則三陽皆弱而又以寒入寒稍有差誤則陰陽立致離決而死矣故三陰較難須是詳者若能常究心在一身一家初起即治此法固亦遲到此也所謂不可不知醫者為是故也即或已至三陰而醫者施治之是非亦易辨而不致於誤矣

有人秋涼得水病兩膝疼痛問於余告以桂枝牛膝煎黃酒一碗飲之立愈此非方成法以意為之者也藥性宜知由此可推又余嘗患頭暈醫以為虛也據嘗吐水而愈自知為痰飲後凡此證用除濕化痰行水之劑無不奏效若專用補虛則病且益甚以知治病如作文不可切題須費心思於無文字耳

又嘗患頭瘡既熟矣皮厚不能刺破外科以刀破之據云不破則敗膿內蓄必致蔓延或生他虞此不可不知也又破後常用解毒藥水洗據云愈洗愈佳蓋瘡瘍喜淨又藥氣因熱而達解毒自消此又不可不知也

甲戌九月余病傷寒昏不知人醫者縮手十

月初得小汗稍鬆又大便不能出至十餘日數
醫皆謂當下以所見之同遂用大承氣湯夜
遺於被次日覺清醒矣而腹中燥糞滅卻不
敢復下氣弱甚遂停藥惟以手揉之又用豬
胆法導之甚大不能出者以簪剔去其半乃
下數日行盡僉云此時宜補然舌胎不退厭
會上沖即朮苓亦不可見見則益甚但停藥
俟之不能下地亦不能起坐特口味漸開自知
無慮至歲除始能扶杖由屋至院耳又一月剃
髮而出然舌胎仍在耳聾未差二月勉出當
差三月忽頭腫瘡甚耳輪起泡出水似湯
火傷者復服解毒之劑加以淋洗一月乃愈
四月復出當差五月遂下痢晝夜數十次
仍用獨軍等減少分數綵之下之亦一月乃
已事後思之蓋余戌年派批本又派查
武英殿書籍此彼六月大暑俱以巳午未刻
在內行走所受暑熱已深而秋後赴 園受
寒遂發此疾蓋先有暑濕勞傷而又傷

寒也其初小汗稍鬆者太陽少陽微解也既
而大便不下者熱結陽明故下之而通也燥糞
已盡而舌胎不退厭會上沖者積次所受病
尚伏於諸藏也頭腫者藏毒感春氣又發
為大頭瘟也痢疾者餘毒入腸由大便出也
病本非一層層相壓幾至一年而乃盡若
使大便行矣再進承氣則陽明大虛立見危
殆若遽用補劑則伏毒在內恐次年之瘟痢
亦至傷生然初用承氣時緣余體弱醫者
不敢遲之又久而熱結陽明臨當下時則亦
大家小心之力若入手即用亦恐下早結胸余
此次大病幾死而節節皆未誤誤者當以為
天幸故書而識之亦可資治法之參驗也

稀痘仙方

將小孩斷下臍帶用新瓦兩片合住炭火炙
存性減半加入上好明淨硃砂研為細末用
川芎當歸甘草各一不煎為濃汁將前
末陸續調搽乳上待小孩嚥下以盡為度

大便黃黑極臭稠糞渾身發出紅點一生不
出痘即出亦至輕

湯火傷方
黃柏一兩 黃連一兩 黃芩一兩 黃耆一兩
南薄荷一兩 飛滑石三兩
共為細末香油豬油調搽 奇效○此藥末到
之前疼不可忍以燒酒泡之

鼻痔方
甘遂四錢焙 草烏尖二錢焙 白礬二錢焙 陳螺殼二錢焙
共為細末搽之效

牙疼方
生石膏四錢 蒺藜根二錢 青鹽一錢 細辛五分
共為細末治牙疼並固齒可常用

喉痹方
元參二錢 牛蒡子炒一錢五分 花粉一錢五分
川貝母去心一錢 殭蠶炒一錢 芥穗一錢
薄荷一錢 前胡一錢 桔梗一錢
枳殼麸炒一錢 甘草五分 燈心三分

水煎服

牛黃散
生石膏三錢 硼砂一錢 膽礬八分 蘇薄荷一錢
冰片五分 皂角炭一錢 殭蠶一錢 紫草一錢
京牛黃一錢 風化硝八分
細末治喉病吹搽

冰硼散
冰片五分 硼砂 元明粉各五錢 硃砂六分
細末 鵝口瘡咽腫立效

粟瘡 心火邪內鬱表虛感受風邪襲入
皮膚風遇火化作癢致起瘡瘍形如粟
粒色紅搔之愈癢久不瘥
初服防風通聖散
防風 當歸 白芍 芒硝
大黃 連翹 桔梗 川芎
石膏煅 黃芩 薄荷 麻黃
滑石各一兩 荊芥 白朮土炒 山梔子各二錢五分
甘草生二兩 加枳殼蟬退

瘡甚痒不寐服消風散
荊芥 防風 當歸 生地
苦參 蒼朮炒 蟬退 胡麻仁
牛旁子研炒 知母生 石膏煅各一錢 甘草生
木通各五分

倪涵初瘧痢三方
痢初起
川連一錢二分 當歸五分 條芩一錢二分
地榆五分 白芍一錢二分 桃仁一錢去皮尖研
枳殼炒八分 查肉一錢 檳榔八分
厚朴薑汁炒八分 青皮八分 紅花三分
甘草五分 南木香二分
水煎
或紅或白裏急後重身熱腹疼者俱可服但白者去地榆紅花加橘紅四分木香可三分如滯甚加大黃二錢酒炒滯滌已去即不服年壯者不必拘二錢
右方用三五日至十日皆效十日半月外

加減如後方
川連酒炒六分生四分 查肉一錢 白芍酒炒六分生四分
橘紅四分 條芩酒炒六分生四分 青皮四分
檳榔四分 炙草三分 當歸五分
甘草生二分 桃花粉六分 地榆四分
木香二分 紅花三分
如延月餘脾胃弱而虛滑者當補理
如後方
川連酒炒六分 白朮土炒五分 白芍酒炒四分
橘紅六分 條芩酒炒六分 人參五分
當歸五分 炙草五分
還分歸去桃仁紅花檳榔

黃連剋堅膏
黃連三錢 大黃五錢 黃柏三錢 黃芩三錢
生地五錢 當歸五錢 赤芍三錢 木鱉十個
甘草三錢 蟾酥一錢 槐枝十寸 柳枝十寸
麻油半斤浸數四日熬成離火入冰片
一分 輕粉一錢半 元麝一分

瘧初起一貼即消但至兩平即去之不然
即反四矣

神术散
茅山蒼术陳土炒三兩　紫厚朴薑汁炒二兩
甘草五錢炙　廣陳皮一兩五錢
真藿香一兩五錢　砂仁五錢
共為末每服二三錢不拘茶水調服。治
時氣發熱頭疼傷食停飲胸滿腹疼
嘔吐瀉利並解穢驅邪袪山嵐瘴氣
中合中惡諸症效至神速

杭州諸太醫治兩脇橫氣作疼方效
上上桂心四分　大豆黃卷三錢　焦谷芽三錢
雅黃連四分　川厚朴一錢薑汁炒　延胡索二錢
廣藿梗錢五　杭白芍一錢　炙草三分
加降真香劈碎一錢　水煎服

一粒丹　治胃氣疼內府秘方
廣鬱金八分　製香附六分　肥江子霜六分
桂心去皮上上八分　白胡椒廿顆　沒藥去油六分

白豆蔻去皮叁分　吳茱萸六分　沉香上上一錢
良姜五分
共研細麵用神麯糊為丸如桐子大用另
研好硃砂四分血珀四分研極細衣之再用
金衣裹之

倪涵初瘧疾第一方
威靈仙一錢　蒼术製一錢　厚朴一錢薑炒
陳皮去白一錢　白茯苓一錢　柴胡
青皮八分　黃芩八分　檳榔八分
炙甘草三分
水用生姜三片棗二枚井水河水各一
杯煎八分飢時服頭痛加白芷一錢無
汗加羌活蘇葉各五分初起三五劑即
愈如不應另有用後方。按暑濕風
寒之瘧此方治之若暑熱太重寒
少熱多口渴小便短赤則宜去蒼术加
天花粉葛根各一錢鮮竹葉十二片煎
服若寒多熱少症者去黃芩

第二方
何首烏生三錢　知母二錢　鱉甲二錢醋炙研
當歸一錢　威靈仙一錢　白朮一錢土炒
陳皮八分　白茯苓八分　柴胡八分
黃芩八分　炙草三分
姜棗井河水煎至八分入酒五分再煎一
滾服久瘧加蓬朮醋炒一錢此方不用參
者恐山草果等藥有奇功雖至穩々
人亦有起色切勿早用補藥閉賊於內至

至瘧止再用第三方補之

第三方
人參一錢　炙黃耆一錢二分　白朮一錢土炒
何首烏生二錢　當歸一錢二分　知母一錢
青蒿一錢五分　麥芽炒一錢　陳皮八分
柴胡八分　升麻四分　炙草三分
姜棗水二盅煎八分如不能用參者黃
耆可三錢白朮可二錢多服數劑
以上各方皆係經驗因論醫道錄於

此以備用他如出差行路應備帶者如
萬應錠靈寶如意丹平安散六合定中
丸藿香正氣丸太乙紫金定離宮定極
花點舌丹蟾酥錠皆不可少者并識於
此又時疫須用真川厚朴亦須帶之以退
中毒變覺也現試經驗便方所須帶以
便檢查以備預防所不及也方書藥書
如薛氏簡便者亦帶之々

行路最宜戒慎所謂風寒暑濕飢飽勞碌
者無日無之而出差尤甚蓋程有期限既
不可以或停又不可以安業故必須時々防之
并下人亦須早起挖要飲燒酒一二盃點心是
為多少與轎中亦宜帶之又晚間洋烟亦所以
升陽氣於首令風寒邪氣不能入也下人亦
給與令帶々閑之行山中即無瘴之地而烟
嵐所中亦為病也余昔屢行溫台山中幕
友暨下人并署中吏役多病者余竟未
嘗一中蓋防之密也

北方天氣亦時有不正冬春多風寒夏秋多暑濕中人皆足為病又有忽聞氣味邪惡之時即與痒氣無異宜搐鼻作嚏或以靈寶丹磚而入鼻中立即嚏矣宜焚香辟之爆竹藥亦之亦可辟以硫磺者正氣能祛邪也瘟疫流行之時尤宜以此辟除而起居飲食倍當加慎[illegible]清心寡欲為要蓋一心之邪氣除則一身之正氣充自然之理在此天地亦不能異也昔人言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即此意為寓言耳豈真可以蹈水火(者)哉

幼時見曷氏富中一聯云宝雖小道甚寬人若愚事則智當時即愛其語又扁作八分書懸二字當時即覺古雅之氣如在於目其所以然者蓋不能言

己丑校勘　大參公詩集再四詳玩乃知洒有別腸詩有別解曰語非虛設也別解者非常解之所及　大參公讀書既多寄興亦微運思遣意造境遣懷迴絕恒蹊固非常人所能解蓋有(獨)因得於(又在)冥窈渺茫之際努尋之十二瑤城(自)稱闌户牖乃是(三千珠翠羽鏡雲烟)塵中樓之魂夢不接之鄉其孰能知之而孰能言之豈同(前)人言詩不入格初不甚解丞是而悚然有悟今世之為詩者正是不入格耳然所見皆纖不復識廣陵散為何物詩之一道將與誰言之而與誰解之

少時最喜陶詩非真能知其妙也讀之但覺淳古淡泊皇初之世去今不遠因此識其蓋無絃琴之意後以此意讀唐人詩覺異轍而同趨此正所謂格也自宋以後乃與古異求此格無有矣亦正如鍾王書唐猶近之後則去(而益)愈遠然尚不似今之絕無蹤跡也

古人於詩不自(知)為作詩也亦不必於作詩也蘇言遣聲若不自已其詩乃恰到至處今之人先自歸於人曰吾能詩無端而覓題無端而(詩)拈韻無端而訓和(怪)答贈無端而記敘述事直以為家常衣飯無端其積箱盈篋為之數

十年轉沒交涉也若令其棄筆墨研靜念
古人之意未必不有得於中然竟無肯者
昔人論書曰意在筆先宜為妙訣不第書
也作詩作文作畫無不皆然意在筆先
往筆研不到而意在焉若筆到而意不
到是謂贅筆累筆拖沓晦昧之筆無一
而可

、幼時讀左傳史記便知其筆無點塵如澄潭
澈底後讀唐宋之文便不盡然以此知古今
人之不相及也後觀時文亦以此辨之體格氣
味如淄澠之不相混大率為文皆有氣習一有
習氣則塵蒙生之所謂胸中先有宿物眼下
自生光景欲無腐陋不可得也

、名士往々沉滯初學始歷場屋往々一戰而捷者
、少年意興洒然其文不致深而自顯不求工
而自活場屋現之如花如鳥聲色天然故易
中名士自命既高用力倍苦多頗有深思大
力而氣象不佳故易遺場屋自來如此矣

按所云氣象崢嶸者亦此意也看墨以是辨（刻筆文字）
之於利鈍之速灼然而無疑矣

、少時讀書須知所讀一字一句無非文者其學
文自無俗下意思今時之人皆於書自書文
自文合書而別更求所為文者冰壺雪淨之思不
貯於胸安得不將以塵腐之物為文耶敎幼
學入手之要慎不可慎且以我自得者為文意
趣淡泊不求新而新不求奇而奇閱者賞心
為者自然快意若陳々相因有何可樂而為
之不厭耶惟誘之以科名亦將舍去雖恐不遠
矣

浙江使署定香亭余嘗題一聯云風月時光
花境界詩歌學士酒神仙撰刻木填字綠
之東偶也其再到亭前階下有余栽紅梅
三株其一已開花一年矣去後府已長大或
毀折不存亦未可知也嚴州新子陵祠舊東
圃因年所建余有文刻石陷於東壁又有
扁云學贊帝獻聯云象緯昭垂尚想君

讀鑑餘論題

以咸一德湖山佳勝更憑風節壯千秋閒者
經大災不知尚存否也衢州孔氏家廟余有
碑記寧波壯烈伯李公祠亦有碑又余三
過安州之石門皆有詩其初二次之詩青田
姜君刻石立於深布之下安州新修試
院有詩四首示諸生太守蕭君刻石嵌於壁
又有扁一聯二湖州試院有扁一聯一今記
於此以俟耳目者考詢焉
點和可玩賢宜焉和可謗所未謗賢而亦豈

而要在知而顯士必志乎聖賢之道能後皆讀聖
賢之書不能則皆爲不急之務又安能玩其餘
而通其義將其書而措諸行耶今日吾志爲
聖賢則世俗之人必從而譏議非笑之蓋尊
俗之不可以返也漢末風節可爲當時雖遇禍
能人尚知其爲是而重之也宋之末則程朱爲
世竊黠戮於天下不容明季之禍抑又甚焉
於斯後而志邪怨者惝悶爲之而自喻之已
取與和可以推指人而名於世漢明尚是持

之道微程朱固氣之和而德之粹者也亦須所
遭如是豈非世教之不可以挽自修之士於此亦
宜自審矣耶
經語多渾淪四子之書則天地古今萬事萬
物無不深切著明非孔孟不能爲典謨訓誥也
時移不同世變益亟不得不爾也今且逐字逐
句理會其言學則後來學人之患無不該知
其論政則後來政事之弊無不包知其論世
則後來世道之憂無不灑知此所以爲其言邪

則後來性道之害無不斷知之乎百世之前
而百世之後如若燭照而數計此所以爲聖賢之言
萬世不能易也然讀者仍以經語之渾淪視
不識其旨趣之遠而發蘊之密則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者記勤也
大學之道君道也世子入學學爲君與師大
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學爲輔君者也
大學一書而萬世之共道致治已具於此爲國
家保民長世執外於此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察。一正君而國定。大學。所知所係。正君。而
君失自省。正之道也。不獨正君。而又必備正君
之人。以三代聖王思深慮遠。識有此探其代之
原。操百為之本。改垂之於此。立法不獄其詳。
宗旨必提其要。孔子得而筆之於書。以教後
世。傾自秦以後。不復講求。致日益湮。程朱
特闡明之。又身體而力行之。紙因先自。傳為
正君之人也。是以析理不敢不精。立心不敢不誠。
居身不敢不端。為有人主。志復堯舜三代。
之盛。即所以強之。蓋國已陋。身所務矣何也
可為其事。通古宜民。不可執一。而所謂格
致誠正者。倡其事。不可改也。今觀通鑑所紀
歷代之君非無英明剛果。運量一世之資。
而或行於此而失之於彼。或成於前而敗之
於後。或因陋就簡。循情法度不立。
浹不清。歲月浸移以至大壞。推其所由莫
不知本。是此。此程朱所以為獨接孔孟之傳
而為萬世所不可不識者。世有學者乃专以

持摘為能。自以為程朱所不及。夫不識其大
原大本。而攻訐於字句之間。世儒之陋。乃至
於此。哉。何其不為孔孟之罪人。而為唐虞
三代之所誅也耶。
大學之道。以一人治億兆人。此天地之紀也。聖人於
一人內分出知意心身。於億兆人內分出家國天
下。而始終本末具焉。物曰格。知曰致。意曰誠。心曰
正。身曰修。家曰齊。國曰治。天下曰平。字字皆
精確不移。非聖人其孰能之。至誠與天地參。
斷可識矣。此學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八字
之內。但言之益明顯耳。孔子諸書之所闡。而道之
之也。此者。孔子之所開而述之之也。程朱之發明亦
豈在閑知之道中而矣。其言益明顯矣。
宋末崇王氏之學。士應試者。必自投狀。非程氏學
者。而後得與。讀史至此。為之長歎。南宋至國朱
子為倡學。從而設之。房稷鳴呼。程朱之學。一
家之學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且有
天地以來。道一而已。學亦豈容有二。今設科取士

而曰非程朱乃得與。是必欲使天下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而後已。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都至是而大驗。請康之禍已亟矣。猶不以爲戒。蹈章惇蔡京之所爲而又甚焉。匹夫欲以此立於天壤。且不可。況有天下者。膺天命撫萬民。和況輔人主者。上承係祖遺之緒。下開靈長之祚乎。此萬世之鑒也。

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儒生拘文章義。循誦習傳。守其師說而不知變。帝王將以撫世御寓。代天地理萬物。豈有規行數墨之爲哉。然亦後世之論。原夫三代之學。儒生與帝王固未嘗異也。自漢以來。則有黃老之術。參用雜霸。魏晉以後。則人主持學而能文。以至書畫藝事。靡不精通。而於治道之大原。反茫然而無所據。是以天下初定而紀已亂。甚者之所謂英君賢相。法機宜。策儀。能辦。而智謀加已殫。事業細微炳著。華謂而人心繫矣。歷觀列辟。若唐若宋若元若明。

先後一轍。夫務力。能諫。求之時。而置。而不問。以以國家間暇。爲長驕益侈之日。欲無亂得乎。知實通治安策。因時切勢。可謂通儒。而迷左右與畀論數一節。蓋即三代帝學之義。賈生所聞於周末諸儒者。惜乎其不能用也。蓋人主之學。誠與明而已。自明誠所謂之性。堯舜是也。自明誠謂之教。禹湯文武是也。困而學。太甲成王是也。周室既衰。明其道以教萬世者。孔子是也。後王仍不能用。越千餘年。迄孔子之言。以侍聖。作物觀之會。有所考據而作。舉之者。獨朱是也。嘗引其義而伸之。人主之要。在立政。在用人。格致誠正。則於是非邪正。幾微疑似之介。真偽虛實之分。一旦其前。灼然而不惑。此格致之效也。而又能不牽於私。不溺於欲。取舍予奪。賞罰刑威。斷然而不移。此誠正之效也。歷代人主。行事非不偶合。而旋復喪失。則不素講於大學之故也。然以意度揣摩。以目約長短。豈無一中。然

> 近見有講大學者
> 田從身而本未經
> 已畢復加其本君
> 下節見得道之
> 異於異端處其
> 說甚好昔嘗疑
> 此節為贅得此
> 說始不解余之
> 讀中庸皆與聞
> 合恃可也

不以為衡執度之必不可欺也。此謂帝王之學。帝王得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儒生得之則為孔子為孟子。亦足為帝王師。而天地之所以萬物之命皆賴焉。若夫考校文字。徵引故物。今世儒生之所為也。可備帝王一支一節之疏述。而大本不繫焉。此所謂俗儒生之者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此兩處有首一句大旨已明。必又加下二句者。正是截斷衆流。使人止於淺近處體認。便了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兄弟之序。夫婦之別。孰非人。孰可須臾離。今自諸子百家之說。無不可離。而禪之為義。必指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求之。豈非遠人。曰非道。曰不可以為道。何至人迷。知道之淺之邪說害道。而預防之者。蓋聖人思之深而慮之遠也。自秦漢以來求長生。延佛晉講老子。作無遮大會。史冊所書。非惟無益而禍亂萌生。代促祚短。先後一轍。亦深切而著明。

知天道遠。人道邇。以降災降祥。福善禍淫之彰之也。聖人猶不言。而但責之以人事。而況頭悖人道以求福祐者乎。是以不知人。不可以言道。不知道。不可以言天。

放於利而行多怨。君看之。似祇言人情常語耳。深究之。則匹夫之蘊利也禁。卿大夫之專利致禍。以至有國家之悖入悖出。莫不包孕。聖人語淺而意深類此。但依利而行而人已怨矣。又況荆公新法之專為利計者乎。利盡歸上。而害獨在下。誰無怨乎。靖康之變。河北如忠臣焉家之赴湯汲。亦幾希矣。而不戒與。

溫公通鑑。備載千餘年興衰治亂之由。是非得失。瞭然指掌。當其興而衰之機已萌。當其治而亂之機已伏。論者多以循環之理諉之於氣數。非也。論者又以得失之由歸之於君相人而非也。蓋天與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

古人所能格君心之非。蓋其源猶在君心。君心
何以格。曰格致誠正而已矣。推而行之。修齊治
平而已矣。一日二日萬幾。不曰事。而曰幾。是非得
失。治亂。君心而決。不格致。則物得而蔽之。不誠
正。則欲得而牽之。近習左右。尚不能瑕視門
庭之外矣。何以始家邦終四海也。今觀歷代
名相。皆有賢臣良佐。其所措施。皆成美政。
其君何以不能。不惟不能。而且不之聽。而以為
不然也。不惟不聽。而且惟群言邪說之是
從。甚者反或以為罪而加誅竄焉。夫其言之
得與是。後世尚知之。而當時親當其利害
乃反大謬乎。何也。格致誠正之不講焉。故訛
所知者。隱於邪說姦謀以亂其聽也。古之
聖王。隱於宮闈燕昵之間。察於動作起
居之際。而猶勉誦在前。箴儆在後。惟恐性
情之或有所偏。舉措之或有所謬。是以發
言為絲綸。行事如日月。沛澤為雲雨。號法
如雷霆。萬事萬物無不各得其所。如是

則何異與古之存。
後世有王道迂闊之論。諸起戰國。策利邀儌
倖偷取於一時。一以便其私。一以售其詐也。自是
上下相蒙。張虛誕以飾耳目。倡為此論。以杜談
王道者之口。一代之興。皆欲侍之萬世。究其立
政用人。無所不苟且也。無往不僥倖也。夫王道本
乎人情。最切近。而曰迂闊。則所為必反乎人情而
後謂之識時達務。豈有人情不學而可為治哉
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儒者言之。似迂而不通於
事。而不知此自迂儒之過。而非大學之道之有失也。
格物致知。明也。誠意正心。誠也。君明則何以不徹。
君誠則何令不行。惟有憸人。不能行其私而飾
其偽。如此則瞽頑偏黨。壅蔽矯飾之弊絕。
而公正忠直禮義廉恥之道明。朝廷清明。方
度盛治。而和氣之萬年無爭。程朱之於經
筵。意蓋如此。末世惡直醜正。群言騰議。無所
不至。秦誓曰。人之彥聖。而娼嫉違之。俾不通。嗚呼。
可慨也。彼欲其君為堯舜禹湯文武。而世有問。

之為偽學，為妄妍，為淫昏狂之害，至於禍移邪
遷，而乃為詭也。吁，可嘆哉！
世不明格物之義，謂物物而求之，終身不能盡，
不知物即事也，事皆有理，本非甚難明於大源，
則見即曉，況為君之道，昭於天之要，手稽法之
上，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何難見者哉？其有
所不及，則天下之智皆其智，天下之勇皆其勇，天
下之耳目皆其耳目也。為其心以得萬物之表裏精
粗，以察萬物之故，皆有綱通於其細者哉。若乃

偏嗜僻好，一技一能，一名一物，極精致譯，或馳
騁於文藝，或留精思於書畫，
事以騁其有，是非人而辨之有其邪正，大學之格物
豈與豈謂是耶？

天下曰平者，各得其理，各安其分之謂也。聖王
有政有教有刑，所以致之平，而臣與和於君，
以平天下為責，臣以語君平天下為任，州縣
牧令，分効其職，蓋隨時隨事，各其所以平以綜
成一太平也。故國家責州縣詳，而任州縣

家要，以為牧民治事之官也。而聽訟尤急，至不
平而後有訟，達其情而斷之以理，故刑罰清
而民服。凡君之所以治不平者有二：曰兵也，刑也。
兵者治其大不平者也，能治其小不平，則不至
於大不平，兵不用可也。至於用兵，雖言知能
以聖主用之，精不能無傷也。當其未用之時，
民已受其毒；及既用之後，而瘡痍不能驟復，
陷危不能驟安，其憂勞倍於昔，而功效僅
得其半。故當太平之世，為太平之君，尤兢兢

業業，不敢遑處，飭紀守成，尤難曲之謂
也。不平者既務其平，已平者又不失其平，
蓋亦有要道矣。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可畏可危哉！
人主憂勤惕厲於上，則百官震動恪恭於下；
人主晏安逸樂於上，則百官怠玩廢弛於下。上
者下之表也，若影之隨形也，響之應聲也。未有
形直而影曲，聲疾而響遲也。自上而下，以至於
億人兆人，莫不視上之所向而趨焉。其或有不然

則官以法正之。若淳樸之世不待官也。父兄以理
正之。朋友以言正之。里黨以誼正之。行路之人以
議正之。故曰修身則道立。又曰為政以德。譬
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蓋道立則萬民
觀君身以為準。其言與行皆取則焉。政行
乎天下。無不有君之德意流乎其間。被者不
識而喻。地遠分疏。而心之所繫屬不啻其近所
密也。夫星之共極。豈有心哉。運之以氣。拆之以
神。珠聯繩貫。自不能異焉耳。觀此則聖人

所以言君道者約而盡。蓋非諸子百家所稱如
而為治亦何事於他求矣。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聖言渾淪。多少政事皆包
裹許。下二節正分析言之。民信窮要。食次之。兵又
次之云爾。有此一番議論。而聖賢之所以足兵所以足
食者。正即在民信之中。而非後世所可借口也。荊公
相神宗。富國強兵。乃行新法。立制置三司。掌
之以新進喜事之少年。盡廢祖宗以來忠厚
之政。老成之人。為國結怨於下。是即先去民信以

為足食足兵之計。與聖言大悖矣。由是群小競進。
與正人相勝。節倡為紹述之說。而後來之補救
畧無一存。後黃以至靖康。金人南下。汴京不守。
其最諸鎮之師。可謂去兵矣。披指其城以賂
金人。可謂去食矣。由是觀之。民信先去而後之。
劉錡獨存。聖賢之保國大畧。固未嘗有不
已而議去之事。而其所以立政本末先後之序
亦榮可觀矣。

公子荊居室之善。聖人稱之。但述其事與言。而
不須加讚語者。蓋令人自得之也。三苟字朱子
解明且粗畧之意。猶俗語云這就好也。三矣字
蓋無復多求之意。其言如是。其心如是。其意
淡而深。其味淺而長。知此意不獨居室也。一切
境之所歷。位之所居。世所求進而不已者。皆以
此意處之。足以養心。足以明志。足以檢身。足以
蓄德。足以教家。足以貽後。足以和世善俗。而
春秋時之世祿驕侈。甚身滅宗者。更可鑒也。
三家者晉田氏篡竊。其始亦不過不知足。不

知止後乃不至於是而不已也。魯之三家勢亦
稱國。而卒不能為彼所為。蓋猶秉周禮之效。猶
由觀左氏所紀。戴記所載。魯風俗之美。猶
可想見。太史公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當時
述先王。持正議。雖強如三家。稍去政遠。而終
不敢萌非分之思。行逆天之事。孔子於季氏子
弟。直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當頭霹靂。羣
無回曲。亦可知矣。衛多君子。意亦康叔之教。
武公之風。猶有存者。同姓之國。周公聖。康
叔賢。皆親承文武之教。建為藩屏。夾輔周
室。無非晉鄭之所能及。夫子三至衛。蓋亦
以其國風。猶有前代之遺。為足以興周道
也。他國僅至。而若是懵懵者鮮矣。
秦惠王時。周之為周也。僅矣。然司馬錯猶以伐
周為不可。則大義之在人心者。未嘗亡也。至秦併
天下。虐政亟行。毒流四海。六國諸侯有書周而
秦以強暴滅之。六國之人爭欲亡秦。以復父
兄之讎。故秦雖歷二世。實與寄位無異。漢

高帝起於匹夫。易暴以仁。天下戴之。為共主二百
年。而莽竊之。不旋踵而光武滅之。復為漢。又
二百年。而大姦曹氏窺之。為挾天子令諸侯之
事。夫操之不為漢人人知之也。然其假天子之
命。以收用漢室之遺賢。陰以輔漢為名。勢不敢
遽行代漢之事。至其子而漢之亡決矣。然亦未
嘗敢害獻帝。追晉武踵其事。而為之魏
國無以責晉。然亦未嘗滅曹宗也。豈非其君
臣之義。猶有不沒於其心者乎。追晉之南渡
南北分帝。強臣擅命。遞嬗迭代。其為之君
者。求為贅旒而不可得。不再更一姓。則前代
之支允殺戮無遺。讀史至此。累歎魏晉
之猶為近古也。變至此。自有天地以來世變於
斯。而極而生民之禍亟矣。夫往而不返者天
道也。窮而思復者人心也。以暴易暴。天下仍以
暴發。缺之以悖逆。取天下還以悖逆亡焉。彼
況大反乎天道人心之常。則為之下者孰不欲
效其所為。而能久據之以為安乎。當其得

之肆行誅殺以爲爲後嗣計不得不然也而豈知其擬於其旁而誅殺其後嗣者之尤烈也彼既不忠（不順）於其君父而謂其臣之忠子之孝順此則自古所未有者孔子覩當時之事懼而作春秋誅亂賊使大義曉然於人心於禁易曰履霜堅冰至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思之深防之豫丁寧告誡若是切也若逆知後世之必將至是而施其補救爲聖教稍存於人心則其不忍不敢之思必不容悍然而不顧而去君子之斷斷持之者亦不爲無助也已然道之在下也不如其在上也周漢之末無救於亡爲其君深惟履霜之戒防微杜漸四海之內向道（嚮）義何自生哉

孔子贊易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蓋自伏羲畫卦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皆用以卜筮而有其占卜之法周則文王拘羑里演之而成周易文王作彖詞周公作爻詞孔子爲之傳作十翼易道至是而三聖人畫於平陂往復尤致意焉陰陽消長治亂興廢之所由以著人事之失則莫不見微而知著謹之於象而慮之於始蓋三古既遠世變日滋非就之戒謹則禍亂之生由小而大將至於悖性命之理反天地之常聖人之情見乎詞曰衰世之意也自周之末不復聞聖人之言而識其制作之意是以治亂相尋每治日少而亂日多治日短而亂日長當其際者鳥驚獸駭既不自知其所以然雖聖人亦不能施其補救何則機亂而反之正聖哲已爲之因矣反正而不以爲憂而復歸於亂聖哲將（奈）之何是故不知易不可以保國家知之如何乾之惕也震之恐也憂勤惕厲而已矣戒慎恐懼而已矣

有唐氏天寶以前皆女禍而實萌蘖於高祖太

宗之時至德後宦官藩鎮之禍而已根伏於
元宗之世三百年中稱治者貞觀開元而已貞觀
開元之末已不及其前矣禍發之生初起甚微而
其漸至於不可救消之不絕流為江河毫末不
拔將尋斧柯初不之防而後將無及聖人知其
然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豈好自苦哉人心惕然恐
深思則慮遠晏安縱軼則災生於前而不覺發
起於近而不知矣彼兩朝治有忠正直亮之臣兩
君亦精剛果英明之主一念自滿而驕生一念
不自克而欲縱始乎治卒乎發禍禍倚伏如
此可不畏哉聖人無敢戲豫無敢馳驅出
王游衍淳乎明旦誠治於未發保於未危
而無一念之弛欽也舜無為而治者曰大功已
成而又有禹稷契皐陶伯益諸聖人曰為之
佐四岳十二牧効其職然其無為也恭己正南
面對越天地夙夜無荒以有虞天下之治尚
猶如是況後世萬萬不及而肆志逸樂蘊毒
孽蘖餘無發乎迨其發也雖有聖哲之臣

經綸之佐顧前則遺後左支則右詘殫竭智
能僅以救其敗毋任非其人而糜爛不可收矣肅代
以至僖昭如江河東趨一往不復返雖悔悟
隋之亡也天下莫之惜後世不以為恨也猶夫秦
也莽也云爾矣篡其君弒其父豈有長世之
理以故裴矩之奸宇文述之佞天下莫之罪
後世亦不以責也曰隋固自亡云爾此天下後世
天命民彝之必不可泯也歐陽公五代史於王
彥章之忠於所事亟贊之蓋自為五代言
耳五代諸者唐末藩鎮之餘無君臣之義久
矣讀史至朱溫弒昭宗之事為之怒髮上
衝豈顧其有忠臣哉其有忠臣不幾於助
惡者哉歐公蓋恨五代無君無臣之義憤
激而為此言然哉精知人之祿忠人之事
以愧夫視其君如置碁迎新送故恬然無
復廉恥之存者故曰為五代言也作史者之
不得已也
宋之世無女禍宦閹肅靖故也無藩鎮鹽於

五代權歸於師帥也宦官攬宣和政和間
乃肆其前亦無有也論者徒謂失之積弱
然其禍所由生乃自神宗有志富國强兵
安石迎合翔行新法始宋自開國以來歷
代用人行政皆以忠厚爲先雖國勢不强然
以無疾之人元氣充實自無傾覆顛躋之
患即欲有爲亦只勵精圖治令天下之大勢民
之衆忠愛固結而以修明積累結兵慎圍
封守此則法制相維上下一心未有不可强
者不揣其本而汲汲求强至於朝廷之上則
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蒂梧之下則愁苦無聊
流亡滿野盜賊從此而生加以徽宗日事
逸游而蔡京王黼童貫之徒交結壅
蔽輕蔑玩敵而國事不可爲矣程子在
經筵日以大學進講乃是對症之藥何也君
心純則賢才輔不純則賢才之得行其志也
君心所向天下孰不共趨即小人亦革心易慮
以求自効不然而人主亦孤立之無雜矣宋
本北有遼西有夏所謂敵國外患足以警
動其君臣而不敢暇逸者也神宗富強之
意未爲有失正賴輔佐之臣陳說古今以
開其效法聖王之志不務出此而變法
壞度以求合其意固大謬矣靖康之後
推原所始執其咎人主志氣不清遂爲
邪說所中至於如此然後知程朱之言格
致言誠正非迂也不幸其道不行其志亦無
能知者豈天之未厭禍耶 抑猶有待耶

南渡以後無責焉可也
南渡之初非不可爲也人心未忘宋河北父老不能無居
君舊國之思即在我行亦有宗社滅亡之恨其時
若宗澤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吳璘忠能忘身
萬不願離諸能有益世之器魏公稍迂張俊不
純然使各守一軍亦足制勝諸人者治外而李綱
治內但令高宗感慨激發以身任父兄之責忠
義之氣上作下應恢復之機指日可俟舍此不圖
一幸臨安而氣索再相秦檜而勢敗矣孝宗雖

有其志而其時既過其人亦已陷于敵境者無復
君國之憤而驅江南素習安樂之衆試之鋒鏑
矢石之中豈有偉耶符離師潰自此不敢復
言用兵然後知高宗之無失其機為不可解也
吾嘗曰滅宋者高宗也言豈不信哉自是之後
君臣之間惟以偷安為事忍辱為能終致敵逼
陵哉於不能立國而為之相者乃韓侂胄賈
似道之發取禍如恐不及若文文山張世傑陸
秀夫固亦知事不可為苟盡吾心耳吾故曰南
渡以後無書也
元世祖英畧非常〔承太祖太宗之業〕摧金滅宋〔以有天下〕以其兵威之餘土宇之
廣古無及者起於北方仍其舊俗中原政教人物
凋喪能言先王之道者獨一許魯齋耳稍倣古
聖賢之教元亦重禮之而其道不能盡行無
興化致治之方多苛虐賊民之政殺世而後寖
以衰微奸賊蠭起競為割據國遂以亡本之
不講故也然百年之間非無賢臣良佐俊士傑
人而終無所從舉豈非絕学無傳不聞大道
故耶
明季宦官之禍毒流搢紳〔如火之燎原〕權宦篡類而其
原始於永樂亦猶唐之始於開元天寶也然
未嘗如唐之領兵故尚無肘腋之變特以君昵
近之不立制防遂盜威竊柄流而日甚耳嘗
印其事考之一由其君之偃勤而任以侍宣
之寄一由其臣之貪位而託以探刺之私由是
天下之權摠手而付之宦寺利害由其掌握
禍福生於唇吻疾風驟草不言自靡其時忠
直之士顛覆之臣慷慨激發不辭碎首之爭
而蹈殺身之義可謂烈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而大命遂傾矣以此知人主之權殺生予奪不可
一日而移也其玄君也近其承旨也專建官分
職使奸者附之而導以奸貴敗之事忠者爭之而
被其禍速之寃均之亟于而國而已矣
有謂宋儒空談性命者豈不識格物致知之義
耳朱子註物有本末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自
一身以至天下物尚有外焉者乎後人乃因其傳

之云謂程朱之言爲非是乃畧事物而言學
言理言心以入禪家捕風捉影乃真空談耳
程朱之學豈若是哉或謂格致誠正爲迂以爲
未及於事爲之著故曰空談不知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舍此更有何道書曰皇建其有
極非以至明至誠之心極如何建強權常敘是
非得失千変萬化皆由君心而出是故君者制
事之宰也自公卿大夫師長奉君國子之令宣
而布之於民者也民者遵道遵王之統會

歸有極者也如是故蕩蕩之故平平之故正直也聖
道不明人心不正世運巇嶮無發葉禁生陵自漢而唐而
宋而元與明大發而知矣
以言語之以不言語之從人積人之術不出乎此
彼孟子道破真不值一哂耳所謂簡諫揣摩
出金至錦綉取卿相之尊者當時炫燿於
道傍夫似子蒲伏驟嘆而文士書冊記載亦能
奇而炫燿之孟子對之曰穿窬之盜蘇張
范蔡之流何變生活魯仲連所見僅爲持議亦

正排難解紛而善所取未免活之自喜耳不脱
策士習氣要其品與才高於當時遠矣情不
遇孟子不聞大道不得爲私淑之大賢僅以
策士稱也

改過是圖圖語聖人曰勿憚改較之不若尤親
切矣知過能改亦是圖圖語聖人曰能見其過
而内自訟較之自有尤親切矣勿憚是爲怙
過一種人抉出根株自訟是爲諱過一種人
發其底裡怙過是强不認過諱過是恐

人知其過勿憚則以勇勝自訟則以恥勝也勇
勝者果斷不移恥勝者曲折皆盡爲賢爲
聖以至於免爲天心克算要自改過始可愚爲不肖
以至於人欲橫流亦卽自不改過始聖人諄諄於
此蓋指出關頭而又教之以其方矣使爲
惡過則不知知之而又復行聖人將如若之
何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聖王兼聽並觀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詢芻蕘亦詢藝事亦諫誠知一人之聰明有

限天下之義理無窮朝廷之議論或淆天下之是
非莫不發自秦始重丞相而六卿皆仰成焉應
侯文信皆執一國之權至李斯比於趙高遂成二
世子嬰之禍從秦焚詩書坑儒生固宜如是
獨不解漢何為復因之不改耳當其盛時蕭
曹魏丙而外時有賢者霍光遂以外戚大將軍為之
其位益隆其勢益重迨於王莽竟移漢祚東
漢稍以為戒而其制如故曹操承間挾天子自為
丞相而炎運終矣唐宋以來雖與秦漢不同

而專任無實其賢者佐天子理萬物官府政事相
達紀綱紊然統理一有不賢則排正人樹私黨競
為姦利前發法度內成宮闈外至邊徼咸蒙
其患章而早覺稍亦竄逐而所敗壞已不勝救
矣不幸而始終不寤或代以其黨而宗社因之以
亡明太祖鑒胡惟庸之反廢丞相不置以大學士
入閣辦事而事皆取決於上是也然嘉靖以後仍
蹈前代之轍大學士雖無定員而權獨歸於首
相居次者即不得參預而其始害國家也與前

此係序外

代無殊焉蓋王者建節設鐸主鼓樹旌以來
天下之賢以共天下之治而根本純固四海大安
故以其權寄之眾人而自無旁落獨以其權
畀之一人而其至下移自然之勢也權一失而不
收勢一去而不復可弗慎與
志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圓大小方圓互
相救互相濟也一偏則有流弊然此有源頭在
非區區於分別也得其源則大小方員原是一
物渾渾淪淪之中自具此諸義耳余舊書此

二語試且問源頭安在
陳同甫可謂豪傑之士也今觀其文集中與朱
子辯論若書多重在豪傑而朱子若覆
皆進以聖賢亦以其志氣高明正如聖門之
有狂士負其以任道之資而不知所裁亦即
可任其所之而流於雜霸入於歧趨魏晉
以來如諸葛武侯料敵決策戰勝攻取類有
奇傑應時而出皆同甫之所奮臂抵掌而
稱為其事者也不知內無聖賢之心即為之

而成亦與彼人無異今自百世觀之曾何足多
南北朝及後唐五代但可論強弱勝負耳於
興亡治亂之數固無與也漢唐宋元明得
國既正流祚亦長然其初皆賴賢人匡弼稍
修聖教之餘緒以詒燕子孫故歷世綿永若
專以開國而言是於馬上得天下以馬上治之
與南北朝五代何殊哉朱子之教人固謂不
得於其身嘗得之於其後其視因甫蓋欲
成其身（究心聖學涵養王佐之器）為他日用不（顛）欲其治之自喜以豪傑
終也因甫微未造就未知何如但就其文與
行事觀之似未識朱子意耳
朱子論事有經變如以昭烈取西川為非謂
孔明只是（圖）伯靖未見當時之事昭烈志欲匡
復孔明亦力扶漢而起事既賊無主無民
謂必守咫尺之義坐觀西川之入於敵國無
是理曹操已得東川西川豈能獨守且西川
人傑如法孝直等固欲得能者而輔之昭烈
不來亦當他屬若謂我同姓不義則西川自
劉焉已萌逆節故之昭烈之無尺土一民而志
興漢室者固大不同故昭烈之為權也而實
正也至龐士元伐人國而以為樂之語自是昭
烈固素志可伸不覺形諸辭語未可以為病
也孔明器量甚大才獻於細而文出以至誠之
心故其相蜀內修政理外振兵戎君臣無纖
芥之疑上下無幾微之間其享也蜀人思之
至今國依相其行事蓋伊呂之儔未見其
為伯也至自比管樂蓋比其才云爾豈學問
器識遂之遠矣朱子又謂昭烈當伐劉表此
亦今非當時之勢昭烈以敗北之餘寄託荊
襄羈旅相從不過數人如何為聲罪之舉
且聲罪何辭也凡此皆朱子偶未思而答門人
門人遂記之云爾殊亦可見孔明之事朱子所
不（能）為也
朱子謂孔明（為）相蜀不立史官蓋我當時軍國事煩
未遑及此蓋後世亟欲詳蜀後漢之事恨陳
壽之捃拾成書不足見孔明為治之略但自今

考之書時所用皆漢法而審時度勢而變通之
則皆孔明所為經置史官不足以知其意今雖
無所考但其時軍旅數興而民不知內外晏如
若無事者且仗鉞北伐大義綽然而旌陣決
勝功不必急成名不必驟立實有三代聖王氣
象自漢楚之爭終綱鑑行軍出師之事未
嘗有此陳志謂將略非其所長彼蓋所見魏吳
角逐攻城野戰等機遇便之謀不足以言孔明之
大略也孔明師退司馬懿按行營壘歎為天下
奇才則孔明之於用兵固已握奇制勝功之不成
天也或又以其不從魏延子午谷之計謂短於應
變亦不然也魏勢全局無間隙可乘司馬懿之
詐豈不逆料及此其時漢之諸將惟魏延可
以獨領一軍然延之人孔明所知也使孔明則無
奚志若令陷敵前不能進退不得還則降矣
延若降魏蜀之虛實阨險彼盡知之將為大
患此則孔明所未言而以揣而知之者也大業孔
明所為皆運於無形之中當時亦不能盡曉第

就其所見而志之耳史雖缺略然觀其出師兩
表日星河嶽之氣與湯武之誓何異亦足想
見其槩矣
昭烈之伐吳目為非是但以當時思之昭烈與
關張義同骨肉吳殺其後而變之昭烈之
怨自不可已欲其連吳討魏識所甚難竊意
此時孔明益無如何亦謂昭烈久歷行陣即不勝
吳亦未至覆敗欲俟其自止再議良圖其
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東行當時自有其
說今不可知矣至孔明與昭烈俱出而無失敵
但荊將立國都家新造一切締構悉屬艱
難非重臣坐鎮講求治理深固根本則
事機有出將不可知此周公綢繆牖戶之
時豈可遽舍而就兵哉至此又彰龐士元之
死為天不祚漢也吳未可滅惜昭烈之不知
止耳連營七百里依木樹柵將不滅吳不
止乎是憤兵又驕兵矣在孫吳法固必敗
矣昭烈雖敗而幸足無慮從後知孔明之

計深慮遠而所成就者也
孔明北伐功卒不成何也魏勢方盛據有中原
人材萃出無異亡之兆司馬懿雖不足守則有
餘閉壁不出孔明亦無如之何遺之巾幗而受
彼誠自知不逮諸葛甘心雌伏受辱蜀如帝
之笑而不辭後人觀五丈原星隕之事未嘗不
拊案太息也陵所云長使英雄淚滿襟也至
有謂孔明國小民敝不當屢興師旅者則大非
也孔明志扶漢室有日而行而閱張昭烈相
繼併頓從前斜谷之精銳年後一年已亡其
半再遲之益無望矣况新兵將皆歷行陣
而練之善日閉關息民不教年間皆成不習
軍旅之士不惟不能戰並不能守矣且其息
民別有政理其出師並不閱民耕不廢野實
不避市實有裕之於素者未有如後世所
慮也孔明亦自有人壽幾何之念後人能為
之繼者蓋不可得當吾世豈可已乎此則
孔明有苦心焉設身處地者知之

孔明之後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為相姜
維為將合此數人之才不能及孔明此諸孔明
所鑒拔以為代吾而為之者也三相既死而
維亦以姜維精出奇計欲滅漢之鍾會鄧
艾而後死數人者可以謝孔明孔明可以報漢
昭烈矣此又千古所未有也至鄧艾潛越陰平
直取國都自以為出奇制勝莫甚功莫
若我既而檻車徵還艾固夢想所不到實
亦從古未有之奇事彼又烏知即漢臣之為
之手矣（諸葛瞻父子死於艾軍而艾父子即死於姜維之計）維固天承之奇士而孔明識收之用
之豈虛也哉孔明身後書仲達誅魏延世以
為奇又豈識其精神運量之所及與國終始
者是耶
郭子儀請裁節度使後來尾大不掉之患蓋已
慮及以今思之其時尚為可行何也去開元時未
遠朝廷威令尚行雖肅代兩朝皆有因鎮
將之營即以假授之事然人心尚知為厭兵之
攻權宜從之非敢援為故事也然肆志而為

之也以郭子儀之大功重望單表所憚而請自所領鎮始諸鎮雖不願亦不（敢）遽萌逆節而授地不受代也且諸鎮多有忠義之師翊（立）平難之功膺封爵之貴而更參錯其間雖有奚圖（志）亦不敢為狼顧失圖日升自蹈誅夷之禍也但行之須有次第相其緩急先後而示之不疑其殺雖者則始令子儀代之散兵歸農盡隸刺史以復郡守牧令之制其自辟屬官賢者留不賢者去皆以朝廷德意布之庶乎其權可漸收而令可漸行矣即此亦大不易矣然未可以歲月竟也子儀應及此而時不能從但裁所領而其他如故卒之諸鎮連結抗拒朝命勢成負嵎環視尤效盡化貔貅而唐運終矣惜哉唐宗得此臣而不言聽計從與之商天下大計也大抵民可安不可擾既擾而靜之則不能武臣可尊（示）祿而不可付之土地既付而收之則階亂矣此當世之殷鑒也代宗之不聽郭子儀與宋高之不聽李綱同一失矣

攘皆由偏安故也興亡大關而可以偏安乎哉唐室人才極盛惟郭子儀範局極大似孔明易地則皆然矣外惟狄梁公婁師德其洋乎天成變亦似郭子儀事業不同則所遇為之也或謂子儀於正君治國未見施設似不及孔明然此亦所遇則然彼所事肅代二宗負蓋世之勢居危疑之地內有奸邪（讒）下多壅蔽能遂安全鎮系國家安危者數十年亦難矣竊嘆其事皆出至誠與孔明皆有天民大人之意而非他人所可及也其下則岳武穆公陸宣公差可繼武而時勢愈難所成就亦（遠）幾不逮豈天為時而生之生之而復限之亦有數耶抑皆人為耶

天下有道一章謂之廿三史總論可也夫代開國之初及中興之際多有明君賢相在三代以下皆謂之有道及其衰也道先失於在上而在下乃始逞其欲而道亡故不曰天子有道無道而曰天下也道者天子立之而天下遵之者也天下之人無一事不衷諸道故謂之有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粹然皆

出於臣雖萬世可也十世五世三世之亂聖人蓋既嘗時言之而考之後世而參不驗至南北朝及五代皆與古諸侯無異而其至十世者已無有矣若唐之藩鎮雖曰諸侯而與古之大夫無異其五世者絕少而三世二世失之者比比也接天子之土受天子之爵而挾天子之兵與民以與天子爲難甚逆天悖理昔悍侯之所不爲故其失愈速而禍亦愈酷方其抗拒朝命驕蹇自恣謂雖天子莫如何也而不知其麾下裨將屬吏以效其所爲從而鎮將亦自以爲得計也而不知其驕兵悍卒振臂而易之而問之跋扈者不旋踵而殄滅無遺種矣彼其擅有疆土使欲傳之子孫曾不知天怒人怨非分之所不可以久據也方且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求爲臣夫臣婦而不可得豈不危哉聖人一言而爲天下法有道無道徵驗不爽如此所以及〇道〇堯舜兢兢三王慄慄惟恐道心之或失而人心之或縱也萬世之術莫外乎此而若賊亦可以戒矣

温公嘗論之

宋之治法詳人才亦醇王旦李沆寇準與唐之姚宋相似至文富韓范司馬溫公祁於盛爲政以培養元氣爲本故治平百餘年無禍亂之萌諸人皆以德性學問爲事業其他節概文章頗著亦得以多行其志輔翼太平自荊公相而一變矣章惇蔡京相而大變矣荊公執拗故當時以爲有守勇於改作故當時以爲有爲程溫〇〇〇〇〇當時知之者張方平呂誨間而已原荊公之爲人其去章蔡遠甚〇〇〇而章蔡乃因之而興治亂之機其端甚微而其流甚大天乎人乎神宗之相安石〇亦自以爲〇〇祝君子而〇不能遠小人自是之後無可言矣靖康之際都城被圍祇有一李綱尚非在顯位特以其言足以旺都人之心而遂用之及圍解而旋黜之旋罷之矣金人再來并李綱無之矣南渡以後無可道者如李綱者黜之而不疑如秦檜者登之而不悟後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嗚呼求治甚難求亂甚易經營締造而貽子孫以覆亡

于忠肅有造國家社稷之臣時安其難卒以冤死

豈祖宗之德念哉文文山張世傑諸人特以壯亡國山河之色風皇出非其時蒼蒼者何意而使千秋悲咤也

明之歷代宦寺之禍屢見疊出而人才亦不及古三楊輔政時則稱治劉大夏馬文升多有表見自是而外遂難言之王文成要是豪傑之士而未嘗遇時遇之雖建功封爵不得為行志也楊左逵雖而盧象昇孫朝宗輩史可法袁崇煥皆一時之傑與亡國俱燼不以治亂而論綜其一代明之可以稱治者數十年耳萬歷以後亦炭滿朝不聞而知為社稷之憂民困財敵而君不知邊援疆壞而君不覺不亡何待然原其始實皆由宦官成祖得其力遂重其任而加其官當時豈不謂以吾英明固能制之豈知一再傳而竊弄魁柄遂有王振劉瑾者出至魏忠賢而禍尤烈內而相臣附之以固其位外而邊將結之以飾其功而賢人君子摧傷傾陷掃盡無遺孟子所謂無仁賢則國空虛明之謂也一事之失遂與一代相終始可無憾哉

宦寺可解者莫如宦官監軍之事唐元宗以高力士有功竟加封爵其實彼何功之有哉士暴露含忠冒矢識風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倖而勝敵而功乃歸於刑餘之人豈不令豪傑短氣哉後遂有觀軍容使之名指揮號令氣懾三軍無所出插其精銳以目衛非陣不有折挫則退而先走牽師多軍以至大敗而又掩其敗以為功如此戎律有不大壞者乎是出師而先置一喪師之人陷敵而先予以助敵之勢徒長近侍擅權之漸而又俱為鎮守結了綠資其謀則無謀也稽其勇則無勇也雖有謀臣勇士亦掣肘而不得施兵大事也戰危機也賢人君子不盡情而備刑餘之人折衝閫外不亦謬哉唐之事已然矣明又從而效之完之保疆事者即此輩也敗者得賞而有功不免於誅是使王之爪牙無一不摧國之干城無一不摧破也或謂此中亦有忠義然歷觀前代庶

止有一張承業所止有一王承恩耳彼於其國
家亦何益夫有天下曰天子天下之忠義不可休
而求之宦寺之中豈不殆哉
治忽興衰之迹歷代備矣推原其始無一不萌
芽於君心是以伊尹告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周公曰無逸曰知稼穡之艱難敬天勤民即堯
舜之心堯舜之事也程子朱子發明其理至
為精要而又以其身體之故其陳善閉邪無
所辭避此又伊周之心伊周之事也蓋其所

言者君道宗諸堯舜以來其自任者臣道
即不應在伊周以下居敬窮理主靜立極彼
固自以其身為人君之式矣何也人君左輔右
弼一瞻視而不敢輕一嚬笑而不敢忽舉念
如對帝天深居如臨億兆亦如此而不為聖
君者幸矣天下之患常不勝防古今之所亦
非一端聖人惟使吾心不生其萌蘖而已矣恭
己南面意正如此豈真無為哉夫何宋祚之衰
舉朝目為迂闊而君子亦以為經試思神宗以

後諸帝畏縮如此則不至為小人所中何敵國
之不能抑外患之不可弭國之賢才國之寶
也金人初來既不能禦而出城議款竟無一人
乃以小人充使震恐失次是使敵人有以窺其
淺深而他日敢盟南下何疑何畏乃至要金帛
要親王甚至一之不已而至於再遂傾宋社稷
而無所憚也夫賢才不儲於平日時急而求之固
已無及憂懼不豫於恒時欲取賢才亦無由也
或遇之而不知或知之而不用而讒慝媢孽又

摧抑之驅逐之使其散佚死亡而後已滿朝睦
仕孰與守邦孰善至是豈可得哉為政在人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不依仁則非其
道不由道則失其身無善身何有人無善人
何有政君子觀宋之亡而歎夫人之貽患也觀
程朱之遇而歎正學之難濟也
仕宦功名學問之事也今人以為貨利之藉
文章詞賦書畫性情之事也今人以為聲譽之階甚
矣今之不古若也有語以程朱之說進者群非

而目之曰迂，有以程朱之學自任者，不獨曰迂
而以為陋矣，又且以為偽而肆其掊摘以窮之，
又且目為黨而造為誣罔以敗之，甚矣正學之難
復也。三代之時，今之所謂仕宦功名文詞書畫
無有也。士之少而習、長而安者，惟大學之教耳。
故其處也為一家之型，其出也為四方之則。於以
佐天子宣教化，風移俗易，長治久安，君生於以
偁稱社稷，藉以盡長技賢才，為國家之瑞。詩
人誦之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曰：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以今想當時，何其盛也。自周之末
而造士之典廢，而一切功利之術興，治術於是
乎大壞矣。程朱生千百載後，獨有志紹述而
闡明之，誦先王，發六經，於周秦燼之餘，百家淆
雜之會，人欲橫流之時，而倡明大道，以傳歷聖
相承之緒，其志既大而功固偉矣。而不知在君相
而可知之，具在我士君子拔越流俗，去其聲譽
辭華之見，而慨然有志三代之英者，舍是則其
道無由矣。

此二条在宋之治法一条之下

若曰戰則無人，和則有戰在兵，和不和君王自擇之，為高宗危

孔子於鄙夫事君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括盡
千古自春秋而後，皆所謂無所不至者也。曹操加
九錫，荀彧以為非，彧漢之遺臣，蓋亦操之輔漢
之名而隱奪其代漢之漸。操之殺彧，此其心若
曰可知也。岳飛特不主和議耳，與檜並非有深
仇大恨，檜必殺飛者，此其心亦若曰可知也。當操
之時，不能不顧畏名義，特以覘遠臣之向背。彧
既不附曹，則必不留之以敗他日之事。而他日陳群
以勸進聞矣，豈非鑒於彧而改行易志歟。當

檜之時，高宗幸而聽之，而立之作相。飛既主戰
而金敵盟雖恃，主心易搖，一旦天良激發，則檜國
之誅夫何所逃？計惟殺飛，則高宗之羽翼翦
矣，爪牙去矣，雖悔其和之計為非，而無如其戰之
[illegible]奪勢不俯首就檜，其勢亦自飛之死
而忠義危解，至孝宗之無如何，與奸臣行事（是其識見淺陋不能破也）
肝肺如見，而皆不過患失之心耳。不知聖
人何以一眼看盡，然漢獻在位，僅有空名，其
不能還問宜也。宋高儼然天子，而亦聽彼奸

詔諭江南之事
非明驗哉

相隊乃虎臣使禦侮敵愾一無可恃真不
解耳孟子曰出其所以亡者斯之謂歟
秦檜以和議誤國後人猶有謂審時度勢其
說不必盡非而武穆之怨復完屍難忠者自
明卽潛倡此論而今亦有和之者此不知理之言
亦不曉事之論也就戰于野其血玄黃正在陰
陽未定之時設使高宗如光武並皆退就降
國圖存我君父之憤宗社之悲鬱于中而大
敵于外忠臣義士有感而不動者乎卽曰敵
勢方強亦未有久而不衰者也自和議出而人
心散而不可復合士氣衰而不可復振不可言誤
復也卽自立亦不能矣而後人猶云云者益誤
以爲檜爲真能和耳夫和者必兩勢皆均
而力俱敵而後參酌於時與勢降心相從以修
鄰交之禮是之謂和設能戰而後能守能守
而後能和謂其從不成和而亦無奈我何也
今也命之撤邊備則撤命之增歲幣則增蒲
伏惕息惟令是從此直降耳何和之有檜

此条在路匝一条之下

之誤國正在居降之實冒和之名罪尤不可勝
誅耳今人猶祖文莊課論豈非瞶之甚乎抵
復卽不成退猶不失爲和令恢復而言和和
以不成非西傳銜璧則蹈海而死矣以此間檜
而檜之計止於此矣雖善辯者能爲之末減
我且既云和矣宜莫先於迎兩宮但議歸地而不
議奉迎此何以也恢復成則兩宮可返其時諸路
克捷武穆進至朱仙鎭去汴京五十里耳一日
手十二金字牌功在滿刻而復議棄地敗之又
何意也檜非和而謂之和飛獨可恢復而謂之
不能恢復如此持論謂天下後世何
古之聖人別嫌明微宮闈有禮君以理陽后以
理陰博求賢良輔德襄教右賢左戚示天
下以公明之至也慎之至也自漢而有主少國疑
太后臨朝之事而外戚專政自此始矣西漢
呂竇衛霍傾轄從踏至王氏遂遷漢祚東
漢猶不以爲戒迭任外家覆轍如故馬鄧而
外貪攬勢擅立幼弱而常侍之禍滋矣

婦寺之勢恒相因也袁紹勸兵行誅歸召外
鎮董卓至而宮闈榛莽社稷邱墟遂成建
安之事由外戚而宦官由宦官而藩鎮事
勢相激若出自然然則治亂之數豈不在人
事哉積重之勢雖聖哲無如何也其牽制
者非一端其疑礙者非一事徐圖之而漸入因
循驟更之而轉生變然則人主孤立而外
此皆不可知引外廷而保肘腋固不可也聖帝
明王建賢舉能豈獨用以理天下哉固將倚
之以宗廟托之以子孫繼哉幼君嗣立而衆
正盈廷不可動搖也各恭其位各虔其職干
預侵越雖微不行如此則權歸一人而社稷
安矣宋室垂簾聽政而宮府肅然職是故
也書曰以大之臣咸懷忠良所繇而致之者可
無念哉
余幼讀書記誦頗鈍而往往能得其意蓋其
性然也由是窮好讀書十餘歲即手不釋卷
弱冠則嬉戲之事皆屏獨坐一室而意興

修備止
計四百五條 併此而四 十五

勤然其時晚夕齋燭皆有定限余以好讀故
獨居 太夫人倍給為後官翰林計猶不繼
特以是目疾不覺其屢害也今老矣病目艱六
無復疇昔之俯首螢窗半夜不倦也又病右
臂痛三月餘未見減總月此遂不能執筆作
書暇日倦餘為讀鑑餘論聊以示見孫輩
使不迷其南北云爾夫治天下者道也治吾身
者學也人不學不知道自世以文辭為學而
道愈晦非道晦也學非所學也因有感於程
朱之不遇於時愛稽歷代自周秦以迄前明
興衰治亂之故莫不由茲雖粗具大端而
其旨已昭矣知人論世類而推之雖百世而上
可以見古人之心百世而下可以斷後人之論其
他傑流節目未暇及也然以意求之亦庶乎
其不昧矣篤斯志也敏斯學也可以善身可
以勵世終身愛家而又兄子弟相授受不失其
祖宗之舊一者出仕即當蓋謹守微以居君
相之求莫有外焉者也勉之而已矣

二条入宋營前 話

今世任官之家多有金錫余嘗以為非淺閱
南石先生述嘉樹先生之言云近有苗夷之
地多有飛蟲中人肩輿中惟見金氣則死
趣不敢近投爲佞者亦君帶之接此則仕宦旅行
於閩廣滇黔湖湘之間皆不可不知不獨婦
人孺子也

一肢微恙四體為之不適一刻偶感六時為之
不舒乃知衰老之感情少壯非一端也為人子
者胡不物知人子血氣方壯之時正父母筋力就
頹之日人子天機日新之會即父母生趣已減
之年一氣候之暖寒一動作之勞逸一飲
食之多寡一衣服之增減俱不相同而不為
之盡心乎父母不老喻之於子子獨之亦不
能老中也而況敢不經於慮乎七十曰老而
傳謂傳之於子也在古人寧賊康強尚有生人
之樂今人則視聽聩矣手足廢矣袈々不欲
有生此尤人子所刻不能忘者也况昔之所能或
今之所厭前之所樂或後之所悲視一日之歷

目前之玖易盡而事後之慮愈不能忘
由其道而不必用其儀
不復讀鑑語論書亦係

可無而百歲之憂將不可少入文人子所刻不容
置者也禮著事親之節詳矣知其意而
世必循其法微乎微孝乎孝也

讀趙鼎辨誣錄內有述二程學術惑哉人心
之語又有目岳飛為叛將之語趙非欲自
辨而推與岳不睦頗也謀為不臣不意當
時朝論士風遂至於此安得不亡吾嘗以不
能恢復咎高宗矣然正使武穆功成舊都再
返亦復何益天地之性絕矣二程學術治
道也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今乃
背馳如此孔明所歎息痛恨於桓靈夫豈一朝
夕之故耶

有天下者有其民也宋徽宗燕山之役約以人民
歸金土地歸宋有土無人孰與守之秦檜自謂
有奇策以聳動天下及為相則首倡曰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於是靖康之從而南者須驅而
還北而故都父老曉然知朝廷之棄之也而不
復繫心焉大事君子之謀國也計深慮遠無非

欲君之有其民惟國脉固天命鞏々業々惟恐其君之有逸志小人反是迎其君導其君習以失民心之事。自宣和至建炎變紹興群小執政前者已失而後者復繼日趨於亡而莫之能止也嗚呼有天下者有其民也彼謂天在我民將安往崇知天之隨民心而去也人君每皆君子小人之難辨崇難辨哉聽其言觀其事則居可知矣童貫王黼仍金滅遼而先棄其民秦檜主和忘戰而弃其來歸之民而亦棄之而其君曾不之悟也可哀也哉

蔡京當國元祐諸賢竄逐殆盡刻黨人碑立於重此亦千古所未有也碑為雷轟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噫哉小人逞其兇焰竟能滅盡人心之公至欲與天衡耶迄今人有聞黨人碑者必借觀手錄惟恐其名之滅也惟恐其鈔之不完而一有遺也自當日觀之
小人之兇
一何君子之弱自後世觀之又何君子之智小人之愚人亦何樂而為小人何憚而不為君子哉

曹操屬銅雀臺妓之語米溫過史先鋒游騎之時蔡京當其子攸取表之日平生氣焰至此亦大可哀矣逞心快志曾復幾時句謂君子一時雖屈而小人竟百年長享也

魏延以勇楊儀以謀皆為孔明所任而二人最不相能孔明每以為恨自孔明死而延以叛誅儀亦旋以怨望被罪以此知人才之難而用人之不易也張俊行軍之略亦大可觀而岳飛後起年少而功最大以此為俊所忌飛惟曲意謙之而終不悅卒冤死於俊之巧檜是故非才之難才德兼重之難也然此惟忠義於其心若國忘家公忘私者乃可以是也是以鄙雖練達之際文武兼資雖貪詐亦可使要必籍其忠義之秉於天性者而書傳之忠義之所奮發所得受命以出有死無貳此真國之寶臣若張俊者可備一節之用耳僨事則誅之以肅戎行可也張浚非不忠義惜不明耳以此又嘆越世之才

之不可得也使能然亂明之知人善任則中興之烈後賓禮之豈至留為千秋之恨哉漢世重儒其用人也亦以徵辟選舉故士多修行明經治術蔚然可觀而季世遂流而爲矜尚氣節亦以其時政荒俗濁有激而然而持之過高行之過急与小人有不勝兩立之勢於是黨錮之禍成矣夫以匹夫之議而爭國是其勢必不行則諸君子之逢禍其亦未合於屈伸往來進退存亡之道與至唐末而有白馬清流之事猶漢唐同轍其時猶知正人之寬懷哲士之痛清議未甚潰也宋則直目之爲奸黨爲偽學以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富鄭公功存社稷名書竹帛而猶敢於顛倒毀誉若此且若歐陽[文忠]修朱文公直汙蔑以曖昧帷薄之羞則無忌憚之尤者漢唐未至是也明季如楊左袁魏之難竟汙以贓而斃之詔獄其禍愈酷其患愈烈宋又未至是也江河日下伊於胡底

豈非勢窮理極有待於正道大明之世洗宇宙而更新歟

世道之汙隆由人心之公私人心之公私由治術之醇雜治術之醇雜由君德之昏明是以大學之道首在明德九經之目肇自修身盖萬化之源所由出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非謂上感而下應也天子作則於上百官萬民自不容別有岐趨一言也視天子之好惡爲從違一行也聽天子之取舍爲向背故曰大觀在上曰下觀而化自我之理豈有所作而致哉唐虞三代既往此道不明漢以至於兵爭之禍秦實始之其端既開其流益烈計至明將亡及二千年而四海鼎沸曾無休時中間治平之日僅而獲息不旋踵而禍又起矣雖有英哲輔世不過撥亂於一時何者以其宇宙而未固之化非可以朝夕善也大聖人出一洗前代之政而後美意洪乎來兹休風扇於奕葉回四

此条存外

海之內得以復覩中天之盛則
今日是也儒者生際斯時惟有昌明正學助
宣文化豈可妄自菲薄謂憂盛危明非我
事耶
鈕琇觚賸續編述其先贈公之言曰刻之爲
義刀豈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爲言永承其
下將自隳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此
言可謂深切讀之令人悚然余所見若此者
蓋不少每有以此例其子弟者乎

遷於五帝紀所除
荒唐不經之說是
其好學深思之效
至太公世家所載
文王太公之謀
之數據者所
爲何耶豈周
末游士邪說
誣民附會隱符
而史公不能辨
耶抑新着之
時遷史亦經

古之善讀書者莫如史遷五帝紀敘曰好學深
思心知其意故能擇言尤雅獨稱良史也爲
文即在讀書中不獨此也爲人亦然人之所以爲
人者皆在於書不獨此也處事亦然應世接物
亦能合而見有能離乎書者非好學深思不能
心知其意不心知其意則与以耳食無異若王
荊公新法謂本於周禮每以爲之讀書所誤豈
書能誤人我人自誤耳自漢以後而欲復古之封
建井田亦猶是也程朱之學大旨本於大學中

之潛齋即宣稱

庸此則堯舜以來歷千萬世而不可易者至
於文章制度應時合宜雖程朱有不能知
特擬其本原則其條可待時而議耳其於
三禮發明古人之意亦非欲守其迹而不廢也
荊公乃守其迹而失其意是（食古不化自病病人）不善讀書莫荊
公若也今世之士好齗齗程朱毋乃不學之咎
与且荊公無書不讀而於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
之言若罔聞者何耶豈非不知其意耶以此又
見當時之士但以多讀書爲博學而於所以學
之故竟未之聞也學則有之思則未也今讀書
尚未能望荊公乃敢詆程朱可何耶
居敬窮理爲學在此作聖即在此矣下而爲士
上至爲君無一能離此者窮理則明居敬則強
聖人對哀公問政一章心法治法備之矣道不出
五倫行之則有三德三者仁其主也智勇又所
以達其仁也生安學利困勉知行在人則有此三
等入門之方則又有三近由困勉而求者則百倍
其功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即窮理之

目也所謂篤行者即居敬之推也以衰亡之闇
弱而望人能之以明強雖有可循則全體大用
亦可觀矣觀李伯紀靖康傳信錄徽欽之所
爲可謂闇弱之至者矣強敵臨城惟避走
綱爲陳說形勢指畫方略明切若彼而君
不信而舉朝皆疑乃至議縛綱畀敵因陳東
之事疑其要結軍民揭長牓以離間之亡國
君臣舉動可笑如此此國家何等時忠於肝
義膽披陳徽欽獨一李綱而待之者若是
其闇弱爲何如是皆不自徽欽始也熙豐以
來積漸久矣君闇則所用之臣亦闇君弱則所
用之臣亦弱一旦告急技而遂無以支也然則程
子在經筵非正切當時之病能闇弱而爲明
強者歟後世不明原本至謂程朱迂濶國家有
事宜且高閣置之不識彼所情者有何長策
勝算也亦不過遁逃割地納質行賂之爲耳君
明則臣之明者至以其智略可施也君強則臣之
強者至以其肝膽有托也去其所以爲明強者而

危疑震撼之際正以闇弱當之將不爲靖康者
可得乎此見聖學之須臾不離尤大彰明較著
者也
岳武穆之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
平矣此名言也無論治平衰亂皆須如此其實
不惜死不獨武臣也若靖康之際文官亦須不
惜死又不獨在廷大小之臣也其君亦須不惜死
何也不惜死則無疑不惜死則無懼無疑無
懼而後得失之數明存亡之幾決君守社稷臣
何敢不衛社稷君守宗廟臣何敢不衛宗
廟當時在廷皆言都城不可守李綱曰天下
可守有如都城者乎一語了斷高堅莫
如都城深固莫如都城倉庫之積莫如
都城人臣民之衆莫如都城兵甲之多莫
如都城禁衛法制之嚴衛巷警傳之密
天下所無有也凡以有君在耳李綱曰陛下
能出則都城多發此事勢之最易曉者
而其君臣尚執狐疑無他故祇惜死耳夫

以君之重而不惜死百官萬民孰敢惜死衆
志成城去則志散於城何有唐昭宗之棄蜀
非其前鑒哉君尙棄宗廟社稷而何責
於守臣之逃何誅於兵民之潰轉危爲安間
不容髮然不講於平日則臨事而不爲明皇
徽欽者鮮矣以此知大學中庸之敎尤不可
易而程朱經筵之用心爲獨多也
或曰古無責人主以死者責人主以死則須臣庶何
爲曰正謂此也君欲守死則臣庶之衆將不容誅而
其隱將不可以徇利安者此所以激忠憤於崇朝振
義勇於倏瞬也危急存亡呼吸之間而惟倖生之
心出苟免之計其機一失則大事去矣徽宗之出也
云欲往陝西起兵恢復無論無自往起兵之理京
城故在宗社依存乃舍萬全之謀而爲再造之計
雖愚夫不爲也其時幸有一李綱又幸有一吳敏
與之同見不至遂如天寶然欽宗惑於衆議屢
欲出走幸聽綱而留不然則立致郊墟矣當時
禁衛之軍京營之伍至於輦轂之民無不欲
守而欲出者乃特出自行臣亦可怪矣所以然者素
常所用皆貪慕富貴徼倖苟免之人無經畧
家國抗義死節之士故至是耳歲寒然後知
松柏之後凋爲人君者宜預植於無事之時而
後可以收歲寒之效若平日晏安喜桃李之芳
華媚暄妍之旭日而爲松柏者或樵而爲薪或
棄之幽谷歲寒而求之豈可得哉然靖康之
際其勢猶有可爲者則不惜死之說也不惜死
則大計定以京師之大萬民之衆少有仗義而
興者而以李綱提調之敢議出亡者殺無赦雖其
宰相以下素無志節者藉其材能以治庶事若
是則守固戰固強金雖圍無缺也乃綱之計
既不盡見聽又方事之殷而並罷其任是歲寒
而尙不知松柏也且綱之計皆逐生之計也羣臣
之謀皆趨死之謀也舍生計而就死謀豈其君之
願哉一惜死則謬妄回惑進退無主故至是
耳然則不惜死之言豈獨臣宜然哉
金之退也綱策其必將復至此不待綱而後知之也

長驅至城下如無人焉和議事目惟命是從如無人焉勤王之師雖集環視而不敢動亦如無人焉又貸賂之數未滿三鎮之地未交皆可藉為兵端彼何憚而不至何愛而不至而舉朝洶洶以為無事綱慷慨言之至不見容而出出於外名為經略河北而所請絕不報行至乃用言者以勞師糜餉為其罪既罷之又亦遠之竄疑人之愚蒙不至此豈真要其危而利其哭耶 若李綱者可謂之明可謂之強而無奈此愚懦何也

吾讀其傳錄獨惜其自任之勇而未聞其薦賢舉能之事也其當時需人可謂急矣若宗澤岳飛韓世忠等皆已名聞軍旅豈綱書生素不知耶不可解也河北之事固非綱一人所能了宋之國勢積弱久矣如綱之策調發誠可以用然有兵無將則百萬之眾可以一旦散亡竊謂綱於此亦已疏矣然綱本宜密贊帷幄用之軍旅非其任也朝廷既不知綱之可使為相又不知宗澤岳飛韓世忠等之可使為將何以宏濟於艱難豈非宵小盈廷晏安沉溺長寐而不復寤耶 吾嘗謂小人享其太平而致殆君子受其患而敝敗為從來不平之事若徽欽之昏昏不知委之君子豈天奪其魄耶是又在前代劣主之下也

金人既退議迎道君儀注耿南仲欲令盡退道君左右近侍方行進見小人之陷君於大惡造禍興然皆此類也夫以子而忌於猜其父以臣而敵於防其君天理滅人性絕矣南北朝篡弒相尋自隋及唐其禍不息孰不由此章而綱數言析之欽宗不從不然則其事將不可止又不必金人之為患也綱曰天下惟有一誠愈誠則愈明愈疑則愈闇其患不可勝言是綱尚未深言而其理實不外此蓋君臣父子之間如天清地寧略無間隔如小人之心則自生疑慮間隙一開欲其復如天地之安不可得也然欽宗但不聽之竟不斥其罪而南仲竟以要結軍民誣綱雖欽宗亦知其意然以挾猜造謗之詞

何也畜牧耕也而後
數年之後兵戈烽火
已在郊壘之間狼
顧鹿駭

大廷對君畧無忌憚此其所由來漸矣吳
主之所不誅而欽宗視若無足琛矣後來高宗
之於汪黃亦復如是則君德之不明不斷如
若家法相傳何怪其沒世不能復振也然則格
物誠意正心之學其可一日少耶而謂程
朱迂耶

靖康之難縉所建議於竄導款切中機宜
金退之後所言事宜慮亦詳審獨欲詔令
河北許諸將世襲其地如唐藩鎮故事則
必不可行唐之藩鎮本因世資跋扈勢
相倚而成於廷特無如何耳非建此為藩屏蔽而
藉以捍蔽也契丹漸強則幽州河東皆欲資
其力以窺中原矣況此時金之強又過契丹耶
然即下詔必不能行也河北戎馬蹂躪無人煙
而欲諸將冊立軍府以抗敵金人勢必不敵君懷矣
心為倚隣援地之謀保自相爭奪並有即引敵
入寇之患是謂開門揖盜徒自害耳縉之言為此
固未思也國朝天地必有與立忠義是也若

宗澤岳飛韓世忠等慷慨特其忠義憤發並
期以完宗室之山河還之天子豈為貪一日
之功解取爵土遺子孫哉若令建列重鎮
先因藩籬歸各忠義因時乘勢以次進
攻取聲靈既振豪傑知歸此善計也亦定
謀也前人謂周衰賴諸侯封建而存遂欲施
之後世豈知漢已不可行矣後更行之恐更
不如唐之藩鎮也續通鑑紀事有謂宜建
宗藩分列河南荊襄之地令自辟官屬
以招智謀之士練精壯之軍為國屏蔽此
亦即縉之意也豈知宋之宗室素非智勇
何必委以閫寄職況耶果有智勇又未必其乃
心王室也徒益後患義之風召紛擾之矣
何益於大事哉書生不曉事往往如此而
不意縉之有此以昧以識也

自古君子無一事不益國家小人無一事不害國
家其用心殊也君子愛君故凡有益於君者雖
隕身而不辭小人愛身故凡有益於身者雖陷

君而不避國家無事逢君長君莫如小人之巧
也諫君觸君莫如君子之拙也君子豈樂爲
其拙哉爲朝廷惜紀綱爲國家衛氣脉忠
愛结於中而其心不能自已也小人不然所貪
者名位也所慕者利祿也所苟有可以全名
位獲利祿者壞紀綱可也傷氣脉可也一
旦有事若靖康建炎者彼豈能出一謀建
一策安社稷而利宗廟哉陳東伏闕請留
李綱种師道彼誠知圍城之中一旦無此兩

人則達歷碌々立致破亡是以忘其身之賤分
之微而上叩九閽欲以回天聽而安國步此其
用心豈有名位利祿一絲髮存其間哉然而
當時小人已刺次骨恨之迨建炎上書復論汪
黃與歐陽澈竟棄東市君子是以知宋之
不復振也煌々斧鉞之誅小人假之以戮忠國
愛君之士毋豈復有可爲者哉高宗避敵
浮海朱勝非曰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家之
一奇也使彼入而不出我不將出而不復入乎此

尚是宰相之謀他人更不知作何語嗟乎君子
忠君愛國殺之戮之而不疑所留以濟時艱共
國患者皆此等人也亦危矣哉
昭烈領益州牧群臣勸稱尊號前部司馬費
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盜故乃羈
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
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獲子嬰猶尚推讓
况未出門便將自立耶詩所謂但知其一未知
其二者也是時漢失其柄久矣中原推戴曹氏

而爲魏江南擁立孫氏而爲吳鼎足之勢成矣
誰復知爲漢者昭烈雖大義討賊海内庶者
有幾不獨此也昭烈之臣可與言春秋之義者
孔明關張趙雲而已自餘豪俊猛士皆欲
攀鱗附翼自成一時之功以顯竹帛而耀
後世者也群策群力無所繫屬一旦散亡
則震滅不賑昭烈將與況此數人者入田横之島
乎且昭烈之立名正言順何所疑天下人心果
有憤孫曹之爲而思漢室之興者聞昭烈之

主必且竊說慶幸以為漢有天子矣何惑焉
至高祖之事尤非可引以為比高祖須天下
諸侯共立之將昭烈將誰侯曹丕耶尤不
可通也志吞吳魏義在討賊而時固未能豈
可以大言了事者耶永安宮吾意事去即位才二
年耳討賊未成而已至是矣如詩所云將若之
何豈不創業垂畢而垂統亦無自耶操破
荊州乘勝南下張子布欲迎降其事與
此不同其為不識時務則一耳

孔明伐魏余論之已詳述又見宋人有謂隆中
之對謂天下有變則一軍出秦川一軍向宛洛
是時天下豈有變耶意謂孔明不當出師
與從前之語不合此真小見之見宋人議論往
往如此無怪靖康建炎之際忽而君子忽而小
人忽而戰忽而和從無定議日趨於亡也隆中
之時經指曹操為賊然未嘗篡漢故以有變
二字渾括之耳至永安顧命則丕則已代矣
故臨終託以討賊孔明前後出師仗義北伐
乃聖賢之用心非僅英雄之大略也如宋人所
言必將曠日持久坐而待盡豈知孔明之事
哉大抵宋自神宗以後數興軍旅章以燕
山之役啟釁納侮其弊在於妄動而靖康以
後有可乘之勢卒為和議所誤其病在於
苟安妄動非其時而動苟安非其時而安均
之失矣故其論者狃於習見而以識孔明之
心和議之部見也此等不勝辯略識一二
以告讀史者

瘟第一方

瘟毒腫脹發寒熱惡心不食不大便

荊芥三錢 金銀花三錢 防風壹錢
苦桔梗三錢 連翹三錢 板藍根三錢
蟬退壹錢 生甘草壹錢 元參三錢
牛蒡子三錢 研

引加鮮蘆根一尺

山梔 薄荷 厚朴 黃連俱可相度酌加
白芷頭疼亦酌加 藿香 藿梗皆可

瘟第二方

蘿蔔子 連翹二錢 大青葉一錢
炒山梔一錢 元參一錢 苦桔梗二錢
生甘草一錢 銀花一錢 牛蒡子一錢
沖紫雪丹
引加竹葉十五片 燈心三寸

瘟第三方

法半夏一錢 南薑一錢 伏龍肝四錢
薑川連一錢 陳皮一錢 夏枯草二錢
薑炒川厚朴一錢 竹茹一錢 土炒研正枳實一錢
引加煨薑二片

治破傷
柳絮 火焙灰罨之神效

治魚哽
橄欖核 磨汁飲之神效

又治破傷
龍眼核 去黑皮研細糝罨之神效

陸桂永先生一則治脇腹疼方

左關芤大而虛，肝血少而且有積；右關浮而軟，脾血弱而胃氣虧。法宜和肝補土兼之消積。

炙潞黨一錢五 真杭白術一錢五土炒 全當歸一錢五酒炒
川芎四分 橘紅八分 桃仁十分去皮尖
紅花五分酒炒 雞內金一錢炒 青木香五分
炙甘草八分
鮮薑三片 紅棗一枚 同煎 一方三劑

炙潞黨一錢五 真於術一錢五土炒 全歸一錢五酒炒
雞內金一錢炒 橘紅八分 紅花三分酒炒
青木香五分 雲苓一錢五 法製半夏一錢
炙甘草四分 川芎六分 砂仁殼五分
鮮薑一錢搗碎 二方三劑

丸藥方 一齊製為丸

真潞黨二兩薑汁炙透 於術一兩五錢土炒 雞內金一兩五錢
青木香五錢 全當歸一兩土炒透 廣陳皮八錢留白
雲茯苓二兩飯蒸 川芎八錢一作六錢 川紅花三錢酒炒
法半夏一兩五錢 砂仁殼五錢 炙甘草一兩

右藥每味各炒共研細末建麯打糊丸如米
菜豆大每用淡姜湯服三錢
此藥服之見效 一作者服之方甚效
杭於朮二錢 土炒 香附一錢半 四製 紫蔻仁四分
枳殼一錢五分 麸炒 法半夏一錢 陳皮一錢
廣木香八分 煨 良姜一錢 炙甘草一錢
雲苓一錢五分 頂好沉香一錢 清水磨汁和服
孝遠忽犯一服而愈

第三次丸藥方
真西黨二兩 蜜炙 真於朮二兩 土炒 製首烏四兩 赤白各半
雞內金二兩 青木香五錢 全當歸二兩 酒炒
廣陳皮一兩五錢 真雲苓二兩 小川芎八錢
法半夏二兩 川紅花一錢 酒炒 藏紅花一錢 酒炒
砂仁殼一兩 炙甘草一兩
每味另炒共研細末建麯打糊為丸如小綠豆
大每服三錢淡姜湯下
以上俱服之有效後先服高麗老山
參湯再服此又覺有益

非桂朱先生自山西回病出來之方

丙

治每冬受寒痰嗽或下半日發冷半夜後發燒
或通夜不寐或咳血
一方 未發時先服 宜立冬次日即服三五劑 預防
之方也
甜杏仁三錢 去皮尖研 前胡一錢五分 川貝母三錢 去心
橘紅二錢 鹽水炒 雲苓三錢 防風八分 大便秘微炒勿過性 若外感用二錢
首烏三錢 製赤白各半 瓜蔞仁一錢五分 研取霜 炙草一錢五分
老生姜一片引食後服

二方 病發日服中病即已 宜常服
製半夏二錢 橘紅三錢 水浸炒十次去白 雲苓三錢
明天冬二錢 大麥冬二錢 去心 麻黃一錢五分 先煮去渣 無外感不用
款冬花二錢 蘇葉二錢 苦杏仁五錢
淡豆豉二錢 炙甘草一錢五分 白芥子八分
葱白三寸 連鬚 老姜一片打碎引
喘甚咳出汗多者加炙潞党參一錢五分 生黃
芪一錢

三方 發後平時服乃滋補氣血清理病根之
法也

自山西帶回來 朱先生治腳腹疼丸藥方

高麗參 寒夫 三錢　大熟地 三錢　當歸 三錢
甜杏仁 二錢 去皮尖研　於术 二錢 土炒　川貝 二錢 去心生用
軟柴胡 一錢 蜜炙不用　綿黃芪 二錢 去汗用炙　新會皮 一錢
紫菀茸 一錢　郁李仁 一錢　火麻仁 二錢 研 二味俱不能不用
大麥冬 去心 一錢
老姜汁五分或一小酒盃 空心服
以上第二方服之致二三方尚未服 甲午十二月 記
盖麻黄〻切

永清劉太史所傳虎骨膏藥方
附子　官桂　川烏　草烏　川椒　川芎
當歸　虎骨　龜板　防風　續斷　透骨草
甘草
以上諸味各五錢用香油二斤半微火熬之藥
諸藥俱酥以稍焦為度去藥渣存油俟用再
以前用鐵鍋入漳丹十四兩焙至微紅色即將
前油傾入同熬以清水成珠為度俟其成時以
涼水噴三四次用鐵箸隨噴隨攪藥即凝
再以涼水泡之定後須停一夜次日化開以乳香沒
藥各三錢研極細末攪入即得
虎脛用蒲瓦以豬油塗抹焙之色黃即酥焙時瓦
須微傾以碗承之俟油滴下仍以抹虎脛上俟製
好仍有餘油即傾入藥內　油忌太多故仍以滴
下之油塗抹　先製虎脛餘油以便入藥
虎脛酥後碾為末攤時量用
凡筋骨疼及跌傷閃挫皆可貼之

自山西回來帶 來外

朱先生治腳腹疼丸藥方
高麗參 四兩 蒸炙　首烏 製 二兩　於术 土炒 二兩
雲苓 二兩　砂仁殼 一兩五錢　青木香 一兩
陳皮 留白 一兩五錢　法半夏 二兩　歸身 土炒 一兩五錢
杭白芍 酒炒 一兩五錢　懷山藥 土炒 二兩　雞內金 土炒 二兩
炙甘草 一兩
依方炮製每味另炒共研細末用神麴
一兩五錢煮糊打丸如梧子大每早空
心用淡鹽湯下三錢 完後可服第二方

此病案極明透
病源

張先生治肝氣方 十六年十二月东寫

宿有積塊。在腹中臍下中脘作痛。時發時愈。現切脈
左關弦。右手三部皆弦。此、肝、脾、膽、胃之病。肝脾鬱
而滯氣。搏結留於絡脈。久而成形。膽胃逆升則痛
作。順降則痛止。以、肝、脾、宜升。膽胃宜降。宜降者逆
升、宜升者、反陷。兩氣拒格。故作痛也。是宜先和中、以平
膽胃之逆。俾得平服不痛。再治其本。然、此、積、氣。
與、痰、常、積、聚、不、同。宜遠從藏以化之。未可、急、求、攻、
下、耳。

茯苓五錢　白芍三錢　乾姜錢
製半夏三錢　柴胡錢醋炒　甘草八分
陳皮八分　黃芩五分　刺蒺藜三錢炒研
枳殼八分炒　六神麴二錢炒　苡仁五錢生
不用引 水四盅煎一盅服之　敌三劑

次方改　柴胡七分　甘草炙一錢　黃芩三分　去枳殼加吳萸五分
去苡仁加製茅术二錢　餘照原方　引用棗針廿枚
敌三劑

三改 去柴胡加枳殼八分 茅术半五分炒 去神麴加白芍五錢下炒 經霜桑葉一錢
餘照原方仍前引　敌三劑

萬應錠

治中風痰火半身不遂喉閉亂鵝牙痛瘟疹傷
寒中暑痢疾霍亂血瘀傷血痘毒發黃小兒
疳疾驚風婦女經期不調月家風等症大人四五分
小兒二三分俱用涼水送下治腹疼胃脘痛燒酒送
下治疔毒惡心痰疾牙疼俱用涼水送下治無名
腫毒疔瘡痔瘡傷水瘡腫瘡漏瘡俱醋研上
治騾馬水結糞結黃病孤眼跳貓狗起風俱涼
水研送更能如神

餘論再續
達生緬要錄增釋
儀徵相國石畫記
此本凡三種其不在此內者另入雜記

此三條附於論宋南渡之後

王質字景文為太學正孝宗時易相國
論未定質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京
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
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
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
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能稱陛下意於是
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西
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
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阻
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〻不成浚持陛下以戰
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〻既困思退又持
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
李牧在雁門法主於守〻乃有戰祖逖在河
南法主於戰〻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
於和〻乃有守何至紛〻而不使相合今陛下
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
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
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情而金人且來陛下

即妥能有望平源之心哉告陛下吾不可進
金不可入陛下又塞此有指鴻溝之意使臣
為陛下謀會三都焉一天下烏有不治我孝
宗心向之而從者謂資年少好奇論兵殺
去

案文此疏切中南宋之弊忽戰忽和此進彼
退以遠於亡而後已戰守和三者宜以戰守為
主而以和濟之何也能戰守而後能和也在高
宗之時真可以戰可以守而卒慢於和孝宗
已非其時矣能國家未有忘戰與守而能
立者況強敵為鄰日伺吾隙乎不知當時
何以一言和必去戰守也且用人亦無此法合
主戰守者經營於外而主和者修理於
內有何不可而必用此則絀彼日為不兩立
之計築室道謀迄用無成誰之咎也追
是愈無可為者矣戰既不可守又不誠惟
因循於和之一說又不勝其敝則踏徽宗
之覆轍約元滅金此如自知必死又服酖
而求速焉嗚呼

王阮字南卿孝宗初立詔經理建業以圖
進取而大臣遂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
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
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
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
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
炎紹興間敵人專務長驅直擣而我師亦
甚憊也上皇姑為時晦不得与爭乃駐臨安
所以為休息計也已三十年矣闕者全壞者修
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萬萬不侔主
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
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
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
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
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吳有長江皆其
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
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

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何為善哉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層巒奔穩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偏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匿金以守之愚恐夜之劫奪也倘六飛順動中原在握步武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耳范成大誤之曰是人傑也調南昌主簿

宋都臨安高宗之失計也其意以為建業一渡江則至城下不如退藏深阻如淮泗有警使可作浮海之計耳嗚呼豈有一味退避尚望有為者哉嘗論南宋恢復之計在孝宗時已與高宗大異矣何者彼金人處二帝高宗之父也兄也苟有人心豈能忘剋君者百姓雖勢固當不忍至孝宗則年久而勢易矣恢復不可必而重勢吾人或則謂君王自保閩疆而不恤民命其於人心固已失矣況韓岳之將無有也河北忠義之兵無有也張浚任事雖忠而今即不能行於邵宏淵師出而潰一蹶不振有由然也孝宗初詔經理建業收王南鄉對策言之戰守無具而空言形勢亦無益也是以事卒不行雖自孝宗以後偏安偷安以脫荊襄淮泗門外之事猶逐若無聞焉半夜或失之言不亦懼然而數計也哉

林栗除知湖州解韓曰臣聞漢賈誼論通達治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都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雖舉以語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當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前臣之言者不然則默間有反以語臣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當為

風癡其狀半身不遂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〻忽中於人在時偃仆則請康之實是也年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安之興是也既元氣雖存邪氣猶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寄於半身不遂者乎非但半身不遂而已半身存者淳〻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瘗人之不忘起矣必賢智之士能洽與圖用其

顧我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偉志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

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於是中風再至者知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

眾言事及在官措置頗有可觀亦未易才也及與朱子論易而銘不合遂訟言攻之謂為浮誕宗孟諸人之首於是為胡晉臣所劾而罷眾蓋有才而無學者也

所論南宋之病是矣朱子之以大學匡君正欲養其元氣以充半身之虛而眾乃詆之如此則眾亦知其病而不知其方也吾嘗謂高宗可以撥復正所謂五十以來而氣猶盛者至孝宗則年加衰矣（張浚之經略已屬西蕃）若猶信用事則百毒入口而真氣盡亡乃中風再至而不救者也時乎時不再來今人歎息痛恨於一德格天之日也

四五條供附於論三國之後
著論既多可別為一種
前有讀鑑餘論，反餘論續，此可云餘論再續。
世有三續四續者，仰揚此另編

近後人議諸葛者，有謂當陽長坂之事，曹操[stamp]一晝夜行三百里，若以關張帥師邀之，必可擒操，以為孔明不長將略。噫，此蓋不脫當時情事，類於無目者之言也。昭烈以敗北奔亡之餘，栖托荊襄，其時羈旅相從者，將則關張趙雲而已，兵亦不滿三千，所以新野小縣，即可屯孔，前猶以一孔明張空拳而禦大敵，如何措置。操之伐劉表也，中原略已大定，袁不足忌，而權實可虞，意固在江南也，是以悉師數十萬，欲以拾取荊襄，席卷吳會，此其勢豈僑居之人，將寡兵微，所能抗者。蓋不待知者而後知矣。

昭烈之行，從之者數萬餘人，皆避難之老弱婦子，非可令執兵而戰也。昭烈不忍捨而先行，故遣孔明與關公往江夏，起劉琦之師，而後得脫於難。孔明非以江夏為可恃也，蓋其東連孫權，借加破操，成算在胸，固非淺識者之所能窺耳。操之來，實掇泰山壓卵之勢，而欲以決戰取勝，且曰操太疲鈍，從何容易千里赴敵，必蹶上將，此為孤軍深入而言，非操之謂也。（孔明傳言耳。）孫劉併力僅而勝之。其事可知矣。赤壁以後，操知東南之地不可復取，是以（與權相有犄角之勢而不能守其大本）終身不復南征。使諸葛一，意兩用，而三分鼎足之局，孔明算中，豈後世寡昧之流所能議其長短者哉。

或曰江東所恃者長江之險，渡江則彼此共之。操既收荊州，何不指日南渡。曰此正操之長算也。江東非荊州比也，其將才兵力皆足相敵，而客主之形既別，地勢之險易，（攻守之勢亦殊）城守之虛實，軍儲之多寡，皆不知也。則敗之數多而勝之數少。不利而退，則歸路絕矣。江上之師不破，操知不敢渡也。是以孫劉合力，必邀之於江上也。

或曰別遣一軍以襲許都，不可乎。曰不暇及也。且亦不必。何則，操統大軍，期於水陸並進，雖未渡江，已不啻壓壘而陣矣。周瑜以全力當其衝，所謂猛將戰士，堅甲利兵，悉萃於此，而江岸列城之防守，又倍於前。縱其形勢困已，不遑為襲郢聲援之計，且許都根本，豈以操之智而不設此，即擬言襲者許固未可襲也。不退曰今退還，隙可乘耳。不知孔明周瑜之計，正欲驕之，使不備，一旦覆其大軍，遂息志於東南也。若曰擊其惰歸，非當時事也。觀操之敗還，留不能南追，蓋其加知止於此矣。何也，江夏之師皆水軍，而瑜燒船之後，陸戰未已，此操之所

以先也即孫劉之事之所以止也

或曰孫既得東川何不乘勝直取劉璋而加不及也既定秦勢必取蜀然威既殫矣璋雖闇弱其下多英傑之士西中原遊離而至者挽偏據險隘日持久勝負未有所分孫果如此則孫劉之合力辭訴豈待再訴決哉故夫孫之不為非不欲也慮孫劉之難其後也且以孫之強得東川而不能守其力有所窮亦可知矣若操若備若權當時智勇相敵所謂讓一步不可爭一步不能所以成三分也後人不揣時度勢第據舊事咸以妄議前人以其智謀施之當時曾不足當孔明周瑜曹操之一笑也曰天下盡如若人則吾一舉而大定矣何三分之有哉

或曰昭烈既得荊州即當據以拒吳何故託言為備於他日之兵端曰孔明之不得已也荊州四戰之地孫與權皆所必爭而地居建業上游欲指石頭則順流揚帆朝發而夕至況本因東吳兵加乘間而取之則其地有責言也理長而詞順孔明意在得蜀為王業根故托詞以安其意令無嫌吝事而已至權之於荊州備亦爭不備亦爭一時權詞固無關於大計也若荊州之失則龐士元之亡也糜芳傅士仁

孟達之叛賣劉封致之

後別有論此段可刪

達之叛也皆孔明之所不意也天也

或曰關公守荊州若不攻襄樊則荊州不失曰固也然公所必不為也公之所稟至大至剛其視東吳固不足當其一顧而襄樊近在門庭欲其專守一城閉壘息旗絕不過問公能乎否乎且本係荊州未了之事亦非輕出遠攻也及至破襄陽困樊城禽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矣然公之聲勢盛而權之謀愈亟何也荊州可以借襄樊不可以借也公在襄樊是荊州終不可得而有也是以陰謀秘計出公之所不意躡其後而覆之彼以一國謀一州公固有所不敵也或曰令公能防之竟不失豈非快事曰果若是則漢且復興昭烈亦一光武矣此非人之所能為矣

或曰孔明既定西川不聲罪討魏而急急征蠻何也曰此正為討魏計所以先固其根本也夫孟獲亢有爭天下之意也不過為尺寸之利作邊境擾患耳威之以懾懷之以德且令知險惡之不足恃而恩惠之不可忘則出師無內顧之憂而後可以進退惟我勝不必勝而固已必不負敗矣中原無間隙可乘則姑先為桑土綢繆之計此乃

公劉太王之所以基王業也其所措置者大矣遠矣以御
天下之交國有餘矣知曰斯時無隙可乘則何交可結曰
孔明所知者人也所不知者天也天若祚漢彼魏若吳都或
易世而將啓暴之君殺戮忠良殘虐萬姓境內叛之思
得明主則董督攻誅取亂侮亡孔明將行伊尹太公之
事猶反掌矣所不知者聽之天所知者可勿盡之人事
孔明一生謹慎全從謹慎而出而其一生功名亦在寧
靜淡泊四字也寧靜淡泊都即聖人有天下不與之心
謹慎都即聖人憂勤惕厲之志也今試以三代盛王

之言及孟子王佐之言質即孔明之行事無不相合而
淺見者第見後世因利乘便之說而又不悉當時之
勢拘泥贊說迷惑後人徒為識者所嗤何與而論之
耶凡讀書論古須識其知今且以曹操司馬懿之奸雄
孫權周瑜之英敏無論其為順為逆為正為邪有能
彷彿於孔明之萬一者否識時務者為俊傑於不言俊
傑則已言俊傑則孔明一人而已矣而識時務乃賢傑也
知之以言孔明之大也
或曰世傳孔明手書申子韓蕭云是以教後主者後世

名實不分則是非不辨是非不辨則忠佞無別綱紀紊亂賞罰舉錯倒置所貴俗流毒由於此

以為綜核名實非聖學所急何取於霸術而陳之曰此孔
明之時務也後主仁厚以孔明佐之可無他慮惟是渾沌
太無分別故欲啓其心靈俾其稍知檢察耳觀出師前
表誨導後主之言可以知其用意矣夫親君子遠小人察
納雅言（進盡忠言）不由名實何從區別且觀秦漢以後唐宋以還何
嘗不以名實知昭彰而治何嘗不以名實混淆而亂固未
可以其書出孔孟而棄諸之也說者以孔孟崇王黜
霸遂以言出諸子者悉屬不經此真以耳食何無異且又安
知孔明非分門別類更有全書獨此篇留遺而乃執為

口實也亦可見後人之惡實而好名喜大言而忘切務也
或曰孔明治蜀以嚴是法子產治鄭乎曰是也（雖前言子產固當之矣）孔明
之時務也蜀當劉璋積敝之後朝野無章上下無等
若人之痿痺跛倚扶之而乃立杖之而乃行不有以振動
警覺是其人終不可用也法立知恩孔明固自言之矣所
以振者欲其明作有功使朝野上下一聽吾之指揮而後
功事可成業可立也況孔明之專長於此偏重於是也其後
蜀人悲思亦與鄭人孰嗣之歌同則其效可觀矣孟同
為救時之相而孔明猶有遠謀焉所以係屬其心固結

其氣不言而喻不令而行呼吸進退若出一體使敵國望之若山岳之不可動搖則固已不戰而屈人之兵矣此皆與古帝王立國無異非徒為爭城爭地計者後人亦指為霸術謬矣彼見與詩書所言者異(不同)而不知彼一時也

或曰姜維得後主之詔不歸成都而詣鍾會其為欲構禍亂已(亦)無疑(顯然)矣會何以不悟曰會先有忌艾之心維故先勸(之)殺艾之計計既行(中)矣然後慫恿以援蜀之謀謀又行矣會若在姜維如何能悟或曰是教會叛亂果能復蜀否予曰鄧艾已死鍾會又叛彼不殺諸將則為諸將(將)所殺諸將若殺會則無主必逃歸自明其不叛也會若殺諸將則會孤雛窮鼠耳退既不可進又不能必將就姜維求計左之右之惟其所(欲)為耳(善)故姜(維)之計非孟浪也實有操券而決者在鏖戰而疾殺與會同死耶非維之所及也或曰此時若孔明在則如何曰孔明在彼方防守之不暇何敢起望蜀之心乎果若輕進則艾固成擒而會亦難逃矣又無庸姜維之曲折矣

或曰姜維之計正乎曰譎而敎之叛因而殺之以復吾社稷此事

為漢忠也指孔明蔣琬也宗敵國而問否謀也事已不可為而猶為之者也忠義全智勇備不但孔明為三國第一姜維亦三國第一人國亡後世不復者論是乎英雄豈以成敗計哉

古無行之者後亦無似之者可謂亙天地之未有不可為典要者也故維之計不得謂之正而不能不謂之奇彼實不欲臣二姓然而後主已降彼戰耶非其名而徒死又非其願故從而出於此其報後主曰臣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願少待臣忍旦夕者蓋慮後主[illegible]遲致[illegible]覺之而誤(敗)其事也(乃)意此時維之心固謂此事成則國受(其)利不成則臣獨被其災而於君無毫髮傷也維之忠於漢亦至矣其報孔明亦遠矣然則謂之奇可謂之正亦可矣或曰維能必會之聽乎曰維料之熟矣彼會者目覷司馬昭之為而思效之者久矣顧力不能耳今幸得膺伐蜀之任而大功又為鄧艾所先一旦得維為之謀主一舉而艾可殺蜀可據司馬昭為帝王吾亦不為之下斯時倚維如左右手有不傾心相接拱手而聽者乎然則維之愚會也乃會之自愚也因其愚而愚之以成吾志雖志卒不成而令伐人國者兩師不還亦書冊以來一見不再見之奇也(奇而正)維獨有千古矣

或曰蜀之亡孔明生時亦知之乎曰知而不知也(而)西川既定而昭烈亡繼世乃禪也已而可與創業者皆亡固知天不

與漢也然且殺幼主和滿邪修政令專征伐皆一人爲之日夜孳孳不倦者蓋孟子曰彊爲善而已矣所以爲垂統可繼者太王之事如斯而已者也世以成敗論英雄且不可況以論聖賢乎或曰孔明若不親細事當不至以食少事煩爲司馬懿所料然孔明不得已也以李嚴共事之久而忽有因糧誑事之事以馬謖先帝嘗臣而忽有街亭違命之失孔明四顧朝誰可代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命之不延蓋亦自知之矣孔明在保無他虞孔明死則安所恃乎而魏延反矣而楊儀廢矣董允費禕襄理庶政而相繼亦殞閫外獨一姜維又遭讒懼禍遠走沓中三國之初觀釁而動者也至是而釁先在我孔明慮不及可乎雖及此無如何也故孔明之事獨難而心獨苦也唐詩人猶知之而後世反議之亦可見世日下而見日卑也可爲廢書而歎者豈一端也哉

或曰自子言之孔明無一短乎曰但見其長未見其短即以出處言之三代而下彷彿伊呂者孔明而外復有何人當漢之末天下大亂中原遺賢皆爲曹操所收江南英俊悉爲孫氏所用而孔明躬耕南陽曾不一動於中此其器量固已遠矣孫曹非其所屑即昭烈亦必三顧而後許以馳驅蓋知深觀昭烈洪知其可與有爲非苟而已也自昔奇人傑士建立功業必有所因今以當時觀之天下所欲就者莫如曹操孫權而所不欲就者莫如昭烈然而孔明許身匡佐坦然不疑此非其素定於中而能然乎迨其既出天難方殷無尺土一民之籍而崎嶇戎馬談笑指揮一一如所素裕卧龍之稱豈虛也哉或曰茅廬吟嘯自許非常而僅比管樂何也曰漢祚已微天子尚在故以侯國之佐言之比管謂其治國之能比樂謂其從戎之略其大於此者固未嘗自言孔明不自言後人遂不之知得毋自以所見爲天而忘其身之在井也耶

或曰然則謂孔明不長將略者何也曰彼所見七國以來秦漢之際驅民爲兵飄忽飛揚乘利徼便取一戰之威用萬人之命以爲用兵必當如是而不知其非也且彼所云者擐甲執兵身當矢石求逞其志亦非孔明之所爲也兵法亦有之曰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孔明不能爲必勝也

而能為必不敗。蓋立於不敗，以待敵之可勝，固已得為將之要領矣。司馬懿用兵，彷彿曹操，然而當孔明，祗有拒守，出戰則敗。至於受巾幗而受，則其不能出一奇、料一勝以加於孔明之上也明矣。綸巾羽扇，指麾三軍，豈可勉強而效者哉。或曰孔明北伐，每以糧盡退師，然則因糧於敵非歟。曰蜀道險，輓運艱，所以有木牛流馬之作，然特稍省人力耳，其難則如故也。若曰因糧於敵，則敵堅未可卒破；若曰取之敵境之民，又非孔明之所為也。觀其屯田駐師，蜀兵與魏人雜耕作於渭濱，幾不知為敵國，則其系大信於天下，其與市肆不遷、耕芸不移，亦復何異。三代以後，行師用兵尚有聖王遺意者，孔明一人而已。何逕將略之兄。而至於八陣圖，兩軍相當，未嘗一用，意其論陶奇偶（正）變，似在胸作止進退，莫非此意。孔明既不言，後人亦竟（無由）不知耳。

余前後論孔明事至此，幾無餘憾矣，尚有未盡，待他日更由繹之。道光丁酉六月四日記

後有偏子午谷計一條接於此，又有接論一条亦連寫，又說一条共為三条，俱連寫於此。

余讀鑑餘論，於各朝皆略舉大意，獨於武侯反覆辨証，不厭其詳，都以武侯之事由後世觀之，正如神龍之隱現於雲霧中，或見其一鱗一爪，而飛騰變化，不可捉摸，其全身須由面面參觀而得之。粗忽汙略者則無以得其精，迂拘淺陋者則無以識其大。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夫不論其世，而輒以一隅之見自信不疑，末世之通蔽也。是但能厚誣古人（漢），掩沒古人於古人之真全未之觀，何尚友之云哉。東漢之末，實多賢人（才），然其急於自見者，如曹操、孫權所收皆是也。若孔明、徐元直、崔州平、石廣元、龐統（士元）、司馬德操隱居楚境，若不以世事為意，竊意而龐德公之所化，若雲龍風虎之從，而不自已也。其求知（日）時謫求者，皆帝德王道之本，未是以遯世而無悶，而非亟亟功名事業者比也。孔明獨拜林下，而不為之止，始如聖人之於顏淵，視猶子矣。孔明學術之正，（涵）養氣之醇，寄百里之命不辭，託六尺之孤不懼，行討伐之事不疑，得之師友之間者，蓋不少也。王景略佐苻堅，得君而事，功業與孔明略同，然桓溫欲與偕南，輒復不能自決，幾致失身，則其去孔明遠矣。張子房佐高帝，亦王者師，然所師黃石，可以云奇，不可以云正。竊謂孔

詩書亦現也，詩書之所不及，其隱也。以其現而知其隱，其在人也。苟非其人，則見因現而反惑，指其隱惟庸，故妄不自知妄也，實不自庸也，淺世反以此識其人矣。

明猶當勝之凡此皆由出沒隱現想像神龍雖非的見
真龍而猶或得其似者也若後人之妄見妄聞而
謬其諮夢囈者也乎
其次論之詳者莫如宋靖康建炎之事蓋皆龍騰虎
变之時適在得失存亡事變錯出之會是以反覆貫
詞而不能自已但宋事但就其成迹斷其是非與孔明
之面面参覈得之文字之外者又自不同蓋於孔明有
發微之思於宋事多垂戒之想要其為論世一也参
而觀之皆可為讀書之法云讀古人之書便是聽言
觀古人之蹟便是考行論古人而吾之言與行亦見
鮮習有詠嚴子陵謂其著羊裘為有心好名者此
種識見何損於嚴陵但自為纖人之腸耳以為戒
焉可也
少陵諸詩為能得孔明大處其學識高出後人萬倍
大名垂宇宙本無庸更着詞說所以往復不已者欲
借孔明發孟子知人論世之意耳亦所謂託之空言不
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明不可及也已徐元直
可惜龐士元可傷也豈孔明之事天特欲孔明自為之

更不容有指臂之助於何一蹶一死若斯之不滿人願也
然則孔明之所為天若有所限之不欲其遂與伊呂爭
烈耶而龐德公遠矣
尋覽蜀志所載多有牴牾或由傳聞異詞及事跡
閒漏以致首尾不應而註中所載亦復參差各就
所見輒作斷語往復思繹深覺未然懷欲整頓
而年齒加暮力不及已善讀書者踵余而為之斯
亦唾唾之至願也後二日又記
詳觀蜀志諸人列傳多有才智之士而首尾橫決志
意乖違其能慷慨大節不貳心之臣可托專任者實
無多也因以益知孔明所為之難不獨李嚴馬謖之
事非其所料即魏延楊儀之不指私怨亦豈不深
憂其他中道新附之士恃才恃功動懷怨望欲其
乃心王室同濟大業不亦難乎需才之會收錄無遺
而志慮不壹豈望忠純竊意孔明嘔盡心血亦坐
為此耳其遷於無形者不可謂寵即志所載者亦多
一時權詞而不能明言其意非善讀書者鮮不以
其所見妄下雌黃使前賢失指於將來而萬世終

迷而不寤可勿大恨也耶顧後人學好深思勿復鹵莽
滅裂之爲豈惟前賢實嘉賴之抑亦儒者取善之
慧不稍負盈氏云云也不然則何貴於讀書而讀書亦
何益於學問也耶　後二日又書

余好讀史然晝讀則夜思思則妨睡非老人所能堪
也於是舍而作畫然非晴明體適則不能爲信手
衰年之無一而可也後之視今又當如何錦瑟無端
以增歎息

荊州之失也漢祚興亡之關也無端而入於曹又無端而入於
孫其在漢也雖以關公之神武而不能不奪於孫權呂蒙
如鬼如蜮之後從夫剝復否泰相爲倚伏有君子則有
小人有聖賢則亦有梟兇巨奸以爲之對天以陽剛生
聖賢秉正大之氣任匡復之權而梟兇巨奸者縱其
蛇虺之毒以乘乎聖賢所不及覺後世恨之罵之而無
如何也然而聖賢者其生逆天而來其死乃順天而
死天不欲興漢則公之死其常也非變也公死而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乃至婦人孺子蒲伏惕息奔走拜
禮之不遑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豈復知孫權呂

公將出師夢豬齧足豬齧者豬者孫是豕神竟以呂蒙姓名呂公而公不悟也

蒙者爲何物哉或曰彼亦各爲其主而兵不厭詐子何
罪之深曰荊州之借昭烈爲之主非公所能專公應嘗
肅之言未嘗不順且昭烈已與以零陽三縣知亦未嘗
云必不與荊州也昭烈與權合固曰同獎王室矣公方
與曹敵吳反爲掎使此可對天地耶呂蒙傳備寫
詐謀曲折詳盡如鼎鑄神姦以陰以險以很以賊
使大聖大賢不能不入其坎窞陳壽無識傳論乃
稱其妙夫妙者巧也險惡陰賊之無以復加之者也
余謂正賴吳志之目之爲妙於其謀窮盡無遺使
魑魅魍魎罔有遁形以爲萬世之鑒後有同於公
之事者其亦可以取戒也夫

記六七歲時家有繡像三國演義翻至呂蒙像但
聞人曰此害關公者於是深惡之每閱則以指爪空
其面後竟成一無首像其實並未知其事如何也
此殆不慮而知出於天性者耶附識於此

天生公又生蒙生武穆又生檜似特爲漢宋之祚而
然然萬世之感慨又不能已此蓋大義之必不可泯
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公與武穆事迹不同蒙與檜

地分亦異。而其出於陰賊以敗正。則一耳。假令孫權竟興師爭荊州。公戰敗而死。與此又不同。假令公退走麥城。而吳不追。濡瑾之師。與此亦不同。余是以言之髮欲裂眥也。是以詳其事。鬚蝟張。眥幾裂也。

或曰。公亦有以致之。當權之求婚於公也。彼以好來。未便遽罵辱其使也。曰是則公之跡也。非獨跡也。抑亦甚矣。然權之求婚。豈真欲締絲蘿之好。結唇齒之歡哉。不過試探公意所向。爲挑釁之端耳。孫夫人何如哉。且謂公跡。謂公甚者。後世以利害言耳。公剛健秉之天。直方合乎地。其視死生一而已。公之身於此終。公之神即於此始。其心非生死所能移。豈利害所能動哉。公於此事。固曰。義當絕。則絕之。義當嚴。則嚴之。可爲權所侮。必不爲權所賣也。在公。固未爲跡。未爲甚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夫子蓋爲世運發此微言。自是之後。不爲七國。而爲秦漢。漢之末而爲三國。譎之風日甚。譎之途益多。譎之術至於疲現百端。不可測識。而孫權呂蒙乃以之傾公也。昭烈所守者正。其臣則皆以正。正而不勝夫譎也。世道爲之。

且操代漢之勢已成。然不反身爲之者。未安和四海也。如曹丕。猶畏而不敢耳。孫堅之討董卓。孫策之拒袁術。皆何如人哉。

也。人心爲之也。是以君子重有惡乎操之譎。則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八字盡之。權之譎。則取荊州一事盡之。

或曰。漢興四百餘年矣。至是大亂。天子至於棲身無所。事尚可爲乎。勢如逐鹿。人思先得。于何獨罪孫權也。曰是有故也。大河以北。既已屬之曹矣。無復可望者矣。權席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其時可與操敵者。唯有權耳。昭烈既帝室之胄。曾受詔討賊。既得西川。若併力北向。未必不能興漢。獻帝受制於操。豈其本願。事勢既去。無可如何。即曹稱。有失德。聞於天下。權之祖父皆爲漢臣。其所收用。亦皆漢臣之裔。周瑜曰。曹操名爲漢相。其實漢賊。瑜外雖魯肅尚知此意。以爲大義之未可泯也。權乃別蓄異志。潛通於操。但規割據之謀。不顧匡扶之義。豈知罵漢賊者之亦漢賊也。以對昭烈。何所施其面目。小雅詩人。睠望故宮。懷宗周之痛。若彼其繾綣而不已也。苟有忠義於其心者。讀之則未有不動者也。昭烈志扶漢鼎。其臣若関若張若趙。流離相從。曾無退念。孔明委身匡佐。道合志同。凡皆天與一副熱腸。左右故不下耳。若覓比於七國秦漢。是獎叛勸逆。設詮詞而爲之辭也。顛倒當

年之事蹟陷溺後世之人心豈篩稱讀書也而頑悉而
為此朱子作綱目定以昭烈為正統而後君臣正是非
明決終古之綱常賴之以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豈
不以此也歟
熱腸者肺腑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相維相繫
而不忍離顛沛流離而不忍去豺虎滿野風雨晦冥
而此一段至性至情烱然於心胸之間耿日星而薄雲
漢庸夫俗子駭震遁逃而奇人傑士乃愈審觀於大
義所歸不以一息而違易千古誠以世由此數端而
功名事業成敗存亡皆勿論也觀昭烈君臣其可謂
一德一心有春秋之志而行春秋之事者矣曹操忌
之孫權忌之一謀未成又生一謀一計未效更出一計
若世間必不可容其並立何也身為亂賊則欲天下
之無不亂賊其稍有妨於亂賊者則以為非種之必去
而唯恐死灰之復有燃也嗟乎奸雄得志何所不為
究竟冥冥別有主者未數十年曹操安在孫權安在
即魏與吳亦安在徒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耳而昭烈
君臣廟祀至今肅爲瞻拜者若人人意中有一不可

磨滅之至性至情與天地古今而無極也豈非其感於
人而長留於世者在此不在彼歟肺腑者徑寸之物耳
無此徑寸則臣可不忠子可不孝利趨害避靡不至矣
其極至於反覆天地無復人理之存禽獸食人人類
幾何而不滅也屈原之騷杜甫之詩後人猶有異議詞
余嘗論之以為唯無肝腸故不復識其何如人遂不
復解其何如語耳與論昭烈事也
或曰世有謂昭烈宜取荊州是乎曰非也昭烈奔亡而
投劉表乃因以相圖無論其理不可圖亦其勢不能方
其始至也表自以年老固嘗欲以荊州讓之矣然表
不能主昭烈亦不欲受也素無威德加於其土微獨
其臣下之所不甘亦且其士衆之所不附彼且有曹操
東有孫權眈眈虎視而欲以羈旅之人御疑猜之
衆抗衡兩大其勢不敵豈待智者而決哉或曰後之
必欲有荊州而又不免失荊州何也曰此易知也荊州已
屬曹孫劉合而取之昭烈既無寸土復安得讓此而居
亡創業之基乎昭烈取西川又取漢中每每戎馬無
須臾之暇竊意昭烈意中稍遲一二數年規模既定

按蜀志璋以先主益州牧子闡亦仕吳實長子循仕蜀振此則所言非也此又易但謂之為此仍先生所改耳

即當經營及此者已不及待耳或曰昭烈之取西川正
予曰正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而劉璋闇弱曾不
能遣一旅以救漢室之難則虛擁此土地何為其宜讓
能者居之明矣至伐同姓尤可無疑夫曹孫之欲得西
川久矣孫權之欲得西川又久矣但待時而發耳計
不過指顧間事假令孫得之權得之則劉璋者
劉璋之續耳甚須予一邑全其妻孥豈可得耶
然則昭烈之取西川非特昭烈所賞亦當劉璋之所
來許也故曰正也

按蜀志但載假觀聽其自取之語未為得實

或曰孫權欲取西川昭烈則曰吾當被髮入山此意云
何曰是亦所謂一時權詞也其時曹操新敗未遑及
此而孫權乘勝銳意進取非此語則不足以禁之且
權取西川而荊州在其後則孫亦以越我而前則有必
爭之勢其詞借於理御其意主於形擒意昭烈未能
辦此蓋孔明教之耳若以權詞作正義此後世迂儒
之論跬步之間便成窒礙何時務之能識耶如以此
語為昭烈病則彼方欲蠶食劉宗俾無復孑遺而
激已謂昭烈當異心而與爾進耶當實告而已其

後有[illegible]一條接添於此

推讓耶如彼不止亦不讓當鷸蚌相持而為曹
操之利耶反覆推尋其詞固必出於此為萬全而無
弊也若以後取西川為與此言不應吾固言之矣權得西
川則劉璋滅昭烈得西川則劉璋全言不為不應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若孔明庶可以
語於是耳

以上論孔明昭烈凡五姜維之事多與陳壽志多有
異同正因陳志簡略未足以盡後漢立國之意明
昔賢樹迹之真是以反覆尋繹至數千百言而
不已非敢曰盡有合也然其大指精義則庶乎其
不悖矣余所謂千載而上可以知前人之心千載而
下可以定後人之論者於此亦可以得其大凡也今
日為學首在讀書而讀書之要又莫貴於立
心心知其意而非苟騁其私智異議者其或有
當於孟氏尚友之道也夫

丁酉七月四日石樵氏自記時年七十四

綜三國論之曹操有詐而無正者也有時假於正以行
詐正亦詐也孫權有正有詐者也其以妹妻昭烈及褫

雖多因亡有素節之士有訪忠之臣而從亂之朝亦有忠將士隨然殊力所拒其氣不屈也

荊州則全乎詐也昭烈有正而無詐者也其蔑萌反戈微近於詐而不害為正也則亦偶借於詐以行正也斯其優劣判然黑白分矣昭烈既亡以國付孔明中外輯睦上下一心後主拱手以聽即太子諸王無纖芥之疑而孔明之後蔣琬費禕姜維內撫國政外飭戎行王平等舊將一遵舊制或宣勤而保境或據勝而卻敵土宇敉寧卒以無患說後人之論曰蜀得人和操之死也以事屬司馬懿曹丕篡立兄弟相殘懿遂內竊魏權至昭而肆行篡弑迨炎而遂以代立權之死也以國付

諸葛恪未大謀也而恪戮恆自用致有孫峻孫綝興亂鼓禍既行廢立君臣相圖以迨孫皓殘暴亡也忽焉鼓彼人之論曰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言天不與魏則魏無興理也吳非據地險則吳無勝勢也以此言之則據理者天地之大常而偶乘氣數盜竊割土地稱雄一時徒聊笑於千古耳豈足貴也世衰道微詐力相高乃至儒生持論不敢有所左右甚且是非顛倒長亂崇奸其何以主持世教砥柱中流挽末季之淪胥復隆平於漢古也耶此朱子斷然以蜀漢為正統亦猶孟子於七國

之時力陳王道之當行所以維人心而還之天地也

或曰昭烈英雄又有關張之伍徐州以前事皆無成何也曰昭烈有濟世之志關張忠義慷慨相從有死無貳求之古今罕有其比然皆推理耳亦不免於氣質用事非不正且大也當時之患非正大所能定惜其得孔明晚耳魏孔明行事純是神理全無氣質自得孔明所為皆成而一離孔明便成敗衄關張之亡皆亡於氣質昭烈之敗亦敗於氣質也昭烈初得孔明敬而愛信關張以為太過此任氣質之明驗也昭烈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

也豈虛語哉蓋昭烈初師盧植既而周旋於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所聞皆王道正直之規及高光仁義之效雄毅沉厚則有餘變化通方則不足及得孔明而朝夕講論凡有疑滯迎刃便解正如得水之魚游泳自若不獨安於池沼方將放之江湖故其比喻如此惜伐吳之役仍任氣質虧喪名實大業不終僅成鼎峙耳以此知有英雄之姿不可無學問之養令昭烈關張能及孔明之和其所成就豈易量哉權操之徒走且僵矣

消息往來天之運也平陂往復天之數也興衰治亂成

敢存亡皆人事耳謂之天命非也天生操又生權雖以
昭烈關張孔明不能勝之似天之無意於漢者然竊嘗思
之東漢之亂由桓靈致之苟非桓靈則不至於此三國之
所由孫曹成之苟非孫曹亦漢如故也假令操生秉忠義
文足以經緯邦家武足以戡平禍亂不獨孫權望風懾從
即昭烈者宗室之英孔明者王佐之輔關張趙雲皆國
之虎臣同心戮力再造漢室謂天必欲易姓而王斷無是
矣若然則殷之阿衡周之尚父論功校德無以過也乃天以氣
數不能不生孫曹而孫曹又以妄希天命而轉成氣數於

是天下後世謂漢之亡不亡於董卓劫遷之日而亡於曹操
奉迎之時又不亡於先主敗長坂之時而亡於孫權襲荊州
之日豈天意哉勢之所偏重積而難返雖天亦不能違之
而曰天眷曹而厭漢則誣甚矣天若有意於魏也者司
馬懿不當並世而出也自晉以後北之高歡宇文泰楊
堅南之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莫不踵曹操之跡
而君臣父子之禍窮於無復天地唐虞三代之天下一旦
至此誰之為戎首誰為之亂階豈闇奸之雄而遂曰
天授非人力哉

紂之無道甚矣今操事紂不順則為所殘虐順之則與惡夫之徒同伏周王鈇鉞可知也

或曰漢室既微群盜並起乃至袁紹袁術四世三公皆萌逆
節曹操起於孤微收合士衆運謀決策以次翦除此其
功亦大矣故其言曰天下無操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以今觀之詎非實理曰是也操之功豈可沒也第所其所以
為功者為漢乎自為乎漢帝為群盜所迫道路流離威
柄盡去曹操奉迎都許漢祚之存僅如一綫操之事宜
莫先於尊朝廷伸主威立國典乃幽之宮中左右前後
皆置私人但聞丞相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此何理耶禽呂布
夷二袁北至幽并南至南淮徐東略青兗西定氐羌

而其奉版圖綜户籍告之漢宗廟還之天子也謂古之誕御
天威龔行天罰者有是耶譬如主人被盜追而獲之可也
攘而有之可乎乃復詡詡自以為功莫大焉至引齊桓尊周
為比齊桓曰包茅不入寡人是徵南征不復寡人是問為王
室也操有是乎未也又引文王事紂為徵視漢帝如紂
耶今操事紂不為紂所殘虐亦必與廉來同伏周王斧
鉞無疑也獻帝雖無失德而比之獨夫操自竊大權而
矜言至德是其蔑主一也誣聖二也欺世三也故謂天
厭漢而眷魏必不然也氣數衰而人事乘之云爾其曰

不得慕虛名而受(虚)實禍。蓋亦自知勢屈。驕處不容。俛下一旦。解兵。則罪。惡山積。必無倖理。姑(假)為此言以自覆耳。此而謂非人事可乎。此而謂是天命。然乎。援引讖緯。鋪陳禎符。何可掩也。

(頂格寫)初閱蜀志。見魏降人刺郭脩刺費禕事。以為怪。既閱魏志。有追封之詔。乃知脩。西州人。為姜維所執。後主以為左將軍。欲刺後主不得近。後因宴間禕醉。遂刺殺禕。裴松之曰。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麋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余然後乃知世間固有此等妄人。不可理解者也。光武征公孫述。而來歙岑彭。先後為刺客所害。余嘗怪之。得毋隴蜀之間。舊有此種。而脩慕而為之者耶。然。刺客至此。風斯下矣。舍其生。以媚僞國。而得死。後之賞可鄙哉。世之為將為相。身當大任者。其亦知所慎哉(子)。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無端而為禽獸所噬。斯亦鴻毛之不若也。若(至)魏之(爵謚之所乃以勸盜)以謚獎盜。又何足云。可為萬世笑誤。初何足云。

或曰。子之言昭烈。誠正矣。漢之宗室。夷於編戶。原其初起。亦與光武略同。然光武卒成帝業。尊為世祖。而昭烈流離喪敗。僅王巴蜀。謂非天命可乎。曰昭烈(才)實(不)未及光武。而所遇時勢。視光(武)為難矣。王莽盜移漢祚。殘虐萬姓。四海之內。鼎沸雲擾。皆有懟莽思漢之心。紛紜飄揚而靡有定也。光武出而天下知所歸矣。於是鄧禹、馮異、吳漢、賈復等。或由布衣仗劍而從。或從下僚收兵而擇主。而赤眉更始。自鬭於關中。光武君臣。逞收於河北。不數年間。統一區宇。傳世昭祚。遂開太平。昭烈則不然。值漢末季。據地稱兵者。皆漢之州牧刺史太守也。皆(既)自(辟)官屬。收攬賢才。而兵民吏士。畏威服令。習若主臣。而昭烈初討黃巾起事。僅布衣數人。羈旅周旋。(其時)而智謀之士。勇烈之夫。各圖功業。各或因舊恩而托族。或緣推薦而致身。昭烈上既無所根。下無所蒂。方且去就依人。自非心存漢室。忠烈奮發。若關張趙雲(者)。未之許也。坐視曹孫權。揔引豪傑。分裂土宇。而無如何也。最後得一孔明。始定大計。西取巴蜀。而又為孫劉曹所盛。終不能闢土尺寸。卒於偏安。此其故也。然以昭烈繼漢獻為正統者。則大義存焉。孫曹能使天數不能違。不能使天理為之轉也。書曰天命

靡常。惟德是輔。因亂攘竊者爲德乎。志復舊物者爲德乎。然則天命特偶爲奸宄所遏。而未嘗不伸也。於何見之。於千萬世之人心見之。朱子亦因人心之所同然而已矣。人心者。天理也。天理者。天命也。

或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自三代已皆然。子謂皆人事非天命何耶。曰惟桀紂乃可謂天之所廢。惟湯武乃可謂天之所興。使桀紂不遇湯武。湯武不遭桀紂。則興廢皆人而非天。而況上非桀紂。下非湯武者乎。以漢事言之。王莽既以外戚而盜漢。則東漢宜以爲戒。乃復太后專政。外戚擅權。於是天子孤立。所與謀者。惟左右宦官。即藉左右宦官以除外戚。而宦官之勢又重於外戚。而天子益孤。即非桓靈亦難矣。十常侍之禍。所必至也。然袁紹既定謀矣。慮事不成。反爲家禍。召外兵而爲援。而其患益大。於是董卓肆其兇逆。廢立擅行。焚燒宮室。決掘發陵墓。又甚於宦官。王允既誅董卓。則郭汜李傕等宜有所歸。既無赦令。又無備預。於是衆盜犯闕。天子蒙塵。後宮棲於榛蘺。公卿僵於道路。其禍又深於董卓矣。向使袁紹不召外兵。則東都不亡。王允曲赦餘黨。則西京不破。宗社猶存。鼓鐘如故。雖盜賊滋熾。可以御。圖九州牧刺史。未敢稱地稱命也。一誤再誤。而事不可爲。謂非人事可乎。若皆委之天命。則渠宄魁盜。任自爲之。生民之禍何所底耶。

或曰子之論孔明。三代以下。未見其比。其得蜀以後。卒不能展拓寸土何也。曰難言之矣。使袁紹王允有孔明之識。則不至有建安之事。使曹操孫權有孔明之忠。則不至成鼎足之形。既事勢至此。以一人之識。一人之忠。而能大有爲於天下。恐伊呂復生。亦難措手。或謂張尚在。龐士元法孝直不亡。當猶有說。孔明得主既晚。而佐理又孤。

耳。至若兼用。但於當時。任舉一人。有能擔荷若此者乎。凡事以偽行之則易。曹操是也。以誠行之則難。孔明是也。然欲易誠而偽。孔明必不爲。而欲以誠勝偽。則不可必之數矣。故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尚論古人。當知其所處之正。又當深悉其所爲之難。孔明之正。則伊呂也。而其難則倍之。未可以闢地開疆議其優劣也。

曹操破荊州。乘勝臨吳。張昭等議迎降。聽周瑜魯肅孔明之議。乃定策拒之。裴松之以爲張昭等蓋以操者漢相。拒之是拒漢也。名義不順。故發議如此。此意若何。曰。拒

之是也逆之非也夫操之挾漢(天子)帝令諸侯天下皆知之其意豈為漢哉權果有忠漢之心不當為其籠絡也且操之於權豈止得其一紙書便偃戈卷(甲)(韜)旗而去耶必將(臨之)以盛勢臨之以(誘之)諂計(術)誘之使其不復可忍而後加之以叛逆之名以自遂其并吞之計爾時兵戈方始多此一番屈服何為者耶獨恨赤壁破操之後反通款行使甘心為(臣)賊黨而仇昭烈耳緣此知權之強外而懦中和赤壁之事非孔明激之周瑜魯肅勸之蓋未可知矣強弱既無以自決是非亦不能甚明赤壁之事昭烈盡(悉)力而助吳荊州之事權乃反顏而資(獨)魏此(知此)種反覆匹夫猶不屑為(之所羞稱)而權以為得計(意)此可與之臨大故決大疑定大計耶其得三分鼎立者亦幸焉爾

論世者論其事也知人者知其心也緣其事而叩其心則必跡其時而觀其遇雖然此猶得半之道爾或心在於此而事見於彼或事(著)於見前而心見於後又或事若與心反而心若與事違古之人往矣今之世非古之世今之人又非古之人也買買然論之曰某也是某也非按之其人則不(神)似考之其世則不可行得毋所云羣瞽拍肩者邪何所不得已於中而喋喋若是夫誦詩讀書亦有道矣其自作者或有不能明言之隱其代言者亦或有為之深諱之辭又況世降而下偽態益滋滕口說而修戈矛假文章而逞排擊愛憎憑於胸臆予奪由其唇舌又或一言之出略其端而專詳其委一事之衍舉其初而悉遺其終以至造作之虛語傳說之異聞乘迕刺戾乃復妄加推勘曲意尋求至於萬不可通猶不欲遽明其謬若此者良所謂誣罔視聽疑惑後生甚無取也夫尚論古人孟氏本嘗以取善以為善之量無窮非友天下善士之所能盡考之古人彼其所遭萬有不同而屈伸變化之道亦因之而異取古之善為我之善則常可也反可也經可也權可也此之謂學此之謂道不然古人何與我事而空費詞說為耶

或曰子之論三國得毋有所偏乎司馬氏以昭烈族屬疏遠故以魏承漢而列蜀吳於其下子之說則朱子之意也然則司馬氏非歟曰司馬氏編年紀事之體也其意謂吾但不沒其實則其為萬世法戒者自在也朱子既名之綱目矣目即其事而綱則大義之所存也其法既本於春秋

則奉天道誅亂賊不得復仍其舊且其於昭烈稱王稱
帝皆以自立爲詞以爲獻帝猶在則其命不可得專也
昭烈猶如此而若魏若吳夫誰得而忍之孟子之言春
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則繫之乎孔
子義豈孔子之義哉天生民而立之君樹之后王君公承
以大夫師長所以惠濟羣生滋養蒴庶承天地之心而
贊其化育也故夫君臣之義天地之所以立心萬物之所以
立命自書傳以來不可得而易者及周之衰王命不行
強凌虐衆暴寡分而爲三并而爲七秦始一之而又虐政

亟行若猛獸之恣其搏噬四海嗷嗷無所控告而後漢高
帝仗劍入關誅滅無道秦以有天下於是君臣之義復立
宇宙若再造焉迨於建安四百有餘歲矣一亂於王莽
不數年而旋復再亂於曹操而遂不可收矣昭烈高
帝子孫躬行仁義懷濟之世志至於流離顛沛而其
氣不衰雖偏安一隅而君則夏勤惕厲之君也臣則慷
慨守義之臣也其於高光無以異也以高光臨之則首
亂者曹操而濟惡者孫權也蜀與魏吳並稱可乎不
可乎建安之際收豪俊之士秣馬厲兵討平僭亂豈

得謂之無功哉而君子以其救民之功小無君之罪大也
南北朝之間風塵澒洞塵霧牙矢集於闤闠兵革纏
於原野無冠履之辨者三百年而蒸黎靡沸較之秦
世又有甚焉舍君臣而言濟世吾誰欺乎朱子之書亦
曰通鑑綱目者以此即通鑑之書而提其綱也云昭烈正統
蓋將筆改之而意則非有異也通鑑隱而綱目顯耳立千
古之大防爲溫公之所未及然通鑑綱目體制不同分觀之
而得其所以合斯謂善讀書之善者耳或曰溫公在北宋宋受
周禪與漢魏近似朱子在南宋高宗中興與昭烈略同

故溫公有嫌疑而朱子無也此亦一說也余以此擇之通鑑上而
責其君曰苟有如桓如靈者其臣且爲操爲懿權竊其宗廟社
稷以去也綱目下而責其臣曰苟有如權如操者其君但如
昭烈即不得不奉其人宗廟社稷而還也此則觀於分而
得其合也然而溫公之意隱朱子之法顯矣通鑑之志
微綱目之道彰矣
以上共三十五條本緣論孔明而起因孔明而及姜維而
及昭烈而及溫公於是總論三國而及曹操孫權遂及
綱目通鑑意猶有所未盡欲以俟之他日蓋大端已

不神於蜀而傳即從三國 要馮之是亦多於史實其 書國內凡可以敗將之兮 以丟不能

具於此矣他史無甚差謬獨三國志掇拾成書魏吳本漢之賊臣（禮有漢之召）而蜀適為漢之宗御彼二國紀載凡涉漢氏便設虛詞以自（推方服傷以自復蓋）掩其悖逆之迹通鑑雖有別擇然於魏稱帝於蜀稱漢主孔明以漢相討漢賊而謂之入寇夏侯（淵）死於東川而曰為備所殺関公卒於麦城而曰禽斬之鄭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大義不炳於人心適足惑後學而感來世朱子有憂之毅然改焉以蜀漢續漢統而後千百年之陰霾沉翳風驅電掃復見（廓然太清）空堯舜三代之日月昔人謂孟子（之習）不在禹下余以亦為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也邪說詖行淫詞較之洪水猶天害則大矣去之不得不盡防之不得不嚴知人論世學者事也而天地之大經存焉其可以報隨流俗者哉

項稽寫

或曰子之推昭烈亦至矣昭烈見推則孫曹宜黜此其固然然後世之書多言曹操英謀偉略孫權下士引賢皆非昭烈所及何也曰此所以成三分也曹操無謀略孫權無才賢何所恃以勝昭烈或曰以此言之則三國亦等耳何所見昭烈之優而孫曹之劣曰昭烈之正吾固言之矣凡世之論者徒以為王道迂濶不宜施於事及蜂起之會狡迹而論則躬行仁義未若智謀才略之取捷勢便而收功捷也昭烈之為孫曹所厄者以此昭烈之勝曹孫者亦以此夫曰有天下者畏天命顧民嵒此三代之言也自堯舜溯之上古聖人莫不皆然世変愈降乃有詐力得天下如秦者降而又下則有奸宄攘竊如孫曹者降而再下則有公然弑逆如司馬氏者自司馬氏後天道滅人理絕不忍言亦不忍聞也昭烈非故為其迂而讓之孫曹也以為天之所命有德焉天之所討有罪焉不可以天命不及而悪其德亦不可以天討不至而入於罪也觀其將死與身後可以知之矣昭烈之死也獨執孔明之手而付之而其言則猶是公天下之心也教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夫小善亦為小惡亦去則不啻太甲成王矣權操顧命曾有是乎操之死也曰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其妄引周文不必論此言非教其子以簒乎權之死也付託未為非人而立嗣不正遂以啟亂微

魏吳不出門庭而禍延數世逆亂萌生終其國未有
已也蜀有是乎行仁義之效亦可覩矣夫行王道不必
遂王天下而可以王天下之理自存不行王道亦自能得
志一時而所以有天下之理皆盡若晉之滅蜀滅吳篡
魏而遂一統也司馬之心豈不自比於高光以爲外敵
既去內偪亦除後嗣豢業傳緒無窮然而身死之日
宮闈孏亂喋血殿廷曾無幾時而銅駝榛莽宗社
成墟是故時有時而厄運有時而衰而道不可不行
義不可不立彼以逆亂得天下則是其宮闈之中殿廷
之上以逭骨肉魏咸遠近上下莫非逆亂之人也蓄其
機以待發若矢之在弦雖智者不及察智者不及謀勇
者不及施斷者不及禦也傳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夫
效尤則未有不甚者也而禍亂亦從而倍蓰什伯千萬
焉自晉以後代甚一代至於隋煬而極然則昭烈君臣
殆天欲借以存人類之大綱而不必其坐明堂朝萬國
也後之觀者亦可以識平陂之理明治亂之原合乎天
心以盡其人事雖運數之暫遷天地之常自古帝王之
事聖賢之心耶此而在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萬易世不易也夫
甚矣東漢之末之多賢才也經桓靈中官之亂黨錮誅
戮之餘而猶有若而人者表著於節義之場奮起於功
名之會則漢之傳世貽祚宜未艾也然而終於不救者道
亡於上權落於下故也夫漢之立州牧也令自辟官屬法
非不善也牧者天子所置或行義著於朝廷或功績昭
於憲典內可以佐股肱外可以寄心膂而後畀以一方之任
其所舉者治有成效天子又徵之以任於在外或獎以璽
書或就加爵號皆王官也是故領之以州牧監之以刺史
佐之以治中別駕從事郡有守縣有令上下相維各擧其
職歲第其治行奏計於天子而行黜陟誅賞焉自政
歸外戚各樹私黨官非其人及於奄寺亂政賄賂公行
任官之道朝隮暮蔚黃巾倡亂攻陷郡邑殺戮長吏
所在蜂起由是天下大亂其有討平寇盜懷安一方者就
據其地士馬糧餉悉以歸之而州之土地人民非復天子
有矣袁紹跨有四州劉表帶甲十萬孫權保據江南劉
璋擅有巴蜀其屬官事之如主而招納之士彼亦役之
如臣不復知爲漢之土亦不自以爲漢之人矣當時斯之

嗟天下之士，各思擇主，而英偉俊傑，褰裳振臂，以赴事機之會。其究也，存亡成敗，相去萬里。若陳宮失身於呂布，沮授、田豐誤計於袁紹，其尤著也。然後知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其意量為不可及也。荀彧、陳群，皆賢人也，而歸於操；魯肅、諸葛瑾，皆俊士也，而歸於權。此皆不謂之無所成，不得謂之事非其主。然使孔明能無愧乎致士。非自見之為難也，自見而不負生平之為難。自見而不愧於本朝，不愧於天下，不愧於後世，斯尤為難矣。噫，微孔明，吾誰與歸。

第一行依一格寫

達生編增釋

四條附

の余皆頂格寫

凡受胎三月之後，始漸成形，臍繫於胞，隨母呼吸。胎長胞亦長，胎在胞中，頭上向，兩臂兩腿俱曲拳。月數既足，合胞翻身向下，足上伸而頭下出矣。其痛者，翻身也；其緊痛者，努力翻身也；陣痛者，不能驟翻，或歇而復翻也。此皆天地自然之化育，不關人力。迨頭抵產門，則兒出胞，隨若胞破，所謂「時至」者……行，正臥者，正為令其翻得過身耳。若混行用力及抱腰搽肚，反令不得翻身，豈不大害。橫生手先出，逆產足先出，皆因小兒不得翻身，倉急用力，或手撐破胞，或足蹬破胞故也。其復足下者，兩有可活，若單足與手，必無能出之理。或托入而有從新轉過者，若經欲拖出，則兒有急死，而母亦難免矣。此編取名達生，達，羊也。有解者曰：羊生連胞下，家易因知。詩云「先生如達」，蓋連胞下也，不折不副，胞渾圓也。不知為兒故畏而棄之，牛羊腓字，羨暖之也；鳥覆翼之，破其胞也。鳥去兒出而啼聲始聞。……知兒之轉身，連胞而轉，手足在內，自無滯礙。既轉過身，則……出，傾倒概然，有何難哉。六字真

胞裡兒出荳……

言百老成人亦可
指教否如全…
自作主張

言時為此而產者未顯故復注之 近日有連胞下者
裂其胞而出之 蓋已難產 或狂預或亦累時 乃有此也 總婆云此多屬生
因胞破兒手足又出母腸或母用力腸墜礙兒出路之故
兒既轉身無難產矣 慎慮交骨不開 宜預備加
味芎歸湯一二劑而好伺之 有小兒…稍…
而漸…者大人亦靜待 宜平臥靜非交骨之…
或有素狗胞衣嫩薄及值小兒腹氣…
未轉身而胞破則如之何 曰小兒未出正在混沌之天
胞破仍隨化育而轉 但勿妄用力 聽其自然 必
無錯誤 蓋腸生多因胞破用力使小兒手足錯出母腸

間故隨下耳 一用力之候而百險雜出 可不戒與
產母性情淺率急躁 最易誤事 彼…
性…不知產…也 更以母子…
可…此在平日…明…靜…
是婦德宜…氣…又不…產之
一事也
達生編舊本不著名氏 惟小引自署亟齋而已
前有維揚田本 孝南陽劉世可重刻序 近見坊
本亦只是增改 微失其舊 茲照原本校刊付

梓 而附增注…係…明原編之意 以備參酌志
期濟物之君子宜有取焉
近刻有刻入種子論者 不必錄 第記送生菩薩
廟…云我是一片婆心 抱個孩兒與你 你做百
般好事 留些陰騭 與他世間男女 皆宜…存
心…產…
…矣…害…
編中列通乱之方…見婦人實有…乱者
…覓亂毋宜擇…謹厚誠實…可也
料理…胖壯無病…其汁之觀…可
也
懷娠傷寒 醫方集解所載治法甚詳 無方可以
四物為君 餘藥隨症治之 又胎前產後多種病
症為多 俱須臨時詳酌 此編特言其常 至胎產
而及他病也多所未及
編中所言食物不必甚拘 南北各隨其宜 觀其大
意可也 又冬之大祇取溫暖 夏之水祇取涼爽 皆不可過
多 前人之言貴頌其意而不泥其詞

達生編節要

臨產六字真言

一曰睡　二曰忍痛　三曰慢臨盆

初覺腹痛先自家拿穩主意曉得此是人生必然之理極容易之事不必驚慌但看疼一陣不了又疼一連五七陣漸疼漸緊此是要生方可與人說知以便伺候若疼得慢則是試疼只管安眠穩食不可亂動此處極要着意留心乃是第一關頭不可忽略若誤作正產胡亂臨盆則錯到底矣

此時第一要忍痛爲主不問是試疼是正產忍住痛照常吃飯睡覺疼得熟自然易生且試疼與正生亦要疼得久看其緊慢方辨得清千萬不可輕易臨盆坐草揉腰擦肚至囑至囑再站時宜穩站坐時宜正坐不可將身左右擺扭須知處處要自家作主他人替不得你自家性命相關與别人毫無干涉到此時必要養神惜力爲主能上床安睡閉目養神最好若不能睡暫時起來或扶人緩行或扶桌站立片時疼若稍緩又上床睡總以睡爲第一妙法但宜仰睡使腹中寬舒小兒易於轉動且大人睡下小兒亦是睡下轉身更不費力蓋大人宜惜力小兒亦宜惜力以待臨時用之切記切記

此妄要小心忍得身向下 依直而用力亦妙也

無論遲早切不可輕易臨盆用力切不可聽穩婆說孩兒頭已在此以致臨盆早了悞盡大事此乃天地自然之理若當其時小兒自會鑽出何須着急因恐小兒力薄其轉身時用力已盡及到產門不能得出或亦有之宜稍用力一陣助之則脫然而下蓋此時瓜熟蒂落氣血兩分渾身骨節一時俱開水到渠成不假勉强及至生下產母亦不知其所以然矣

按達生編此三段是正文餘則反復証明其理之不可易也

要。聽。其。自。家。轉。身。若未曾轉身用力一逼則腳先出或轉未定時用力一逼則橫卧腹中而手先出即或轉身向下略不順直用力略早亦或左

子腸生胞胞裏兒正如而不繫於臭其對月時仍是胞之固轉正惟妄用力致兒破胞故手足與母腸相得辟若臨其自然豈有此事世人不明乃今日盤腸生天地安有如此胃哉說見增釋

或右偏頂胎骨而不得出皆時候未到妄自用力之故蓋當用力只一盞茶時耳

何以知此一盞茶時蓋此時自是不同果然逼到產門則渾身骨節疎解胸前陷下腰腹重墜異常大小便一時俱急目中金花爆濺真其時矣此時用力一陣母子分張何難之有早一時不可遲一時不妨每日果當其時必無不出之理或偶有不出者是小兒力盡不能得出宜上床安睡使小兒亦安睡歇力少刻自然生矣

先候用力已致横生倒產急令安睡用大劑加味芎歸湯服將手足緩緩托入再睡一夜自然生矣

按托入者候其自轉此照以除其危矣何如初順自然之為妙也

盤腸生因産母平日氣虛及到臨時用力努掙渾身氣血下注以致腸隨兒下一次如此下次路熟又復如此若等不燃藥家何得有此有一痛便生令人措手不及者此乃正理氣血既足母子兩分兒自要出誰欲留之而不可得人皆如此只要忍耐得住等待此一時耳

按此乃小兒翻身並不作難可知為合胞而轉也

鼠腎兎腦二丸例用香竄之藥回生丹多用消導之品俱不可用只加味芎歸湯佛手散二方使身體壯健產後無病有益無損

凡生產艱難或天寒孩兒生下不哭或已死者急用衣物包裹再用香油紙撚將臍帶慢慢燒斷斷作聲而活或先剪斷臍帶則死矣

疼法一陣緊一陣者正生也一陣慢一陣或作緊作慢隨試疼也

有傷食而疼者當臍而痛手按更痛或臍旁有硬塊受寒而疼者綿綿而痛不增不減得熱物而稍緩勿誤

保胎

保胎以絕慾為第一義否則亦宜節慾蓋慾寡則心清胎氣寧謐不特胎安且易生易育少病而多壽

又宜以勞動如鄉間農婦僕婢下人墮胎甚少以勞故也蓋勞則氣血流通筋骨堅固胎在腹中習以為常少後雖有些微閃挫不至壞事偏安逸不動則筋骨柔脆氣血不行略有閃挫隨至墮落故非胎後方勞正謂平日不宜安逸耳

孕已知覺即用布一幅六七寸闊長視人肥瘦約纏兩道橫束腰間臨盆始解去此有二妙其一胎未長成繫此則腰膂有力無須閃挫不致動胎其二常令腹中寬舒及解則腹中乍寬轉身容易

懷姙睡時須兩邊換轉不可偏在一邊要使兒左右便利手足慣熟則產時中道而出不難矣

小產

小產後數日忽得身大發熱面紅眼赤口大渴欲飲涼水此血虛之症宜當歸補血湯補其血若誤作傷寒而用發散寒涼之劑則死矣

按此須防亦恐傷寒蓋值其時也宜以汪氏醫方集解內姙娠傷寒各方參之

產後

產後宜用熱童便和熱酒各半一杯一日三五次三日而止酒亦不宜多

宜用鐵秤錘或溪中白石子燒紅入醋令醋氣入鼻以免血暈且收斂神氣又解穢

有惡血衝心血暈昏悶者韭菜一把切碎放有嘴壺(瓶)內以熱醋一大碗灌入塞孔口扶起病人以壺嘴向鼻速速熏之

生男生女夫命所招蓋百世禋祀以夫家為主與婦女何干連胎生女亦人事之常不可存嗇咨嗟歎息令其氣苦每有不明翁姑愚蠢夫婿將婦詬怨每每致病傷生可笑可恨凡此只宜寬慰為主又有溺女者傷天害理後嗣必不昌

按人有生男反不如女者亦宜知也

產後腹痛用熱酒兑童便飲之痛甚只生

化湯一服立愈
十日內不可食猪肉一月內不可食猪油以其壅
塞經絡令血氣不通耳
飲醇酒食鹹味皆令娩乳無乳

胎死腹中

死胎只宜佛手散服之自下致不下再用平胃
散加朴硝三錢能令化下極易耳古人立方
有精義且經屢驗不吾欺也勿用奇方怪藥
以傷母命
何以知其胎死曰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赤
子活母亡面舌俱青子母俱死況死胎墜脹疼
痛亦與常產不同

胞衣不下

是临盆早之故當產之時骨節開張壯者數
日而合怯者弥月方合今不待其開而強出之胎
出而骨眼隨閉以致胞出不及耳
胞衣不出急用粗蔴縲將臍帶繫住又將臍帶
双折再繫一道以微物墜住再將臍帶剪斷送
三五日自痿縮乳少而下矣累試有驗不可聽穩
婆妄用手取多有因此而傷生者

乳少

乳少者血虛之故但服通脉湯自有乳若川山甲
王不留行等物即勉強打通乳汁清薄令兒
不壽且損傷氣血產後多病不久便乳反為
不美
婦人室有無乳者則雇覓乳母亦必須也但
乳母須擇又不可全委之乳母夜仍自抱
之飢則現令乳焉耳如乳母有悶死小孩之事
不可不知日間亦時時留心防其驚而致風
也有乳母与人私架小孩致驚者亦不可不知
此等多委故也

格言

薛院使云腹內將動即當正身仰睡待兒轉
身向下時時作痛試捏產母手中指節或本節
跳動方与临盆
朱丹溪云催生只用佛手散最穩當又敏捷

又云產後大補氣血為主雖有他症從末治之

方薬

加味芎歸湯　百試百效萬叫萬靈真神方也

當歸乙兩　川芎七錢　龜板醋炙大片研

婦人頭髮如雞蛋大一團新瓦上焙存性

水二碗煎一碗服如人行五里即生即死胎亦下

薛云交骨不開者陰氣虚也用此方如神

又云上舍某之妻產門不開兩日未生服此方

佛手散　一剤即時而生上舍傳此方用者無不應驗

治六七個月後跌磕傷胎或子死腹中疼痛不已口噤昏悶或心腹飽滿血上衝心者服之生胎即安死胎即下又治橫生倒產及產後腹疼發熱頭疼逐敗血生新血能除諸疾

當歸五錢　川芎三錢

水七分酒三分同煎七分如橫生倒產子死腹中者加黑馬料豆一合炒焦乘熱

淬入水中加童便一盞煎服少刻即下

平胃散

蒼朮米泔炒　厚朴姜汁炒　陳皮各三錢　甘草炒一錢

生化湯　治產後兒枕疼及惡露不下腹疼

當歸六錢　川芎四錢　乾姜炒五分　桃仁五分不可多

甘草炙五分

水一盅童便八分同煎服若惡血已行腹痛之止減去桃仁再服數剤不妨

安胎方

黃芪蜜炒　杜仲姜汁炒　茯苓各一錢　黃芩一錢五分

白朮生用五分　阿膠蛤粉炒成珠一錢　甘草三分　續斷八分

引用糯米百粒水二盅酒二杯同煎服如胸中脹滿加紫蘇陳皮各八分下紅加艾葉地榆各一錢阿膠再加多　腹疼用急火煎

安胎銀苧酒　治孕娠胎動欲墮腹疼不可忍及胎漏下血

苧根二兩　紋銀五兩　酒一碗

如無苧之處用茅草根五兩加水煎服

紫酒　治妊娠腰痛如折

黑料豆二合炒焦熟

用白酒一大碗煎至七分空心服

當歸補血湯　大補陰血退血虛發熱如神

黃芪一兩蜜炙　當歸三錢

水二碗煎一碗一服立愈但分兩不可增減

華陀愈風散　治產後中風口噤手足抽掣角弓反張或產後不省人事四肢強直或心頭倒築吐瀉欲死

荊芥穗除根不用焙乾研末

每服三錢童便調服口噤則挑牙灌之斷噤則不研末只將荊芥以童便煎放微溫灌入鼻中其效如神

通脉湯　治乳少或無乳

黃芪一兩生用　當歸五錢　白芷五錢

用七孔豬蹄一對煮湯吹去浮油煎藥一大碗服之覆面睡即有乳或未效再一服無不通矣

新產無乳者不用豬蹄只用水一半酒一半煎服體壯者加好紅花三五分以消惡露

以上皆就達生編原本抄下

按此編只為產難而言果能知此則天下無產難之事蓋產本不難其難者皆由自己妄為不明化育之理耳余舊有此編以為人皆有之不意近日耳聞乃有兩子俱死此戒夫以母子兩命瞬息皆亡何慘如之乃奉勸世人獨看熟讀毋以家內從無此事而忽之毋以已產數胎而忽之也

附錄調經三方

先期是虛中有熱

歸身二錢　白芍二錢　生地二錢

黃柏二錢酒炒　知母二錢酒炒　條芩八分

阿膠八分炒　香附六分　甘草六分

素弱者倍白芍倍條芩倍阿膠加白朮二錢去知母去黃柏俱經期前五日服之至經去不服兩三次後致甚穩妥

後期 是虛中有寒或有滯

金當歸 一錢　川芎 一錢　熟地 一錢
香附 一錢　桃仁 四分　紅花 四分
莪朮 四分　木通 四分　炙草 三分
肉桂 三分

若素脾虛 是血不生也

人參 一錢　白朮 一錢　歸身 一錢
川芎 五分　熟地 八分　白芍 六分
香附 六分　肉桂 四分　炙草 四分

語云寡欲則多男知此則寡欲之道即在其中知世有因求子之切而反致意損傷不能成胎者正須不明此理耳

供前服法

按生胎如種瓜瓞之後舊血既去新血始生故易受而成胎所以調經為要

以上皆言尋常胎產之法此篇婦人胎產之病多端則醫方集解所載各條不可不逐細講究倘若講究未明則不可發用藥也

此低一格寫於四字之後

幾行注於此種危證之下

右增釋四條皆以發明原編之意凡有寶字子女皆宜講明勿以本家從無此事而忽之亦勿以本身已產數胎而忽之也近有兩事正為此托入之法是救敗於已經之後若如六字真言自無此種危險亦熟蒂落的是實理天然化育圓轉活潑正在此四字中須識得真證得實乃得耳

嘉蔭堂識

六字中惟睡字須活看要走可走可行則行生家勿作此常覺無難產想是小兒熟則六須依大人勿作愈傳活法也

治金刃及跌打損傷方

生白附子十二兩　白芷　天南星

天麻　羌活　防風各一兩

共為細末罨傷處神效

申救亭撫憲曾予此方云比七釐散鐵扇散俱驗而省便且云曾有金刃入腹治之而愈者敷之旋即不疼隔日即愈又跌打不出血第腫者調敷之即效若傷重者亦可服少許約亦七釐也

江西正考官刑部右侍郎臣姚元之跪

奏為恭疏

恩命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閏六月十六日臣仰蒙

簡命典試江西正考

賞假回籍俾在該省於九月十三日揭曉當即具

題在案茲於差滿本月十四日抵京接奉八月初七日

諭旨調臣刑部右侍郎之任臣識慙樗昧

洊被生成自列卿班游閱六曹之學初冀秉部畫

籌九府之圜旋荷特簡復叨使節揆豫章之

郡杞梓程材與蓬蓽之門松楸志感入咸禁

其盡係繞由

帝簡之恩臣正切於星馳待報

皇華之命遄侍

天語俾拓秋官伏念府藏畫財宅流殺教職司所繫

斟酌若同於度支之

國用有恒而聽訟則民情易遁若維承之者之篤

輕就鞫之能久愈知雖益切留獄緩奸之懼簡

事非易統惕彌深臣雖有定例檢遺君詳

鞫讀書不讀律無遂東臣蘇軾之識尚德不

尚刑欣獻虞陛皋陶之頌庶殫駑質少益

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詣

宮門恭疏

恩命叩謝

天恩

屢沢洽楚而貫串收錄存於臣讀書不讀律

之語非要本意宜酌

阮相國石畫自記

仿古山水小冊二冊各八幅八直八橫皆以七寸半四寸半為度皆大理石就景題名克肖詩畫名能精妙　八直幅一翠峯霞影仿小李將軍法太白廬山謠翠影紅霞映朝日　二夕陽花塢仿黃筌山樵杜彥之詩花塢夕陽遲背面倒影亦滑柳塘春水湧之趣　三湘煙漁曉仿方方壺柳柳州詩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背面有日出煙未銷之意　四山紅磵碧仿輞川著色退之詩山紅磵碧紛爛漫　五天際烏雲仿大米法蔡君謨夢中詩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背面青綠甚鮮而畫不入格故不選　六夕山沉綠仿鷗波設色魚分秋詩夕陽沉沉山更綠　七峯陰凝紫仿高房山渲染少陵紫閣峯陰入渼陂亦並取王子安煙光凝而暮山紫意也　八寒峯縹緲仿營邱水墨陸魯望詩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緲稱乃在寥無寰坡公詩曰縹緲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速來一發風流盡誰見將軍

著色山　八横幅一江梅春渡仿黄子久著色杜忠
簡梅柳渡江春　二烟江叠嶂仿王晋卿卷尾一
段晋卿和蘇詩晴雲漠〻晚籟岫碧峰濃〻春接
天背面澗看更得烟江之趣　三杉林茶焙仿范華
原密林法皮廓門茶焙詩九里共杉林杉林焙名
也　四石壁烟虹仿夏禹玉劈法張燕公詩石壁溪
烟虹背面則合返照入江翻石壁之意　五懸納遥青
仿曹雲西孟東野詩閒窗納遠青遠青新畫出
〻六雲深采藥仿梅花道人賈浪仙詩祇在此山
中雲深不知處　七翠微黄葉仿郭河陽和靖詩
村落亂黄葉人家湿翠微　八双峯立雪仿馬
一角東坡雪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
尖　道光十一年既元遂定於雲南宜園

題蒼石畫〻者誰造物不以心爲師模山範水仿
古意半出唐宋詩人詩〻中妙境即畫中唐宋
元畫派支小李大米馬一角府山鷗波黄大
癡水墨雅安金碧法無要設色合方滋研磨丹
粉赭詩青綠匀和粉墨調燕脂石髓如泥任持造
更以學拙得骨皮化〻心力在於此得事付与人间为
但見匠人割取惟名出间以詩畫瞪不知化工得意
猴猊矣文章天成乃亦偶得之烟銷日出柳州句山
紅硐路昌黎鮮鮮夾白雪埋馬耳夕陽緑黛吟
蛾眉集此小冊十六幅於姪手掌新揪漓名可共語
索題句幅〻幼婦韓陵碑況為特健〻古藥亦
死密撥之缩绦及惜古人不見此收藏鑒賞合何
逕君不見洱海蒼山中有詩畫麈一經指出多
神奇我所不見更什伯拙工横割尤可憝所以目古才
人恨不遇畢宏韋偃死稀髮巧思羞使歐蘇遮名
如選士世間佳惡原無不遇時
我拜嵩杉石屏今東坡賦詩曰我思畢宏韋
偃死莫銑山下晋可杉烟心難寫神稱何足言
所爱似爲烟霏滿石中古来畫師兒僞士首摹
字狗家畏與詩人同顧苦作詩譬不遇無使二
子含憤泣幽宫
相國曾屬余作遂石圖至今未能就也

糟冬筍法

將鮮冬筍剝去外硬皮水煑過用稀布裹而榨之
如榨蒲萄法再用鹽水半碗黃酒半碗燉
開沖入糟內後將布裹冬筍埋入至次日取
而食之新脆有味殺氣斷吃法為勝此山西
太守史公夢蛟家庖之法

阮相國所示石畫八頁

一 雙仙畫石圖 誰剖蒼山白石開丹青點
染費仙才畫仙更覓詩仙助吾跨青鸞紫
鳳來　二 綠浮屠圖 昔余宿天台夜雨初晴
見萬年寺前古樹直立千餘丈上銳下豐頂有
浮浮屠之向韓昌黎詩曰天明直去無道路
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
皆十圍此石畫與詩境遊境皆肖　背面書
山鎖雲日初上野店開時驚鴉啼　三 剡溪

雪浪 背面書 余下天姥山後阻雪剡溪萬壑
千岩銀濤玉柱有如此景　四 十九峯　背面
詩向人間證畫禪蒼山今有畫中仙羅香
國裏春光滿羣玉峯頭玉彩鮮紅影真成
峰大樹翠嵐即是蔚藍天不知一片界青石
傳與詩家載百年　以上皆直幅
一 秋桑圖 吳興桑田之多與稻田相半昔年試士過
苕霅間秋霜黃葉滿岸因以秋桑詩課
士時和者甚多今得此石可為唐詩作證矣

背面 吳興山水以清遠爲佳到碧浪湖更見鷗
波之妙此如恰情極雪來見也 揅經老人　二 紫烟
烟光凝而暮山紫　背面 烟光暮凝紫遠花紫
閒松分明宋人畫著色分法濃畫仙自寫為秘
生玉局峯得者有意乃可見布微蹤何因
背右生乃院雲天寬　三 白牡丹圖 點蒼巖江
之西牡丹大如樹花下可繫馬且有白者道光甲
午春余在大理牡丹及雜花盛開而蒼雪滿山
夜月東起朗朗如玉山照人真奇境也 揅經老人

弄識 四靈臺清曉 背面清曉登高臺山立
白雲猶初陽照東林缺月淡西嶺紅樹已騰輝
青靄方舒影石友印畫仙為我寫此景文墨
字俱恰右似有騎馬者執轡者復有抱琴者
以上皆橫幅

兩江總督臣陶澍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月初四日軍機大臣傳
旨賜臣
御書印心石屋四大字 臣謹即叩頭祇領
天恩寵錫翰墨揮石墨之華
宸翰親揮爾景燦山川之色感深鼇戴慶溢
帡幪 臣楚北省菲材山鄉下士昨於
召見之次仰蒙

垂詢家世並及里居比經詳
奏 臣家洞庭西南資江之濱兩岸壁立如門
江心有石方正者即名曰印心石 臣幼隨父結
屋讀書其上門臨活水喜親源源石傍
他山常浮切磋之義江流千八百里獨於茱
萸溪環五十三灘迤隨江灘遠涉叢流而
窺中秘旋館符使而頒章析合切銘心效
語中流一柱
恩深榮耐欣瞻朗映千潭無思莫答之
瀾恬 臣受有如拔水悅之迴瀾之大力實慚無補髮
天乃蒙
賚頒之
策頒仍在
費印心之素軒 辦易書簡玉章之既承白騰華
聞文翁石室之庭
毫丹在望從此摹勒上石壁用紀盛照水之 臣心謹
嘗鐫泐貞珉長昭輝山之
御賞所有

道光三年杭州自春逮夏大雨水其秋府學文廟啓
聖祠前楹傾塌教授施棠故予門下士也邀余往視
見其西為大成殿東為啓聖祠而中有居民一戶余謂
曰此甚不可非所以祇嚴先聖莊肅黌宮也時紳耆
方議修文廟余謂可給該戶房費令遷皆以為然
於是舊居祠南者亦自撤其屋讓地尋丈界以東
西墻而祠之前亦開敞其中間居屋之地另建為祭官
涖事之公所焉又大成殿前西出為明倫堂堂之月臺
下即民居紳耆因是亦徙之改建禮樂器庫又文昌
閣在廟之東稍南而其南其東之民戶俱開戶於其前
後若同院者予曰此亦必居民竊佔也均令堵閉及折
墻還廟於是府學文廟始無民居參錯矣此事自
余發其端而杭士推而行之後之人或不知也故識於
此

道光五年浙省鄉士試士子雲集號舍不敷乃於甬道添設
蓆棚然風大堪虞而士子亦苦予籌增號舍皆曰貢院之
北東西三面皆河無可拓充試竣予乃自往相度曰得之
矣其前照壁之內大门之外地甚寬廣向列供給各所今但
將龍门大门移前其內可添號舍而各所不難於院外別
賃民居臨時暫置波予還京聞其增舍千餘間即依余
言辦也此亦余發其端而杭人成之

朱子全書一條
魄強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
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
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
魂守魄則魂以所寓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
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生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
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
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
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

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
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
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一。能勿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
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
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
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費用。或曰老子只是
要收藏不放散。
此條吾體驗之果於老年養生法在此亦可
云悅而聞道矣
以太極固言之。分陰分陽。其大段之陰陽。供人身
作息之用。其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乃真精所在。
有真陽故陰不匱。有真陰故陽不竭。二者如兩
鏡相印。過用陽則真陽耗。過用陰則真陰耗。
凡養生者知陰陽之互為其根。則知動靜之
交相養矣。道家煉丹之說。全是外道。吐納運
送之說。亦皆非理。適足以致疾傷生而已。前史
方士之害。可為明鑒。以下余釋朱子一條之意而又推廣於老氏養生之道也
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愈足。則大段之陰陽。供一身之用
者。愈充周而不可窮。古之聖賢豪傑。固是資稟
異人。亦其受此陰陽者獨盛也。常人不識。則亦惟是
藉之養之。不損不虧。常相繫而不相離。則亦自能卻
病而延年也。仁者靜而壽。其理正是如此。動靜雖
分陰分陽。而以靜為主。即所謂以魂守魄也。人之死。
魂升於天。魄降於地。便是陰陽離決也。陰自陰。陽
自陽。立死矣。卒驚而死者。傷跌而死者。中而死者。
皆甚急。皆陰陽離也。蓋其真陰真陽本不足。卒
然遭遇。便斷其根。故遽離也。
有神之陰陽。有氣之陰陽。神之陰陽。先天也。以上
所論是也。氣之陰陽。後天也。感寒感熱而病者是
也。如少年壯實。耐寒熱。是其陰陽盛也。如老人
不能耐。是其陰陽衰也。蓋寒熱是氣。故以氣感
氣而為之病也。老人不耐熱。便就涼室以息其陽。
不耐寒。便就煖地以溫其陰。是借外以養其內。
與朱子魂守魄而生涼。魄載魂而生煖。正是一
意。但此乃以氣言耳。然神與氣亦不相離。感

寒熱而氣病。神之陰陽清者。其病易去。神亦從而亂者。其病難療也。

管轄所謂鬼蹤。即魂魄動而愈想之意。所謂鬼去。即魄愈靜而愈冷之意。以其陰陽將離。故決其死也。略略言之。即年老子。乃道家之說。以此知醫卜出於一原。雖不可以言道。而未始非道之支流。而物物各一太極。於此亦可見也。

飲酒反於老年不宜何也。飲陽也。樂亦陽也。少壯樂意多。故飲隨樂而散。老年無多樂意。故不能散而滯。白酒則成痰火。黃酒則成濕熱。小積則成小病。大積則成大病。然在少壯亦忌過量。過則積。積則為夭。有少壯不戒。而至老乃見其害者。是自貽感也。大概飲酒宜偶不宜常。偶則有舒寬以散其積。常則不能。知藥酒亦有害。蓋言藥酒者。飲有定時。則是每日此時。必有此物入其臟。初不覺。久則成害。如噎膈等症。多有由於此者。又有憂戚於心者。不宜以酒解。其極亦成噎膈。不可不知也。

行立坐臥。所以活動其筋骨。調暢其血脈。不可有所偏。在少壯時時皆有。或一時偏彼。一時偏此。皆不之覺。氣盛故也。老年則須加意停勻。坐臥不能不多。而行立亦須十之三四。所以養也。又人不可有所偏好。見有好葉子戲者。忘寢忘食。連宵達旦。不數年成噎膈死矣。蓋火燒胃脘。曾不自覺。但有坐而無行立臥也。且臥者睡。所以養陰而息陽也。陰不得養。陽不得息。正犯魂不守魄。魄不載魂之戒。即不至噎膈。亦必死也。

湖北傳來亂禾辟瘟方

羌活　白芷　細辛　吳茱萸

紫胡　蒼朮

等分為末。納囊掛衣上常嗅之。

余記似有荷葉。又曾酌加藿香

詩先生之達注達小羊也有解者云羊生達胞下故家易因知詩所云之達者蓋達胞下也不拆不副胞澤固也無災無害出之易也不辭為畀攷異而棄之牛羊腓字蓋暖之也鳥覆翼之破其胞也鳥去兒出而啼叡始聞矣尉禮余因閱達生編而增擇之夫詩聖經也証以牧人之言而始明誰謂格物致知易言哉近漢軍人有達胞下者收生嫗曰此名鳳生裂其胞而出之已數歲矣甚壯碩此正詩所謂先生如達也或稟賦甚足乃有此且言其生下時白潤光圓滑正如卵轉動不已此嫗亦經歷多乃知之不然則亦以為異物而隘巷之寒冰之矣

余昔初入翰林每於衆中自覺聲華顯泱不免介介然性不可強遂亦置之迨後漸久愈覺乃知顯淡之益我良多而聲華者之未始不損也此從閱歷而得書之以告子孫慎勿慕一日之浮名而或悞終身之實際也須自問胸中所存者安在目前所據者安在乃可耳譬如春花狻艷時鳥发聲一時傾耳注目非不極致賞心要亦乍去乍來倏開倏謝試問其性天之樂究竟何著耶爽然失矣

萬年寺復田碑記

道光癸未秋余埜校士東甌塗出天台假館於萬年寺寺僧主爲覽八峯之勝沿雙澗之流爰歷長廊且登佛閣語次伴僧純經蹙歔曰寺今幸完矣前四五年間其無人守頹垣圮竹木斬刈若廢場然雖欲駐礹帷頓僎從不可得也叩其故則前僧侈蕩爲慝者所乘且誘且脅剝蝕殆盡衆失所依委而逌去邑人禮延純經之師雲光主之整理數載未竟而卒純經繼焉出資鳩工脩墜補壞遂還舊觀然寺之田若干頃山若干頃悉爲故佃割佔業不歸寺猶之廢也余乃檄郡守邑宰清釐判贖令贖以半值作鱗冊詳具村畝疆畔呈郡邑鈐以印信照冊勒石以垂永久純經走募逾年乃克竣事馳告余於京師乞爲之記余惟化之有盈虛也運之有消長也時也語夫人事則不然佛氏之教惟誠深則願達何亂之不可理何廢之不可興寺始於唐歷五代宋元明以來千數百年中更盛衰者屢矣原其所自宏道在人純經克承師志不憚其煩不辭其瘁遂使鐘鼓無恙疆理如初豈非其誠願之所及賴人天而光楽祺者歟余嘉其志之有成而事之垂後也爰

疏其顛末為之記且以告夫守土之官與邑之賢士大夫俾於
維之而遠乎無窮焉 昚
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小春月之望吏部左侍郎前提
督浙江學政渤海杜堮撰

丁酉夏天台僧純經將禮五台過京師視余於遂
初草廬詢其復田勒石事乃知其復還四明現攝
萬年主僧即其徒英嶼也於是溯其師為三世矣
因以余所撰碑文倩葉廣孝書之軸并攜山田印
冊示余茲役也不畏阻於前不弛怠於中不忽遺於
後純經之為難能矣人之處世各有當身之責或九
軛而棄井或一簣而為山咼其懸哉夫誠者自成
誠不息則成亦不毀士君子欲有所立孰不由此余
老矣猶當擁篲清道改望塵躅也七月立秋日題
其卷而歸之石樵杜堮

鈔跨隨先君讀書村舍歷夏徂秋朝烟暮靄
領略無涯余雜憶詩句晚更來堤上望源風吹面
數歸禍是也今因摹鄣河陽平林贊五十年前
景色宛然在目

或曰魏延子午谷之計孔明不從陳志以為應變非
其所長意殆指此後人亦以為疑如以孔明為謹慎
之過者是矣曰延之為人余固嘗言之而未盡也延
自荊州始從昭烈非真有志於扶漢者也昭烈使鎮
漢中延曰使操自來當為大王禽之其言則壯矣然
延非操敵不特當時知之雖後世亦知之豈特非操
之敵使與司馬懿遇亦決不能出乎其掌上者也子午
谷之計特輕視夏侯緒為此語耳果令緒與之相
當誠可得志然彼有人焉與否谷中有備焉與否

司馬懿有謀焉與否。延親之乎。柳亦意斷之也。然則孔明。冒中。抛是。全局。魏延。冒中。祇是一戰。而此一戰。都。嵩。是決之於勝負。未可。知之。數耳。其負也狼狽而去。不必論。就令如其所策。果得長安。彼以重兵塞潼關。而以天水之師壓其後。謂延能守乎。柳必牽率孔明以至此也。成都空虛。我則有。率然之勢。彼則成。唾手之形。論曰。是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且孔明之死。遺令回軍。延曰我自可率師擊賊。其輕敵如此。旋與軍先行。又反戈而相向。以致衆散逃奔。自陷誅夷。其顛倒謬亂如此。此其人胸中。豈有明哲勝算。師偏師而破堅城。哉。故孔明之。不用其計。乃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者也。不獨以謹慎。而然也。師貞丈人。即此一事當之矣。

何得以一人而廢國乎

此條添於前謂不長將略一條之後

或曰自子言之。則魏延者亦妄人耳。世稱孔明嘗惜其才何也。曰此則孔明之難也。始孔明見遇於昭烈。則關張趙雲。皆萬人之敵。既而得西川而馬超歸之。其雄姿猛烈。亦復相埒。故與黃忠同為五將。昭烈欲大有為於天下。豈不藉以爪牙。孔明欲佐昭烈中興。豈不資之為羽翼。乃數年之間。忽已淪喪殆盡。坐令孔明拊膺而歎。當此之時。所冀亟者人材。觀其意致勤懇。與吐哺握髮何異。然當時大勢已定。不獨蜀才之難。即彼魏吳亦非復昔日爭雄之舊。夫當羣材競起。智勇並集。御短取長。進優退劣。此固孔明之所優為若。往者已矣。來者難繼。則不但求才之亟。而養才亦不可緩矣。孔明之時。王平。馬岱。張翼。廖化。明於行陣。志慮亦純。然數人而已。魏延者孔明雖察其性行不足深恃。然猶以為良匠無棄材。以其遇事果敢。加之造就。未嘗不可反他。至其終於無成。自殺其身。則延負孔明耳。斯又孔明之所咄嗟歎恨而無如何者。其難詎則知之。或曰馬謖之誅。後人以為需才之會。宜效秦穆之於孟明。不宜為楚成之於得臣。曰是也。然其事亦不同也。秦穆違衆興師越晉而襲鄭。其敗乃其自取。孟明非有失律之咎。喪地之罪。得臣撓敗。較孟明則重。而視馬謖猶輕。且其時蜀已立國。明罰勑法。皆漢家之祖制也。其敗由違

節度而馳而又有封疆失守之誅法者天下之所共知非一人之得私孔明即欲寬之夫安得而寬之惟其死也蜀志但云下獄死而已他說乃云誅之竊意當據蜀志爲允於獄也孔明既惜其才而又不能廢法此又其悲惻痛惜而無如何者其難更誰知之因考孔明於各前趙雲不遣爲上條領軍獨出未必非鑒於街亭之事慮其蹈覆轍也然則孔明於國家計深慮曲豈有涯也

今去右二條連寫添於前

余之論三國其大端已具蓋亦幾無遺憾稗官有演義家有其書立義頗正於世教不爲無補惟正史之外蒐羅既多而前人所未及叙事脫節之處則以意補之每出撰造彼稗官固然余之立論皆据史書及他說可憑者由繹而得之大意主於朱子綱目以蜀續漢爲萬世法然亦惟是君也有是臣也故綱目得大書特書立萬世之正破前人之疑若赤眉更始之流則亦無以厭論者之心而朱子亦無所施其特見矣後有見余論者未必不以爲意有偏徇彼特未之思耳孔明言之已詳勿庸復贅即如關公刮骨之事賓客在座伸臂施刃血流盈槃笑談自若又如長坂之時操兵追及桓侯以二十騎據橋斷後操將數十騎帶數萬之師不敢近昭烈得免又如趙雲在東川初至笑曹軍猝遇曹軍追至營偃息旗鼓雲獨騎持戈立於營門之外操軍亦不敢逼而退此轉以大敗時正史所載隨擧一端便是自千古無兩余於昭烈君臣豈有推贊之過但恨尚多不及耳故朱子千古巨眼余亦願與巨眼人論之以求合乎孟子知人論世之意云爾

陳壽定孔明故事文集二十四篇上言曰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昔蕭何薦韓信管仲擧王子城父亮之器能政理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大業陵遲云云此於孔明之志與事皆見大畧亦可云極致推崇矣然觀其外未見其內高其名未悉其實故其爲論

不出當時之見則未有以妙析精微發揮廣大者也令專以用兵言之按孔明北伐自後主五年始六年春天水等三郡響應而馬謖違亮節度為魏所敗其冬復出散關圍陳倉郭淮退走遂得武都陰平二郡亮自戰斬追將王雙九年復出祁山自逆司馬懿於上邽破郭淮費曜等軍與懿遇懿斂兵依險不得交引還至鹵城再遇懿懿仍登山掘營不戰既而以諸將請自案中道向亮亮大破其師 又退軍魏張郃追至交戰射殺之十二年出斜谷據武功五丈原屯田渭田濵遺懿巾幗懿終不出其年八月孔明卒此其伐魏之始末也自今推尋前後每戰皆勝而實無可以別用奇謀之處兵法所重者行陣號令天時地利敵情數者而已其用之之法祗在審機度勢發動無方非可預擬此不獨孔明知之而亦懿所了然於胸無所疑滯者也大意不過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則謂之奇謀云者亦祗料敵之審云爾今孔明與敵懿屢求戰而不得追兩軍一交則彼師必敗奇即莫奇於此彼懿之不戰豈不欲戰耶亦不測孔明之機姑自保耳意且徐徐俟之得其隙而後乘見其瑕而後蹈然而終不可得見故終不敢先犯也孔明於戰法固已九天九地靜若處如動如脫兎是以不戰則已戰則必克藏於不可知而發於不及備耶奇又孰奇於此然而別有大為者師以正行戰國之陰機謀策士之譎計皆有所不用也非但不用亦其時其勢不得施也三分已定保疆安土其與建安之初袁曹分爭於河北孫權收燼於江南勝敗無常順逆未定者固大不同矣使孔明處其時則操權之傾跌必有非今日所能揣擬者然如間韓遂馥閻公之事孔明亦不屑為也何也雖其得志而為萬世所笑孔明有湯武之志而行伊周之事豈以一時喪其千古哉故孔明自有奇謀而非後世所能識也後人因其功業未成遂以陳壽之言為誠然謀矣至魏延屢請分軍異道孔明不許延遂藉口恨已才用不盡而後人無以見其必然亦遂信之豈知延有必不可者恃勇一也輕敵二也自用三也冒進四也無忠義之心五也無臨難之節六也果若如其所請必墮為司馬所算彼將先破魏延以震我軍而孔

耶(萬全之師反不能以間矣)爲所累陳壽所謂時無良將者蓋亦見此此孔
明之不許者不以奇爲奇又以不奇爲奇皆非後世
所能擬議者也
并此爲三條皆連寫前条之後
法(或曰)正傳爲蜀郡太守睚眦之怨無不報或謂孔明宜啓奏抑
其威福孔明答以主公在公安進退狼跋正爲之輔翼翻
然翱翔不可復制奈何禁之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
以爲失政刑此意何如曰此又孔明之權詞也當是時昭
烈恃正甫得西川自領益州牧以正爲謀主方將規取
漢中正本智謀之士不以德業聞也(漢末郡守擧斷自專不始於正)報怨擅殺誠不可訓
然蜀未立國萬端草創(正位任與孔明相埒)厥罪正未易明且以孔明之明
治體峻法度顚頡揚干之事豈有不知而於正乃徇之
耶其言良有故也或已密啓昭烈不欲外人與聞或徑以
此語傳之於正(抑)奪其恃功肆(恣)行之意均未可知要其爲
權詞無疑也史官不擇是非而載之於冊論者又不察
虛實而斷之於心轉相疑誤何時已乎秭歸之敗孔明
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
傾危矣後世但求制主東行之故不知孔明此言原重在

必不傾危也其不東行未可必而不傾危則可必也孔明自
傷無輔之意云爾傳(述事)言不考(覈)其跡聽言不察其情論
當時且不可況論古人耶
此条添寫於前孫權欲取西川一条之後
余讀鑑餘論於各朝畧擧大槩其中至三國及宋南渡
稍詳蓋因論治道而起治道莫備於唐虞三代四子書
則又發明其理詳盡其本原節目自天地以來莫有外
焉者也程朱則又取四子書加之詁訓以曉當時而詔
後世者也然而程朱持二帝三王之道不遇於當時遂
有宋之禍余於是取靖康建炎以至南渡之事反復論之
爲餘論續蓋程之不用明其禍之所從生朱之不用明其
禍之所終極也既而通三代以下篡之則曹魏假禅代之
名以亂君臣之義實爲禍首而三國之書大義不明朱
子斷以蜀續漢而後千古之防立(紀)於是專取三國之事
反復論之爲餘論再續於諸葛又加詳者以諸書所載
既畧而事是非錯出毁譽橫生不足以詔示來(葉)世故因所
見(逐條)辨証而自託於論世知人實亦猶朱子意也夫論古人
之跡以見古人之心而或拘固陋之胸挾纖瑣之識非迂則

怪之論

鈍又不幸者其人或有重譽為時所尊信則小言破道有所宗主而其勢尤（遂）張而大論是容反為之絀矣後生小子入於其耳而藏於其心其於世道非細患也朱子有世道之憂毅然伸其獨見豈苟為異哉夫亦二帝三王之道欲萬世共持之以救生民之福安全國家而已其亂也然則士之所務可知矣自是之後於各代之事或更論之有三讀四讀然大義不出於此矣道光丁酉十月廿有三日石樵氏書於遂初草廬

餘論再續始於六月成於十月胸中鬱勃之氣為之一伸覆閱再四實無自任己意強斷古人之處夫論古之難患於徇古人而非己意之所安又患於執己見而為古人之所不受非據天地古今之正義欲免此二患者難矣朱子三代後好學第一人也故其言平實為後世之所不能易夫既不能易矣而又好自立異務為畸說以夸於世非自欺其心乎世豈有自欺之人而其言不為世大患者哉此余於三國特著人事非天命之說自謂有功（潤）於名教而非創言也聊申明朱子之意云爾故曰不論世不可以知人不本諸道亦不足以論世也或曰子之論亦有与朱子異者何欤曰朱子讀書多好學勤積精思至晝夜不息然一支一節則亦不能無誤而為後人所訾余以為此乃朱子所以為朱子也朱子未嘗曰吾言是後之人不得改也苟有確於吾者吾方舍己而從之豈有異同之見哉若乃天地之大經人心之正理此固萬世所不容異朱子亦何私之獨見矜之為新獲也耶故余之論三國本之朱子而不必盡同於朱子也或曰子曰胸中之氣論事以理不以氣何為其然也曰余少稟慷慨之性至老而不能忘也觀古人之受誣於後人與夫後人之以言而誣世則不能無勃勃於中也雖然余今年七十四尚當優游涵養以究其故若此編之措諸意遣言不無感激豪宕者亦庶有以改之也其日少矣

丁酉十月廿五日石樵氏又書

本年作此後丁年為石虛過矣

冠昏　聘禮　射　御
少儀　內則　女誡
鄉飲　蜡　社
百工　器物
喪葬

出處　隱逸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剛柔接也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柔中虛己下應九二
觀六二闚觀利女貞 居內觀外女子之正 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可醜
咸亨利貞取女吉 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 得男女之正 象咸感也
漸女歸吉利貞 止乎下巽乎上 不遽進之義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又內以說而動 皆非正也 象曰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 男女之交本皆正理 惟若此外則不得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合之不正 故終之有敝也凡

事莫不
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吉征　以恒也 有常久之德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之功 如人之守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 須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不稱從人與
六三相反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
袂良月幾望吉 尚德不尚飾乃為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 女德之盛無加於此又為月幾望之象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約婚而不終者也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關雎　桃夭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百兩將之（諸侯之女）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其實三兮　迨其今兮　頃筐塈之　迨其謂之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天子之女）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而涉曰厲　褰衣涉曰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

刺昏姻不得其正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婦人為夫所棄別入人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觿韘皆成人之飾非童子所宜佩　言其舒緩放肆之貌）

童子羨於幼儀置禮教之失

此本內論唐事別摘為餘論三續

又治安本論亦另錄　尚有三篇在石南隨筆內

其餘為遂初草廬札記

遂初草廬札記

或問爲文之法曰知止而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問學文之法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
問揣摩之法曰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
問學之要曰溫故而知新
　蓋實不出四書外也
或問讀書曰經曰傳曰子曰史曰古文曰大家此人所知
也然讀者不乏而能得其意者絕少得其意以爲文者
百無一二何也彼其讀之也以爲隨例之事而不以爲文也
及其爲文則別具一時之文面目執筆而效其顰焉於
是穉焉俗焉陳焉腐焉鄙焉陋焉浮焉滑焉種種
惡趣一時偕集欲其掃除更張則無奈其別無出
路此固俗師之過也余家塾續語中言此最詳茲
不復述學者教者第照行之庶可免耳然亦在初
學入門時爲要若已歧之路挽之而回恐亦百無一
二也

余讀盧照鄰五悲釋疾之文爲之悼歎不能自已
以如是之文詞而以疾廢固宜其詞之哀也至不勝其
苦自投潁水以死年四十耳才人賦命若是厄乎嘗考
其得疾之由而不得既觀其致書故人求買藥之費則
辰砂也辰砂非治拘攣之物而懇懇若此則其惑（於）方士
煉丹之說也方士以金石之藥燒鍊服食妄云延年長
生火烈之毒入腸胃則成燥渴鉗束之氣流筋絡則
爲拘攣其初得是疾亦必服食貽患可知也此等史
冊所書不少宜爲永鑒以如此才士而用藥自殺不
亦大可惜乎
養身之道寡嗜欲慎起居節飲食而疾之能干者亦
寡矣天以中和之氣生人人以中和之理承天如此有
不百歲康強災戾罔侵者乎生死大數定於有初豈
後來所能增益妄意求仙輕服金石是爲自戕其生
非延年乃促年耳南北朝所謂寒食散始皇漢武唐
憲崇信邪妄皆是物也其效可覩矣
才人好文詞以考据之學非性靈余嘗辨之夫言
各有當也咏吟唱歎主於達情稽覈辨議主於

通理貫奇文析疑義曷嘗相妨但今人所謂攷据
者徒欲炫博未能析疑耳舍經從傳文舍傳而從疏
甚者又舍疏而求前人未見之書甚者又求後人僞作之
書其間訛文落簡亥豕帝虎之訛文側注旁音之字又
不可讀乃曲爲之說引之以証吾言之是究之按之於
理核之於時印之於心齟齬膠戾較之未考未据而滋甚
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若此之爲無関學問徒惑後
人固不如不作之爲愈也耳昔朱子門人病尚書難解朱
子曰且從解處理會此真善讀書者也今人只爲不肯
闕疑故支離汗漫至於信其所可疑而反疑其所信印雜家
小說碎辭讕言新奇可喜者尊之若蓍蔡至屈經
傳以就之而自矜爲獨得不大謬耶多聞闕疑聖人且
然况學者乎

或曰子之言攷据之敝是誠然矣詞章之學獨無敝乎
曰安得無敝易曰修詞立其誠無誠而修詞華而不實
將安用之子產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子稱其爲命曰草創曰討論曰修飾曰
潤色四者備而後爲文乃可書之簡冊達之諸侯詞安
可不修詞又安可徒修凡文皆以達意也若夫無意可達
而強爲鋪張揚厲其敝正與嗜瑣溺碎支離汗漫者
比烏覩所爲性靈也至於詩賦之興始於三百篇及楚
騷皆有其欲達之意纏綿排惻曲折而不能自以解是以
天地古今山川草木星日風雲莫不供其驅使讀之
者亦但見其意躍躍欲出而忘其爲奇思異采也漢以
後之爲之則有異矣然惟不失古意者爲可存也耳六朝
欲其近漢魏唐宋欲其近六朝元明以下亦欲其近宋唐
也若今之爲之者則又異矣不辨體裁不審義類富
養之詞輿臺之語雜揉於胸中紛紜於筆下見者目
爲僞文而其人自視莫我若也斯又其敝之甚者夫誰與
言之而誰爲正之

飼鳥者鳥有折傷足翅以甜瓜穰餅子喂之云可續筋
骨也亦云王瓜皆可余意絲瓜當尤可澄懷園土山樹
上有鸛傷翼墜地家人恐爲貍獲盛以籃加飯掛高
枝次日再墜再掛究不知其愈而飛耶抑被捕也惜未
知此法而試之

世間無論何人雖不得志氣二字志帥氣氣輔志道德

非此不成事業非此不立天子之於天下諸侯之於國大夫
士之於家庶人之於身大小不同其各有事焉一也各有
責焉一也則各欲其成焉立焉一也一有其志則百為從
之而興一有其氣則衆功因而之集無志無氣如人四支
不收行立坐臥尚且莞搦不來何論其他孟子論養氣
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孟
子得力於此為前聖之所未發學者宜先辨此世之朝
更暮改始勤卒怠蹉跎終身一無所就者蓋不可勝
數也凡人早而作夕而思者皆志氣為之志氣不立則
不作亦可不思亦可矣靡然頹然百事墮壞而不關於心
子弟有此此謂棄材父兄若此亦謂廢物也設不幸而
一家之中皆出於此一敗塗地豈顧問哉先大夫教人必
以志氣為要者以此

道光十七年七月

賜

尚書房行走左庶子杜受田武英殿聚珍版書十
種一漢官舊儀漢衛宏撰二卷補遺一卷附一本一函
二傅子晉傅元撰一卷一本一函三揚雄方言注晉郭
璞撰十三卷六本一函四蠻書唐樊綽撰十卷二本一

閱出者別錄為餘論三續

函五鶡冠子解宋陸佃撰三卷三本一函六唐書直
筆宋呂夏卿撰四卷四本一函七文苑英華辨證宋
彭叔夏撰十卷四本一函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宋戴
溪撰三卷三本一函九五曹算經無名氏五卷一本一函
十琉球國志畧國朝周煌撰十六卷六本一函右十種皆勘校精審
誠善本也皆識以杜氏石畫龕藏書之印而藏之

余論三國著人事非天命之説若唐太宗豈非天命乎
以隋煬之無道晉陽起義為伐罪弔民之事然且
不敢直指天江都姑先收關中以覩其變既而煬帝弒
代王死太宗東西征討所當者破所指者靡因以翦滅
羣雄統壹函夏若此者非天命有德其誰能之然
又惜其天命既歸而人事殊多也夫晉陽之舉豈
必因宮人私侍而興武德之年豈必由同氣推刃而改
至巢刺王妃何為者耶原其父子兄弟宮闈之內抑
何慚德之多也唐虞三代揖讓征誅不同而其兢兢
於天命則一寅畏肅祗而稽天者是以福祚綿長
流於後嗣代生賢聖繼繼繩繩數百載而不替何則
天命者天理也天理者人心也一有所違拂天理其端

甚微其流甚大若火燎原撲滅則難太宗之世即有
若太子承乾者不得已而付之高宗即有若武氏者幸而
中宗復辟則又有若韋氏者元宗較善矣而又有若
楊妃者至肅宗而猶有張良娣者父子兄弟之間宮闈
之內知何禍亂之多張也太宗雖伐罪救民所由殆與殷周
異矣由此觀之雖有超世之資致治之美不足恃也基
命宥密所從來遠矣納諫而諫不及此寶鑑而寶不及
此謂之英主則可謂之聖王則非也禍亂迭興妖異間作
則亦人事之不善各以類應若影附形於斯時也天命
之不絕其與幾何聖王御世以德以神故嘗兢兢於一念
之微以派萬世之際英主仗其才智乘間而起亦或無敵
於天下而才有時而窮智有時而盡勢有時而衰氣有
時而竭倏忽之間而無以自持也故發處為禍始而舉事
為亂門豈不哀哉夫以英主法聖王詎不較易明可
以料千里而目眩於眉睫勇可以舉九州而力詘於
跬步豈得謂天之所命不可改耶
三代聖王夏際其盛禹躬逢揖讓湯武不得已而有
征誅然非有利天下之心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宥密之中無一念不對越上帝既已正位南
面矣猶曰天難諶命不易戰戰慄慄若弗克承曰顧
諟天之明命曰敬勝怠義滅欲誠知天下重器非一
人之所得私天亦非獨私於一人昭昭在上不可誣也三
代既遠聖學不傳秦漢以降乃有英雄之名才智
傑出乘天下之亂因時而取濟其出於正者則漢高
帝唐文皇是也高帝承六國之後特以豁達大度為
豪傑所歸遂以有天下其時詩書殘滅所聞不過戰
國之謀黃老之說間有儒生罕陳古義故終漢之世
雖號稱賢君者修禮文飾盛治則有之傳聖王心法
未之聞也文皇際無道之世人神無主亦以英哲邁倫
海內所向克集大勳然其所聞亦祗晉宋齊梁之事
雖武成而後極意墳典文雅之士專美詞章亦未有
以傳心之要陳之宁側者夫聖王有理而無欲故明
德新民止於至善事天事以此也凝命凝以此也英主
理欲並行其於理也勉就之以為名高其於欲也又樂
徇之以便私計雖在廷有獨亮之士當官著鯁直
之美亦必依隱梗避以為大體宜然所以著之史冊第

言郅治之善而祇威之寬竟付之無聞貞觀之政後
世莫及此行仁義之效也無源之水其流不遠曾不數世
改革無遺始乎治終乎亂三古以還莫不由此雖久
而後失之緣深仁厚澤之遺然肅代而下尚可云唐
有天下哉

世稱唐明皇兩截人也開元之治比隆貞觀其任賢納
諫中主之所不及兆庶殷富邊圉又安夜戶不閉無雞
鳴狗吠之警可謂全盛之時古云持盈保泰盈何以
持持以不敢居盈之念泰何以保保以不敢樂泰之心
始得天下兢業未忘於懷而又慕聖帝明王之美且富
於春秋不憚勇效前人人言為君難至此直謂為君
易矣一折而入天寶十有餘年耳遂至脫身出走京室
為墟自古太平之與喪亂未有相去若是之速者戒懼深
則志氣固逸豫萌而神智衰自然之致也明皇覽鏡
不樂左右以為韓休為相之故明皇曰吾雖瘠天下肥
矣姚崇奏事明皇仰視不答曰小事皆奏則吾任崇
何為此兩事者史皆稱之謂得為君勤民任相之道然
余以為此即倦勤之意萌於念慮而形於語言者也自
是之後峻宇雕墻酣歌恒舞古聖所謂滅國亡家者汲
汲為之以日繼夜曾無休時欲無至是豈可得哉始何
以用姚崇宋璟繼何以視姚宋不如李林甫時亦有郭
子儀李光弼又何以任李郭不如安祿山此所謂雖
明必愚雖強必柔者也以此知世運之消長也國祚之
存亡也治亂之頻仍禍福之倚伏也無他故也視乎
君心之敬肆而已矣君心敬則萬事得其理君心肆
則慢遊是好以樂愉憂其極有不可言者矣唐之
英主無過太宗明皇欲推而論之嗚呼聖王作則貽
範垂裕無窮二主尚可語此而坐遺禍患靈武以後
日趋亂亡國勢搶攘苟安為幸何暇復及聖王之
事哉

甚哉理欲之不並行也賢奸之不兩立也佞直之不相容
也正邪之不同味也天寶女謁之盛叠見於天寶以前
談夫之晶徵生於至德以後廢后殺適之事慘甚於
編戶踵行之而不以為異肅宗親見明皇之事宜其
痛心疾首而建凿之窮父子不能自明嘗怪唐之諸
帝於興亡得失彰著顯明者猶持疑不決而自殺其

予乃斷然爲之若惟恐遲則無及焉者是誠何心哉彼夫婦旣不得其正則父子亦不復有親君臣又烏能有義太宗之於魏徵一若股肱元首一體始終而立碑毁碑何其遽也高宗之立太宗親執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手而托之不旋踵而遂良亦無忌殺(誅)高宗雖悔豈不一念其父而稍動於中至中宗之復賴五王之力旣而誅之竄之以至孤立被弑與高宗前後一轍更無足論也意明皇旣手定內難亦深追禍亂之源以爲永世之鑑然而一中於欲則姚宋付之往事而楊李(悖)竊其柄息一人之身一朝之事而顚倒若此此可爲廢書而歎也以爲大惑之不可解有若斯之非意所及者也陸贄之岨峿於盧杞裴度之齮齕於元稹又何怪焉又何疑焉自是而內官肆於中藩鎭橫於外朝廷之上朋黨蟠結而莫可如何以天子之名而曾無匹夫之實讀史者至髮上衝冠揮書而(以傾之厦不可以復支)柢也而無如此已壞之緒不可以復理雖今日設身處之而亡友之而其無術救之而無其方也聖人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夫不仁則非其道不道則失其身無身則何以得人非人則何以立政觀於有唐一代豈不尤大彰明較著也哉余是以於太宗明皇獨有責也太宗在開國之初明皇在中興之際皆秉英睿之資其於稽古法聖皆(宜)所優爲而終竟於此唐虞三代之不復豈真不可復也恨二帝之自待薄耳

昔余少時先世遺書散亡畧盡或短缺一二本或僅存一二本蓋自大參公以後曾祖早亡祖及叔父兩世從宦家火無主遂至是也然所存什一二余猶得縱覽涉獵不下(四)千餘卷因以窺學圃之藩籬識冊府之牖戶迨入翰林逾加探討數十年來又復蒐羅畧備余之教子教孫稍有成就不可謂非遺書之籍也然則書籍法帖佳硯善墨皆非寒士所能購即已顯登仕籍亦不能促辦於朝夕間者幸有先世留遺可勿寶與蓋斯數者世家之命脈也余所(見)世族之裔降爲皁隷問其所藏久已失亡無所用之則棄之而不惜是其命脈絶矣雖稍近聰明者亦皆於無所憑藉而與愚者更無論也歟其興起光大豈可得乎世家子孫至於並無識字者皆坐此也今自余在京師數十年所積(合之亦及萬卷)已不爲少書此以告後人即或不讀書者亦必保之守之以待能者果

有能者是即續世傳之命脈亦必付之傳之勿用否秘
爲也此余所親歷即余身是其驗也
古之有奄人寺人特以供掃除之役司啓閉之令給事
帷帝之間不得與外廷之事自春秋來寖失其職列
國亦多故矣至秦而益肆則有指鹿爲馬如趙高者及
漢而愈張則有君謂之父如張讓者爲謁者爲中涓
爲常侍居幃幄之中箕侯古之地而禍貽家國已至
是矣迨唐而又益之以領軍天策羽林皆天子之爪牙
比於期門佽飛備非常於肘腋者也不付之忠武之大
臣而以宦官制其進退出入之命積威所致何令不行呼吸
之際使起風雲瞻顧之間遂成雷電彼以怙勢之心當
驕虎之際何惡之不敢爲中葉以後若李輔國若仇士
良若田令孜執朝廷之權日甚一日欲不爲家奴所制
豈可得乎迨外連藩鎮盡誅宦官而事不可爲矣
内患既去而外禍滋大較之建安之事爲尤烈皇聖王
立制上觀千古下慮萬年一念之舉必防其漸一事之行
必思其漸終苟禍患既成則無及也語曰消消不絕流爲
江河毫毛不拔將尋斧柯可不慎與明皇無端而欲

外事付之邊將内事付之相臣然則宮内付之宦官可
知也然則嗣主之幼習於宦官之威長安於宦官之勢
又可知也至於公然弑立莫可如何雖有幽憤於中而卒
不能行誅斷除之事人皆遺子孫以安而明皇遺子孫以危
此真萬世之炯戒也
安史之亂竭海内之力用百千萬人之命僅乃君安而又敢
於僕固懷恩之計賊將李懷仙等既降皆願受代此
復見之大機也大難已除正可銷兵歸農去節度使以
復刺史之舊郡邑還之王朝吏事責之司牧大權在握
國步自康乃懷恩留賊固寵而盧龍成德相衛魏博四鎮
竟付賊手檀地自擅強以成尾大不掉之患當時廟算
何其謬歟夫四鎮既立則其餘節度使亦必不可裁彼
以畔逆歸朝形迹在相疑之地朝廷亦不示之形勢藉
作制防然而天下自此益多故矣夫以天下之大一方逆命
猶且傾府庫勞士馬幸而削平而已瘡痍毒痛不可
言矣今乃盡海内而付之藩鎮土地人民授之悍卒驕兵
之手彼其世傳代立朝廷不能問也此方不問則彼方亦
然前事已然而後事更甚衣裘之用特以賞姊答鉞

且黃巢之亂，迫逐乘輿，節度使林立而不能救，之朱忠獨渾河北也。

之威。特以假遥而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知何待汴鎮劫遷而後謂之亡哉。或曰河北強而唐存，河北弱而唐亡，此又非也。夫唐之衛於河北之強也，正使其強如敵，彼宜薄朱溫而不為者哉。故安危存亡有大機焉，惟聖王遠見於未然，立決於當境，其幾機也明，其赴機也勇，撥威勸行，刑賞正而社稷安矣。

南詔去國既遠，非有叛唐之心，援邊圍國中夏之志。楊國忠貪功妄舉，討伐無名，前後喪師數萬，自是遂西通吐番，世為邊患。後閤羅鳳死，須南稍弱，而吐番滋熾，至於長驅闌闢，直逼國都，非郭子儀拒之，幾又成天寶之禍。安祿山之反，激之者國忠也；哥舒翰促之戰，促之者國忠也；明皇之西幸，謀之者國忠也。是何其勇於召亂而怯於拒敵，殆不可解矣。內而藩鎮之禍由之而開，外而夷狄之難因之而啓，豈天生國忠特為亂唐天下哉。惟明皇召亂，國忠倒負乘致寇招，不於明皇而誰歸。夫以斗筲之才，居鐘鼎之任，未有不敗者也。彼小人者，喪其身滅其家而止矣，而禍亂之源一開而不可復塞，遂使害流宗社，殃及子孫，為人君者能無懼乎。令主去讒遠色，建賢立能，是以志氣清明，舉無遺策。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而一婦人敗之，作世永鑑，夫安可以不慎也哉。

論語無為而治章，自來譚經以為聖人想慕之意，余竊思之，夫何為哉，乃是轉語，猶云然則舜何為，則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言其非無為也。聖人之學莫大於敬，堯曰允執厥中，舜則益之以惟精惟一。恭己正南面，則其存諸宥密，見於大廷之持羣黎百姓者，莫非敬也。表裡如一，終始不渝，凡所以正位居體，對越天地，傳世貽祚，達乎無窮者，廣大精微，即身而為之象矣。聖帝明王莫不皆然，獨於舜言之者，天下大定，府修事和，是逸豫之所萌，驕泰之所從起也。三古以降，世運陵遲，雖有睿哲之主出而御世，然以望天難有餘，以處成功不足，是以中道而廢，曾不旋踵，復歸於亂，則聖學之不傳，人心道心之無以察其幾而謹持其際也。六朝五代勿論，漢唐宋元明何代不然。然則聖人之言，豈明切而意深遠矣。

或曰禍亂之成，大盜內訌，蠻夷外擾，佺偬戎馬，竭歷不遑

此豈一敬所能消弭。亦豈一敬所能補救。曰敬者。徹始
徹終之道也。禍生有胎。亂作有原。察其幾而謹持其際。
禍何自生。亂何由作。且人主之德。曰智曰勇而已。戡平禍亂
之道。曰明曰強而已。敬則所以養其清明之原而直其強
健之體者也。夫誠。清明。強健。萬端錯出。而識不濟。百務(氣)
叢生。而氣不饒。情偽洞若觀火。衆動益如蔟椽。何令不
行。何功不就。驅除大難。舍此豈有他道哉。且不惟此而已。世
之功敗於垂成。力隳於末路者。通鑑所紀。蓋亦多矣。何其初
智而終愚。先勇而後怯。則亦其敬之衰也。未達於敬之本也。

敬之本何也。曰誠也。本於誠以居敬。故成始而成終也。
肅代之世。內而宦官。外而藩鎮。若火始然。其時朝廷朋黨之
患。猶未著也。既而時勢所迫。倚宰相以為重。而大臣之權尊
而若宦官。若藩鎮者。大臣不能制也。引類樹援。而(操)附(附)麗之
(勢害)(人)衆其賢者或以德以能。而不肖者亦以才以智。勢之所在
衆所共趨。一為舉主。終身不貳。於是黨同伐異。朝(擯)進夕退(氣)
朝廷之治亂。國家之安危。不暇問也。夫唐之朋黨。與漢不同。
漢特因常侍濁亂。殺戮正人。賢者在下。風節自勵。閹寺雖
之而目之黨人云爾。唐則無論賢愚。因(紙)緣權勢。正者不必

嫉邪。邪者亦或援正。蓋朋黨之又一變也。甘露煞激。大臣與
宦官相疑。於是大臣引藩鎮以為援。而宦官亦結藩鎮以
自助。孤立者。獨天子耳。文宗慨然太息。以為去河北賊易
去朝中朋黨難。夫以朋黨故。而其君目之更甚於賊。則天下
事可知矣。豈待鄭五作相哉。竊嘗論之。唐虞三代。未聞有
朋黨也。漢唐開國之初。亦未嘗有朋黨也。朋黨之興。起於
朝政之亂。朝政之亂。始於君德之衰。誠使君德精明而剛健
進退由於(灼)知。明舉錯出於獨斷。孰不凜比周之誅。而辟(避)苟同
之罰(誰)責哉。則是無他也。敬而已矣。

躬自厚章世解多以為學進德言之。然其意獨切躬自厚耳
薄責於人已費解矣。謂之遠怨益覺阻峿而不安。竊意
聖人之言四通八達。亦或各因一人各就一事而不必盡屬論
道也。既曰遠怨。則是言遠怨之道似只以與人共事與人同
過而言。分(猥)任於己者太(難分)雜。任於人者小(易)。引咎於己者詳(周)。歸咎
於人者略(約)。責字兼責成與責備之意。厚薄即重輕也。如
此則兩句貫注。毫無滯碍。不似世講下句如贅疣。大德不踰
閑節亦當作觀人取士解。蓋子夏重本意。與賢賢章同
大德者忠孝大節。禮義大防也。不踰閑。作現成說言有如

此人也小德則零節碎目無闗緊要可也言不必苛求也子
夏處人以細故失大德故為此言其與細行不矜終累為大
德及與人不求備言各有當兩不相妨不似世說死粘出入
可也四字反令上的作為不可自生葛藤轉謂聖门之言
有弊也此兩處皆剛科閱其中舛殊闊甚而自疏通之如
此按易色大德兩章朱子皆謂聖言不如此者以其語氣
抑揚較甚恐學者錯認耳不意今又因朱子之言而錯認
也

治天下者道也所以行道權也有德有位因權而達道者
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有德無位權不在而守其道者孔孟是
也有位無德道亡而權亦不能獨存者桀紂幽厲是也今辟
哲后知權之不可去也兢兢焉惟道是務獨攬而懷四海之患
一時而有百世之慮故始世創其業繼代守其成歷載長久
生有榮名殁猶美觀二帝三王同條而共貫也若夫始猶
甫袨後乃淩夷道之失也有自權之去也有由漢唐以降
大較如斯而變故之繁推唐為甚夫君之所以有其權者
以道在也道之失而不知則權之去雖知之而不能挽留當開元
之初太阿倒持以致大亂猶幸有李郭復收其權而歸之
天子而肅代猶不知儆其任人竊之美之者如故也至於德
宗竟委其柄呼人而授之其不得者則因而據之再不得
者則起而奪之内自朝廷外暨藩鎮而亂臣賊子接跡於
天下矣其時非無社稷之臣感慨奮憤忠義之士力効驅
馳有若陸贄裴度李晟馬燧皆有扶傾濟危之功誅亂
鉏奸之效然而壞舟補而復漏死疾焰而又燃終於坐視而
無如何也憲宗稍能自振而厥績不終其後諸帝益無望
矣境土既亡而人心亦去天子之命不出國门事尚可為乎
是以道與權之相維也一失其道則權無所附人人得而執
之不慎持於前而欲復收於後其將能乎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有其權之謂也紀千山頭之語千載
聞之猶為稱涕為人祖宗而不念此何耶

北辰者天子有天下之象也太乙紫微閣道鉤陳宮闕王
都之表也三台四輔公孤卿尹之疇也御史執法箴刺
弼違之任也日月立其體五星緯宣其用二十八宿分其
職北辰端拱穆清面陽而背陰居高而臨下主靜以制動
執簡以御煩而躔度次舍莫之或違晝夜寒暑莫之
敢越北辰無為也無為者有為之主也舜之恭己正南

面於是乎取法焉北辰以神運四時行百物生舜以道
治庶績熙而羣生賴有是位則有是道位非與道二也故
道者堯舜安之三王勉之謂無其道則其位不可得而居
也唐元宗初立宵旰勤勞四海爲念左右輔弼夙夜匡維
謂之大居正如北辰可也二十餘年盛天子一旦而志荒氣惰
遂至倉皇出走棄其國都流離播越棲息無所帝座之下
移辰居何在亦足悲矣舉河北而付之安祿山又舉都城而
付之楊國忠而所自任者惟是朝歌夜絃宴賞逸遊之事
其至於是豈足怪哉然自茲以後德宗之奔鳳翔奔奉天僖
宗之奔成都視長安如傳舍而宗廟社稷皆旅寓而僑居
者也其居焉者亦即次之獲安而不敢據爲興王之里嗟乎
世豈有無定居之天子哉謂北辰離其所而衆星何由拱而
向之既即此一端失天下之望而興四海之心無良可哀也後乃
神州陸沉踰島廟也亦良可哀也
甚矣德宗之惑也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夫小人以
奸邪熒主聰而令人主覺之尚得爲奸邪哉亡國之
君各賢其臣彼方以爲尊我愛我莫是臣若也真所謂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者也所以攻之者愈衆而倚之者愈
衆專許之者益嚴而原之者益怒寧使忠臣烈士竄逐
一空而此奸邪者若磐石之不可動柱天柱之資以撑
柱鰲極之賴其眞安也何從而覺之哉涇原名亂越在
草莽李懷光勤王力戰退賊以如是之功而蔽之使不得
見李希烈叛國改號顔眞卿忠貞伉直國之柱石而擠
之以出死於亂賊而德宗不覺也勤勞之不知忠義之莫
辨獨欲以察奸邪豈可得哉然此無怪其然也在
圍城之中岌岌殆矣方且封殖貨財以天子之尊作匹夫
之事竟不念宗社之何依生靈之無主欲其轉石拔距
不亦難乎大抵小人要主之術無他日中其所欲從避其所
不然而已矣君子反之是以一投而輒拂暫容而終去也
人去而猶有餘情君子去而更無他望也德宗之時雖盡
用君子猶恐無及況乃保持財貨崇信奸回殆莫知所
流之所届也
憲宗承累葉委靡之後慨然發憤欲以撥跋扈之奸
土壤之封洗祖宗之恥矯容悉之非振祖宗之烈特又有
裴度李愬烏重胤李光顔之臣足以奔走後先而寄任
心膂股肱之任詰戎命將斂甲敕干一舉而誅劉闢

再舉而收吳元濟於斯時也獻俘告廟歛至策勲叛
臣聞之若驚霆之震耳自肅代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不能
遂復其舊者姑息既久勢難驟更威銖稍振力須可繼
不得不服而含之示嘉與維新之意河北諸罪聽命之
始御朝廷之策再爲他圖云爾訓布以德意加之訓詞
或無異意若欲委地歸朝自知罪譽宜爲走險之謀
不隨接羅之計釜魚同爛連璐雖俱飛必不從也謂
大張撻伐消除承憲若炳火而燎飛蓬疾風之捲秋擇
以令度背未見其然况憲宗非有大過人之資可以惑於
佛骨惑於丹藥豈能爲超世絶倫之事哉以此數有天下
之難也事壞於祖宗子孫不能救也政事可改而以土地與
人不可改令可更而已權勢假人不可更前車之覆後車之
鑒豈不信歟
唐虞三代往矣夏殷周之衰皆由婦人詩書所稱良
爲永監然一聖人出諸侯歸命是以興王之初立致太
平周之末聖人無位諸侯擅地自强凌虐以至七國攻
戰相尋民無安堵自是之後則惟海內爲一庶可小康然
觀有唐一代抑何亂日之多而治日之更少也治莫美於貞
觀而內亂以興運莫盛於外患以作泰之始否即是否之
方來復之未成即覺剝之已甚豈其陰陽交錯消息迭
乘一往一來同時而至有不循其節者與推接隆替之迹
興廢之由皆人事爾昧者乃委之於天夫以唐虞之盛且
猶元首股肱君咨臣儆唯恐一念之或即於逸一日之或流
以三王之隆且猶惡衣菲食昧爽丕顯視民如傷諮疇訪
洛不遑適而恐遠若彼之戰戰慄慄而懼弗克終也今乃以
投馬戈息馬之日爲治定而功成以揮播放佚之時爲民
康而世樂憂惕方深而佚豫已縱豈天有此不可測之數
哉天命者天理也天數者天行也理數非二物數常隨理以
爲乘除數之遲速輕重視其理之大小然雖以爲消長之
機通復之會而天無爲焉禍患之來未有一發而即
不救者戒懼存於內常有以觀其朕兆而悟於先者極
察勤於中亦可以循其轍跡而悟之於後乾天也君也其象
曰君子以自彊不息夫曰已治已安是息也曰即怡淫用逸樂
是一息而不復彊也若是則天理日以違天數日以變天命亦
日以移矣英主之後不能長爲英主正臣之後不能代代有
正臣英主事不謀始而使常主承之庸主當之正臣不能

勅而典謡臣謀之美臣斷之日轉日謬益謬益深至於天去之責四海無家豈不悲夫病者蔵府皆潰雖有盧扁亦何能為死亡為期固其所耳復何求焉而何望焉見危而劇天下事而補半余是以責之於莊烈也能業以執幾幾康而定命余是以望之于聖王也

右上共十五條專以唐一代言之可為餘論三續蓋自漢魏以來至唐有天下幾四百年紀綱民彝禮典午因之中原大亂江左偷安如宋齊梁陳更盛頹迭作理極數窮而一於隋不旋踵而復亂四海之內陷於塗溺若燎火之不可嚮邇涉大川之無津涯自非命世真人孰能旋乾轉坤作萬靈之主宰者乎龍驤虎躍起於太原濟時之危拔山之雄謀略如流勇氣蓋世因以蕩平區夏奄有八荒於是天下始知有息肩之日貞觀之間忠良之佐進規納牖諫如轉圜行慶施惠薄賦省刑閭閻之間歌詠太平老有所終幼有所長信夙美於當時澤流於來葉者也越高宗中宗禍鍾宮闈而不及於天下元宗英武明哲亦似太宗簡賢任能勤勤日昃克紹祖武是真社稷之靈而生民之大幸也夫

既毒是甘作書作奸路

何意任奸稔造亂興兵曾不覺悟揆厥所自端起婦人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故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君后之行不侔乎天地明無以承宗廟之緒而理萬物之宜匡衡所言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安之私不形於動靜誠有以闡往聖之精微作宮闈之永範而時數衰敝諸義不陳惟以色升罔由德進若龍漦遺孽於周宗燕啄萃災於漢祚元宰宗親亂武棄之弃豈不諒之而色變乎而乃更蔣履轍尤物自移亂是用長有甸來奚由重色而任奸由任奸而召賊由召賊而失家由失家而喪柄於是人民之棄予人而不恤也社稷宗廟委人而不復戀也自時厥後不翻漢宮之儀無復西京之盛屢更都鄗莫保室家豈創垂之初念及蒼生之禍溺由我而拯而自甚自溺禍不之覺也可恵也哉冊考宋以下諸帝雖無運世之才要皆中主令守祖宗之業不至有失其如始謀不臧威柄盡喪如在檻穽之中左右無以自主若是則何以有天下也孰使之然噫

商書曰惟王不邇聲色蓋姦聲不入於耳亂色不接於

況録哀竹源在更惡源一蓋
抒情乘易生惕矣
無雖急宮大聞保教之
令殊繁尚戒省略播伏離
之也
鐘沉洽於史照驪山滄
問遊化為燕而花萼之樹
樹於羅織風雅以致
平戈滿地四海横流

於目杜漸防微唯恐為淫志蕩心之所自始詩詞樂律
自古重之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特此具也其於色則
曰遠之而已窈窕之淑女不以冶容而誨淫貞靜之賢
妃且以晏朝而待罪豈繫無色惟德是尚唐承六朝之
後淫靡之習不斅於宮庭妖艷之姿尤登於襃燕人主
之惰心佚志所從來矣於是諫正者謂之迂談勸感者以
為腐論自朝廷至於閭巷浸淫展轉若性習焉而千康
之內人梨園之供奉詩妍門靡舉國若狂今就當時詩
詞所傳亦足以想見其大致矣載籍以來若是而不亡

國敗家者未之有也尤所怪於明皇都忘返謂之流連無
厭謂之荒亡即或人有偏好亦於既久亦有厭而思去之
時何遂沉溺不返沒世而勿悟也豈天亦有以奪其鑒
耶鬼神亦欲以速其亡耶蒼生何罪而罹其毒欲
何章而蒙其患也人主日有萬幾所恃者清明之心撫
有四海所恃者剛健之體既欲萬幾棄四海天地鬼神
亦以為無所用於清明剛健而不復悟之以惕然之如警
之以伏莽之兇十四載之若醉若夢蹈此故也嗚呼顧
諟天之明命舉目即見天也惟命不于常舉念即畏

命也聲色之好匹夫猶足以亡其身況天子膺天命作
天下王乎此則道失而權乃去之都也
節度使之設也以防邊也初因外夷內附設羈縻府州八
百五十有六於是建都護府六以分統之景雲初乃有
節度使之號開元後乃置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
東范陽平盧劍南十節度而唐室之禍基於
此矣然使謹守成法文武迭用不久任不兼統不遙領
種人不為大將未遽害也天寶以後盡廢其法而安祿
山至兼三鎮皆天下勁兵之處又盡易以蕃將彼蕃叛

逆之心而資以富強之力覬覦朝廷有可乘之隙而吾軍有必
勝之形遂起漁陽鼙鼓南下河北城邑望風奔潰兩京
淪沒天子蒙塵自此大禍流及天下矣安史既定四鎮復
留節度使遂為世襲代傳之職而土地人民不復隸於
王官天子之威命莫能及也然始猶以平賊之功勤勞
王家假之節鉞俾御藩籬綏而安反側亦援之以慰怨
望亦援之肆要求亦援之逞救制亦援之知苟求息事
姑縱所不愛也弟獲偷安土壤皆其餘也而不知災禍四侵
王室多故或變生於肘腋或患迫於戎夷天步艱難未

知所底雖有負隅嵎抗命何暇問於雞黃巢之難猶藉
方鎮驅除而國門以外盡為狼豺故中宮之中但餘禾
黍天子下堂而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不可如何此則主
制失權去而道亦不留者也嗣是遂入五代迄未中原朝
興暮廢而僭虜竊據若南唐若吳越若蜀若楚若南漢若
北漢若南平要皆藩鎮之流極此則立制之失權去而道亦
不存者也

以上十有八條專就唐一代言之為餘論三續事皆取新
舊唐書粲然明白無所用於辨證直舉興亡善
敗之大端以陳法戒而已然前代皆盛時可法而衰世
足戒唯唐則足戒即在盛時此其異也戊戌秋七月石
點氏書於遂初草廬

昔我 先大夫教余兄弟曰引經斷史是謂真學
問經者體也史者用也不明體不可以達用故治
經為先然明體而不達用則亦無以見古今之異
而適窮變通久之宜故治史次之凡世之淺學小
生一知半解輒作議論著之紀載者吾所見亦
夥如武王未受命謂未當作未云武王未書

以上為三續至此止

黜殷夫封武庚於殷謂不黜殷可也遂謂未受命
不特與詩書所載全不相符且如所說是武王誅
其父而立其子而又命其子監而守之至成王乃
纂而自立其事且合莽操而兼之矣尚復成何
說話又如中庸載華嶽而不重謂孔氏凡言山
皆舉齊魯此言華嶽定謂漢儒所作無論中
庸一書包括天地古今內聖外王之道漢儒中無
能作之人即子思偶取華嶽以配河海有何不
可且讀中庸者但見此一句乎此皆不顧大義祇
取新奇以此識見經且不顧史於何有是不第無益
學問且為學問之害矣宜深戒之余作讀鑑餘論
及餘論續再續三續皆本 先大夫之言不敢涉
此習蓋亦深為後學慮也又余之作此皆以述先
訓教後人以紹 先大夫承前啓後之志存諸家
塾為一家言非著書也故亦不以質當代云

陽明之求異於朱子實不能異於朱子何也道不容二
也朱子所言皆本於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庸之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其先後次第確有可循

一洸頼頊鶴突之弊陽明自恃高明遂欲舉而空之為之徒者樂其便於己而勝於人也從而附之又相與翼之衛之堅持其見而攻人之非而信從朱子者亦遂斥之辯之若爭訟然余嘗遇此為居間而解之曰凡人不能舍其所信而從其所疑口舌從事無益也此學朱子而未至於朱子彼亦學陽明而未至於陽明且自虛心體驗竭力躬行積之既久其有得失必自知之此時且無煩爾也

大抵陽明天分儘高視世間循蹈規矩皆可無庸而學者不能然也與之言皆似禪家頓悟之說學者驚其高妙從而神之及問其如何博文如何約禮而無以應也於是詭言朱學之非以自固其藩籬而爭端由此而起若不可並處於天地間者此固學者之過也夫朱子之言未嘗有一字異於四子之書五經之旨者即其所疑亦姑闕之而不以臆斷也其教學者進德修業由己及人本末粲然必不以無可把握之事不可捉摸之語姑使之參而悟之也何也下學上達生知之聖尚且如此豈可以一時了徹望之學者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聖人何為而分別若此以為刻鵠類鶩猶可畫虎類狗則必不可矣學朱子不成不失為端謹學陽明不成恐流為猖狂此不得不為名教慮為世道憂也夫朱子學聖者也陽明亦學聖者也世之發源同而末流至於迥殊懸絕者豈可不思其由來也哉至寄人籬下之說左右袒之譏皆世儒分門別户互相攻擊之詞不思論也籍以護短求勝之詞不必論也

世儒論者多於湯武有微詞蓋以君臣之義綱常所繫不得不然竊觀上古之世所謂有天下者有聖人之德聖人之功而天下歸之聖人亦不得辭所云虙犧氏作神農氏作者一聖者興則非聖者去其世代更替如四時之序日月之行皆出自然至黃帝時則有爭而兵戰興焉然以仁伐暴除民患以承天心非有利天下之志以至堯之聖而讓於德舜之聖而讓於功故曰五帝官天下但以道統相繼不以天下為私是蓋天地氣運極盛而然非人所能為也自是而傳子非上古不傳子也上古聖與聖相接雖歷年而不異旦暮謂聖人未作姑居此位待之云爾至夏則氣運既降而人事方興不得不立天下之大防為萬世人倫

觀祖伊之告及父師少師之詞，亦第諫紂災異，共戒國而自備其宗社之淪喪，無一語及郎暴，亦知天命人心之與紂自絕，而不同武也。

之慮其中業已有太康之事，欲復於上，豈可得耶。湯武之征誅也，運之所必至，有由然也。然湯之興也，天下諸侯皆已歸之，其於桀也，放之而已。武之於紂也，觀兵商郊一而至再，虎賁三千，非有戰勝攻取之事，封武庚以續商祀，賓之而弗臣，其代興代廢，亦出自然，湯武不得辭也。何也？其為天下之所歸，與古亦無異也。余故曰：惟桀紂，乃可謂天之所廢；惟湯武，乃可謂天之所興也。以有道無道為斷而已。知湯曰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武王亦不釋然，齊也，知而聖人之心，豈後世所得藉口者哉。上昭千古，下對萬年，豈復後世所得藉口者哉。　右論湯武

按易革卦傳：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孔子之言也。今人乃引書序湯勝桀、武王勝殷殺紂二語，以為與趙盾許世子書法同。其言非也。即此二語，未見其與春秋同也。今人每以後世之事斷古人，又好以儒者之見論聖人，殊為無當，特其意所主者尚正耳。大抵上古之事皆天，中古之事則天人之交，三代以後則人也。惟其為天人之交，故湯武革命，猶有天助。湯，禼契之後；武，稷之後，功在萬世，與禹平水土，皆宜王天下。皆

自此以下二十四篇為治安章論

天意也。惟其天交於人，不可不繼統傳子，以立人道之防。是以四百年而湯代夏，六百年而周代殷。自是以後，則全乎人矣。是以皋陶伯益之後，不以聖德而以詐加襲王天下，而為呂氏所奸，二世而亡。此古今天人交會之大端也。而後孔子至聖無位，立教以待萬世，推明堯舜三代繼繼相承之緒，莫非道也。道在則興，不在則亡。得道則治，失之則亂。以君臣之義為天之所命，不可干也。有君臣而後天下之為父子、為兄弟、為夫婦、為朋友，乃以各得所安，秩然而不亂。以君統臣，以臣治民，動其不忍不敢之心，使之相維相繫而不散。此聖人之所以為後世慮也。以人道治人事，亦大端也。天人雖異，而道不異。揆之天命，之則道重而位輕。以人言之，聖賢定而治亂分。今之斷古人者，不以其時論聖人者，不以其德，未見其有當也。即如伊尹放太甲，傅說相高宗，皆後世之所不能為，亦可知矣。又有天下傳之子而啟之兄弟相及者，不以可槩以後世斷之。而舜終蒼梧，禹葬會稽，又無論已。後世之所必無，又無論已。

才者，天地秀靈之氣所生，不可多得於世。大者如五臣十

亂統謂之才而實聖也賢也文則經緯天地武亦奠文邦
家所賴以撐持宇宙常則為卿雲為瑞日變則為震
電為驚霆皆是物也三古以降氣化漸薄秀靈之
聚散而之物無復磅礴欝積之盛而駁(邪)氣又從而乘
之雜氣亦得而干之英雄豪傑巨奸大憝皆從得分
才之名而天下始亂矣聖王有作亦不能返之於中和交
之為太古也惟是運量一世潛驅天下之才而範圍而曲
成之使為吾用而天下已治矣何則願治者天下之心也
思亂者非人心之正也長千人者謂之傑長萬人者謂之
英一統十十統百推之以至億兆之衆四海九州之遠猶戶
闥也天子為元首大臣為股肱百司庶尹為衆體身使
臂臂使指天下之大猶一人也夫安有不治夫何有為亂(推)
是創業之君聰明蓋世屯難之際淬發經綸(謀)無來而不
收(策)功無往而不濟星驅電邁並轃一時功名事業發抒
盡矣繼世以往身在守成皇路清夷庸夫高枕上不以
揀才為務下以亦不以成才為期而所謂才者馳騁於
文藝之中汨沒於榮利之內而才之為才也僅矣是以開
國之君在於求才由前之遺佚者多也伏處草莽埃時而

揮主一時(明)並集而無見有餘守成之主在於養才由前
之羅收者盡也躬際太平和澤而偉襟者百端雜糅
而常憂其不足才者人所受於天之分有偏有全有多
有少有大有小有短有長全而多大而長者優偏而少
小而短者絀是在乎有以養之養之者何學是也其
在上者選左右平豫(謝)教養清明之源(植)裕剛健之體恢
宏通之度定中正之術裕化裁之用是即自成其才
以冒天下之才者也而天下之才即仰而象之名數以
束其行詩書以澤其氣聖賢行事以定其指歸古
今以(推宜)恭其友化如是則才成以待國家之用此所以久安
長治而無一旦卒然之患也然自三代以下不以為意天
未嘗不生才也才而不得其用者有之用而不盡其才者
有之自棄而(自暴)枉其才者有之倒行逆施而誤用其才者
有之至於誤用其才而且(才)為國家患尚得謂之才也哉
漢唐宋元明以來若此者可勝數也哉夫三代之所謂
才者道德也(經濟)賢能也一而貫焉者也後世所稱為才者聰
明也智巧也(術)(技藝)文章也詞辯也分而歧焉者也即偏全多少
大小長短之殊也不有以養之則無以成之於是知天

下無才非馬道故也道何在脩身以道取人以身要即
上者始
右論才上
聖人之德渾而難名以才言之何也曰德體也才用也德者
臨照萬寓之神才者綜貫萬幾之妙才未有不從德
出者也才從德出者聖德以化才者神才至於化而後
可以言才上古神聖人崇而效卑而法敝天地之未有實
因天地之自然而不尸其功也中古之聖人簡賢任能以
補天地之所不及則有若禹若稷若契若皐陶伯益治其
大若夔若龍若殳斨伯與治其細而若四岳若九官十
二牧皆仰成焉此皆才也資乎尚已夏之受虞不異虞之
受唐及商而變及周而又變湯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湯
之始阿衡一人而已而其後伊陟巫咸甘盤傅說歷世
間起武之始周公太公畢榮顚夭不可勝用而其後無
聞焉蓋古之才協聖以聖人之才用天才下之才而
賢矣故曰才從德出也天猶是天也豈其生才不及於
古而古之時聖與聖接踵而代興今也曠百世而不得
一焉豈非世愈降而化愈薄有不可以復返者歟然嘗
竊觀三古之才皆生於天而後世之才成於聖聖不
代作而其教常存孔子不得位而贊周易述詩書以教
萬世其於聖帝明王代天理物存於心而發於政者若彼
其詳也其於賢臣良卿尊主庇民佐於時而垂於後者
若彼其悉也苟其道孔子之教亦何遽不逮於古古者
天生才即並其德而畀予之今則天生才猶藉於教以
成之此蓋世運之異亦以知天之責於人者周而資於人者
未嘗不備也其自上始何也聖王有作不必代皆聖王
自三代立學王太子公世子卿大夫士適子及國之俊選
鼓篋遜業相與習齒讓之儀講議於古昔修齊治平
之道以為德也才也不可以不兼備也上也下也不可以不俱
賢也周衰學廢而才歇聖教不明乃始有為耕戰之謀
者矣有為縱衡橫之說者矣有為堅白同異滑稽之辯
者矣恣為非聖無法之談以禍生民而毒天下此其人亦
皆才也何以一變而至此視上之所用而趨焉不自知其然
也夫上者智則天下皆獻欲其智上者仁則天下皆欲貢
其仁上者勇則天下欲皆程其勇三德備於上而後天
下不敢以慢德名於下所以收天下之才以為用而天下之
才莫不修前而勑吾範故曰自上始也然則上之所以自

成其才者學也教也可以不豫講乎哉
右論才上中兩篇因豫教所繫之重而言之蓋古法
之不可易而後世之最宜亟者莫要於此
豫講之道奈何古之為天子者曰堯欽明舜濬哲禹祗
承湯日新武執競朝乾乾夕惕惕不敢以天子之尊而
加於匹夫曰余一人載於兆人億人之上一念之興一事之
作有天監焉而不敢以戲豫承也而不敢以馳驅對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茲蚩蚩實天所付天
匪私於一人其有不虔不共罔率厥典民將去之莫我
從也其號號也若此其業也若此匪惟不敢尸其尊而亦不敢
居其聖其究也尊莫加焉聖莫隆焉自秦以來君日亢臣
日卑自以為聖而以威權御其下其下雖有若孔孟之聖猶
二帝三王之道誰為而不得伸而古聖歷傳之心法不可
得而聞矣人主而不欲久安長治也則已欲久安長治耶
抑有早諭教之法焉有以清源正本而豫之於先漢唐
以來右學之主非不選端清之士備賓友之儀修講下
之禮然其所尚者文而已夫上以文求則下以文應其於
迪德修道何有哉賢賢是也要知所以賢賢之心蒙養

之年一切崇高之念未入於懷作止言動惟師保是聽
此真入聖之始基也循其節次而導之引其端緒而充
之其固有者葆之於初其當未然者防之於微朝於斯
夕於斯不覺其日新而月異也若此者好惡端喜怒
和以處善為安以循理為樂自視不異於一介之士而
固已超越乎華尋常矣由是而之歷焉以歲月自明而
誠則於聖學無弗究也聖德無弗備也二帝三王
之事業取之於懷而裕如何家之不可安何國之不
可治何政之不可理何績之不可成所以賢賢之益為此
也若乃臨之以分勢飾之以禮文(貿之以難辨數諭)此則漢唐故事云爾(欣慕而樣)
情熟親雖有至言將不能入安望夫(鮮然光明)佛仔肩而執將者
哉
右論才下
覆論諭教之法應與上二篇合為論才上中下三篇
孔子之為教萬世之宗也斷自堯舜禹湯文武何也上古
聖人以天治故其學皆法於天其人則榛榛狉狉遊
其宇而不知以仁以壽而已矣堯舜以降自天而究於人
其學在河洛歷夏而商而周至文王演易箕子陳洪
範九疇而人事大著矣其人則夏商猶參乎天而文

武以後則事予人孔子生周之末其時人道將息而人
事之患方興孔子以爲自茲以往苟無教則堯舜禹湯
文武之日微日滅而千萬世之禍將不知所底是以孜孜贊
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曰此天地之心也民物之原也
吾生之後苟有大聖人鄉寓待洪鈞以陶萬物含此則
其由而賊人儒士幽居野處欲以致君輔世而應翔東來
帛之求者非是以無爲也然則士居今日言學而不推孔
子是從必無意於爲人焉而後可苟其人也天地吾父母
也民物吾胞與也心將不能一日安責將不能一日委世衰
道微說言繁興自孔子未沒異於端之攻形於猶歎獲麟而
後諸子並作各執一術以易生民之耳目於斯時也老莊之
說申韓之講名法孫吳之言戰陣儀秦之談捭闔紛歧
錯出人主倀倀焉而莫知所從以其可喜而輒試之而天
下之患益亂而不可復理秦漢以下皆覆轍也賊殺亡羊
不適曰歧路之中又有歧路夫大道豈有歧路哉道心之
微不勝其人心之危則有蕩乎正直之塗而出幽僻峻巇
之境日迷日遠愈遠愈迷欲復之乎康莊之衢綦難
而徐行豈可得哉故學不可不講也講不可不正也論
語之統歷叙帝王之傳此即孔子所以接前聖之緒
也孟子七篇之末亦歷述帝王見知聞知之序此即
孟子所以紹孔子之業也百世而下而不由於孔子孟
子之言欲以其學佐時而致主吾見其敗也天地以貞
觀日月以貞明私心自造而曰吾將別爲其天地日月也
則愚矣妄矣愚且妄尚可以謂學也哉

右論學

生民之初天地甫闢蠢蠢然人也與鳥獸無以異也聖人
出而衣之食之居之衛之民以其聰明慈仁有施而無
求也因而君之長之無所用於治也生焉遂焉而已矣迨
夫知識日以開情欲日以長不爲之制則將相戕相害
若禽獸之搏噬而人之類且盡是以治道興焉代與代接
世變日滋因而大爲之防禁其欲而導之於善是以治
法詳焉法由道生也天生民而予之以性五常之德皆
性也然其血氣心知不能無偏則失其性而不覺聖人曰
吾教之使還其本然而已其不然者吾威之使改其不然而
已蓋聖人之治愛於民而又無多求於民也中古以還兵
爭大作征求日至既用其力又殫其財民始大駭東西竄

起則又追捕亡逃嚴刑峻法以隨其後民知其不免於死也斬
木揭竿紛然而起而爲之上者益大縱其兵聚而殲之
秦之事是也自是以來衆々之衆不復知尊君親上之
義而上亦防之立法以制其姦由漢而唐宋以逮元明
三代之治卒不可復夫堯舜唐虞往矣三代亦遠矣而
曰吾將求其法而行之此盛心也而不免爲迂談也曰吾
將求其道而遵之此空言也而無害爲實事也何以言
之三代之法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今欲封建則亂欲
井田則擾不封建不井田則養士選士非其舊而學校亦
既蓋泥其法不可也不泥其法而師其意則法雖去而道
存今勸民以耕則農莫不力於野責士以學則儒莫不
奮於庠考吏以績則官莫不奮於位非無法也意常
餘於法之外故天下諭其意而忘其法夫雷雨作而
草木坼陰寒暑代而萬寶成此豈物々剋而雕之哉
聖人亦猶是爾豈有拘々於成迹類夫膠柱鼓瑟之爲
哉故曰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先者不令而
自行至治之世帝王端拱運天下於掌上四海之內繁
然各得其序而不知誰之爲也謂之堯舜復出可也
謂之禹湯文武未没可也

右論治

二氏者古未有也天生人而予之性聖人治人而予之教聖
自處於天謂人者天之所生而付託於予則不得以其性
之所未有而誣之而害之也深溯其受命之原而爲之教
息以迪之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自尼山未没而黃老之端
已萌其意主於清靜無爲未遽大遠於聖也而爲長生
求仙之自所始至漢之中葉佛氏流入中國其言好主於空寂
殺懲明無障貪忍欲亦未遽大遠於聖也而福報因果之說日
以滋蔓儒者以爲陷溺人心其流將無所底故從而攻之然而
終莫能去者人心多欲非空言之所能勝也嘗竊論之夫
織而衣耕而食優游以自得俯仰而無愧此真生人之大樂也
仰而事君以全吾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而無乖暌離散之
憂此又爲人之至願也於此而有二氏譬如醉飽之後偶思
異味而嗜之其勝固嘗如布帛其飽固未嘗如菽粟也
去其大樂至願以甘入寂寞幽遐之域揆之人情殆必不然
秦漢以來迄於元明崇尚二氏無利有患既章々矣今之
儒者亦無損於辯爭之勞但自修其業自盡其職聖道

大明而微漸自邇何也人之爲人必不能去爾衣去爾食
去爾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睽焉而獨立也然二氏終
不可去何也其言清靜無爲空明無障者亦儒者之所
不廢雖無關於聖道之全體大用而亦未得嘗不得
其一端則二氏之存也彷彿聖人而存耳儒者之業則詩
書也禮樂也儒者之職則事父也事君也其窮而在下
則隱居以求其志其達而在上則行義以達其道若是則
天下之民相生而相養無棄而無偏二氏之徒亦吾鰥寡
孤獨之無告者耳也聽焉無惡於天下聽焉可也

右論二氏

兵之興也起於黃帝不自黃帝始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伐
木於山而有斧斤播種於地而有耒耜鉏禦獸於藩而有
刀劍弓矢凡以養民之生衛焉而除其害俾其蕃息
焉於太和之世而已矣人生有性有欲不得其欲則爭聖人
爲之導其性而禁其欲天下始帖伏於聖人之威無胥戕
無胥虐而有若蚩尤者恃其兇殘以與聖人抗而聖人始
不得不力爲驅除戰陣之法興焉聖人之不得已也以堯
之聖也而有丹浦之師以舜之聖也而有三苗之伐以禹之

之聖也而有六卿之誓然聖人爲之正其不正歸於正焉
而止矣無縱於畋無淫於樂韜刃卷鋒而天下若不知其
事世運雖降聖道自隆大者如南巢如牧野戎車一駕
而四海永清非有屠戮傷殘之事蓋聖人之兵以德也不
以力也聖人之用兵拯人也即奉天也嗚呼豈知聖人既
往而遂有春秋春秋不已而遂有七國七國之終而又有
秦漢當此之時天下雲擾綴甲厲兵趨利赴險視死如
歸杳不知是何天地也爲之民者生而隸軍旅雖有父母
兄弟親戚而不敢保也雖有土田鄉井而敢懷也曰吾死日

之不知而何遑他恤哉自是之後從征遠戍拓地築城望太
白占月暈報烽火秣戈韜甲夜晝不息在太和已如此矣
又不幸而國家喪亂羣豪蠭起爭朝秦暮晉罔有寧
宇若六朝若五代尚可言哉嗟乎兵者所以衛民也豈凶
器哉然而以德用其之利者德以力用之其害若此是以
聖王之作也朝競競夕業業惟吾德之爲務重熙累洽而罔
敢淫於觀於游於逸晨興宿寤簡百僚咨庶政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謂兵所以弭亂也特恐亂之有其源兵所以
救患也特恐禍之有其隙盛時不能廢兵而能使亂不生

而禍不作是非余一人之責而誰責歟是故聖人不用兵
則已聖人而用兵則亦取材之有斧斤播穀之有犁鋤捍
禦猛獸之有戈矛弓矢而已矣何害之有哉聖人謂之
兵右論兵天下謂之德何害之有哉

右論兵上

古無兵也古之兵藏於農四時之隙司馬以旂致民而教之
戰非戰也坐作進退習號令聽誓告而已有事則以牙
璋起軍旅師之者即其大夫師長也若子弟之從父兄
以忠以義如虎如貔熟於耳而激於心守則固戰則獲
敵王愾捍國勇則無有梳鋒執鍛逆我顏行者地中有
水師兵藏於農而人不覺猶水行地中而人不知也春秋
之時其法未亡兵農之分起於七國強凌弱衆暴寡弱
寡既盡強暴俱存各懷蠶食之心而有鯨呑之慮於是
籍民爲兵空國家之耕以養戰士而時以善戰稱者拔
之爲將埽境內而屬之流血千里伏尸萬百以爲美談
嗚呼此爲非聖世之民耶胡爲而至於斯也今之世非古
之世也今之民非古之民也猶欲令之兵爲古之兵其可得
耶終天地不能矣且夫兩陣相交絳吭鑿脚塞坑埋谷

聖人之所不翻也救死扶傷悲吟愁歎慎魂酸骨聖人之
所不忍聞也飛芻輓粟杼軸空竭道路僵仆聖人之
所不敢忍也聖人曰然而聖人曰兵所以禦暴也非以爲暴
也爲暴則無當去禦暴耶不可去不能去視吾所以用之
者而已矣練之以勇制之以律撫之以仁威之以義統之
以忠信之帥副之以嚴明之長臨之以神武不殺之君夫
如是則雖有兵而不民知也聖王在上密運於穆穆之中
殊方絶域山陬海澨皆其所包涵而羅絡也則皆其防
雛而檢察也有伏莽之戎職室之寇張弧篝火夜呼而
駭吾民者擊柝警之張弧逐之執組繫之而已耳聖王之兵
可使百年不用不可使一日不備可使一兵有闕不可使一人
不精蓋爲吾民一時計者卻爲吾民千萬世慮者更深且
遠也若六朝五代唐宋元明之季何不幸而遭此時此時
何不幸而爲人也

右論兵下

財者國家之命脈也自大學之教平天下不能去財然其言
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後世不明此義乃倒而施之適足
以亡國敗家而財終不可得而有也夫先王之世之於財

也亦有道焉其源也節其流也課有常額而箕斂之端不生用有恒式而漏卮之竇自塞而其要則在於君心之無欲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何以守財曰義天地之財爲天下守之以待天下之用而上無私焉不貪之謂寶不積之謂富無有節之謂義無私之謂仁君儉則民莫不儉也上廉則下莫不廉也何不足之爲患哉三代既遠世及日多(益縻)軍國之費日增朝野之耗日甚(衆)府庫倉廩不足以給於是橫征濫取之暴興而民乃散矣歷代以來開國之初大亂既

息民生多暇勤於樹藝大倉之粟往往流溢少府之錢至貫朽而不可校未及中葉而百費俱興(度支告匱)上下交責閭(左)置爲虛以有數之財供無名之費以有限之力應無藝之求雖使聖人爲之無以善其後也於斯之時(度支所賴)若后良臣願而憂之稽典籍嚴法令謹出納懲中飽損不急漸復其舊雖無救於已往猶有補於將來不幸有小人者出而曰是不足憂也以其泥濡(世)之和造爲罔民之術自結人主以中其欲而君不察也以足國之(任寄)專任之而爲之重其權而(責其效)行其說則又招引黨(同)類日夜講求一切括取之法始而

田畝既而室廬始而戶丁既而雞犬(日徵月斂)至一草一木而不得免焉嗚呼主國者君也載君者民也君竟不欲有其民而民亦豈仰賴有是君民既無賴有是君君亦何恃以保其國載籍(所紀)以來歷有明徵(若斯之類何可勝數)可爲殷鑒(當時不自悟追悔之而又無及也)聖王之世非不取民也惟正之供而已然猶屢豐凶議蠲貸察災傷籌賑恤不以爲額而取盈焉慮俗之奢也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念歲之無備也通有無廣儲峙以佐一時之急皆以爲民也大小之臣奉行惟謹言利之謀(雖一錙銖)默而弗用(庸求)掊斂聚斂之吏詘錮廢黜而(類)亦(下)聞義堯舜之用心

國如是也是即大學之教有德有人有土(以)有財用者也宋造苟且之權謂宜居道踰百年豈足道哉小人右論財者以之誤人家國尚知所鑒哉若宋之熙寧元豐右(以)論財大觀宜和之間其亦可爲永鑒者哉

右論財上

盛世之言財與衰世異君子之言財與小人異聖人(君)之言財與庸主異以君子佐聖君而方當盛世其規爲區畫皆可久可大之業故臣贊其君曰不殖貨利君告其臣曰無總于貨寶上下交儆(警)而天下安以庸主當衰世而

適有小人其經營圖維皆不經不程之謀故君以愚貪
之和其臣曰爾惟助予臣師以變法要其君而曰恐君
之不能用也上下交乘而天下亂嗟乎自是君遇是臣
而倉箱空於野杼軸空於室馬牛車輦空於里流離而
牽挽於塗奔走號呼而訴於邑而吏曰非吾之所得爲也
主之者官也官則曰非我也言之者相也相則曰主之者君也
痛心疾首控告無所而怨毒歸於國家而君不知也曰
吾有民在而爲患無賴夫天下非不大也四海非不廣也
山虞澤衡舟鮫之守非不繁衍陰陽寒暑雨露之

之滋生非不蓄且富也設之官置之長寵而歸於上則民
安歸乎鄉黨知恥也有不肖之心庇之況其滋我以生
乎書曰小人難保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曰若朽索之馭
六馬聖王之於民若是其懍懍也知稼穡之艱難春省
耕秋有斂清問下民弱復原野其爲之臣者四方之天
御世以至一夫之疾苦必聞是王之於民若是之懇懇也
豈好勞哉民非后胡戴后非民罔與守邦誠知上下之
一體而不容以偏廢也是以三代之制曰貢曰助曰徹取於
資藉之義以達忠愛之情今其法雖殊而意豈異哉

哲人瞽言百里係歎低離之狀雖越山海如在目前庸主
則不然矣堂上之近而已千里矣門內之邇而已萬里矣
是以小人之言易入而忠諫之策易從雖有旁觀之士
逆睹之明而其忠言至計又爲愛國之心憂時之切
圖衛以冀朝廷之一悟而卒無與也反以爲阻撓則
以妄而黜之而罪之矣極其所爲國不至傾覆滅亡不
止也大學曰財聚則民散曰仁不仁者以身發財而終之
曰必自小人有以也夫

右論財下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師天下而有教以君天下而有政政亦
教也上古不得聞已堯舜以來謂之亮工謂之熙績謂之若
予衆其事則正德利用厚生其府則水火金木土穀不設
科條惟主者之所急要於修和而止三代以降人事益繁
則有方策之說藏之故府頒之方國達之委巷而家無
殊俗上行之以爲政下服之以爲教無異趣無別指也周
室之末聖王不作世衰日滋百家並興各私其說以致之
於人國施之於天下秦一海內悉其然也齊之於法令而
曰以吏爲師漢氏承之革其煩苛而歸之忠厚然猶

好黃老之說參用雜霸之術曰漢家自有法度是以終漢之世唯言雜說乘間迭〔起〕進澆淳散樸其後益大亂而不可止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夫終古不變者道也歷世而更者法也道不可變則法亦不可更也其更焉者制度文爲節目之所爲時措之宜也故雖屢而變有不變者存當其變雖聖人復起不能不變也然而聖人者一變而即復其常觀後世所作亦不能不變也然而後世者每變而愈離其故則其所

以出者異也歷代以來有應運之儒有救時之策其發一策建一議原本於詩書不失古先聖王之意然當時不盡施行即行之而亦未竟其用何則其君無興道致治之願布之法令宣之有司以爲故事奉行無過而已末世雖有政而謂之無政非無政也所以擧政者亡也聖王者興旰而食宵而衣旣詢之以芻蕘咨〔訪〕之于故老考之以成憲咨之於在廷日有孳孳不遑〔安〕寧而其行之也自朝廷而郡國自畿甸而侯邦自大臣而至於百執事莫不震動恪共〔以〕奉將其意若天命之臨汝而

無貳於爾心若惡則何山川之遠士女之衆若照列王者之勢而親見其顏色也親承其話言也孔子曰爲政以德政者空文也德而乃成實事所以天下至重而聖人擧之若輕治天下至難而聖人行之〔甚〕易則唐虞可興而三代可復也直拱而俟之耳

右論政上

今言政而曰堯舜曰三代其聞之者不以爲常談則以爲高論若謂不切於事情者然也夫天地猶是天地也人猶是人也性無異性也道無異道也教無異教也而

獨曰政有異政者緣吏而禍生民者必自此言矣夫書傳以來變故不可勝數然皆自非堯舜湯武而始人心日肆而天命不行以其無師之智而造非法之說以非弗詢之謀而成〔號〕無稽之論欲以驚衆駭俗自〔謂〕一人出而千古之聖人皆可廢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戚戚乎憂之孟子之後天下多故歷千數百年其稍近者則稍治其小變者則小亂生其大變者則大亂作先見之言猶龜鏡也孔孟述堯舜湯武而不行則變治者莫若秦而禍之酷亦莫甚於秦程朱述孔孟

而不行則憂治者莫若宋，而禍之烈亦莫過於宋。嗚呼！堯舜湯武之政，堯舜湯武之道，非其政則失其道，豈有無道而可以言政者哉？唐虞之爾，渾渾噩噩，民性未盡鑿也，然堯之咨岳已曰胥子嚚訟，舜之命龍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然則堯舜之政非定之一人贊以羣聖之爇爇，未可知也。況其歷夏而至於湯，歷商而至於武，世益下而道益微哉。古聖人周回道之謀，自我法之置，以民蕳其我，將與民之生，復民之性，以有斯政也。一張一弛，我不敢知；濟水濟火，我亦不敢知，惟是代天牧養斯民。

琢琢求詳之意，垂之萬世，當無有不駁於予而自知之者，難遽在故也。是故數百年而有秦，又千餘年而有宋，真堯舜湯武思議之所不及，要非不及也。人心日趨而天命不行，況滔滔以至於斯也。聖人上觀千古，下觀萬年，規制闊廓以彌綸宇宙，安與其國家，大綱舉，小目張，月有要，歲有會，百官萬民讀其令而觀其措，覩其象而識其意，所以持之於上，明作而有功，被之於下，博大而成裕，夫何事於憂？然猶恐後世之或怠也，先正其學術，而異端之說不行，綏養於人心，而憂治之思不作。夫政，堯舜湯之政也。其以變言者，必其亂吾政者也，辯言也；必其迷吾政者也，莠言也。既講於立政之體，復清乎行政之源，是則自為其不可憂，又豫養人心於不思憂者也。萬世之亂，其庶自此已乎！書曰「政在養民」，曰「無俾世迷」，其是之謂乎知。

後論刑論禮二篇按
寫於論政下之後

右論政下

君臣之興，其於上古乎？天地開闢，人紀實始，兩賤不能相治，一貴亦不能獨治，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親其親，賢其賢，尊以相及也。循援之緒，厥有氏號，循蜚疏佐，遐哉邈矣，所可得言者，雲龍鳥火，僅述守在夷。尚書以來，堯命羲和，咨四岳，舜命司空，命虞，命士，命納言，而敷教、播穀、典禮、教胄子，皆以其職命之，而十二牧、二十二人，總括其數言之。記曰：唐虞官百，夏官倍，殷二百，周三百有六十。歷代增置，世降而事煩，事煩而官不可省，自然之勢也。自時厥後，或因或革，或益或損，各以其代變故之相乘，事勢之相滯，離三并二，此合彼分，虛設名位，濫設爵級，糾紛淆亂，不可殫述。然三公九卿六官之屬，連帥方伯，下至庶尹，不可改也。何則？因事

建官。官繁其事多。可更。而事不可更。自上而下。自內及外。
更相臨制。因以繫維。國家所以極苞桑之綢繆。犖磐
石於莫定。良在是也。夫有天下者。不難於建官。而難於
立事。不難於擇人。不得其人。擇人不得其人。是無事也。
不能其事。是無官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汲汲於求
賢以自輔。其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
德。亮采有邦。其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其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春秋以
降。雖治亂不同。而此道不易。當其治也。天子側席。諸
侯擁篲。拔茅彙征。而天下安。當其亂也。訛諭在廷。簪
蔚在野。井渫不食。而天下擾。史冊所載。歷有明徵。然
嘗考厥由來。以是爲在一人。在不在天下也。夫治天下者。
道也。備道者德也。天子備德。以凝道。施之於庶政。達之
乎四海。四海之內。莫不順序。左右大臣。親奉德音者也。
百司庶府。宣而布之者也。大都小侯。奉而行之者也。天子
因是以察其能否。稽其勤惰。操黜陟以行其誅賞。
內外上下。莫敢不勸。而天下之官治。官治而天下之民莫不
一於治。而天子之德。於是淪爭淪浹無垠。何療廢官之
爲患邪。雖然。天子之事。倍勞於古昔。此則時代使然。而
無如何也。

右論官

天子體國經野。分職建官。以爲民極。崇之以爵。厚之以祿。樂
而加諸民上。若曰蚩蚩者氓也。其飢若寒。爾食之衣之。其疾或
勞。爾瘳之息之。其不覲不遜。爾則誨而迪之。其干予正。作
不典。爾則懲而威之。奉予意。達諸民。俾惺然而願仰。
是則爾之無曠於爾官。予惟懋乃賞。否者予亦爾之
責。嗚呼。君之榮其臣。至矣。匹夫相然諾以信。猶閔而義
之。承君之命。假之權而任以事。而泄泄焉若忘。忽忽焉若
遺。則不可以對影。而汗將泚於顙而不可止。夫君之臣則
官也。其未官則士也。天之榮夫士。亦至矣。予之尊爵而有
仁。導之以正路而有義。居之以廣居而有學。需之以盛德
大業而有聖。若此者。皆不以付凡民也。謂其待治於人。非
能治人者也。士之自榮其身也。亦至矣。升之於鄉。養之於學。
待之以臨軒之策。試褒衣危冠而談天下之事。授以閑置
以敬而不顧。問一能名一技而不屑也。宜若朝廷之官無一
足爲士難者。而竟不然也。假之以權。任之以事。亦竟與

中庸論道之說

向之世々忽々者等則其自顧爲何如而慙汗之在顔又
何如耶夫謂四以爲民也取士以爲官也天子曰疇若予
宅及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疇若予折父溥違農父若保
宏父定辟則惟爾士是勵民曰我有田疇而卒汙萊孰
其濟我於艱我有家室而皆仳離孰其扶我於溺則亦
惟爾士是企而士也或偃仰在牀或湛樂飲酒則何以
逃天子之責何以塞斯民之望嗚呼昔之士春秋禮樂
冬夏詩書非以爲名也今之士詩書如蹄禮樂如鼓悲夫
遠於古也昔何以歷百試而不窮今何以守一官而不敢

耶豈非其學之不講而志之所存者非耶　昔孟子答王子墊問
士而曰尚志居仁由義而大人之事備此非空言也夫天下
未有無其志而爲其事者也志堯舜則爲堯舜之事
志伊周則爲伊周之事志聖而聖志賢而賢不聖不賢
則志乃人庸人而已矣凡人庸人者無以異於民者也而
尊其名曰士榮其身曰儒其衰以副當予之求者哉
文而耶也耶耶命不辭而辭亦知愧矣烏聊而濁勸
相右論士鄉鄉亂亂求而答諭問者耶　右論士
同上十四篇爲治安本論以首取賓生策內早諭教

與選左右爲策治安者第一要務以下因此推論
共十四篇其次第相承首尾詞義貫串不可移
動士莂有志乎此者取而繹之未必無小補也
誦詩讀書須是先知其人非誦讀後而漸求知其人也即如小雅
怨誹須是其人血性熱腸展轉於中而不能自已知其爲如此
之人則其言語從肺腑中流出与萬世血性熱腸人取諸其
懷而出諸其口也而其中或有過當之詞激烈之語皆以自
寫其胸臆而不必論也孟子不知其人可乎言不知其人則
并不能誦其詩讀其書也而不論其世又不能知其人也此

要人多快活

同治安本論十四六篇因賈誼治安策早諭教與選左右一條
賓爲千萬世治安之本推而論之及於學術治道歸
之士習總脆覆閱次第首尾意義貫串似與莂作
者有殊録而存之就正有道未知其有當萬一否也
刑獄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皆以和天下之不和
無不平而後天下和也上世淳古而已有蚩尤之殘三苗
之虐堯舜之世不能廢刑潊問如皐陶而命以爲士猶
諄々於欽哉惟刑之恤則其刑無不中可知也自周之

自洎乎句以下另改在後

和民替胥漸。晉有竹刑之作。鄭有刑書之鑄。雖曰救
時。實非先王之舊。迨秦一天下。專任刑威。法令如牛毛。
民動足觸網。至於盜賊滿山。振臂一呼。亂者四起。而秦亦
不能止也。由是言之。是以天和天下。而反致天下之不
平。非設刑之初意明矣。漢世雖稍休息。然史傳所載。
動輒參夷。一獄而死者或千餘人。何其濫也。自是以降。
稽古之士。稍加折中。條目所存。庶幾復古。然而酷吏之
刻深。法家之嚴峻。不絕於世。鍛鍊文致。剝膚削骨。
以疑爲實。以輕爲重。株連瓜蔓。種種有之。至於勝郵其
風不息。何其痛也。竊嘗思之。治世不難於立法。而難於衍
正法之意。亦不難於用法。而難於得用法之人。古者以禮
教民。禮者天理之節文。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莫不有禮焉。故民咸知讓而不知爭。刑之有律。則其反也。
反乎禮者。則比於律而加刑焉。苟其無愆於禮也。刑不
設可也。故曰刑以弼教。曰刑期於無刑。洎乎世風既降。禮
失而民濫。犯尊犯齒者有之。奪攘矯虔者有之。雖欲
無刑。豈可得乎。然而知其意。則寬猛內外。刑焉而
不失爲德意之師。不知其意。則威虐行其中。即不刑而
不知爲慈愛之事。是又在其人也。其人而寬平也者。以
明以慎而刑之失其中者寡矣。其人而鍥刻也者。以深
以果斷而刑之得其中者亦寡矣。是以明哲之君。賢如
康叔。而誥戒之諄。不惟於再三而下之。知雖不如賢如
呂侯。而申儆之詞。猶原於古昔。諄諄乎慎之也。雖然
制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聖人在上。原天地生人之意
痛惻怛不忘於夙夜。凡在臣隣。孰不日贊日襄。以佐平
明之治。若層仰之號。剋虎之稱。吾不責其臣。而能其
君也。若甘棠之蔭。陰雨之膏。吾謂有是君而後有是
臣也。

右論刑 補此一條次於論政下以後通爲十五篇

果報輪迴。儒者所不道。然說部所載。親見其事者往
往有之。不盡無稽也。竊思天地之大。化育之神。宜無所
不有。聖人亦云鬼神體物。洋洋如在。亦云降祥降殃
也。但不可惑於虛無誕幻。反令吾心無主。則無益而
有害耳。懺悔之說亦非無理。但須發自誠心。如人誓願
改過。則天地亦必鑒之。鬼神亦必許之。但不可因此謂
天地鬼可神可以邀求耳。惟佛氏皆爲下等人說法

儒者服膺聖教修身以道事事可以自考此等全
用不着耳俗語如云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也
等人亦有知之者矣古諺千人所指無疾而死是福禍
自爲下等人亦有知之者矣
消乎世風既降禮失而民流犯尊犯齒日聞於鄉黨奪攘矯
虔竊發於都邑雖欲無刑豈可得乎然而知其意者寡矣
所乎丙日用刑而猶爲懲惡之師不知其意者節慮蓄於
中即不用刑而亦是節殘之吏矣莫惱於志此之謂也寬平
之人忽其聰明致其忠愛則刑之失中者寡矣鍥刻之人求

以苛深斷以剛果則刑之得中者亦寡矣夫其意非難知也
睿以莫武之后如武王雖賢若康叔而敬典之告不致其詳
詳以中下如穆王即不必賢若呂侯而哀敬之言猶垂於
方册誠知夫天討有罪奉天以行之是在人耳雖然制法
者君也行法者臣也君有所向法隨而御人亦不可怙也聖
人在位深原天地生人之意祝網泣罪夙夜毋忘辟之中
有綏綏之中有貸貸之中有殺而後其刑謂之祥刑其殺
謂之義殺上自司寇下至有司咸曉然於天子之意無
敢不震動恪共以佐平明之治故夫磨佩之名翼虎之

嘯吾不責其臣而責其君也甘棠之茂含隨陰而之秦
苗吾謂有是君乃有是臣也　右論刑上

讀刑篇後年改用此

古者陽禮教讓而民不爭陰禮教和而民不怨所以正人心厚
風俗王道四達而不悖夫非聖人强民而從之也天生蒸民厥
有恒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無不敬知其長者聖
人因而制之以達其情之所不能已啟其義易知而其教
易行然嘗考其時自王朝暨侯國所履之地不及後世
之半而戎夷猶參處其中自吳楚皆以爲蠻荊巴濮

之君肅愼之長僅同繫屬則所云井田學校可置之處蓋
無多也竊意聖人亦即其可行者行之而殊方異域界
絶而不隣雖嚮風慕義俗固未遽驟改習亦不必盡
移聖人葢俟其漸化不行者亦不以强也今可考者天
子諸侯之禮散見於春秋之傳大夫士之禮稍存於戴
記之書而周禮所云閭師黨正之官觀象讀灋之令
未聞其何國尚遵何地猶行也然則禮之廢久矣不自春
秋始也不自七國絶也況自秦而後迭經大亂歷二千餘年
欲於流失敗壞之後求已往之迹而遵之而行之不惟不

能從而且以樂矣何也事世自簡而趨煩則人情惡煩而
樂簡世勢自易而向難則人心畏難而喜易以其所苦易
其所甘而曉之曰吾以復爾性也不由此則濫吾以閑爾情也
不由此則放濫而放爾且若禽獸共處而不比於人矣恐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莫之喻也然則治世
不以禮興曰禮者先王之迹也迹雖往而意存夫生民
之初未有禮也而其知愛知敬者視其有禮之後而無爲
肫肫也先王所因而示之以中正其意寓於儀文之中
先王又因而責之以真誠其意更出於儀文之外先王
固曰吾為所能為而已百世之後或滅不復存或存而迷
變吾安能知之然而禮可改也意不可改也意之所從出
者天也天之所予仰者人也人之所依歸者聖也自秦而
下歷二千餘年而聖王不作天下之人紛紛焉若鳥獸
之無所往不自知其性與情之與鳥獸殊也於是憂世
之士以為先王之禮失缺至此故已往之迹而議之而議之
而又不知天下之畏之惡之必不惟不從而且以擾也聖人
者出則曰吾將求端於天一言之發皆先王也一事之行
皆先王也燕燕於宮闈之中穆穆於廟堂之上無在而非
先王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則皆有一聖人在其目中民
之天與聖之天合意在是禮亦在是矣儒者抱殘守
闕求小補而不能豈知聖人之神有同流於上下者
哉

右論禮 附於論刑之下通為十六篇

道即理也未有天地即有道則天地者道之所生而曰大原
出於天何也自道之屬人而言之也人後天地而生而天地予
以備道之身者道之才則溯道之始而曰天也夫道廣矣
大矣精矣微矣知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何以旋星辰何以御
四時何以代謝山川何以奠草木何以蕃萬物何以並生
莫非道也人亦物也而天地以最靈付之人於是與天地並
列而為三而人之中有聖焉以其所受於天者體之於一身
而分之於萬物而禮樂興刑政具法度修而人之耳有
聰目有明言有從貌有恭思有睿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朋友有信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莫非道也惟聖人是賴莫非
道也人之仰聖人者如天焉如地焉蓋天地無為聖代
之為天地無心以聖為心順天地之常補天地之缺補天
地之所不及於是命之以為君唐虞嬗夏后殷周繼莫

非道也周之末道獨在於孔子不以為君而以為師於
是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以彌綸天下者以為萬世
法如周易如詩如書如禮樂如春秋君行之爲法
師垂之明為教莫非道也猶慮夫學者之習非而後述復作
為大學中庸之書而後道之體愈明而用愈備而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體於身而施於世者昭昭然
揭日月於中天雖有詖辭邪說縱恣放逸而莫之
能掩也有老氏者言道之妙曰无曰無為有佛氏者言
道之妙曰空曰不可思議學者以其新奇也而惑之

若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子之所未及也嗚呼使天地以此
為道而道亦不知聖人以此為道而道亦狹矣學者以
此為道而道亦虛而無着空蹟而無所用矣是以孔子
言道而道明佛老言道而道晦孔子曰天下古今之所由
佛老曰天下古今之不識其為是非豈待智者而後辨
哉佛老之書吾亦見之矣彼既遁於空虛寂滅至經綸
世濟惠蒼生裁成萬物參吞而不能下一語也天以道
生人人以道成聖聖以道承天其在上則仰之而為君在
下則遵之而為師顧可遠於不可知之地為自蔽之計乎

哉或曰佛老在孔門若何曰狂狷之間也曰孔子以狂狷
可以任道故在陳而思之若佛老亦可以任道與曰孔
子所裁吾道中之狂狷也彼既自以為道而蔑聖矣將
之甚堅其言亦圓轉而不可窮恐亦終不可語於吾道
者也

按佛老皆專於內守故無悶於天下若至誠盡其性以盡
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全乎未之聞也至照神
薦福謂之道儀謂之佛事者蔑乎古巫祝之法流
於後世自以微賤為人所輕乘崇尚佛老之時援

以自重故云其教如此耳其實佛老所不屑為也至
援儒入墨則又後世儒家信道不篤者之所為而佛
老之本無此意也佛經多鳩摩羅什所造佛圖澄
亦其類也自知不能勝聖人於是極意於空虛靈妙
以為自古聖人之所未聞即如其言佛攝一國於掌
中擲之海外其國從者不覺其為誕妄可知也
有人駁詰則又曰癡人不可說夢是其自立於不窮
之地而反自譽為舌上生蓮花者也聖人曾有是乎然
此亦鳩摩羅什所造而非佛之說也觀其所云某佛

所生及出家得道之地。以今考之。皆在雲南。或在山西五台。以其時雲南未入中國。而山西亦沒於外夷。未能稽考故也。再查今惟有西藏謂佛國。而其所誦乃番經。其人為喇嘛。其經亦番語。類咒詛。蓋亦巫祝之郭。全非所謂楞嚴。所謂法華者。又其地山川粗惡。風俗鄙劣。而後藏尤甚。向西則控喀爾喀。又有身毒國。（天竺印度國）大抵壯樓田疆。南隣緬甸。大抵山險土瘠。人多悍寇盜。無所謂西方極樂世界也。意佛氏昔生其地。稱善知識。彼土薄惡。見其有異。樂而化之。而其教以忍欲為宗。以慈悲為主。皆所以化其貪利好殺之習。夫彼土既聖教之所不到。而佛能化之。使無相戕相虐以全其生。可。不謂有功於天地者乎。而鳩摩羅什之徒。自以其聰明過人。遂造為諸經。謂之無上密諦。不以輕傳於人。而其徒之下者。又造為一切等咒。謂人生死之所不可必。而地獄輪迴種種因果。槃歸之於佛加。而其言益誕幻而不可稽。問之曰何處有西方。則曰眼前即有西方。問之曰何處有佛。則曰心即是佛。問之曰如何得道。則曰拈花微笑。曰為此不可究詰之詞。

參禪說偈。卒無一真實之語何也。說到真實。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無以出其外也。彼特欲自出一途。以駕而加乎儒之上。則必不可以說真說實。而落儒之後也。惟其脫開真實。是以移山倒海。伏虎降龍。一切不經見之事。縱口任心。無不可造。問其指。則勸善。問何為善。則念佛把齋。或布金建寺。問為善之故。則免（罪）遣福。不入地而升天也。大都不離乎誘人施捨。嗚呼。一佛也。上者假之以言道。下者附之以言利。而皆非佛也。吾謂佛者生彼國惡劣之鄉。所謂禮樂刑政法度者。皆無所施（既無其知。雖有而亦）惟以身化之。以言勸之。而能息其殘而戢其暴。可以為難矣。使其生於中國。目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為。其必為大賢無疑也。吾是以辯佛之誣。而又惜佛之不幸也。

右因論道而遂為佛辨如此。蓋亦欲存佛之真而不使辯者攻之。而（之）知所攻之本非佛也。又查諸書所紀海外各國以及新疆蒙古緬甸皆奉佛。及天主之教。而所奉之佛既各不同。其經卷亦異。益可以知鳩摩羅什之誣。但其言較之各國誦咒之詞（言）

是傳此經歷代人主崇溺以此亂亡者不可勝數

猶爲有理仍因其嘗讀儒書稍有見解故耳

道實天地實人物實聖人實能言之耶誠而已矣聖人以實心體實理而禮樂刑政法度無一非實者今所存者易詩書禮春秋而四子書爲之統會凡爲書者六部而止矣而道釋之書至繁雜而不可紀何也其言道以空虛爲宗一渉空虛便興妖妄於是神號神位上天下地羅列周布發無間際而道家則有符籙上章飛神躡虛至於朝帝庭叩仙闕遊月宮攝星曜釋家則有真言神咒徹空達幽至於驚龍宮震地府拔鬼途洗怪獄道以神教釋則又以神爲佛之所役使種種不經不自知其無忌憚也春秋傳曰國將亡聽於神曰妖由人興曰天道遠人道邇蓋其時未有二氏設果道在於人心子不語怪亦以防奸忠也原夫佛老之初亦豈有此老之本意清靜無爲而已佛之本意空明無礙而已惟不以實言道而以虛言道而曰道虛也天地亦虛也人物亦虛也則是禮樂刑政法度無所庸而堯舜禹湯文武皆可以不作周公孔子皆可以不述更古及今皆歸於杳冥恍惚不至於狂怪誕謾而不止也於是歸咎於佛老而爲佛老累耶亦佛老自貽之戚也

按聖廟春秋禮祭外無至者道釋二家既設醮誦經伏章追薦不特在寺又移而入之家步虛梵唄日聒於耳談清靜空虛而反不得清靜空虛亦可笑也

雖然佛老往矣其道不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尺童子皆知之儒者亦無所庸其吏御物患儒不自爲儒貽患於家國天下是亦佛老之所笑也

以儒爲詬病自是秦以後事孔子時無有也儒行一篇乃漢儒所作故有此語然孔子之言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意小人儒即諸子百家之流起於孔子之後皆爲儒而異趨者孔子時已見其端其後則分爲家并儒亦爲儒家者流矣與楊墨刑名法等並列所謂儒家者治詩書言仁義是乃唐虞三代之道所恃以傳而家國天下所以治安也乃抑之使與諸子並然則自秦以後大亂不止其流失敗壞有自來矣

凡作一事必欲有成不獨儒也自世間一切莫不皆然即工賈亦須精心果力若朝欣夕猒耗業屢遷乃是世間棄物

雖欲仰事俯畜亦不可得并自給其身亦不可得何也人
生精力祇有此數不及少壯有所成就日復一日老至髦及
尚何望乎世家子弟坐糜無成多因少習安逸又多嬉
游不甘寂寞遂使有用之精神無窮之歲月一齊拋去
旋纏而白髮蒼顏筋疲骨弱世間無一可為者矣至此
未嘗不悔而無及矣頃聞世父兄子弟各自縮省即余家
塾緒語中所言志氣一條蓋謂是也
濟南魏君致和其少時貧無立錐支領官府指飯以養
其母復因擠仆并所攜瓦罐亦破其母死益不能存隨

所識欲往關東覓食至永平而病同行者欲捨而去中一
人不肯乃各出錢數百捨交店主囑養之曰其也好自
田鄉土不好即掩埋之衆皆去而魏君竟漸愈然所留
錢又盡乃與主人商曰此處如有興作可為工日得少
値亦勝坐食不安也主人如其言果得大家修造第宅
魏君竟為小工乃匠之役也久之旁觀竟得其法稍積
有路費復回濟南會撫署西花園修理欲於某處
造一亭撫自以其樣式諭大匠而匠所呈圖樣皆不合魏
仍為工役從旁聞之適大匠出食魏聞歎乃以其意如

撫言畫於地撫適見之曰是矣此誰畫也衆以魏對
撫立召以為大匠命衆工聽其指揮自是遂為大匠凡有
大興作非魏不可其最異人者但借以作法一相地基
則木石若干磚甓若干工若干宮館亭臺寬深丈
尺皆目約而數計并應用銀錢之數一一皆書於冊
工竣覆之無不合也由是大有聲若五台之行宮曲阜
孔林濟南貢院皆其所作數十年家亦饒裕其子弟
遊學宮及納貲得秩者魏君亦自喜每述其少年困
阨之事以為始願不及此也鄉人皆以賢而樂道之余則

蹶之以為世人勸夫人特患無志耳無志則無能欲無困
阨得乎如魏君者天亦不能限之人安可以不自立也哉
魏君嘗畫圖作一大天字而自像倚其末筆曰靠天
喫飯蓋自云天不絕之也然使其無此能天亦如之何
哉吾見世之窮不自振者靠天而不責己乃自窮而
非天窮也
大司寇戴金谿先生吳人也讀書過目不忘十六歲中浙
江解元其文鴻博至嘉慶己未會試文則幽雋翹西
江若無意中式者非具眼不辨也其在刑部每司官

送福器一閱似未留意者而其處應改其處應酌以及字畫之小誤歷指皆是司官驚以爲神不修邉幅軌袍朽敝（破損）車馬朽敝若不自知嘗自　内出長安門赴署而車馬先以誤傳往東華門先生即自僱驢車進署車夫不知也到門傳呼而入下車方欲回首有言而車已急趨而去竟不敢取值也其除日元旦亦在署竟不知世有過節事客來者皆不會亦不往拜在寓嘗自坐一室若不送飯則竟不食夕或忘送燈燭亦竟睡嘗有其壻至欲往見之及門而門闔但聞先生在内云已洗過不在家矣曾爲江西臬司初至步往謁中丞出懷中剌令役投進役欲俟至門再投先生自指曰即我也從容出頂戴安帽上既進見出中丞送至大堂簷下從人呼進轎先生從容向中丞曰走來也復步回其在署竟宿堂上辦案即呼吏於堂上辦之先生事皆類此全非有意而爲之余以爲不獨今人絶無古人中亦未聞也每會集朝房但嘿坐或與語則答已復嘿如故可笑亦笑似學者在書齋中亦無機鋒戲謔語余嘗疑其爲有來歷者而終無以測之年七十卒於官　賜謚　諭祭　恩禮有加焉

嘗與先生同貢院稷檢先生自取靴中撣塵拂座又嘗同充房考蓋數十年寔無茨改有意爲之者不能也

先君述古老之言曰不能給人使喚者不能使喚人每歎爲至言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既以使人爲苦人又以爲我使爲苦是交相苦不能一朝居也豈獨使人妻子亦然矣

處世有義胆俠腸讀書有靈心慧眼是皆天之所付如此者決不爲庸人然欲使悉歸於和平正大非學問不可非潛心於聖道不可

佛老亦各有得加處故能自守其於太極之義亦似有所見但其言有體而無用所以所見祗是太極之形體而其蘊殊未窺也夫太極既有其理即其有氣既有其氣即有其象既有其象即有其數故有陰陽自生天地有天地自生人物而一人一物莫不各有一太極但既分而爲人爲物則所得太極之氣不能無偏偏則多少相推相勝而并其理亦不全矣聖人得太極之

全。故爲之循其過。益其不及。即脩道之敎是也。皆
是。太。極。自。然。有。此。運。用。而非聖人强爲之也。佛老亦似
見得至誠。而於至誠之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强
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却全沒理會。於至誠之經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亦全無着
落。於是說元說空。捕風捉影。費盡摹擬。寔無是處。
也。充其意。則弃謂無。太極可也。朱子大儒。少時亦汎濫
於二氏。至無所得。而後反而求孔子之書。得中庸於
戴記。尊信發明。而聖道大著。自是以後。學者可無
他岐之惑。不至虛勞而罔功矣。然猶有好立異者。吾不知其
取意云何也。天下無無體之用。又安有無用之體哉。稍
知讀書大意者。不應沒頭沒腦。祇作門外漢語也。

子告戶部尙書在籍食俸臣黃鉞跪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六月 臣子富民升補禮部員外郎 臣接到家
信後當即敬謹繕摺叩謝
天恩八月十二日仰蒙
恩賞人葠八兩由軍機大臣飭 臣子富民赴
園祗領寄交到臣並奉
硃批江湖阻隔條亦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
假葠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將頒慶賜卿其善
自靜攝朕欣待之也欽此 臣跪讀之下泥首銘心伏地感
泣不能起立竊 臣乞身引退暮齒日增思
高厚之未酬每昨所宵之濫媿近
光無自摩挲兩目而全昏續
闕弥殷銜結寸心而莫解𢡟自告歸之日上泉曾
領遠 臣八十之年
溫綸載賁自維殊遇已極生平何意
新恩又來
天上
錫以萬金良劑黃紙封題如盼
九陛溫言
丹毫親灑感
聖慈之過望謂精力不假葠苓媿衰朽之餘生處江湖
猶勞
眷念更復頒宣

且意待申命
申命於明秋
俯注頹齡勉徵軀以靜拜
施隆稠疊
慰諭再三凡 微臣 夢寐意計所難期皆
聖主體恤矜憐所必至老馬而蒙芻秣朽質難勝暮
景已迫桑榆夕陽猶好寵榮無極罔報何時 臣雖有
力振衰頹慎調服食譬寒蟲之蟄處飮膏雨而頓
覺昭蘇縱枯樹之婆娑遇春風而亦含生意庶幾藉
紓歲月上答
生成幸晚節之有終沐
深仁於無旣衎隨野老同依
化日之舒長居本江干永托
恩波而游泳所有

凡讀書先要將四書五經理會得通透再看傳說再及諸子便能了然於中而諸史又在其後蓋先認得定盤星也不然而以博學為能則祇供文辭之用而已其於是非得失只是東追西摸全不濟事也要求聖人一貫的道理亦不出此

或曰陽明世謂其禪學何耶曰陽明亦不是禪其言致良知猶曰忠孝是我良知便須做到極處乃是致也其意本於孟子擴充四端而另立一名目耳蓋與陸象山尊德性同只把自己的善性看得極重極貴而世間一切俱不足道只管致廣大卻不知少了盡精微只管極高明卻不知少了道中庸此只是好高之病非有異於聖道也然就此好高處其言道言學只教學者認定自性凡詩書講習俱當拋置則是與了空參悟相似便近禪學其實原本處不同也大約朱子是尊德性而道問學象山陽明是專於尊德性蓋異而同同而異分別在此朱子為防流弊故每與象山辯論而象山不謂然陽明則宗象山者也其斥朱子則終不肯道問學之故也有明一代所謂正人君子者其學術大抵如此不止陽明也撤去格致先講誠正殆無一不流於亢激者其故可知矣乃至以程朱補格致之傳為非而陽明又借致知二字改為致良知以就其說百世之下善學者自知之善教者亦自知之也

昔有人問致良知之說若何答曰此無他亦要教人任
性耳自見得是便索性做到盡頭不得更以他說參
入明詩學術多半如此其雜論行事可考也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特拈此字為主朱子身體之
實見其誠然故能注解之如此此即孟子求放心之旨也
身在此心即在此則身之上下前後左右無不得其理而
心安矣孔子所謂中行之士正是如此若狂狷則不能也所
以然者狂狷皆各任其質性之偏心亦隨而之焉故也或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身在此心亦在此不亦囿於近乎曰
惟其身在此心亦在此故遠之可慮者能見之而知之也若
心馳於外則近且熟視無覩何遠之能慮耶遠即是
近之遠勿錯認也
按程朱之言悉本中庸故其教人之法博文約禮確
有持循象山陽明屏棄一切使學者全無把握
可以流入異端而不覺即孔子之友即有如原壤
者矣苟有志於啓迪後進者不可不務白也
象山在白鹿洞書院朱子請其升座講書誨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聽者至為泣下則知其於心性之功實有以提醒

後學與朱子原不異特以好高之故遺棄道問學一
層易致學者沒了把鼻故朱子屢與辨論後人因而
斥陸為異端則又望風逐影絕無與於本來實際者
也朱與陸議論亦互相發明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是在善學者耳至朱子為學教人之法實為孔孟
真傳萬世無弊學者自能辨之非口舌所能爭也
極怪世人為學不自體驗如何開口便論是非同乎己
者力加護持異於己者肆行排擠此於學問何益而自
宋以來已啓其端而明人益泛其瀾甚無謂也願世之
學者勿蹈此習其於涵泳聖化去壁其弊亦庶幾矣安用
喋喋嘵嘵若彼者哉彼固曰學術辨是非所關甚大
也豈知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任爾爭辯必不能使天下
皆從彼不從此也徒多一朋黨之名為世運患耳戒之
戒之吾黨其無然
道非誠不能生天地天地非誠不能生萬物聖人非誠
不能父母天地而為萬天地人物主此中庸以君子誠之
為貴極言至誠之功用為千古言道言學之祖不
可易者宋儒濂洛關閩所造雖有不同而宗旨未嘗

或異以道和如此不容有二也又怪朱子身體力行
本中庸為教而當時反目之為偽詆之為浮誕宗
主此與朱子言行豈有一毫相似而時君不能辨時
人亦莫之知也豈非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而賊民興喪無日者
耶中庸曰脩身則道立道立於上則下莫敢議惟
聖君能用賢臣以其道同也朱子雖善大賢抑豈
非雖善不尊不尊不信者耶然則道之在下也固
不如其在上也道在上則風行於四海道在下僅獨
善其一身豈可同日而道之哉

皇清誥授奉直大夫貴州鎮遠府台拱同知德堂高公墓
誌銘
道光十二年七月高公德堂以薦升台拱廳同知入
都引
見因請假省墓歸里得疾閏九月十八日卒於家後七
年其弟丙謀狀公行事寄余京師曰公葬今四
載矣墓門石闕待君銘嗚呼公余妹之夫也公
之卒余沉痛猶在腑其何以銘諸既不獲辭乃
書其梗槩而納諸幽宮亦以紓吾之哀云公諱
中謀號鏡霞德堂其字也姓高氏其先蒙陰人
明初遷淄川世載隱德八傳諱舉官浙江巡撫
傳具明史十世諱珩入
國朝官刑部侍郎即念東先生也是為公之太高祖高
祖諱之騏曾祖諱肇怡皆候選同知祖諱綝緒
國子生父諱貽榮附貢生為世父繼緒後三世皆
以公貴
覃恩贈如其官妣皆孺人公昆季三兄廷謀拔貢生候選
州判公居次弟丙謀拔貢生今夏津司諭也公幼
穎異入塾日程外輒涉閱子史至篝燈焚衣不之覺
應童子試受知於儀徵相國阮芸臺先生文名
噪甚海岱間嘉慶戊午舉於鄉丁丑大挑選湯
信教諭道光癸未登進士第試貴州縣令初署玉
屏當孔道民貧苦役公為汰除供億若干條地宜
椽因教之種蠶户賴其利歲益蓄息始至理積訟
日昃不食逾月之後無可治者放衙特故事耳界連
湖南晃州兩境之人以葬地互訟牘累累公履勘一
言立斷又以改撥户籍前官憚勞輒推卸由是無

籍者數（千餘）百家公請於大府移檄會勘度其道里
遠近兩歸之民大服旋調清鎮去之日士庶攀轅
相屬數百里清鎮劇邑也吏習為奸公莅之以
猛未幾補餘慶調署松桃地處邊陲民猺雜居
疆域寥闊稱難治巨猾楊昌星者稔惡久所居環
山密箐中僅一綫又連三縣此急則彼竄公獨率數
騎入其巢出不意禽之其黨將謀篡取公袖刀指
楊曰若然吾先斬汝矣楊懼叩頭遏止衆皆走散又
容花包二者踞險阻招亡命命差拘之抗不下公
督兵勒陣諭曰爾敢拒
天子吏耶速自首貸爾死包乞命乃許之卒毀其巢散黨
與四境肅然上官語人曰此兩事謹守者不能為慧
巧者不肯為也可謂不負厥職矣尋題補貴筑習
公忠信明決堪任艱鉅倚以為左右手也時適大水
卒入城漂沒民廬及貢院號舍公急造筏拯溺捐俸
賑之修試院剋期而竣奏
聞得
旨嘉獎朞歲升台拱同知會湖南苗匪之變奉檄經

略黎平部署精密卒以無虞後公卒之報至黔諸
大憲痛惜曰今縣令中復求如高君其人者可多得
哉公故名家自前明來海右稱家法必淄川高氏
公事親友兄弟睦宗族閨門肅穆一遵先人軌範
鄉閭無閒言弟丙謀至今述其語識之語猶泣下
則公之承前啓後者可知也抑余既托肺腑之戚而兼
相知之雅竟此茫茫其何以遣耶此又余執管欲下
而泣然不能自已者也公距生於乾隆三十八年得壽
六十元配張孺人其繼配再繼皆余妹也子一遠庠
增生前卒孫二箕承箕承公葬於邑南公孫莊今
三孺人皆祔焉銘曰
泰山之陰般水之陽間起畸人直大以方出宰百里
如其寓鄉大吏甄之達於
帝旁云胡不延倏忽泯茫公雖往矣炳炳烺烺英靈攸
宅為龍為光施於孫子亦未渠央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加三級愚內兄杜堮
頓首拜撰文

道者太極也道生天地天地生人聖人者父天母地而
爲人之主故有天下國天子主宰人而理萬物爲太極
者在天地之前渾渾焉而已分焉而爲天地合焉而爲人是分
而爲物皆道也則誠也有性之者堯舜是也有反之
者湯武是也有困而知勉而行者太甲成王是也夫以
堯命舜舜命禹雖灼知歷數之在躬猶兢兢於困窮
四海懼天祿之不克有終以湯之代夏武之代殷雖以
仁伐暴猶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慄慄若將隕
於深淵去堯舜益遠而其言若合符節者何也道
不二也伊尹之訓太甲周公之戒成王則亦無他也法湯法
武而已矣法湯武者法其心也其心堯舜之心也其道
堯舜之道也三代以下不復講求道獨在於孔孟之書
儒者循誦習傳以爲一家之言兩漢之世雖有一二大
儒稍通其義猶雜以他說苟徇世主之好傅會支離
是以世運衰頹終於大亂陵夷至於五代敗壞不可收拾
然後程子朱子起於宋之季獨尋孔子删述之旨
以續堯舜以來之脉而後道之大原昭昭然若日月之
在人心而千數百年之陰霾沉翳至是而盡消矣然

而道之在下也雖以孔孟之聖而程朱之賢而無救於其
當世之論有道之在上也卽以伊尹周公之爲相太甲
成王之爲君而不失其所王之極受則豈非道者藉於
位以行無其位而道亦徒具也耶然則爲人君之責之
重而事之難可知也夫道非誠不能生天地天地非誠
不能生人物聖人非誠不能效天法地而爲人物主天
子者天地之宗子而人物其族屬也一誠之所貫注也
誠者天道也誠之者人道也其上者不思不勉從容中
焉者也其次者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
行者也又其次者人一能已百人十能已千者也夫如是人物
前聖人聖人前天地渾然太極而已矣夫如是生天
地生人生物太極之實天地盡人盡物太極之
用行安有舍此而言道者耶以言道謂之無道不亦異乎反

右論道　按於前論學篇之後通爲十七篇
此求道謂之細道而已矣堯舜說湯武皇皇
謂之萬世有道可也存其心也愼斯術也萬世有道
也則亦無他也求爲有道而已也

右論道　按論士篇之後通爲治安本論十七篇

東昌府教授陳青藤先生家傳

先生姓陳氏諱可經字曰維之青州博山人也故號青藤
七世祖邢學順治初嘗以捕盜功授義烏官自高祖以下
世脩其德行義聞於東郡厥考太溪公尤著先生公之
仲子五歲時採野草為祖母醫目疾祖母歎曰好孫兒惜
我年暮不及汝奉養耳先生即涕下不自持既受書十歲
能屬文十九入庠第一每試輒冠其曹嘉慶庚申舉於
鄉辛酉第南宮例注縣令先生不欲遠宦投牒改學官
丙寅補東昌教授已巳遇
國家錫慶封贈祖父如其官明年春太溪公有疾先生聞
即具文乞養太守曰姑稍需吾將以卓異薦君先生辭
之再終不許先生出即攜印付副學師孫公曰吾親有疾
刻日望我歸吾不可以寸晷延君為我辭吾行矣戴星馳
還里太溪公疾日篤先生晝夜侍側厠牏澣滌皆親治
之時母夫人亦得風疾與諸弟更代奉侍不解帶者兩
月餘既遭父母連喪哀毀骨立戚友咸勸之先生曰吾獨
恨解官晚耳是時前乞養之文尚在郡或謂宜急(亟)報
遭喪寢前文為再遲計先生不應其後以原缺題補先
生辭以疾曰昔之仕為榮親故耳今親安往乎因欷歔涕
垂膺竟不復起也先生恬於榮利自守嚴而溫和無矜
容與物以誠若不知世間有機事者勤於學自鈔先哲
語錄奉若圭臬好施與缾無儲粟而振窮如不及其在
東昌時太守嵩公委以校禁郡志及閱試卷遺先生布
履曰此吾內子自製欽公清德不敢以他物浼也後主般陽講
院司訓岳公性剛厲語人曰每見先生輒矜平躁釋斯其有
不言之化歟道光丙申歲飢邑令何公勸賑期以委先生
枉車騎顧其廬先生疾已亟感令意曰此吾父母邦其
可辭耶既(而)命竟卒何公聞之曰嗟乎斯人之亡吾誰與化民
者乎太息者累日先生卒年七十四子二長大本候選縣
尉次利庚邑生員所作詩古文時文合數百篇藏於家
論曰余自先世居濱州去先生之家不二百里余兄與先生
同鄉舉余又與同捷禮部而於先生未嘗有朝夕聚處
之舊然聞吾鄉人言先生之賢者自冠纓處士及鄉里小
兒無異詞嗚呼鼓鐘聲聞若是遠與東邦多篤行之
儒異時
國家採事實備史傳先生其壞矣今而不傳後將何徵

如斯人斯德也者其可得而湮諸
士人胸中宜時存古雅二字一言一動爲文處事交友
自然脫去世俗鄙俚淺陋之習惟深於學問者能
之居家亦然居官亦然
佛老之說似無裨於世道然不得謂非道中之所有正
如世間之有高人逸士置世事於度外而其流風遺韻
亦足起人天際之想然二家亦頗有工夫惟其僅爲道
之一隅所以終成高人逸士也然此亦乃論佛老之本然
若世間道釋所爲其累佛老多矣
敬只是收斂在此自爾言不苟發行無妄動至其與人亦只
眞意流通質任自然作止語默便自有天然節度非矜
持之謂也若拘迂以爲恭謹或繁瑣以爲儀文便只
是俗不是敬只思神清而氣茂德立而行成十個字便
理會得敬字眞際
凡事只怕錯認題目題目既錯便總作不出好文字也
公事尤要緊其中總有正義正解若不以爲主而自出
新意而爲之任你如何解說總是錯矣世間多有以
此獲咎者然此亦只是不了徹故耳

容貌詞氣顏色皆在外者也而在內之符也要時加
檢點一有近於暴慢鄙倍而遠於信者便是內心不在
而爲君子之累其時加檢點處便是敬也然亦非矜持
之爲謂只任天而動處便自刻刻有敬在
敬字便是修身養心的妙法一切粗浮鄙悖狂誕暗昧
膠執等類皆可由此而除則凡其由心而達之於身者無往
不是學問無在不是工夫不但自脩即與人相對而人之
因而去其粗浮鄙悖狂誕暗昧膠執者亦必不少矣故
敬者成己成物之道也
按敬字內道理甚大聖人所謂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猶病者也程子特就學者言之耳要之希聖希
賢亦必由此乃爲人不可易之道也
嘗買一婢時冬月憫其寒爲易煖靴夜令與他婢
抵足初甚樂十數日後足大痛視之則脛粗於碗其
熱如火問之醫者云此受大寒不宜驟煖聽其仍舊
自能復舊故令驟與以煖寒毒內發足不脫落爲
幸矣後施治數月幸未脫而筋脉傷矣此雖至細
而一有不知則以愛人之心而成傷人之事而況君子

之為學將以施之家國天下者乎程朱補格物致知之傳其可易乎

後人以補傳為非者以落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云此即是格致之傳也如其所言則一知本而已足矣夫愛人之心謂之知本可也而反知成傷人之事謂之格物可乎凡為此言者特厭煩趋簡舍難就易以自遂(文)其不求甚解之心而自遂其不肯下人之意學者如此則偏執僻謬杖易恣雎飾非護前種種病根皆出矣尚何誠正脩齊之有一家之近而且不知於國於天下更何論乎宋神宗以前所用之人雖亦有賢有否而大端不謬尚有道揆法守也神宗誤用一王安石遂紛紛多故又要自立一學術又要自作一治法而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反不如其閉門無師之智雖欲無亂不可得也荆公之事已章章如此令人猶踵而設格致之傳之非不又將以亂天下乎令人固曰荆公非有亂宋天下之心也然則吾所言以愛人之心而反成傷人之事不益可憬然於其故乎

天下事不難知也非出於情即出於理雖有萬變特時與地之不同即驟未能了者熟審之博訪之皆瞭如矣聖人亦不過如此令人只為先有了病根而又抵死護之他人見其如此則又(或)屈意而從之或多方以誤之則其能知者寡矣程朱之言格致欲為人先除此病根而不知何故令人必欲留其病(根)而不肯去也殆所謂諱疾忌醫滅其身而勿寤者耶

人其本也詩與文其末也然未從本出詩有真詩文有真文以人本有真人也真者假之對此處要緊不可誤認學詩學文學為人一而已詩文不真便與演戲院本無異人不真亦與登場腳色無殊矣初學子弟便須認定路頭初路不錯以後走的總是這一條初路錯欲返向此路則難矣所謂習相遠也詩文雖末然最關於人一錯入假之一路不復與性靈相發遂以為人亦不過如此子弟雖尚有才質者亦汩沒終身甚可哀也願天下之為父兄者知此意也舊家子弟豈必無才豈皆不學坐此敗壞者蓋不少矣

本内餘福四條上得而無加合叁乘所引劉宣等三事皆漏无
事此求波皆此並先年不全之書矣　著是乃沈補呈然

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
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初九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九二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詞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
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
憂故終日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三上
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九四貴而无位高而无
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上九見
龍在田時舍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亢龍有悔
窮之災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
偕行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九二上不在天下不
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

車

大之至坎上六皆及
入人事

而不失者其唯聖人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月幾望君子征凶 陰疑盛而抗陽君子之不可以有行矣 小畜上九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中不自亂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
祿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中正小人包承順君子之爲君子不可以其包承而自失其守也
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積中不敗也
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志可則也
觀六三觀我生進退 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近五利于朝覲仕進 尚賓也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大過棟撓 四陽居中二陰不勝其重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陽也 棟
撓本末弱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
懼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過於畏慎自潔之務

君臣　　刑　　君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于上而生于下
九三棟橈凶 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戒以有它則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
得其士夫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越才弱不能以濟然於義為无咎蓋殺身成仁之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往有功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治己治人皆必重習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 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處益深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義牖開通之所以喻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 剛柔際也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時將出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陰居險極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
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
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
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睽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之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遇乃无咎

未失道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處險以說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小人不能當也又戒以時當晦默
象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井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時舍也 爲時所棄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汲井及物
九五井冽寒泉食 功及于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成處收
緘者也幕蔽也言其謂其出而不窮也
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耳方革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得為人之食若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
漸初六鴻漸于干 水涯未得所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
衎衎吉 不素飽也 得之以道不爲徒飽 九三鴻漸于陸 非其所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鴻漸于
陵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 至高而不爲无用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功 同心者多協力者衆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德一於內功著於外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体道之極功可與天地參

改過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
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此蓋推而言學）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盡力于精義利用自此以上則无所用其力矣至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介如石寧用終
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
之望（詳書吉凶字）

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不遠復无祇悔）

簡兮簡兮（簡易不恭之貌）方將萬舞（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
方中在前上處（言當以致之處）碩人俁俁（大貌）公庭萬舞有力
如虎執轡如組（自譽其才之言所不備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雉羽）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印讚禮燕飲而獻工之私也）山有榛隰有苓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西周之盛王）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皆也 厚也）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
遺我 室人交徧摧我

衛之賢者不得其志而作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虛寬也邪一作徐緩也 言其時不可以寬徐也） 攜手同歸 莫赤匪
狐莫黑匪烏（言所見無非此不祥之物） 攜手同車

國家危亂賢者而避之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
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自矢不踰於此也） 考槃在
陸（曲陵曰阿高平曰陸）碩人之軸（盤桓不行之意）獨寐寤宿永矢弗告（不以告人）（考成也槃盤桓之意也 薖或云寬大之意）

美賢者隱處自樂也

治安本論

天下者大器也有天下大任也非大智大勇則不足以舉之舉之而不勝則覆墜之患至矣智無大於聖人者勇亦無大於聖人者而聖人初不以智勇見收天下之智以為智集天下之勇以為勇故智莫加而勇莫尚焉其原則出於仁仁者天地之心也萬物之命也聖人深達其故故有智焉而不敢矜有勇焉而不敢恃兢兢焉唯吾仁之是務語乎心之德則無一私之或間語乎愛之理則無一物之或遺大矣哉其諸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乎而聖人又不以仁見是故自見其仁則仁小矣自見其智則智小矣自見其勇則勇小矣上下二千餘年列辟之興其初則莫不存聖人之心舉大器勝大任惕惕乎不敢安也迨其災患既去禍難既平遂以為天下之大莫我若也而怠心生焉而暮氣乘焉是以海內曾未安枕而大難之端已萌豈其智與勇遽不逮於始哉氣愈斂則志益充意愈盈則力轉歉也是故三代以下以智稱者有矣以勇稱者有矣可謂之英雄之大畧而不足以當聖賢之小心夫智不出於仁不得為大智勇不出於仁不得為大勇仁則未有沾沾自喜而可以謂之仁者聖人之於仁雖至於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而猶自以為未仁者也是以其仁愈大而愈無窮其智與勇亦愈不見而愈大堯以天下傳之舜舜以天下傳之禹若挈缾罌而授人而受者亦無難色何也知其足以舉之故禹之授啓也則不能無惴惴湯之授太甲武之授成王也則益不能無瞿瞿何也吾身能舉之則不能必其繼吾世者之皆能舉之也是以旁顧俊喬交贊周育士廣樹英哲博求黎獻資衆人之智以輔一人之智倚衆人之勇以助一人之勇而其於天下也亦勝之而無難焉何則聖人之於仁則非終吾世而遂已者即其於智勇亦非聽其不逮於吾而姑置者以為終吾世而已則其仁不大聽其不逮而置之則其智與勇亦不大則夫後世之莫能勝猶是吾之鮮克舉焉耳由此言之漢唐至於元明僅僅稱治不旋踵而亂且大亂者其仁小也仁小則智亦徙而小矣勇亦徙而小矣上與下不同心中與外不

察力一有鬥智角勇而智勇皆困矣而欲以舉天下之重大器舉勝天下之重大任不亦難乎唯余治安本論之大指歟

聖主之遇而不敢忘天下之憂雖老伏田閒猶不能然〻而已也後之覽者其有以諒之也歟賈誼治安之策吾謂教與選左右識〻萬世所不可得而易者余因之著論其大指不出於此也

此篇另抄為總論一篇接於治安本論二十篇〻後共為廿一篇字〻照前式一律不空格

今又補論極論〻上中下共四篇合前為二十四并前此總論一篇可另入文集與諸論為一體

又有續論四篇則此篇接於末為二十五篇亦可

夢餘因話錄 上中下 三卷

余七十三致仕今四年矣精力日退亥初則就枕巳初（辰上）乃起盥漱飯後仍午睡計一晝夜甘夢者居其大半餘五時則不能不話〻則各有所因隨而錄之不復為次曰夢餘因話錄己亥入伏後一日石樵老人書於遂初草廬

或问為學以何為始曰姑先自问好學否耳學而不好於學何與誠好之矣學之本末緩急固當自知必欲有所持守則克己其尤要矣凡人所受於天者本大只為有了己却便小了克者勝而去之之謂譬如有鏡去其昏蒙自然明徹小去則小明大去則大明至去之盡則無幽不照無微不察矣然鏡之蔽自外至故易知心之障自內生故難曉也不好學方且自以為是何從而覺其為障亦且自護之不暇何從而克而去之哉故曰先自问好學否也

按為學者必先自知其不足而欲以學益之從心體會而得其旨趣其好自不能已所謂從虛心始可也

元史元明善傳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二人相得甚驩及在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出都门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宜早還復初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郵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间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也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令隙已開矣請再賜二卮終身不敢忘公事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嘗求明善作文明善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出其文問之集曰能從集言去百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刪之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

按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卤終隙末有始於慕用之誠終於相背之戾者言詞之间即伏戈矛文字之间頓成射虎其極有不言可者矣觀此事能不自媿也哉閱此而能名想其胸中境界便是善讀書便能得為學之益類而充之無往不然

余讀歷代諸史其中名臣賢臣各傳事蹟炳炳足為後世師法然以其所言之事所建之功按跡而考之則其時之敝壞亦可知矣至於中葉以後朝政既亂任用非人愈趋愈下如人病入膏肓而醫者止及藏府但為未至速

點入四續

死而已稱奇功神效矣故讀。書。都。看。此。一。面。即。知。彼。一。面。
房魏姚宋且然何況其他如元史明史列傳所載某建某
議某斷某獄某破某賊莫不極力表揚究之其議之卒能
不爽與否不及也其獄之至於如是之寃濫累若是之大寃如
何清源正本亦不及也其賊之破散散而復聚城之既得
得而復失者亦未及也余所謂看此一面即知彼一面者
以。此。類。推。方。能。有。益。不然則只是呆讀所謂記誦之學
耳焉得四通八達拓吾聰明長吾識慮者乎
元世祖英畧蓋世混一海內然以祖宗起於北方惟尚武
力威加夷狄擴地萬里既有天下留意人才破格登進而馳
騖遠畧兵革不息至於征八百伐交阯(勞費無算)補曰邊竟所及也
又且舟師入海占城真臘蘇祿琉球徧行征討(詔喻招徠)令其君長
入朝卒(而)無來者乃至遣使日本拒而不納遽行興大師十
萬之兵(衆)殲(殄)於窮島此何為耶財賦所入盡(佐)供軍興度
支不給因而任用(計)利臣剝膚吸髓四海遺黎困窮無
告當斯時也岌乎殆哉猶幸英明素裕能聽至言
然而厥後享國不長基於此矣何則天佑下民作之君
師託之以萬物之命今不力求堯舜三代之政(狃於)徒因循

俏格而

俗唯競武功則非天立司牧之意是開國之始而已誤矣
仁入天下不深澤被天下不厚故其技易杙而其本易
動也其後英宗仁宗亦云賢后當時獻納非無良臣
然而小治無救於大亂至順帝之世四方鼎沸所謂威
力者不在朝廷而在天下亦可以知武功之不足恃矣馬
上得天下遂欲以馬上治之自秦漢以來蓋無不蹈此(轍)
者所謂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
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常(恒)言曰好色必死好兵必亡蓋內竭其精神命脈而
耗之於外一旦疾作而不救也元世祖雖在開國之初
未及危亡之患然精神命脈不加培養則根柢脆薄
真氣不充其能久乎所以撻伐之威疆域之遠較前
代則過之而歷年反不及者其故在此世祖嘗出行
路見童盜鈔五貫者誅之其臣因而傳旨大都以致
犯法者衆囹圄因多世祖聞之曰前言戲耳非為
令式罪傳旨者人主固不可戲言一言而即傳旨
承行者雖不覆奏則所云出納王命者謂何詔令
尚且如此則(其)庶政之紛亂亦可知矣阿哈瑪特(責問之)深信

不疑流毒天下至民間發憤誅之而尚未悟則其於（倘稽麗世宗等復踵其後）用人之錯繆又可知矣

同鄉某進士官部曹年四十餘矣忽暱一婢夫人勸之不聽以為妒遂反目夫人歸獨留此婢不二載成癆瘵漸不支厭怨此婢欲殺之白夫人復來悔惶涕下而無及矣某本家寒幸登第得官即不思大有樹立亦可云俯仰有餘足以自樂而乃自投慾壑濡足滅頂使親戚相對獨顙游魂歲月方長已為枯骨良足哀矣老氏之重三寶佛氏之言色空豈不然與胸無慧劍乃令地上之行仙頃作夜臺之恨（怨）鬼白日黃泉抱怨（悼恨）何極能（追念平生）不凄然欲絕也哉

或曰此自作之孽無可惜也又有童子蒙此患者夭真早鑿夭亡相繼奈何曰此在大人留心防察也故曰人生實難生子祇知拊摩愛惜以戕其生是自貽之感夫將誰懟此條蓋因前引好色必死之語因而及之部曹之事咎在自己童子之事誤在父母並堪為戒其聞之而驚且悟悟且懼者是可與言矣

余嘗作雜憶詩皆自兒時至入學應試時事也當時父母具存兄弟無故一片天機真若太古之世於今歷歷夢寐間人生不可多得亦且不能必得何也自我之後幼子童孫即未親覩安望其胸中有此一種境界也我是以悵然此樂之不常又欣然此樂之嘗歷也詩不加注觀者不知其何謂我自視之則其人其地以至春秋寒暑之天風雨晦明之候宛在目前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後之人亦當有同此感懷者未知其能樂我之樂否耳

當時愛讀陶詩及歸去來詞桃花源記故胸次悠然皆淵明境界也先君子終歲在北村余兄弟時時往侍或俯仰茅廬或循行阡陌或蔭茂樹而鏡清流或課耕奴（耘）而觀藝植白日西翳風（山）雨欲來素月東升溪烟君隔遠村吠犬鄰屋雞鳴無（閒花幾叢雜野草放徑）往不是會心處也自今思之何可再得

吾家自方伯公至今。仕官者七世。以忠孝勤儉為教。未嘗染世俗夸毗之習。故皆佩服儒素。雖膺華膴。無異寒畯。教女之法。無不令習織紉烹調之事。蓋名畫

其職無貴賤一也况女子適人以夫為家安保其皆豐
饒(紹)而長寬裕者乎在室習貧賤無豐富享也之異
是固所以愛之而成之也若世之態癡驕惰習与性成
杻於一時之盛不思他日之衰吾亦嘗見之而聞之矣
其究竟何如也
顏氏家訓言梁室貴游子弟全時移世改能讀孝
經論語者皆為人師不然者莫不耕田養馬即此
意也嘗有僕婦自言從天下上落在地下余聞之
失笑不知其天上時原非天上惟自以為天上故落
在地下也又不知其地下尚非究竟恐更(且更)有甚於地下也
願子(世間)弟無似此愚婦可也
為子擇婦為女相夫須是詩書忠厚有教法之家不獨
富厚不可貪即族望亦不可恃尤是本人如何為要著
聞之姓亦有被童方盛之宗非無戾女一時輕略遺患
無窮余所見所聞不可勝數雖云有命然不可不先立
於可信之地但勿從富貴貧賤起見雖未必中而不遠
矣
二者女尤要然不可太小心過慮致失時也年長則其
事愈難為父母須早為留意如所謂詩書忠厚有
教法之家使已可憑他日之事聽命可也且果能尚
德尊行固已不待財而富不藉爵而貴者矣所獲實
多正須看得徹耳
我家上世外家皆當時貴或(且)富之望族也而我
先世微時皆貧其時所以相依者豈非以我詩書
孝友故耶惟詩書孝友故累世皆得賢明內助
一世之壼型即再世之母教是以暫衰而復振至
令科第不絕然則婚姻之事即以我家對照可
知矣故宜從清淡中留心不宜向熱鬧處着眼
女子之德無過於宜家宜室即女子之命無過於家
室和平能保得如此已足我所謂可信可憑者此也
所謂不可太小心過慮者亦此也若其不可知者而亦
必欲知之鮮有不失時者矣然失時而仍不可知也此
等在京師亦多見之矣
前所云僕婦者其人目無主人作惡種種不可枚數主
人雖極慈仁不能容之彼妄思在天上安得不落地下
又安得僕落地下而止乎教之不能懲之不可只得度

外買之矣又京寓有使婢年長為之妥覓夫家嫁去而一去不復返顧有人傳說其甚為得所日用溫給余曰甚好所以嫁之原望其如此也不斯發交官媒我還身價亦照例之事其後則不可知矣吾豈忍哉凡吾不忍之心原不因人之無良而遂輟者也此事本不足道所以記者欲吾子孫男婦皆能如吾存心不可便生計較自狹小其器量耳祖宗忠厚之傳至今相承不替此亦其一端也余少時尚有前世一二老僕深知主人恩義數十年來遂至於此亦世風偷薄之徵吾不能化之稍歸於厚乎殊自愧矣

紀文達公記其謫新疆時以柴車載行李一日裝車適西望雲起一僕以其襆被衣囊寘於下而主人者蓋其上既而過一河水上於車僕裝俱浸濕而雨竟未下也事極可笑蓋此輩另是一種肺腸茫蠢曰吾而醜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吾昔所不解於若輩者自是而始悟彼竟欲揣測雨風損其主而自利豈知其動念時已被鬼神顛倒乎則其極可惡之事適足供人捧腹耳

道光元年余督浙學自咸家撥來一僕派令專隨受田其明年即隨到京會試三年受田登第傳臚入翰林因隨拜客半遂不欲更拜怒之汝不欲即汝自田彼僕旋馬竟返自是遂去迨五年余還京此僕復來則前隨一年所得之衣被盡亡有矣夫跟隨少主登第得官是為有勞老主以九列視學大省豈不別加錄用得賜較優乃一言竟去直至資斧盡喪老主之差已滿而隻身復來此豈復人情即甚愚不應至此余憫而收之不適年死矣是亦妄忠天上竟落地下之類也彼胸中如漆竟欲以其去留挾縱主人殊不可解耳想其視主人與彼亦無異不過命當為官想其視官與彼亦無以異不過有飯喫也試以問之必有匪夷所思聞所未聞者

因前敘喻僕婦連及數條然不可謂盡是如此亦有忠誠樸質甚可倚仗者亦有兼多才能可資辦事者得此則待之勿與衆人同必能得其力亦必令其藉我以成其家其有所短亦可教之以成其用蓋用人有用之才之有用之之量是又在我也有始終表裡之心

是又在我也。
有平生熟習之人忽然以輕侮加我則必瞿然自省
豈我有所以致之者乎有之則未嘗不自訟也無之則
帖心然於心矣然又為彼思之謂有心耶則其淺深可
得而窺也謂無心耶則其精神失措亦必有所由來
又未嘗不重為之憂也是故倉卒失意我不獨不怪
之而已又可以獲知人之益可以致慮事之功焉其於古
人好學之心庶有合乎哉予雖未能何敢不勉
漢書韓康傳君是韓伯休那乃不貳價乎那 語助
當時之方言也余渡曹娥江詩一下靈祠男兒尚愧
那本此嚴光傳侯霸遣人侯光光語荅之云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吏少之光曰買菜
乎求益也令人以買菜求益對市廛取肥皆言俗人
之見東漢稱譽人皆作韻語其風已見於此
黍稷二種形相似而不同黍作酒外惟作糕稷性不黏
而味不及黍居鄉時亦用作飯而甚不佳直隸乃先煮
過晒乾後碾去糠名曰糜子加紅豆同煮為飯甚香
乃知各種穀各有食法也河之海豐樂陵皆知之近

直隸故也而濟以東皆不知故識於於此以備明農之一
事云
吾家自方伯公至今。仕宦七世。從上世垂訓不敢忘農家
本色之事。天子猶知稼穡。何況庶人。大賢尚樂簞瓢。何況凡
士。較近無識。一人為官。一家盡習華。動以儉陋笑
人。竟忘其本出身所自。田間來乎豈知官者忽焉而來亦或忽
焉而去。所見仕宦之裔。求為農家不可得者。豈少也哉。且
果能不失農家。顯達尚有來時。為農家不得。復何望
乎。若謂農家鄙樸子孫將愚。又不然也。教忠教孝。天性
不移。學禮學識詩。家風如舊。朝廷求士。不在斯乎。不
失祖宗心源。自然興起。且看古今來多少名人。孰非發
於畎畝。有為有守。多從貧來中出耳。豈有務本而
反為所累者哉。論識以為崇樸而喪志者哉。
按朝廷大政不過曰養曰教則士之自立豈有外於耕
讀者乎若世俗仕宦之家其子女皆習於酣豢而無
為吾恐其癡騃過日不至凍餒不止且恐凍餒尚非了
局也惻心惕目所遇皆是而賢人才士身致通顯固
即十年二十年前蘆中咿唔人也此孰得孰失豈

難知哉富學識以稽習難難適以成材今有志自擇必不合此而從彼明矣如此方可使官來尋我我必不去尋官則得喪祇是一致進退皆得自如然後可以語於君子出處語默之宜益以崇德而廣業也視彼朝升雲霄夕墜泥塗者相去奚啻萬萬

朱子自言少時嘗汎濫於佛老既無所得乃始返而尋諸孔孟之書蓋現身說法以醒吾儒不必紆遠於二氏也又言其精者不越吾儒而其粗者則吾儒之所不屑道也蓋又醒吾儒不必以其近理而為之惑也其實儒之與二氏同異甚明是非之易辨欲以行諸天下則儒者康莊之衢四通而八達而二氏則旁門而小徑也好奇之士或欲由旁門小徑者意其中有奇觀妙境為人世之所不常覩耳不知入其中者日行於幽險暗昧之途則或為妖妄誕異之所羈留求覩天地日月而不可得也夫自有天地日月以來祇有一道自有聖人以來祇有一教舍孔孟之書以求天地日月固萬萬不得之數矣韓昌黎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世人之病正坐此耳果欲求端訊末則彼二氏者豈止虛空粉碎而已哉

昔有盛言佛理者余不答徐問曰子願為僧乎其人默然夫佛亦有也仙亦有也所謂元者空者其妙至不可思議者亦皆有也所謂芥子納須彌者亦納皆有也然皆遊方之外者也入乎方內則茫無著落矣是以聖人總括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一言盡之曰誠

或曰今佛老與聖人遇聖人將如何曰賓之曰言道則如之何曰聖人亦許其通微入妙但語及天地之生人之心帝王代天理物之事則彼之說無所施而吾之道確可憑則大小偏全自見矣豈待多言哉

或曰老子出函何意曰彼所述者上古之事中國之時已過不可施而欲行之乎異域也其時佛氏已出於西方其為說與老氏正同故其教遂行於彼土以忍欲為要以好生為本以超離凡濁為宗以參悟空虛為審諦而彼國果能遵之化之意天亦以彼土僻處非聖教之所及故別出一途以救之而佛氏生與老氏合至中國衰亂聖人之法度廢民生愈蹙乃遂流入中國益自張大其說以為神奇瞎炫人耳目此皆其徒為之以自利而非老氏佛氏之本意也然自漢末至前明各代崇尚

至於亂政害民亦或破家亡國書之史冊事迹昭然令諒
亦不復行矣（無蹈此覆轍者）惟留祠宇以安中國無告之民今日之
聖道（優游）亦行（之中）又復（親見夫）於堯舜三代之盛豈偶然哉豈非其

幸典

世人多願積財而不願積學多好蓄貨而不好蓄德
自謂為子孫計耳不知財者有時而散貨者有時而
亡而學與德者遺之子孫但不失其舊即食其報而
無窮也且五福曰富者天之所以陰騭下民也豈可以
無德居之富而無德富且為殃而何福之為世家後
裔子孫既衆生計必艱且才質亦必不齊則其不能學
者或舍而事脩息居積致富亦聖賢之所不禁但須
深惟祖宗之所留遺進之於學勉之於德方可享之
而不愧若反而（為）守錢虜則與世間愚夫愚婦以身殉
利者等耳身去利亡所恃復有何物吾數十年中所
目覩享用餘蔭者有之身致富饒者有之不一二傳
而遂貧無立錐者不少矣其富也吾不知其所由而其
貧則怨（罵坐之遺）然而散耳可恃乎不可恃乎固由於子孫之
不肖（非材）亦其父祖之無（不）學無德以貽之也試以語人觀其
前之富或願之覩其後之貧則必不願也則所以承祖
宗而遺後昆者了然可知矣

此余為不能學而專治生者言之仕為清官恒產恐
不給則治生亦最要事非可薄也但須自知非治生
所能盡耳若其才質尚好則斷然力學上達可（矣）畢
經之教子孫勵志向學為要其不能者則任治生
然亦（以）為學計也古之人史有且耕且讀而卒成大儒
者尤士之所當慷慨興起者也

或問子弟才質如何是好曰自然以穎悟為先但
穎悟甚不可恃須著在理上看不然則小聰明悞人
多矣故又必其天性肫篤志意慷慨者而後可以望
成加之以學。則本。其天性。可以立體。由其志意。可以極
用。有體有用則其材成矣

文章一事須是能見其大近見前人評少陵詩登慈
恩寺塔云後八句與上不連此便是尋行數墨不足以
闚大家門戶也此詩高岑皆有作然皆詩人胸次境界
耳少陵只先點出高即接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
憂便將自己一片熱血瀉出豪端以下言登塔言塔之

高仰觀俯視語〻殺出於胸臆而後自言時事百憂
横集田頭四句是也黃鵠哀鳴自言非曠士也隨陽
之鴈言曠士不與同其憂也看似破空獨出實則字
字皆有着落且蒼梧崑崙鵾鴈即塔上目極千里
而言之並非離題若如評者之見去後八句易以尋
常收結則自非二語何謂耶 又評哀江頭江水江花
豈終極云通首只此句爲累此又見其不識古人之意
漫下雌黃也少陵布衣故長安既陷猶得潛行曲江
吞聲獨哭下言貴妃隨幸之事以至馬嵬野葬大駕
西巡至此蓋承吞聲哭又轉一意云人生(遭此兄在)有情莫不淚下
又豈特江頭之可哀也且看滿城胡騎即欲潛逃偏至
城南北望則宗廟何在社稷何在而興亡(國)之感(慟)又何如
矣此等文章並非難解何故眼光(直)尺隘小也
評少陵類此者尚多舉此以示後學勿爲所悞可
耳

少陵之詩如雷霆破空雲垂四野沛然大澤流爲
江河乃欲操繩引墨布算其起止(測量其高深)豈可得耶 余嘗
謂集中第一首贈韋左丞二十韻以下全部至終
卷皆謂之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可也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是尚友也其世如是其詩書亦如是則足以知其人惟少
陵可語此耳 知其人知其世而後可以知其詩其雲蒸
霞炙虎嘯龍吟迥非尋常所能擬議者要皆以如
是之人當如是之世熱腸血性一滚流出而非必其
有意而爲之也若只以自己所見評斷古人不獨(辜負)
作者亦大非自命讀書之本懷矣若以少陵詩名
冠絕古今而吾能掎摭之欲以驚世而自夸者則
近世不學無識者之所爲益陋甚不足與言矣

少陵於法律極細讀者但見其倏忽往來神光離合
而(目眩)不覺耳即以哀江頭一篇言之吞聲潛行便已伏
得篇末之意接言曲江而且說宮殿蒲柳而昔日之
萬物顏色已到着一誰字則昭陽殿中(之)人欲出然後
言幸苑同輦蓋當時之實事也才人仰射亦實事
也一笑者貴妃也明眸皓齒即在此字內而(如見)翼墮雙
飛亦非吉語矣下(則屬)則突接馬嵬之事而以彼此無消息
終之此則野老行哭之所由來也於(而)後乃轉筆云宜

獨江頭可哀即（今）將逃（寬）適出城而宗社之痛益不可
支也（此則野老行哭之所由來也起句先哭後至曲江哀之明矣）其篇法結搆如此之密而轉折起落略無痕
跡讀之覺其字字生動全非詩法詩律之所能拘此
所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此推求篇篇皆然故拈之
為讀杜之法少陵非有（作）意為之下筆有神自然相合
讀者則不可不細尋其脉絡耳少陵句中包得多少（無限）
意（思）字中含得如許（神）情不似他家脉絡即目可知（了）也
然亦有以當時語入詩而後人不解者如文章有
神篇開楚上日思芳草上日元日也必當時言芳
草尚早是時惟梅開而遠莫致也故下即接千里
氷雪歸入飲酒蓋宴飲多寓時令此即以坐間
語代之讀者不可不知或云如君所言少陵何不自
說曰況出便淺非一倡三歎之旨矣

奕者小數也今世多尚為之於諸戲中猶為近雅然必
欲求精則心為物役所喪實多豈有以閒暇適情作
為正務者乎故有以勝為樂者玩物喪志者也有不
勝而憤見於聲色（者）不特喪志而又喪品者也故尋常
一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能為君子而戒小人其亦好
學之一端也夫

東坡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此則胸次洒然不為
物累我欲作一棋枰刻此八字於上使臨局者先
存此心亦屬於人有益但此事志士之所不為為閒
人言之耳

舜蹠孔子陽貨相背而馳之甚者矣然蹠視舜必以為
舜胸中皆蹠陽貨視孔子必以為孔子胸中皆貨也蓋
知其所知不知其所（不）知也以舜孔子視蹠與貨必曰奈何
而人若此方且悲之憫之而思覺之悟之蓋知其所知又
知其所不知也夫舜亦人孔子亦人蹠與貨皆人也相去至
若是遠者豈非以其心乎士曰為學而不先辨其心則
亦將忽而舜忽而蹠忽而孔子忽而陽貨矣若是者可
懼其全乎蹠全乎貨而不復知舜與孔子胸中之為
何物也

兩人相對而此人知彼彼人之心彼人不知此人之心則其人
相去甚遠兩人同為此事同出此言而其心不同則其
相去亦遠學者能進乎此其學已大可觀矣

昔有好自大者視儕輩皆露其下即有工畫者作一大

石一蛙怒目鼓腹蹲踞其巔題曰妄自尊大之圖以贈
之甚可笑也畫者固刻而某之招侮亦足戒矣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學道之士固知所以自處矣獨於
夸傲慢之夫一味昏天黑地至於招禍取辱而曾不
悟而加傲殊爲可怪耳又有一種乖謬之人動以不
情非理加人有勸之規之者不惟不聽反而從怒之
甚或仇之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則亦以禽獸待
之而已矣自以爲人而人視之若禽獸曷不自耻而
詬人則其自處不過於禽獸矣此其絕無靈氣
者也然聖賢終不棄之者冀其尚有慧根如周處殺
虎斬蛟勵志向學卒成忠臣烈士者未可謂世無其
人即佛氏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未可謂人無其
事也是以聖賢不患有過患不改過過而能改大
智大勇不外於此矣其人又可量乎哉
丈夫志在四方故古者男子生則懸桑弧蓬矢於門其
父母亦以遠大爲期不欲其牖下老也然父母生子多
在壯年迨子及壯而父母老矣齒髮日頹心情日減
朝朝暮暮觸眼皆傷雨雨風風聞聲輒歎此時惟
膝前笑語差堪自慰耳而使雲山間隔音問不時
目想遍逢心因逆旅更多一不可知之憂反生其不
深思之悔人子方壯而父母已如此父母已衰人子當若
何念及此則決然不出無疑也古之躬耕養親而徵辟
不至者賢士所爲蓋念此至熟耳有僕其母病全家乞
假而往視爲之惻然以悲又爲之懽然以喜也則知世
之自欺不及此僕者多也
此僕蓋并其母亦在予家其母往其女家而病也此
僕孝且友故余用之久而渠亦不願去也其他惟誠樸
無長隨之習者多樂從予不然者不能久也蓋主僕亦
必氣味相投乃可長耳
昔我先君子與先叔父自粵西扶父母柩歸里畢喪先
君謂叔父曰凡家所以立者耕與讀也自今弟耕耶我則
讀弟讀耶我則耕無令人謂我爲無父無母之人叔父
願讀先君曰若然即今日爲始耕不善弟則責我讀
不善我則責弟後叔父官長洲令又官邢臺不幸蚤
卒先君仍力耕課姪及子讀蓋二十年余兄弟叔兄
弟得有成立者先君之教也故知舊德世族根基原

學只恐心源一差行事都非其敗亦立待耳先君子天性所發足以激來世之頑懦返末世俗之鄙薄蓋同是孝友而志意有獨越尋常者矣亂子來孫但能識得此心其興未有艾也此處一差則非所知矣世間隨處都有榜樣亦無俟於余言也

人臣事君惟忠是其路人欲事親惟孝是其路不忠而求仕不孝而成家則非其路矣不忠孝而願子孫之成立亦猶是也忠孝者人之性也對天地而質鬼神其可誣乎而又可誤乎世家垂數百年不替都只方寸中一下

點如故耳

聖人言達曰察言而觀色朱子注謂審於接物其義明確此方是內裏工夫人豈有接物而可以不審者乎物之來前不必盡懷欺挾詐也即尋常往復酬酢間亦必有見於言不見於色者見於色不見於言者亦必有言與色宜如是而俱不見者亦必有言與色不當如是而俱見者一經參互而物情自呈蓋識之不可揜也故審者亦非億逆之為但以識相遇而物自無匿情自無隱態也因而應之豈有不知朋而處當者乎故觀物即

是窮理治事即是存心內外同原而源流不二也

按四字即智德也尋常體驗處處皆用得著而一處亦不可少不然則昏昏於人貿貿於事安得達

昔有士舟行舟子攜其裝而色動士即偽為失物者呼舟子執燭徧看檢其笥篋覓之而舟子意解又有遠游歸多攜硯材者運夫肩重岸上聚觀竊語其人覺之即令於艙門外解裝陳列而觀者皆散此亦察言觀色之益也防患且然矣故云處處用得著也

有老嫗獨居者貸米歸夜鄰子入室嫗曰汝盜我米我識汝鄰子遂啗死嫗持米去此無智者也死於識汝之一言有京官某獨處盜穴墻入而某被刃於其室之外間此自起追捉而死於解脫者也亦無智者也夫盜夜入室安知其身之無刃又有被竊者曉視其中門之旁置其廚刀於地蓋盜防被捉而預備於此者其之死謂之智不如盜可也則盜在室外尚不可追捉況入室乎以身較財物孰輕孰重謂之智可乎

人之所最宜遠者凶人也忍人也陰險人也虛幻人也邪

辟人也乖張人也齷齪人也刻薄人也其(貪冒無恥人也荒誕不經人也)餘則尙易處
也然君子於此則不以問(人)而專以課己吾德能化之固
善即不能而遠之處之者亦必有道矣列子曰聖人
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有迹無迹之謂也
凡慈仁之人或病於優柔慷慨之人或傷於激烈明
察之人或流於刻核謹愼(之六)或患於迂泥此皆須學
問化之皐陶之言九德洪範之言三德孔子之言六
言六蔽或以相反者言之或以相濟者言之或以流失
(諸)言之皆以敎人成德之方爲學之意令人都不講此
但以多讀書能文章爲學問豈非買櫝而還其珠也
是以讀書者多而人才日少其患非小敌也
聖經賢傳祗以供口耳不以資心性令人之學大都
爲爵祿聲譽起見故竭數十年之功力而不汲
當古人之萬一國家需才使當大任則茫然而無
所措矣學非有悞而所以學者悞也
或曰人才誠要且急天不生奈何曰至治之世天以其
剛健粹精之氣鍾於人主所餘者乃以生天下之
人敗(又)以太平故而匀而散之於是奇傑絶類之人益
少然亂世人不假學治世則人皆可學是在有志者
耳世雖治平不能無常変之異緩急之殊繁簡
之宜順逆之勢人之才不能無大小長短多寡輕重
之差人苟自量其分有所不甘意有所不屑則志必
由是而生而其於學也亦必求古人所以成才者稱其
志而後無恨也故令。欲。求。才。先。觀。其。志。志不在古人。
而學能如古人者。未之有也。學不如古人。而才能逮古
人者。未之有也。
古人之學奈何曰孔子之言正心孟子之言養氣皆是
也心不正無以包天下之大氣不養無以任天下之重程
朱之言居敬主靜又以發明其旨也孔孟程朱皆抱
萬世之憂謂天下無才則不可以理而反亂必不可已
故諄諄以示學者自成其才而待天下之用此其總要
也漢唐以下魁士名臣其所表見備列於史按其跡而
覈其世綜其事而察其心可以知古人德之所賅可以
(知)古人器之所受可以知古人量之所容可以(知)古人分之所
極不欲爲古人則已欲爲古人則所以學之者豈容已
乎故曰是在志也夫然後其智則非常人之智其勇

則非常人之勇兼資文質武而内外可倚者斯其選
也夫
世間鳥獸禽魚以至昆蟲之屬各乘其時各游乎化此天
地之大也天地生焉而無心聖人順焉而無爲然萬物之
生莫不欲各繁其類此則天地之心也聖人因而使之咸
若此則以天地之心爲心無爲而實有爲也人則物之靈
矣而乃有胥戕胥虐若不欲繁其類者豈非自失其天
地之心而鳥獸禽魚昆蟲之不若也乎聖人曰是皆吾類
也獨奈何聽其若此是以禮樂刑政法度脩焉明焉以
導人之善而禁其不善使之相生相養以全乎天地生
人之心而盡吾承天地之分自聖人世世相承(傳)莫不憂勤
惕厲者蓋爲此也是故知之明而處之當者智也禁之
止而令之行者勇也履乎忠信而思乎順者仁也仁以
行智則智皆仁仁以行勇則勇皆仁一人之智勇仁天
下之智勇皆仁苟有逞其詐力欲與仁者敵若以卵抵
山至則碎(糜)耳何敵之有焉
客有言查辦鴉片者而余諭之以此夫中國之通市
外夷者爲茶葉大黃產於内地而外國所必需故以
互市而公之也不然則夷船所出之物中國何須乎乃
彼復造此物以毒我中國民是我遺彼以生而彼遺
我以死也是固逆天而負聖矣逆天不祥負聖無助
若不知改吾見其取禍而無所逃也可怪中國之民
甘受其毒斃而不悟非帝王奉天行誅則不能辦今
聖主毅然爲之眞億萬世生靈之福也
堯舜禹湯文武何以後遂無及者其仁不及故也仁者
天地之心仁不能及天地則何望於堯舜禹湯文武耶
苟其堯舜禹湯文武矣與天地爲一天地且不能違
而何況於萬物中國將猶一家而何況於四夷故曰仁者
無敵無敵者無以敵也彼在仁者覆載之中則仁者
即其天地也天地間物有能敵天地者乎
吳雲松先生以御史巡城出示禁宰牛一日啓門有牛入
其家逐之不去遣人出問則賈而欲殺者也予之價而留之
吳故貧家人云救則(救)矣何以飼之其小兒嬉戲語牛曰我家
救汝尚食我家乎牛自是不食強委之終不食先生乃以
錢數千交牛憫忠寺而放生焉夫牛誠有知何以知御史
之有示何以知出示之爲吳又何以知吳之居其巷出入

某门也然則牛且靈於人矣其留御史之家也意若自顧尚可用思報御史之德死不恨也既聞董子之言知其無所用之空受飼秣之恩而不安也則竟忍而餓死以明其志然則牛且靈於人遠甚矣牛力大而性樸不知世間有艱險之途亦不知世間有重臣之任食又甚少可謂有功於人而不貪其祿者也可謂事浮於食而不居其功者也人苟如此可以謂藎臣可以謂賢士夷險一節(常反)不渝人之有愧於牛者多矣乃受其功德而忍而殺之少有人心其能安乎苟其念此則屠者放刀而食者輟箸矣斯亦充其心以保天下者也

海豐李氏有官於粵者解官歸署中畜一貓携以行既因易舟而失之歸里已年餘矣忽此貓自外來入門登榻便睡一月方醒視之四足爪盡禿鄉人至今傳為異余少即聞之夫其由失之地至其家近六七千里隔山越(埜浮)海渡河更非可里計海豐在海隅(茲亦天涯)又烏知適者之宜何向而居者之為何里異哉表兄張雨亭語余曰意必此貓求主之誠至動鬼神陰相之以至此也余曰然事越年餘其間經歷曲折艱難(晝夜寒暑)險阻之狀(夜晝寒暑)惜貓不能言末由知之然其百折不渝可想而見也(矣)人之至性所發可貫金石者莫不為忠臣義士在物則亦有然者也書之為世勸焉

人之所最要者何也曰靈根也慧性也稟之於天者也天豈擇人而付之哉仍留之以人此根與性者所謂二氣之良也五行之秀也上者為聖為賢次亦為君子為善人為才士至治之世登崇俊良不出於此故聖人(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有道之士特不苟富貴耳未有諱言富貴者也祖宗身致通顯皆非偶然然而子孫能似者百無一二是無他也靈根慧性以漸而失也故子孫雖愚者不可不令讀詩書通大義(蓋)故根性得之於天而葆之於人得之全者可以復如其祖宗得之偏者亦可無愧於孫子此根不斷此性長存不然則一失之而為棄材再失之而為廢物至於絕不復續則流而為闒閲軼而為荒悖矣其祖宗身之所行心之所存皆其夢寐所不到而又烏乎而肯之若是者貧賤固其分且恐有不止於貧賤者安能邀明主之甄拔受大廷之祿賜(予)哉故根性者不易得於天亦不易留於人名家舊族不貴

金玉而寶詩書爲是也夫人之仕非爲富貴也爲以其所得而効之於君以其所能而施之於民也人之讀書亦非爲富貴也謂舍是則靈易而蠢慧竅而鈍也夫靈慧者人也蠢鈍者物也靈而蠢慧而鈍則人而物矣物而仕不爲猴冠則爲虎翼能容於聖人之世乎富貴不爲身榮而且爲身害故夫讀書者學爲人上者也諱富貴將諱爲人上乎士各有志謂不慕富貴則可謂不慕詩書則不可且不慕詩書尚得爲志乎凡祖宗所留於子孫者只此其可不守之而勿失乎守之則人失之則物苟一思此當有汗浹於背者已

靈根慧性者先天中一點耳如果核中有仁種之乃能萌芽養之乃能抽條而布葉擁之培之翦其邪枝剔其惡柄而後成榦而垂陰歷以歲月滋之雨露飽以風霜而後骨老節堅干霄蔽日而無傾仆之患人見其材之大可以爲棟梁蔭之廣可以覆隴畝而不知其根之蟠厚地而浸黃泉若何之磅礴而鬱積也若是者皆自核芽而始然而方其核芽也指爪掐之足踐蹴之皆可以剝而洏(剝)之(焉伏)而無復生意之存故夫靈根慧性者甚不可恃也苟起居無數詩書不親聽其自生自息則此核芽微細(脆薄之物耳)其能存者幾何或拱把而已傷或盈尺而旋折此固父兄之過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苗而不秀者有矣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言本來易失學之不可以已也若其被仁服義循規蹈矩已在成材之列則其於學也可以堅固而不移可以深造而自得是又在其人之日新月異而非必盡待乎父兄也若是則慧性常住靈根又生勿替引之庶幾其無盡也已

余作治安本論續補論極論以上中下共四篇以爲五經建極四子詮極諸史則近極遠極之徵驗夫極者不動即中也聖人執中雖極千變萬化而其中不移即建極也今自秦一天下其失中不必論若漢唐宋元明御寓傳祚本皆以英明之主輔以賢良之佐而亦無與於建極之數者則以偏者爲極勢愈偏則極愈移其由興而盛由盛而衰由衰而亂由亂而亡莫不皆然蓋初猶近極以漸而移以漸而遠如天之極或偏則二曜五緯四時之

行皆失其度必將當消不消當息不息盈者愈盈虛者
益虛盛衰治亂若出自然皆人爲爾蓋開國君明而
臣良萬物受治虛已以聽朝廷之措處故其時以爲治
史臣載筆尊揚讚美之不遑而其君若臣泰然安之
以爲堯舜三王不過如是也不知其極於也特近之云爾
其時既過而勢則偏矣勢偏則極不得不移君非昔
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自知不能勝偏重之勢遂移而
就之是非淆而上下亂賢否混而朝野爭當斷之時
有若萬鈞之石千百推之而下一二人輓之而上上者逆
而難下者順而易加以千萬人與一二人衆寡強弱之懸絶
其必不勝也明矣自昔黨禍之興蓋由此也一二人者賢人
君子也輓而上者也千萬人險人凶慝也推而下者也其始
賢人君子不至如此之少目擊皇極之偏欲返之乎正知
其由於小人故疾之如讐而小人者據已成之勢背黨類之
繁遂一舉而空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小雅所爲痛心
疾首者此之謂矣堯舜三王之時其世固已治矣而戰
戰慄慄不能一息安者畏夫極之或失而亂將不止非
獨勵於其身固以詔之萬世也曰極不移則萬世知

夫執極者心也故以論心終焉心不能遽如堯舜三王之心
也故以求放心始焉
如唐設節度使初意以制夷防邊去極未遠也然事權
太重固已偏矣初特簡親賢不久任不兼領猶未遠也
既乃任夷人又兼三鎮則益偏矣安史既平從此裁去
猶未遠也復留河北四鎮以致抗命更多置節度
至於天下皆成藩鎮則大偏矣然後節度不已而封
王封王不已而遂爲天子矣此吾所謂以偏爲極因偏
益偏愈移愈遠者也中若郭子儀李光弼裴度
等功在社稷名垂宇宙特其偏中之稍有補救者耳
初不能返之乎近極也他更無論已各代之迹不同其
由近而遠則同徙施救於既偏之後能預飭於和
之節乃執而可據則堯舜三王之存心焉可一息忘
也
堯舜三王所以存心若是者何也曰人君撫四海而臨萬姓
猶天也天處於穆清之上不與萬物接而萬物之生成莫
非天之事栽培傾覆一因萬物之自爲萬物感焉而莫
名其德被焉而不見其功人君以天自處則亦若是焉已

矣以無欲立其體以大生廣其心所謂禮樂法度刑政者特以明物理之所當然而黜陟予奪賞罰生殺將以吾心之所不容已則萬物戴人主如天而何亂之有惟存心偏則不與天相似而萬物乃始以其材相角而為逆天之事是以勢偏而極移焉堯舜三王豈好憂勤而惡娛樂哉以為娛樂在一時而憂患將在萬世也是以存心若是之兢兢也承天故也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虛語哉去其不堯不舜者而回已堯舜矣凡人且然況帝王乎惟道心不勝其人心是以去堯舜日遠夫帝王類秉英睿之姿又能得賢哲之助欲為堯舜何難而禹湯文武以後歷二千餘年非無賢君明主終無繼堯舜者何也豈非以堯舜為不便於身姑置之而不為耶夫堯舜君道之極也苟欲四海之內咸得其理子子孫孫享祚無窮非執極不可則非為堯舜不可夫何創業之君倥偬於戎馬之間守成之主安樂於閒暇之會而曾不以為意得非謂吾治已足何必唐虞乃稱盛世也是其始因循極之不真其後自離極而不覺一傳再傳世勢相乘則其事大駭矣苟就目前施其經理自謂因時揣勢無以易此而不知其視昔又已不逮深識之士非不危言篤論而無如積勢之重袪形迂濶不達世情又烏知其失之於前無補於後者皆為不為堯舜故耶夫為堯舜則為堯舜不可以稍近堯舜而自安近堯舜而自安則將漸遠于堯舜而不自知矣欲極之終古不動其可得耶或謂世不能有平而無陂運不能無否而有泰不知平陂否泰自在氣數而運行旋轉自在君心古有堯舜在上而禍生亂作者耶極之所居天且不違而謂帝王建極萬物獨能外之無是矣

咫聞錄載江西某縣令幼時飲山泉覺冷氣衝胸腸自此黃瘦飯前必用生雞子調清水一盃飲之胸腹乃安為令公出有攔輿者值欲食時不能即訊懲欲責送膳役役曰此有蟲也我能治之其法用生雞子一大盃俯仰昂首以氣味引之使出令如其法試之初覺甚香不可忍強制逾時喉嚨癢癢不可遏哇出一物墜盃中一搖而雞子無矣視之乃馬蝗也長五寸紅色縣之化為

血水由是遂瘥余在浙時見馬蝗在階下雨水中黃色不辨頭尾但一片耳行則前引而長如一縷然蓋陰濕寒氣所生入人腹甚毒即行水者或遭之由毛孔而入腿股則黃腫壞爛而不可出與人終始爲土人云遭此者以掌迎其頭力擊之可出但須早遲則入深或當其中而斷之則前半益不可出矣書此俾人知戒遇患者亦可以治之也

此物本黃色正如雞子黃蛙哇出紅色食人血而危也故曝之化血水也行各省所患之事甚多宜訪問時時防之可見心無一處不當用也

文章須有氣奇使自動心駭目國策史記莊子離騷皆是也左傳國語恢閎典雅自是正宗其間跡宕奇逸處已開國策史記之先莊騷又為別調而屈生之作又開詞賦一門若江鮑徐庾沉博絕麗其為奇氣亦不滅於國策史記也推此而言李杜之詩亦莫不然正恐以庸才讀之便埋沒於俗耳委棄於拙目耳吾所言靈根慧性者固在於仁義禮智之原以之學為文章亦自能極超軼縱橫之妙非謂大本既具置文詞而不講也故別有石畫龕論文廿餘條其於教者學者致力之處亦自謂盡其竅要焉

詩文字畫皆學者之所留意以其為性靈事也然人之稟於天者不可強大約則天分居多而學力亦不可少天機清妙自然超俗絕塵其於前人製作直能造其閫奧故其於學也較之恒人亦捷而逸何也恒人逐於迹彼則遇以神也故有同此一事而此衹具其規模形似彼乃超神入化相去迥絕者此則其得於天者異也然世有穎悟妙質而終無成者則又不學故也大可惜也為父兄者有此子弟而令其坐廢此又可多得乎哉

石畫龕論文蓋為時文言之欲其得古人之意庶有以異乎俗下之平庸淺陋汩沒性靈者至文章之用甚大金匱石室高文典冊固非此論所及果能成大學問當著作承明之任者亦無待於余言矣

道光戊戌己亥間京城忽有一種病類中風口喘瞪目不識人甚者角弓反張手足抽掣醫者視之以為瘀以用爲豁痰疎風順氣化食之劑不效問病者云將發時但覺心中似不通氣身似縛縛旋即不復知人余察其人素

非醫者亦無不如意事且有經十數歲者又素壯健醫者之言似非是以意揣之當是一種時氣能令固竅閉塞所致因令每日嗅通関散作嚔併數以嚏時須從小腹打出如法行之竟不復發逾月皆愈可見凡事用心體會皆得其理古云醫者意也祇以靈機對付而非死煞讀書者所知也

時醫於時症多悮蓋時症每歲不同以其為一時所感即當時之氣也然總之其內皆熱若悮投補劑因成不治者多有之尤忌者人參也南醫尤多悮或初治尚近稍見愈而已謂宜補矣遂使內邪滯留急不能愈去或反生他症愈治愈速至易醫而亦不辨其從來坐此悮命者多矣蓋南人膽怯只以補為善策而不明醫理也余在浙時下人多感冒久不愈有傳升者甫病即告余一藥而愈因取閱他人之方則內皆入以補藥故也南人最怕汗一汗而即慮陽脫不知人素非損傷根柢豈有偶然感冒一汗即脫之理不知北方傷寒重疊有汗至數十揚始透者以南醫所見不悮者鮮矣

治疾固要得主腦養疾亦須識節次偶感固可立效若壯實之人小感不覺直至勢重不支而後治之則非一藥所能愈即至愈後亦必將養久乃復元性急心躁或勞動重傷或驟加峻補因而受害者亦復不少此則不善養疾之所致也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道大故於理無不該其心公故於情無不達人雖未敢望聖人然莫不有家所以齊家與聖人亦豈有異凡為士者皆將學聖人之道乃有一家而不能齊何論其施於國措於天下乎人性皆同特賦質有異又多不能自克是以嫌疑生於心乖暌形於外各以私意自任行之而不顧其安一人如是則人人如是其極至於骨肉為讎反不若朋友不及路人者此豈其性然哉聖人曰此必自身始也身不仁不能責家之仁身不義不能責家之義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天性相感故也夫身之正而至能感人者豈偶然之事哉

世家舊族所以異於凡民者祇在於此凡為一家之主則必使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宜秩然有序藹然有

情(親)雖欣和樂事則相先財則相讓同憂共患無隔
閡如此者其興未艾也雖暫處艱難無傷也余見有
一家之人祇以文貌相承漠漠然不關於意或竟各衣
各食不相賠面疾痛(痛)痾癢痾癢付之無聞惟知資
財之為重因頑愚誼之攸存若此者其敗可待也雖
縱居富貴無益也此即家之治亂所由分也與國與
天下奚殊哉吾前所謂勿從富貴貧賤起見者亦以
此
人只要立志志既立便覺得以富貴自矜之可羞與
羨人富貴之可恥孟子於此等處喚醒人極切所以
辭受取與常人只是貿貿有志之士不然也雖尋常
酧酢往來不關義利者亦必稱其施以為報過則可
不及則不可蓋有志者必令其志常伸故不為貸利
稍屈也志在貴於道德富於仁義凡妨吾道德仁
義者人以為貴志士以為賤人以為富志士以為貧
所見不與俗同故不為俗所沉沒耳若夫從富從貴
者吾亦見之矣富貴自矜曾幾何時直為富貴役
耳羨人富貴不又為貧賤役耶吾志安在哉

余嘗見戚友家事目覩腸熱思有以救正之而事權不
屬情勢又格舌敝徒勞無補萬一未嘗不悼歎極夕
因而自悔然而遇事又發終莫能改殆亦其性然與
然終不之改者亦曰庶幾其(其)有悟焉苟能得半或幸聽
一二朋吾與於世不為無益吾亦得少安於心也余嘗讀
詩小雅及屈子離騷於君父友朋纏綿悱惻不容自已
未嘗不歎古人之忠厚至此(斯)極也余方自愧弗如而又烏
從改之況稱詩之失愚將毋即余之謂與然有事繫
生死旁觀甚明曲為設處亦復褎如充耳豈得謂余
之愚耶或曰子不愚於事而愚於人良言至計效之於不
仁不智之婦(湛)人非愚而何余無以解也世間(間乃)有不知語言
者(者)之人豈非怪事余滋惑矣且奈之何哉然終冀其尚有
醒時則又余之用心不欲避愚之名而稍間者也
凡人家將興人人皆思善將敗人人皆懷惡其於(與)歷代之
盛衰治亂亦無異也諺云飽暖生閒事飢寒守自然
尤是富厚之家賢人多遠之而不肖者皆湊焉彼衣
食無憂而不聞好德之言則無端搆隙而乘離之象
成矣小人因而乘之以(以)取其利而愚者不覺也方且以

為骨肉待我薄不如小人與我厚則一切妖異之事俱作矣昔我先大夫之教曰一家之內豈可(使胸)心中有隔有則草木皆兵矣又曰凡有下人來言是非者立即責之然則一家之人皆信之而離間之釁皆(自)消矣如是則數十人只如一人而每一人皆有數十人之助夫焉有不隆隆日上者哉凡人懷忠孝之心者則吉神嘗相之若夫作不順而施不恕則邪鬼亦陰共之所謂妖由人興其氣殃有以取之也余所見聞亦多矣未嘗不追念先大夫之教之為不易也然以語光明之人則易以語昏闇之人則難以語敦厚之人雖未解而亦從以語澆薄之人雖已明而旋昧則天性之所稟有殊而氣習之所移亦異也思善而興懷惡而敗可歸之天命乎曷深長思矣

凡人家團頭聚面和樂如一有事共商有功同作使自熱氣蒸騰便是興象若各懷意見各挾私情猜防既生睽孤必甚使自冷氣蕭瑟便是敗象興者到處皆是融光歡覺處處有人敗者到處只見點影孤疑處處有鬼所見人家恠異之事無端橫來除察其端莫不由此心故知先大夫數十人如一人之言為教家第一不然(則)則數十人各為一人則是人人皆飛單影隻矣而能無敗爭頑後則遺前支左則詘右一事亦不能成一功亦不可就而能勿敗乎凡為人子孫者皆宜(念)思此人多性情志意不能皆同但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各盡其為夫為父之道則妻子豈能外之試思妻賢子孝此是何等景象一人如此一家皆可觀感何人多之足患哉其責固在賢者能者誠以不賢能為恥於齊家之道不遠矣賢能孰謂則前所云天性肫篤志意慷慨者是也

鄉有饒户好畜猛犬云用以守夜然徒能拒丐者耳甚至齧逐傷人為鄉鄰所怨要惡且窮親遠戚(相戒)不敢入其門尤為(尚)不可(即)又有遠方異物如西旅之獒者以此而養於家如閉盜室中必且害主所聞戚家舊事有幾傷本家者有咬傷小兒者皆將犬打死夫犬獸也負獸之性具獸之心雖搖尾帖耳於求食之時安保不奮爪張牙於噬人之際若曰防之則無患是養大盜於家無時不慮其反傷也又有鎖以鐵鍊置於大門者更所

謂棄人用犬者也余自昔見之以為不可用識此為後戒焉惡人尚可不化(近)況惡犬乎引豺虎自衛其可乎

凡行事俱要平正通達居鄉尤須講坦夷無敵而設險於門內以拒來者此豈有道所為況自亦入於險耶非謂犬不可養人力能勝而性有常者如(斷)無害耳或問有道之士如何曰座中四面春風懷裡一輪朗月推此而行無往不然其庶幾乎

梵家能斬斷邪魔者謂之慧劍能解脫急(恚)哭者謂之智珠此二物者人所不可少蓋處處須用時時須用也特難向鈍根人語耳

聖人不為已甚已甚者過當之謂也凡人於事人於人皆有其分過則失其分矣一言一動皆然人或任才恃氣取一時快意不知受之之者(之)含怨蓄怒而報思者蓋不可堪也我家先祠有方伯公一聯云治家養身莫如畜仙侶尚節崧霞吾人惜福豈容殺一物以恣貪心致傷天地好生之德居鄉服官最忌嗔猛獸猶思鬥狠誰能無過尚宜退一着以留餘步勿失祖宗忠厚之心(遺)可以知我家相(法)傳之有自於己則居其不足於人常讓其有餘自無過當之事矣

凡為人要胸中有主方不隨世俗之人東流西倒處事又要不執成見方可輕重緩急曲當其宜蓋有主所以立其體不執成見所以善其用也其原祇在讀書好學則二者之病自除若從矯持調停起見反於吾心上增了無限魔障便是錯走路頭去而萬里

騾馬人間常用之物然以馱載駕車則可若乘騎不可不慎必身健力強而又能識控縱之宜不然則不宜輕試少時即聞人言於路見林中有驚馬斷跳其鞍韉脫而鐙中拖人腿一隻行路亦不暇問也又里居時有霑化丁君處館於蒲臺因急欲歸家鞴騾乘之至某村口水與灣連適村中一犬出迎吠騾驚旁跳登岸而丁君落灣中死蓋彼處灣皆陡深如穽也又赴浙時晤桃源令陸君其人精健有能名余以為功名殆不可量及余還京陸君已升同知忽見邸抄因赴海州擒盜歸山路夜行墜馬跌死凡此種種皆非逆料所及又不在素能乘騎與否也騾馬究是獸又非人力能勝者吾身所繫重焉可於倉卒之間寄命於不可知之類哉讀書人筋力

歟不諳銜勒因而不至乗險乃是福也然少年高興人不
可不戒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以類而推其於守身宜何
如也耶
文字排偶六朝始然論古文者以為四六非正體也然至陸
宣公文奇其奏議皆用排偶而事理明白詳盡詞氣
慷慨質直無浮字無贅句前後並無有(能)似之者真天
地生才不盡(文章)造物出奇無窮也讀之長人(洞發智慮激厲)識力益人肝胆
故蘓(忠)文奏進以為人主當時置左右尋覧如聞忠言讜
論也不獨可以知言亦且因以識人而蘓公奏進劉子其言
端亮剴切與陸文亦似爲觀之皆可令人鼓舞振興而
識事君之道也此方是有益文字唐德宗有是臣日聞
是言而不能奪盧杞裴延齡之愛亦怪哉宋主有是臣
亦聞是言而不能遠蔡京章惇之奸先後一轍亦怪
矣哉
文字須能動得人方不是漫作涇原軍亂德宗奔鳳
翔陸贄曰今日之勢須痛自引咎故詔書至河北讀
者莫不泣下惟其辭愷惻以肺腑相示能動人故也
然是贄之代言而德宗敬無其意則其誠乃贄之誠
而非德宗之誠故贄終不相而於唐終無益耳要文
字動人先是誠能動人如訓誥之文則書是也諷詠
之文則詩是也彼以聖人賢人為之莫不誠在言前
所以百世之下讀者猶如見其容如聞其聲愀然懍
然咨嗟歎息而不容已也今欲為動人之文而不求
之詩書則不可故有讀詩書者而心動者其文必
入人性情感人肺腑者也贄真能以書詩為文可
以動天下而特無如其君之不動何耳
莊重之文使人敬吟諷之文使人思肫摯之文使人仁
慷慨之文使人義辨析之文使人哲數者惟聖人能備
之其下則各有所長故聖人詢事考言取其長而畧其
所短使其相資相益而天下之才盡矣觀人文以化成
天下道在是也若夫示人以文而却立(旁)睨視曰何預我耶
則不作可也
天祿識餘載洪容齋云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
防患備險之思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
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宴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
有險焉蓋斧斤酖毒每在於袵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

未必非閻子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按聖人之戒慎無時無地不然其於幾也每預燭而
先覺恒人不能也則貿貿而蹈險入於坎窞而始知則晚
矣故於卜筮而示戒蓋以儆恒人也非謂尋常酧（酢）酢而先
設機以待之也君子坦蕩蕩自處於正亦處人於正而
何患乎特觀象玩占可以處常亦可以御變君子之
於涉世莫之或忽焉耳
又載東都留守呂元膺與處士對碁次有文簿堆壂
隶筆閱覽士私易一子呂已覺之翼日乃辭之去後十
年許呂寢疾將亟謂子姪曰游處交友爾輩宜擇告以
前事曰易一碁子不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恐其憂
懾終不言又恐汝曹滅裂於知聞
一著碁尚用欺則無不欺可知矣尤是官家子弟易比
匪人故（固）以為戒故教之親賢為至要也余所聞見以此而
敗者多矣
又載易噬嗑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傳云（以）九四陽
德也朱子引周禮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王東巖云周
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周公之制先取金而後聽其訟
周與未俊臣所不為況成周之世乎蓋劉歆逢王莽之惡
為聚財之回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
乎其說正矣淮南子齊桓公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
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
遂霸天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楊升菴以為此乃六國
陰謀託之齊桓觀管仲內政規模決不為此也
此條甚好極於讀書有益每怪考据之家引不足
据之書以逞博辯徒滋蕪蔓而迷後學究於大道
何益昔人云讀書貴能疑吾謂疑書貴能解若
見得正處大處自能疑亦能解若愛博嗜瑣至於誣
聖（畔經）而不顧者疑亦不是解亦不是也
前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東坡自書適作食後人
因引佛經眼以睡為食解之余詳思作適本文從
字順食乃東坡疾書誤筆耳通篇空曠不應此
一字（冷）澀也且佛書所云（謂）眼得睡而神充如腹得食而
飽其於目遇成色意亦不合況風月耳目對舉何
又專於目用典耶學者好異聞名公不免而實則
無當於文章也余嘗欲集古今襍著採其有益學

問經濟者錄爲一書惜日短不及矣

人知愛子而不知教子。非愛也。知教子而不以讀書。亦非教也。且無論其成就如何。樹立如何。但以葆其性而全其生。已非此不可矣。何也。讀書者養其天機也。天機深則嗜慾淺。世間一切愛惡攻取。足以傷生伐性之事。不期遠而自遠。既日玩於義理。必益化其氣質。日用之間。莫非調適遂暢之境。余愛書香壽子孫之語。誠見其意味之無窮。以爲教子孫莫先於此。亦莫易乎此也。宦家子弟。衣食非其所急。兼有餘之勢。惟適意是求。何不可爲。

性既浮動。根必動〔易〕搖。質既脆薄。疾必多湊。自余歷世數十年間。所見所聞。若斯之類。不可勝舉。原其所由。皆自不讀書始。故先大夫之訓。以爲世家子孫。須如白屋之士。從平地積累者。非獨爲成就計。即欲保其身。亦不外此。身能保則家亦完矣。人生不可〔過〕數十年。豈能以富貴功名爲子孫必爭。特不可不爲其保身完家計耳。故讀書者世家之基。有基勿壞。爲世家言之也。不見閭巷崛起者。爭彼求有基。若是之難。奈何舊有而反棄之。

爲人要氣局濶大。志意高遠。然不可錯認放蕩狂易爲濶大高遠也。要知惟其濶大是以謹慎。惟其高遠是以規矩須從源頭辨耶

文字詞語塵腐易辨。氣味塵腐難知。要須從古文出則可免此病。亦須天分性靈與古文相洽。不拘拘於皮毛膚末。乃能超然於筆楮間耳。如此則運思自別。脫口如新。見者以爲目所未覩。則去塵腐遠矣。若祗守時文雖使朝吟夕咏。到極熟地位。塵腐總不能免。世間有一種文匠。應規入矩。終不能脫穎而出。正坐此耳

按字亦有字匠。畫亦有畫匠。位置結構。寔無可議。而其俗即在於此。與文正同。昔人評王維畫。謂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跋東坡書云。卷軸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皆言學問性情所至。自然有之。非可模擬襲取也。文章亦然。要在善學者從源頭下手。庶免於匠之云也

人之生子。必不能齊。有聰明者。即有愚鈍者。要知聰明可愛而亦可憂。愚鈍難成。而亦有用。既生此子。無論何如。皆是一例教養。若意爲愛憎。一加諸膝。一墜諸淵。不但示愚鈍者以偏心。而生其怨懟。是教以不孝。即聰明者豈不自謂加於

兄弟。是非數以不友。爭。不友。不孝。焉可望家之興乎。故教者捴以天性為最要。昔我先大夫性最嚴。而於天性所關。愚鈍者固不稍寬。聰明者亦未嘗或恕。真可為教子者法。是以聰明者可既藉以有成。愚鈍者亦保其寡過。且子又生孫。安必其後之何如。但令皆得傳吾教。則皆可興而不可敗也。書此識先大夫承前啓後之用心。雖告之千百世可矣。

凡學人用心曰靜曰細其有不靜細者必加意鍊之方可若祖浮然是無用即本來靜細者亦須鍊所謂鍊者日日習之令一絲不走追摞之既熟一遇事來自然相應絕不費力如此方可耐得煩應得急吾觀世人作事有成者無不如此不但讀書為文也若未經鍊過者即一向靜細亦不可恃恍惚之間便成錯悞矣

靜細二字在習亦在養心常無欲無營則淡泊之內精神有餘要靜便靜要細便細矣孔明本領即是如此但比人大耳小異耳

受田謝兼署錢法堂十九年八月

竊臣學慙諳陋識謝通明迭遜

簡拔之知曾之消塵之報茲復仰荷

綸音俾攝錢法事務伏念臣始學從政驟列歿工自問非

才慮授之而不達矧惟兼領恐顧此而或遺出納資乎少府厥任維艱盈虛劑於水衡所司尤要不圖

執選更遠愚庸臣惟有矢彈夙夜力竭知能庶克盡其方心或有裨於圜法若金從革祇期六府惟修即木成材敢曰一長可錄

天子天下之主諸侯一國之主大夫士一家之主所以主家國天下者身也所以主身者心也心大公而至正一無偏私之累則家國天下之心如一心而乃可以言齊言治言平矣齊治平者順也天子順天諸侯順天子大夫士順諸侯則庶人有不順大夫士者乎自上下下由近及遠風流而令行是之謂太和之世蓋莫不自家始也則莫不自身始也則莫不自心始也心不正則身不正身不正則家國天下皆不正而去順致逆之禍作矣故一家者國與天下之象也一身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徵也大夫士固將佐天子平天下輔諸侯治國而自乃無以齊其家其可乎其不可乎是故學將以求道也道將以治心也心將以檢身也

身將以理家也故觀於家而其人之從佐天子輔諸侯
能與否皆可知也
宋人最講家法宜於史傳中摘錄以爲家範並採古
今賢孝婦女之事以爲閨閫之法於家教自當有益
今人不講久矣所以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敗者所見累
累也子弟席父兄餘蔭不向學又不親賢不敗何待即
有一二天性未盡漓胸中未甚茫昧者亦僅自保而於
繼前承後難矣故往時有一飛冲天一敗塗地之語思
之可爲痛心昔我先大夫棄功名不務於前盡子孫之
職於後盡父兄之事一生精神畢注於是盖爲此也
舊家不替惟仗讀書然書雖不讀讀之而仍如未讀者失
其法故也讀書之法如分年計分日定立課程前賢多言之又
如東坡所云讀歷代史須數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禮樂兵
刑天文地理之類學成則八面受敵皆善法也然此只言得
博學之事而未及貫通之功學者不盡通敏不免畏難
而自阻吾有一法且不必求多只要讀時面面皆到如讀經
一句便將此句上下四旁反正前後往復尋繹令一一透
徹讀史一傳便就其言其事看出其時其勢朝廷之政
事閭閻之情狀以及遷變改革之由來得失從違之異致
如此則讀一書不止一書彼此通貫不期博而自博且開
卷有得意與相引自無厭苦繁難之事古人讀書皆
如此以爲此乃定法故置而不言今人不逮古人而此法則
甚要知舊家祖父以讀書起家即以讀書傳後苟失
其法子孫材質好者或自尋得之中才以下只守編策蒙
頭盖面不得知趣味之何在不厭而亟去者鮮矣故吾
之法非吾之法也即古人未言之法即先世傳後之法也
自吾標出以示來學亦謂子孫中才者多不可不明切
指示庶免於自尋之難亦少救其無成之患耳
按今以制義取士即是此意求制意義之佳亦不外
此法科第之家易得科第亦以不失此法故也但此法
實爲通貫義理成就學問科第未足以言之若祗
言科第所得亦淺且尠矣
記誦難者不必苦記反令心思窒而不靈只要求通果
通則神理彼此映發亦自能記雖未成誦而大意已
得反勝於苦記者之易忘亦勝於能記者之食而不
化也世有父兄及塾師專令幼學多讀多記者便是

不得其法迨其少長則所讀所記皆烏有矣是謂棄
其子弟而反怨其子弟之不才其爲冤苦何如耶昔
余童試時有童子背誦九經試官大賞之置前茅余
自愧弗如逾二三年余有文名其父兄語人曰是如何讀
或告以讀金陳大家也曰是又奇亦以金陳授之而都不
解也後竟未青衿而死是即余所云失其法也故讀家
讀書之法乃傳家之寶萬不可失知其失之者父兄既
不解其故塾師亦莫識其由而子弟蒙不才之辱
大家夢〻竟不知受誤之所在亦良可哀矣余嘗論醫以爲人
食有食量藥亦有藥量自今思之讀書亦有量也如
今人教法以多爲貴恰如一日食兩日之食日〻積之既
不及化又不能容有不成大病者乎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豈書之故哉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
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
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
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
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
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小大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跡畫
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
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
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〻歸來而月
印前溪矣味子西前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
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〻馬頭塵
匆〻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
乎嘉靖己丑仲秋十日長洲文徵明畫并書

昔隨先大夫讀書村舍時與此頗似故錄於此凡讀書人
胸中不可不着此段意思仕宦者胸中亦不可不存此
種意味則識趣自遠矣庶不陷沒塵土中 此言春
夏間爲日長言之也秋則落葉歸鴻冬則霜晨雪夜
無往非佳正在性情人領畧耳 心與化游故境不能困而
物莫之傷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觀其自解實即孟子拓充四端之意然不曰

充四端而已云致良知者徒欲自立名目以求異乎程朱云爾其實豈能異也且良知字出孟子致知字出大學各有意義語不相蒙三字捏合以為教人名目實屬鶻突將謂約禮即是博文固執即是擇善不特經語難明將（且）令學者如何下手於是不得已而曰參悟曰自認本來使後生小子全入禪家說話尚可謂之教乎總之道無二學亦無二則教亦無二程朱未嘗自立名目識不能也亦不敢也苟欲求異意何居乎若當時士皆逐於文字不復顧（識）性天之旨特為痛下針砭提醒夢夢以挽波靡用意自為救時然不應又啓其蔑棄先儒之端而滋角立門戶之弊自漢以來諸儒傳經各守師說即多衆訟唐代之盛猶不能定至宋諸儒惟程朱為家醇參訂儒先之說從身體力行考驗聖學以為訓經大義微言幾乎備矣補致知一傳實即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非程朱自為此言也且誠意傳曰毋自欺是指所知者言若不知則不得謂自欺矣此可曰誠意即是致知乎致吾謂陽明但當云充四端不當以救時敝不當云致良知反增經訓之障也立意稍偏便是賢智之過後之攻訐陽明者至目為異端蓋失中之論也多流弊其亦自取也夫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唯不偏故不易也天下之理任人從東說向西從西說向東總要會於中而後已若西以東為非是東以西為不然此世儒之蔽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方是聖人語說得何等分明何等該括何等通貫夫聖人萬事萬物即性而具此生知安行非大賢以下所可及故必由教而入先明而後誠此中庸之教也即聖人下學上達之旨也聖人立教固將合天下之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者總示以入聖之階梯若天下果皆自誠明者則亦無煩聖人之教矣孔子固已上達矣而猶自居於下學曰好古敏求曰信而好古蓋示學者以形下之器即是形上之道令其隨事隨物體驗而得之也況大學詳分節目更不得一字蒙混致涉淩躐尤是聖人苦心分明之語豈得謂格物致知可併入誠意正心混而為一乎至自明而誠固有先明而後誠者亦有惟誠而愈明者然斷未有不明而求誠者聖人教人盡道不以愚忠愚孝為則也後世學者反不如匹夫匹婦一念之真此自是學者之非不關於致知之故若因此而謂致知可廢則謬矣今以史書所載歷代

之蹟其賢哲者非不明而每失於不誠究其所以不誠仍以未達天人之故性命之原也其閣下者目前之事尚不明更無從言誠矣亦可以知(明識)先致其知之旨矣

人不可安於碌碌而無能是矣然止於矯矯以自好又非矣故立志為要立志者自喻於隱微幽獨雖父兄有不及知雖師友有不及助者也氣(志)立則氣必強氣強則無自阻之患志立則心必虛心虛則無自滿之患其於學也有不待提而自警不待迫而自前者矣夫是故碌碌無能非其所甘而矯矯自好亦非其所願也

世以讀書持正為迂腐乃是隨俗波靡之論不足較且是非但世亦實有一種迂腐之士持理雖近而不達於事謂之有守尚可謂之有猷有為則遠矣以其無用故謂之曰腐此總是不學之故而讀書二字遂為其所累真能讀書者內有不移之節(守)外有不窮之用豈若是哉至若執謬任性鄙俗淺懷又不得冒迂腐之稱也自居讀書之列也

昔有孝廉某死非其命者初因貧禮部試報罷適其鄉當人謁選得缺某(孝廉往)見之其人故與孝廉父為交語之曰君雖罷尚可考教習他日或有須二三百金可商也蓋慰落第媛語耳既而同歸里其人將赴任某(孝廉)向問所許金其人不承孝廉怒率人往詬於門即有兩家之戚某者出而排解直斥其非因轉怒其戚於是互毆結訟孝廉於公堂氣又過盛縣官頗不耐之而無如何適新任郡守至詣稟其事守亦怒又適有官差獲賭犯內有孝廉之族孝廉毆役破額縛之次日放回守益怒諭官往拏而孝廉已避去官遂以毆差奪犯通稟而中丞遽以入奏奉　嚴旨已而獲之集證定讞當死其弟復出首告其戚賄官府　朝命司寇往讞賄無據而涉訟之情節叅差眷宗亦有關漏官問軍是戚亦遣而孝廉之毆差卒不能免也其初事極細微而後乃至是祗為氣故耳書曰(所謂)若火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孝廉與其戚與縣官皆有之矣可毋戒與

孝廉與余家亦世交也少負才氣有名諸生間沉頓久鄉闈後哭於其父之墓并文禱焚之而是科即魁其榜父故名士鄉人莫不以久鬱獲伸為世傳讀書之報也然孝廉矜已傲物每招怨怒於鄉而不以屑意至登賢書而其氣愈盛視人蔑如卒以此獲殺身之

禍悲夫讀書為明理也理明則可以化其質氣之偏救其習俗之劣他未可知得正而斃可知也事至如此田思讀書何為能文何濟能勿痛心也耶

桐鄉張楊園先生言行見聞錄內載霍夫人沁水縣張忠烈公銓之配崇正四年流寇犯沁水因攻竇莊時長子次子俱仕京眾議棄堡去夫人語少子道愷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去將焉之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乎且堡堅賊必不得志乃躬率僮僕守禦賊環攻矢石並發傷賊甚眾會官兵且至賊聞拔營去時避山谷者被賊淫殺極慘張氏宗族獨全冀北道表其堡曰夫人城

事勢搶攘之際每無主見生死亂之也決意堅守未必不生潰散四出未必不死矣一不苟免之心則心齊力壹守固而戰強矣見之明守之決出於婦人尤難

又近古錄內載河南布政使豐公慶廉聲甚著行部有一縣令簠簋不飭大懼乃以白金為燭饋焉公初不省廳子以告公佯曰然之乎曰然之而不然也曰不然則還之次日語令曰爾之燭不然將去易然者後勿復爾令大恐輒棄印綬去公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也此一事也持己之廉待物之恕遠謗之智皆得焉納賄上官不忍其欺而暴揚之人將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亦不免於禍若公者可師矣

昔有士拾遺金歸將寫招招其人認之其妻曰不可令寫招則人人皆知鬼蜮之事何所不有子速袖其金回原處勿聲俟覓者至審之確然後出還之斯善矣士如妻言果得其人還之去

以上三條皆見人不可以無識有識而後有胆有量有術去其識而但言胆言量言術則函莽滅裂迫促張皇種種皆出矣不能成事而適足以敗事矣而已

昔某翁謂諸子各舉處家之道有曰嚴者曰慈者曰恕者曰忍者翁曰皆有之使合為一則善矣男女之際宜嚴父子弟之間宜恕撫育之事宜慈忿懥之情宜忍一而貫之莫若以敬敬斯和和斯樂矣父樂有其子弟樂有其兄男子樂有是婦人婦人樂有是男子以至主樂其有僕僕樂其有主如此則太和之氣充乎庭戶溢乎閭巷數見有若此之家而災難遽臨禍患卒至者乎

元師伐宋既破江上師諸將利虜掠爭趨臨安行省諮議孟祺曰宋人惟有竄閩若以兵迫之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

之積焚蕩無遺矣宜以計安之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巴延乃
草書遣人安慰之宋果不復議遷及至臨安宋降取國璽十
二枚巴延將親封之祺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
謹異時姦人妄相汙染終不可明矣遂止
右元史孟祺傳巴延即伯顏也伐宋選宿望博學可贊
畫大計者與俱遂以祺為諮議軍書填塞酬應剖決
略無疑滯巴延甚倚信之觀此二事其智略周敏能
應倉卒可見其槩矣此與前三條皆足長人之識力故
連綴之

予告尚書黃鉞
賞壽謝摺 十九年八月初 抄
六月二十二日蒙
恩賜臣九十生辰
頒發
御書福字壽字二方
御書頤性延祺匾額一面
御書樞廷贊治經猷在珂里承恩歲月長對聯一付壽佛
三尊玉如意一柄沉香朝珠一盤絳絲蟒袍二件大卷

八絲緞八件小卷八絲緞八件大卷江綢八疋小卷江綢八
件玉瓷銅陳設九件由軍機處飭臣子禮部郎中黃
富民於赴
園祇領於七月十六日賫交到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樗櫟庸才菰蘆下士夙荷
三朝厚澤由甲科忝廁御班深惟世載
禁廷以薄學枉膺清秩逮陳情於遲暮蒙
遹格之矜全
溫諭迴環許歲沾夫廩祿
丹宸扺荅時遠賫夫
奎章嗣因八十之年仰沐
推恩再世迴憶七旬初度又敎
彝典重叨榮已極於一生
悬敢期夫再遇乃復叅荅慰问示来秋
特沛隆施重令犬馬餘生更浃歲聿豕
醲貺
壽冑嵩華爰錫羡於頹齡

福祓垓埏荷均禧於暮景詠春和而頤性得遂優游依化
日而延祺莫名嘉幸緬風昔樞垣備位得仰窺
軒皞之經猷即今畎田里棲遲猶共樂
羲皇之歲月禮黃金之賚相敬饋
天應繹圓玉之嘉名重銘恩意拈珠記事慚早朝蓮漏
之曾聽服衮章身愧此日之荷衣未箱盈槊列几均
佾彝鼎以增華載路充衢定有風雲之路護閭里驚
爲盛事艷增父老之談門庭爛以生輝虔率子孫而
拜光榮曷限惶悚難勝臣自邀
眷遇還揣生平在官無尺寸之勞退食有夙宵之惧竊幸
恩波無極得教游泳於江湖何期
渥澤稠加屢被枯羸之草木載薰風而至本悉
天心嘘植之仁扶胥雨而飛總出
大造生成之德有循非分食息滋慚臣惟有泥首
宮門傾心向
日守
天顙之吉語保晩節之榮名昏目摩抄望
畝稜稜而時紫舊夢開身耕鑿顧倉箱而長祝豐
年詎云墜露之能增或擬夕陽之猶好更十載華封疊
進頤作
堯衢百歲之民正三秋
壽寓洪閑敬上周雅萬年之頌

凡人性量中渾渾浩浩天理自然流行便是載道之器所
謂見得萬物一體氣象是也且無論載道即以是居家
處世亦自不落鄙俗然是亦多由稟賦非可強爲唯其
如此故須進之以學問聖人之裁狂簡意在於此故曰靜
存動察曰謹小慎微正爲天性高明人對症下藥洪範
所云高明柔克者欲其返求天命之本然虛心下氣以至
於爭蕩平正直之極也不然則縱其高明之性天理可以
流行私欲亦可以流行矣三代以下聖學不傳自來所稱英
雄豪傑功名蓋世而卒無以善其後皆坐此也程朱教人
爲學的是識得此意以其可以載得道故欲因而成之而
不知者乃妄相訾毀豈不見前代事耶

元史劉宣傳二十二年將伐交趾宣上言曰安南臣事有年歲
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
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

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
會諸道兵於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
交阯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
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共用四十萬人止可供
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
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密邇溪洞寇
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
難應敵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
然將覆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又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
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索多建伐占城哈雅言
平交阯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軍須官民大擾廣東羣盜
竝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阯接境蕞
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索多為賊所殺自遺
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縱
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喪師百
萬唐太宗親征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平壤等城皆居
陸地以二代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相懸中國

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又陳天祥傳成宗大德六年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兵有
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唯能得已則已可使兵
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也去歲劉深
遠征八百媳婦國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其地為
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
害深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
亂反為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
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僅以身免棄地千餘里朝廷再
發四省軍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二十餘萬正當農
時興此大役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運盡到固幸矣
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之米此後又當如何比聞西征敗卒
及將校頗知其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
如登天下如投井又其毒霧烟瘴皆能傷人彼若清野遠遁
阻其要害以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疲將有
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阯爪哇
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勞費死傷
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

也又八番羅國之人向被西軍擾害捐棄生業怨深入於骨髓惟須早正深罪下明詔示以聖朝數十年養育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為萬世法為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禦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蓄威以制其力漸次服之此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詳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相聚烏合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並進從者恩之以仁拒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

自秦漢以來患皆在西北至元而患在西南然西北之患皆自彼來而西南非果有患也邊將邀功生事激成之耳自今觀之西南之夷土瘠人苦風俗惡劣天留此種以為中國屏蔽於中國但有其利未見有害且其地利天時迥非中

華可比往征之軍未戰而已病是以用兵有害而無利非不得已之事而且居不得不已之形矣至占城日本隔越海洋尤非中國所及元史所言載利害甚明得失自見故摘錄其言存百世之鑒云

又趙良弼傳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至是良弼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至金津島其國人欲舉兵來攻乃捨舟登岸喻旨遂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天明其太宰府陳兵四山問使者往來狀屢索書不已至以兵脅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取書卒不與日本知不可屈乃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後將討日本問良弼對曰臣居彼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勿擊便帝從之

觀此則日本之情形如在目中矣宋以前無倭患而前明則為患甚劇江浙沿海大被其害亦由元代無故而興師啓其兵端明又無故與通市以至洋商負欠招釁致寇遂不可止大抵外夷不知聖教祇為利來耳中國並無須

爭外夷之物彼來則羈縻之難則撫恤之內地所產茶葉
大黃聽其市買而去不設洋商與之交接大體如是則可
以永無海洋之患矣大抵外夷只為利重故中正仁義之
道不行說之亦不能喻其很戾殘賊皆由於習遂以成性
又居天地之偏永不被聖人之化此非可以力爭但度外
處之則得矣

昔余丁艱後心氣大虛後雖稍愈而臨文思索則犯因不能
食而虛益甚丙辰己未試禮部皆以此故致草草不得稱意
辛酉遇高密同年張君見其試籃內携餑飥數十余
曰入闈安得食如許張君曰我常食亦不多唯闈中苦心
虛不時取食則否余忽悟心不耐思亦不食故也遂效之無
論饑否但時時食或闈中乾飯溫而食之終日思索竟不
倦蓋思索內有心火消食故雖多不飽不食則無可消乃
心戰之所由來也余是科竟中後凡考試皆以此法五十後
乃不復爾余不遇張君竟不得其故可見無一處不當留
心也書此以示後人知為文患心虛之法

嘉慶辛酉舉人大挑會試近萬人闈中辦理不善號板
多寡不等余頭場號縱五寸板二片而適與同鄉王君同
號其舍中有一尺寬者二片又帶有馬蹄可坐余因換
其一日以為案几夜則還之掃地而睡二場號板數用
三場復如頭場而又與王君遇於是更換如前而三場
畢王君曰我亦荒所以來為大挑耳然是科余中式而王
君竟未得挑後余官京師王君復與挑兩次終不得以
死觀於此際會之間似亦莫不有數焉王君軀體偉
岸人皆擬一等而并二等亦不得豈命當為孝廉不
當為學博耶或云王君大挑時多閉其目故屢失之
此則其所自為然亦命也

凡人㝡不可求一時適意而使後日之不適者無窮即老年
納妾亦其類也余自幼習於父母之教凡事皆自動自作不
久須於人久之便自成性且覺人為不如自為之穩妥無他慮
至老猶然又凡人少壯習勤或經歷窘困日後得力處甚多
亦是老年經驗得之余今近八旬雖齒脫耳聾然尚有雙
眸可以觀書作畫日親筆墨自悅性靈雖筋力疲軟猶
能扶杖流觀以暢懷抱茲非幸歟前數年尚有今昔之
感咏唐人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之句不
免俯仰傷懷今則併此意亦亡之殆陶靖節所云聊乘

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者歟余少喜陶詩仰慕其人中間從事仕宦此意遂如隔世今乃復然豈非終復其始也歟

共處一家之人不能必無嫌猜之心乖忤之事但徐徐俟之自然消融若自居於是責人之非未有不決裂者也古人云潛移默化曰移曰化曰潛曰默字字內皆有神理不可以迹相求而神理即在迹相中眞好學者自知之既居一家氣味自然相通也不比爾為爾我為我之絕不相繫者也

東奔西走扙靠親友世間多有之一入此門終身無出頭之日雖有帮助盡消於僕僕道路之中於其家既屬無益又顧之他而有用之歲月都拋於羈旅匆匆之內於其身更復無聊迨倦飛而還何以為計殘年向盡狼狽可知也雖此種亦出於無可如何但男子頹靡如此詎不自愧即或餔啜一生而妻子(其子見惜則服之甚重廉恥之意輕)凍餒其後又安可問乎親友之中往往有之覩之益不勝痛心也

此種蓋先失其天性因喪其志氣而安於頹惰俗所云好吃懶做又云拈不得輕擬不得重者是也子孫至此則祖父之自過自恨當復何如而此等子孫多出於仕宦富厚之祖父然則祖父何可無教育當教以處賤富當教以處貧非願子孫之貧賤願其不忘貧賤而勿驕於富貴耳勿驕富貴如何激發其天性振作其志氣好學以繼其祖父也其有成固佳即或無成亦決不甘心(閒)闒冗貽乃祖父羞矣

凡人須思有益於人有補於世乃不虛此生就其所與之人所當之事務盡厥心以求無愧士當家食時自有一家一鄉所不容辭之責不容已之心即或潛居獨處不與世事而自處之正人亦有覩而化者若夫出而為官無論大小閒劇無不理人治事其盡心又當何如至翰林專攻文字哀稱閒冷然此官乃朝廷養育人材以備器使則宜盡心於學問經濟待中外之用不得但曰文章而已又如督學之使不預地方有司之事然學校養才乃其專司若正己率物倡明大道則詩書秀民必有振興而從化者是雖未見補益而補益更大人只有此生而(此等事人)此生所不可多遇豈可恍惚放過他日思之則無及矣故要盡心又要及時也

某給諫在科中科吏白當須墻壁仰塵須裱紙於月費

錢內擺扣曰我坐處勿稍可也又吏例備茶飲畢即取盃中葉以中裹之而歸其夫人至京不能忍誓而還不復至其子七八歲飢市一餅痛撻置門外其友值問悉其故乃收而送之歸又嘗為同考官出闈即遣僕去以門生來必有門包也一雞死其妾煮食撻之幾死而遣之其嘗役其家者知其夜夜守錢坐扉無使僕乃往竊紿諫起拒竿斲其目成瞽其買菜則紿云入內再稱乃留數莖而仍還之曰不足也如是數易則足一日之餐後又買一妾不勝其虐隨人而逃獲之發坊追價時那竹汀為總憲曰此衣冠之玷曷為居風憲耶京察甄別之去余每聞人談其事以為怪不能測其肺腸既而悟曰此即俗所云少一根不成世界也

聞其鄉人云其家乃巨富也凡富者性必嗇心必貪然所見所聞如此君又出常情之外意其為銅之渣末所生其心竅皆銅銹耶京師至今以為笑談然莫能明其故者而猶以進士官至給諫豈文科第祿位中又有此一種耶抑造物者假於科第祿位以廣世人之聞見耶又友言其居室之內前後左右皆錢終日不出亦不令人入其臥牀以幕以簾在內何作亦不知也客來剝啄則自往從門隙收名帖而答曰不在家

桐鄉張楊園先生自記其正德庚午鄉試前學師謂之云歸安尹乃蔡虛齋門人必入薦介爾拜之以文字結知闈中必留意唯而出私念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科竟中式恰係歸安尹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學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媿多矣可見得失預定真不須分外謀求徒喪平生也

此段與余見正同余視功名本沒若以詭道得之則功名益不足貴乃所謂徒喪生平者也

又記張莊簡公巡按山東時按臨清謁文廟偶酒家標挂低墜落官帽公徐命取冠拂塵戴之徑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乞罪公但語之曰爾居乃上司往來之地今後酒標宜挂高些遣出仍謂州官勿督責之

所見大自然有量非矯而為之也可怪今人自己量小反謂能容者非

順天鄉試場規自嘉慶年間漸形弛縱至後每有點名擁擠次早始得卷入號者由是搜檢與查號並廢而諸弊俱作其敗露抵罪者恒有之近數科御史患其然乃始條陳

設法清釐稍復其故而每科尚有懷挾狃於習而未盡革也己亥闈前大京兆出示每投卷皆與一紙且戒且勸而是科猶有十餘人犯法者亦可謂不自愛矣士不自愛而欲使司法者愛之豈可得乎記余十四五歲應童子試時父兄師友皆教以自己捜檢并筆管上簽剌之字皆刮之其時尚古視求榮之心不如遠辱之心切也此真立於不敗之道也數十年而此風竟渺矣乃有誤帶而懼法者雖免苛校而已斥去功名矣然後知昔之父兄師友真愛人而俾之自愛者也恒言曰小心無過昔之人心敬今之人心肆敬故雖迂不避肆則唯倖是求是以勿畏入畏也

此是後生未見并亦不聞故記於此告我後人要知小人無忌憚此即其端充之則無不為矣

二老友一每自誇其健一嘗語人曰我只不服老余曰是欲上當耳上當者俗言甘受人紿而自蒙其害也昔顧盎人先生六十餘未有子一醫者勸其置妾不一年諸疾並作始悔有友稱某醫之良先生曰豈有勸六十老人納妾而可謂好人者乎常人精氣五十後即停止不生六十後則日減其七十至八十九十皆在日減之數特視原留多寡而分遲速耳余賦稟既清羸五十後即獨處今已二十餘年其衰候節節可驗雖精神已短筋力已疲而內而臟府外而肢體俱無病痛疾苦茲非其效歟夫疾病在少壯尚可支亦易愈若衰白之年攖纏不去展轉侵尋醫藥無功其為患苦尚可言耶故凡人自揣非甚壯實即宜早計若待灾難臨身則無及矣勿自矜詡至上當而乃悔也恒言曰老健春寒秋後熱言不能久也若竟自謂可恃是自紿矣夫復誰尤

老年之疾種種皆數倍於少壯以其氣力不足以勝之也而納妾之得疾尤是癃閉一種困苦萬狀又或青盲不見物憊不可言二者皆陰竭故也人諸事皆有後慮而此事只見目前可乎洪範五福固由天與亦仗人為自謀不臧天雖（即）予之而人無以承之雖福而非福矣若此者親戚之中有之朋友之中亦有之少壯氣方盛既耳（未）之見亦不之信故我詳言之非為戒老人乃以詒後生也往者不及諫矣戒來者可耳

幼時極粗糲之食嘗之絕香十四五歲後即不能然稍加精即可至後又不能須佐甘旨矣四十歲後雖常食不豊而盛饌則屬饜焉及漸老又喜素食至今年已望八矣雖不能

祖鶴然覺淡素之甘芳勝於肉食遠甚每家人具多品然一舉箸已足再食則不欲咽意此亦所云終必復始者歟而亦有耄耋之年反能健啖酒肉飯且加少者此必先天之厚異於常人以其衰齡當人之壯歲也然壽限亦不在此往往食淡素者不害其享大年也余每自笑食素且少則古人養老滫瀡滑甘之文可以省却矣但余雖素食必家人自作乃愜於口又必早午不複乃能食如其數則仍是稟氣弱故耳暮年口體非復參苓之所能補聽其自然可矣

古之有酒用以行禮酒以合歡故禮飲之後亦必無算爵而後情意足而襟懷暢聖人亦曰唯酒無量不及亂所謂亂者不過威儀詞氣之間稍失其溫克之度耳亦未至舞蹈喧呶如今人之反成惡趣也不學之人無教之子則遂至於以酒自豪亂性敗德喪名廢事至不可列於膠庠之士不可登於君子之門而猶以酒失自解人自累酒非酒能累也余自幼不能飲而亦不廢飲嘗自謂善飲莫如我夫飲原以取醉也我飲未及人十之一而已醉而人飲十倍於我而猶不得焉此所得孰為多乎我醉則欲眠而又已人醉則語言雜出張目不識人此所失孰為大乎大抵處世之事無論大小總以不失古意為準如飲酒則當思大禹之疏儀狄者何因衛武公之咏賓筵者何故如此方是好學方隨處於身心有益方不沒於流俗也

余之好勤亦由天性至老總不能間日必有事々必欲成如在半途停歇則或不遑寢食然往々時有不及則亦將就而畢是不能有古人雍容不迫之量故也然此亦不可強學祇得於勤中打算於豫中籌度發常事未及而先思物有須而早備當得以前之勤補後之拙也若事無必欲成之心則進亦可退亦可急亦可緩亦可此則怠惰弛縱之所由來而余不能也因思從來凡人之為而有成者莫不在勤讀書上進其上也立業成家其次也未有懶惰因循而得者故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教後人者莫先乎此

讀書上進立業成家皆承繼祖宗之事若不從祖宗起見勤亦祇為得自己成亦祇顧得一身都不是也有致位通顯旋已不振有及身富饒忽復蕩然者所謂興也勃焉亡也忽焉曾不能再世雖勤皆有成然有其數而事應無其識而數亦亡矣無源之水可盈於一時終必涸於一旦所見若此者皆是故也

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人之一身德與命而已風水之說氣也氣常依乎理以行人之得風水者命也命必倚於德而感於其說者為欲於其中求福澤耳豈知無其理無其德焉有其氣與命苟理與德具矣氣與命安往哉特風水者謂無風水者亦非也山廻川抱必聚秀靈土潤骨凝自生光采此不必地師而後知之至咫尺之際便有枯榮錯互之間更分善敗此則精於術者亦或繆焉故孝子之葬其親必求吉壤者以為幽宅安平於吾心稍盡非薰心富貴以希无妄之福也若以是為心則於理為逆於德為悖吾恐其吉而為凶也故孝子之於葬親期於安魂安靈第觀氣象博厚脈絡舒長前後左右無窒塞虧陷之處足矣至福澤者造物主之安敢以親之遺骸為布哉

喪葬者人子事親之終事不敢不慎其趨吉避凶亦至情也如曰以此求福則大悖矣風水之事雖有其理但在杳冥之間人之所指有極驗者不可不知陽宅亦然第謹避之心出於慎要求之心興於妄慎可為也妄不可為也

余自八九年前即覺衰念幼承庭訓幸獲有成不可以所聞於昔者不傳於今不垂於後是以筆硯之間置一冊且憶且寫計共十有餘種意欲刊而存之家塾以為我杜氏之彝訓嗟乎彝訓備矣自我祖宗來所以存心而行事者可述而志矣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世間崛起在鄉相以德以才佐當時而旋來葉者彼何憑而起何藉而興毋亦不甘沒沒日勉月勵以致斯也今我家自前明至今仕宦不絕則已有根有源非暴發者比然可幸也尤可危也使為毒草則芝草之根斷使惡泉則醴泉之源絕天豈有私於人哉余所述皆庭訓之指有深遠之言有淺近之詞語然愈淺近而著訓之心愈苦蓋望興固殷而慮敗尤切也今人相與語者勸善有之而規過則鮮余所述先訓也舉法者少而舉戒者多蓋慕效之意或浮儆惕之思必至後人覽者尚念是哉

道光己亥九月十有一日石樵老人書

先兩日順天榜發姪外孫張衍重中式

彖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終凶訟不可成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不可長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自下訟上
患至掇也 六三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
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以中
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以訟受服
亦不足敬也
噬嗑亨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
勑法 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象初九屨校滅趾
荷罪 上九何校滅耳 大罪
雷雨作解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滅趾无咎 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 滅耳凶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
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典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時乃功懋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用意如此 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適爾 適然過誤 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 有過无失刑故无心也 有敘 刑罰有次序 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勑懋和 相戒而勉于和 若有疾惟民其畢
棄咎 若有疾以去疾之心去惡也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
汝陳時臬 法 司師茲殷罰有倫 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 十日三月 丕蔽要囚 用其義刑義
殺 察其宜 朕心朕德惟乃知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
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暋強也 罔弗憝 惡也人無不惡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 不率大戛(不率者大寘于法) 矧惟外庶子訓人(以訓人為職)
惟厥正人(與庶官之長) 越小臣諸節(及小臣之有符節者) 乃別播敷(別有
條教) 造民大譽(遠道干譽) 弗念(其君)弗庸(其法) 瘝厥君時乃
引惡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康誥)
呂刑 (呂侯為司寇書傳多稱甫刑此篇言訓贖刑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末年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計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以鴟張跋扈為義) 姦宄奪攘矯虔(矯詐虔劉) 苗民弗用靈善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
劓刵椓(宮)黥(面)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
民興胥漸(相漸染)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皇帝(舜也)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重即羲 黎即和)
當三苗昏虐民得罪者莫知其端相與聽于
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
所以興人心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
此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舉皆屏
息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
皇帝清問下民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乃命三
后 伯夷降典 禹平水土 稷降播種 三后成功
穆穆在上(君敬)明明在下(臣精白)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權勢賄賂皆不行也) 罔有擇言在
身(無不可擇以示人者)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天德在我則天命自我作) 王曰嗟四
方司政典獄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
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今爾罔不由慰日勤(以勤為慰)
爾罔或戒不勤(無致不勤之悔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畏辟之也休宥之也言作其中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逮也度其當逮者而後逮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威勢也)
惟反(報德怨也) 惟內(女謁也) 惟貨(賄賂也) 惟來(干請也) 其罪惟均

以上五者出入人罪例坐之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其審克之簡核有衆惟貌有稽所謂無證無簡不聽
具嚴天威　墨罰之屬千　劓罰之屬千　剕罰之
屬五百刖足也　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
刑之屬三千　上刑適輕下服　下刑適重上服　輕重
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　惟齊非齊　有倫有要
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　非從惟從猶曰不從而從所以容挂重也　哀敬
折獄　明啓刑書胥占　王曰嗚呼　敬之哉　官伯族
姓　朕言多懼　明清于單辭單辭有罪有兩造乃兩造之詞也　民之亂
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　報
以庶尤鬻獄者衆其罪狀降之百殃也　王曰嗚呼　嗣孫　今往何監
非德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　成中有慶　受王嘉師
監于茲祥刑

圈者為隨筆
點者為四續

石南小記隨筆

凡人只不甘心一念實有用極艱難困阨之時只存此一個念頭感動於性情之內激發於思慮之間自信自必於隱微獨知之地世俗觀之或以為枯井既竭死灰不燃而不知其若火之生焰焰欲起若泉之達汩汩其來也若此者非天所能限故不怨天非人所能助故亦不尤人也蓋單寒起家者莫不由此官族士裔起衰振廢者亦莫不由此再實之木其根必傷顛木之有由蘗只爭此一念耳　贈公教子孫以志氣為先意正如此無此一念則委靡闒閒不復可為人亦無以立於世矣

淡泊明志儉素為先子弟能自刻苦自是上流人物然人之稟賦厚薄不同則強弱自異若其材質靈秀或立意上達而或精力有所不及須滋味培養溫暖擁護者又非可一味刻苦也培植人材所關者重此在賢父兄隨時消息固非一端之所能盡也

凡人家之所以壞者必始於懶懶者惰也懈也廢也弛也讀書則無上進之念治生則無日強之思混賬

過日有此人與無此人何異況又一切下流之事緣此而生而流毒益不可問其生也不如其死矣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立家者必自勤始保家者亦必自不忘勤始如豳風之詩周公尚詠其祖宗之勤勞以告子孫帝王猶如是況士庶之家乎

○積書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積財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此皆達觀之言也然以二者較之則積書為勝矣無論後人能讀與否此固強為善之一端也若夫有財而能守尺衣食謹身寡過而已不能守則驕侈狹斜燕僻逸游所積之財不啻積過加之匪類之誘惡人之脅不招而自至所遺之財何異遺殃此盖不可以並論也以二者酌中而論不必遺財然不可不有薄田數頃令其儉食節用足以自給而無求於人且使知稼穡之艱以習於勤而守其儉力於耕以佐其讀而其中才質清瑩氣量超儁者專於讀書成其材以為國家之用亦庶乎其可矣嗟乎子孫不能讀祖父之書聽其散亡者有之易貨升斗者有之償下流之費者亦有之祖父非不念及而有隱痛也然姑且為之購貯為之校勘為之收藏為之歲時檢點者以為後不可知及吾身而為善則未有過此者也至於遺貲本厚歲入有餘則祖宗分內當為之事固自不少修理祠墓收恤宗族賙䘏鄰里皆可為也此又積財而能為善者也若使賢祖父又得賢子孫則二者皆無患也然則祖父之遺子孫固自有大原大本在而子孫之念祖父其亦有跬步勿忘罔敢失墜者哉

○公正廉明世以為贊為官者口頭語耳試一存想世間無一人可以少得人亦無一時可以離得只要事事從心坎上打疊一過公正與否廉明與否其於寡過亦庶幾矣

○凡人之宜戒者曰粗暴曰亢厲曰狂易曰誕妄曰矜夸曰浮躁曰殘忍曰澆薄曰委靡曰游移曰慢緩曰輕華曰淺陋曰尖酸曰刻核曰乖剌曰虛偽曰齷齪曰鄙俚曰迂拘(僻)曰煩碎曰疎懶種種病痛多生於此陰陽氣質之偏又不肯留心學問以求變化甚者自以為是勸之不入懲之不慘悛則世間要此廢物何用

學問之道無他亦曰居敬窮理而已居敬則強窮理則明既明可且強自然可以变化然性之所偏然留得根在非痛自省責刻〻檢點未易消除也故人不患有病患在有病而不自知尤患在知之而不肯改既不肯改則必自恕既自恕則必自文既自文則必自護其極也父兄之斥責而以為怨朋友之藥石而以為仇是所謂日趋日下不至為敗類不止矣所見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歎子弟生而好學者眞家之寶也

○論語察言而觀色觀四書大全所引諸家之說極力辨其非伺人言色余疑豈有聖人之言而須後人力辨之理及觀朱子之注曰審於接物則渙然冰釋矣蓋諸家只為連下句讀故力辨之不知聖言各自為句自是各自為義且只管其非伺人言色而於本句實義究無着落今曰審於接物則是好義中自應有此精詳蓋言與色者皆物之自貢於我者此之不知則是我但知我以我槩之人我自盡我以我強人矣名曰好義而不當於義者亦已多矣如此講四字真講得透徹而於下句之各自為義者並不相連更有何礙昔人謂朱子之注字〻稱停者即此可見而朱子窮理之功過於諸儒者亦即此可見

○由蘭谿至金華水路八十里每十里或八里河底即有壅砂甚費推輓余以為此可以人力治者何故歷來無議疏通之法既而思之此河自高而下有此砂節〻停蓄若去其砂則直洩入江上流太細舟行反不達矣因知浙江自嚴州至衢州重〻石灘亦猶是也而處州至溫州之甌江亦然寧波紹興之名壩留水於上亦即仿此而以人力為之者也而金華之建閘灌塘又仿寧紹而為之蓋天地有自然之蓄洩而無之者又可補之以人力也言水利者不可不知也要之因其地勢各有所宜以其所知概其所不知則謬[泥]以其所不知叅之於所知則通也

○同鄉某素謬妄一主一僕江行僕夜與舟子博舟子擠之落水死某次早不見僕問舟人則曰或落水某怒訶之言當送官舟子乘其卧猝而殺之繫以米袋而沉之江年餘其家人覓至由起船[處]跟訪報官獲訊實之法而某之屍不可得也[矣]其事絕慘然某輕身遠行既覺有

異尚不能用智自脱而惟以大言恐之則謂其仍死於深
安可也書此以為戒某之行事鄉人多以語余其狂
誇世不常有而其禍亦世不常有也豈非其氣餒有
以取之也歟讀大禹惟影響之言為之悚然

○德州烏公竹芳為彭湖同知其家屬過海失風漂至荷蘭
彼國詢明禮送還國事
聞
上加賜來使遣歸又見邸抄琉球人失風漂至一處上岸
遇十數人赤身被髮持標鎗殺李十人被殺者七其
三人奔至台灣界得生據其所言乃台背生番地（界）也漂
泊數千餘里究死於聲教不通之地此所謂黑風吹入
鬼國者耶
本朝化行海㝢而猶有此魔怪之鄉豈非天地之缺
陷有不可以理解者歟

○又見題本有巡洋渴死兵數十名議卹初以為怪查
其事乃出洋兵船遭風適入小島半月風不息不
得出一舟三十餘人皆渴死蓋舟小不能多載水而
海水則入口愈渴也乃知海中無事不險也嘉慶年
間海寇大肆
上怒責守臣於是嚴查海口接濟不數年而遂息蓋海
中無糧而寇不能登岸其由來皆水營與通而奸民
載米資之法令既嚴商船亦少盜自不支矣

○中國西南有緬甸逾東則有越南皆為中國之屏
蔽惟廣東福建儘臨外洋為外夷商船之所輻輳守
其土者殊為不易近中洋船忽有鴉片烟一種流毒
中國余於嘉慶六年始官京師耳鴉片之名而已未
知為何物也二十年間浸淫漸染迨道光（元）年以後自官
吏士民至（於）備傭夫販婦無不嗜之亦怪矣御史條陳
嚴刑禁止
上諭各省大吏妥議章程於是搜獲興販藏匿者至
江蘇十四萬兩直隸十三萬兩其（廣東二十六萬兩）他以千百計者皆加
重罪庶幾可以挽回余以為宜船內搜獲（者）併船貨入官
鋪中搜獲者併鋪貨入官以其蠹國害民雖重罰不
為過也俾其無利而有害庶或來源可斷至買食者
彼自求死原不足惜然金（錢）銀在民即是國家命脈風
俗日壞更貽萬世之憂即未便槩用重典亦宜令其

立受買食之害。切於肌膚。乃能知儆也。如此責成大吏。行
之。日。久。守。如。新。奉。
嚴。旨。振作不遺餘力。痼習可冀漸除。乃天下萬世生
民之福也。太平之久。地大人衆。蘖芽生於其間。以我
朝施及萌隸。澤被昆蟲。而蠱毒所生。來於海外。蹈天以。
試。聖。人。之。經。綸。如洪水猛獸往古之事。
天子既見其幾。赫傳汗渙以厚民生而除其災害。爲之
臣者。乃或不既厥心。豈猶可以仰對
天廷。俯臨兆庶者耶。一。心。同。力。除。此。大。患。余雖老病伏
處。猶願旦夕見之。

。
近閱邸抄見給事中蔡瓆禁止雅片一摺與余見同語
亦剴切共三條一治海口之窩庇以塞來源查外海之夷
船俱到廣東收口卸貨而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
京各省海口俱係內地商船由廣東發貨夾帶烟土沿
岸私銷是廣東爲鴉片入口之總滙該處大夥行商
內結洋行外勾夷販據設窰口賄通兵役包庇送出
水陸境界是以近直隸等三省破案均係廣商而沿
海必有奸人開設洋行爲之接應窩頓此等朋奸巨猾
一經拏獲急應不分首從就犯事海口重治以應得之罪
並將窩庇之窰口洋行抄毀入官一治逼境之窩庇以絕
流毒各省水陸關津要隘四達往來興販尤買路放
行吸食者亦傳縣包癮此等固應責成官役巡緝嚴
密訪拏尤應著落旅店站房掌櫃人等查報舉發
蓋其耳目既近見聞確鑿不得諉爲不知倘有容隱及
賣放查出即將房產入官連坐治罪一治生地之窩庇
以杜消受令直省以及府縣市鎮雜處蝠蝣轉徙無常
尤應設法查禁除京省衙署官房及各省會館責
成本官及值年掌館同鄉官外所有官旗民宅及店
廟鋪行責成宅主住持掌櫃人等有犯必究罰產
入官復查城市民人率多租賃之宅其中更易藏奸
近聞興販吸食之犯聞查拏嚴緊客店廟宇不敢容
留另覓僻靜房居住房主利其重租甘爲徇隱地方
官頗難查拏昇以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近拏獲烟
案一百數十起其中土著者十之一二流寓者十之八九
嗣後請挨查門牌照依匪窩賭之例一體取具房主並
無窩匿興販切實甘結並將保人房主注列門牌如有

知情不舉者連坐治罪房屋入官即不知情亦追房租入官以示薄懲自行查報者免罰酌獎至鄉野仍嚴行保甲有犯不舉者連坐並將烟禁各條註於總牌俾家喻戶曉其意曰立法不嚴則人心不懼議法不密則積弊不除在上之實力查拏尤須令在下之私相排擠用法極於所窮發奸詠詰其所蔽巢穴一空根株永斷云云甚得窾要故錄於此余以為興販家重而吸食猶輕蓋興販絕則吸食自斷也其興販與窩頓自是一例故云舟貨鋪貨皆入官也何也外夷所不能到者而廣商反為之收各省之銀錢而送之外夷蠹國害民其情罪尤為可惡故也至吸食而非窩頓者尚須分別酌議夫聖明在上操生殺刑賞之權有何不能辦之事有何不能行之令有何不能革之人心有何不能變之風俗總須上下一心百年一日不以行之小效而漸遂弛不以功之半成而遂輟也至誠無息聖人之經綸端在是耳

余昔自乾隆辛亥至嘉慶甲戌處困阨者二十餘年當時未嘗不自傷無助然自是以後因而通矣由今思之人苟自立何患不達何必援繫於他人資藉於友生哉迴想情事非不懍然而志氣固自有憑其得於世態之澀者良不少也後之人其識之

凡具靈秀之資秉慷慨之性者是乃祖宗力學制行一脈之所遺蓋學行俱待後起之功其所能遺者獨有此耳此脈一斷不得復可續我所受於祖宗者仍當還之祖宗祖宗何以還仍以遺之子孫乃是還之祖宗也何以遺子孫仍是學祖宗之力學制力行即是遺之子孫也若夫有是資有是性而或自暴自棄志意不立淪落無成是謂不念其祖宗而自斷其脈也祖宗之怨恫當何如乎願世之為父兄子弟者尚胥念之

靈秀者易至流宕慷慨者易至狂愚余自回思得於嚴訓者甚多不然亦幾不可保也故願以所身歷者告之後人恐世之無教而敗者當不少也世亦有有教而敗者則又不知所以教之故也大抵教雖不同要以敦厚和平光明正大此八字者居心處事持己待人無往不宜此四通八達之道寔無流弊也若夫天稟之淺天性之薄者教之較難然亦豈可置而不教蓋才者教速其成不才者教亦救其敗也

、近抄范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特錄節其大畧為兒孫輩讀史示各代承接之大端而已此書具攻守形勢而治亂之原不繫乎此何也王者設險以守其國蓋大體宜然耳在德不在險吳起尚知之矣有德則險在我無德則險且屬人而吾烏得而有之現抄至宋宋自太祖太宗皆有雄才大畧故能奪人之險而守之然天下大定而若遼若西夏一棄其北一割其西分疆別界而不能一也既歷數世而神宗乃欲富國強兵王安石乃行新法好戰功踵之以蔡京章惇之徒虛其國而爭疆土時值夏之衰耗屢戰而輒勝以驕其志宋之君臣遂以為祖宗以來不能復之土宇及吾世而大功可立子孫永保無疆惟休嗚呼此亦愚之甚矣金人南下君虜國亡曾幾何時并其舊有之河山而去其太半守竟何如險亦安在至於高宗雖舊都可復而不敢有也不獨此也亦有言建康可都江陵可守裹足遠去而不敢問也險可恃乎不可恃乎故余之抄此書特以紀歷代承接之大畧而非有取乎形勢之說也讀史者仍詳考治亂之原可也

、有明一代初因元氏之衰削平羣盜遂一海宇成祖以雄桀之才建都北京屢出沙漠振揚威武以為大業已定磐石之安以遺萬世然棄三衛之地數代之後寇在門庭至於英宗幾亡其國迨嘉靖嗣統而三衛哀部動輒入邊論者歸咎於立制之疎然此審時察勢之說非探本窮源之論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蟲之生則非自生自死而已必將蕃衍其種類而充斥其子孫依是物為窟宅是物盡則又移而之他物其在植物本根先亡而枝葉隨之其在人則臟腑既潰而肢體隨之其在國家則宮庭先亂而版章土宇無所繫屬而瓦裂而去矣成祖既以稱兵而取天下其於聖帝明王付托授受之道固未之聞矣其後仁宗宣宗仁明令主然仁纔一年宣纔十餘年耳後嗣繼起則未嘗聞堯舜咨嗟之聲湯武戰兢之訓其所云出閣講書特以為故事而其先既不離阿保之手其後又臨以體制之尊欲其念創垂之艱難凜樂康於夙夜其將能乎是則物腐之所由來也而內而宦寺外而大（蜻）臣其（遠而邇師）輔不為蟲食木根蝕臟腑相靡俱盡何從而覺之正使

太祖罷錦衣衛成祖置東廠而明之亂亦由於此宣宗立內書堂教小內使至三百人是何前國之事皆起於閹同耶

不棄三衛豈能固門外之藩籬壯河山之屏蔽哉是後將抄方輿紀要查明而畢放書論之如此

明政之壞皆起中官然不得咎之中官也彼既無詒孫燕子之謀所好亦不過美食錦衣之事特以人主朝夕燕處宮闈嚴密顏色先承於是大臣結之以為奧援而外張其勢而小人貪冒夤緣為入幕之賓教之蠱主干政之事是以廷杖之興詔獄之設廠衛緝事緹騎逮人皆自祖宗作法於涼有小人教之中官為之以立威而竊柄者也張羣枉之門塞正直之路世豈有亂政如此而四海乂安享國長久者哉懷宗初立誅除大憝朝野翕然以為聖主然其十七年中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無一足稱觀其言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既知其亡國之臣何不取忠正社稷之臣而用之當時雖經天啓剝喪之後然而激烈報主史書所紀未嘗無人豈非其明不足以知之而度又不足以用之之故耶明之亡亡於流寇然流寇非他國即明之百姓也以百姓而亡其君國即人心去之明驗也人心去則天心去之顯徵也當懷宗之時不思返人心而回天命徒曰非亡國之君亦何益乎

謂懷宗無一足稱此余昔讀明史之言也懷宗不寬咎己而但咎其臣其臣非懷宗所用乎無任賢勿貳之明又無去邪勿疑之決不明不決何所為而可乎凡賢與賢類邪與邪類人主無知人之哲則將以賢為邪而賢者必不肯蒙恥而苟祿以邪為賢而邪者又更將巧讒以熒聰明蔽君明是君子日退而小人日進故易於君子小人皆曰拔茅茹以其彙征也世之否泰固係乎運而欲轉否為泰不於此辨之而於何辨之懷宗之時殆哉岌岌不有度越尋常之士其孰能振諸若孫高陽嘗為大學矣士黃漳浦嘗為講官矣倪鴻寶等諸人在朝列者亦不乏也果能知其忠直為國引置左右朝夕咨訪必所進皆端人正士而如盧象昇史如杞袁崇煥瞿式耜朱之馮史可法等皆得其用其所引又必不肯負國可知也今既視諸人與小人無別則必為小人所排擠傾陷彼欲安其位保其身且不能而何能有裨國家萬一耶況其屯難之經綸非一手一足之為烈者耶歷代亡國莫不由此觀懷宗一朝其然乎其不然乎以櫛當時之勢如吾所言尚恐未能起衰振敝況并此

無之豈有幸乎

程子言易專主義理即此便是有益後學蓋易道廣大精微未易測識與其窺度象數祗成一家之言不如貫通義理能括兩間之蘊象數不外義理而不能該義理義理可推象數而不必藉象數也明代至懷宗之時君非甚愚而天下之亂日起其自即位十年之內絕未見有過人之舉則中材之主不足以濟大難明矣吾所言知人之哲俾賢人君子引類而進蓋雖當盛(猶或)之上九猶有以繫其志而不至甘心於高尚也義理自(以藉)當如此或(其力而未至逐就於淪亡也)尚可以救敗然其為望也僅矣其官也若此其民也若此其疆域也若此其兵也若此其財力也若此以數君子引數十君子攘臂其間一事未成而萬端俱起德則不足以感威又不足以懲謂必有益於國而無咎於身恐(則)未可(敢信)知矣在諸君子分憂共患義不辭難此可以義理自必者也而世運至此非人力之所能為亦不待象數而可知矣是以聖人號ゝ於慎始之謀諄ゝ於思艱之戒方履霜也而以為堅冰至矣所以為抑陰計(慮)者豫則所以為扶陽慮(計)者必先謂禍亂之生匪伊朝夕天未陰雨故可綢繆迨其既及而乃為事後之圖雖聖人亦知其難也此真易之大數也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也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言治亂之循環若有數焉而不可強也然則聖人著訓號ゝ戒之者何與天有理有氣猶人有性亦有質也理與性純善而無惡氣與質則善惡雜焉者也由其善而充之長之則為二帝三王之盛由其惡而充之長之則為桀紂三季之衰善長則惡消惡充則善息是以平陂往復轉相積也迭相代也聖人不能保天下之無亂而恃吾有以待之非謂亂至而為之弭也自一念一動之微以及於天下之大其亂(禍)之伏也有根(害之其滋)而生也有兆(漸)聖人則獨知(獨覺)於未見(朕兆)之先(初)凜ゝ焉克其善而滅其惡是以天無非氣也人非無質也聖人為之而能使天與人皆聽於聖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乾且從之而旋坤且隨之而轉而人又烏乎外之哉(自)啟秦漢以來至於勝國觀其始興(開國)將興於氣之方盛不一二傳而已衰(迨)五六傳而遂盡(竭)而亂(雜)氣既積患氣方興乃純惡而無善矣時亦有傑人偉士忠清弼亮王臣蹇

蹇竭智效能然或善始而不必善成頋此而不能顧彼特稍々救其目前之急而於滔々日去之勢曾未有轉移於萬一也其(何以)君非聖人未嘗存聖人謹小之心行聖人慎微之事是以(作)長亂之謀而不自知用造亂之人而不及覺迨夫禍流天壤而欲從而救之被髮纓冠亦莫及哉余之作治安本論意在斯也蓋亦程子言易主義理之意(志)也

○凡子弟成否只看其讀書能與性靈相發者是即成之基也學文亦然只看其出筆皆帶清氣者是乃可成之籍也為人亦然只看其有事時精神照管者何在無事時胸中存注者何物是亦可見其有成之端也因而導之全在教者學有善學教有善教緣善教愈成善學初路不錯後路便步々向上去世間敗於教者極多所謂遠去終轉迷也故教不可不慎也然欲父兄之善教尤在父兄之本為善學(家)所謂染人甚於丹青吾見父兄之薄有文學微然自足其子弟竟學其自是矜己傲物而并無其文學者乃(是)自誤其子弟也子弟既可惜而父兄不亦自貽伊戚乎

治天下者道也所以行道權也唐虞三代之書言道不言權何哉曰非不言也道顯而權隱耳允執厥中執而行之非權之謂哉天命(秩)有禮天叙有典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皆道也則皆天也惟天之子得而操之其下莫得而干焉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有不自天子者謂之非道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此其具也然聖人君治於上臣微於下終日言道而權自尊後世君驕於上臣諂於下終日言權而權加替自周之末而韓趙魏亦分晉室天子不能正而遂予之為諸侯此司馬氏通鑑之所託始也因是而成七國天子若綴旒然則其權去久矣知所謂道久矣而後權去權去而道亦不存者也秦漢(氏)以迄元明言權而不言道亦非不言也權顯而道隱耳其開國之始則莫不本乎仁義其繼體之後則莫不述其先王是於天命之本然未遽懸也迨夫逸豫宴安蘊毒滋孽其君不復知難諶之命其臣不復畏難保之民以為天下之大惟吾之所欲為權在是而矣恤其他夫豈知其以權假人以權付

人假者必不可歸予者必不可奪大亂之興由此始矣漢之有外戚也有中常侍也唐之有女禍也有宦官也有藩鎮也元之有宰相也明之有司禮監有東廠也明效大驗非永監歟太阿之柄水斷蛟龍陸剸犀象無端而以其柄授人萬石之弩逢之者糜當之者碎無端而以其權借寇禍災之作作而遂不救可未有不由是者也然其竊之也有緣而來之者有故移之者有漸而積之者有因其始也蚤不及覺其繼也覺而之無如何其先未嘗不愼其後雖愼而亦不可挽是以聖人在凜凜乎不敢一息安也內而宮寢近而暬御外而臣僚遠而藩鎭小有失道則天子必聞微有不道則天子是正非好察也聖人盡道於身必其至正正天下之不正而後天下莫不一於正也夫誠天下皆正孰有敢為大無道以干聖王之斧鉞者乎

右論權

善夫前賢之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余以為人主言治則莫要於此夫天下至大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天下之事至繁也天以責之於一人欲其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不亦難乎聖人從容指揮而皆就於理者無他也志之所向而氣應焉其彌綸乎天下之中而充周於天下之後者皆是物也天不為春有凄風秋有苦雨而變其春秋地不為冬有愆陽夏有伏陰而遷其冬夏聖人不為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輟其歲功是以聖人之志窺其前則無始也考其後則無終也與天地並其運旋而已矣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堯舜曷為而垂裕也三王曷為而傳心也惧夫後世或怠則吾志無所付托而天地之道或幾乎息矣甚矣聖人之憂之深而慮之遠也夫丕應徯志堯舜之志也盍知之而所運功崇惟志三之志也盍後之而奉若二帝三王弗作而功利興而大道隱假道於詩書信宿於仁義追其所欲既得而一切害治之事紛然而並起矣生民之患其曷有已乎漳浦黃氏曰乾德之精合於神謂之心合於氣謂之志心端平而無為志頒銳以有事堯孔斯言夫行四時生百物天地之所有事也熙庶績成萬化聖人之所有事也以二帝之聖而不能不遜於勞勤以周公之聖而亟陳夫無逸誠知夫責之不容辭而心之不可已也今自三代以下

則不然草萊旣定以爲吾責已塞而佚志已萌始而雜
進霸術以求速效繼而兼用邪說以敗成功而後憸人
進而賢士退女謁盛而讒夫昌天壤之間糾紛交錯而
若治絲之棼而不可以理是則志不立不足以圖治也而惟
知治而且以知亂知天地之化日新而不窮帝王之功日
進而不倦君曰惟日孜孜臣曰思日贊贊惟其志之所存
與天地無終極故也一息而不可徹擬堯舜堯舜無以成
天而平地雖湯武無以伐暴而救民而況後世之末造
乎夫天下猶是也天下之人之材與力亦不殊也天下之材
加之藉以圖功而立事又無異也無聖人之志以領之故倀倀
焉無所歸而亂乃起矣領之如何則所云淸明在躬志
氣如神者是也

右論治志 上二篇入治安本論接論道之後

所謂志氣如神者志能動氣故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之事
皆氣之所爲貫徹而始終也愚夫愚婦一念之誠而可
以動天地感鬼神況聖人之御萬寓而孩萬物者乎
然而三古以降不少興王繼世守成亦多令辟跡其所
爲而皆失之者何也喜怒之形睦於外多欲之念擾於中
也是故有志不至有志至而氣不應於是乎降志而求
之於氣再不應則志益劇卒不應則志竟亡矣夫志
者帥氣者也氣者從志者也豈有無帥之師而可與
之論客主之形狡勝負之數者哉夫聖人於此則有其[illegible]
焉者知凡氣者淸與濁參焉者也而天謂之太淸聖
人則以至淸者高而準之於天凡氣者明與暗半焉
者也而日謂之大明聖人則以其明極者仰而屬之於
日天下之言淸者至天而止言明者至日而止言淸且明
者至聖人而止矣夫然故聖人在上而萬物皆蒙其
下其仰觀聖人或以爲天焉或以爲日焉鑑於至淸而
滓穢無弗除也燭乎至明而陰曀無弗消也易曰
唯聖人爲能通天下之志通者同也聖人此志萬物
亦此志其行一治布一令有不旋至而立效者乎雖
然聖人之於志未嘗數數言也其志固淵淵乎不可窺其
氣亦浩浩乎未有極也而以爲如神焉何哉風之散物
也不以告物也吾行吾職而已雷之動物也亦不以告物也
吾傳吾號而已而物之嚮影者聞室者通勾者出芒者
達若默喩而不自知若内迫而不容已欲尋之則無其

邇欲離之則無可名八荒之外不出戶庭萬里之遠其
猶置郵斯不亦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三
古以還去聖人之世既遠語以聖人之事而以為妄也是
以無其志而亦無其氣矣聖人曰吾為百年之計其究
至千年萬年而無以易後代之主亦曰吾年為百年之計
其究不十年數十年而改革無復餘者此其大小久近
豈可以度數測道里計哉然則聖人之治不可復聞曰
何為其不可也如神不可學而如天可學如神不可幾
而如日可幾如天如日天下之大萬物之衆無有聽吾
之志而沮吾之氣者何以學何以幾曰無欲而已矣無欲者
天也日也聖人也其道則未有外焉者也

右論志下　以上三篇入治安本論接論道之下共二十篇

道光十三年余年六十蒙
恩賞　紫禁城騎馬十五年充
經筵講官十六年以老病具摺開缺兒子受田復蒙
恩允　上書房師傅余既引退無所事以暇日讀書因
漢賈誼上治安策內早諭教與選左右一條實為
萬世治安之本作治安本論二十篇前三篇則其以為
所緣起也後四篇則其以為所歸宿也中十三篇則其所
法戒也蓋自堯舜三代至德要道悉備於經秦漢
以後興衰治亂燦列於史歷四千餘年至我
朝而復為唐虞之世余以菲材身歷
三朝位廁九列碌碌無補萬一竊仰見
聖天子之所作為度越尋常非儒生之所能測識私
以印之於經則無不同條而共貫者參之於史則其
可法者莫不該而可戒者無一存也然後知余之幸
際生
盛朝事
聖主乃得而為是言也余既老矣倘後世得吾言而稍
究其本末用以輔贊資
對揚備
顧問今億萬長如顧也如日垂空文以自見則非愚之所敢任也
今日斯亦區區之鄙願也
道光十八年嘉平之月在告吏部左侍郎杜堮識於
遂初草廬
何自致其身而有裨於世斯亦余之所大幸也區區至願

得二拾焉於此較之近
總論

永畢於斯 如以爲酢帚之享則謬矣 拖蔽於世而私根
且無害歟

天下大器也有天下大任也非大智大勇則不足以舉之舉之而不勝則覆壓之患至矣智無大於聖人者勇亦無大於聖人者而聖人初不以智勇見啟天下之智以爲智集天下之勇以爲勇故智莫加而勇莫尚焉其原則出於仁仁者天地之心也萬物之命也聖人深達其然故有智焉而不敢矜有勇焉而不敢恃兢兢焉惟吾仁之是務語乎心之德則無一私之或間語乎愛之理則無一物之或遺大矣哉其諸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乎而聖人又不以仁見是故自見其仁則仁小矣自見其智則智小矣自見其勇則勇小知上下二千餘年列辟之興其初則莫不存聖人之心舉大器勝大任惕惕乎不敢安也迨其天患既去禍難既和遂以爲天下之大莫我若也而怠心生焉而暮氣乘焉是以海內曾未安枕而大難之端已發豈其智與勇遽不逮於始哉志愈飲則愈播焉愈放則愈縮也是故三代以下以智稱者有矣以勇稱者有矣可謂之英雄之大略而不足以當聖賢之小心夫智不出於仁不得爲大智勇不出於仁不得爲大勇仁則未有活活自喜而可以謂之仁者聖人之於仁雖至於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而猶自以爲未仁者也是以其愈仁愈大而愈無窮則其智愈勇亦愈不見而愈大堯以天下傳之舜舜以天下傳之禹若挈瓶罌而授人而受之者亦無難色何也知其足以舉之故禹之授啓則不能無惴惴湯之授太甲武之授成王也則並不能無瞿瞿何也吾身能舉之則不能必其繼吾世者之皆能舉之也是以夏願從商並驗周育士傳求俊廣樹黎獻資衆人之智以輔一人之智倚衆人之勇以助一人之勇而其於天下也亦勝之而無難焉何則聖人之於仁則非終吾世而遂已者則其於智勇亦非聽其不逮於吾而始置者以爲終吾世而已則其仁不大聽其不逮而置之則其智與勇亦不大則夫後世之莫能勝獨是吾之鮮克舉耳由此言之漢唐以來至於元明僅僅稱治不旋踵而亂且大亂者其仁小也仁小則智亦從而小勇亦從而小矣而欲以舉天下之大器勝天下之大任不亦難乎（

問賈生之策。養誠教與選左右所以為治安之本。千古所不得而易者。余因之作論。而攝其大指。書首簡焉。

音反覆於治亂相承。禍福倚伏之端。而知賈生之策。養誠教與選左右。識有以識聖天下用四千萬世所不得而易者。余因之作論其大指不出於此也。　梅不亦雜　李下

為嗚呼。此吾治安本論之所以亟亟也。曰亟亟而不容已也。為者也。此則治安之大指。雖在退閒。猶不能默默而已也。後之攬者其有以諒之也夫。（感。望主之偏而不能忘天下之憂）

。平生雖有心胸。既讀書則不能無文字。既有文字則不能無得失。然祇空論其理。任人謂是謂非。無大礙也。第以示人。觀者不能無異同。既有異同。則不能無褒刺。而或言之失當。則沒其本意。而為作者之累。古人所以致歎於知音之難也。余前後著論。未嘗敢輕以示人者。以此意謂存之家塾。以教學者。俾其

於經史大端不致憒憒。斯可矣。空文自見。匪所思存。凡天下無一人一事不鍾於志者。志一歇。則人離而事墮。星分瓦解。無從收拾矣。天地之運。無一息之停。雖有陽慜陰伏。而消息往來不因之而或變。天地且然。而況人乎。聖人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惟其專壹。故耳不專壹。則可奪。專壹則不可奪。匹夫且然。而況學者乎。讀書上進。人之恒言也。人有緣讀書而知上進者。亦有欲上進而始讀書者。但二幾頗便。須與天地相終始。方是真志。希聖希賢

全仗此一個念頭。無休無歇耳。若夫喜新厭故。朝更夕改。為學必不成。無論深淺。做人必不成。無論高下。作事必不成。無論大小也。

。今人好以其私智是非古。此人此是大病。又好以詭言曲說褒刺古事。尤是大病。余作讀鑑餘論。蓋深戒於此。此等皆聖人所謂好行小慧者也。不獨不可施之於古。亦不可施之於今。乃今人又有一種輕嘴薄舌。只快己意。不顧人情。所謂施之君子。則為長德加之小人。則以賈禍。尤當以為大戒。吾黨有志於學者。此等

鄙惡之習。須是掃除淨盡。方能日有長濟。居心要寬。要厚。與人要平要恕。凡學為聖賢。未有不行於坦夷廣大之途者也。或曰如程朱可謂中正和平矣。而當時排擠。後世毀訾者何說。曰當時是世運方傾。邪直醜正。後世乃人心喜競。伐異黨同也。於程朱何尤。且程朱之書具在。第發明聖經。曷嘗有自立名目。提唱後學之事。程朱非將聖經亦不是。乎人自好作鬧耳。於程朱何關。猶後學小生胸中安此等見識。尚望有長進乎。非吾所知也。

不敢謂善言古也而其有驗於今則信矣錄而存之家塾為學者指南蓋因是而剖析經史研究于仲山於戰修升獻之先資也戊戌嵩注

道光丙申余以老病請解職既退閒惟以暇日讀書採
胄誼蚕諭教與選左右之策以為千古治安之本實
在於此作治安本論二十篇錄而存之為家塾學者研究
經史之司南之藉時戊戌嘉平歲除前四日也杜㙺石樵
自記

論才上第一　論才中第二
論才下第三　論學第四
論治第五　論二氏第六
論財上第七　論財下第八
論兵上第九　論兵下第十
論政上第十一　論政下第十二
論刑第十三　論禮第十四
論官第十五　論士第十六
論道第十七　論權第十八
論志上第十九　論志下第二十

此篇作治安本論之前

○布帛菽粟意味極長金玉錦繡意味甚短胸中能
辨得此已過人遠矣世之慕富貴利祿者不過求
炫燿於一時究之身心之間圖片刻之安恬而不可得
幸而得之轉瞬之間而其去已遠試一迴思豈非終
日嚼蠟已過一生自笑自憐而莫追於前無補於後
若此者吾見亦多矣學道者還須早定取舍耳
○士既讀書期上進則仕宦乃其常事也朝廷之官為
賢能而設非為恤單寒而懸其寂寞也無論高爵
厚祿不可倖居即一階半秩苟有所當盡之分所不
可辭之責便須早作夜思以求無負於當世無愧於
吾心若其不能即宜掛衣而退貪位竊祿其為恥
辱沒世不能湔矣惟居官體制自與常人不同要須看
徹此自是居官一旦去職則單寒孤寞乃我固有更
無損益於其間也如此則進退綽然而無入而不自得也
則其當官亦必非碌碌俗吏可知矣
凡論古人須是設身處地然後能見其心古人豈能事
事自言以告天下後世頃閱諸葛武侯文集後載歷
代評論其非是者不必論即其是者於武侯極致推
崇而於所以然之故終未了了余是以自謂餘論再續
為詳盡而無遺憾也如史稱孔明初次北伐天水等

三郡響應後人因謂孔明不急應致不得三郡為失
事機者而不知非也觀後拔千餘家以歸則所謂響
應者此千餘家耳未可謂得此千餘家即可得三
郡也且其時魏師方盛若果大破其師軍威既震
而三郡者以各殺守將以迎我軍則孔明之已速應
也無疑今既未然則是乃嘗試之事耳孔明必不為也
大抵後人論孔明多以建安之初羣雄角逐之事比
之而不知其大不同也建安之初天下大擾戰或忽勝忽
敗地或旋得旋失皆常事不關於大計孔明北伐各
立疆圉各置戍守勢不同矣且以蜀兵而言不過五十萬人
其分布關隘畫地而守不可調遣者去其半其隨軍
出征者十八萬而兩班輪代又去其半則孔明所將不過
四五萬人蜀既立國孔明為相其隸行間者皆蜀民子
弟也夫蜀兵剽輕易於崩潰孔明齊之以法乃始可用
且必愛之如子弟使倚將帥如父兄而後惟吾所指揮
而無猝然不虞之患其必不得如曹操之於河北孫策
之於江南也明甚是豈可以姑且嘗試者乎嘗試而不
敗其兵尚可復用乎此皆孔明從淡泊寧靜中籌世

已然斷然而不惑者而後人猶云爾若使身當孔明之
事其困乏何如矣夫以孔明若彼之謹慎也而街亭之
敗竟不及防處千數百後年乃欲代決其必勝之數豈不
孟浪也哉

○世間有一種人不識道德只任才智不知學問只極性情鋒
鋩氣燄總欲拔出人上一有不為之下者必欲殺之而為快
其得勢則厲爪磨牙盡天下之賢人君子不足供其搏
擊呑噬也其失勢則神消氣沮極斯世之苟賤卑汙
無以狀其婾婀洪涊也然當其方張之時人可以知
而防之亦可望而避之惟其隱忍跧伏含垢納污將有待
焉以肆其毒雖智者不能覺雖勇者不能斷也而為
所悞者多矣史冊所載大奸大惡窮其情態若出一轍
可不戒哉然亦其時世道方頹上無明主賢否混淆故
此等得以乘釁而入所云得勢則為虎失勢則為鼠相
傾相軋此仆彼起卒之國家受其大害而後已若夫
堯舜在上照之以日月之明震之以雷霆之威此輩且
塵消影滅而何所容哉夫天下無時無君子亦無時無
小人有國家者能使小人為君子用不使君子為小人困

斯治知又能使小人不得冒君子而君子更能化小人斯大
治矣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能於其身辨邪正而
後識邪正之真能於其〔間〕端好惡而後〔得〕好惡之正察之
於念慮之微驗之於動作之細則知人真非難事也其
原固自在上耳

按此等亦有不能為大奸大惡但俗所云脾氣者只是無
學問德性所見甚小耳然即此已去小人近去君子遠矣
平等相遭雖未便遽絕亦必胸中自有區別也何則
脾氣如此則但以合不合為賢否謂其無昵〔阿徇〕比傾擠
之私不可信矣其中亦有尚可变化者不甚自護則亦
君子之所不棄也

受田謝

授工部左侍郎劄子

竊臣菰蘆下士樗櫟凡材渥沐
聖恩擢登
禁籞方膺
鴻慈之莫報時捫蟻悃以難安茲復仰荷
綸音俾貳水部徑由
特簡直履左階鸞閣
命之自
天覺措躬之無地伏思攷工選之職選重於虞廷掌土
之司任隆於周代蓋以襄六府孔修之治必克明
五材玆飭之宜以臣庸愚豈堪忝冒叨承
雨露既半歲而兩遷答報
生成無萬分之一致濫竽滋懼負岳難勝臣惟有矢竭
虔寅倍殫勤勉旰宵自惕期日就而月將職
業靡虧副
天高而
地厚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是日
召見
上諭曰工書〔房〕要緊工部事簡捻不以不到衙門責汝也

十六年正月奉
硃諭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師傅欽此時余方具摺請
假恭遞謝
恩劄子

竊臣叨陪
拜(五)列渥沐
聖慈傳家荷三世之榮教子乏一經之訓臣猥受(天)田(四)
蓬心寡學樸質非材既忝晉於
宮坊旋榮夫膺夫
御簡載聆
綸綍倍切屏營伏念親師齒胄自前代而維昭典
學養蒙在
天家而尤重臣子守官翰苑雖職在於文詞肆業書
林僅粗知夫章句豈期庸鈍更須
選掄方聞
命以若驚益撫衷而滋懼臣惟有策勵臣子夙宵夫
慎蚤莫加勤冰兢自凜深思
聖言端正之褒蟻悃恒殫勉奏古訓就將之效
蓋前此
台見
上曾諭以汝子人品端正朕所知也
受田謝摺

竊臣職晉
宮坊貧仍史職數報酬之微效未盡一分沐
養育之
深恩至叨三世叩消埃而滋愧循夙夜以難安茲復仰
荷
絲綸隆其
任使不棄庸愚於一介俾之濫直於
三天
丹地深嚴遽許肅衷而進
玉階密邇還當待漏以趨忩臣學鮮淹通識尤檮
昧五經章句曾妙要之未聞三策文詞憶遺忘
而已夥膺斯
掄簡彌甚徬徨臣惟有仰凜
鴻謨倪勤蛾術雙經隻史以博約而為期寸晷分陰
課就將而不懈竭微忱於方寸吝
隆遇於
九重
十五年孫翽蒙

恩授庶吉士謝摺
竊臣孫僅守愚資未成幼學叨附掄才之榜獲
登
制策之科既給札於詞垣復綴名於
朝考凡諸衡校倖入蒐羅謚荷
綸音改充吉士俾之從容學問益以討論文章沐
養育之
恩深仰
陶成之典渥伏念臣家惟儒業學鮮經猷遭遇
盛隆躐躋通顯溯賢書之
特錫科名實歷乎
三朝入芸館而相承
教育更延於再世蓋
聖主廣
鴻慈之被詎微臣有燕翼之貽聞
命知榮循躬滋惕臣惟有督策臣孫讀書勵品下遵
家訓無自囿於菲材上念
國恩冀仰酬夫

洪造
蓋榜發謝
恩中間
殿試二甲
朝考入選俱不謝此摺內一併叙入也
孫翻鄉試試中式謝
恩劄子十二年
竊臣本月十六日接到家信山東鄉試榜發臣
之次孫翻中式第六十七名舉人伏念臣家習
詩書世叨科第臣孫蓬心蒙昧薄植虛庸學
海未窺遽圖名於鮮顧龍門暫試遂登進
於賢書臣既濫荷
簡掄副天官而効職臣子復叨蒙
養育馳使節以遴才蓋由
聖主之
恩敢謂私門之慶兩
盛世珊瑚之網與者增榮賚
清時棫樸之章循爲滋愧臣惟有益勤職業并

勵子孫深惟
今日之遭逢倍矢終身之報稱
孫翰順天鄉試中式謝
恩劄子 十五年壬辰乙未 恩科
竊臣備員卿貳渥被
聖慈沐
膏露於
九霄聯科名者三世詎曰傳經之效本無詒穀之方
臣孫涉學多疎賦才尤劣乃逢
天開慶榜復獲以鄉舉綴行承蔭早年觀光此日鼓
篋敢期夫鵾薦吹笙喜聽於鹿鳴在同列或謂
燕翼之詒而臣心彌切鵷梁之懼蓋遇
皇家福祐特啓人文特因而蓬户翹懸咸邀
洪造臣惟有益勤夙夜並勵子孫唯兢兢竭丹赤之忱
怵彌世世矢稍豪之報
十五年
命充經筵講官謝
恩劄子

竊臣材乏明通學惟膚末少攻編簡徒同飣
餖之為長竊科名終鮮菑畬之致幸備員於
詞館獲游歷於銓卿方愧鵷梁無補
觀文之化轉蒙
鴻造俾親侍
講之筵昔者簪筆螭坳聆
金聲於
黼座今將抽書棐几侯
玉步於花磚詎有小聞堪陳舊業惟欽
御論咸迪新知覩煥發之
天章執經北面幸榮分手綠袖露燕東廂風興紬
抑戒之箴日就凜
健行之訓勉勤蟻術長叨接履於星辰仰荷
龍光永近
垂裳於日月
十三年受田蒙
簡放陝甘學政謝
恩劄子

竊臣子一介(戇賈)庸愚毫無知識昨因
廷試
特畀升階匪夢想所敢期實涓埃之未效茲承
恩命復授以學政重任方殷砥礪敢云多士儀型僅
事編摩未測斯文涯涘荷
鴻慈之疊沛特簜節以遐宣宏敷
聖澤四方敢憚於馳驅夙凜臣衷一介尤嚴於夙夜
臣曾叨
掄簡司浙水之文衡臣子復沐
恩榮歷秦川之學藪循躬愚奮課效知慚臣惟有訓勵
臣子益勉慎勤克端圭臬昌正學而書道藝務
殫螻蟻之忱宣
德意以育賢能稍補菁莪之化
是日即
奏明與陝西巡撫史譜見女姻親應迴避奉
旨改山西學政次日復
奏謝
十二年受田蒙

恩放雲南副考官謝摺
竊臣子受田蓬心末學猥蒙
養育叨附詞曹前於九年忝荷
恩命分校京闈曾竭得一之愚未著拔十之效茲復
仰承
特簡載與文衡典試滇南搜才邊郡聞
命之下感惕曷極臣自念涯涘
拔擢時增悚厲懼負
高深臣子復被
鴻慈畀茲重任臣惟有謹勵臣子益殫夙夜倍凜冰淵
蒐羅必慎竭其素矢之誠校閱不遺以副
新頒之
訓
是時
特降諭旨各省考官搜羅遺卷也
受田補內閣學士謝
恩劄子
竊臣一介庸愚備員詞館叨蒙

渥眷拔直
禁廷以振筴為專司僅綴班而屢（旅）進幸屢承於
訓諭得稍迪其顓蒙方課授經執簡之程曾無墜露
輕塵之效茲復
恩綸特沛俾以職居
內省銜帶容臺步趨
丹地入鶴籞而知嚴手挍
紫泥臨鰲峯而滋惕自
天雨露莫名逾格之榮近
日雲霞倍切依
光之願乃復戴荷
綸音專其
任使輪直無煩爭羨顧曲成更被以
殊施縱竭蟻忱難酬
鴻造臣惟有殫誠夙夜悉志所胥斯征斯邁冀靡虧
其職業惟
高惟
厚庶稍荅於
生成
是時奉
旨專在上書房授讀無庸到閣批本也
受田壁侍讀學士謝摺十七年
竊臣一介庸愚知能鮮少猥蒙
宸眷擢在
禁林幸趨走於
內廷得屢承於
聖訓冀以勉殫夙夜仰副
恩慈方自愧於蟻衷未稍酬夫
鴻造乃荷
綸音特降俾以登瀛之選躋於侍讀之班
星垣勸課晉詞館之新階
天祿編摩本儒臣之舊業依
光近
日頻邀遷轉殊榮省分循涯詎有涓塵微報臣惟有
益加勤慎倍矢精專顧名思義常自凛其冰衡
執簡授經無稍弛於蛾術

十四年受田陞司經局洗馬謝
恩劄子
竊臣子受田自前歲
大考蒙
聖恩
特予陞銜
簡放山西學政上年二月實補中允旋經轉左以凡庸之
質歷踐清華本篤鈍之材忝司衡鑑課績稱愆
於塵露撫膺未効矛涓埃茲復仰沐
麗鴻俾升洗馬荷新階之迭晉距
前命而非遙蓋踰格之殊榮匪夢寐所敢冀臣惟有策
勵臣子倍欽
謨訓益殫慎勤局曰司經宜研精而耽道藏仍甄華
勉稽古而論思特禔躬益凜乎冰淵砥節恒嚴
於夙夜
十六年受田充
日講起居注官謝摺
竊臣芘蒙寡識樸散非材幸託業於詩書獲備
官於坊局出司文柄掄才膺
任使之榮入直
禁廷勸學課就將之效愧乏涓埃報稱方增夙夜兢懃
茲復仰沐
綸恩俾依
講幄攝官在昨先陪侍從之班簪筆自今益凜冰淵
之戒臣惟有倍殫蟻悃力策駑驅隨鵷序以趨蹌
傍
鏞珈而記載美富幸窺於典冊長挹芸芳
光華宸近夫
雲霄矢申葵向庶竭旰宵之力以副
掄簡之恩
以上各摺隨筆錄之致無先後
憂勤惕厲四字乃聖學傳心之要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皆離此不得
余於詩未嘗專習學漢魏唐宋名雖嘗徧覽心知其意而
不能為以故不多作作亦不存如秋林脫葉不復貫串自嘉慶乙亥至道光乙
酉連視學南北政驛途試院往往有作時吟成什每皆置行篋掛年暇列遐無

事乃取閱之。合前後所作，於檢存若干首，尚足見余性情所寄、志意所存，留諸家塾，亦以示吾家故物不忍廢棄云爾。石樵自記

其於昔人體格法律，未有合也。然性所情寄，偏感而興，志慮所存，因言而見，知余雖非鍾期之審，聞其聲而見其人。留諸家塾，即示故物不忍廢棄。如有興者，更須精選云爾。

即其望遠登臨悉令中江任前操作意於何悵惘生於分離悲悵撫於生死

山川跋涉之閒，風雨晦明之候，語悉所及知，滄懷實多，不君鍾子期之審聽其人矣。詩草自記

道光十有八年冬 受田家

恩擢授工部左侍郎。去

家大嚴引疾未三載，明年正月

家大嚴手所著石畫龕論述付受田，嗟而言曰：吾家自始遷祖逮今五百年矣，世業詩書，屢為良士，出為名臣，以忠以孝，不忝前人。吾幼承汝祖父祖母之訓，藉以有成，至如今日，三世承

恩，而汝更受被

聖主非常之遇，良由歷世積累，匪伊朝夕所能驟致。吾用是滋懼，追維前訓，著之於書，以為家塾之式。夫家之代謝，不能無盛衰，其衰而不復振者，由子孫不念其祖宗，心源異而德脈絕也。吾之兢兢業業數十年，所居困阨之時，皆是一意潛修之日。誠恐家傳之緒，一旦自我而隳，則負疚於先人。過此以往，遺恨無窮。是書所述，自讀書礪行、脩身治家、應世接物之道，備矣。汝其識之，以傳於後，是即吾所以報汝祖父祖母平生劬勞，昊天罔極者也。受田受而藏之，夙夜紬繹，以冀克副庭訓。嗚呼！

家大人之言，固曰此一家之書也。由其道，豈獨一家而已乎？推而行之，一鄉一邑可也；閭而化之，九州四海可也。可以美俗風，可以教後，可以造就人才而以侍

朝廷之用。其道盛矣，廣矣。受田方且直

內廷，懔懔夙夜，仰思俯勉，唯恐弗及。因卽當刊付之剞劂布之傳世之永久，俾子子孫孫世守而勿替

家大人付授之盛心，而亦予小子繼繩之私願也

祖宗教忠教孝有所望以永傳
民詩曰告之話言無忝羅職以述于今子子孫孫尙永念之哉
祖宗忠孝之貽又曰念昔先人罔敢不寐
期即敬付剞劂垂之宗祊俾祖宗忠孝留貽世傳而
勿替是
家大人付授之願慰而亦予小子繼繩之責塞也書
曰聰聽祖考之彝訓詩曰告之話言維德之行
子子孫孫尙永念之哉
己亥　月　日　受田　敬識於後

○一事之理必有數端一人之情亦必有數端一至吾前便須面面看到然後能輕重如其分而緩急協其宜所謂義也若只見得一面兩面便任意獨自斷於理既闕畧不備於人自𢟪杌不安如何能達所以聖人言達曰察言而觀色朱子注以審於接物理確而義全也蓋接物不審者見地既不牙透徹心性自多跡忽思慮既不周詳意氣亦必因恭去此諸病便是教子張求達切實工夫聖人之言必有了義若如諸儒反來覆去只管辨其非伺人言色御人喪己乃是東尋西摸坐失驪珠不面面看到而接物與不面面看到而說書恰乎是一般病痛也

○凡爲人不越言行兩端而兩端之善不越精密二字精密者粗疎之對也故此二字最要而又無流弊必中肯要則精不忽節目則密然二字之原則在居敬窮理也世人莫不自謂精密究竟乃是私意自造彌縫世故繾綣詭隨之爲耳非精密之謂也且亦必瑕疵自露跡滿百端而何能精密哉故須先從源頭著力程朱教人之法只是如此欲其過者俯就不及者仰企初不強人以所不能也世有自是其過不肯俯就反謂程朱非是者吾知其教人必鶻突一生全沒分曉也留意儒書理學者且從身心體驗看

、三代之變而爲秦也是古今所由分也世以爲天數然余曰非天數也人事爾何以言之天不變豈至是而不生民不祚有道而輔佑無道哉文武開國之初監二代而定制周公精思達旦自宮掖及於草野莫不設官涖長陳殷置輔天地之間一物之微皆得其序又陳王業之艱難述祖德之深厚以佐明辟而啓文御國曰自今以往遵而行之萬世治安可也數傳世之後漸以凌夷王室日微諸侯方強務闢其國齊魯晉衛皆王之伯叔甥舅也不念藩屛

而恐兼幷之謀，戎狄侵敗王略，無過而問者。平王遷洛，而關中四塞委之於秦。自是若楚若吳更相雄長，秦乘其敝，據百二之圖，坐以日大。山東旣變而六國，秦更臨之以兵，欺之以詐。於是合從連衡，紛紜旁午，而海內無復寧矣。似亦世勢之積漸，聖王復作，莫如也何也。吾獨以爲不然。嵩荆茅論哉。夫好生而惡死者，人之情也；喜治而厭亂，天下人之心也。丁壯從軍，老弱轉餉，枕藉溝壑之中，屠裂鋒鏑之下，豈人之所樂，爲甘心而不怨者耶。假令秦皇帝者，翻然悔悟，席穆公康公之業，閉關而修吾政，舉賢任能，日求文武之迹而踐之，開道德之塗，納仁義之効，謝諸侯，勿通，聽其自鬪於竟外，而吾民熙熙，無雞鳴犬吠之警。彼旣不能祖一世，將懼而有所歸，則舍秦安之晩。畏吾之强而又慕吾之治，則游武之事不踰歲月而集。知情也，不務出此，第求察之徒以爲相，白起之徒以爲將，威劫諸侯而謀誘之，朝割地，夕納質，日肆其恐唱誰詐以取天下，究及二世，諸侯復起，發憤而亡秦，而向之力無所施，昔之謀無所用也，則何益之有哉。孔子時猶可爲，而不能用；孟子時難矣，而亦不得爲。彼其陳王道，述文武，蓋知其勢將至此而思以救之，而無如其卒不遇也。孟子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觀於秦，豈不信夫。故曰皆人事也，謂之天數，誤矣。然則由孔孟之道以踐文武之迹，其效可知也。彼自樂傾覆而舍安全於天數，何與焉。

世德錄序

方伯公丹溪大夫人旌表 而孝居傳與存 注於方伯公以下之下

道光十六年，余旣老病引退，惟以暇日整理文字，越三年，乃述祖宗以來爲世德之錄，就文字可紀者，自方伯公以下至贈公及先世僎誌行實，彙集一帙，以示後人。旣成而贅言于後曰：嗚呼，吾家之居濱也，於今若干載矣。閱歷史明代以至本朝，繩繩延延，猶守先訓，以有今日。嘗閱名家大族，若是不替者鮮矣。乎居深念，邀天之福如此之厚，豈可不知其所自來，而使忠孝之傳，日以泯沒，將子孫不可以承祖宗，而世澤由此而斬，則祖宗何賴焉。夫人世代謝，乎陵往復，不可預期，所可恃者，至性不移，有以紹旣往而開將來。不慮衰也，慮其衰而不可以振；不憂廢也，憂其廢而不可以興。吾先世固嘗蹈傾危，履憂患，生死存亡之際，艱難顚躓之餘，一綫之存，纍纍將斷，而力持其關梱中，無異於丈夫，閨梱無悔於儒者。或數年復起，或數十

年復再興凡以剝復否泰運數之常零落孤危雪霜堅貞不改故使偷輴不仆死灰更燃人見其零落也而不知其孤危也而不知其為通顯之徵人見其孤危也而不虞其蓄衍之兆夫豈知其幽微闇室之中對天地而質鬼神者乎詩書禮樂藉孝友節義而傳不惟吾家凡顯名於世隸籍於朝其孰不由此若以為吾所自致安為樂為驕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欲振興如昔日何可得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僾亦誦斯言而有悟也

此世德錄識語孟本支自方伯公始母太夫人以苦節著至大宗公則父兄死於難而太夫人提挈成立者也至上思公以八月兒而孀母教養以至成名尤其難矣是以瞻公於承前啓後不憚一生精力兢兢於此而自餘一切不遑他顧則流澤之長皆自艱難困頓流離傾覆中來子孫身享安樂而失其忠孝節義之傳將遺祖宗怨恫何以為人何以為子念及此能毋背負芒刺汗流浹踵乎夫吾家自上思公以上三世顯達皆由遭家不造而志節不衰今則安常處坐致顯榮靜言思之月慙且懼愧其不足繼先人之德而反身先人之成也懼其貽後人之責而絕後人之望也此余世德之錄所以及今餘年一息尚存此念耿耿於中耳願書其聲銷其志無窮後之人其尚能見之也乎哉

○窮戚困友提攜全濟盛德事也然有一種無志之人絕不自謀惟靠分潤又有一等無恥之人絕不自愧無厭乞求更有一等下流之人以人貲財償其淫賭此豈有如許銀錢填此慾壑雖告絕可也故曰德有慧術有智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家計甚豐綽有餘裕又當別有化裁別有限制不遺不濫寡怨而非以市恩周急而不至失正斯亦處富之方積而能散之道也鬼瞰高明人忌豪盛有道之士固當有以處之必不羅奴輩利財之患也至於身處窮困介節自負必不可苟於財而喪其守須知迍邅顛踣境遇之常德義文章名教斯重此關不破無以為人世間辱身賤行詘至妻妾恥及子孫皆此一念為之

不可不思不可不懼䇿勳蹟水與古為徒知命達天
豈思異人哉此又處貧之道困而能亨者也若乃矜富
貴而羞賤貧是市井之人耳讀書學道而其見如此
則無為貴士矣世又有一種分內應得之物却之以博
清名逮不支而乞貸他人以自助其所由来不問也秪
為人累何名之有是又無能不通顛倒可笑者凡此
種〻學者宜審詳之以免失已失人之咎而得自善
善世之宜可也
方伯公以前志傳無一字存者以後則余未仕時策藏篋
笥者今幸得及余尚存檢點繕錄成帙設使昔不留心
今已不可知矣悔且恨何可追耶然余幼時所見先人
手澤尚多惜不知收拾竟歸烏有夫祖宗學問志
節功名事業迥非後人所及非志而存之將不復知祖
宗為何如人志氣因之而頹修能因之而懈即有奮發
而昔於激之之無其自效之之無其由隨俗波流不過
尋常習見習聞苟且過日父既無以教子子更無以傳
孫詩禮名族降為皁隸職是故也余為世德之錄亦
願後人時〻觀覽炯然心目之間有以見先人成立之
難學先人樹立之大非徒曰表章先德不至湮沒而已
也嗚呼後之人或視若故紙聽若陳言吾安能知之但
無志與起則已苟其不甘於僕隸村傭者則問學志節
功名事業效法有由而激發有自者固即此而在矣蛻
之崛起闢巷范無憑藉其勞逸難易相去何如也
凡慷慨激烈皆從忠愛悱惻而来惟其有大不忍於中而後
忍而斷焉於其外國有忠臣家有孝子室有節婦要皆
稟天地之正性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是以迭遭顛覆更
歷傾危極人世阨窮之運而操持彌厲至於委曲周
折行盡羊腸漸臻夷坦幾為始念之所不及然後天地
福善之心顯然大白於顯忠遂良之世如余家自祖宗
以来豈不然與然正氣之得於天正性之賦於人亦不
可多見之事何也乾坤之化有有厚有薄有濁有清
有剛有柔有明有暗清厚剛明近於君子薄濁柔暗
近於小人一父之子一祖之孫而相去懸絕者多矣是在
乎以教維之知學之不可以已也何以教教以祖宗之
事何以學學於祖宗之心祖宗之事何事家國倫
常之事也祖宗之心何心忠孝節義之心也何能

遂及於祖宗曰旦曰明敬佟不怠庶幾無愧焉而已
矣嗚呼爲人子孫而令鄉黨鄙之州里薄之曰有
是祖不應有是孫有是父不應有是子不能有光於前
何能有裕於後是不念祖宗而亦不念子孫也其安乎
不安乎其忍乎不忍乎

○易禮春秋皆是直言其理詩書則箴誦之詞訓誥之語啟(至誠惻怛)
發(以出之故)聲而見心聆音而覩指朝廷之莊嚴宗廟之端敬君臣
之忠肅父子之慈愛夫婦之賓友兄弟之祗恭朋友之懇
合皆有性情焉以動於不容已其正也則和以平其反也則
悽以婉故知類通達而溫柔敦厚也此先王之教也聖人
之澤也流及末世聖教衰而王澤竭邪說充而大道隱
然後競功利逞詐虞矜節俠尚意氣而道誼之衰(亡)微
薄倫常之防(坊)裂其禍有不可言者矣何以救之仍教
之以詩書也自前明以制義取士所以納之於中正俾誦
習焉而有以識(探)聖賢之心通天地之義
國朝因之更頒
聖訓以清眞雅正(爲宗)於是一洗明末蕪雜之弊無小疵而
有大醇莊穆渾融雝雝乎盛世之言也以其文求其
人則無有隱怪險詖惑視聽而亂民心者然而蹈常襲
故彼此略同無以遠過人之則但以爲科第之階梯取
必於旦暮之間苟有效焉斯已矣是其於譽髦斯士
以効國家之用者名且與實乖終且與初戾何以救之
仍救之以詩書也夫誦焉習焉則非徒詞章句讀而已
必將有以探聖賢之心究其原而達其委也通天地之義
亟(舉)其本(安)而賅其末(詳)也考之於德行以觀其體試之於政事
以宣其用其人而知類通達溫柔敦厚也者蓄蓄乎必
有異於常士矣是故盛(郅)隆之世納天下於性情之中(其教)不
肅而教成不勞而人理也其政不嚴而治其人不勞而理
也

○家國一也朝廷所以用士者在此則士之所以脩於家以
効於國本諸身而達於政者豈不在此故誦詩讀
書非特誦讀而已必將探聖賢之心通天地之義又
非特探之通之而已必將如聞乎其歎息之音如見乎
其諄(鄭重)誠之意使其言與性天相感發則德與才同出
一源家之良士卽國之棐臣通乎順逆險夷而其道
不二者也知此則吾所言不失祖宗之傳者祗在誦詩

讀書而無遺蘊矣

○余嘗喜有精神曰富及書香壽子孫二語客有問者應曰但淺求之人有精神則事皆可為不畏難又為可必成不中輟且雖處困窮常若有餘無蕭索落莫之態非富而何書香之味浹遠和平以是浸灌胸中天機自深嗜慾自淺雖在艱阨常有以自適而容感紛紜不能擾(亂)其坦蕩之襟(懷)所以壽也妖沴不能侵其中和之體所以壽也

○濱之為州自周世宗始史稱置濱州治勃海蓋其先為千乘之勃海縣也其琅槐則漢縣也周世宗北真三關故濱州棣州德州博州滄州皆在其後以為與遼分界後路之屏蔽至宋因之當時皆宿兵其地故至今城大而空濶居民鮮少又東北去海百五十里所謂廣莫之都水鹹地產棉故俗多業紡織東資青萊北走遼瀋生計所恃惟在於是讀書者多貧士無力購書籍故多孤陋寡聞見其富厚者勤苦起家又多不知書在前明國初有興起在位至尚書巡撫藩翰監司者相望不絶少之漸淩替舊家世族多貧不自存以故科第寥落後進之士益無所觀感而志趣日卑坐此遂為陋鄉非不生才也生才而不成與無才等昔先大夫嘗與邑牧謀立書院以惠學者而吾家樗園莪園兩兄及余暨子受田皆出其中不可謂不效也余昔家居時嘗自營手畫有意廓其規模厚其貲用以招來學而自從宦以後無復歸里之期今老矣歸亦不能為矣雖有盛心徒為虛語而敝園固在夢寐中未一夕忘也風俗陋而不失其淳較余見所歷大縣盛邑猶為勝之祖宗之所居處邱壠之所安存余之後固猶歌於是哭於是釣游於是余之志所欲為而不得為者當有人焉任其責也夫

○凡人賦質之強弱稟之於天惟以學化之則強者不至於剛戾弱者不至於委靡人之身體亦猶是也但身體強者無疾而弱者多夥不得已以藥扶之其有藏府偏勝者宜各視其所缺而補之調之亦有多端論其大綱則氣血陰陽而已血從氣陰從陽常人無疾則氣與陽其要也宜令胃氣常上行至頭目蓋頭乃清氣開竅之處故常虛若胃氣常升則充滿而風邪挾寒挾熱者皆不能入故藥用蒼朮為良至脾胃化食傳精人身所賴則白朮茯苓參

耆皆所必需而半夏橘紅神麯以至枳實檳榔皆為節宣之用炮製加少許或竟不用或只用前三味可以酌量而為之至陰藥則當歸之和血五味之納氣皆可量加總之以健脾升清陽為主何也清陽升則神自旺脾胃健則體益輕胃門主納幽門主出胃之上下口也闌門主收臟之盡頭也三門一氣呼吸而百穀(化)消化百脈貫通如人家有主有奴各盡其職各宜其加何病之有所以能體輕神旺而百事不以為難也余不能醫有疾之人而能醫無疾(之人)使不生疾其說如此此其常理也若陽盛陰虛之人則須另酌以其火本在上故不宜升也

○人之有文如衣裳之有黼黻方可(是)以登得廊廟(之選)無文之人(士)弁衣草服如何(不華不肖)相稱但文須尋源經史發抒性靈不可徒恃藻采為無質之文故曰文以載道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曰修詞立其誠曰情生文文生情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黜竄堯典塗改生民正言其渾麗(灝)(精)宏深自我作古可躋於三代之隆視夫晉宋齊梁沾沾於句字摘章鏤金錯采高下大小相去霄壤矣然晉宋齊梁亦有所自蓋從詞賦中來其中材才高氣逸況博綜廣者觀其揮霍縱橫旁羅萬象辟易古今正非後學所可幾及如庾子山哀江南賦數千餘年(來)未見其比又(又)若江淹鮑昭(恨別等賦諸作)才思橫軼唐以下亦無及者特多(文用)排體非古耳其他幽思逸韻上薄風騷以後人較(之)亦居然有雅鄭之殊豈可耳食槩論蹈後學之斟間擁先民之軼軌也古詩尤多絕倫如陶如謝如郭璞左思及(況稍以)後之(文通明遠)江鮑唐尚有及者唐後及者誰耶獨齊梁文士拘於時尚(了無氣格)未堪並問論耳學者約六經之旨擷諸史之華各因其才固未可持一格以衡古人先自隘其耳目也若以韓柳自許而嘗未及齊梁不亦可(供笑)喙也耶

○世士動言今不如古以淳樸而言誠不如也然今有遠過於古者古人出妻之條太嚴而再嫁之律又太寬夫夫婦人倫之始婦人從一而終此皆天地之大義而聖人之教也胡為棄婦如此之易況七出之條內有并非婦人之過者聖人於昏禮若彼其詳且慎又何謂耶且以人情言之女子舍其父母兄弟親戚鄉閭獨以其身適人所執井臼錡釜又皆辛勞賤者之役所願不過死同穴白首得所歸耳動輒出之夫豈人情且何以以教辱耶至於婦之從夫

以貞為節豈與之齊終身不貳胡為而再醮者曾不謂非耶婦人守禮不嫁詩人美之禮經尚之又胡為而改適者纍纍皆是至孔氏不喪出母何以聖人詩禮之家決有是耶為出母無服而出母之子乃謂異父兄弟反有服抑何相刺謬也至春秋以下至漢至唐人主宰相之女不以再適為非而迨宋猶然程子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朱子稱其言以勸人而莫之止也歷代於守節殉義悉表閭門而此風如故豈謂嫁者其常而守乃是變耶今則不然士大夫之家莫不矢志靡他其庶人家亦多有之而僻野之鄉鄙俗之人亦往往見再適者而薄之至夫婦反目者恒有其事而勒使大歸者未之有也即有之而女家得而責之邑里亦得而斥之終不能行若此者豈非今勝於古萬萬耶豈古之婦人賢者少而不賢者多耶豈今之男子(婦人)不賢者少(多)多而(不)賢者少耶將世教至今而大明人倫至今而益厚耶何以古重節義而如彼今非甚重節義而乃能如是耶又非覩古人刺謬有不安於中而(自力於義以)洗其耻也耶余有不解於古而甚是於今者如斯之類也若夫擇配不審教家無法種種閨門之禍於此二者固無與也

○祖宗仕宦顯榮皆是祖宗德才之所自致若以為祖宗仕宦子孫亦必仕宦祖宗顯榮子孫亦必顯榮則悞矣雖仕族必有遺澤然不可恃也安享亦無不盡之理故自力於德自成其才務學不愧於祖宗而功名富貴則聽其自來余教子孫曰可待官來尋我我勿去尋官蓋此意也何則官來尋我是我自修所致官即不來而我之自修者故在可以樂性天可以教子弟俯仰無求而日月甚寬手足甚舒何所不足於世若自去尋官費無限精神勞無窮筋力耗無數貲財究不可得即得而歲月已馳夕陽向盡尚復何樂迴視家用既匱子弟皆荒然後知其向者之悞而無奈晚矣吾家自上世皆由科第出仕即此意也余所見世間可為鑒戒者甚多願子孫但學祖宗可以自必於後勿為此一敗塗地之事也若不以目前為可樂而虛憶妄求則榜樣不少矣

○凡人福澤之厚薄視其德器之大小德器之大小視其學問之淺深蓋天命本來之理非謂修德力學特欲邀福澤也若然則定亦淺矣小矣詩言自求多福以至頌禱

之辭連篇不已蓋自抒忠愛之心（情）以將其勗勉之意若學
者則未嘗存是心也福雖不至德豈可不修學豈可不力
惠迪吉從逆凶皆從理斷之自心驗之而非世俗趨避之
謂也然既一言一行皆有吉而無凶矣福又安往乎惟是
君子之致福與世人既殊君子之處福與世人亦異又非徒
曰懼盛滿之招尤虞驕泰之媒禍也聖人憂勤惕（厲）之思
不以歐德既懋而止戒慎恐懼之志詎以吾學可信而
衰君子之於德於學亦若是而已故富貴壽考人以
為福君子以為德聲名聞望人以為福君子以為學
君子之於德於學終其身而勿貳者也福如是不好（福亦）是他
何知焉而何求焉

○人之自立於世不外勤儉兩字大聖如禹祇曰克勤於邦
克儉於家何況凡人勤者惰之反儉者奢之對也勤儉
可以起家則奢惰必將墜緒夫何待言但生而貧困
者於此較易生而饒樂者於此較難一有所激一有所恃
則相去遠矣豈知有激者上進之階有恃者後退之漸
上進不已豈可限量後退不已自問當居何等乎余
之教人必曰激發志氣曰毋忘艱難意在斯也然在
困阨者固為生要在饒樂者尤所必先余昔自 贈公
既歿漸涉艱危迨得第居京益增窘迫其時情事
何可盡言惟是處心積慮差堪自信耳既不容不儉
亦不得不勤豈曰吾將去困阨而求饒樂哉亦謂彼丈夫
此丈夫我既有此歲月而遂以所遭躭悞一生其心有不
甘耳今既三世宦矣後生不知往事謂皆我所固有或且
以為人生行樂何太自苦甚而笑他人之勤儉者以為非
吾見其日趨於困阨而并吾前日之堅忍而喪之也成就
樹立不必言矣若是者祖宗得不恩賢子孫乎而為子
孫者得不念賢祖宗乎而又何以自立於世乎（者）彭文勤公詩
云秀才便是克家賢可深長思矣

○勤儉二字自修士言之勤是修業儉是養德自治生言之
勤是率作儉是節用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要皆是成立
一邊事也修士所志者大固不可以治生言然人之遭
遇不同或俯仰無資昆弟無助則治生為急服勞作
苦菲衣惡食皆所不辭蓋此猶是本分應為志氣上
事子弟有賢而才者仍可因而興起於承前啓後不相
妨也尚勝於倚親靠友混過（濡沫苟活）一生喪（鮮）恥寡廉覥顏人

世者上無以爲承下無以爲續也新城王氏家廟辭云紹
祖宗一脈眞傳惟忠惟孝教子孫兩條正路曰讀曰耕昔
賠公每擧爲庭誥此爲世家仕族不易之訓守之者興
失之者替有志者自知之多見者亦屢驗之矣
○名馬稱驥自古有之故孔子亦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自秦
穆市駿而有千里馬之名伯樂能知馬而有負鹽車上太
行遭而哭之事(之)諸子之書多載之以爲士有伸於知己
詘於不知己之喩而不必其實有(然)也漢文時有進千里
馬者帝竟却之曰軍行日五十里吉行三十里朕乘千
里馬獨先安之至漢武通西域乃有天馬產渥洼水中而
作天馬徠之歌登諸樂府自是之後詞人學士擬其形
容摹其神駿以爲朝倒昆吾之墟暮秣孟諸之野追
風西日軼景絶塵而飛兔騕褭紅陽紫燕之名艷稱
於黼章讀者若或見其軼倫之狀而亦未嘗擊之於
目也余曰物之離類絶羣者世固有之而不常覯也漢
武鋭意蠻夷誇示諸夏故極其瑰異之詞以爲稱美
云爾以文帝視之固已澹然而無謂矣極其神奇不
過駕鼓車之用較諸鳳凰之鳴日麒麟之遊郊足以
徵太和之充溢感聖德之光輝不足道也柳猶有說馬
世無千里(之)馬而有千里之士昔人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
常有以喩夫相士者之難其人也士不遭知己雖坐致千
里而無所用夫人主無離獨衆行之理至其陶鑄萬彙
廬牟六合雖日行千里猶恐不及然則人主之求士甚
於求馬相去奚數豈止千萬而已哉漢武誤用之於求
馬漢文不求馬而亦不用之以求人得一賈生而不能用
武固失矣文亦未爲得也哉
國家拓地西域二萬餘里漢唐以來界絶不隣之國皆入
版圖而所稱汗血之馬曾未之有豈非至治之世無所用之
故亦不復生耶天閑工馴未嘗闕於駕御又豈非尙
德之世備其德而不重其力耶士無(不矜)絶人之才而亦(決)無
僨車之事又豈非用其德而(可用)才亦足(其才)任耶聖人非不貴
驥也貴驥之德而非貴其力也孔子之言其有聖王之
思與至今日而乃驗矣
○余之於家塾緒語言時實文詳外又有時文擧隅及
擧隅補時文辨體所以如是其諄諄者
朝廷功令在是士之進身即在是且爲學首在明理亦

無以易是為文原本六經貫穿諸史亦無以加於是也
昔人所以薄時文者為世俗但學為圓熟陳俗之調便
可成篇以至弋獲科名於學问一道全無當耳不知此
自是才本平庸而又為時𡕒(師)所悮故至於此若明朝及
國初大家名家之文曷嘗有是耶即曰傳稿之文往
往不合場屋為有司所擯然亦其格高韻遠近跡近冷
者為然若渾雄磅礴博大精深則未可(謂)世無識者枉
拋心力也在前明
本朝魁士名臣多出其中豈可謂時文不足為耶或又以
時文之體但在場屋而他無所用又不知盛世用人但欲讀
書明理茍其理既明矣則其人固有用矣雖不用其文何
害況文之用大者在訓詁典册今既精研於經博綜於史
操觚命筆運思遣言夫有何難豈其一為時文即不能
為古文耶又況其才之高學之大本以古文為時文初未有
二耶所當戒者世俗之師目不覩古文不知經史之為文又
不知天地间鳶飛魚躍岳峙川流之莫非文也日以其塵腐
俗調引誘後生使性靈皆為汩沒雖有(天)姿性生是皆(终成)廢
矣(物是以可惜也)余所以亟言時文者以是故耳前曾摘出錄之嵩為石

畫(倉)龍論文令仍應單存以為父兄教子弟之法尤在於
早及子弟未染其(諸)習時覓得出頭正路若待已淪肌
髓豈有及乎世有倉公扁鵲不能換人肺腑也
○道光十九年三月　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
具奏外夷躉船二十二隻載販鴉片烟土聞禁欲飏被
我水師截回即自投首繳出二萬二千八百餘箱
上諭令派妥員解京驗銷從優議叙其夷船每一箱
酌賞茶葉五斤皆從其請一年以來各省查拏為數
不少然来源不断弊究難除今法可行於外洋庶數
淨絶根株聞外夷各國食鴉片烟者皆斬中國特以
法寬而滋流毒自茲以往彼無可售之國亦當不造
此物矣但須内外同心萬年不懈此皆
聖天子志氣所為明效大驗也余所云天下之智皆一人
之智天下之勇皆一人之勇蓋一人之智勇又以生天下
之智勇而智勇不可勝用也萬世治安之原即此一事
可知矣先是湖廣總督林来京
陛見數日後
上命往廣東海疆查閱頒給関防水師皆聽節制到

粤甫及兩月即有此奏仰見
聖人精心密運非外廷所及測識蓋欽差載
天子面命而往尤足以警動人心而易其觀聽故遂能
協同疆吏迅奏此功也然即此觀之外夷大國亦不伎此
特小國興販圖利耳底裡已見辦理更當不難只要
一意到底耳現在已定重典
特予一年半之限
聖天子仁既至矣義既盡矣限外猶犯則非
天子之人也州牧縣宰親民之官宜何以盡乃心耶
近觀唐太宗紀歷載魏徵諫諍闕失及太宗從諫如
流之美在三代以下可謂明良際遇之盛然皆於用
人行政隨事捄正而於洪範之陳丹書之戒古聖王
所以傳心曾未之及也豈魏徵未之聞耶抑以為常
談而不以告耶否則謂此師傅之事而大臣不敢以責
難於君耶又或以太宗所行實多隱慝言之而或觸
其忌耶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今觀貞觀
之事正所謂適人間政而正君則未之能也然亦不能以
此責魏徵責太宗也太宗所見聞皆秦漢以來之事所
云乙夜觀書留意墳典者覽觀興亡之迹涉獵文辭
之美爾雖亦有所徽猷不過在人與政之間若道心人心
古聖精微之蘊固未之聞即聞而亦等之迂儒之言不
足為英謀偉畧者也魏徵之事昔人謂其君臣相億以
成此名豈不然與太宗英主也英主之心皆自以為天
下莫若我而欲責以聖人之道固亦難矣是以治績美
於一時而大患遺於末葉惜哉

○讀書人胸臆間要常存得酸苦之味酸苦者激厲
之由(限)清明之所從生也甘美者惰弛之漸愚暗之所由
致也

○孔明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唯自以為不能逆
覩則不妄動故動而勝諸葛恪之伐魏唯自以為能逆覩
故動而敗敗而猶不知儆則并其身不保矣其一家叔姪
之事可以對看孫綝之難恪之子孫皆盡猶幸先有孔明
過繼之子(生孫)至是歸吳嗣(秦)瑾之後(祀)此亦見孔明之見之遠也

○御史奏廣東所獲蔑船鴉片烟為數甚多解京須費
甚鉅水陸道塗太遠水手民夫甚衆且到京驗官真

似亦不能辦事屬不便奉
上諭林則徐等係特差大員斷不疑其欺飾即責成林
則徐鄧廷楨關天培等親自監視銷燬俾邊民夷衆
目覩更可知徹此事內外臣工俱能仰承
上旨盡其智能同心合力以除大害真萬年之福也
聖天子運用一心風行海外直如天地化工然後知堯舜
之蕩蕩無名從欲以治非虛設也小儒無識謂唐虞
必不可復彼第見漢唐以下而云然耳陋矣
○凡讀書無論經史但一讀則如身當其時目見其事耳
聞其言如此便是心讀而非口讀也潛心涵泳理趣自深不
但識見由此而開并使性情因之而化其於成德達材也
不亦易乎世家子孫不失此傳故能歷世長久蓋得其
法也吾見世之累世顯達忽焉而聲滅跡絕子孫不復可
問者失此故也失此則為庸人下品矣其於光前裕後
也復何望乎
門人顧杏樓名元愷俠君先生之裔也文辭清麗成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改部曹甚為之惜其代黃左田先生作
回疆底定賀摺適在篋中今錄於此

奏為恭陳賀悃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二月十八日接閱邸抄恭讀
諭旨知大兵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擒首逆張格爾紅
旗報捷於正月二十二日馳抵京師大功告成回疆底
定跂聽之下懽忭難名欽惟我
皇上德威遠被。
聖武丕昭。
重華繼協
帝
帝。之符。
大勇本推
天之錫。仰
豐功於出震。炳曜三垣。膺
景運於乘乾。盧年六幕。固已
風行海表。二萬里共荷帡幪。
化洽天邠。七十年久安耕鑿。蠢茲遺孽。竄在荒陬。習游
矣以為生。本盜鈔之成性。始自庚辰之歲。承蘖潛萌
漸闞戊己之屯。藩籬敢觸。蜮含沙而思射。螳拒轍
而莫回。豈復人心。負

聖代不容之
德竟爲戎首逞一朝梟黨之謀貳負跳梁肆行竄越惟
皇赫怒
命將徂征傳萬里之牙璋首嚴徽調
出十條之
手札
指示機宜令肅秋豪紀律早嫻於頭隊
恩深冬纊餚胥俱優以口糧泮冰兵當二月之初時雨自
九天而下尉頭軍出疇敢嬰鋒犛面人歸願爲負
弩三戰而前徒畫劍易若摧枯四城遂因壘而降捷
如破竹天狼直指勢將射彼狼貪地窟潛逃夜奇
逆其衆顯斯時也剖果黨而走魁奔魑殘喘雖
延游魂已漏將欲窮追深入恐勞異域之動衆即
令頓守待時以貴邊城之綸視況彼兔藏更狡
狐竄仍疑迎之則鹿入林中緩之則豚歸苙下於
是
神機密授勁旅爰班史
命留防俾籌善後設偵以窮其蹤跡傳檄以絕其逋逃謂

兵法之實實虛虛用而示之不用譬網開而左左右右來
者聽其自來蓋師出以貞不藉貫生餌致而孽由自
作必有頡利生擒果奏大功適當除歲鶩陂雪泚
何來洄曲之兵虎落風嘶已報昆崙之捷憶昔渾
河岸上窮鱗偶脫餘波即今鐵蓋山前困獸竟遭
徒搏八百里星馳
奏入猶聞臘鼓歡聲二十日露版飛來終過春鐙佳
節想檻車之就縛憤洩同仇隨鐃吹以騰歌喧傳
滿路花門萬戶爭看化血之鵑玉塞千城作過縮
毛之蝟拔戈而獲長狄不事摛喉引組以繫兜題無煩
函首詎祇消除氛沴抑且震懾遐荒而撝諸決勝之
術實由於
知幾之哲蓋擒渠更難於掃穴獻馘尚易於生俘亡羊歧路
之中射烏焚巢之後審其形勢必策萬全需以歲時
終期一發彼失群之逋寇豈知以逸待勞聞振旅之
先聲方謂乘機可入掉尾而自投罝網束身而遂作
犧牲
廟堂慎重以運籌將士從容而奏績勢似紓而實迅智

邀和功以斷而乃成無虞後患惟有備攻其無備故兵
不得已而用之以
至仁伐至不仁蓋
天之所助者順也臣仰欽
方略快覩
昇平自顧桑榆幸優游於
堯壤遥瞻
干羽恍舞蹈於
虞階憶
樞廷拜
命之初預聞
籌策迨梓里退休而儆時念
焦勞忽吉語之傳和共春風而吹到詩書漫卷聽郵亭躍
馬初過閭巷讙騰看父老扶鳩相告望雲霄於
魏闕俘玉擅高想圖畫於
瀛臺凌烟閣迴磨崖紀德陋漢碑唐碣之鋪陳欵塞来
王識
大烈

膚光之
揚覲從此鳳麟鏘諧濟樂
仁宇而同遊願隨燕雀翱翔竊於微誠而入賀祝
聖人壽萬年延仰
綏定之功近
天子光四海遵蕩平之路所有微臣蹈躍欣慶下忱謹繕摺
叩賀
天喜

敘事不遺不越層次頓跌鉤聯極為妙手惟賀摺太
長為未合耳其體亦似賦

○凡人善讀書者愈好讀書亦惟好讀書者愈善讀書
善讀又好讀而後知連牀棟架之可貴楮墨筆硯之
可珍若為不讀書之人則視之將與我無關拋之棄之
不復惜矣夫以祖父愛之若性命之物而竟與子孫無
關其怨恫當何如乎且即自不讀書猶能保之守之以待
於後則其脈故未絕也若并此去之則於後亦無望矣
今之一興而遂已者吾詳察之蓋未有不由此者矣
○人有不念自己所處之境所當之時而唯欲自適其意

者負無用之人也在庸人不必論即有可以有為而一
味高騖務夸徼物求其有所成就亦已難矣若如孟
子所云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者彼方去之恐不
速矣安望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耶孟子之論為帝
王以下有大任者言之其實凡為人於斯世孰不各有
其任自聖人視之其任小自其人視之任未嘗不大故四
子之書無一語不該大小而言在讀者自領之耳
○桒頭偶見孫革寫斷語云不如無事休生事惟有虛心是
實心極有意味非好學者不能道

論極

天有南極北極終古不動故左旋右轉不失其常而日月
以之運而有晝夜四時以之行而有寒暑往來進退各循
自然之度數贏縮消長如環無端而天無為焉故曰不偏
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聖人法天法此也書曰允執厥中曰
皇建其有極極者中之謂也然天之極不動而人心之極
恒移聖人者其仁其知其勇高乎天下而猶夏勤惕厲
夙夜皇皇若有所望而不及何故我懼其中之一旦或失而人
事之紛紜繁夥隨之而遷有若當晝而夜宜暑而寒乎
陝往復由非其意念之所及有挾之而不可勝排者則非

君子每挽之而使正小人
常推之而使偏由是君
子與小人争争而不勝而
其極遂移於不可復是
以天壤之間肅長失其宜

天地所以生聖人之心聖人所以首庶物之義堯舜禹湯
文武同此志也孔子生周之末無位無民而獨有其道其
意蓋欲有所遇於當時庶幾挽春秋之運而復之乎唐
虞三代之盛終不可得乃始述列聖之傳授諸弟子以
垂之於後若曰吾身已焉百世之後有聖人者出當長人
之任求御世之方庶幾其有所考焉夫天地之所以立萬
物之所以成蓋在斯也不幸而有秦乃有焚詩書坑儒
生之事悍然奮其私智欲以絕天地之紀滅先聖之緒
漢以後乃能掇爐燼之餘摭拾補綴列諸學宮師儒講
求微言大義漸以明矣然而所謂執中建極者未之聞也
是以歷代以來開國之初頗多英主其所甄拔亦稱傑士
大亂之後僅以小康曾未數傳復歸於亂何則其君無
慨然為堯舜之思其臣亦未顯然見伊周之志謂之知
遠於極則可謂之能建其極則非也測景者違之尺寸之間
稱物者輕重之際始不過毫氂差之其未則千里之繆
矣人心有極而不自知其始偏則又以偏為者極益去
而益遠矣欲不亂得乎詩書易禮春秋聖人言極
之書也四子之書聖人詮極之旨也歷代之史近極遠

及庶類其度以至上下亡等尊卑無叙欲不大亂豈可得乎
此意另論

極之徵驗也知乎此則爲學之本知治世之源流斷可識矣

先大夫教人引經斷史者意蓋如此極者所謂定盤星也此處一錯通盤皆隨之而錯矣歷代治亂昭然可見五經四書即出治爲學之定盤星也有此故斷史不差不然則是非莫得而明也言治則盲詞言學則瞽說而已以偏爲極之故積久則去極益遠故也周末諸子之各逞其說漢唐以下之流弊其亂皆其以偏爲極偏者益偏而極亦益遠積重難返不復知極之所在故雖新革故之運成爲三代之所以久長以聖人建極開其始也若使後代復王守其心法不失則其極不移而何亂亡之有漢賈生董諭教與選左右之策蓋亦有見於此惜其不能推言其旨使漢文灼然於治亂之源力返於先王之治道則亦尚囿於後儒之見也夫

論心上

天地之心太極是也聖人之心執中是也學者學聖人學天地靜存動察是也故心者身之主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一言一動皆莫知所以然恍焉惚焉與鳥獸無以異身且如此況於一家一國天下乎夫家則近國則遠天下益遠矣遞推而遠則天下遞引而近則一心也身無心則無主是家國天下皆無主也何怪夫陰陽乖戾彝倫斁絕異端并作有若漢唐宋元明之末造者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夫心既放是身無心欲使心復入乎身之內則非學問以求之不可得也然自孟子後無復知學問之爲求放心者是以諸子百家紛爭而競起異端邪說角勝而迭進雷竊觀其書亦能究庶物之情察天人之微窮形極狀細析豪芒是其人非不學問也然而由其道則或飄忽飛揚而不能以自止汪洋潭漫而莫知其所極是學問乃所以放其心若七國之馳騁於從橫五代之浸淫於佛老孰非治其流而揚其波嗚呼非孟子之言將使千萬世學者皆貿貿焉行於幽暗隱昧之塗終古而弗寤也宋儒標其旨曰主靜立極曰居敬窮理朱子之解中庸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其於求放心之指灼然明矣然有以心學虛空爲宋儒詬者豈知心存則萬事萬物皆得其理心放則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皆無主之所

蓋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問其所問非吾所謂問

論心中

為亂將何有已耶。試觀古昔大亂之興，孰不由放心而
始哉。宮寢而興於戚，帷廧而基禍，或陳成於藩鎮，或
釁積於藩屛，以至乖逆錯亂，不復知上下順逆之分
矣，是焉得謂之有主耶。然則家國天下之無主，不由於
身之無主，不由於心耶。而謂求放心非耶。

諺云閻羅不當家，鬼判亂如麻，無主之謂也。心不在
之謂也。凡溺聲色，好貨財，喜兵革，皆所以放其心
而近習左右投其所好，心益放而不可求。是以鬼判皆
欲當家而亂如麻矣。觀歷代史書，莫不如此。故孟子
曰一正君而國定，有主之謂也，不放心之謂也。

亂之所生，自放心始。放心不求，又自以心為虛空，始心學之
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家國天下無主則亂，此夫人而知之
也。而獨其身之無主則弗之知，且不唯弗知而已，任其身
之所為，縱其身之所欲，若恐其心之弗便於身也者，日夜
求其放而不足，而心有不亡者乎。既亡其心矣，獨曰其身
存，足以為家國天下，能乎否也。今去唐虞遠矣，去
三代亦遠矣。就詩書所載而誦之，而思之，堯舜禹湯文武
之心如見也。即桀紂幽厲之心可知也。有是心則聖帝
明王之所以致治，其無是心則暴君亡主之所以致亂，其
本末初終不亦較著也乎。而世之人猶疑之，謂心
者空虛之物，言心者特逋於不可知之域，使人莫之能詰
云爾。嗚呼，孔孟而後累千數百年，至程朱始一揭其
旨，而猶為淫詞邪說者抑焉而不伸，心學之不明，其
患在一身者小，而禍及家國天下者大，歷代治亂之乘
除，禍殃之倚伏，其關曾不能一髮，不亦可為大鑑也乎。
夫心有全體焉，有大用焉。天生人而賦之性，則無理之弗
該也，無物之弗備也。性無為而心有覺，凡具於性者，皆
載於心。心如其性而全體具矣。人含性而發乎情，則無理
之可違也，無物之可乖也。情無制而心有極，凡出於情
者，胥揆於心。心酌其情而大用行矣。以之家乎，而家齊；
以之國，而國治；以之天下，而天下平。空虛乎否也。
空虛者，言無用也。無用乎否也。夫人之所由以放其心者，
吾知之矣。放其心而不復求者，吾亦見之矣。聲色也，貨
利也，入乎其中，則惟是物之欲，而本來之心不復知其所
在也。是以迷溺沉淊而不可出。若此者，匹夫不能有其身，士
大夫不能有其家，諸侯不能有其國，天子不能有其天

論心下

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堯舜之聖也而猶兢兢戒
慎若此唯恐道心之或雜於人心而心之全體大用由是
而遂虧故面以命之禹以之授湯湯以之授文及武蓋
千餘載而其授一聖人猶是人耳其心獨能治百靈
命萬化即不惟家國而天下而已四海之外六合之內以至
千祀百代之遠仰其心若日月之在天緒心者不聖人是
學而騁其狡驕淪陷於聲色貨利之中家國天下尚
有爲否其心則亡矣家國天下尚有知否也
今天下莫不言學問矣知言學問而不知言求放心則學
問何爲耶夫學者將以學聖人也學聖人者學聖人之
學聖人之心也博極羣書曰吾欲擬聖人之遺模言
行曰吾欲觀聖人之德然曰言道德而不及心雖曰
與聖人周旋而形容之而卒無當也夫物固莫神
於心矣一動而至太始之前俄頃而周八極之表無模
範之可指無軌轍之可尋聖人曰吾有是常人亦曰吾
有是然而聖人之有是真能有是者也日月以之運行
山川以之奠定庶物以之生且遂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
不可窮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庸不云

乎高也明也博也厚也悠也久也一言蔽之則至誠無息而
已矣書曰一哉王心此言何謂也今使舉一事即朝行而
暮止發一言焉夕是而晨非是不行者何心非而止者又何心
也得非由不誠故不一由不一故屢息耶夫以心之爲物若是
之神也雖巧歷不能算也雖靈龜不能占也雖軒轅之
鑑不能照也然而心之中又有心則雖聖人不能成一事是
以聖人之能天下莫與爭也聖人之功亦天下莫與爭也
而聖人曰惟不矜不伐之故誠知夫一矜一伐則心不一心不
一則余誠息矣焉有所謂高明博厚悠久配天地而
無疆者乎嘗以史書考之歷代以來皆有明王然其不曰
予聖者鮮矣功隳於末路業墜於半塗比比而是也是
以始乎治卒乎亂治日少而亂日多也何則人主一心而
攻之者衆又皆欲乘隙而進人主不能防也而示
之以間則於以熒其聰而眩其明雖然而並隳於是易聖
人而爲常人之心其極也並常人之心不保焉嗚呼心學之
不明其患非小故也學聖人之心者學聖人之不失其心
也操之者愈約而心之體愈全持之者益嚴而心之用益
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德並五帝道高百王而曾不出

肯綮之中徑寸之所函書所載聖與聖相傳無偽語
而勿爲詞則其心可知矣焉他求哉
以上論極一篇論心上中下三篇擬入治安本論
余少壯之時作無益以害有益虛耗精神坐費歲
月七十之後乃始追尋此語而已晚矣然猶思稍
有裨補於斯世擬治安本論二十四篇言治世之
（欲以錄得失之原權法戒之要）
大畧蓋親覩
聖天子之所作爲印之於經史紬繹其本末源流之
故雖文詞不逮於昔人而義類則皆明徵而顯
驗者也苟其存諸家塾尚能有益於來學則余之
蒙
聖恩解退得數年之優游亦庶幾不負也夫
道光己亥先入伏一日柱塢書於遂初草廬

○文字最忌者平平則觀者欠伸欲睡以入場屋必無倖矣
余所云懸崖撒手者正爲欲去此病耳昔先大夫述王
父之言曰作文之病只恐怕人不懂得蓋言其儘自伸說或
未說而先引頭或已完而又拖尾蓋怕人不懂之故也自己
老實謂人亦老實祇成絮聒如何不叫厭耶文字所以
重才學文所以重悟要是氣勝機勝神勝則用筆自殊
發言自異筆則運掉轉換言則輕重疾徐與題言相赴
而不爲題拘方能絲絲入扣不鮮此則了無生意雖章句
妥適奚取焉余嘗謂文字不同有飛者有走者有促者
教童子須先辨此如兩層中間可著一層著此層非不
更明然而不如勿著令兩層一擠而精神迴出自然飛
越此括其大端學者可以類推章法股法段法句法字
法逐細講求能知此乃不爲俗師所悞

○凡人笑言容貌俱不可有所倚有所倚則熟習之人取其
近似而贈之以名已雖聞而惡之而無如神情逼肖人人聞
之而以爲然竟不能改也又有好罵人者人即以其罵人
之語名之但舉其語而即知爲某也豈不更可笑乎所
以子弟輕脫戲謔及乖張謬謬者父兄皆宜嚴戒之
不獨爲避此蓋望其成材亦須自學重中和始

○虛心者上品也自是者下品也飾非怙過者尤下之下也自無
一能而動欲上人者益下之下也如此者無論何等人爲何
等事皆百無一成者也旁人嗟歎欲進以一言而不能直
至末路水盡山窮從前之所萬不能忍者而亦受之亦

大可哀矣而無復可為計者諺所謂死狗扶不上南墻者也所見多有之惟有長太息而已

○人至於貧不能自存而倚親靠友亦可謂遭遇之窮矣雖親友力尚能振之亦必其有志上進而後力有所施若竟欲以此終其身者親友亦無如何也且更有以不遂其意怨其親友責其親友者是使親友直不人以待之也試思親友尚令如此何況路人則其究竟固可知矣夫人有七尺之軀父母生之弟令其窮餓以死乎何不激發其志氣一為洗其羞也其能力學者上也能治生者次也即一無可藉而至稚子母逐什一又或一藝一能自食其力但明白忠信為世倚託者其必有所成可知也若此者世亦多有之任自為耳天豈有絕人之路哉

○以上兩條雖世代詩書仕宦之裔不能保其必不至此但所言乃是生死之路其走死路者無可言亦不忍言其走生路者則猶可望也人自擇之父兄亦當為子弟擇之若悔悟之早而改死為生者亦其祖澤未泯天猶不欲棄之者也然若是者千百中一二耳可無懼哉

○見邸抄丐者乞得錢數文同丐者乘其睡以石擊其腦而殺之又單身宿田屋者為人嚙喉死剝其所著破衣而去又京官忽瘋夜持刀出傷三人一人死又舊充兵者瘋發持弓箭出射三人皆死此皆非死者意念所及怪事蓋無所不有也又市中有遮扇行者適一人架鳥鳥驚飛而撲其項其人舉扇一格而鳥死是人竟以鳥架鑿其面傷焉蓋架末裝鐵簽也後三事獨行者不可不知前二事告人亦不可不知也為其有恃心也一不及防禍如發機何得不戒

手有兩而後能持足有兩而後能行古人比兄弟猶手足謂本屬一體而相濟以為用相輔以有成也自有妻子而遂疏其兄弟是一手一足之人也彼自以妻子為可恃世有妻虐其夫子忤其父者閨门之內隱不忍言欲百計擺脫而不可得者未聞兄弟有是也猶幸者尚有能幹可以為妻子役若衰老碌碌仰給於妻子求若奴僕不得矣到此地位乃始知兄弟之為重不已晚乎若此者吾見之而憐之而又不勝其恨之而惜之也其初之不能於兄弟者不過語言之乖顏色之迕耳自任其脾氣遂謂其兄弟可無而

脾氣必不可改至此試問其脾氣何在尚能自解否耶此人者亦無如之何但書之為戒為勸可也余所尤為惜者其人頗正經臨財物不苟能書算所歷親戚皆任官及鹽商有力之家令以於其事儘可以成家立業獨一種脾氣容有不如其意即併其主而怯之決然舍去自棄其前功而不惜以至老年困阨寄命於妻子如是結果甚可哀也有此數長又無他嗜好人所不能害者而自己之脾氣害之世間如此者蓋亦不少也可勝歎哉

○慎起居節飲食古人養生之法盡此矣蓋起居不慎則寒暑陰陽偏勝之氣皆得而中之飲食不節則藏府通塞偏勝之氣皆得而礙之是以血氣不得其和而至於病少壯之人血氣本盛偶有所傷或亦不覺然其病也恆較衰弱者而更重焉則以其偶傷不覺迨覺而傷已甚也即如飲食各有其量如升斗然稍多則不能容聖人云不多食注曰適可而止蓋常不使滿其量也量不滿則新故乘除皆有餘力豈有偏勝之患所以節宣一身之氣化即聖人能仁壽天下者以此可推矣古詩云努力加餐飯解人之憂致其忠愛云爾餐飯未有可強者也外至者有餘則內化者不足能勿病乎不欲食者勿強蓋內有宿物須其化盡乃可復食則可以無病〻亦易愈矣此蓋余於老年乃知之

右石南隨筆一卷皆不外述訓之旨為家塾後學言也其中大者可以通古今小者可以善身世在學者自擇之總之不失祖宗之傳云爾已亥六月大暑中石樵老人識

內有入治安本論者有入讀鑑餘論者皆其大者

○凡醫用藥治疾宜先視其人之強弱強者藏府厚弱者則薄以定藥力之大小輕重峻緩多寡先後之宜不然第本成方一槩施之雖與病投而足以貽害所閱醫書但言某藥宜治某病某病宜某方惟仲景傷寒於先曾用藥之悞者辨明之而亦未及此蓋此在臨時斟酌非可為典要也令人於藥性尚不知而人之強弱更所不問執定古方全無通變之道無怪業醫者多而良醫絕少也

天地　世運

出變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　六五童蒙吉　順以巽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謙亨君子有終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不違則也

豫初六鳴豫凶（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道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上下附于豫和以中正自守）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當速悔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成而能變則能補過而免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元亨甲者事之始而先之三日後之三日而事之中不得壞則不自新以為後事之端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未當壞其丁寧不使至於速壞）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反本還質而吝嗇也）

剝象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天地

兵

六四象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　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　六四中行獨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反比爻見之）　六五敦復无悔　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既以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象

九二輿說輻（不遲）中无尤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未角利易禁于未發之謂豫也）　六五豶豕之

夫婦

出處

隱遁

牙吉（陽其據而下制） 上九何天之衢亨（畜極而通）道大行也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得中）（柔處中）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

歌則大耋之嗟凶（前明將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 日昃之離何可

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後明將繼以剛迫之） 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憂懼得吉）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上六咸其輔頰舌

滕口說也（感人以言而无其實）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或者不知何人之辭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九四田无禽（无所獲也） 六五恒其德

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

制義從婦凶也

遯亨小利貞（二陰浸長陽當退避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而不可侵迫于陽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二）

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 固志也（固遯之志也）

九三象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有所好而能絕）

九五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无所疑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三五而右四）（輻音腹）

（前四前二陰則決矣可進之象也） 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

易无悔（易之也）（不覺其亡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

无攸利艱則吉

晉初九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不為人信亦當以寬裕）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上无應故不進而愁）

（能守正則受福也） 六三眾允悔亡（為眾所信） 九四晉如鼫鼠貞

厲（不中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危道也）

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

行有攸往主人有言（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睽小事吉 不可大事 彖大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
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
疑亡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吉 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見方也方處蹇中不宜近險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利見大
人往有功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宜待也
解 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 難既解利于平易安靜不宜久煩擾也
損彖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
三則疑也 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 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以上益之而

不能靜其吉而凶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
蹢躅 備君子之 柔道牽也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 其志亂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致命猶与人而不之有也則至困而亨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九二剛中困苦安命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九五困于赤紱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物窮則變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震象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
社稷以爲祭主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散緩自失之狀若因而能行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
九四震遂泥 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 泥滯溺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來及身懼恐惟省嚴而以无咎 而亦不能免于猜嫌之言也

艮彖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三止于上不肯退聽于二 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限腰胯也夤膂也 危之不安之甚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時止而止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敦厚于止

漸彖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障蔽也往而從之其反見疑 惟積誠以感發之則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 沛作旆 沫小星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言障蔽之深 豐其屋天際翔也 闃其无人自藏也

旅小亨旅貞吉 旅非常居然道无不在 故日有其正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所失不多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終莫之聞也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進退不果之象宜以武人之貞濟其所不及

九三頻巽吝 九三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有始是无初亡之是有終也 丁以丁寧於前癸以揆度于後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過於巽而失其所以斷也

兌九二孚兌吉悔亡 以孚而說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反來就二陽以求說

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遠害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至太甚則苦矣 其道窮也 彖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知通塞也 能節而止者

九二不出門庭凶 知節而不知通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自然有節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以苦當位故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中孚彖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不前於不濟初謹於此是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衣袽所以塞舟之漏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濟六五象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上九象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

天地

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其安无窮故順則吉逆則凶則一理而已矣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 括結礙也 釋射隼高墉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巽順于理以制事宜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恒雜而不厭處雜而常德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習熟則易益長裕而不設但充長而不造作困窮而通身困道亨井居其所而遷不動而及物巽稱而隱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少怨尤井以辨義安而能慮巽以行權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
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
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
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
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
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
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
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
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
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
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
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
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
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

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
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
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
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
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
受之以未濟終焉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我臨物曰與）
（物來觀我曰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屯震遇坎 蒙坎遇艮）震起
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
也（畜而遇時 災自外來）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白賁）兌見而巽伏也（兌陽外見 巽陰內伏）隨
无故也蠱則飭也（隨前无故 蠱後當飭）剝爛也復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剛柔遇而剛見掩也）咸速
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
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止謂不退）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
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既明且動其故多矣）離上而坎下

也（大畜上 也小過下）小畜寡也履不處也（不寧行 進之義）需不進也訟不親
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
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大過以下不反對）
洪範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澤
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序）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睿者通乎微者也 五事之德）恭曰肅從作乂（條理也）明作
哲（智也）聽作謀（度也）睿作聖（無不通也 五德之用）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剛之過）六曰弱（柔之過）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
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威儀）胡不遄死何為 相鼠有
齒人而無止 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刺無禮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充耳琇瑩
（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弁如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綠竹如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卿士之車也）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樂易而有節）
衛人美武公之德

此錄因禁止鴉片與英吉利滋事始末近兩載故所詢居其大半因粘與國地圖以備稽考

英吉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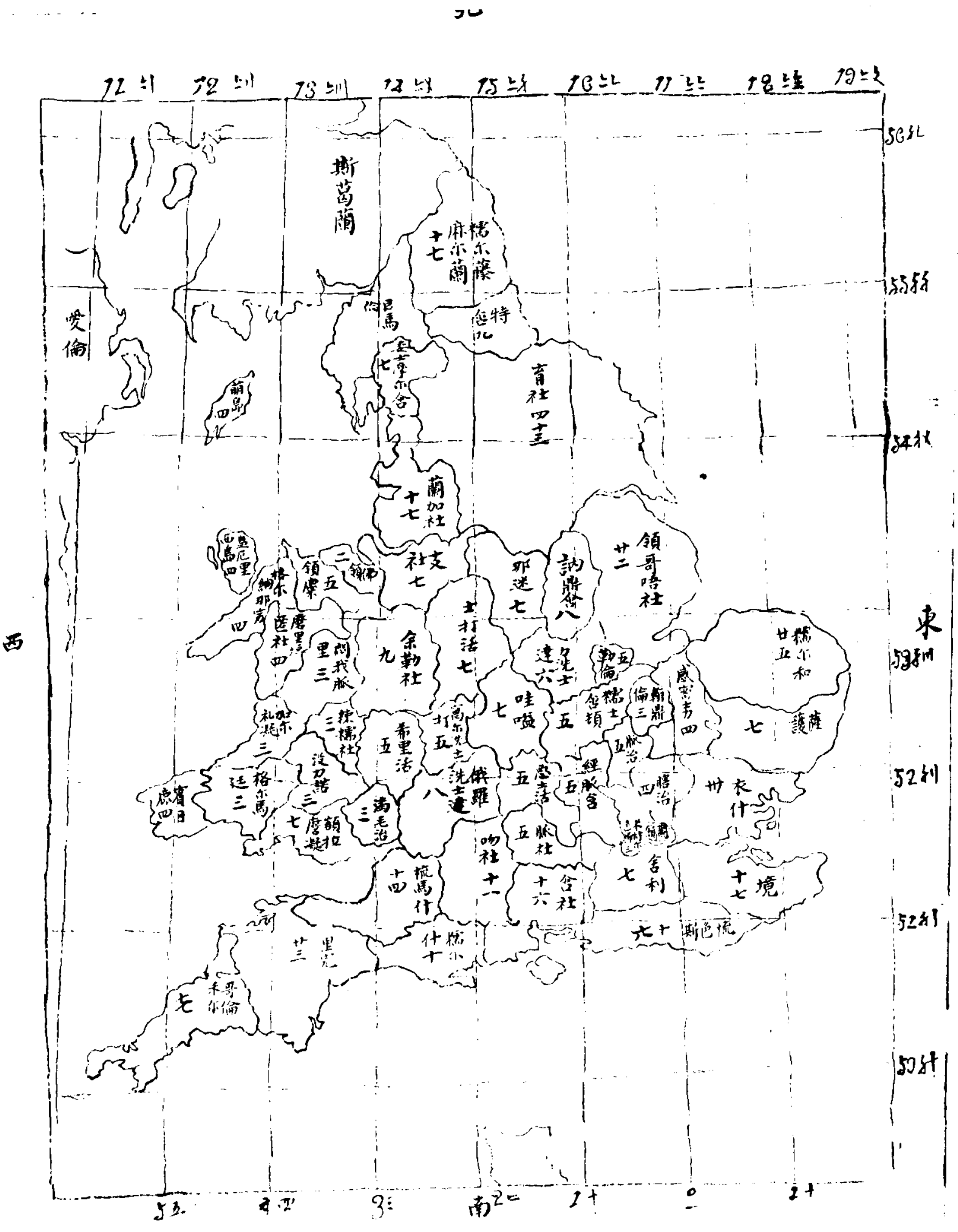
圖每方一度經緯綫趨於漸窄緯綫五十雖五十一每度得地二百五十里自哥倫不尔玉諾尔藤麻尔蘭雖六度得地一千五百里為英吉利所屬斯葛蘭在其北愛倫在其西雖緯度四南北得地五千里然東西不及南北三之一形勢與台灣府相等而略大

歐羅記數式

一作1
二作2
三作3
四作4
五作5
六作6
七作7
八作8
九作9
十作0

蘭拉以者其國都也亦曰倫墩大抵英語之音往中

北


北
斯葛蘭
愛倫
西
東
南

或問太平之兵多無用何也曰無戰故也凡兵者必因戰陣而鍊之太平之世金革不用文恬武熙優游歲月習慣為常人各尋安樂之場走貨利之地充兵本非所願而列名尺籍者多係游手無籍之人即留心整頓亦視為應差故事由行伍而擢備弁由偏裨而升將領皆以為循資挨格之常雖亦視其技藝武力為黜陟而未嘗一用之於對敵接仗之事是以胸中茫然一旦臨陣只知呆打打而不勝只知退奔走此所以全無用也何也胆氣先喪則技藝亦絀武力亦消不敗何待然則如何而用之曰先激其胆後厲其氣總以一其心而已矣一心則胆自壯氣自盛如束伍法是也一伍如一人是一人而有十手十足五兵也伍伍如是隊隊皆如是是千萬人如一人夫誰能敵之曰是則兵強矣不猶是呆打乎曰非也用之固自有法也有正有奇有疑有伏有虛有實有往來策應有金鼓之聲有旌旗之色主將運用於一心或出或沒或進或退靜若處女動如脫兔戰如雷霆解如風雨隨機應変所指必勝是雖市人可用何況素教之兵乎曰是則兵必勝不勝亦必全頋安得如此主將而用之曰將擇其智勇能兼者博諮羣策擇善而行謀定而動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此之謂也故當以求知為先既知則能謀亦能斷而臨陣之変亦不出乎此矣曰冣要處安在曰冣要者兵習其將號令出壹然後能指揮如意仍是一其心而已矣

此用兵之要術所謂先立於不敗者乎原大陸兩陣相當大法如此至於料敵情察地勢審天時萬有不同固非一法之所盡而臨陣制変跬步之內即可蔵機瞬息之頃亦能設險更非定法之可拘神明之用存乎其人而非紙筆所能及也

或問廣東之事曰廣東因太平日久生齒益繁又與外夷通商民情不靖故有今日之事沿海港汊隨處可通郡縣疆域聲勢不接處處防維所備太多勢難周密然夷人祇仗大船其小船入河大船即須候於口外為其歸路若州縣去岸至十里外者即不敢輕易往攻州縣居民鄉多習水而輕戰鬥州縣官能倡義勇便可得二萬人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彼亦不敢自謂必勝廣東通夷漢奸雖多然是天地之襍氣所生邪氣所染究不如純氣正氣之盛聖人在上日月照臨忠義之聲呼而易集當事者奉

國威靈先聲所至大義凜然萃一省之同仇敵愾之士知者
効謀勇者盡力是則合千里如指臂盡四竟如腹心何患乎
數萬里外之小夷耶不知出此畏而求羅以致愈(出)為愈謬此
則不學之過也不學故無識不學故無胆而所為幾類前代
和議之事
天子震怒命將出師海內聞之如雷啓蟄當大(斷)任者亦惟
力反前人所為而已矣去其闇則識益明懲其弱則胆愈壯
即粵材有不可勝用者凡有智畧膽肝之士非當事先為
之標的則伏而不出蓋人有熱血者固欲灑之得其地必
不肯無故而傾灑也忠義一鑒(建)豪傑咸(歸)集何功不成何往不濟
中國之大深仁厚澤之久財力士馬之富而悍數隻夷船非
情無理亦已甚矣審此則凡在戎行者不敢不勵而莠民
亦不敢啓反側之萌於以震疊海外而揚我
天聲直運掌(諸)上其運之而已爾
廣東則須言水戰矣其人本習水而輕死故可用彼夷
所恃者其砲而最重其大船或用砲用火或攻其上
或鑿其下本省必有知其法者亦必有能用其法者
忠義所感激必將傑効其長以附報國之列先在

當事者詳求而博訪之重賞而厚待之惟兵機有
臨時猝發先時寄遣者不可預洩允善於戰陣者
自知之
因有邊海之事而遂言兵非所習也但斷之以理參以所
聞而為之說耳意謂學者不可不知兵以備國家之用
蓋見當事之謀悞而思以勵人材以為緩急有恃也
觀者或有以諒其心我又凡所言皆謂一省之事一省
自能料理方見得經濟故不言調兵然有必應容兵
助之者如水陸並進或本省力有不及則非外調不可
但以隣近天氣土水相似者為宜耳我
國家道德隆厚原不恃兵亦豈屑與小夷角力惟是悖
理逆天肆行凶暴則亦不能不行天罰以正其罪而所
謂丈人長子之任茍付之非人亦安能稱
聖主之意故人材在太平之世為尤要矣世治則庸夫
高枕然使人盡庸夫又安能高枕耶今之無胆(無)識而措
置乖方至貽
宵旰之憂而蒙國家之眦者非庸人之效與耶能安
枕否耶士而當此能不念湛露彤弓之事能不興方

叔召虎之忠假之事權而亦與庸庸者等可不可也
忠心也義氣也忠之心為良心為赤心義之氣為正氣為
烈氣此心與此氣合則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
也古今秉此心此氣而能全之者代不乏人關帝其最
已是以逾千數百年威靈赫矣通幽貫明逾久而益
顯代天地而宣其功用廟祀與宣聖並崇世謂文武二
聖而他不得與焉
本朝以來顯應尤著意必帝所執掌實當佐命
興王之任而因以彰善癉惡昭帝命之有赫明天道之
無私當夫朝廷清晏化理優游帝則陰相之而不見其
迹若夫亂賊倣擾戎夷猾夏逆天反常神人共憤帝
則指揮風雨驅役雷霆若響應聲而曾無間於俄
頃也夫人當國家大任而適有邊疆之事或恐其凶
焰荼害生靈若非秉帝之心行帝之氣曷以伸天
威而彰天討余是以於今事而專以忠義為言忠義
者人有同心感之而立應者也制梃可使而況在武備
修明之日我今之畏葸退縮幾於匍匐請命者臣夫
之所不為而儼然曾不之恥則素無忠義於其心可

知也既不出於忠義文不為之効謀武不為之盡力而惟
恃匍匐請命謂足以弭禍患而奠邦家是乃秦檜之
所為其能逃於
聖王之鈇鉞難矣
忠義本也出於天性而為大臣者宜之何也大臣忠義見
有忘身徇國之人自相投契而凡慷慨報國之士聞風而
景從以為披肝露膽有所發抒瀝血傾心雖死不恨
故耳且既以忠義為國凡有益於國之事無不為有裨
於國之謀無不用有濟於國之人無不庸是一人而兼數
百千人之長夫焉有不能勝之任至鼎折足而覆公餗乎
吾人為學固將為其大者遠者豈有目不及尋尺而欲
運百里者乎至究心庶務何事不當夙知何能不當素具
周公多材多藝大聖人也孔明王佐之才而八陣之圖連
弩之法木牛流馬之用出其餘緒皆足匡時非素講求
可臨時而索乎古來志期濟世其量必虛公而無我其
才必四應而不窮未有沾沾章句自畢一生者也況躬逢
聖世優游多暇而甘為盛時之棄物何以為顏且天下非
無事也地大人眾蘖芽間生如今外夷之釁突然變

生起而遂束手無策則朝廷取士何為耶國家文武兼資士當知勇試備則學之大要可識矣

壯省人性尚剛氣尚勁畏人嗤笑而喜推獎遇事可以激得起不甚畏難惟太平久不講戰陣之法兵不知將亦不曉只是分打打不勝則鋭挫別無方畧此大患也戰陣法多端大要不外奇正虛實而已奇正可以相生虛實可以互用変化無方總令敵人莫測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所謂出其不意皆謂此也宜擇有將才者與之講求趣無兵事時使鍊習精通人人曉暢則遇敵不但不惧而且喜其入我之彀而顯我之長踴躍從事爭先而恐後矣其間如察天時如指占上風之類審地利如爭據高阜之類料敵情如夷性疑即設法疑之之類又如放烟縱火斜衝橫擊使一進疑迴顧而疾速乘之如迅風驟雨彼烏能當之不能當則走走則殲矣蓋分打必殺傷相當此則敵傷而我全之道也他如練兵束伍法五人同行同坐同進同止無論晝夜皆不相離在營在陣悉是如此此是鍊兵時排定一排定則終不改非臨陣所能及也有功同賞有罪同罰五人只如一人伍五為隊十隊為旅莫不皆然則千萬人如一人孰能禦之此皆於平日練習將帥即如師保

如今假疑者反是虛令假不疑者反是實兵法所云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是也又有虛者竟虛實者竟實虛實之静實者反虛虛者反實之方所謂運用之妙也変在將帥得有成算號令嚴明弁兵信服則指揮如意如馬錯陣後伏弓弩刀矛陣

備弁即如父兄其胆既壯其氣自盛令皆夙熟事皆樂為安有倉猝驚慌逃迸散逸之事從此可以練出勝兵猛將及専閫元戎之畧於國家大有益也

或問奇正虛實如何相生互用曰正與虛者顯見之形奇與實者內藏之機也奇变而正則正即奇矣實变而虛則虛亦實矣兩陣相當変態自出頃俄之間不容稍緩乘機騎勢是在神明未可以言語傳也今即以束伍法言之三長矛一主虛刺二主實刺則實乃正也虛乃奇也二短刀以佐長矛抽還之不及則矛乃實也刀乃虛也然實刺落空即虛刺者轉實刺此非正即奇乎矛本殺敵然已近身則短刀急應此非虛亦實乎即以一人一器而言聲東者擊西指上者殺下皆有奇正虛實皆能相生互用夫將帥之用謀用力亦若是而已矣古人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豈指方定域所能傳乎曰若所云則古名將乃能之今豈有其人耶曰今亦唯不知有戰法故耳若令講明其法深識其意歷練戰陣而親當其利害則其心目中亦自有接時而生者矣吾故曰勝兵猛將専閫元戎之畧從此而出也曰技有長

後又伏鳥鎗又如冷箭冷，
鎗之用皆不出奇正虛
實之意

設疑設險即土埤 正斜橫
豎高下長短相參鎗兆
也即明溝暗坎相突互
出也我之隱伏出沒不
可測彼必不敢前矣

短如之何曰彼有長短猶人有強弱胆有勇怯也束伍法
以五人為一人則每一人皆有四人助之是即轉弱為強鼓
怯而為勇也刀牙之法則有鍊習之而已矣以精利便
捷之刀牙而五人合而為一加之伍復有伍隊復有隊則
彼亦有長而無短矣至如火器一項外夷精之而中國不
及此亦有法仍不外正奇虛實而已夫彼客也我主也
我之設疑設險彼不得而知也彼不疑而進則中我為所算機彼
疑而退則為我所乘或出其旁或遮其後彼若一迴顧則我
正兵疾發彼火器即利豈能當四面火器乎況其落機
而蹈險火器並不得用乎 陳提軍階平奏進製砲藥方兩其宂藥掌中焠之藥燄而掌不覺誠為神
速現已奉 旨各營製造又法用乾蝶螂為末入鳥鎗比尋常打
遠數步極有理蓋取其速也渠有一定之力速則力未盡自然更
遠於鳥鎗家宜當令
兵日備之固所願也
以上二條言北省陸戰無水戰故也江浙閩廣則須兼
言水戰海防乃備
登州友人張君香海守備任於上年九月。曾押為差官從者人登夷人船又言
其船水面上高兩丈餘。五桅。其船長十八丈。寬約五六丈。船頭置
大銅砲二。約三千斤重。約其砲口。可用砲子三十斤大。任人撫
摩。此砲後又有兩砲。稍細。外似銅片包。內似是木。不許人手

摸。問其人。則手作勢而口效之曰出。即我之嚇也 余因閱廣東奏失
砲臺之事云。陸營本在後。緣官兵發預埋地雷。驚走
及漢奸六百餘人。漢奸引夷攻陸營。夷用飛砲奇巧火
器。遂致焚燒等情。余因思其後兩砲。乃是發火毬之用。
即飛砲也。聞其砲子有中空裝硫磺者。當即此砲所
用。乃專以燒營。燒房屋。燒軍伍措聚。其砲堂亦銅也。
木裹者乃機也。外銅片護其木。而發機即在其中。其
不令人摸者。恐觸其機。故手作勢而口有聲曰出也。相傳
其制。其砲必非一層。必發一層。又一層。有自來之火。發出而
後灼。蓋其子既輕。發之以機。無庸大力也。
據此看。則我安營及對壘。皆宜散不宜聚。宜疎不宜密。
而砲臺後之兵房柴草。皆宜遠。仍備遮蔽各具。及
水具。為要。即土埤後之兵亦宜防。蓋此物必漫空而
過飛。遇物而灼。意不主於攻堅也。查夷人命寄於船。飲
食皆涼。晚亦不敢點燭。則其畏火甚矣較我尤。我亦宜思飛
砲之法。製器以制之。此非攻堅。只須火彈亂飛。火箭
亂發。彼即不敢不退。但不可因防彼以大攻。而轉致自有亦引火
之具耳。塞河口之木排。蔽砲台之土袋。沿海岸之土堆。皆

宜常常以海水淋之。接戰之先尤要緊。

按彼火毬來落地而猶灼我火毬往不及船則入水此又我不及彼惟彼小船多集則我得力也

又彼有用竹一節內裝琉丸外以藤纏之(者)火具或即用小砲載小船上發之亦須防之此皆輕而易發(止)故無須大力

又廣東續失砲台係提督鎮副將共七員皆漢奸為之用遂猖獗至此由此觀之則制夷猶其次而剿漢奸為先矣漢奸不盡夷患終不得息廣東若打走盡夷船仍帶北來夷本不能登岸 而漢奸為其先導又借彼火器之利殊難制矣幸北人不肯與通而彼道路不明北省及其未來而先為之備若以計擒斬畧盡則夷失所恃自然退走矣山東之登州直隸之天津戰守之要所宜急講也

道光庚子余年七十有七矣名心既盡文義亦疎念我先世(代)世有科第而前後(繼)不相及其於文字之傳多由心悟亦若有宿解焉然斯道也久之而弗傳則亦將埋沒(莫)廢而不復知其所在矣爰以朝夕之暇手錄明人之文計四十首命曰初學正始編夫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凡事皆然而況文者人之所以自終其身者乎文之有體猶人之有五官百骸也自(竭)者不容缺一奇者不容有二而後精神血脉貫注於其間自世俗不知先正之法而後(乃始)疊牀架屋惟其意之所欲為蓋先破壞其體而失其所以為人矣(矣以謂之文)然此其故在不正其始後欲改之而無由也余是以憂焉孜孜晚歲而為此也亦欲我後人稍知斯道之傳既有其始而復究其終庶不為俗學汩沒云爾

(下者不可下降下者又可上移)

(雖十於百但而不無以助)

初學正始編前序

制義之興自取士始也苟體端正詞氣光華欲使學者習(熟)於對揚大廷以為拜獻之先資也故其言必有序事理既盡而神(采自章)韻亦(揚)宛其原本則在於經傳子史擷其英而取其華以盡吾襟懷之能事此而不正其始焉可乎先正之文苟如股股如句其轉折必盡其呼吸必緊而變化行乎其間若陰陽之不可以端倪故尺幅之間而題無賸義文(句)有餘神今雖祇取四十首而法已不可勝用矣即有高才之士精思博學逞異追新莫不取道於斯蓋舍是而無(莫)由也故曰始也夫始不正者吾亦嘗見之矣其卑者必膚庸(陋)爛劣不可以入目而高者又行乎鼠穴蛇窟無以與大雅之觀以斯而言文何文也耗人之聰靈有限自成童至弱冠數載而已宿物填於胸中能自拔脫者鮮矣間潦以往遵道而行由是則成不由則敗

可勿慎歟若測河岸亦每而導江脈循其浩浩乎天地之間可知也不然者潰溢之患洄亦立待耳

後識

寄東撫登州守島議

登州城北對長山島有二千餘戶家大而近然只一山橫亙三十餘里山前後為民居民田平敞無險要可扼今議守則無他策惟距海數十步為長壕令寬深而淺引海水注滿壕後即挑起土作長埠高二丈埠頭作窄道此門戶也宜於中間土內起作橋形夷人疑為地雷必不敢過而漢奸敢過其過必急搶卻於下橋設暗坑前者落坑後必反走我伏鎗出而乘之是第一層即有重閫之險矣埠後或橫或直或斜或曲皆作埠令前後長短交互相錯既挑土則築高即以濬深而其中留平者乃道路也又於中間斷接處或作圓墩或作方埜圓則明道在左暗險在右方則明道在右暗險在左險者坑也用蘆蓆數土其上有事時現為之以其不能久也有坑之處必不能與平地同則將明道一邊亦作令與暗險一樣我兵知之而後不辨也可於後伏兵就使作為記色若慮我兵記左右不清則另作標記亦可其餘凡路轉處皆分死活另設標記此則如布八陣圖令敵入其中不知所向而我弓箭石子自上擊下火毬隔埠拋擲鳥鎗自下擊上各視所宜而伏以待用蓋古人深溝高壘專以守令則仿其法而兼以戰戰即守也要令主將親歷相度布置安設就引我弁兵逐處指示令日行其中往來嫺熟賊至或引令深入或逼使旁行或徹露旌旗或盛喧金鼓可以神出鬼沒變化無方見主將韜鈐之略也

此法最宜施於平陽之地而彼之大砲飛砲火器全無所用矣沿海州縣去岸遠者不必論彼人不能離船即登岸亦不敢遠離火器為其歸路故也近者於城外照此法設守亦決不至如定海之事矣再查該夷來犯不過自辰至午未則必退飢渴且惰故也故登岸亦不敢遠離小船退大船方能退其退也則必遠去而後敢止其止也不敢近岸惧遇風而擱也不敢近山惧遭風而磕也不敢近人居惧水勇能鑿其底或斷其椗索也又甚畏火飲食皆以冷夜不點燭故自未以後則食食已則拋猫下椗於水深大洋不復能動矣其船既大其猫亦必數千斤鐵造成其下之起之也亦必數十人乃能之故晚暮必不能復至也島雖隔海而運送接濟添助弁兵於申酉之際殊不為難且南面則此岸大砲所能及此島之所以可守也

寄直藩論天津海口事宜

天津河道自城向東南轉向東入海計一百七十里就海

口夾河立砲臺後建兵房駐兵防守此現在之布置也竊謂砲臺宜退立於距海半里外砲臺前海岸上數十步挑寬深長壕引水注滿而於後作護臺土埠高與臺齊臺沿海排連或三座或五座壕周於前臺座中間或安砲或設陷坑夾河砲臺上安大砲三專為擊大船之用以臺既高即不能擊小船也其就地平安大砲次砲相間塞河木簰上亦然彼大船不能過擱沙度可及則臺上發大砲擊之不及勿發發期必中為準其次船小船過沙向河口者則平地及木簰發大砲擊其次船蓋

次船必其載飛砲火器者也次船若碎則小船必不敢前其猶前者則發次砲擊之再近則排鎗擊其人總以令其不得及岸為要至砲臺南北盡處仍接長壕長埠埠盡頭復設暗坑防其遠過至護臺兵身皆帶藥囊忌近火欲防彼飛砲火器宜先列陣於外專伺擊撲臺之賊而兵房另備防火之具勿置藥其中柴草亦徙之此海口之臺也臺後距二里宜夾河復設砲臺各一河內仍塞木簰一重俱安大砲次砲防前臺前簰有失則後臺後簰擊之且勿令大砲次砲祇有一層也安營駐兵宜去海

岸三里前橫土埠埠後深壕埠前雁翅作斜長土埠橫埠兩頭為正兵出入之路斜埠下頭為奇兵抄後之路而中間為戰地（此言賊未撲營出營應敵）每日由營派弁兵協護守臺宜於臺南北盡頭處掘土墊高一尺支搭帳房向海一面仍作土埠晝夜兩班以防上岸之賊主將仍不時自往巡查就中軍令賊來時更派將領帶兵赴之後復於距海八里之大沽建砲臺二其後安糧臺為供給諸軍之所臺安大砲次砲以一軍護之大約臺前為大砲所行之路臺旁為排鎗所行之路再外為刀牙接仗之路總而言

之則駐營為中軍協護之兵為兩翼海口砲臺為前軍而糧臺為後軍也

天津河口水深不過四五尺上流愈淺則用荊簍裝石子下河便可成閘又不必木簰兵水與岸平則隨地皆可引為護壕之用大率山東青州武定直隸天津永平山海關至金州復州海岸皆平土漫逆爽大船必不能到岸所駐尚在數十里外而北省少水河道淺狹彼小船雖至不過探視取水而已去大船既遠必不敢輕入致無歸路也且海岸上亦鹵無人居行數十里而

後見村落再數十里而後見城邑彼焉不敢留〻而來不
顧其後故此等處皆萬〻無患獨嚴守登州爲要耳
孤出海角緊臨大洋此與(於)彼爲便故須全力守之爲全
湯之鎖鑰則外夷無能爲也
第一曉諭我營伍人民實不足畏者夷船之大砲何也
夷船之大砲每船不過二隻且係在兩面彼大砲一發則
已去其一又須轉過船再發及再發而大砲已完矣彼欲
更裝則須遠去而後能之次日再來仍止二砲而止而我
大砲相向者亦必有十尊且不難發過又裝彼焉能敵
我彼非不欲再裝腳不踏實地勢不能也且彼大砲專爲攻
城及砲台我護以土埠則彼砲固已無用我城與台即或
有損連夜便可復完而我大砲迭發若傷其船或篷帆
繩索桅杆皆彼所膽落神驚去恐不速者也然則復何畏
焉大抵彼船雖大且堅周圍多有砲眼不過祇爲自護計
耳遂欲恃以構難是彼之昏也我若因而畏之而自視若
不足恃不又與彼同其昏乎
廣東叅贊大臣楊芳奏報夷船犯省城我已預備鎮筸總兵
長春禦之連發大砲碎其三板船二隻人船俱沒又擊折其
大船桅倉皇退去奉
旨楊芳優叙長春賞巴圖魯名號
楊侯久歷行陣昔楊(宫)保遇春不輕許人獨許侯因應不
謬須有言齊提軍慎本領尚出楊侯上今亦
命爲叅贊趨赴粵靖夷將軍若一聽此兩人事不難辦
也天下無易事天下亦無難事視當事者爲何如人
耳
諸葛武侯自昭烈殁後數年魏涉爲無間蓋即內修政理外
服蠻夷之日也迨其上表北伐忽然出師魏朝野震動信
所謂靜若處女動若脫兔者已當曹丕篡立陳羣王朗皆
遺書孔明諷以送款稱藩孔明俱付之不答而下教國中
諭我官民將士以明其是非之意蓋不答其書彼以爲我計
未定必不驟議師旅而教諭國中令曉然大義自不爲浮
議所搖而我得以從容措布迨其人心既洽軍實具足乃
振揚威武若自天而下此則孔明之小心大略具見於此余謂
孔明行事純是神理不用氣質者於此思之可得其大概
也

左羅石琴圖書後 琴背刻(千)清夜鐘及羅石字

古人既往而所遺一器一物猶爲人愛惜護持至以爲傳家
之珍或摹而爲圖形諸吟詠垂示無窮豈非以其人
在天壤有不可磨滅者與蓬萊張氏寶左蘿石先生
琴三世矣寶臣孝廉模之諸縉素徧索同人題識余得
而觀焉夫而因以識先生之志之學於是乎具在矣夫
先生當易代之際從容盡節無愧天地豈非凜然大義
素定於中而興廢之理生死之說念不可得而搖者以斯琴也
當清夜之鐘也則其揮絃而操而自矢於旦日明屋漏之間日旦者可知
也不惟其物惟其人不惟其器惟其意孝廉之愛古又不
惟其物與器之藏於家而託諸圖詠以傳諸古來於世其真能愛古者也抑豈遜愛惡歟道光
辛丑二月勃海杜瑛識於京寓之遂初草廬

紀文達公深陽銷夏續錄內載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時於
空山擒得一嗚哈沁詰其何以得活曰打牲爲糧耳問潛
伏已久安得如許火藥曰蜣螂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曝
乾亦可以代火藥但比硝磺力稍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鳥
銃入火藥鉛丸後再取一乾蜣螂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
可遠出一二十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

按此於物理却易解蜣螂之飛猛然而起觸墙而
落蓋其性然也與火藥之性合故載而及遠大約只
是加速耳今軍營每苦火鎗不能及遠宜以此法
試而用之蜣螂之物北方鄉村甚多若令營伍購
備殊不爲難且亦我軍士之所樂爲也購此物四五月
間最多蓋未化蟬時也

林制府稿畧

伏思上年奉
命來粵查辦鴉片先蒙
頒給欽差關防繼復簡
簡調兩廣摠督
責成之重
委任之專臣何人斯膺茲
倚畀敢不殫精竭慮以冀永絕成效仰答
高深乃爲時已閱年餘而鴉片尚未盡除夷船別經
遠竄雖異類難延殘喘而淺謀未策萬全夙夜尋
思時懷憤愧茲蒙
訓飭感悚尤深自慚庸駑實無辭以對
君父惟有仰求

聖主將臣從重治罪以儆無能不勝云云下夫片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所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為
聖主陳之查此次暎夷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雖
變動若出於意外而其窮蹙實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
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多至數
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
於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賣洋銀一元是即
在該國喀啊啦等處出產之區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
折急於覓銷者或云以充食用或云以給僱資並聞其在
夷洋各埠賃船僱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計即
砲子火藥亦不能日久相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又夷人
向來過冬不著皮衣以氈為暖其素然也浙省地寒勢必
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濕之地病死者甚多
大抵朔風戒嚴自然捨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夷商之在
粵省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為暎夷所阻亦各氣忿不平均
欲向該國派來兵船興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

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
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秘計冀可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
得行仍必帖然俯伏臣前此屢經体驗頗悉其情即此時
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苐固守藩籬亦足使之自困也夫
自古頑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我
皇上以堯舜之治〻中外知鴉片之為害甚於洪水猛獸即
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為之驅除
聖人執法懲奸實為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
以鴉片烟為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烟而起則
彼以鴉片入中國久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
其輕重當必有辨矣臣愚以為鴉片流毒於內地猶癰疽
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
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之前查辦其時吸者
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癰內毒猶可解散今則
流毒已久譬諸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為拔膿而逆夷滋
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疾去果其如法
醫治扎裡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
而別籌其消散萬一毒留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

查辦鴉片以來章程
乾斷嚴明
天威震疊躉船二萬餘箱之繳係咦夷領事義律自行遞
禀求收現有漢夷字原禀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虎
門繳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人有
撰為夷文數十言以紀其事者大意謂
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書中具載其文洋域盡能傳誦迨
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
沒官亦以漢夷字合為一紙自結之後查驗他國夷船皆已
絕無鴉片惟咦夷不遵法度且肆鴟張是以特奉
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淅洋之事然而可以仰懇
恩施今既攻佔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知非惟
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恐議者以為內地船炮非
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
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
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存遊移之見也即以船炮而
論本為防海必須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為長久計不得不
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
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防其害前此以關
稅十分之一製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
臣
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誠足昭垂奕禩但東粵關稅既比
他省豐饒則以通商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此製炮必求
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則裨益非淺鮮
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
奏請治罪何敢更獻芻蕘然苟有裨
國家雖頂踵捐糜不敢自惜倘蒙
天恩寬其一綫或令帶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
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口隘防堵加嚴
現在情形似逆夷無可乘之隙藉堪仰慰
宸懷謹繕摺密陳　八月廿九日具　奏
嘆咭唎考
嘆咭唎在荷蘭佛郎機二國之西斗入海中西南北皆海
惟東南通陸形如箕口東西長一千六百里南北寬六七

百里畧同中國登萊形勢本歐羅巴之小屬國也國中產豆麥少稻不給於食皆仰給隣國以涉海專事交易故船炮至精與荷蘭佛郎機相等凡商船所至之國視其守禦不嚴者輒以兵壓其境破其城或降服為屬國或奪踞為分國若西海之亞風默利甲城孟邁孟嗒塔皆其屬國若南海之新荷蘭諦面地呂宋巴尔斯皆其分國也其所屬之國地皆大於暎咭唎或數倍或十餘倍其海道或距十餘日或一二月至五六月者皆築城極其險要駐兵防守設官收稅其中間於他國他國土地不相連屬者全以兵船往來聯絡之國中無地丁錢糧凡兵餉官祿皆取給於關稅本國海口共五關凡貨出洋回者值番銀千元則上稅五十元每年約二百五十餘萬其各屬國之關稅則隨處支銷不解回本國每年計二千五百餘萬孟嗒塔貢六百萬孟邁供貢五百萬鴉片烟土惟產二國孟嗒塔出大土孟邁出小土其行息中國至廣故其稅最多其餘各屬國每年貢二百萬暎咭唎不出餘國亦不出禁食鴉片而坐享其利故富強甲於諸國養兵三萬每年兵餉七百二十餘萬武官

以大器考試入伍者月俸多者銀三百兩次二百六十兩以下遞減其月俸二千五百兩者六人一千五百兩者三十人今在舟中之伯麥月二千五百兩布耳利月一千五百兩一如中國之將軍一如總兵也文官皆入貲得之未有富而不貴者如不稱職仍黜降之國都地名倫墩距海口二百里有河通海河廣三十丈深百丈王宮皆在城外亦守在四方之意若環以城郭則四方不畏服以為示弱也其山後為舊王宮乃朝賀之所方四里山前面河者為新王宮甫營四十餘年方二里乃游幸之所左隔河為城距宮十五里城外為太醫院官數十負就醫者日以千計右三十里乃其先王之墓宮外河橋五道中多火輪船過橋則倒其桅而過火輪船日行千里所以送兵餉火藥通文報者王宮依山阻水山上有砲台重兵守之故不在城中而自固也與荷蘭佛蘭機其髮皆捲而紅故中國以紅毛呼之西洋皆天主教故其紀年以漢武帝元壽二年壬申為託始今暎咭唎不奉其教而其未書猶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即今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其國中所主教者曰葛泥其神曰巴底行禮有髮立而合掌仰面視在

家人奉之亦有佛教曰巴底利出家之僧供之國中有塑像祭祀皆與天主教相反以三九月祀之本國人相見禮輕則揭帽重則以手壓頸而搓之皆立不跪惟祭祀跪亦無拜禮嫁娶擇配皆女自主之女子之權勝於男子今國王乃女主名域多喇年二十一去年冬乃贅隣國之二王子為婿其國名乍密海中距五百里婿名雅那博臨朝聽政侍坐於傍宗室大臣皆坐而議政其前王名烏連無子遺言以國傳姪女他日如國主有子傳子無子傳女俱無則大臣公擇族中有才者嗣位今女主生身母尚存臨朝手執金鑲象牙之杖以為禮此道光二十年秋浙省獲白夷晏士打喇打俚三人所供鄉雲階太守為之記如此

東撫守海島摺畧

查有民居之三十二島分隸登萊青府屬臣詳度各島形勢其有懸崖峭壁近洋多礁石傍岸皆險沙及僻處海角不通大洋者雖大船必不能駛到者則蓬萊之大竹山大黑山黄縣之桑島屺㟁寧海之養馬榮城之雞鳴海陽之馬官掖縣之三山膠州之黄島竹岔靈山即墨之陰島栲栳等十三島各島居民多者四五百户少者二三百户及百餘户不等皆生長海濱以捕魚為業勢難處處設防經委員等體訪輿情並經曉諭深明大義且多沿海驍健之人均願協力防守酌撥兵役巡查瞭望洪島民官給刀械使自為團練此各島不甚險要先團練島民以自守者也其有夾大小船皆可駛近限於形勢不能扼守及島距岸近無待設守者則有蓬萊之大小欽島小黑山北隍城寧海之崆峒文登之劉公榮城之鏌鋣楮島倭島海陽之棉花小青黄島諸城之齋堂共十三島或孤峯獨峙四絕無援或附近內洋依傍口岸民户無多臨時概行內徙將井泉塞斷此不必設守而須酌徙者也其有經由要路而本地聯陸路易於防衛者則有福山之芝罘榮城之俚石二島查芝罘東西長二十餘里南北五六里內三村居民五百餘户東南口門通大洋南北海船必由該處停泊現派員帶兵駐劄並飭該縣團練島民協守其南岸有烟墩山路高俯瞰洋面情形瞭如指掌現飭於山腰挑壕砌墻藏兵設兵砲鑄砲運往相度安置石島長寬十餘里商民八十餘户俚島圍八九里商民六十餘户島後

皆通陸路島前二三里即大洋皆商販往來著名口岸現派員駐守與榮城文登聲勢相應此各島近陸易於策應者也又有洋面衝要為夷船窺伺要路而遼守皆非善策者則蓬萊之廟島鼉礮島一在府城西北六十里一在正北一百二十里二島各長五六里居民百餘十戶不應被賊佔據而策應不及現得閩東礮戶諳伏火鎗之法就砲身製木匣藏砲於砲尾火門旁用弸弓懸火石並於火門前用鋼鐵一片下安烘藥以蠟弦反和弸弓弦繫匣口機括之上接以長弦密釘於匣前二三十步外上用苫蓋誤踏則長弦掣動機括弸弓反擊藥烘砲發現飭成造分運二島派員前往相度安設此不能明守暗設埋伏者也惟長山一島長三十餘里寬四五里四面深水大洋居民一千二百餘戶斜對府城之北距三十里海船必由其左右過始達近城口岸撥兵於島三十里洋面片帆可達尚易策應現派副將督率駐守並團練壯勇一千名即就形勢築埤掘壕設夷船攻擊近城大砲即可應援夷船近城島上亦可開砲夾擊此最要之島須能員駐守者也

錄此以見登海大略內廟島鼉礮二島宜商撥鼉礮去城既遠而又為必由之路既亦不備則彼上岸不過三五人必由路往走無因踏機且一機只傷一人而反激其為讎之心必迫島民盡數起除是於守島豪無所益戶既無多莫若盡其資糧牲畜而移徙之只數年家窮戶彼求無所得信宿即去此等窮島斷不能久住也廟島與長山島斜對三十里恐彼倚以攻長山若添守兵與長山島互相應援似亦良策至砲匣伏藏即明守之島安設於要隘路口似亦得力蓋來戰則人多而行急而一砲亦不止傷一人也矣夷人性疑一步亦不敢輕走惟叢雜急遽之時乃可使踏機而入陷也

或問為學之要曰無他只是處處留心而已孟子所云求放心程子所云心要在腔子裡朱子所謂存心便是敬皆謂此也一人一物一事一言不留心者當之隨來隨去了不相關留心者當之便見得其中理路時時處處皆堪思索只管如此留心而日異月新之道在其中矣識見以漸而通明性情以漸而平和操履以漸而中正自己殊不覺而以不留心者比之則倜乎遠矣人生不過數十

寒暑其有所成立尤在少壯之年不好學則歲月如
流擲而髮白顏蒼矣其有及乎戚〻嗟〻更復何
益乃至髮耄而失德俯仰無聊誠可哀也盖人一步
一步上去不自覺一步一步下去亦不自覺只爭好學不好
學之間在留心不留心之際耳今就淺〻處驗之一事而
一人言之字〻確句〻是雖倔強者不能不心服其為好
學留心者可知也一人言之左安而右不安前穩而後不穩
雖從順者不以為然其為不好學不留心者可知也
凡人皆當於冷淡處安心不宜於熱場中插脚則一
生可行可止進退綽然穩不世為世俗束縛見有自負才
學入仕之初走入聲華一路一時非不煒然久之而愛慕者
漸次消歇嫉忌者日益張楊彰聞欲息影就陰自託於
潛修之士不可得矣此不必為不善也只聲氣存於其
心間望耀於其外而受累已至終身矣故君子之道只
是闇然而人不見處乃有不可及者在也
請逆將軍奏逆夷兩路逼省垣我兵先備並於水路伏船
燒燬西路白鵞潭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艇三板數
十隻東路二沙尾小三板數隻擊溺夷人無數上岸者

均款斃次日復來又擊沉三板一隻該逆退去
上諭優叙並賞翎管搬指黃辮荷包等件 按逆夷犯
順此始經大創也
廣東人言楊侯親駐鑄砲局監視鑄砲鍵门不准一
人出入自帶匙鑰每日進供給如鎖院然盖防漢奸
也即此見其將畧矣
旋聞逆夷兵船數十隻皆入內河直達逼省城欲往攖佛山
鎮鎮盖省城菁華之所聚先是已團練鄉勇備禦甚
嚴漢奸亦不敢犯至是夷船欲往而內河水淺距二十里
即不能進只往来於省城外盖佛门失而大砲俱現
鑄故未及也余曰夷之技止此矣過此技窮矣旋又聞
其砲擊城內制署旗杆折余曰此益窮矣何也彼自
以火器甚長不令使出終自謂可以震駭我也任其使
盡而無傷於我則其勢不能不屈我乃可以制之耳果
旋聞其大兵船上有夷首跪向城上語不可通以手指
天又指其心我將軍等乃召其通事問之云是自陳國負
之食洋商欠其債甚多求為進出即便自去將軍召
商賈之乃自二百年来從未清結此時先還二百萬而

餘者陸續清趕而夷船皆已退出虎門其退也猶憐其
大兵船一隻覓其伯麥即前云如中國將軍者也或
云此即漢奸為之蓋漢奸貪其利而附逆至是無以給
之遂恨怨為此然此一節為漢奸者可以悟而夷之用
漢奸而受其害亦足以懲矣惟是此事因禁止鴉片而起則
其究結自必以斷絕鴉片而止想將軍等稟承
聖訓自必為國家萬年之計也一切善後區畫周詳
毋致再貽後患也
又聞四月內其兵船大頭目同漢奸下船捽遇鄉勇殺散
其頭領被梟首而埋於所居之屋迨至乞為追賍乃
備銀來贖始查而知之出其首已不可辨矣此事
直如笑談然亦足警逆夷知天朝之不可犯也鄉
愚小民皆足制之矣
此事初起無識之人聞之而恐若以禁止鴉片為開
邊釁者又若以夷人船隻之堅火器之利中國萬
不能敵者此所謂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無怪其一味
怯懦惟思將就了事也豈知愈將就愈不得了
乎隔越萬里重洋仗船數十隻人數千即與大

國體難從古無此事以無道犯有道而能得志
者亦從古無此事仰賴
宸斷決計與戰而彼竟技窮力詘可使就我指揮即
彼再欲倔強不過技更窮力更詘仍不出我範圍也
於此知
聖量之大
聖謨之密信非常人所能及讀中庸聰明睿知章其
見至聖之無德不備而經綸大業獨絕古今者有
自來已
太平之久民生不見兵革風聲鶴唳無怪其然可怪讀
書之士業歷外任任至司道皆撫而亦然也今外夷
已情見勢詘力盡技窮猶且談之色變人之無識
一至於此夫小夷構難於大國所利不過一戰即或
得勝而其力已竭我只坐待其敝已勝之有餘何
則軍無後繼根餉皆艱所防者多斷難持久
我則不出門庭取諸宮中無窮無極彼何恃而
自取困也彼雖勾我漢奸一時得力然而漢奸
特圖其利耳彼利既竭此心亦離以離心之衆

近在肘腋即漢奸々為難矣且漢奸時近肴墒素日通洋者耳極其數即有萬人此外忠義之士矣啻數萬自己無本領而震驚於一時之發乃謂彼夷強不可敵何瞶々也如此而欲其令

九重之憂袪民生之患不亦難乎讀聖人所謂邦有道穀能不恧然

凡人家祖宗所貽於子孫者貨財產業雖善守不能長留何也人各有命享用既盡自然消歸烏有其能不散者獨德澤耳或謂一祖一父而相去不同得毋祖宗亦有厚薄耶曰非也祖宗德澤凡為子孫者皆有分而厚薄不同者余嘗譬之如祖宗持物交子孫自然是在前在左右者接去其離遠及相背者便無與也是故人要念々在祖宗心源不隔便是在前在左右若心源一隔行事便差便自去祖宗遠矣祖宗雖與之而無如其不能接也然能接祖宗之傳者又貴乎積而存之拓而大之然後能久不然亦有盡時也祖宗之心源詩書也忠孝也本此而存則為德推此而行則為澤祖宗以此貽我々復以此貽後人則百世可也余持此論似能洞達幽明凡為子孫者尚其念之

前所云詩書忠孝兩聯已乞姚伯昂先生八分書即當刊懸家廟子孫不及祖宗提命者但思此四語如見祖宗無異矣

余在浙時極愛榛花及草芙蓉副都統松公齡曰擬回京時帶其栽回余曰不必也若此可移先我而為之者多矣今北方絕無是不可移也遂已如浙之山水豈不可愛而余在浙其天時之暑熱地氣之濕潮蚊蚋之毒嘬刺不可忍蓋南北異宜人猶如此何況草木余又因此自幸其生長仕宦皆在北方為天之位置者厚也不然方患苦之不暇何科第功名之敢望年歲壽考之敢期耶

昔有至戚其公中年得子性質尚聰穎娶妻生子忽私妻婢妻又妒於是日聒不安而夫以脫陽死其公亦得疾死夫人獨守一孫々又不孝夫人亦得疾死後遂零落難堪矣方其始如有教家之法則其子不至有私婢之事而夫和妻順或讀書大小有成尚為親戚中平安順暢之家乃幼時但知偏愛既長任其縱弛至私婢猶且困

而成之恐拂其意遂使人亡家敢至於斯極其公孝廉為校官深可自立數十年中目覩如是余係至親每一念及不勝痛心用書其事告我後人知教家之不可不嚴成敗興替之關止在此耳可不勤〻可不惕〻先贈公家法至嚴當時親友家無有及者自今觀之流澤之長亦無有及者後人可以知所守矣

末俗之陋有人志在聖賢則羣笑之以為妄夫聖賢即不易至豈有可不志者且人之不能及聖賢者氣拘之也物蔽之也不志聖賢將任其拘蔽而靡所底乎夫志聖賢姑勿論其能至聖賢與否但能存此志則高明者不至於猖狂卑闇者不至於齷齪不猖狂不齷齪則其為君子而不為小人決可知也況既有此志果能事〻不欺其志日積月累又孰能量其所至耶吾之所謂教家教子者意實不出乎此若世俗之見人〻皆然其究竟可覩矣眼前皆是尚不可悟耶

欽差大臣林照會㖷咭唎王公文

此蓋銷燬鴉片時事時尚未授兩廣總督

為照會事洪惟我

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共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覩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

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

天恩是以

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者賴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衆夷良莠不齊遂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

大皇帝聞而震怒

特遣本大臣來至廣東與本總督部堂本巡撫部院會同查辦凡內地民人販鴉片食鴉片者皆應處死若追究夷人歷年販賣之罪則其貽害深而攫利重本為法所當誅惟念衆夷尚知悔罪乞誠將躉船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由該國領事義律稟請繳收全行燬化經本大臣等據實具

奏幸蒙

大皇帝以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寬免罪再

犯者法雖屢貸立定新章諒貴國王嚮化傾心定能諭
令衆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
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懍遵也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
而夷船爭來貿易者為獲利之厚為[故]耳以中國之利利
外夷是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華民分去豈有反以毒
物害華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為害而貪利之極不顧
害人試問天良安在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
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可
移害況中國乎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
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為
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
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
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
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
外國所必需者何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
有可無既非中國要需何難閉關絕市乃
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與
天下公之也該國帶去內地貨物不特自資食用且得以分
售各國獲利三倍即不賣鴉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
更以害人之物恣無厭之求乎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
暎國誘人買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之也向聞
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並聞
來粵之船皆經頒給條約有不許携帶禁物之語是貴
國王之政令本屬嚴明衹因商船衆多前此或未加察今
既行文照會明知
天朝禁令之嚴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聞貴國王所都之蘭
頓及斯葛蘭愛倫等處本皆不產鴉片惟所轄印度地
方如孟阿拉曼達拉撒孟買八達拏默拏麻爾窪爲剌他
等處連山栽種開池製造累月經年以厚其毒臭穢上達
天怒神恫貴國王定當於此處等拔盡根株盡鋤其地
改種五穀有敢再圖種造鴉片者重治其罪此真興利除
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壽長子孫必在此舉
矣至夷商來至內地飲食居處無非
天朝之恩膏積聚豐盈無非
天朝之樂利其在該國之日猶少而在粵東之日轉多弼教
明刑古今通義譬如別國人到暎國貿易尚須遵暎國法

度況中國今令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
夷人若無鴉片帶來則華民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
夷實陷華民於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須
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故新例於帶鴉片
來內地之夷人定以斬絞之罪所謂為天下去害者此也復
查本年二月間據該國領事義律以鴉片禁令森嚴稟求寬
限凡印度港腳屬地請限五月英國本地請限十月然後即
以新例遵行等語今本大臣等奏蒙
大皇帝格外加恩倍加體恤凡在一年六個月之內誤帶鴉片
但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
知故犯即行正法斷不寬宥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我
天朝君臨萬國儘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
宣定例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懔遵憲典將鴉
片永斷來源切勿以身試法王其詰奸除慝以保乂爾有
邦益昭恭順之忱永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
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復切勿諉延須至照會者
附現行新例
一夷人帶有鴉片來內地圖賣者為首斬立決為從絞
立決所帶貨物概行入官仍予一年六個月限期如於限
內將煙土全行呈繳者免其治罪 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九日奉到 諭旨起扣至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限滿
此文廣東有刻本上刊
硃批得體周到四字蓋此事林督實得要領欲令各國傳
示皆知該夷販賣鴉片之非其氣自阻而來源可斷信
乎上崇
國體下悉夷情不愧其言也惜後人不知妄謂我有負於
彼遂使夷人以為騙伊煙價千八百萬公然執以為詞
藉口逞逆而當事者亦為其所恫喝一籌莫展若非
聖明洞見情偽則事且壞矣余嘗譬之如人執刀殺我
我奪其刀而折之執刀者非耶折刀者非耶乃方歉於
折刀而欲償之此何理也人雖庸庸不至此雖懦懦不至
此以至底裡為夷所窺肆然而無復顧忌奪虎門逼
省城幸
聖主早燭幾先調遣預備得以無患不然雖加重誅豈
足補耶
前夷船全入省河時直至省城外正欲施放攻城忽粵

秀山觀音現(涉)居民皆見頂雷雨大作撲滅火箭冲沒逆
夷漢奸無數夷人無不畏懼將軍具
奏須發
御書匾額以彰神感蓋天之所助者順也從來無道不能
犯有道此確且有徵而何畏於狂悖之小夷益見當事
之無識為笑於天下而自陷其身也而為笑於天下也
又廣東傳夷人新聞紙大率舟山寄澳門之信觀其語
意似是他國僱來之船則是其留浙一半不同赴粵者
乃為盤費計耳當時若我出兵則亦去矣惜當事內
怯甘受扶同之咎而不能收之桑榆也新聞紙者蓋外夷
往來寄信之式樣猶中國之驛遞封筒也
又將軍奏報觀音顯像該夷敢出虎门(後)忽瘟疫大行
陸地一人不染凡在船者皆病死(以)甚速有十船不剩十人
者該夷大懼加有僱來他國之船及所僱漢奸等團
繞討債無計可支現雖具結止求通商再不敢(販)賣
鴉片如再有即將船(貨)全封如中國法令施行等因此
真天理不容故神聖顯應如此之赫也該夷若從此
真心改悔邀天之福是此事不獨佑中國亦以全外夷

也(矣)大海中興波鼓浪之妖一時盡息非
上天明命不至於此實令人寅畏(之心)不敢一息有(不良)閒於對越
矣也
傳抄來廣東浙閩各奏摺惟欽差大臣裕沿海情形
一摺見得明說得透皆為中窾次則浙撫劉定海不
可通商一摺雖係過慮而言之字字確實閩督顏摺
言之雖詳而不得主腦轉似須為失事解(脫)說地步其
餘庸懦之言概無足取最可笑者粵督主和彼欲
償其兵餉又欲賠其所損船隻如此無理而但答以中
國兵餉又將誰賠損船並無確數無從賠補也然則是
中國無餉便償彼餉爭船有確數即賠彼船爭受彼如
此之欺而尚為之解脫為之懇恩亦可謂性軟如綿畏
敵若虎者矣何怪其一無所措而反夸張夷勢(轉)反似挾
外夷以要
朝廷者大臣受
簡命辦理封疆而顛倒談乱至此(是)吾真不知其死所矣然
此公非有他腸祇緣不悉情形又胸無韜略方受
命前往業已魂魄喪失惟思將就完結故輾轉至此耳或

謂小夷無理庸臣無能觀音靈應何不當時即顯
曰惟至誠乃能感神亦非凡庸之所能動也以此知為
大臣者不可以無學問不可以不秩精誠也故觀於此
而大臣事君之道國家用人之方咸見於此矣

欽差大臣裕奏沿海情形摺
事竊惟㗖夷所恃惟船與礮而礮既不能離船船又不能
近岸是船礮所不能至之處甚多緣夷船吃水甚深故不
畏風浪而畏礁淺但使內地城池不逼臨海口即或城瀕於
海而城外有淺灘十數里夷船便不能駛近若用杉板小
船只可載二三十人無篷帆礮位鍋灶不能橫渡大洋不敢
遠離大船一經上岸不難全數殲擒上年浙省㗖夷兵船
闖逼餘姚塘岸臨擱淺沙人船並為我兵勇所獲其搶登
小船者竟亦不能回定為上虞慈谿擒獲不食已經二日
此其明證也至於數千斤之大礮夷船雖能任載而只可
施於深水外洋不能施於近岸之內洋蓋內洋水淺近
岸又必有明礁暗沙為之攔護若放數千斤之大礮船必
倒退一經擱淺不復能動故在內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
及數百斤之礮不過施放靈熟較我礮略遠然亦止及
數里實無及十數里之事即如定海城外之道頭距城僅三
里故夷礮能及至鎮海城外有淺灘十餘里夷船初亦嘗
試開數礮未及城數里而墮自後不復開礮蓋恐官兵知其
力量所止至乍浦沙灘較近夷船與官兵便互有損傷廣東
福建所奏亦然是彼礮能及我則我礮亦能及彼灘距岸
遠船不能近即礮不能及又其明證沿海洋面外似一望汪
洋其實水中沙線千條萬縷縱橫曲折即平底沙船
尚必多雇小舟熟習沙線者探水引路乘潮行駛潮退
立擱淺擱故船之利於大洋者必不利於內港至江蘇吳
淞口崇明寶山最為險要外其淮揚海三府州所屬外無屏
蔽潮來甚淺又有黃河口之五條大沙或沉或浮東向直出若
遇東風則轉舵不靈冊隨淺擱靡不損壞即海運沙船尚
必繞出其外山東登萊之成山雖陡入東海而非通商馬頭
不過為南北往來之標準 按成山跟脚每歲破船往來須避不但不可作馬頭並不可停泊遶過而西方至登州
天津洋面外有旅順口登州府城南北對峙中間
山島林立洄為天險其直沽口距天津府城甚遠船入內港
既非若大洋之可以橫行衝突又非逼臨城垣之可以火礮
攻擊 按夷船若入津河便成籠禽檻獸憑我控制 且壯人皆習於海並無漢奸至

奉天所屬各港口門均淺且有綿沙為閩廣南洋島船所最
畏何況夷船從前洋盜從無擾及山東直隸奉天之事蓋
南洋多石島之明險北洋多沙線之暗險夷船畏暗險甚
於明險並非處處堪虞港港可入祇緣承平日久不但民不知兵
即官吏水師皆不知考求試驗撫安以待一聞夷船夷砲不知如
何猛烈如何神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應請
飭下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行所屬縣營各歷所屬洋面測
量水勢之淺深灘岸之遠近沙線之險易以及港岸口門
距大洋若干處處試探酌量情形分別宜要次要何處
安兵安砲何處只須居民自為團練何處勿庸防守一面倚
築製造以期有備無患並示諭兵民該夷除船砲外別無他
能而船砲所能至又不過數處亦不敢捨船登岸勿得張皇
自相驚擾仍偵探如有夷船入境即嚴禁淡水食物接
濟違者以通夷論若駛近口岸開砲擊轟使無隙可乘
糧餉告匱必不能久若入淺登陸即可大加剿洗勿令一人
生遂是即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勝算也該夷尚不屈伏
必無之事矣是否有當
再嘆夷在粵已退出外洋其次粵東有川縣勁兵皆長陸

戰守則有餘至於乘夜出洋燒擊夷船則不如本地水
勇之得力語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以其習水土
而熟敵情也有粵東私本番鬼錄係夷字紀載見聞
近通事用漢字譯出改名華事夷言雖俚鄙然係該
國自相告語之詞故於鴉片之數目走私之情節一一直
言不諱而未設言中國人柔弱不善戰水師軍器皆無
用惟岸上粗工力作之人及水中營生之人勇壯有力歐
羅巴人皆係能及若揀充兵丁可謂精兵等語是粵
東水勇為該逆所忌憚已情見乎詞聞前年水勇乘
夜燒其兵船二隻去年大號兵船到粵時一聞總督下令
懸立賞格沿海水勇殺一白夷賞銀三百元黑一百元焚
船及人船並獲者各重賞又嚴禁接濟時夷船上之漢
奸皆不為夷用而夷亦疑忌不肯容留解散離間賊勢
自屈即臣上年在寶山亦示賞格無論兵民漢奸有擒
獻義律者賞五萬元殺一白夷賞百元黑五十元擒獲
大夷船一隻賞一萬元船砲入官外銀貨全以充賞并
差人四路偵探設法密拏該逆義律始終未敢闖入
江南洋面是其明證乃聞琦善到粵後撤遣壯勇以致轉

為該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砲台之陷其奏中所云山後漢
奸即係散遣無業之壯勇不問可知現逆夷在粵不過六
七千人除水手外戰兵不過三四千人全仗漢奸為耳目懸
賞如粵中前立賞格亦不過費數十萬金即可不傷一
人不折一矢殺盡賊衆似為萬全之策可否請
旨飭下將軍參贊等查出上年該省賞格出示並召募水
勇較之征調他省官兵事半功倍至香港孤懸洋面
斷其接濟斷不能供膳數千逆夷該夷將兵已逾半
年粮餉必將告匱只嚴守口岸不過數旬不難制其
死命謹附片陳明
按此奏深中竅要廣東實係如此辦理義律遯逃
澳門不敢復來而其首領布耳利死於接戰水師皆伯
麥死於鄉勇加之天災疫沴兵船死亡過半猶欲一逞卒
之神靈顯相霆驅雷掃然後屏息而去是役也
天子奉
天以命萬國百神祇
天子以遯神姦竄海負性共稟
威靈自此各安其分各遂其生所謂洪水猛獸非常之功惟
聖人成之而萬世永賴在此舉也夫
又傳來夷人新聞紙十六頁查係澳門夷船與定海夷往
來之信略摘其語以見夷情大槩有云兵船名林麻同
兵船阿壓牙打在廈門與中國官府打仗兵船大桅之
帆竿已被打折中國之砲彈有重至十八棒者為十二兩一棒前
時兵船對烏特羅船說派設兵船沒連欣封廈門港
口惟現為遇了勇敵之後大抵必然去再請兵幫助矣
又有云我等到舟山後各事照前時一樣我等盡心欲令
人民信賴我等與我同住之事已屬無用蓋本地人只欲
將城中產業取去剩下空城與我等看守大抵此處人極
怕歐羅巴之火礮惟在他們偷竊物件又甚猾詭所以斷
難同住兼以初到時我兵強取他牲畜不還價值所以雖
用好言引誘亦係無用我等尚望其幫助守城看來已
是斷々不能斷難得他們歸於溫柔公義權下管轄中
國人既不肯拏牛羊蔬菜賣與我々々祇得用強取之現在
只據有舟山城々外各處俱係歸於中國之人兵丁病者
甚多々係痢疾舟山天氣我平生未見過況離內地太
遠斷不能成為大貿易之市頭我等土產到此定必廣

東吏貴若欲引中國人帶茶葉來中國定必盡可到零丁澳門出賣所以皇帝縱肯任我據舟山亦係無用舟山已不如廈門而況廣東乎此處毫無安樂阿厘牙打同布林麻兩兵船現已往虎门封港此處比虎门更好乃中國自封其港看來若不使中國知我好兵威即不能立約反落中國之圈套麦爾威釐船擱在石上我等設法撈救惟不得成大抵因所受潮濕太重所致又有云現在寧波官府欲來援害我等明日即演放飛彈若可能令官府害怕即定必十分驚訝矣我等現等候居民回來惟他們似是立意棄其家產此處街道與澳门到望廈村一樣所以我等佔此等地方斷不能謂之豪傑現因短少伙食所以必要做粗重工夫（即强取也）又有云在舟山之人皆願起行打仗因爲在此併無安樂之處嘆咭唎人並未嘗全據舟山只住在定海城中而已城外鄉村皆係中國官府管轄曾有本地沙文一名（即通夷之漢奸）被中國官府捉去定海居民不肯回來乃連存下者亦已日減惟依各信所說定海城中之人多已不能忍耐因軍中患病甚多大抵皆係不好水土所致蓋初時未曾細心所以水桶内常有泥土等物短少伙食亦令軍中生許多怨言大抵八月尾水師督（即伯麦也）即可回來而各兵丁可以再行機巧之事（再哄誘中國也）現在許多尊貴之時候已過去了（蓋以打仗為尊貴）冬天將近所有之兵船分散在一千五百里之海岸又有些兵船閒着在一處在我等之意宜好地方莫如廣東省城所以我等要毁去虎门砲台直至珠江又末一條云所說米利堅旂號已為鴉片所汚之話我亦數月前聞有走私鴉片之船扯米利堅國旂号在岸來往然我亦知有从任中國之嘆吉利人對一米利堅人說他必盡心盡力以為陷害米利堅人等語所以難怪中國官府聞得利米堅販賣鴉片然幸早已識破其奸米利堅人方免受害又如各國人監禁在廣東省城時鴉片每箱價二百五十元何以各嘆人賣給義律呈繳之時又索價五百元欲望嘆國之家賠補之現在我併非揭嘆國人短處如果係如此即更有許多不堪說之事

以上畧摘其各紙之語觀者試想其胸中是何等昏天黑地於中國之大財力之富士馬之雄朝野之清明上下之固結一概不知而惟言利言兵如其所說此

非中國之所謂強盜乎而乃自以為豪杰乎且其用詐用
奸一一吐露絕不知有忠信禮義豈非為利錮蔽天
良漸滅而然乎猶自誇好兵威欲令中國畏怕又豈
知得罪於天無處求生活乎卒至死亡過半畧盡屈郁請
和狼狽而去今不知已稍悟否也錄此以示觀者可以
知狼豺犬豕之情狀雖南海大堅不能加以慈悲也
惟末條稍有是非然亦只買賣中語耳　按各條皆
非暎吉利人語大抵其所請來帮助者也中國買賣人
即多見利不顧義況外夷但知有利者乎故其胸中如
漆大概皆同
再查暎吉利地壤只如廣東省大其北有斯葛蘭島西
北有愛倫島合之有廣西省大然斯葛蘭本非所屬
特居其北而近遂以強服之非心願也愛倫亦本荒島
原係荷蘭所闢亦以近而為暎所奪荷蘭佛蘭西在
其南隔海相對時有彝釁不能久安至其征服為屬
國奪踞為分國者皆因其強橫而心不附之此次求和
而去如兔脫鳥逝傳言其本國為他國所襲故其去如此
之速未知然否然余謂其事果真亦非出於意外彼本
恃強攫取誰不伺釁思報至於違天悖理而構難於中
國懷宿恨者乘隙而起固其所也耳好兵者亡自古皆然
彼冥然罔覺惟兵是恃亦必為所歷各國之所惡誰能任
其專利無厭到處橫行誠不難有亡也忽焉之日也
又查波府票查定海城內有該夷遺下書箱五箱面上
寫頓寄與盛京北京八旗官兵查閱一箱寫頓寄與日
本國地方皆天主教語用滿文及日本字寫查台灣府志
及呂宋事畧台灣本係日本開墾其地紅毛荷蘭以天
主教誘日本人因借馬頭貿易遂襲奪台灣於是日本
悉誅其人之從天主教者揚帆回國故日本至今不與西洋
通商且嚴禁鴉片天主教不許入境今暎夷不能自通於
日本而反求代寄已為可惡其滿文寄北京盛京八旗
官兵其心尤不可問嘉慶年間西洋人用漢字刊書三
十六卷奉
旨斧板焚燬詳斥其教之邪謬曉示中外今更用滿文恐
有誘惑廣東駐防入教情事業將邪書交弁呈
候
欽差察奪云云按此西洋人愚亦愚極妄亦妄極天下

無自以其荒誕之言向奈不識西之人求其信從者況
中國
聖人在上莫不尊親被服從古聖人之教豈邪說所能動
者亦不獨中國若日本琉球朝鮮莫不讀孔孟之書
識忠孝之義就令見天主教之書亦能闢其荒謬甚
燬斥絕則寄書何為豈尚冀有可惑者為之收存耶
豈非愚耶妄耶嘆夷貪利以為中亦國然西洋信
邪亦謂中國亦然正是一般肺腸信身井底之蛙不
可與言天大此此或係西洋哄嘆人以見八旗日本皆從其
教或係嘆夷哄西洋人以為北京盛京日本我皆能帶去
卒之兩皆不能要之內地聽中國銷燬其互相哄之情事
祇可供中國之笑談而已是抑洪水驅猛獸又兼息
邪說也
其所云演放飛彈者蓋以擒獲之即前所云中空裝琉磺者
琦督所謂奇巧火器從來未見者即此觀音現像而火箭
撲滅者亦此是識利器之難禦者亦有法乎聞越南小船
蒙牛皮彈落其上即滚落水而小舟直入其船底而鑿沉
之彼所以最畏越南又聞日本以小船勝之諒亦此法又我之

大砲不少未聞擊沉其大船者必手忙腳亂多放空放且此
皆不可不知或敢死之士直上其船則亦不能施矣其他對
陣預防之法亦須講求出其長技之外方可制之大約報其後
抄其旁為要蓋從只是前一面耳
詳觀海洋各國。大抵皆似夜叉鬼國。同處天地之中。何遂
相懸若此。天地既闢。何以靈秀獨在中華。自古出多少
聖人。方成此一段世界。豈東方生物之始。五行之氣獨全。五
常之性獨備。故生聖人以啓佑之。而餘外偏駁襍糅之區。
天亦棄之不甚惜耶。抑天地中和清淑之氣。祇有此數。外
皆不暇顧耶。外國如台灣後山後山生番。以人為食。怪矣。聞
此外國尚有似此者。外夷亦不敢至其地。而各外夷風俗人物。
雖不似彼凶殘。但祇知有利。其於仁義中正之道。渺不相
及。若西洋各國。惟以爭奪為事。且有專為盜劫者。豈其
別有一天地。信身豺梟胸中。必無麟鳳也。然如嘆夷到
中國清明廣大之地。目尚不睹日月。昏昏貿貿。惟在海昧霾曀
之中者。斯亦奇矣。中國。古聖人多矣。而仙佛者。亦皆生於中
國。以為保護斯人。贊助聖朝之事。是何天之厚中國而薄
外夷也。又豈非其所行所作。皆自絕於天耶。再如西洋不

肯安居樂業欲以其邪說布散蠱惑害人國家以自利
此等居心是天為無知而任其所為有不干天怒而動
神威者乎此番懲儆亦可謂著戒彰彰第不知從此改
頑蠢否耳觀音者隨方現化靈妙無方各書所載大
抵一人一物因感而應至於驅役雷霆殄滅巨逆如今之
赫赫耳目者蓋不恒有豈非於該逆之大惡滔天不得
不爾乎各省廟宇多有觀音與關壯繆同祀者蓋
彰善癉惡伏魔善世所執掌正同耳
道光辛丑四月

須賜受田董文敏書紫茄五首真跡有劉文清跋又董文
懿畫天際歸舟直幅并真又舊端硯一似蕉葉白極發
墨而宜筆而硯匣亦出良工無一絲間隙底蓋皆楚木做
成裡用推光漆余刻字記之尚有元人士女圖不佳又端硯
及瓦硯各一亦不佳又朱竹垞尺牘墨跡不全又董文敏書
蓮華經墨刻全部此二種按圖章皆穆蒼表兄故物
又王樹臨九成宮帖籤題王澍非也
昔有友人云我待某天高地厚某者其同年友也余不問
其事而甚訝其言夫天高地厚惟君父可以言之友之於

某計不過曾周其急或通融不須償耳何遂言之不倫若
是此在友直以不讀書故口無輕重然以此知富人之財
不可一絲妄受也余昔窘困時亦不免假貸於人然必先
定還期或先期而還之必不過期蓋亦有鑒於此亦嘗有
求於親而不應未嘗不咎心自責也以為人不知我又不
知人盡兩失之
天高地下形也日月星辰山川河嶽亦形也天地之間而有
萬物皆形也然而主宰乎形之先貫徹乎形之後者理也
運行乎形之中包舉乎形之外者氣也形與形相周

通氣與氣相感動者機也據之則理而已無是理則無是
形無是形則亦無是氣無是氣則亦無是機矣幽之有
鬼神明之有人物一也上天下地而鬼神人物在其中有人
物之處即皆有鬼神之處無往不是氣與機流通之
處近而目前遠而萬里幽而暗室顯而大廷一也理有善
而無惡形與氣則善惡混機則又各以其類而生各隨
其感而應焉知乎此則令夷人之事可得而言夫中國
堯舜在上朝野清明百靈順序固已握乎主宰貫徹
之理矣雖日月星辰山川河嶽莫能外之何物小夷乃敢

抗衡。恃其異形戾氣而動殺機耶。夫秉正氣而撫生
機者。中(動)華也。一旦氣與氣相薄。機與機相觸。則南海
之士不得不出而為殄滅醜虜之事。豈為故顯其靈異
哉。
聖主居理。則鬼神皆奉之以行。而凡遂惡而滅善者。
聖人之所震怒。即百神之所驅除。幽與明何間焉。斯事
也。在中國可以勸。在外夷可以懲。在學者可以識天人之
際。而得彼古聖學之原。故(復)推而論之。

所可慮者士生
盛世事
聖君而優游俯仰以享太平之福一旦有疆場之事相顧失
色惟恐自全則國家曷賴余之於此事反覆不已至數
萬餘言誠為此也若以為此非吾事自有能者任之則
非吾所知矣

道光辛丑會試賜孫張衍重中式前因拔貢留京於戊戌
鄉試中一百三十二名闈前祈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以
不解置之至是為一百三十四名乃悟其為三十三之前後也
蓋并會試告之雖不言一百之數然亦巧矣又長孫翰普
祈籤有十五年前一夢遊之句亦不解迨其乙未中式乃
道光十五年也蓋言十五年始中今之遊乃在前中後迴思
如一夢耳其時實偕友遊廟因而祈籤也此又妙語翻轉
不可思議者矣又次孫翻乙未會試時其父方視學山西計
曉期已過盼信甚切祈籤有二十四考中書令之語迨行至
聞喜乃公館聯對也頃之報至此又以聞捷之地示之大抵靈
機所觸其應如響而曲折其意不可預測仙佛神明之事皆
似此也又壬申(辰)受田與賁公同經典試雲南曉後謂賁曰家
有二子鄉試為我測字卜之隨拈一中字賁應聲曰一子中
乃第二者問其故曰此最易解測字祇准一字既拈中字其為
一中可知必問其人則中傍加人乃仲字矣此亦靈機所觸難
在捷也

又禽鳥得氣之先往往有驗嘉慶庚午受田恩闈中式
報到之前數日其京寓所住之室有喜鵲撲窗欲入良
久乃去道光辛卯其放山西學差之日有梟(鴉)自東南飛
鳴而來止於庭槐移時而去至孫翻(東闈)鄉試中式報到
日方由海豐回濱途中有梟(鴉)向車而鳴比至家則接報
久矣鵲者恒見之物而撲窗求入室則從無有也梟(鴉)者

不恒見之物而必鳴以示其來不聞其鳴則不知也其為
皆非無故明矣古稱鵲聲占喜詩言鸛集泮林良可
思也至嘉慶庚申兄樗園中式之前數日余坐西軒崇
上筆忽躍起尺餘其聲如爆踰日而報至此無知之
物抑更奇矣以此參觀余所云天地之間無往不是氣
機於斯益信
靖逆將軍奕奏報六月初四日海洋陡起颶風擊碎房
寨馬頭海濤山立大雨傾盆尖沙嘴所泊大小夷船漂沒
擊碎漢奸大小𦪙艇漂出大洋所存大小四十餘船砲械俱
壞淹斃夷匪漢奸不計其數帳房寮篷吹散無存所築
馬頭塌為平地掃除一空浮屍滿海等因
頒發藏香各廟報謝並
派王大臣諸親郡王詣
壇廟行禮按此事前已奏結我兵業經奏定分起回營此
也其未盡去之船尚帶有各餘貲漢奸勾留圖利故流連於此
覬覦後圖豈知天怒神憎一掃無餘
聖人禮義之地斷不容夷豕作踐此
上天佑

聖神威孔赫尤足以發矇振聵者也自此外夷始知天理之不
可違天朝之不可犯滌瑕盪穢革面洗心四海其永清矣
該夷僻處海角壤地褊小特以精於火砲不惜銀錢構造巨
艦因而海外各夷悉懼其患遂自居於封豕長蛇內犯
中國貪貿貨賄不知紀極妄思
聖人之邦試其長技不意天地生人有如是之奇不類物者也
然此類人威之不如天威之之為震動其毛髮墮喪失其膽
魄也何也彼固自以為人敵誅之不必服而特不敢自以為
天敵殛之不能當也特是彼既習於邪教沒於貨利終不
聞仁義之說忠義信之道天亦無可如何惟有驅之使遠
懾之使伏而已前之當事者曾不深悉乃欲寢威而與
之論交以致大為所侮不亦謬乎則此番颶風掃蕩不
特以警逆夷亦用示我中國御之之方也該夷至此時而
漢奸猶附之仍充踐土食毛之百姓真天所不覆地所不
載故因而殘殄滅之俾無易種於邊圉藉以顯彰除
惡務本之道也
表甥馮德涯述其前在武昌時出行見途中兩人相語
云今日至岳陽樓上觀翻船終日未見甚不快回家道

上見抬油簍者失足傾倒簍油盡潑稍覺心中涼爽云
小人幸樂災禍乃其常態至於自言之無復顧忌者其肺
腸是何等耶竊意漢奸絶無天良此當其同類矣由此
思之無漢奸之地不必重防夷與漢奸正是同類彼無同
類自不來來亦必不得利也此次該夷流連不去漢奸追
隨不捨未必不設仍賣鴉片之謀與商暗艘首鼠之詭
豈知其在天羅地網之中(而)如釜底游魂圈廓待御乃
欲去而不能非宜去而不肯也卒之風霆一震盡歸巨
浸天意彰彰欲令內外之奸同時(殲)就戮以為萬世之鑒
照後知
聖天子之令行禁止與天心相契合
天帝之視聽即
聖王之(德)斧鉞獲罪於
聖安所逃諸自茲以往只看其稍悟與否能改與否耳天
刑甚通不特聞其理而已見其事矣不特(僭)飛諸文而又
繪於圖矣其自謂得計之時乃正是聚而殲旃之日任而
狡獪百端不能出造物之巧如(能)奸心不死再有異謀此即
其積稔矣惠迪從逆如影隨形有若是天誅斬鯨鯢豈

勞蕭斧而(時盛廢鮫宮)欲海國縱橫自誇長策乎
奏內稱有人見義律落水兩人夾救之以行在澳門將迎其
生死未能的知余謂其死也是其惡貫盈而就天誅也若
其生也尤天之罰惡而留之以示戒於海邦也是生而梟示
較之死尤重矣查此事全由義律而然驁橫肆亦無有
如義律都自稱大咲國攻陷舟山安海至天津過登州還
粵海窺琦替之懦而易欺傭力自張大仿船砲之堅利
以威脅中國而琦替果為所奪以自陷於辟追
天子震怒命將出師(比及抵省)而虎門已失大砲皆陷進逼省河而其
勢愈熾該逆遂妄意有城可破掃力進攻而後
天威赫震百靈環集滅其凶焰將軍等懸賞購之逃遁遠
避然其結退出猶遲留覬覦不欲遽去以示其目無中
國此所謂力在其頸而不知豈意
天地百神已列之於不赦之條(纍)錮之於莫逃之地
天威再震遂使盡沒於洪濤巨浪之中不留一孽此時
該逆或得倖生其所坐(長十丈大)大船諒已破碎餘船漂出者
已不可問其尚存者亦析桅斷纜決不(復)能行(斷)此事兩
年以來該國所費不貲此次人亡(死盡)貨散并船亡之所貸

各夷錢幣環向取償而不下千萬計該逆已生不如死矣
而猶或留之者是天欲海洋各國見之皆指曰此自恃船
炮堅利而構難於中國者也今其船安在其砲安在僅
留一身歸路已絶殘喘苟延久逋欠靡筋累及隣境
尚不自死不知向人何顏飲(嗷)食(飯)何味是以名夷誅之尤
勝於中國誅之而是非順逆瞭然於諸國尤速於禁
令之申諭也鴉片之害或自此斷矣惟是鴉片之爲物
殊不可解臭穢(惡)之氣聞者塞鼻而食者以爲朝夕之需
萬不可缺(嗜痂逐臭迴非人情)至於中癮者之就死而尚不悔是其中有異
術耶何陷人之深而溺人之速也
聖主決計斷之行以大智臨以神勇是以感動
天心風雷疊庭應誅惡救民捷於桴鼓普天之下凡有
血氣孰不知我中國
聖典
天命非人力之所敢扡雖有船堅砲利如嘆夷者不過一二
次風雷掃除淨盡無復孑遺矣鼎鏞勒有耶獨和
聲
聖人行事與

上帝呼吸相通敢於昧
聖心敢於衛
天乎彼以生五穀之地造鴉片既致養人者以害人本國禁鴉
片而潛以毒中國又以害人者爲利己其與西洋之誘人入
教名目雖異而機械則同中國官民宜曉然於
聖意即是
天心同力斷絶保人生以護國脉庶其(共)享昇平之福於永
永萬年以仰酬
高厚是則今日之急務而無一日可緩無一人可諉者也

廣東人言此等颶風該省海岸從來無有則非特爲誅究逆
夷也因思前在內河何以不起以有碍城郭民人且彼亦易
避故俟其退出而後發再思颶風之起必先見兆海船皆
習知之此番竟陡起洋面撒天掃地無所施其操護兼以
大雨沖激一齊打掃應時漂沒其爲天意尤屬顯然而其
功如此者亦必風伯雨師所設之方略也奉
命
勦逆者益雷爽然查紅毛者明末國初曾佔據定海及
台灣然皆不能踞守其定海則人皆疾病乃砲擊普陀
毀佛像而去既而其人若狂皆拳腕自擊而死比至嚙

喇吧。所剩終十數人耳。其台灣。則日本初開其地。而紅毛以借馬頭為名。誘其人入天主教。因而襲之。迨鄭成功不得利於閩越。遂至台灣。鄭本娶倭婦(倭之甥)。故以為原是伊地。時紅毛專守安平大港。鹿耳門以水淺不備。比鄭至。潮大水數(高)丈。遂進據之。紅毛戰不勝。悉衆而去。過崑崙。欲居其地。用大砲與龍鬪。而其人疫為鱷魚所吞。日見稀少。不敢居而去。鄭成功傳至其子。乃歸

本朝。設府縣以治之。按紅毛乃賀蘭、佛蘭西、英吉利之總名。仗其船砲。奪佔西南東(南)洋之夷地。置埔頭以網其利。各國皆不能敵。因而讓之。即所謂奪據為分國者也。而獨不能居中國之地。凡兩至皆死亡相繼。去而後已。豈非以中國為自古

聖人所治。禮教信義之邦。天心劃分壤界。萬不容異類雜處。汙辱此清淨土耶。又查各國多奉天主教。皆西洋之陰謀。圖人地方以自利。各洋皆惟知有利。是以為所迷眩而不覺。迨其覺而已不可脫(擺)矣。中國則臣忠子孝。夫義婦良。雖貿易之人亦恥於言利而不及義。至於詭計詐謀。誘人入和。尤衆人之所不和而

王法之所不容。何也。中國皆讀孔孟之書。識性命之理。由中正之道。懷仁義之風。自幼至老。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絕無奇衺哤雜混之說。陷溺其天良。是以雖在草野。咸知大義。因而朝鮮、日本、琉球。流風所被。習俗皆同。即令之不與西洋相通者。皆是故也。悉能洞晰奸詐。嚴法斷絕。而該夷等薰心利慾。垂涎不休。必欲清天白日。盡沒為昏牢黑獄。

天帝百神。昭布森列。豈能容之。今之相我

聖主。掃除廓清也。欲為天地留此一方。為撐柱乾坤之助。

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斯可知矣。

或謂仙佛二者。別為一端。今中國以為道釋二氏。與聖教並行何也。曰、仙佛皆天地虛空靈妙之氣。幽靜元遠之機。本與

聖人無二。非忠孝無以成仙。非慈慧無以成佛。乃道釋近於仙佛。非仙佛即道釋也。且仙皆中國人。無論即佛如觀音在南海。即普陀也。餘或五台。或雲南。皆不出中國。曷嘗自西域來耶。故知仙佛者。皆天地之生成保護中華。以補聖人之所不及。聖人主其常。仙佛持其變。聖人同天。敬廣務清之上運行。大化而不見其迹。仙佛則或以(若隱若顯感)神顯而不嫌於尸其功也。道家宗老子。釋氏尊如來。其

說道以滅人欲全天性為主。其與〔於〕除邪崇正。扶翼世教之意。不大相遠。是以其教並存。而聖主亦不之禁。道釋者其教之名。非仙佛之謂也。自餘之外。則邪說悖理。以濟其私。陷人於禽獸。而自享其神聖人所。屏諸四夷。亦仙。佛。所。不。與同。中。國。也。（按佛經所云黑風吹入鬼國者蓋指烏鬼而言以其習之惡也）

或問仙佛與神之異。曰神者各有所司。而不能相通。然亦有總統與兼領之分。仙與佛在三界中。則游方之外者也。故可以隨時隨地而施其救正。與神皆可以相顯。而其事較元妙矣。位業雖殊。要之於奉天佐聖贊襄化育。則未嘗有異。至人間有事仙供佛奉神以求福利者。乃愚人之所為。而與仙佛神悉無與也。忠孝慈悲。聰明正直。豈受人私媚者哉。或問彼各國又各有鬼神謂何。曰有中國之鬼神。有外夷之鬼神。猶之乎有中國之人。又有外夷之人也。天之所無如何也。但中國之人。以中國之鬼神治之。則聖道也。外夷之人。以外夷之鬼神治之。則夷道也。亦天之所無如何也。中國未嘗以聖道強外夷以必從。而外夷乃反以天主謬妄之說。誘中國從之。此則其人之因貪求而愈生其狂惑。因狂惑而益肆其矯誣。察其所由。則欲借天主以利身而肥己而已。彼以術行之外夷而效。而妄意之中國亦然也。故又欲蠱惑華人以求濟其欲。西洋本與紅毛不合。至是又相比而害中華。於是發而為禍亦。而中國之人。天主教所不能惑者。以禍亦易之。此其用心。天鑒之久矣。中國之仙之佛之神。亦惡之甚矣。故一旦因其來犯。法力神威。同時俱現。不一而再。而該夷等亦悔不返。則是仙佛與神。協力驅除。大誠痛懲。以彰天道而衛聖教者。如此其赫赫烈烈也。或謂以聖道行於外夷。使皆發夷而夏。不亦可乎。曰此亦聖人所無如何也。以彼之性習。漸彼之政教。其於聖道。不特不信。且以其無益於民生國計。而笑以為愚。亦以為迂。又安能動其天良。生微陽於重陰錮蔽之下哉。故聖人無如何也。惟有絕之而已。聖主亦無如何也。惟有防之禦之。其大無道。則創之懲之而已。今咦夷之事。已受天誅。自後我中國邊疆大吏。亦可以知所以處之之道矣。又夷船入省河時。遣其陸路兵千人。搶據省城南西之東西砲台。而我內地民人鳴鑼集眾。頃刻萬人圍之。殺其二百

會彼乞請始縱之去前人見事不明祇知漢奸之附逆水
師之無用至惴惴於夷人之強橫失其國威而不暇顧豈知
我國深仁厚澤二百年養育之百姓何至盡為漢奸夫
漢奸不過海邊舊與夷通之人耳此外但以忠義振
觸一呼可得數萬無如當事者未嘗讀書學問一當大
任但內顧全無可使亡魂喪膽并平日之聰明而亦消歸
烏有其事幾至大壞甚矣紈袴出身之不足語人材也其
於君民一體之義既所未聞則但見有一身及武負兵丁
而已無怪其逡巡退縮絕無膽肝憤激之一念而民間之忠
義孰從而呼召之耶內地有叛亂之事尚責之營伍令
乃外夷也敢肆憑陵耶我中國民孰不思禦外夷之侮
耶
當陽之懦雪國家之恥辱
君父之憂耶此之不知曷以當疆敌而膺重寄乎余是以
重念此而責之於士也余昔考試八旗集生童於庭而
訓之以爾曹他日或任兼將相歷內外若不及今力學
深明天下之故則文武之材何從得之今猶有記者其語
者蓋實有見於此也大抵太平之人人人習於宴安不復
知有禦敵戡亂之事雖其聰明者亦皆用之於目前應付
之地或較異於眾人便自謂世無我若傲然自恣更不
慮世有難事故治世人才多壞於趨走靈便應對敏
捷之內至於膽氣壯烈謀略深遠都絕無有也試自問
胸中別無惕情以淨處常者應旋而其於更非其意想
之所及手慌腳亂全沒主張尚想彌縫飾轉愈謬至
皮似懷二心者而亦不自覺矣受
朝廷重寄至加以誤國之罪而不敢辭不亦可為深戒也歟
余之責士以力學其意不尤較然也哉
武文謂督臣位尊與小民邈不相接不能躬歷閭閻安能
激發忠義曰此乃養尊處優但知以位為樂不足與言
天性感通之事也昔有天子詔書而黎民讀之泣下者
有忠勤社稷急難君父洒涕誓師而三軍為之感動
者蓋誠能動物而臨難易激也太平之人邊圉黎庶
沐浴膏澤長養子孫淪肌浹髓無歲無年勿論大
義即以形勢論亦不欲坐視外夷之無狀而不動於中
者也特人多勢散自振較難有督臣為之領率義幟
一樹孰不景從風聲遠播孰不震起豈必躬歷巷

嗚呼而吾之說譬之於人猶臣身也身豈不有臂
豈不有指由大及小由小及萬何有上下之階尊卑之間
哉若文若武微自末弁皆能得其慷慨之心激其奮厲
之志而何有於公私小醜敢肆橫行者哉自來名臣義
士國家寶之以為輿贊極而擧賢舍此莫屬也不
知此義惟恃一己之聰明欲以馴服異類報功
國家其爲能乎見不能明即行不能決將前將卻如醉如
癡此欲以辯理常且不可而況御之欲以安內且不可
而況膠遂安惜乎當事者無此心胸無此謀略也措置
乖方所從來已後雖天威震驚懲亦究亦天視當
事者為無用不足副
聖天子之意以答
臨汝無貳之心受故在議和之後不復與兵事相關受閫外者
命之臣能無愧乎於鬼而余之亟亟於人材謀意尤可
見也知以身許國之義則膽氣自生明主客不敵之情
則謀略自出此不於學得之而爲所取之夫羣策羣
力所以建功然而無氣無謀安能用人之衆而盡人之力
哉人事已謬從天功亦不可倖覓耳

古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如孔孟者有其德矣得志於
時則立功若伊尹周公是也不得志於時則立言今孔孟之書
是也言者言其所得即德也以教天下萬世息邪說而正人
心天地萬物因之以不毀即功也然孔孟之言僅行於中國
其東至朝鮮日本琉球皆餘波所及而此外非所聞也按海
洋自東南而南而西而西北夷國甚多而皆嗜利無厭或
專事劫殺或誘人以術脅人以力於天命天理若罔聞焉其
識漢字作漢語者大抵皆中國人流入於夷者也其人皆
讀孔孟之書而不識孔孟之理亦為利故甘心於夷而不返夫孔
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凡以明義也外夷以利故而興中
國爭是以利而滅義也天地之大而義之所存只有中國
則外夷為天地所擯斥而中國為天地所福祐亦豈待言
則孔孟正人心之效也令人生於
堯舜之世而讀孔孟之書不朽即未易言要其孜孜夙夜
不遑安處者豈有離於三者離三者則夷道矣無開天
之功而不可無脩身之德無開天之功而不可無濟世之功
無達天之言而不可無救時之言此三者
聖主之所求家國之所賴而非士無責焉然則允為士也

得不思其所由然而夙夜孜孜不遑安處乎國家有故而
當宁慨然於無人斯真士者之羞也固未可以履規蹈矩
職業脩舉之即爲無負也稍潔自好不慕榮利之即云無
憾也

余嘗於忌辰誤穿天青套入内蓋早起燈下天青元
青不能辨故也後聞吳煦齋先生云凡天青皆用花鈕
元青皆用素鈕則別矣法極簡易不知前此者何竟思未
及此

烏外風烟古寺迴半帆倒掛夕陽來江天物色無人管處
處野棠花自開　相逢何事且裵裵澤國閒花岸岸開
見說衡陽南去路秋深無鴈寄書來　畫譜内見此
二詩愛其意故錄於此一雷鯉一柯九思也

余自道光庚子己亥讀禁止鴉片
聖諭越庚子辛丑近二載至外夷犯順疊臣辦理之得失
迄乎
天威遠震海氛盡息往往話及之而因論其事然前因夷
勢方張而慮辦理不得要領故常夜不能寐思維前後
情懣於中而言之不暢今則
天心佐
聖風雲雷雨一時并集誅鋤廓清滴適安遠肅於是余得而
快心暢言抒其所見以勵當世何則
聖人在上内地萬無他慮而外夷不被聲教惟利是圖雖殺
人而不恤既許其通商則不能禁邊釁小民不與交接久
而稍懈保無又生釁端隙故思先有以待之而欲責士以
材有備而無患也内廣督林杠督　欽差裕所見透徹而
言之精詳矣世遵行無以易之特人材不生安於頹靡雖
聞斯言而智不能謀勇不能任猶無益也非超越之才累
起疊出不足副
聖主之求而成長治久安之世士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可甘
心與凡民伍耶故余於茲事始終反覆數萬言一以激學
者之志一以備考鏡之資云惟鴉片一物終爲禍根其根不
死耶鄉春又生是則現在文武之責也能使我民我兵共凜
王章俾此物無所用而用者無所容外夷不能售則亦不更
造矣第此事較禦夷倍難正難於大小之臣齋心同加鑒
萌剷蘖剔幽抉隱而又日引月長不生怠念耳仰體
聖主之意以濟民生而衛國脉耶今日之最急莫過於此

其果能然乎否也。若。反。令。不。斷。滋。蔓。難。圖。恐即有人材緩
不及事不能不望於善後之宜。即施其方畧也。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凡人離此三者不得凡事離此三
者亦不得惟士爲能具之以其學也稟於性者不能無偏
勝而學則有以充其不及而抑其或過故曰學以成其材也
材成而後可以待國家之用仁不必論朝廷之事無不發
於仁者正恐美意良法付之臣工而智不能謀勇不能斷
無以成朝廷之仁耳見。得。透。是。智。做。得。徹。是。勇。此豈無
學之人所能故智曰深勇曰沉不但學而且須養也若夫
活々自喜而以爲智躍々欲試而以爲勇乃是無學者之
所爲其不敢事者發布

觀文休承書畫記所載歷代名蹟自漢魏以下定爲真跡者
數十百種者乃嘉靖間抄沒嚴氏物也嘉靖去今不及三
百年其物當猶有存者或江南故家收之不肯出以示人
余所至從不訪問故總未見也而近世人情又是一種收藏者
唯恐人知々者借觀亦秘不與其有必不得已者雖暫假而
靳惜見於詞色余以此故從不訪問也偶有縫視友假觀者
必先告以余之所見以爲此物我所富不欲有者恐或由我而
失不如聽其流傳於天地間也且借人之物必加意收藏心中
反多添一慮故不久即還々或別贈一物以酬之又或先以我
所收者對換而閱之若交質然蓋余之性情如此故用心如此
然未嘗不歎近人所見之小也

里仁爲美聖人爲卜居言之然春秋時先王之政教猶存魯
又號稱秉禮流風遺俗皆爲近古閭閻之間習尚未漓今
就左傳禮記所記猶可想見實無如後世囂陵刻薄今
人斷不能處之地聖人曷嘗此歎哉其時有移居而非者
耶然余竊觀聖人之言不必即有所爲而無不爲天下後
世法時有似預見後世之安者即此一語而令人與黃農
之思焉若諸葛之處南陽淵明之居栗里其爲必擇
其美可知也余家海濱自余幼時習見淳樸人心思善
頗爲樂土然今數十年遠不及昔但以所歷各處都邑
人情土俗猶爲勝之大約以地僻民貧見聞尚寡故天
良未盡泯耳濟南省會不免澆漓而鄉野之民自安畊
鑿者則否耶其西鄉即勝東鄉或近泰安故欲闢表堂
甥馮德溼向居西鄉而近又於泰安山中置莊田有柿
及海桃之園盛稱其處民情之樸山川之美真若太古

者余竊欣慕焉余已老不及此矣然猶願卜鄰以長子孫衍我家傳也讀淵明諸詩遠想慨然

前與祁春甫言兵事內造小船一條細思此船以小為得力者為鑿沉其艘敵舟而設通用牛皮作罩外(不用)人則死戰船也內深藏若干隻應用若干人(外)停則水勇並鳥鎗手小砲手及雅鑿鑽楔火具(面不過)二十(三)人每須大船以長度之長四丈(不過六丈)足矣船(小而堅首尾尖鋭裹鐵)易堅而窄行於大船之間尤為便利西難防也(古有云艨艟小艦者只刊似乎近之)

旗人(傑者)雖多高明然皆不耐細思又(一毋八思意)弱而亦弱無(及正)殺人出其不意與(而反胆落矣)其大病能去此病乃可言戰守攻取之事

台灣鹿耳門水淺而其中船路實曲迴轉非熟慣者不能行前所言王暉蔡錯迴互設險者即仿此意移之於陸耳若岸上引水成漫灘亦是此意總以令敵來必走狹路而因以制之也將海經守城皆宜用之將來守海收復善後亦不得不因此法往將此船(全行)指出作法不必復圖耕種其地本無多也

吾言好學有先事之學有年日之講求者是也有臨事之學當時之籌度者是也如一將受命而出若在京即徧訪知者悉其情形沿路亦周諮於人亦彼所長者何在所短者何在比及到省已明大略即於該省求其防之者何事當要制之者何策當良如或器具未備兵將未和始緩攻戰從計宜而動此皆學也今城內八年日既范錯非事又不諳練如在夢寐間昏昏擾擾及一交陣而事皆非意想所及遂亦驚魂萬里尚安能措一謀定一策乎只得照從前失算而猶沒其短以飾耳目若此外別無法者是(不知)彼無法非人盡從此積誤因良為憒況又因誤生誤事更不得了乎如洋商還舊知立即發出從來還如無此還德亦謂彼使速去耶豈知影與暗之無興愈啟我心而重邊患將謂移亂(禍)於別省此使可以卸責乎尤其謬之謬也若斯之人安能知學恐學亦無益且學亦必誤認蓋本無其識又無其志耳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今以不學之人而任軍旅之事而(彼)敵祗用其常法皆我所不意不備者也將何往而求勝乎安得不誤而又誤乎然此不學之人亦無他故一則狃於內地之用兵以為不過如此一則狃於城內積習不肯自認不足此

兩柸者。自誤而又誤人。豈得不誤國乎。不及今速學。是
使終無人才。而誤國無已時也。能毋為萬世慮乎。孟子
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言此時求之雖晚。而從此畜之。
猶有及也。吾是以望夫有識之人。吾是以期之有志之士。
識越流俗。而志存古人。將孜孜於學而不能自已。庶乎
國儲可用之材。而不慮夫一旦卒然之患也。
或問王公設險守國在山則有關隘在水則津梁在平土
則有城池用高臨深以禦寇暴所以息奸雄之窺伺
阻醜類之跳梁設之以官率衆之庫守之以兵民此自
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今浙定海猶曰隔洋也乃至
象山奉化鎮海連城俱失甚而府城亦不守若無人
焉者將毋重關擊柝慎固封守皆虛語乎曰非也夫
守土者人也聚人者心也一心者氣也定氣者勢也勢
不強則氣不固氣不固則心易搖心搖氣奪而人散
矣雖有土安得而守諸所謂勢者何也則吾所云仿庶
耳門水道移而用之於陸者是已今以城四面各指一里之
地挑土為埒高與城等築高即浚深因以為壕中
有道路有門戶我知之而敵不知也彼自外則砲不及
土而止欲入則陷於伏坎中而不能出吾以聲色亂其
目而以虛實惑其心使彼急退伺便而擊之平土無
險而險固已甚矣集紳耆軍民而諭之以大義激之以
憑陵之可恥蹂躪之可憂曉之以彼之無能為我之
甚可恃矣心固守雖死不貳如是則上下固結振臂一
呼萬衆齊應而何懼於外夷且彼漢奸之來非有襆
被春糧之計露宿野炊不過一晝夜而去更撲他
城仍復如是則計窮而勢蹙矣況定海不陷彼亦
不敢深入耶守土官安在　欽差大臣何為而今
地方披猖至此此誰之咎耶余適有氣結疾忿塞
於肝膈之間更欲詳言請俟他日
以上四條乃因話錄續之未因其冊已完而詞尚
猶未畢此有餘頁致書於此盖再失定海後
也

出處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大畜象 不家食吉養賢也
頤象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頤之時大矣哉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下四之吉占六五去邪媚而得中直之道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
戎又誰咎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
有攸往 以五陽決去一陰必正名其罪孚號合力亦若有危道焉文德先隱其私而不为专尚威武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為決之主若決而決之和又不為過甚如无
咎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進而上也南征者進也 象曰柔以
時升 初六允升大吉 上合志也
六五貞吉升階 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
之貞 昏冥无適而利但可反其所升之心施于不息之正而已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上位重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

君臣 聖學
治道

任 形渥作刑剭重刑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上九鼎
玉鉉大吉无不利
漸象 漸進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
邦也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北猶背也不善者竄徙使分背而去也 舜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彰著浚治
也有常才而發賢也德著于身而能使有常則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治
也 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諸侯邦事所治 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 相師法 百工惟時 及時 撫于
五辰庶績其凝 五辰四時也水火金木旺于四時而土則寄旺于四季也五行于四時是也 凝成也
俞受敷施 在有邦下言人君合而受之布而用之也 皋陶謨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
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築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啟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臣不命猶且承之)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治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戒輕發輕動輕予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間而作非 納人之侮恥過而遂之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攸居安于義理之所止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信之則不難) 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言歷試磨學之困終無所顯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行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是惟立事)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長治久安)匪說攸聞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如泉之達源源乎其來矣)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斅學半(教人居學之半)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惟說式克

欽承帝祐俊又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謨四海之內
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是乃汝之功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予之備亦賢人良臣輔而君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
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共治也)　惟賢非后
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
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之公卿)準人(守法之有司)綴衣(掌服器者)
虎賁(執射御者)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休茲之官之美也)古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尊上帝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
乃事(常任)宅乃牧(常伯)宅乃準(準人)茲惟后矣(宅而任之)謀面用
丕訓德(徒謀之面貌)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無賢者)　亦
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有三宅之才儲以待用)　嗚呼其在受惟羞
刑(進任刑戮之人)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庶習備諸醜者)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
奄甸萬姓(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王制屬有長州有伯是也)　立
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可以職)　虎賁綴衣趣馬(掌馬之官)
小尹(小官之長)左右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大
都小伯(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藝人(下祝巫匠)表臣百司(謂外府外司服牧謂表臣上則裏臣)
(百司也)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庶常吉士(言美非常德之士也)　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此官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監于諸侯四方之王官也)(此諸侯之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阪古者險危之地戎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春錯于五服之間是謂尹)
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上自王朝內而都邑
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克俊者秉之德任之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不侵庶職訓勅用命及違命也逆于任賢遠命也)庶獄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
敢替厥義德(有撥亂反正之才者)　率惟謀(文王之功文王之謀也)從容德(有休)
(休然善之量者)以並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如此之任)我其克灼知厥若(順也心之所安)

亦乃俾亂(大委任之)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使得終始其治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終思)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美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正猶正人，指當職者)。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得居其職)，克由繹之(用之而盡其才也)，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于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刑者重事，故特舉之)。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指勿誤庶獄之心，以往克詰戎兵之戒)。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又告太史使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即蘇公也)。

周官

按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又六年五服一朝，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三歲一見者。豈周公方條治而之官，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周制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三公之貳非屬)弘化，寅亮天地(敬而明之)，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宰天子之相也，統謂總攝，均謂調劑使得其平)。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掌戎政謂之政者，以征伐正人之不正也)。司寇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不曰刑而曰禁亦禁于未然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蒞臨煩擾）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果克斷乃罔後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恭儉不可偽為也）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德則中外惟一偽則掩護不暇）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君陳 畢命

君牙（穆王命為大司徒）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勳）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則有所有則中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其後耶）

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陪僕贊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若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於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丕大后君之位）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惟
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今予命汝
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
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
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以貨賄為善也）若時瘝
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
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望於徊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縱造父
為御周游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修
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罔稱在職否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
之革素絲五緎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在位節儉正直詩人美之
簡兮　北門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　紕織組也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　孑孑干旟在
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何以予之（註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　孑孑
干旌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何以告之（祝屬也）
衛大夫乘此以見賢者

夢餘同話錄中

君子無爭以其外言也若其心則所爭者多矣蓋容色辭氣之爭不可有而心之爭不可無爭在心者必居人上爭在容色辭氣者必落人下然嘗觀世之人爭於容色辭氣者所在皆是而爭於心者千百中不得一也噫

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小人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蓋與之俱化也人生與小人俱化豈不可痛豈不可懼然而其既化也方以鮑魚為芝蘭路人笑之而彼不知所親勸之而彼不顧也此所謂未如之何者也故教子弟先慎其始曰親君子遠小人而已

余自道光六年始典得太平街洪氏之宅又十餘年復益以東偏之宅合之蓋百間而後居室廳事書齋米廩馬廄及備用棲止之房皆備雖茍合茍完而不可以比衛公子然較之始窮約時僦居巖墻之下日受催租之貽已大徑庭此皆由廉儉而來而廉儉又由困阨而致天地間何物可為吾有況敝廬一椽之庇乎後之居者當念有此之不易與致此之有由而吾數十年之顛(艱)連(難)靄(强)(恐)沛亡庶幾有警於心加作室翹佃以人論可也

閱大父公書帖有云各莊地畝宜令開一清單未看明當時田產自必不少今皆烏有所遺惟北村近先壠三四頃耳城內惟大父公舊宅尚是方伯公舊第屢經改易增添今亦人滿不容然門楣如故較之同時各家毀拆無存者尚為僅歸然豈非祖德留貽有未能遽盡者與為子為孫宜何如謹守何可不慎思其故與

或問余為人之要曰好學嘗聞人而好學其不成者寡矣人而不好學者其有成者亦寡矣蓋好學者日進之機不好學者日退之勢也人至日退尚安能知其究竟地位哉

古人云靜坐便是學蓋人之能靜坐者其胸中必皆是正事必皆是有益身心之事靜則有常常則恒久而不移動則多擾擾則紛紜而失守其不(能)靜坐有所由然都也其(於)心可知(之)也

天下無論何事非靜則不能成不但讀書學文為然

凡事皆有條理有始終靜則心存故能分析貫徹是

以有成不靜則其心不在必且紛淆其條理顛倒其始終無頭無緒如何得成

聖人言仁者靜仁者壽皆以心存故也心存者隨時隨處皆安固不搖其賦命之根蔵於深密之中非陰陽人事之所能干安得不壽所謂書香壽子孫者亦以此也讀書必靜必心存故也或問顏子何以夭柳跖何以壽曰聖所言者理子所言者數吾之信聖言者常子之疑聖言者友且如子言將為顏子乎將為盜跖乎如顏子可謂之死乎如盜跖可謂之生乎彼亦偶不遭聖王之誅視息人間而安得謂之壽聖人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人生於斯世而以幸免終其身而又安得謂之人且無論成事與否得壽與否但隨流逐浪遷徙轉移日下而不知所底都知有不自放心始也知有不自不能靜坐始也故曰靜坐便是學也

天下之人皆有常業有常業故有常心士農工商皆是也而士獨貴者謂其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內修孝弟之行砥行立名以備朝廷之用用之則可以維風俗敦教化而國家獲賢才之效故雖同為四民而不與凡民伍也世家舊族則未有不自命為士者讀書則士之常業也命為士而不讀書是謂自棄其常業無常業者謂之游手游手不得與凡民比遂使喪德敗行無不可為而猶曰為士乎凡舊家陵替莫不由此嗟乎為人子孫而為家國之所擯棄鄉閭之所憎惡其祖宗之慨恫當復何如然而所見者比比皆是也一由於幼之失教一由於後之習非加之淫朋匪友漸染頻移淪肌浹髓旁觀以為不肖其祖宗而其人亦自絕於祖宗而不顧昔吾先大夫每言及此歎息痛恨吾至今憶之猶懍懍也若芒刺之負背而汗流之浹踵也夫以不與凡民伍者而至不得與之比尚安望光於前而裕於後乎可慨已

凡人無不為父兄者即無不為子弟者父兄有父兄之任子弟有子弟之責今日不能為子弟即他日不能為父兄決可知矣何也其所以教其子弟者即其所以自盡其子弟者也自己不盡而欲教子弟者必不從也故子弟父兄一也或曰子年幾八十是為父兄而不為子弟曰非也吾所以盡吾父兄乃所以終吾子弟之事也昔吾先大夫之教吾也嚴且備豈不

曰將使吾傳之於後豈不曰祖宗之留詒不可自我
而絶乎且吾所傳之子弟無幾時而又為父兄使無
以教其子弟將任其遷流而玷厥祖宗乎或曰世
亦有不可教之子弟奈何曰此吾不能必者但盡吾
心非至愚極下亦未有不感動於天者特旋感動
而旋忘則無如何耳或者不念祖宗尚自懲其後
人或者不顧少年尚自憂其老大則猶可冀也教
終不可以已也然吾所及者子弟耳子弟之老大已不
及矣況子弟之後人乎則夫自憂自慮者吾亦僅
為提省醒云爾能然與否是在其人矣
父兄教子弟子孫承祖宗只是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八個字認得住則家風不替賢才代興於家
於國皆為有用至其任宦受任之大小則又視其學
其器其才其識之所至不能以一律拘也古人度其
不勝之任則辭其官而不居不敢苟祿竊位偉功
叨名者亦即忠信廉恥中事也
凡履安而思者君子也得福而懼者君子也履尊
而喜者小人也得榮而樂者小人也此敬與肆之

公也
昔大恭公歸田後尚有餘資四方往來賓客酬酢又歲延
名師合群從子弟而教之學脩脯館穀日費不貲大
恭公以是為樂不問出入公歿誠方公繼之不數年亦歿
其時家匱矣曾大母張太夫人獨攜稚子煢煢孤立有
族人饒財者遺粟二斗致詞曰憐汝母子張太夫人立
却不受清操自守數十年朝夕不繼弗恤也而後王父
上思公成進士任為廉吏詩書之澤綿於前啓後上思
公歿吾父贈光祿公獨任家政責叔父那基公力學
成名壯年復歿贈公紹啓之志弗衰余兄弟及叔兄弟
稟承先訓以有今日贈公力也此則大恭公以下相承
之緒也
余始官京師無寸草之藉幾不自知其所終顧獨
恥受人憐貧之一字從未出之於口至節間必不
詣人恐其疑我告助而見之言色也每憶張太夫
人却粟之事志氣自生庶亦無愧矣乎顧生我
後者咸念之也
子謂伯魚為周南召南謂門人何莫學詩而雅言以詩

背為而幼學成童亦先誦詩令人都不理會遂使先王精
意所存皆成廢置蓋詩以道性情性情正則心氣和
心氣和則人物理故可以厚人倫美風俗以成正真直蕩平
之道而無偏陂反側之憂嘗覩有明一代學人於此皆隔
壁矣其正人君子以名節為高氣節是尚不知言名言氣
固已偏駁不純名者世之所共爭氣者尤物之所不下以名
自予以氣自矜是啓爭端而教之相上也惟風節則無
與耳節者我自立之非以示人而聞者皆服若風之動物而
不自知也故上之化下下之從上自近而遠曰風喻曰風教有
神而無迹者盛世之事也若夫曰名曰節氣自恃其所持之
正而莊言厲色以臨萬物之上不必小人而固以有閡於心
口不言而志已違矣況其處功過之地居利害之関有不
倒行而逆施者乎自古黨禍之興其國家未有不隨之
者也以坦夷之路成窞陥之形以和樂之人成傷殘之事
故學術不可不講也治亂之所由來不可不知也
今使一家之内後生小子發言即不肯恕人其當之
者必有悖心可知也若夫所守甚正而忠厚悱惻決
人肌膚則人自從於正而不覺此所以人倫厚而風
俗美也此詩之教也
余昔為翰林時親友有遠道致書向假百金者彼竟
不知余之所處亦不怪之然欲我自言其貧我必不肯
但不答之而已或曰此必致彼之恠曰彼恠則我亦恠之
矣我矢不言貧而必逼我自言是尚得謂親友乎親
友而不顧人之志節乎至我後來稍裕有求者隨大
小皆應之亦足明昔之志節非有所吝也我處當時
欲奪我介不可也此援前條言之
本朝之文如鍾陵尊其位三句黃岡周公成文武之德一
句有明一代竟無此兩篇文字聞者或不謂然試令執管
為之則邈若霄漢矣
余作治安本論二十四篇附以捴論大指申論補義並
前後識語實緣聞
上語総師傅謂天下無要緊於此事者故感而為之
以是
禁中語且非親奉
德音不敢援引為緣起也識語中其義類皆明徵
而顯駭者正以殆逢

堯舜文武之世親見
聖天子之所作為廻越前代故得鑒〻言之以非進
呈文字敢秪為論體不敢說比於對揚
天問𤍠揮
聖謨也余既作此恐為後人所雜故秪存家塾為
來學原本未嘗以質諸當世見者數人而已然既
有見者即恐流傳而為他人所亂故特識此以示子
孫余之說〻戒慎之心其尚能共見也夫
余在吏部十餘年調禮部數月以腿疾解退所識
有前殷勤而後冷淡者或以為怪余曰殷勤荅之以殷勤
冷淡處之以冷淡吾心無事天下自無事人之在世無非
倫類相酬接何可有容心其間也
或問世道衰盛之由余曰此亦在有心無心辨之而已只
看前代當其盛時人心皆坦白質直其衰時也人心皆阻
深幽險盛時之人心非必無險也慮恐人知者有之不行
自消者有之因感隨化者有之衰則不然肆然行之而
無忌公然任之而不辭則其所由來亦可知矣君子曰吾
君子也小人既有所不讓君子曰吾外皆小人也小人益有
所不甘然後是非臧否爭勝於口舌之間邪正賢奸混
淆於進退之際而廓然大公之世一變而荊棘滿前狼
豺盈路矣此豈曰可非君子之咎耶是故宅心欲平推
心欲恕人第見其事之公事之正而亦不復知其心之
平心之恕也夫是故有心如無心也所以化人心之險而偕
之大道也
偶論呂惠卿許安石事或深罪惠卿余曰安石負國則
惠卿負安石何足怪也或猶以余言余為過余曰且勿
論其他即如免役收市利錢至負水拾髮𧽊粥提茶
皆收免行錢納錢然後入市試思此是何朝廷是何宰相桀紂之虐未聞
有此諸公爭論新法安石曰公等皆坐不讀書耳不知
安石所讀何書而有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
恤邪說亂道若是之云也迨為惠卿所許罷居金陵
猶每書空寄恨一生作僞狼狽至此尚不自責而尤人
乎吾未要見其可致謂惠卿小人是也然小人之負大奸
慝猶為勝於不負而黨之者雖不得云無功而罪亦無可加矣
安石之文余初讀而愛之既知其事乃絕不寓目矣
以為其僞言也不第不愛而幾於惡之或曰安石

糊塗任性人也余曰糊塗不可惡而任性可惡任性則以
糊塗為明白而反以明白為糊塗彼以其子之險惡狂悖如雱
而乃目之為聖人他更何論乎
安石之為人當時稱其不好聲色不殖貨利不愛官
職此三者安石之所傲然自恃以為高而以傾動當
世者也夫不好聲色則宜好仁賢不殖貨利則宜
殖道德不愛官職則宜愛國家今安石所為何
如也彼不愛官職而愛官職者由之而羣於進不殖
貨利者而殖貨利者因之而朋興不好聲色而好
聲色者且若以為困附之而不去也卒使天下受官
職貨利聲色之禍者安石也然則世之所稱猶謂
士不賤謂女不污云爾本分之當然而矜為奇節
肆然自恣以為世莫我若又烏足責乎宋事已矣
惟萬世用人者戒鑒之為人士者戒之已耳
余五十後即有勸余置妾媵供指使者余以人之性行不
可知而余性急肝氣易動年已過不如其已也今楓處
二十餘年幾八十矣雖不壯而無疾加之少愛讀書老
而不倦起居自適意味清真足以娛樂朝夕而乃知
前事之為得也書以自幸因示後人
亦有無子而禀賦素壯晚始得子者又未可槩論
也但不如早為計而能節嗜慾為嗇善耳
無論何事一至吾前便與我學問相闘按之大體參
之人情安置得他四平八穩祇如其分不可過求凡此
用不得偏見依不得急性一切輕躁疎忽淺露皆使
不得不但見我學亦見我養也所謂分者有事之分
有人之分有我之分分祇如此則至此而止過此反生枝
節矣
少年艱苦晚年每獲逸樂少年逸樂晚年常得艱苦
余所見若此者多矣豈衆多盍寡天亦有所權衡於其
際與血氣方盛精力有餘何事不可為迨其老也則無
一可為者矣聖人所以致儆於後生也凡為人者其可不
早決計與而又況於為學之士與
唐受宦官之禍而明仍受宦官之禍宋受權臣之禍而
明復受權臣之禍亦可謂不善鑒古者矣然史書所載
宦官權臣之事天下知之後世知之而其君不知此究其事
非難知也人主明而能斷無偏好偏惡無私喜私怒決

壅去蔽公道大明則彼小人者方救過之不遑而何敢施其奬慝之計竊弄威柄哉余是以益知賈誼蚤諭教選左右之策為千古治安之要而惜當時之曾不悟也

明之仁宗賢主也然李時勉言事過切武士金瓜撾之幾死殿廷此不幾於桀紂之所為耶夫人主之待臣下如此尚安有所謂一德一心交儆不逮者乎以此貽於後世無怪宦官權臣之接踵也或謂此事與宦官權臣無與余曰李時勉賢臣也一書不合擧殺之而不惜則求賢何為(敢用)養士何為宦寺(人)都夫皆可用(任)也是安得謂無與乎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千古之大戒也宋真宗猶是開國之時而丁謂用事其所不合即加貶黜乃至令販所月報生死其死者截喉骨二寸呈驗此桀紂之虐所未有也宋仁宗廢郭后而呂夷簡以私憾贊成之宰相之權至行於中宮亦太甚矣即此而觀之宋之積弱特弱於君之不明而於國勢無與焉也惟其不明故任邪無疑而任賢反貳也宋之壞壞於朋黨然朋黨之興實起於仁宗之世國家方盛人材之多而大亂萌焉則精一危微豈可一息忘耶

至章惇乃欲廢太后大逆不道極矣當時曾不加罪不知宋時彝倫綱常何以廢滅若此又胡邦衡自記孝宗召與曲宴而潘妃執板歌以侑酒至於終夜胡蓋自以為恩遇之殊而不言其非又文潞公夫人以燈籠錦獻後宮為御史所糾當殿詆詰公但拜之而已又不解宋時宮闈漫無禁防何以若此豈皆仿太祖夜訪趙普嫂呼普妻之事耶至徽宗時蔡攸王黼與宮中曲宴至於敷粉戲謔絕無禮體其致靖康之亂不亦宜乎益歎管子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言之為不易也

余既受贈公之訓得以有成今已老廢只此事耿耿胸中早夜在念近得一聯云詩書已盡古今事忠孝不違天地心古今事以詩書斷之有餘(忠孝之情與天地不違是天地之心也)以天地為心則忠孝不外是也又一聯云要想擔承何事好為留榜樣徽人看事亦多端要看祖宗分內何者最急即一力擔當所以然者為後人效法則祖宗心源自我而傳不自我而止也此兩聯贈公一生心事實盡於此宜善書者書之木刻填青懸挂祠堂或廳事為我自述家訓興起後人之藉屬子孫志之

於詩書外求古今於忠孝外設天地此自三代下言學問

者不宗孔孟而徒矜宏博者之通蔽也自謂上下古今包括天地至於名重當世號稱大儒而倉卒之間名敗身裂皆坐此也

余觀明朝一代人心頹壞一人得勢天下羣而趨之其失勢也天下又羣而攻之究之祇為利於其身耳國家非所知也亦非所恤也當其趨之雖有心者欲防之禁之而不能遏其攻之雖有識者欲原之辨之而不可又不第東方朔所云為虎為鼠而已者張江陵當國一意任事雖不能如古純臣然內外整肅法紀凜然不得謂無功於國其沒也攻之者至比之大奸巨慝必欲滅其遺種而後已自是之後大臣無敢任事者矣拱手緘默以聽衆人之所為而又遭時多故臺諫之官以攻大臣為能萬曆一朝盈廷聚訟喧呶叫嘂正如鄉村野鬪其是非不能辨不得辨彼亦不許其辨也稍有辨者則入其網而不復可出矣是故其朝似無君者而大權乃歸宦寺而毒流天下矣至懷宗時其勢已無可為而利身不愛國家之徒競進不已懷宗又不能深鏡其原委惟以威權刑罰為振作而於邪正賢奸卒不能辨以至於亡於前代亡國中又自為一途信(良)可哀已哉朝定鼎山河之秀日月之明如故也向之妖氛毒霧不知歸於何所

聖人作而萬物覩信矣豈不信夫

近世多有學問行誼可觀至於仕至高位而其子乃荒縱悖誕至不可化誨者余甚惑焉豈所云性愚者抑與抑亦失教而然與夫父子天性也父至不能教其子又何以臨下而治庶事乎昔吾先君教子至嚴嘗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嘗記有無不因過失而加韃撻者一二事自今思之豈非欲以收其放心俾時時知儆而溉與父母之哲心如此而子或不知豈非(可)不(涓)孝此等家法今世所絕無然後人不知而置子不教至敗其宗則悔之已晚故識於此凡不教子有由溺愛而偏護者是自貽之慼也有由其毋為之隱飾者此又不明之敎(致)也要之皆不學之故學則一家之內人人皆欲其循理豈有其子宗緒所關而反縱任之者且自以其學傳之他人較難傳之其子明易聖人既有賢子猶亟亟(於)二南之為而戒其不學之墻面則家訓胡可替也

今世有紙牌骰子之事乃牧豬奴所為(生)士大夫之家而亦有之余所見以此敗者不少矣夫既(所)為(臣)此事則口無正言而心無正事又何以能正其家而教其子耶不暇教教所不聽也況又有父子同戲者乎先大夫先太夫人不許家有此物識當百世遵之而不易者也

明代之事余論之數矣往往以責君子而不以責小人非故刻於君子也惜其以有可大用之才而投於禍亂也今就當時之勢思之其君子蓋亦大非得已激於天下之變而痛宗社之將亡遂不惜以身殉之駢首就戮而不悔雖未合中庸而志可悲矣特其學術之過一入手即不可一世未登仕版而先居騎虎之勢殊不必耳況其(憤世)傷時嫉俗豈能無一瑕可指而所與交游豈能皆無瘕之人樹敵既眾伺隙者多君子未必能去(特)小人而小人反有以中君子矣此則余責君子之意也小人之中君子無非目(指)為朋黨人主忠奸不辨未有不(墮)入其其計者明懷宗初政尚清明既而亦入其中而不悟黃漳浦初以時望被台題知其賢而終不免於不合而去至解學龍等薦之乃并漳浦逮問蓋朋黨之說先入已深懷宗亦不自知也夫賢奸尚不辨而欲續將訖之天命回已去之人心不亦遠乎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懷宗之謂矣

明初令在朝官人人得以言事原以防壅蔽也其後則人思言事而於本職所司反置而不問若人人皆有言責不得其言則去者於是人主亦以為煩欲懲一二以杜其口而言之者愈汎濫而不可止至於譏切(某官御疑)近信指斥乘輿益激人主之怒小人從而乘之而搢紳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矣夫言者出於口而無窮君子之設(議)小人有小人之辯而小人之黠者又兩不涉而踞乎其上夫天下豈可以言治哉以言而亂者則有之矣若明是也懷宗之時大盜內訌天災洊至議兵議餉殷憂在服雖起一二賢臣終無宏猷大畧以濟難(時)艱而惟聞詆訐之言(章)攻擊之語(奏)於是當宁慨然太息以為(在廷之)朝臣但相朋黨無可倚者故其去賢也不惜而其任不賢也亦不堅卒遣內侍出鎮宦官守城而大事去矣夫一二賢臣未嘗不有忠謀至計然而其主既疑則身且不安而何有於言明之終於不救良在是也故夫不務責實而相競以言未有不亂者也此萬世之通鑒也

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嘗觀明

朝章奏在萬歷崇禎兩朝尋常之事動即千言校
牽蔓引博收旁及以疑似為真以傳聞為實而又
淩厲其鋒鋩摩切其窾窽語氣既近於要挾用
心且隣於鉗制一時朝堂之上殆如聚訟之場此豈非
亡國之徵與以為言妖可也
王安石行新法其弟平甫猶為解曰家兄以四海九州
之怨不可歸於君父敢一身當之鄭俠曰未聞堯舜在
上稷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哉此可為言法矣俠
繪流民圖發驛傳上之神宗得其書歎息累日則是
神宗非不可與言之主坐為安石慎耳然俠乃盡詆言
官為木偶以犯衆怒是以人主雖聽其言而究不免於
擅發驛傳之罪貶黜而去此則能言而不善其所以言者
之故也大抵人不患不能言患於不能忍書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明之所謂正人端士者皆坐此患也是以以言召言
而言愈起若治絲而棼卒至抽刀斷之而後已
人家家教不立未有不敗者家教者何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是也保是四者故士有恒心居有常業所
以能久而不廢無是四者則無不可為矣人至無不可為
本身尚不能保何論後人子弟效法始而漸移繼而加甚
雖欲教之其可得乎立見敗亡日可俟也余是以述贈公
之訓至于百言而不已也贈公之言曰我只是怕試思此怕
者何心乎人之忍棄其家教而不惜者亦只是不怕而
已不怕而其可怕者立至矣在本身嘗聞祖宗之訓目
覩父兄之為者尚或有窮而思悔悔而思改之時若其子
其孫既隔世矣益遠益迷欲其復返又焉能乎念及此
怕乎否乎致知贈公斯言蓋聖賢憂勤惕厲之心也
但能存此一字於心亦不大差矣
親族朋故之家所見亦多矣未嘗不念及其祖宗而為之
痛心也夫至旁人追痛其祖宗而其人曾不自覺可怕乎
不可怕乎
浮山張道渥稀水屋奇士也余按學至宣化時為蔚
州知州事歲來謁贈余畫扇余答以詩有撐胸快
論堪驚絕洒筆成圖亦有神之句時已年老矣後
數年告歸今不知尚存否也昨檢箱篋得其脩文
山祠刻詩八分書茲錄於此
脩石港文丞相祠堂詩以代其傳 其地隸通州即公自京口智脫入真州走

丞相（揚州由此以浮海者也）成仁宋祚移荒村經過想容儀五庚數盡揆
初度一甲名高受特知歷指群奸當釁㪅免聽老嫗
枉吹篪疏章直上求分鎮制福蓋呈願乞祠聲伎滿
前奢頓減權臣在內計安施軍行莫笑羊攻虎廟畧
常如卵疊棋安與忠良爭俎豆克館豪傑振旌旗提
刑顯著勤王日宰輔虛膺說敵時抗論未終降表至
流言誤信寄書疑瓜洲渡口潛還倖揚子橋邊避哨危
史使佞頭深吐舌盍因德祐便低眉立君烏敢辭其責
將母尤憐繫所思葛嶺那曾沾寵（賜）梅州聊以展猷爲邑占
興國方開府道出空坑忽潰師怯〻妻孥身被執惶〻僚
佐命甘隨寂傷絕信悲由我待學包胥哭向誰再請入
朝翻嚼忌遙聞赴海獨增悲湖猶可止關天意水豈堪
憑作帝基殉義尚多田氏客存孤休說趙家兒南侵幾
見橫江鎖北去焉尋傳浪椎亂說逢歸已倦龍髯欲
挽死偏遲小樓歲月羈八節大海風濤奶主屍背似楚
囚揮獅淚平教燕市貢新詩既躡社稷生何益能動星
辰殺亦奇三載志凌元世祖九泉心折李庭芝艱難險
阻徒勞爾慷慨從容兩得之力薄聖賢無愧色才兼文
武有兼資比來青史原應少纔戴黃冠也不宜河嶽英
靈公是左式乾坤正氣自長垂宮閑石港祠遺跡重整
軒楹起斷碑

叙文山事絕不淺躐而屬對之工若出天成亦奇作
也水屋嘗官石（揚州）港鹽大（翁分司）使此其時事亦可以想見
其人矣末幅悲慨淋漓筆墨俱絕

余自己亥之秋至庚子夏因命工葺房室不時自往閱視亦
藉以習勤為老年躬卧欲有以節宣之耳往或一二刻久
乃三四刻便須歸憩憩之時不欲觀書亦不能為詩詞明
以意所至為聯語積十四五紙（紙）四十餘或五十餘紙約計（近）八
百餘聯自門第家（宅）室（家）祠堂時令山莊書齋園亭乃寄
託苔蹭閒適行旅游讌懷古名勝寺觀家訓箴規種
種咸具而余身世所經志慮所存性情所託意願所期
皆在焉雖非作詩直以詩觀之也可雖非言人即以人論
之也可原紙俱付兒孫他時或書之門楣或懸之屋壁
皆可以玩其詞而識其意於振頹起怠亦不爲無助
云爾

原然係隨意所及不以類從然如此看去轉覺活潑而
分類反不免於板滯也内多不可作極恬者要亦盡
其情事耳如旅舍游歷等是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爲學則莫非學也
以爲理則莫非理也存乎其人而已矣
又如山莊等數十聯大率皆少時侍靜公於北村寒
暑朝夕間事也我自閲之則親切而有味他人觀之
則以爲空言而已身所未經故也若天機清妙者則
皆作實事觀而其味無窮矣故云可以詩觀可以
人論也
門人胡元煐爲藍田令游輞川作記可以〔如〕名勝令昔之異
而益興向往之思焉今録於此
輞川在藍田西南三十里爲王右丞别墅實宋之問故居
即今之鹿苑寺也甲午春余捧檄涖斯土三月以事適藍
橋於别墅故址爲近因游焉乘肩輿出南門值積霖初
霽千山若沐時農務方興子婦潔壺漿以餉耕秧馬
犁犢休於野雅可游目敬脊行八里許抵川口兩峭壁千尋
横插霄漢峨峨岩陰翠天爲之小其下即輞峪河也河自商
嶺東南來北流入灞蜿蜒數十里達於渭其路則依山鑿
石爲之甚險狹俗呼三里匾〔砭〕循匾〔砭〕而行湍激淙淙崖石奇
詭狀不一有若虎蹲者有矗矗直上者有硌𥑮内空者有
懸出〔如〕溜者有磥落欲墜者斗折處幾不受趾扳蘿猱
引神爲之悸二三里許忽豁然開朗柳柏竹樹之蔭森布
蒙密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襲拂拂襲人衣履
間平疇膴野秧苗抽針平緑如罽西崖居民六七家倚
岩結構雞犬相聞一二野老出作入息依然太古之風此即
陳文燭記中所云第一匾也沿河而上石磴盤曲轉而東向
復折而西丹崖翠嶂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狀循山麓
而下回視正峯峭立危聳若無路然迤邐數百步忽復朗
如前徑絶復續石斷仍連圓轉周折歷區凡十有三計里
二十餘始至飛雲山山前數里爲清涼寺後改爲鹿苑寺入
寺謁右丞像小憩出寺門古木茂林干霄蔽日迤西數百
步有墳曰母塔傳爲右丞築乾隆間畢秋帆中丞勒石記
之其碑尚存迤西水滸有石一方其平如棊四角有孔或謂
即欹湖亭又迤西在川之半有洞殘缺者數處亦當時
孟城坳今鄉人呼爲閣而南垞北垞諸勝皆湮沒不可復

識矣爲低徊者久之時夕陽在山崇阿窈寂俯視來路暘
然生恐興夫強余登輿步捷如猱不敢下視覺此身冉冉
從雲霄中下也未及川口天已曛暗路漸坦心無所怖已而
東方月出光明如晝緩步而歸比抵署漏下二鼓矣
往見碑洞所刻輞川圖歷繪諸勝意右丞亦知後之
必當湮壞故留此蹟以示將來嗚呼凡世間得意之
境名流偶託之迹皆如是也右軍之於蘭亭痛今昔
之感常王子安之於滕王閣哀盈虛之有數豈不然
與千古之所同歎也今按斯記所云南垞北垞竹里館
茱萸沜宮槐陌著皆當在十三區二十餘里之中特不可確
指其處耳然以右丞故使矣世而下猶彷彿想像低
徊躑躅而不忍去則雖謂別墅至今如故也可
文衡山山靜日長圖卷今不知在誰氏畫史載其文每
讀之想見先生之高致而自恨不得歸田稍得其樂也今
錄於此時或披閱亦以寄余慨慕之思云或曰身既不得爲
思之何益余謂不然夫心不能無所寄不必其真爲之也歐
公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則可知陶公之琴亦不在絃也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

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
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
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
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
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
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
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
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
桑麻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
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
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前句可謂
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騁於
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景耳烏知此句
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
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此與陶公桃花源記同見得此樂乃真樂也後生解此
其識趣遠矣余昔侍先大夫於北村其時情事大略類
此而猶非此之所能盡今歷歷心目間欲復追其樂豈可

得卽

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
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
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
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
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
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
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
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
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
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
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
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暮從所憩桑
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班白懽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
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
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旣異源旋復還幽
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
吾契

按此徵士之寓言也讀其文者莫不向往以爲得此境則
終焉可也豈知先生胸臆間卽是桃源外此而求所謂
桃源者恰如漁父重來空勞鼓棹矣

摩詰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
知遠行盡青谿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
望旋平陸遙看幾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
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
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
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

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裡誰知有人事
世中遥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
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
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变當時只記入山深青
谿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
處尋
余昔行玉田山村一絶云底處漁郎可問津日高
門巷不逢人青山影裡桃花發一閉仙源又幾春
又衢州江村一律云菜花布地竹論園樹色遮墻
水到門山静樓臺惟見影春深雞犬不聞喧但看州
木知時節儘有漁樵長子孫寄語南陽劉處士豈須
重問武陵源非（浸）醸古人句（語）也欲見桃源只在人間心有
其境無處不可遇耳即余侍親村居時其樂亦自云
不減桃源今雖不得歸而寤寐未嘗暫忘故刻一印
曰海上耕烟舊廬於存書法帖上用之又嘗作聯云
向夕簾櫳延月入平明門徑埽花開意亦如此
祝枝山仿時畫史事記其一沛公坐文榻隆冠長裾一手卷
按榻側側一手踞其鬚意韻凝遠垂兩足以洗右一女捧持
足左執而濯並鷂蹲姿質窈窕一童佩劍立榻後去稍遠
酈生高視挺立舉兩手傲對沛公眉目鼻舌皆豁朗須
髟飄揺宛然長者情度其二文帝傍琵緩立垂襟引鬚
若歌徹而思者慎夫人御立帝後婉孌含倚琵首張廷
尉秉笏拜奏座側巖巖有大臣氣其三爲孝元據床熊
突而前馮媛臨其軀正面交手臨熊屹立傅氏回身上旁斂
脣蹙額四體展布意怨怨特趨避者帝一手按郗攝裳
一手舉向婕妤定婕妤意亦畧似動志者而風神固自安
雅也其四唐明皇帝散步中立拂鬚握帶危巾麗裳風
態逸甚猶在天府一從官逞捧大鑑對值又三輩在鑑後執
杖者二叉手者一皆傴僂嚴畏帝後一人抱龍文坐墊一人操
鉞乃齊於韓休時也其五博陸侯夜將奪璽郎時子孟握
劍而來從以六士一士把巨燎以先二夫拖之一髯持旌前後各
一人拔劍向外前者特驍獰挺膺怒背而直衝人反一掌背
後將承霍氏之劍儼如肆劫奪之詞而索雙鍔以舞進者
郎對立凝顧右手橫劍左指撫之倜毅特甚而史謚定於
大將軍之徒也後一人容擁之其六騎者寬巾大袍半俯
其首醉思蒙漠兩足推鐙而前左腕猶揚鞭右肩垂垂一

奚在馬前肩荷之隨行人三其一髽髻負罌其一冠裳想是兒姪輩一童子被髮桀一爵以進爵有籍馬爲乘者辨歷其絡偃鬣急頸不能以急遽馳馬前兒四齊閙掌奔繞而攔之兩脚闊者一立一蹻者一曳向後者一將失下跪軟不勝者髮四垂者覆領者髡者數螺髻〻者長衫者半長衫者裹者引縛者凡與後四從者悉大笑而形模畧不雷同焉此山公也其七二人對坐而談戴幘或露面目跡秀美鬚髯兩手叉搖按一鄰者桓公也裼博垂臂一手入懷臆間蕭然沉雅者王景畧也老温後髯參短薄偕立以侍一長面拖頸一頤豐腯別一執事人免冠加鞹袢斂值立於後一蒼頭雙髽跣跣握如意一背負蒲藉口眼寒苦可剌而自溫之桀拔其溫弁容者亦無若王君之充衍也其八元宗遣張韜光視太真於私第而妃辭疑事也肢體窕轉鬒雲高墻猶蔚然如生垂一細綾殆長逾其身左手持右手剪精元入神玩之疑便欲斷然小女子婉花一盈承之面貌結束亦復飛動韜光執挺遥立別一寺擎匳盒之屬意狀幽惻而莊敬凡事八則係李氏澄心紙白描人物長不過今五寸每紙不過三尺通爲丈夫三十六女婦六嬰稚四君臣夫婦僚佐賓友侍從之異品喜怒悲壯談笑奉事之異情憂勤忠節才畧放逸丟附之異務人能識之伯時又自疏節史文手鈔每冊之後覽者瞭然矣所以重者伯時之藝其一而又托以鑒古之爲世勸懲也予既獲觀因思所以鮮其嗜想於一瞬之後故志之云耳

此畫京兆猶見之去今未遠故應尚存人間訪求非余所能錄此以供想像云尒米元章謂畫以圖寫故實爲上而山水次之然故實必先善人物而古今以人物稱者倘少如李龍眠者尤不可得也故祇存之想像而不敢云吾生尚能見之也

明朱某守蘇州嘗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吾囚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此真良有司也凡司牧者宜知之昔吾州有牧日與幕友縱博家人白上堂牧走出問家人今所審何事耶蓋幷所懸牌亦忘之其他尚可問乎

學政全書內載一條覆試不符者扣除另補又一條令從此根究弊端余之視學也予受田皆從嚳以此疑兩歧余曰此朝廷不言意也欲令學政臨事自酌耳余嘗

按冀州時署牧貪鄙甚唱名日得懷挾者數人余不

欲發捉調曰姑帶去則州從嚴應鋃鐺而上余呵止之乃交學官命放揚時發落至晚即令學官當堂各加戒飭放去向使一不留心則被貪官荼毒不可言矣學政非地方官而亦不可不留意如此

明卿文莊謂秦檜再造宋室此議論好奇之病而今人猶或然之殊可怪也此等不必與辯但曰是又一檜也看他如何自認唐荊川最尊信朱子晩年忽曰每覺朱子解書無一句是者此却是忽然入夢可見其尊信時原未嘗醒也大率明人學問不純恃其聰明遁入二氏其論往往如此

又有一種初見本不謬既而聲名漸盛遂欲掩出古人之上雖昧心而亦不顧矣是乃為名心誤也為貪心使也夫朱子解書豈遂無一言之誤第當辨別之以求其是不容概以為非啓後學之誕誣滋來世之疑惑也明人病痛頗後人勿效之也

人之處世不肯同流合污是也乃至端人良士而亦不合此直是氣質不好而又不肯學問變化之也耳自是之病即不必小人下達而其於君子之上達則已遠矣聖門言學不如是從古無不近情之君子亦無不虛心之聖賢自是則先將此心填實一切開益之來都無容受之處雖孔子不能聲入心通雖顏子不能觸處洞然也況今之學者乎

又凡議論好異文字好怪皆其中有所不足欲以欺人耳不知反被人從此看破也有蕩棄禮法蔑䙝名教之外而罵人為鄉愿者亦此類也此種自明始有之而至今不絕於世

君子愛名小人嗜利此其大較也因君子之愛名而遂使小人失其利則小人亦必欲敗其名此又自然之勢也況君子又與君子爭其名小人即借君子以傾君子其患何時可已有明一代只為上無道揆遂致下無法守而學者惟以名相高至傾擠排陷與小人之嗜利無以異其居貧處賤而已戈矛滿腹一旦得勢豈有不思怨報復反覆相尋者乎風俗所推遂成世運至於家滅國亡而餘波不息甚可哀也黨禍之興始於講學一二老成未必不因時勢之艱思欲借此補救不知已樹君子好名之幟而急小人失利之憂自此往復上下再無了期不至大廈全傾不止矣故君子愛名祗在修實實既克修

無名何害此處一誤禍不勝言矣前事往矣在後人深鑒之耳

世間唯好學二字最要亦惟好學二字最難聖門七十二子而顏淵之外聖人不之許而今人動乃自謂可見其於聖學想未夢見過也不獨聖賢高深境界即如尋常日用倫類酬接之事不好學者只是空空放過一好學者當之即理緒無窮再如敬人人敬愛人人愛此理之常然而不能保無橫逆君子惟自反而已是世有橫逆反助君子不少矣且不必橫逆如人侮我慢我我亦侮之慢之在人情原不為異然而此便是放過了也或生我智識而或發我志氣好學正此取用不盡義先知得無往不是學則無往不可好耳此中意味此中人自領之惟不好則終身只在學外打胡旋耳安得有長進之日耶

凡讀書者好親翰墨為其臭味同也好愛書畫亦為其意趣合也然亦有讀書而不喜此等如程子以為玩物喪志者程子所志大所見遠固然若非為程子則亦好之為勝於不好也取其清遠絕俗則亦學者之志也余居京四十年矣購書大略已具而墨硯筆楮亦復不少我豈敢曰後之好之亦如我之今日耶但既有所存遺之後人固望其能保而守之不願其棄之而亡之也思之念之蓋不勝其惓惓云尒

人不工書則法帖為無用而前世所留佳墨良硯皆視之漠然聽其存亡而不甚惜矣豈知此物乃我先人所摩挲珍秘居恒思念期得一賢子孫而付之者耶夫賢子孫不必即工書親翰墨也但念祖父珍重之物加意收藏以待能者是即先人之有所付託而靈爽式憑者也夫手口之澤孝子之所僾焉僾焉而如聞如覩者況其所性情寄焉者耶而安可忽耶且此物自先人皆自無而之有先人視之甚為不易乃有子孫一旦而復自有而之無先人有知遺恨何如而安可忍耶

或問余舉業揣摩之法余曰無所謂揣摩也只將筆歌墨舞四字懸於心目間無論看書作文游山玩水皆作此想無有不中者我論文以懸崖撒手為妙訣亦此意也文法甚多只到得歌舞時隨手便是法矣

凡作文有習慣手病宜急改去有用熟舊套宜設為厲禁以除之文內有鈍置字句亦急易之此皆要著雖同一歌舞而新舊不同生與熟不同便分工拙不可不知余石畫龕論文詳列文法而以咏歎法為最妙蓋即歌舞之謂但其法專在後路其實通篇皆歌舞之節拍也特後路更要精神會聚令觀者意淵耳昔人謂應舉文字古今跳不出這圈子即此之謂也

又文字前半篇要着意故昔人云得一好起講二好提比便抵得三場一半工夫蓋頭篇前半所謂開門見山要令閱者一見神驚以下便好看也雖前人用意亦如此但前人尚有淡者今則全要濃矣只一小講便要凝鍊渾融精彩四映領脈後提比復然此是近時作者觀者俱懸此為鵠不容不爾此處若撒手漫行則孫山相待矣題目亦有不同但機軸要新要靈呼吸要活要緊局段或不同而其法則一也

又前人云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亦是此道金針深心者可於臨文自驗合否也

或有問余何謂豪傑之士余曰孟子所言體大用宏為聖為賢為君為相皆在內今第就中人以下言之但立意不肯為庸庸碌碌者同沒凡世間一切苦境甘之而不辭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處抑之而不退則雖其所就大小廣狹之不同要之必有所成無疑也此即是豪傑之士矣吾鄉有少年艱難辛苦備嘗半以忠信幹濟顯名為一鄉所倚賴者其人目不知書所出甚微而猶能如此而況為士者乎而況世族之裔有所憑藉者乎豪傑者謂其所見較衆人獨高所志視衆人獨大則其所言所為亦必出乎衆人之上者也事無大小人無貴賤一也

人惟具一種懶散性情者直是無藥可醫世間事皆以為無甚要緊乃至其身之事而亦然此真無法可施也他人代為成之而亦不感自己敗之而亦不惜於是凡可以助之者皆撒手而彼亦不覺即尚有憫之者或閔心而彼亦不知只得全付之漠然而其人之日就渙弛可知矣所見此種人頗多惟有長太息而已疑其全沒心肝何同是人而彼乃爾乎夫懶散非闒冗也只以志氣墮既精神亦頹筋骨亦弛遂與闒冗無異矣其身且不念而

他何論焉

道光二十年冬檢篋藏　大伯高祖時墨讀本於中擇其尚宜於今而後學（俏）能領畧者三十（條）篇細書手鈔以示後人其原本仍識而藏之嗚呼今去　大伯高祖之歿二百年矣先人有靈使知代易年遠尚有裔孫行什襲手披口吟之致物摩挲吟諷晨夕不休其快慰何如而其感歎又何如耶則夫自今（以）而（往）繼史歷年所復有珍藏如今吟諷如余後之視今當亦猶今之視昔余之願也而非所敢望也十月廿有一日石樵老人書於遂初草廬

消人言余家有文數十首為世所未見家藏不以示人蓋緣科第不絕謂有秘傳實無有也今鈔此本欲以當之或謂此當時所尚文章與世代新安用陳迹者為余曰子將膠柱而鼓瑟耶夫觀昔人之文欲以生我之文當其神至機來自且不知其致而何有於一定之模範謂也規規以求合也若爾雖六經不足貴而秦漢以來作者皆可廢矣又有是理耶夫讀書者欲其心入書中而目超書外學文亦然學應舉之文亦然此未可以傳（詳）說宜善學者自得之即以此本為秘傳亦可矣石樵又書

以上二條即書於是本之前後

啓禎諸大家名家制義為世法程此本墨也雖視諸家傳稿遠不逮然各有精光不可掩沒蓋當時學者多深思自得致能爾此本既自上世傳流余又特加簡擇手（六級有點識）評定是即祖宗所遺致物後人或因材質未能驟領即當加意收藏以待能者則祖宗之澤未泯而余八十之年尚勤勤此事其精神亦不為虛負矣石老人又書

大伯高祖諱旭字子旦崇禎丙子副榜壬午城破隨父殉難時一家死者九人大伯高祖文章筆墨别無一字存者則其時之零落可以想見後人但存此意則其收藏珍重亦無待余言石樵又書

此本雖各出手眼。然只是墨法。與傳稿不同。大約墨法欲密不欲疎。欲緊不欲鬆。欲濃不欲淡。欲顯不欲深。總要一氣呼吸。從破至尾。雖中包無數変化。卻是一氣呵成。其変化各隨題意。筆勢向背往來。縱横排宕。只要寓濟十分酣足。令閱者無憾。乃是飛鳴之候也。局法。股法。段法。（調法。）句法。字法。不可重複。一重複便非変化。文便減色。如兩扇。三比。四比

之文。其中排對之句。務令不同。便使讀者眼目。隨處更新換一新。此其一端。可類推也。即此本之各出手眼處。亦爲欲新觀者之目。非有他也。

所謂法者。乃是熟於經傳。古文。及大家名家之文。胸中自有之法。非可向時墨中求也。若時墨中之各法。乃皆相承(惡)俗鄙近之法。見者生厭。雖変化。不過更易長短而已。其可憎如故。何益之有。第近時衡文者愈難其人。選文者亦非昔比。目中所見。心中所有。不過時墨。故庸熟鄙俗之文。時多有中式且擬大魁者。但君子論其是。即或趋時。亦須擇其近雅者用之。若壞派必不可從也。雖他人以此中。亦不必慕之。若我效之而中。則文章掃地。科名不復貴矣。豈非終身之恥。或問時墨雅俗如何辨。曰但能讀經傳古文大家者。則即目了然。何難辨之有。曰然則彼能中式者。其司衡者之心目可知矣。曰此只是不明。不明之弊。猶勝於不公也。

世間極篤厚人也有人咀唔極謙虛人也有人忌刻(剋)極廉潔人也有人誣謗極誠信人也有人猜疑我閱世數十年每見此不知其故往往咄唶慨歎累日不怡

然世風至此無如之何只顧自問無愧竟不必問世也故聖人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日章與否君子不問但自向闇然下工夫耳

讀書亦然我所讀非有異也而無如世人并此不讀時文亦然歷來傳授皆有法度而無如置之不觀古人之所謂風骨氣韻者皆令人夢寐不接之鄉則其作文安得不師心自造故陸平泉先生謂時文一道直是失傳也其實何嘗無傳彼自欲求速化不暇寓目耳古人之文文外尚有餘思今人之文文內已無餘味其故無他

古人以讀書爲主而作文乃其餘事今人以作文爲主而讀書乃其僅事也惟其然故古人書味皆入文章而今人只向儉腹中搜求安得及古人之萬一乎其材質稍高者尚能流暢自如而稍下者則疊牀架屋矣蓋俗所謂抱著題啃也今又有一種拈著一字反覆糾纏至數十句不休者從古無此文法彭春農學士謂之繞口令甚可笑也此皆由不讀古文大家而師心自造一人爲之衆人從而效之如孟嘗君過之關客學雞鳴只求闖關他不暇問矣然開閱者有之竟不閱者亦不少也

因觀金剛經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遂註之云世間衆生各有般若波羅蜜各說般若波羅蜜乃有立證般若波羅蜜是(名)謂(曰)無工般若波羅蜜而非(佛說)般若波羅蜜(是謂不可思議般若波羅蜜)亦可為今時文之箴也而今猶有謂之空所依傍者夫彼所不依傍者古人也若(於)今人(則)靠定門戶寸步不敢離呵之不能去(矣)非不能去沒處去也

以上言近日時文之獘只為欲令後人專意經傳子史古文大家果有所得時文自然超俗非有不足於時人而欲引繩披根以為快也故此言亦不以示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鬧取怒何益之有仍囑後人只顧循途自往不必徇俗亦不必傷世勿悞認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乃我意耳

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作聖功夫無以易此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皆為存心故耳余嘗於儔類閒詞色詫異者但以默然應之旁觀謂余之能忍也不知余覺其神不守舍也致急自持焉若答之則我亦不守矣或曰子能存心乎曰亦不能而顧學焉庶幾倉卒之閒無失色怱迫之際無過辭云爾彼詫異者或不覺而甚動我學問之思也

昔有友人過人好事必致不滿之詞意欲令人自失其少年如此而已老猶然然其位已高任已重余未嘗不為之憂也謂居是位當是任而胸中不過如此將何以塞天下之望余雖懷區〻之意而不能達輒不快者移日而友人蓋未之知也箴規之道廢而友生之誼衰益信孔明勤攻吾短之語為真帝臣王佐之言如覩君咨臣儆之事也

或問文章何者為貴曰神為貴譬之如人五官備具而無神則是影像也故評文者曰神骨曰神采曰神致曰神韻曰神奇曰神俊相士者曰神爽相馬者曰神駿皆是物也或曰文何(以)能神曰祇看所讀書何句內不是神理且如左傳國語國策莊騷史記家為文章之祖何語不是神理學之而得其似固已神矣若夫讀古人之文而并其似不得者其文亦安得有神既無神矣安得不枯索無累板窒庸俗種〻病端隨筆皆是又何以謂之文耶致文之生動飛動靈活圓活皆言其有神也有神而後可

以言奇正濃淡之殊仿古趋時之異故曰神為貴也

或曰前人之文有聲色俱存者其神易知有聲色俱無者其神難見如之何曰此又在讀者之心與目也古人云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學問既深自然如此讀者能於其平淡見其絢爛則已思過半矣能從平淡得其絢爛則雖英思壯采照古騰今亦不過從此探討故云會心不遠也平淡絢爛雖有兩候實是一重也

少陵自謂下筆如有神今讀其詩信然即如登慈恩寺塔其氣魄之雄峻詞氣之激揚不待言至如迴頭呼虞舜以下蒼莽百感筆端橫集隱隱照到明皇之事其神益遠矣後人評者乃謂自此以下可刪謂與登塔無涉彼無少陵心胸安能知少陵之詩之境使其為詩必奄奄無生氣可知矣何足與言文章有神孔時文亦可從此參之文與詩古文與時文只是一個關竅看作兩樣終無以與乎斯道矣

近墨中有佳者偶錄於此

葉公問政章　于如川 山東 元

與楚臣論政將欲易霸而王也夫楚霸諸侯豈無悅來其施諸近遠則非也孔子之答殆欲易霸而王耳且大學之道近說遠懷蘊之為聖功發之為王猷五霸爭長而王迹熄綏來動和吾子既不獲躬操其柄茍得其人安即華夷有不覺輒為臚舉者固思王之深心亦默霸之微權也何幸有葉公問政夫葉公豈能問政人哉楚據方城漢水之勝以德不難奄九有以威不過雄一方乃忽焉而伐江取黃漢陽殆盡忽焉而抗晉逼鄭盟會遠通近固不敢越遠亦弗克拒也葉公則分其政而理焉者也楚擁組甲被練之眾在君既不任受怨在民又豈任受德乃無端而囊虎與謗卻究可以戮無端而唐蔡昭鬱佩馬可以求近且不能饜心遠又何怪褰足也葉公則宣其政而布焉者也然則葉公問政殆自信悅來而與子進計之乎抑患弗悅來而欲子切指之乎夫子以為是興王黜霸機也慨然曰子問政乎政必悅以忘勞政必說以犯難則說要矣說不難於遠難於近遠特耳聞令譽不覺神傾近皆身被私恩未遂意愜也人人說之澤有弗遍日日說之勢有徒勞非所云也子盍加意近者政貴莫不來享政貴莫不來王則來尚矣來不慮其近慮其遠近在衽席安宅故多重遷遠隔河山樂土誰能損適也招攜

來之邦族思徼羈縻來之固結可解非所云也于盍加意遠
都吾則願子勿泥視乎近勿拘言乎遠也近不必井里郊圻
四境之內瘝痛隨在相關遠不必綏甸要荒百里而外風化
有時弗及夫楚之疆域自在耳宦皇竇門近矣洞庭蒼梧
耶已遠乎不可忘齊宋吳越遠矣已濮曹滕耶亦近乎不可
泄近與遠相先後遠視近為去留而何況帝畿之近方千里
而何況王國之道通八蠻吾尤願子勿急索其說勿遽期其
來也說非必戀醉飽元后作父母老幼欣瞻雲日來非必邀
賚予中國有聖人山海敢憚梯航夫楚之遺烈如昨耳三
軍巡矣士如挾纊罔不說故用命九縣走矣予若取懷畤
弗來乎且忘亡說深而來自速來多而說益難何道使郢
中共悅安全何道使區內羣來聘問子大夫念之哉
於題義未見發明惟筆氣突兀詞使崝峭能新近時閱
文者之目此體蓋出尤西堂父之則厭而去矣未可遂專
意學之也場中不暇深求故以才力富健取之亦主司
喜 國初文致也

五命曰一段　　前人

通申五命義正而詞悚矣夫防糴不能無封亦所時有曲
遏者遏矣不告焉可乎五命重命齊桓有辭昔先王大
封建以繫邦國利使之共害使之恤土地使之世有之勤成
書藏盟府不用命者罪弗赦周轍東而共主僅存羣小
侯無復忌甚者專利幸災擅改都邑其若王命何王不能
命桓乃起而代之其竊命為桓罪其猶知有命為桓功故
復傳葵邱之命曰寡人晏自王畿來過大州郡越小邦
國見有橫截田間周折數十迴形似溝瀆法異畎澮者寡
人不解未悉何制訪諸故老厥名曰防夫猶是防曲何為
曲以迂其道雖遭水潦水不能入曲以固其隄即逢旱乾
水不能出假使人心狡詐轉相效尤我有防而曲之人有防亦
曲之將使波及誰氏我有其防而完之人病其曲而壞之必至
怨結難釋寡人非必謂此疆彼界可盡泯也西北地多燥
東南地多濕亦各順其勢而疏導焉激流使行決渠以降
井田豈有是耶王命曰無之未已也寡人日在戎馬間屢聞
豐康間經凶歉遏夫餓莩橫野老弱相枕藉就粟不能
祈年莫待者寡人不忍代為之計嗟爾流離胡弗告糴
曰非不糴遏奈何遏之絕其君臣民究有何辜遏之乘其
阨兵戈數世相連豈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人告糴而我

過之我告雖人亦過之豈非作法伊慼自貽苟人告我而我過之我告人而人不我過更復何顏自處寡人非必欲糈耽好施以市義也苕華悲鮮飽中谷嘅多嘆亦惟酌其需而拯注鳥鴻雁肅羽黃鳥集木接壤竟坐視耶王命曰無之未已也寡人屈指藩屏中若為大宗若為支亂與夫滅絕接踵強弱相兼并量才授爵計功賜邑者寡人於此為劑其平業有奇續云胡不封夫既當封宜必告不告則土地若已有出自諸侯布不失不告則求取不汝疵厲在臣下罔弗懷況乎名器之重以慎見珍我私自寵之因私自封之封既不足為貴我私自封之人私自受之受又何可為榮寡人非第謂礪山帶河不可易也附庸列爭籍卿貳請於朝亦有所禀而遵行焉乎思田志過無衣託諷覆轍安可蹈耶王命曰無之此葵邱之會詞也故曰五霸桓公為盛

憑空撰造筆氣橫絕可以且洗場屋塵冗舊様

為人臣止於敬

周悅讓 二名

為臣於無可為之時惟聖人全其敬焉夫人臣無不敬而如文王之時則安所止者鮮矣文王其庶不失止哉且聖人有不為人臣之日必無為臣而不存人臣之心惟存其心故雖時無可為必不以浮沉苟合者溷澄叙之官方亦惟存其心故雖事大可為必不以覬覦非常者棄生平之大節然後其心純其術正而臣道乃無往而不得其當今夫文王為君既不易而為臣良獨難者也聖賢之自靖不計功名使文王策名清時圖宜明良蔚會耳無如殷不用舊能無操琴而動爵凥之吟神聖之得時不言遭遇使文王僅得中主當亦歲月清華耳無如虐使我處能無演易而狩蒺藜之策迺者心悄悄以獨憂聞疊疊而不已率六州以服事諭衆志曰如毛在躬獻千里以贖刑受忠言者如石投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竟以人臣終焉未嘗不歎敬為人臣之極則而文王之止於敬為可法也今夫敬與恭有辨與忠亦有辨拜稽而升堂陛其容非儀有司皆能以糾我然外託恭順而內切自全則有司不得而糾者鬼神亦從而瞰之蓋敬在心不以迹也慎勿好語委蛇也戇直以犯天顏知危不避意氣豈必有所私然自矢赤誠而非瀾至極(非)意氣雖無所私者學術不足以濟之蓋敬主理不獨心也奈何祇言悃愫也惟文王本小心以為昭事故至誠所感天王(子)亦降心以相從外柔順而內文明雖大難方蒙暴主終無辭以加罪權臣所倚憑聖人所遜謝也方逋逃淵藪

而起西州之甲清君側之氣亦有足慰六七聖於在天者然文王何必張皇耶謝爾仇方雖曰承帝謂自天子所仍是仗主威故咨汝殷商祇後世所託辭而當時必無其說庸臣所退避聖人所從容也方羑里告歸豳岐陽之布衣縱遑朝歌之齋谷而有可從十四王於下地者而文王何所疑懼而不與鬼鄂同罰依然舊三公進與箕比齊班居然新九命哉夫王聖明雖當日無傳語而爽世能道其心此文王之止變而不失其正者若夫父子國人則又有安常處順者矣

此亦學　國初文也風發泉涌議論縱橫所謂豪而艷宕而厭者實足洗近日場屋陳因之陋余作時文辨體多取　國初之作亦欲稍發風氣凡以云救也然欲學者參用其意非必全效之恐又成窠臼矣余意亦只是勸學者先讀書耳不讀書而強似其面目更非矣此庚子鄉墨錄此三篇為式○中間辨敬字二比乃墨中設為重出複嶂以悅觀者前輩稿中無有也然亦只是側法之反以見我局陣之不同故墨法多用之其二比之意則影照汲黯霍光傳見似包括史事而實與本事不必合也此又墨中討巧處蓋場屋不細論耳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三句　　王範 名 山東六

齊君欲觀之志有不遽觀者焉夫觀則觀耳而景公必欲曰吾欲云者其意不有深焉者乎且使人君知獨樂而不知同樂則凡游目騁懷可以修悅豫之觀者皆將惟欲是從矣乃深宮不必高端拱之名而勝地不遽命清塵之駕世固有雅意遨遊而蓄之於心未即見之於事者如景公之問晏子是已其意以流樂遊畋者自古所戒而擇幽選勝者人情所鍾人主撫有一國豈惟是深居簡出槁宮神暢云尓哉乃寡人即位久矣曾不得境內名山大川以怡暢情性而恢濶志氣使國人聞之將謂寡人眺於逸樂無以馳域外之觀也而不知非也蓋吾之欲之也久矣夫人非其欲之所獨鍾雖撫勝蹟而其情不動惟此事既縈諸寤寐而為之不可置之不能斯不覺指某水某山歷數之而倍增悵慕抑人而遂其欲之專注則當佳境而其願已平惟此事未愜乎襟期而望之殊殷素之殊杳斯不覺於若近若遠長言之而祇寄遐思若寡人者奚獨不然今夫齊東海之雄邦也而海宇內之奇觀勝也閒嘗覽秘籍稽輿圖見夫濱海而峙者有轉附古萊子國朝儛則因乎水以名之者也南則琅

邪琅琊而居者不下數十萬家寶海右之神皋與區焉因是楊然深思慨然遠想必也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庶足盡大觀而無憾乎乃久而不遂斯欲者何哉夫朝野升平數百年矣豈樂宦然猶難騁心於遊幸非敢爲是聖桓也念一人馳驅千里而崔嵬跋履旋驚僕馬之瘏渤澥蒼茫幾費悉徒之楫此何如艱辛者而渺渺予懷徙悵望於山川阻深之際吾觀也乎哉吾情則怯矣列國盤遊非一人矣寄情猶是我獨却顧而躊躇非欲獨高清靜也念一旦驕闐千乘而我任我輦越險阻以遐征爾宅爾田劬輸將而怨後此何如勞費者而悠悠遠道忽轉輾於瘠寐反側之餘吾觀也乎吾計之熟矣蓋吾欲觀之志鬱鬱於中而不能自決也久矣其商所以比先王爲可

此全是時文絕無古意然墨至此亦必中矣復抄此作以見吾恭用國初之意有此自不難進以古澤也如其不能則敵步亦可。從欲字得竅隱含下句通體皆靈題本虛境後二比乃實寫此爲文心觸著便水流花放矣。皆山東墨因論文而抄以見意文章變化境界無窮固不沾沾於此。念一人念一旦以下即有

恭用 國初意

或問余子每以 國初言時文將以爲全乎余曰非也時文一道亦無窮盡 國初如熊劉卓然大家方是正始之音其餘則才人各出新異不必其爲正軌也曰子之取之者謂何曰無他其人尚讀書耳今日之弊士不獨讀書而爲文但就已售之作採取鍊熟便已飛鳴而去矣尚安用讀書爲哉世人見其然以啟後此相承爾因我輩而經傳子史俱束高閣以爲吾無所用之故也且亦何暇走此迂道若此再數十年則無人不空疎矣學問一道尚有存焉者乎既無學問又安有文章是使爲士者與秦漢之吏無異能無爲世道憂乎故余之以 國初救時文者欲其不安於無學以漸而轉之云爾非以爲萬世可通行而無弊者也

葉公問政章　周悅讓

楚臣志在安疆則近遠宜得其情矣夫楚之疆盡於葉非近說遠來疆其可安乎故爲葉公詳告之且一邑之政與一國異而疆邑之政與他邑又異疆邑與鄰國相際者也欲吾邑之安必先求鄰國之服而欲求鄰國之服尤先求吾邑

之安如此。雖一邑。而實有一國之勢矣。況在夫子語葉公之爲
政。今夫葉何地耶。而葉公又何人耶。葉在楚之北鄙。與陳蔡接。
靈王之末。嘗大城陳蔡葉不羹。以收北方。及陳蔡復封。葉
遂獨為重鎮。其地去蔡近。而去陳較遠。蔡復一再遷。於
吳。又去蔡遠。而去陳較近。陳蔡離合不常。每以葉扼其
要。楚常用重臣鎮葉者。勢使然耳。且葉公亦未易材也。
左司馬成。宏毅忠壯。有名當時。諸梁藉其家世。以取重
於楚。雖獲於表薄乎。而近而國人望若父母。遠而強敵
憚其威。神成霸安。輯柔而蓄積然也。嘗身兼二事。歟
後。請老於葉。故時人謂之葉公。夫子至楚時。葉公方城外一
縣尹耳。方無所表見。何意其遂能謁吾徒而來請也哉。蓋
遠交近取之畧。舉見於此矣。夫不識時務者。非俊傑之士也。
不切情事者。非有道之言也。方楚之隆。北卻齊晉。迫而吳
越。遠而宋鄭。莫不聽命。及葉公時。勢則衰矣。惟陳蔡二
國。與楚同壤。蔡自柏舉歸命於吳。陳雖不與吳。而舊怨
頻修。楚人疲於奔命。葉當其衝。陳蔡有警。則葉為之戒。
嚴。葉邑戒嚴。即楚君大夫為之旰食。葉公汲汲然問政。誠
知其難也。雖然何難乎爾。善為政者。明於勢而已矣。善

因勢者。得其情而已矣。遠近勢也。而未說情也。遠者不來。必
且攻迫乎近。近者不說。必且私交乎遠。遠者攻迫乎近。則近
者無以安其居。近者私交乎遠。則遠者有所間而入。而政不可
為矣。故欲遠者之不迫。莫若使之來。欲近者之不私交。莫若
使之說。而遠者之來。又必先使近者之說。而後得。此安遠
之要術。而夫子策葉公之善者也。然慎斯術也。以往。又豈
惟可以安葉乎哉。

此則以古文為時文。而亦未嘗不遇也。其蹈藝學　國
初而次藝又不然。則吾言參用而非專學益信矣。凡吾
欲學者讀書者。欲其見古人行事以自激發其志氣。庶其
器量深而謨猷遠。不至臨事茫然失措。庶有益國家耳。
若無才無識。雖八股之文壓倒一世。何足云也。且盡如
是是科名制義。皆虛名而無實際。豈　國家養賢
掄才之意哉。或問墨法與傳稿之異。曰。只看場屋
之文。前有挑振。後有兜裹。若傳稿則只管演述而來。
游漾而盡。其中處處陡着精神。字句長短抑揚進
退。皆着意。乃是對揚之體。不得不然。非若比傳稿
縱其所至。此等皆不必照管也。即此篇雖云學古。

而每段起止截然多趣皆有順尺○寸超步可以知之矣○
余自幼賦性遲鈍凡世間争襟鬥巧逞才詭辨之事
一切不能然獨用悬拙出一言行一事皆欲有益於人
既老而此意彌篤因而凡無益之言弗出無益之事
弗為亦時有用意之過為人揶揄但不如此則心有
憾終弗能改也吾亦若無如我何者信乎性之天然
一成而不可变也弟余實出於爱人之心又性直而急
不暇問其過分與否亦不甚計其人之能知我心與否大
抵自求無愧而已宣人負我毋我負人亦庶幾乎

或問昔人云開卷有益如之何曰此只是好學人一好學則隨
其所見莫不與心性相関且如一句書皆有前後兩旁正
反各面一眼看到則是一句已抵得多少句如何不有益
也不但讀書為然即凡事凡人其正面是法反面即是
戒見此面即見彼面(旁面即是勸誦與箴規)總只是好學也學又須以問參之
則所見各面皆是矣故從來皆言學問
張鵬翮奉使日記有僕被蟲入耳以雄黃研水灌入蟲即
出本草言雄黃治百蟲毒而不載蟲入耳此可補遺
亦以見雄黃之奇驗也

蝍蛆取循頂大蜘蛛以其吻按蝍蛆處即咂出毒
初按之或不咂而走再按之三按之即咂矣毒
解而蜘蛛死置涼水中即活縱之去此方曾試
之良驗第蜘蛛日間易得晚間難得在網上
易得在樹及檐縫中難得此須於結網處留
心而捉之者亦是粗人反能也又方若當時捉得其
蝍蛆碾爛覆蝍蛆處即愈此雖未見試而其理當然
附識於此其雄雞冠血調雄黃法試之不效
觚賸載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

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
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悪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
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
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
也有一於此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
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
止卻疾亦以延生則真療瘴之良方也余仕粤載
餘五者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

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剔苔以傳於世己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粤来以搨本見示余亟録之不敢自祕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余讀此為之喟然而歎夫土瘴在地氣惟粤為然五瘴在人心何地無之且土瘴藥物能辟之五瘴何物能醫哉吾見今之仕者百計求辟土瘴而於五瘴反恬然安之其疾且不可為矣奚必亟亟於辟土瘴之辟哉梅公之説豈獨為仕瘴鄉者告哉然辟土瘴者至瘴鄉而後求之未為晚也辟五瘴者迨仕而求之則遑遑無及何也其所以瘴者已在前也吾以是為宜為學者告毋徒為仕者箴也

西安府碑洞景龍觀鐘銘唐睿宗書古厚遒逸余極愛之又半截碑極似聖教序疑亦懷仁集右軍也二種各帖中俱不見皆為妙蹟昔余家居時有表甥高午亭自陝来持贈余時因無裱工漫摺存之自余官京師數十年已亡之矣然每在寤寐也僕遇遊陝者更物色之

祁竹軒司寇示余郭河陽輞湄圖蜀道行旅圖皆真蹟神奇又沈石田梅雪卷後自書所作詞皆妙又山水一卷亦真而非其至者以上四卷余并著跋語其餘假托僞跡不著語而但於覆札中辨之内一卷似明人畫本而為妄者假名於陸探微亦不知陸為何代人又不知陸不工山水漫然假以求售殊可笑也第詳觀其蹟亦謂能品宜存而削去偽款為佳矣至王維輞川李思訓海天旭日直宜亟却勿復涵目可也不意王李遭此汙辱又高房山幽閣觀雲圖不真董香光水墨學米法題云雲藏神女館雨散楚王宮其書甚真豈其題他人畫本應酬世故者耶抑自作而不經意遂失其神韻者耶余有一卷畫甚真而字乃代筆與此又異安得起香光而問之

無錫城北有湖中為亭壁嵌石刻三字曰芙蓉湖香光筆也飄逸若仙湖自惠山来顧蘭崖要余遊秦園園之南有寺寺有泉所謂天下第二泉也時余携龍井新茶取泉水烹之果清異人間不易得嘗此味是

為道光五年十月余自浙學還京時也又次日過江登
焦山觀瘞鶴銘晚至金山次日至揚州遊平山堂寺僧
有東坡書卷不真強余題字為書年月某觀而已無
錫湖有遊船小而雅顧清芬同年曰二十年前尚無
有人事風俗茇遷如此揚州小洪園時有攜眷寓居者
不得入大洪園房廊尚整而無可覽其北面臨河岸
有　御書樓頗巍煥前　南巡時所造意謂〻駕
至此也　錫以嘉名而竟未巡也自園西望北門外
駝腳驢跳走狀自余過江四年　復見北方景色不覺
心喜
小洪大洪皆鹽商大洪無子於族中擇繼一子即
嚴猴名瑩者復以買有夫女為妾為人所告革職
不數年死至無以葬可嘆也其商既落園亦他屬
矣小洪園聞〻非洪有也將沿舊稱耳揚州有一
種游手穿鮮衣冠那些〻靴閒行街市傳食於所識他人似非家
必溫飴者其實婦無褌也一何可笑意此為鹽商之
發相爭此種天津亦有之
所以好學為明理也所以明理為處事也理明者事至於前

皆有一定之則并有不必一定之故不必一定者即從一定而生
也何也理明者心如圓珠四映其一定者所當之正面其不必
一定者即其旁映之各面也其旁映者又焉能大相反於正
映者乎故旁映者亦所以正全乎其正映者也事來於前
故發端而已中其竅轉計而曲盡其情所由通變合宜
而歷之以遠終不可易也小事如此大事亦如此凡人皆欲
仕進既仕進矣即安不知遭際風雲致身大位既大位
矣即安知國家皆有常而無變一旦變故猝生將惟是
保位而誤國乎抑將出其所蘊蓄以報主知而濟民
生大有造於國家也幸生太平海內清晏遂任意恬熙
嬉浸游卒歲可乎不可士苟有蒼生之志而懷萬世之
憂安得不自成其材以當大任狃於無事苟可蔵拙便
以終身使國家急而求才不過庸〻萬輩之流出而承
之則當宇爲賴乎故聖王在上區宇乂安賢哲興起正
在斯時文事固其所先而武備尤居其要從容風議士
皆能之慷慨澉莪仗策臨戎盡委之鹵莽之夫其不挫
國威而貽社稷之憂乎故所謂學者無所不學者也非
風流文采之謂也唐荊川著左右兩編分文事武備蓋

豪傑之士自命不凡必將有實學以備整頓乾坤之用固不容泄泄為也今士有講明武備者人皆笑謂紙上言兵夫紙上尚不能言況欲其臨戎而指揮乎今之胆小如粒氣軟如綿以持重為護身之符以寬大為粉面之障坐視[道]國家之阽而養民庶之憂皆不學之人也故吾言學而及此亦欲學者及時奮勵以遠大為期勿徒為佔畢科名誤此一生也。

或問處大事如何曰胆也識也識即明理之效胆即集義之功無識則胆易搖無胆則識益闇凡臨大事而措置乖方皆由於此無胆無識則其所謀者必皆無胆無識之計其所用者必皆無胆無識之人一旦遇變事豈有不貽誤國家或有謂憑眾人之胆集眾人之識尚可不至大壞曰不能也有胆有識者必不為彼用阽與之同罪故也彼亦必不用恐因而敗其謀故也宋之靖康建炎是其已事矣夫有才不用責在上無才可用責在下士苟知如何而可謂之才必不肯自安於不才則所以究心於學問者亦從可識矣

紙上言兵趙括讀父書而不知變遂為千載口實今之空談無具庸儒俗子亦從而笑之豈知彼惟處戰國之時敵秦之強而所當又白起之將故一敗至此耳若使今日有趙括其人者奉揚天威效力疆場則固無有其對者矣庸庸碌碌遇事則以推卸為能以遷延為巧虛衍歲月遂令癬疥之患坐成膏肓之疾罪可勝誅乎夫事或自揣不能則當延納羣策鼓舞羣[眾]力以求有當於一面之任若又不能則當據實自陳待朝廷別用能者可也而又不肯自明反欲效其辱國之計以徼幸成功而居其寵利故事非宋之事時非宋之時而斯人則真宋之人矣夫宋事者千古之炯鑒也彼既不讀書而不知趙括者今日之所必需也彼又習於世俗譏笑之而不為然則國之大事將誰屬乎故吾反而責之於士夫士者國家之所養以消夫常變而有恃者也若不於無事為有事之備一旦有需將安所取諸士而言學願毋以紙上言兵為諱可也

或曰子言明理而終歸於言兵何也曰兵即理也常則言理變則言兵兵所以伸其理也國家當全盛之時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化外之夷敢於肆行無道欺侮中

國搆我奸民搖蕩邊疆是乃天地所不容無待再計
而決者而乃欲以綏撫了之是其心昧所映之正面已非
矣乃至忽稱求欵忽肆憑陵傷我將士荼毒我黎民
而猶絕不知憤但為僥倖苟延之計則其旁映之谷
面益非矣此非不學之故耶太平之世安常處順奉
法而行不必待學便可勝任一旦而有疆場之事明蒞
然失其所據矣夫以舍戰無計之事自揣素不知兵不敢
輕出諸口於是反而言和而我城邑之失將士之亡黎民
之被塗炭不暇顧矣此前代覆轍而妄以行於盛世
豈非不學之故耶夫學者裕於平日者也臨事而求之安
可得乎吾之言以明理而終以言兵意在斯也
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悞紀文達公續消夏錄載二事
一服松脂而成燥結一服硫磺而致膚裂夫人禀天地之
氣以成形府藏皆血肉耳天地既生又生五穀五菜以養
之亦至矣人又極其力之所至獵取水陸所產以濟之凡所
以尊其生者亦蔑以加矣復以為未足無端而取補偏救
敝之藥物以為常餌是乃所以促其生而曰長生不死
之丹豈不謬哉秦皇漢武徒為方士所欺後代猶不之悟

自魏晉以下史冊所紀帝王至庶人受藥害者比比而是
而得神仙者未一聞也且神仙者吾未嘗遇然以理推之
必非盜取天地精華類於野狐拜斗之所為可知也今
人秉賢聖之資而全其忠孝之性固已神仙矣外此而
求凌虛御氣白日飛昇豈可得哉不思其何以為人
而妄欲求仙其道已左矣妄知服餌之方非天恩人心
之誕而以是懲之而誡之耶又有一種導引運氣之術
學之者不成拘攣則為癲癇亦服食求仙之類適足
自戕害而已理之所無明理者必不為也惟能經焉
仲通利血脉節嗜寡慾愛惜精神差為有益耳
求長生而得速死何為爾乎
五福曰考終命不言尸解仙去也六極曰凶短折謂賦
命之不長不聞有仙方能奪造化也今以考終為非
福而乃羅於折短之極知者如是顛倒乎仁者如是
愷傷乎所貴於讀書明理者安在
紀文達嘗緣事戍新疆銷夏錄記新疆事云戊子昌
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屯官醉
逼諸流婦唱歌遂激變殺屯官劫軍庫據其城次日報

至爲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供聚兵特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公率之即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濶。然處〻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莫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不過千人。然皆亡命必死鬥。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厥(反)走。爾等各擎鎗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〻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鎗。則鎗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視我旗動。乃許鳴鎗。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鎗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我鎗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鎗齊發。馬果橫逸。自相衝擊。我兵噪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嘆曰。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趋蹌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焉。

余觀此事料敵情審地勢不擊人擊馬則彼馬亦爲我用鎗不及不發則我器皆足勝人雖謂之用兵如神可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此之謂也道光二十年外夷猖獗往軍營者問余余曰地勢非親履不知。但彼所恃者水陸皆以鎗砲。我亦必以鎗砲勝之。兵不經戰陣。未及敵而先發。彼反靜俟而後發。此大患也。今宜練兵先。練其胆。〻壯。者目。閑而。視明。齊之以軍令。俾無空發。此一項得用。足以操必勝矣。蓋亦有見於此〻爲第一要務也矣。未溫公數語亦軍中簡人材之法劉德有識有胆識者智也胆者勇也兵在精不在多兵何以精。有智勇之將。〻〻之斯精矣。如鎗砲空發敵人聞之即知衆之怯與將之無謀無論衆寡稍戲之即散走耳彼何畏焉勝敗之間(分)間不容髮若以從未知兵之將而將從未經(臨敵)戰之兵又不能用羣策羣力以輔其所不及其可憂孰有甚於此或問胆與識之先後曰二者互相生交相發難辨其孰爲先後人之所患者疑與怯也識不徹則疑疑則有謀焉而不敢決此無識因以無胆也猶豫而失事機者是矣胆不壯則怯怯則見

幾爲而不敢信此無胆因以無識也退懦而躲形勢
者是矣大約先事者識在前臨事者胆居要從容談
笑者籌畫必盡倉卒危急者剛果自生二者固缺
一不可也將以胆識將兵其兵乃爲勝兵帥以胆識將
將其將乃爲能將此所以千萬人如身使臂臂使指也
此所以戰無不勝往無不克也舍胆識而言將畧吾未
嘗聞矣是故甲非能自堅胆識者被之則堅兵非能
能自銳胆識者執之則銳鎗砲亦猶是也胆識者
用之則莫能當其前矣吾之言鎗砲家爲第一
要務者以此
余欲集史書中古名將戰陣之法爲敵愾須知一書而
未暇也法雖不可拘泥但曾經講求畧識其意亦或不
至倉卒遇变茫然失措旣讀書登科第即爲地方官
安知不有盜寇戎之警若專制一方責任益大安知不有
封疆之事至事及其身而乃以不知兵謝乎不已悮國家
而患蒼生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豈文武之備闕係家
國之大而反可以付之[不知]者乎名之曰士而祇成一空洙無具
之庸人緩急曾不足恃不亦爲儒者之耻乎不亦爲
科名之羞乎
或曰兵事非可易言子欲採舉業者學之不亦難乎曰
誠難言也第學以明理是亦理之當明者學者不可
不知兵猶曰不可不明理云爾非謂遂能作名將也若夫
涉獵口說侈言知兵辯博縱横人莫能當者此[明]
趙[全無實際]括所以取敗設用以當大任必至誤國我所謂言
兵非此之謂也乃是有志當世留心經濟經事知宜
变事知權果當大任批郤導窾驅策羣力成功
而已不與焉者也其次者亦能倉卒禦变更俟徐
圖圍不至貿貿從事[心胆隨地一籌莫展]一旦塗地者也我蓋以明理言兵非
以知兵言兵謂士不當以舉業成就遂謂别無可用
吾心耳至求知兵亦非謂以此自見但謂天生我國家
用我不可不有以副之即終其身無用武之事而亦
自成吾材吾無憾焉耳曰子以趙括爲今日所需何
也曰使趙括而生今日必不蹈長平之轍事與時異
也今日遂無有如括者故有慨乎言之或曰當事者
亦爲人悮也曰受國家重寄不自主張乃爲人悮耶
且悮者人而受悮者我我闇而人欺我餒而人脅是

得諉曰非我耶總之無胆無識無一而可也然吾以為
此事實由當事者不知兵彼突如一來胆氣先為所奪
於是亟思將就結局而忘客主之形衆寡之勢順逆之
理皆懵然而莫之覩矣於是遷延觀望衆志渙散而
無所歸愈含將就而無策矣非（乃至國體封疆皆非所惜顛倒錯亂迥出常情若）
聖主旁燭之明內斷之果幾何（豈）不為（若宋世）所笑而釀無窮
之憂耶余之言為學而必曰知兵識謂太平之久
家急人才禦侮捍患決非不（愚儒）學者所能了也破愚
起懦決非不學所能幾也不學者既無以心體國之
誠又不識以身許國之義惟乞苟免於一時不愚且
懦豈可得耶吾是以欲為學者勉而尤為不學
者戒也

或曰以鎗砲勝鎗砲有說乎曰凡兵皆有正奇對敵者正
也突入其隊令彼不及施者奇也誘入兵路憑高下擊
者亦奇也伏兵間道突出其旁及繞出其後者亦奇也
但令一亂則正兵乘之是正亦奇也用奇用正迭互變更
總以出（其）敵不意令（彼）倉卒眩惑未有不亂者至於金鼓之
用（旗幟之獅班馬之聲塵烟之狀）有度有實皆所以亂其聽觀乘間趁機間不容髮

此全在主者見之明而赴之速一遲疑則失之矣至於據
堅峻之險扼總要之衝或飛火而擲其營或發石而亂
其隊由刜（別）道布堅陣以當其前出間道以攻其後又全
在相地勢而為之伺其氣衰（懈）餒歸而我丹乃發發不勝
矣又或敵入平原之地敵人不按兵法進退飄忽飛揚
聚散無定則我亦或動或靜忽前忽却往（合）來無常
以疑之設彼來犯則我鎗砲有居其前者有在其後者
有居（者）其兩旁者彼決不能得志也惟是我為主軍糧
火藥屠（供）其後故可以擊（俟）彼惰歸而操其必勝惟審忌
者胆怯而鎗炮空發耳此又全（在）平時操鍊及軍令森嚴
也此陸戰之要術（者）至水路又須博訪精於水戰者其法
乃備

外夷海船長至十八丈入水兩丈餘出水亦幾兩丈砲眼十二中
下三層上安五桅四面風皆可用其船極堅固裹以銅鉄
故在大洋中為無敵然不能近岸一擱淺則不能動且
不能平而傾側矣其戰乃用三板船長三丈亦載大船之上
用時先放至水而後人下而乘之有輛激水而行甚駛然
大船上載亦不過十數隻其船可載三十人可入河道然

不能遠離大船。慮不得歸也。（且入河口岸上矢攻亦易矣彼）海道行數萬里而後至中國。須載米糧甜（淡）水。軍裝火砲。每船可載二千人。而彼國此船亦不能多。又本太大。且龍骨須整木（爲之）長八丈之木必海外所（產）不能多得也。砲擊其前不甚畏。然擊其後未始不畏也。戰在近不用帆。而其帆縴皆在船（尾）又多（與）備火藥。未（相離）始不畏火（攻）也。其人既多。則日再食再飲。皆有限制未始不有飢渴之患也。稍曠時日。未始不有匱竭之虞也。敵貪利占我地。結我人。為（有）接濟故也。若不得接濟則（斷）不（精）驅亦來矣。凡此皆彼所短也。以我長制彼短。故自有法。但須留心諮訪耳。本地人必有知之者。主者用羣策羣力。加運籌決勝。實在於此。只在奉（國）威。靈激起人心耳。（主者不）若剛愎自用者。（不與賭賽自居）未可與言勝負之數也。推赤心置人腹中。一材一藝。皆得其（爭先）樂為（用）。則勝負之數可決也。若（夫）守炮臺。據險要岸。招以敢死士司之。度不中不發。則其法之不易者也。以上言南省

或曰自予言之。則彼決非我敵。昭昭然也。當事（者）乃設之而色反何也。曰太平久。人不見兵革。相習於安燕。故心軟而氣柔。一旦而聞變至。魂夢皆驚。但有逃遁。以祈苟免。此蓋庸人之常。有豪傑之士。出而建忠義之聲。振膽肝之氣。則眾（必）倚之以自固。然後為之申明彼之所以不足畏。我之所以大可恃。眾且賴之而益安。則與之詳論攻守之要。及戰陣之法。使在事者皆了然於心目。而凡閭閻之保聚。市肆之環衛。亦皆有所稟令。不為謠言訛惑之所動。是則守同強固。戰同強。眾志一而力自倍。眾力倍而勢自集。勢在我則彼自絀。彼以數萬里而來。（而）飄浮於風波之上。而內有饋餉不繼之憂。焉能與我久持。且彼所利者一戰耳。一戰而不獲利。必隳懷去志。或另（有）別圖。因將不戰而屈矣。或曰彼砲之利。我之所畏。如何。曰不必畏也。夫砲行直路。能遠而不能寬。一砲只是一砲之用。彼砲打我城。我砲亦打彼船。我城即缺。而完者故在。彼亦安能遽下彼船。來與我爭此缺口。即來爭。而我上下皆人。豈能容其入乎。（若入又豈復容其還乎）彼船若中砲而傷。則不能不速退。懼夫連擊連傷。將不能去也。若果以巨砲擊碎大船。彼將救死之不暇。又烏敢復言戰乎。若是則彼且不敢復來。我紓目前之憂。即杜後來之患矣。如庸人只圖走避。適啟（戒）彼心。目前既不能支。異日更不可測。何也。彼力有限。只揀得利處行。若

能勝之者，則必不(再)來求勝。惟畏之避之，則是來必得利，何
悍而不來。不但必來，且將厚集其力而來。何也？彼據我地，
則水米牲畜軍糧有資，反客為主，險阻可守，其為後患
豈可勝言。故鼓我義勇，定我人心，一要也。利在堅守，有膽
者司砲，目閑視明，發而必中，二要也。利在克敵，倚守而攻，
以攻為守，此今日禦海之上計也。（今彼但恃水中防禦大防禦計禁計也乃我因敵之長策即折其之）其水戰惟閩粵可言耳，
江浙即難，北方更所不可。或曰：是則然矣，彼登岸陸戰則
如之何？曰：登岸尤彼之自困其短，更何慮焉。彼大船不能
近岸，以小船載人抵岸，岸有守者，即不容其下，彼必先
鳴鎗，趂勢而下。若我復鳴鎗，(則)不得下矣。海岸綿長，或彼
得間而登岸，其人身上短下長，並無多力，且日(在)海舟簸蕩，
其腿習慣，驟履平地，反覺不穩。其目(又)日在日光水影
之中，激射晃漾，視物亦覺不真。其不敵以兵刃接而惟
(仗)鳥鎗明矣。若彼方下船而已中我鎗，不必言。或乘間而
已登者，我當誘之使前，而分襲其後，或左或右，彼(若)轉身，
則我誘兵即在其後(及)或其左右(矣)。彼小船不過三十人，其守
船行船者不得下，則是每船終二十人耳，十船終二百人，
就令其大船來者多，小船亦多，至二千人無以加矣，我則
與相當亦可，倍之亦可。設險而限之，亦可；設疑而誤之，亦
可。彼(有)一可乘，則我鎗齊進，將退趁其船而不及矣。即或
力能相持，若至四時之久，彼亦萬不能不退，若已回頭，可使
立盡矣。或曰：設險設疑如何？曰：此須畫圖貼說，（不外高低斜直之間，斷續離合之際）指明往來
出沒之意。令我兵并義勇皆習而知之。其義勇須編隊，
各有頭目，方與號令相應。此陸路接戰之要也。總之，我
足以勝彼者，客主之形，眾寡之勢，順逆之理，瞭然在目，
全在有人領起，宜以定海為戒可也。至以小船入河道
者，（少則十可抵百，多則擁擠可慮）直燒之而已，更無煩方畧矣。（以上言北省義勇者當者出財有者出力以紳士領之）
若彼果有能陸戰之兵，則禦之惟戚少保束伍法最妙。
以五人為一人，三長矛，二短刀。一矛為虛刺，二矛為實刺，
二短刀以輔(佐)長矛抽迴之不及。五人為伍，同行同止(皆)，同進
同退(皆)，不許參差攙亂。以五伍為一隊，有隊長，伍伍相
比，隊隊相聯，則萬人一心，莫能當矣。或分或合，或聚
或散，而隊伍不亂，此先為不可敗以待敵之可勝，此所
謂撼岳家軍難也。有此正兵，而更設奇兵，或斜衝，或
橫擊，或兜勦，雖能戰之敵，不能不敗。太正兵以刀矛，
奇兵則弓箭鳥鎗，皆可用也。太平既久，我將領并兵，

之海因無備無勇無謀而脚是彼失之於前又不能以大力收復堅守半年。今後得修守備而我糧資既反為彼養成勁兵一旅。是又失之於後。前之失已不較。而後之失更知是不但浙省之鑒。而各省之鑒也。不但一時之鑒。而萬世之鑒也。

皆不知戰法。是以臨陣先懼。試思如此練習。無往不克。何懼之有。但此須教練。令人人通曉。非臨時所能及也。五人為伍。如結生死兄弟者然。則是每一人皆有四人之助。五人已如二十五人矣。則是人人膽壯而氣盛。已足吞敵。況以奇兵助之耶。營伍如此練成。乃真勁旅也。向來操演具文。不濟實用。只為空言步武。而人心渙散如故耳。臨敵則生死先亂於心。如何不懦怯僨事。有心者當留意於斯也。

附所聞定海失守之事

夷船駛至定海。本鎮應有額兵三千。聞廢弛久。額闕適半。然有城池倉庫。官吏百姓。止以存城而言。無啻萬人。主客之形。相去懸絕。彼先送逆詞。令總鎮出降。蓋欲激之出而施其技也。而閤城已膽落。并未見敵。已自謂萬萬不敵。然不敢不出禦。時砲有二百餘門。鳥鎗手即不足額。亦尚有二三百人。且民間招集。亦可數百人。總要善用。何遽不敵。無如膽氣先喪。謀畧全無。其用鎗砲也。望影先發。未及對壘。而鎗砲已完。不走何待。於是閧然一散。而夷乃從容指砲攻城。如在無人之境。任意佈置。無阻無礙。城中亦別無措置。惟緊閉城門。聽俾於彼。攻不破。無可奈何而已去。夫彼攻我守。即或圮壞。不過一二處。我拒戰。豈遂能遠入也。且我拒守之時。亦必有殺傷。則彼勢已拙。欲爭城闉而入。豈能無疑。豈能無懼。無如城中但有惴恐。一見城破。爭先竄逸。彼見此象。長驅而入。更奚慮乎。試此時起已死之鎮將縣官。兵弁吏卒。與已潰散之將備。已逃亡之百姓。而語以如何戰。如何守。必且恍然頓悟前日之非。然何及哉。已往者難追。未來者可諫。吾所為書之作。覆車之鑒者。願守土文武。以及搢紳之士。編戶之民。豎起鬚眉。共為聖世之長城作

當陽之屏翰。勿徒效婦人孺子。為後人所譏可恥。（苟其天真。棄暴覦危。遺他日之悵可）

鎗砲空發。最為今日大病。我既為主。彼鎗砲斷不能多於我。然空發。雖用藥萬斤。只如過年爆竹。熱鬧一場。燃盡何益。嘗見操演。但云聲勢聯絡。言不斷也。不斷者多也。大砲當臨敵時。一發則不能再裝。鳥鎗雖更裝。然連發五鎗後。則熱不可執。或裝藥而炸。然則來旋放愈多。鎗砲愈少也。然則當我聲勢聯絡時。已墮敵人算中。彼不過少進數步。少遲數刻而已。操必勝之權矣。故練兵練膽。為今。營伍第一。要務只此一件。能勝敵。敵即永不復

來彼專仗此故也
登州最要彼大船能近城故也據山海之險當南北之衝為
我神京鎖鑰藩籬之地幸山東民氣尚勁大義素明一
有豪傑之士振起先聲可一呼而萬(百)應使富者出財貧者
出力萬人不難遷集激之以忠義厲之以果敢可以(決)一戰
而(則)喜見敵則怒以退後為恥以縱敵為辱本鎮主兵外調
客兵不獨壯其聲威亦且感其志氣故言義勇於他處
未可憑而言義勇於登州則可恃也釋
當守東顧之憂勿貽海岱鄉人之恥是可必也山東海岸漫
衍河口又多淺狹州縣或在百里外近者亦數十里皆不為甚
慮是一保登州而全省安矣京東之天津山海關皆要地
已設屯守與山東相應是一保登州而畿甸亦安矣所
向既大明本省鄉人俱不能辭(容)其責余是以尤望於豪
傑之士振袂(投)而起同為豪傑者拔茅而征也
登州山高於城宜將登山之路塞斷或削斷(或以兵據其要隘此)又幸無廣
東通夷之漢奸也為之嚮導也再守城之法不准百姓
混行出城亦不准混傳謠言搖動人心犯者軍法有
刑再夷船雖大不必懼彼愈大愈不能近岸愈不能入

河其小船之到岸益遠而我愈易設備彼為涉風濤故
愈大愈好而近岸水淺無大風濤是彼無所用其長而
適為我利也是皆宜諭我百姓知之亦所以固人心也又彼
砲如及我城則我砲亦及彼船現在存城之砲大小何如若七
八千斤重之砲彼船堅亦不能當也又弓箭一項粵浙潮
濕故不得力山東直隸則甚得用善射者射人應弦而
倒船雖堅人不能堅亦足以奪彼之氣此器蓋彼所無
也
再查上年之事彼國來船非是一般神氣其初在粵有船十
五六隻被我水師打敗而去其登岸者亦被我陸路打敗而
去此澳門之戰也在三四月間至五月內有定海之事彼總
知定海隔海援救不及則漢奸為之謀主也一來即投逆
詞果得定海此夷特桀驁其大船不過二隻小船有三四
十隻皆大船載來而下小船約全數不過三四千人彼初來
亦尚不敢便想久住既而見我並無人過問斯興心矣至六
月初(廈門)有船一隻遣小船來云求和我兵斥之遂開砲我亦開
砲打退射斃其頭目一人并船上二人(并打其)我兵亦傷數人退就大
船迴帆同去後下自有大船二隻直撲谷鄉攻砲臺我兵先

備。四面合攻。砲中其船後二次。旋即退去。我兵亦傷數人。游擊一員。因奮擊近船中砲而斃。是時又有船一隻至乍浦。我兵禦之。彼開一砲傷數人。遂去。聞其搶一茶葉舖而去。至八月。乃有天津。袁船共六隻。小船甚多。制軍遣人問來意。乃云訴屈。蓋即至登、舟之船也。據諸事詳看。廣東船多。一散而不復至。似其僱他國之船。只管此一役也。既不得利。遂歇。其廈門初只一隻。而並不敢近砲台。小船收遂去。自係遇其別船。故同來報復。見傷一游擊。是以相臨而廈門既多砲。亦恐受傷。故亦不復來。其乍浦船一隻。只裝一砲即去。不復至。或彼所僱別國助勢之船來此一遍。即可懸付。或係其船不堅。不敢久往。皆未可知。至天津、回粵、而定海之頭目亦去。正中前議。忽有攻佔砲台之事。且令提督出降。全似定海目頭所為。似定海頭目。乃其家主事者。彼見定海無能拒者。以為中國不過如此。故又為此脅我以兵之事。而制軍尚欲如前約。則喪威失體。各有攸歸矣。據此詳求。彼不知仁義。惟利是圖。其鴉片一種。各國皆禁。而我中國不覺。遂來如許之多。其計巨測。蓋亦蓄心久矣。今見不行。而遂逞其忿。妄謂償一千八百萬。藉口開兵端耶。待之以誠

查廣東所燒之煙。止二十餘萬兩。彼底根不過一錢一兩。即今將船腳并敲費極多

其。亦不能到五錢也。然則十萬兩止矣。今乃詐稱一千八百萬兩。而我乃信之。以為負逋在我。是何彼夷之智而我之愚耶。且即如其言而問之。以一千八百萬之烟。不知倍而計。即責我三千六百萬之銀。而使我人受為鬼。而爾享其利。此西有天理耶。然則我之懷之。乃是天理人情。至當不易。我不仇。亦為忠厚之至。乃反詐言負知。是驅財不行而出於提囊也。在我有道之國。可行諸去而。即我寬仁之主。可容待行邪而當事者豈此亦不能知遂生任其鴟張而不啟問。無識無恥至斯。而彼今間受滋之愚。已退去。若以此推之。要何不以為有德於我耶。有彼封逆去。而語人曰。稍我失祈之加。自應居何等

謂我可欺。施之以禮。謂我內怯。然則是不動兵不已也。就一年之事觀之。其本國之大船不過此數。其僱別國之船。亦不能同其堅固。而此船亦彼之所甚護。而惟恐傷者。若大砲擊中。則不敢遠離。其情可知。勢難數萬里為客而尋釁於大國。而浮寄於大海之中。又須徧處暗軍餉。覓淡水。如戰鬪之。使須遠去。無數銀錢。擲於波浪之中。此真智者之所不為。竊計彼國尚有主有輔。未必皆大愚如此。我只伸我國威。更不必別作他計。雖費錢糧。然祇在內地。并不出境。貨財在下猶在上也。一力興持。竊意其國有悟。或亦自知鴉片之非。前所燒之烟土。實所值無多。必將分還其人。責其多事。再以順詞婉求通商。我乃要以必無鴉片。出結而後許之。仍議定章程。通曉各國。如此方謂全安。再無後患。若此時一將就。無論國體有傷。而他日之患。且更大矣。常言先禮後兵。至此乃不得不先兵後禮。亦天地欲臻太和。必歷之境界也。只看歷代交鋒。至今日而全滿用此事亦必然

聖人御世而結之。可知也。當事者誤信其虛捘烟價之詞以為我真有所歉於彼。遂任其鴟張而不敢校。是何異

船。君臂上之疽。復移於船。則概敵適患。又將何說。况數月不問。固已視爲隨便就食之樂土。不時復來。尤所必至。即今日留根。他時滋蔓。蓋臣謀國宜如此。固種於敵。彼之勝算也。佔地方。扼礮台。皆爲此。勢必不令其固種。即我之上策也。地有所險。彼亦有所必爭。亦爲此地

聖主明見萬里。如雅儒之。益在其愚者而後能明。蓋其深者而後能。然所以料敵撥聞者神。知矣。不凡平知

被嚇禁強劫。而悔不聽其暗竊也。鴟張者。彼另以葉船專載。不到口岸。而勾我內地漢奸。暗相交易。彼亦自知害人取財。見不得天地也。今因已燒。遂自認不遜。而反以責人。是何異蛇虺之毒不得施。反而爲射狼之噬也。世固有不覩日月。不聞雷霆者。

聖人於此。亦不能任其聾瞶。肆意妄行。則今之用兵。亦出於

至仁不忍。與天地同量者也。天地不能有春夏而無秋冬。帝王不能有禮樂而無兵刑。凡在臣民。宜體

聖人育物之心。而仲奉天討罪之義。庶可使永絕民患。以歸太和之化也。

夷船之大者。本爲作商而設。只一隻。而人貨皆在其上。終年行大洋中。颶颶俱不怕。遇海盜亦不怕。所最怕擱沙、觸礁、走水三者而已。砲擊雖不怕。大砲連擊。及圍攻四擊。亦怕。水中有如此一堅城。又能往來行走。如何可敵。此彼之所以自恃。而到處便思行強者。今獲豐則只得停其行商。而用以載兵。不度德。不量力。不問時勢。惟欲試其長技。以耀威於中國。以無道犯有道。兵家所忌。乃恃其所強。恣肆意妄行。彼又烏知

聖人一怒。皆奉天而行。彼自絕於雨露。而上干雷霆。其顛隕可立而待也。我中國太平日久。民生不見兵革。突然見此。以爲怪物。莫測淺深。遂爾倉皇失措。久之則見其恃強海中。技止此耳。無其船不與水鬥。第於岸上拒之。可令坐困。若其上岸。便如熟擒。彈財靡務。豈無損於我。而彼已不勝其敝矣。我有砲。可敵彼砲。而彼之砲有盡。我之砲無窮。我立之地寬。彼立之地狹。我城即破。而可以旋完。彼船一破。而不可復救。即此所恃一端而已。萬不及我。況其他乎。

故聞夷至而驚者。愚人也。思走者。尤懦夫也。我居必勝之勢。而操常勝之理。乃委而他避。使彼得據我土。食我糧。遂費盡收復之力。俟其復而已蹂躪無遺矣。然則夷恐我不足患。而避夷知大可患也。我所望於豪傑之士者。知闢此。在於此。處處不誤。可以制敵。可以衛民。可以保土。可以仰答

朝廷養育之恩。而消射虎後來之患。功莫隆焉。德莫大焉。東人忠義。聞斯言而不相諒然而顧以起。必無是矣。後欲保皆安言登州

夷情狡譎。不外兩端。彼欲戰。或欲試我勇怯。則肆意悖之爲。以激我。而使怒。彼不欲戰。或將有別圖。或有待。或餉

不繼。則假求和及赴訴。以欵我而使怠。我因貿然驟出而遂為所敗。定海之失陷是也。我不敢出而據我砲臺。要我地方。廣東之又佔香港是也。北方海岸淺。河道窄。斥鹵去城遠。水來皆不易得。海口無可佔據。因有退計。天津之妄稱烟價被屈是也。過山東糧缺。別島買牛隻。兩操其可剛可柔。可留可去之計是也。彼以此術定海既據。雖往廣東。不舍此地。役信當事以穩其後是也。彼持此兩術。陰陽互用。反正虛實。如環無端。當事者隨其顛倒侮弄而不覺。前事既悞。後悞又來。國家封疆。能堪幾悞乎。故惟有胆有識。能見之於未然而決之以必不可。易。庚失之既往。而救之將來。不能無望於擔當重大之人。並不能不望於慷慨効忠之士也。有肝膽男子。負此七尺何為。而甘縮項埋頭。聽化外小夷。橫行無忌乃爾乎。

見其火器之利而畏之。無胆也。不知其止有火器而他無能。又不知我有仍以火器勝之之法。又不知我主彼客。我衆彼寡。我久我彼暫。我岸上我（彼）水中。形勢之懸絕。無識也。無膽而因無識。但思退避。而禦敵之謀皆恐其怒敵而不用。而所以制敵者。皆非其意之所及。於是在前之情形。適來之機會。茫然（一無所）不見。無諳。益以無胆。眼黑如漆。但有畏死一念。往來於（胸）中。於是彼謂我理（欠備）絀。則自認弗遑。彼傷我官吏將士。佔我城邑隘口。則謂是我自取。彼要我地方。則亟從之而不敢拂其意。而以此得罪。亦所不恤矣。嗚呼。國家需人而治。而所尤倚為重者。封疆之大也。何也。任之以事。則予之以權。而凡在其下者。皆聽其令而莫敢違也。即智謀勇加。皆惟其用而莫之靳也。令其識如此。其胆如此。其指揮任用。豈復有一是者乎。余是以推論其由而不能不（謂）咎定海之不急收復。為尤失計也。既長我心。而又費兵加後來之事。卷由此起。可勝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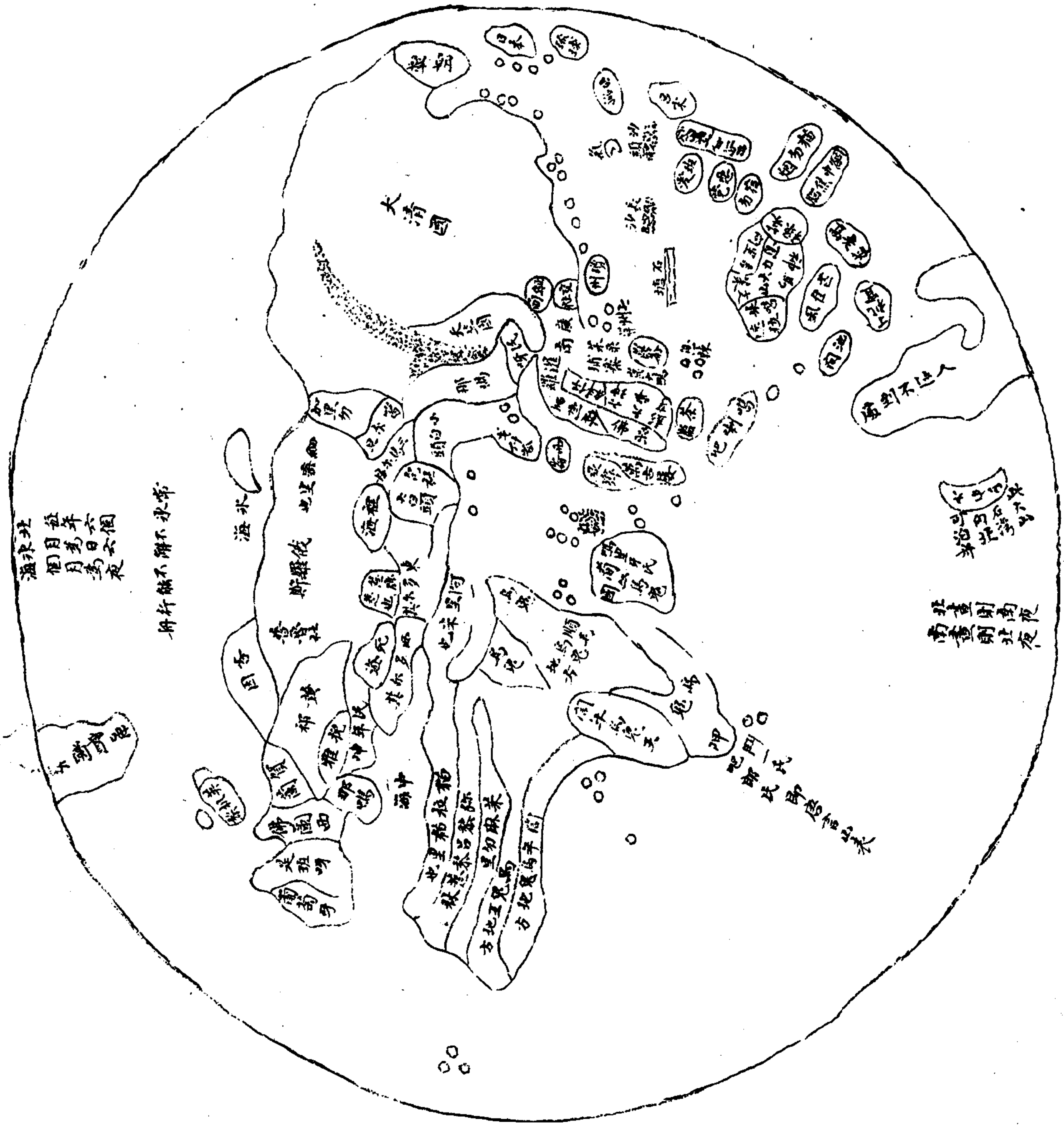
凡事最怕事來於前而其見不定。又怕其謀之已定而而辦理需遲。二者皆誤事之由。小事無大害可也。事有大於封疆者乎。余之反覆於此事。累牘而不已者。以此亦庶幾聽覽者之有裨。其萬一也。若夫攻法守法戰法。因天因地因人。皆（因敵因我）非懸揣所能及。身其事者（宜）自知之耳

右圖與海國聞見錄彷畫此外則皆不可通矣其所紀或係國名或係地名即今所傳聞亦多不同大約或指其通商之處言之或國名今昔改易皆未可知也其西北之㕷實蘭朵既有地名何以書內不載至歐羅巴（查係諸國總地名非國名也）在俄羅斯之北國最大或名控噶尔而圖反不載或即細審里也欲姑詳詢知者

又大西洋有干絲臘亦紅毛而圖中無之又按圖則中國與西洋同此陸地而中間回疆內外各國亦俱不載亦未詳至中國之北為蒙古諸國再北又為俄羅斯而控噶爾（查明並無此國）之大又包過俄斯考之於圖未知其處今㖿咭唎考所云孟邁（查係東印度與東印度在小西洋今屬英吉利）孟啥哈者亦不知其處蓋難明也

又中國自盛京與朝鮮聯而長白山東北有魚皮國當即在朝鮮北此聲教不通之處或尚有別國皆未能知總之方輿甚大此特就聞見所及按其方向而置之所遺尚多未能盡合也

又近傳㖿咭唎考東南通陸此圖說乃各西皆海未知孰是考乃是據所獲之白夷所供但白夷乃是其傭來之船非其本國人不必確也

近見時人所記孟邁即南印度孟甲拉即中印度蓋已屬英吉利矣現與俄羅斯爭中印度之地意其處當近戈什哈也

ZW 21101000823443